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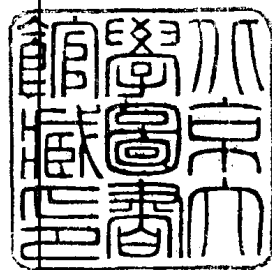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捌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捌冊目錄

成仁譜二十六卷〔清〕盛敬撰

一

宋名臣言行畧十二卷〔明〕劉廷元撰

三五九

皇明異姓諸侯傳二卷表一卷〔明〕鄭曉撰

五八九

東林同難錄一卷列傳一卷

附傳一卷〔明〕楊坤等輯〔清〕繆敬持補輯

六六九

〔清〕盛敬撰

成仁譜二十六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活字本

十 九 森 飛 凡 三 三 十 十



道先乙巳奉仲
秋邦江聚珍板

憶有束髮受書後，籌燈夜讀偶閱明史。
 花雲傳夫死義不獨存，但不可換花氏年後。
 之言淚痕終，下副每因友節傳。巨氣歎未嘗，
 不歎歎却見其為人。嗟死則死，再何與人事而。
 能發教百世以下，你連慨慕不能自己。豈非至
 忠義之氣先塞宇宙，是以垂於人心乎哉。後程
 一
 凍，有甘氣那。姜東感寒，漢志生文明季。
 宋造感傷時事，爰溯自夏商。記明凡有國，
 捐軀殉節者，取孔曰成仁之言乎。蘇得若千
 卷哀麟成快，其鄉後學即君子。顯借其友
 趙君心畧，格訂付梓，俾永遠流傳。成者不朽
 其補矣乎。綱常名義有禪乎。世道人心者豈

淺鮮卦是百序

道光己巳年仲冬月崇川沈岐館原氏謹撰



序

二

序

孔子云殺身成仁孟子云舍生取義惟其仁至是以義盡此文文
山之所以自明無愧也夫國於天地必
有與立惟此綱常名教之大忠孝
節廉之行足以維風化而繫人心所

序

謂一死重於泰山者此也顧史冊所書
載之表著而至於野史之所記載
故老之所傳聞苟任其湮沒不載
既不足以發潛涼之幽光又何以勵
後來之氣節我是編輯於盛寒溪
先生而趙心農邵子顯又廣為博

序

採彙集而付之梓二君者揚州之廣
文先生也廣文為名教之綱領非徒
授徒講藝之謂其是謂教之為君
臣教之為父子教之為夫婦兄弟
朋友故榜其堂曰明倫則風化之所關
人心之所繫皆廣文先生之任也今

二

二君以風化人心為己任而刻是編豈
第欲表彰前賢已哉而其主持風
教之意蓋深遠矣

道光二十有五年歲在乙巳十月
朔日石阡徐培深頓首拜并書



太倉盛寒溪先生輯歷代忠孝義烈事實為成仁譜二十六卷當湖陸清獻公為之序而行之顧世少槩本廣陵兩學博趙心農邵子顯以集字版校拓成表屬為弁言按寒溪為婁東四先生之一學宗橫渠著述甚富其

序

一

遺書率多手鈔此譜載前明人最備蓋身當鼎革之際見聞既確蒐討亦詳觀其卷々於勝國遺民叢微闡幽毫無遺憾讀其書者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余鄉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曾撮其要為之論又得畢秋帆

先生續編欲並宋代以後事論以擾於塵埃未卒業兩學博以清閒身日手一編與古人相對所得於天者不為不厚又能存心樸學希古實行使婁東之業久而益新其用力之勤為何如以是矜式多士將見承學

序

二

者咸尚質直屏浮華處為醇儒出為循吏胥於此譜為之兆也是不可以不書道光乙巳冬十月既望廣順但明倫謹序



序

昔劉念臺撰人譜類記二卷皆採擇古賢之嘉言善行可法可師者薈萃成編然未專舉忠孝義烈輯為一書若寒溪先生成仁譜之尤端風教者也先生家太倉為前明諸生鼎革後棄去舉子業居鄉教授與同里陸桴亭陳確菴江虞九相師友所稱婁東四先生者是也生平博覽羣書靡不研究尤潛心經濟之學聲氣所及關隴為近著書十餘種皆有裨經史卓然可傳貧不能付梓多手自抄錄此譜目擊時事懷古傷今假昔人以抒其悲憤實足發潛德之幽光慰忠魂於泉下所望好古之儒愛如拱璧傳之久

成仁譜

序

一

遠庶他年信史可奉為指南云康熙壬子仲春既望平湖後學陸隴其謹識

紀畧

先儒云無私而當理之謂仁蓋言乎是也成仁者成其是也古今人之死節未必盡出於是然而能如是可矣即未出於是苟能死亦可矣茲集所載死則書之其無私與有私當理與不當理弗拘也故死節之事不同譬如頓五指而出之其大小長短固歷歷可見矣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朋友之於知交將吏之於戰守有致命遂志視死如歸者從容與慷慨皆上也其次則有忠謀直諫擐甲荷戈不期於死而死者又其次則有生平剛正讒邪搆之而不幸至於死者凡皆死得其所也他若子

成仁譜

紀畧

一

殉其父弟殉其兄婦殉其夫僕妾之殉其主亦譜中所必當列入至夫勝國之季忠臣義士碎骨糜軀無慮千百雖論心未必皆純而臨難均不苟免褒揚事實烏可概刪敬洛邑遺民傷今懷古稽編秉筆難已於懷第一人之聞見幾何未免挂一漏萬所冀博覽君子補其闕漏是所厚望焉盛敬識

成仁譜總目

卷一

夏 殷 周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卷二

東漢 蜀漢

卷三

晉

卷四

宋 齊 梁 陳 北魏 北齊 北周

卷五

成仁譜

總目

隋 唐

卷六

唐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卷七

宋

卷八

南宋

卷九

南宋

卷十

南宋

卷十一

遼 金

卷十二

元

卷十三

元

卷十四

明

卷十五

成仁譜

總目

明

卷十六

明

卷十七

明

卷十八

明

卷十九

明

卷二十

明

卷二十一

明

卷二十二

明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明

卷二十五

戊仁譜

總目

三

明

卷二十六

明

成仁譜卷一目録

夏

關龍逢

殷

彭咸

伯夷

鄂侯

梅伯

王子比干

周

尹伯奇

杜伯

左儒

春秋

樂成

太子伋

弘演

世子申生

戊仁譜

目錄

一

召忽

仇牧

荀息

狐突

介子推

袁暉

公子卬

袁族目

公孫敖二子

蕩意諸

叔仲惠伯

鉏麇

公孫杵臼

程嬰

下莊子

棄疾

杞梁

華舟

齊太史

邢蒯賸

柱厲叔

伍奢

蘧越

左伯桃

羊角哀

石奢

董安子

伍員

張柳朔

王子閻

莊善

申鳴

公子慶忌

鮑焦

臯魚

戰國

豫讓	屈原	肥義	狐咥
陳舉	王蠋	縮高	李牧
秦	太子扶蘇	公子將闐	去疾
西漢	范增	紀信	周苛
	賈誼	路卬	狄山
	蓋寬饒	周燕	蕭望之
	京房	王章	馮參
	王嘉	何武	劉崇
	龔勝	劉續	曹竟
	鄭文伯		解文卿

成仁諸卷一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關龍逢	夏	桀五十二歲信讒棄義上下離心關龍逢進諫曰賢君愛民節用享國長久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囚而殺之	殷
成仁諸	卷一	鄂侯	紂十有一祀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
	梅伯	紂為無道棄耆舊貴戚大臣而進用佞諛賢臣梅伯數諫諍紂怒殺而醢之	王子比干
	紂淫佚日甚微箕比干皆紂之親戚也微子諫不聽乃抱祭器出亡箕子諫不聽因伴狂而為奴少師比干曰		

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遂直言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殺比干剝視其心

伯夷叔齊

初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
也扶而去之夷齊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
之野有婦人日子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
死

周

尹伯奇

虞仁譜

卷一

一

伯奇周卿士尹吉甫子也事後母最孝父以後母言遂
之乃編菱荷以為衣采椹花以為食清朝履霜援琴而
歌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息別
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思有偏
誰能流顯兮知我冤曲終投河而死

大夫杜伯左儒

周宣王四十三年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
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
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
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

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
杜伯左儒死之

春秋

晉大夫欒成

周桓王十有一年曲沃武公伐翼初晉哀侯夷翼敗晉師於汾
隰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為上卿辭曰成
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入之道
也成敢以私利廢人之道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
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闕而死

衛太子伋

弟壽

虞仁譜

卷一

二

周桓王十有九年衛宜姜與公子朔構太子伋公使諸
齊遣盜待諸莘將殺之公子壽告伋使勿行伋曰棄父
之命不可及行飲以酒壽竊其節以先盜殺之伋至曰
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衛弘演

周惠王十七年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
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
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
肝而死

晉世子申生

周惠王二十二年晉驪姬謀立其子奚齊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於曲沃歸胙於公獻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遂縊於新城

齊召忽

周莊王十二年齊公孫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亂止小白先入齊鮑叔率師謂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

成仁諸

卷一

四

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

宋大夫仇牧

周莊王十五年宋萬弑其君閔公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而死

晉大夫荀息

周襄王元年初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夷齊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年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殺夷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驪姬子而輔之荀息立

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

晉大夫狐突

周襄王十五年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懷公執突日子來則免對日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矣若猶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臣聞命矣乃殺之

晉介子推

周襄王十六年晉重耳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亦不及遂與其母入介山之上重耳使人求之不得以謂焚其山宜出乃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成仁諸

卷一

五

晉狼曠

周襄王二十七年晉襄公以狼曠為車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我未獲死所至是晉與秦戰於彭衙既陳曠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宋司馬公子卬

周襄王三十四年宋襄公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臣大司馬公子卬握節以死

袁族目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邱

人也見之持壺餐以與之袁族目既而知爲盜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魯公孫敖二子

初穆伯即公孫敖爲弟襄仲聘於莒美自爲取之受命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生二子穆伯卒於齊齊人歸喪於魯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驪一人門於辰邱皆死

宋司城蕩意諸

成仁譜

卷一

六

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無道國人離心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周匡王二年十一月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魯大夫叔仲惠伯

魯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宣公惠伯不可周匡王四年文公卒襄仲請於齊侯遂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

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晉鉏麇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履門闕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志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晉公孫杵臼程嬰

周定王十年屠岸賈殺趙朔等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匿公宮生男賈聞而索之杵臼曰立孤與

成仁譜

卷一

七

死孰難嬰曰立孤難耳杵臼曰我爲其易者乃取他人兒與俱匿山中使嬰出謬謂賈曰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賈隨嬰取杵臼與兒殺之嬰乃抱趙氏真孤亡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言於晉景公復立趙氏後是爲趙武即孤兒也攻屠岸賈滅其族武既冠嬰曰昔下官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事且遂我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武啼泣齊衰三年奉祀不絕

魯下莊子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赴闕三獲甲首以塞三北之恥曰夫北以

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
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楚御士棄疾

楚康王將討令尹子南御公子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
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
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爾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
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
於朝棄疾請尸歸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
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齊杞梁華舟

成仁譜

卷一

八

齊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不與焉同車
侍莊公至莒莒人逆之梁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
之梁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梁舟不與焉是少吾勇也
遂還進鬪壞軍陷陣至莒城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
莒國梁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進殺二十七人而死

齊太史

周靈王二十四年齊相崔杼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
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復書之乃舍
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

乃還

齊邢蒯聵

僕

崔杼弑莊公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將奚如聵曰驅之將
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死之不亦難乎聵曰善
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
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
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
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柱厲叔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食菱冬

成仁譜

卷一

九

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楚連尹伍奢

子尚

楚王立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
無極讒諸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其事集
矣王信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棠君尚謂其
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尚歸與奢俱見殺

楚司馬遠越

周敬王元年吳伐州來遠越帥師救州來敗績時楚太
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蓬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不死也。」乃縊於遠瀛。

燕左伯桃羊角哀

桃與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乃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伯桃，畢哀自殺。

楚石奢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王使為理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

成仁諸

卷一

十

則父也，還白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不王赦之，不從，遂刎頸而死。」

晉董安于

周敬王二十四年，梁嬰父惡安于，謂知伯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知伯使告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告趙孟，惠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遂縊而死。」

吳行人伍員

周敬王二十六年，吳入越，越子勾踐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伯嚭以行成。吳子夫差將許之，伍員固諫，弗聽。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子胥獨懼曰：「是豢吳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無所用之。越不為治，吳其泯矣。」弗聽。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餼，以死浮屍於江。

晉張柳朔

初，晉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范昭子，使為柏人。

成仁諸

卷一

十一

昭子曰：「非而警乎？」對曰：「私警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周敬王三十年，晉圍柏人。晉荀吉射叛，奔于鮮虞。鮮虞人納于柏人。荀寅、范吉射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楚王子閭

周敬王四十一年，楚白公勝作亂，楚惠王出亡，勝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為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顧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勝，遂殺之。」

楚人莊善

白公之難莊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止之不可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善曰懼曰既懼何不返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

楚士申鳴

楚王聞申鳴孝召之鳴固辭以父命入朝為左司馬遇白公之亂因以兵入衛白公患之石乞曰申鳴孝子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鳴流涕應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也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

成仁譜

卷一

十一

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歸賞之鳴不受自刎而死

吳公子慶忌

周元王元年吳子夫差信讒懷諫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遂適楚聞越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

鮑焦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蔬過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

誰之有哉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

臯魚

臯魚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聞之詢其故魚曰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問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吾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兆熙按春秋死於戰陣者魯公為汪錡林不狃均捐生明義不可泯滅死於君難者齊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祝佗父申嗣等雖死未足重而其衛主之心與致死之志亦未可沒也

成仁譜

卷一

十一

戰國

豫讓

周元王十六年趙韓魏共滅知伯趙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為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不可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楚三閭大夫屈原

原初事楚懷王秦欲吞滅諸侯原東使於齊以結援秦
忠之使張儀賂楚大夫靳尚及夫人鄭袖共譖原放於
外儀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爲所欺因大舉伐秦又
大敗王悔不用原策復用原後秦嫁女子楚與王歡爲
藍田之會原諫勿往羣臣皆以爲可王遂會果見拘囚
客死於秦項襄王立復聽讒放原於江南原於是作漁
父諸篇以見志不忍見宗國危亡自投汨羅江而死

趙肥義

初趙武靈王廢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使

成仁諸

卷一

古

肥義爲相國至是章將作亂李先勸義稱疾勿出義曰
昔主父以王屬義今畏難而棄之不可主父及王游沙
邱異官章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死之

齊狐咥陳舉

周赧王三十年齊湣王驕肆欲并二周爲天子狐咥正
議斬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齊王蠋

蠋齊畫邑人先是湣王無道蠋屢諫不聽退耕於野燕
伐齊取之殺湣王樂毅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
吾且屠畫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

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如死
遂自經死

魏縮高

秦莊襄王二年秦伐魏魏信陵君無忌敗之時高之子
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爲尉使攻管
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
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高自刎死

趙李牧

秦王政十七年秦伐趙下井陘趙將李牧禦之秦行反
間言牧欲反趙王信之殺牧

成仁諸

卷一

古

秦

太子扶蘇

蒙恬

初秦始皇使蒙恬將三十萬兵備邊屯於上郡命扶蘇
監其軍三十七年冬帝東巡至沙邱崩趙高矯詔立胡
亥爲太子更爲書責扶蘇蒙恬無功怨謗皆賜死扶蘇
發書泣遂自殺胡亥即位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
今將兵三十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
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公子將闔

公子高

秦二世元年夏二世用趙高計殺諸公子十二人咸陽

市藁葬於杜囚公子將閭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劍自殺公子高欲犇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許之

右丞相去疾

馮劫

時羣盜並起去疾與將軍馮劫諫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轉戍二世怒下吏按罪皆自殺

田橫

漢王四年韓信擊虜齊王田廣田橫自立為齊王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五年帝召之橫與其客二

成仁譜

卷一

六

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而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二客亦自刎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

西漢

楚范增

范增事項王每以忠謀進說至是與項王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用陳平計行反間增項王因疑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將軍紀信

漢王三年五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人之城東觀王得出西門逸去羽燒殺信

御史大夫周苛

苛為漢守滎陽項羽破城苛罵不絕口羽怒烹之

御史大夫周昌

昌沛人強力敢直言自項羽烹苛拜御史大夫高祖欲易太子昌庭爭之上盛怒昌曰臣口吃不能言然心知

成仁譜

卷一

二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笑而罷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以昌為呂后及大臣所敬憚徒為趙相高祖崩呂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併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有疾不能奉詔太后怒乃召昌昌既被徵使使召趙王王至鳩殺之昌謝病不朝抑鬱而卒

長沙王太傅賈誼

誼雒陽人年少有奇才文帝召為博士遷至大中大夫多所建白均切中時弊文帝欲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

東陽侯馮敬之屬多毀之帝於是見疎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弔屈原以自喻後以梁王勝墜馬死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卒

大夫中路叩

漢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齊初與謀後悔背約城守膠西菑川濟南三國共攻之圍臨菑齊王使中大夫路卬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爲三國將所獲要其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路許諾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毋一遂遇害博士狄山

成仁譜

卷一

六

漢武帝元狩四年匈奴遣使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狄山議以爲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不悅遣山乘障禦匈奴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中郎將蘇武

天漢元年武帝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畱在漢者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覺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

絕半日復甦單于壯其節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武在匈奴十九年後得歸

司隸校尉蓋寬饒

漢宣帝方任中書官用刑法蓋寬饒諫曰方今聖道寢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成仁譜

卷一

九

周燕

漢宣帝中燕爲都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囚燕諫不從囚家詣闕稱冤詔遣覆訊燕見太守曰願謹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謁掾吏曰諸君被問以罪推燕如一言及府君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豈可

太傅蕭望之

漢元帝初元二年弘恭石顯謂望之逮捕下獄望之仰

天嘆曰吾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歛燭自殺

大中大夫給事中張猛

漢元帝永光三年上以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
筦尚書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魏郡太守京房

漢元帝建昭二年時宦官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
令用事房以易道上言災變陳考功法欲去上所親信
顯盡言無諱石顯充宗惡之告房非謗天子誑誤諸侯
王下獄棄市妻子徙邊

成仁譜

卷一

三

京兆尹王章

漢成帝陽朔元年王鳳專擅無人臣禮章素剛直敢言
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
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盡言上為感悟鳳使尚
書劾章下廷尉數其大逆罪竟死獄中

宜鄉侯馮參

先是馮太后與傅太后並事元帝馮曾有以身當熊之
節傳慙而怨之哀帝故定陶王子傅太后孫成帝無嗣
入即位建平元年傅太后遣御史等誣奏馮太后呪詛
謀殺上事馮無服辭乃飲藥自殺弟參召詣廷尉亦自

殺參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
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
遂死參為人矜嚴五侯皆敬憚之及死眾莫不憐悼
尚書僕射鄭崇

漢哀帝建平四年侍中董賢寵倖賞賜踰制崇力諫之
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榜掠死獄中
丞相新甫侯王嘉

漢哀帝元壽元年上托傅太后遺詔益封高安侯董賢
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上書諫曰賢倖幸之臣陛下傾

成仁譜

卷一

三

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
府藏已竭流聞四方皆同怨疾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
威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
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佑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
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上怒下嘉獄嘉不
食嘔血而死

汜鄉侯何武

鮑宣

王商

辛慶忌

漢平帝建始三年王莽誅不附己者漢忠直之臣汜鄉
侯何武司隸鮑宣王商辛慶忌等及郡國豪傑共數百
人皆遇害

安眾侯劉崇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劉崇與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克死之

東郡太守翟義

居攝二年翟義與姊子陳豐謀曰王莽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不成死國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之遂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

成仁諸

卷一

三

子莽遣孫建等將兵拒擊義移檄郡國比至山陽眾十餘萬建等東至陳留義與戰不克死之餘眾皆降光祿大夫龔勝

先是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鄉里莽既篡漢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疾不應後二年復遣使迎勝先賜祿直辦裝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久立門外勝稱病篤使者入室敦逼再三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為須秋涼乃發詔使者五日一與太守問起居謂勝兩

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暉等白之勝曰吾諠豈以

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救以喪事衣周身棺周衣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年七十九使者太守臨斂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滅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出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兆熙按孝景之世楚趙與吳七國同謀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悍各力諫其主不聽皆見殺武帝時燕王不道韓義出身強諫王殺之嗚呼

成仁諸

卷一

三

此數人者忠愛之意惓惓至死而不悔者非惟乃心漢室亦不忍宗王之夷滅也王莽之亂義不受辱者大中大夫章明郎官侯剛皆新新陂令虞俊無皆無皆不屈遇害起義討莽者郡守賈萌徐鄉侯劉快三輔豪傑趙明霍鴻鉅鹿男子馬適求等均以不克死事雖不濟而忠憤所激自在人心至莽長子宇非莽所為與吳章呂寬議以莽好鬼神欲為變怪以驚懼之因說令歸政而事覺下宇獄飲藥死吳章腰斬二人於君父之際用心亦良苦矣

更始

劉續 續

漢更始元年劉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以爲將軍又不肯拜更始收稷誅之續固爭更始并害續

曹竟

漢末去官不仕莽莽誅更始徵竟爲相赤眉入長安欲降竟不屈手劍格死

解文卿鄭文伯

公孫述據蜀文卿文伯俱仕述爲尙書誅述令歸漢述怒幽死二人

成仁譜

卷一

書

成仁譜卷一

一

成仁譜卷二目錄

東漢

李業 王皓 王嘉 伏隆

來敏 温序 韓歆 鄧壽

樂恢 張顯 鄭勤 蔡諷

杜根 袁敞 李洪 王隆

趙騰 楊震 曹娥 李固

杜喬 陳授 陳龜 吳樹

崔琦 李雲 胡爽 朱穆

成瑨 劉頊 楊喬 劉淑

成仁譜

目錄

一

陳蕃 竇武 謝弼 李膺

范滂 孔褒 董萌 曹鸞

趙苞 劉邵 呂強 向栩

張鈞 袁秘 司馬直 劉陶

陳耽 傅燮 伍瓊 周志

耿武 閔純 臧洪 金尚

沮授 田豐 審配 孔融

趙彥 嚴顏 閻温 龐德

關羽 習环

蜀漢

傅彤 鮑勛 豬葛亮 朱據
母邱儉 范粲 諸葛誕 于詮
桓彝 王經 傅僉 諸葛瞻
北地王詵 韋昭 陳聲 張詠

成仁譜

目錄

二

成仁譜卷二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東漢

郎官李業

先是王莽居攝業棄官匿山谷及公孫述據蜀僭號徵
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以毒酒
劫之謂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業嘆曰古人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
高位重餌乎遂飲毒而死

成仁譜

卷二

美陽令王皓郎官王嘉

先是皓嘉並事平帝王莽篡國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
據蜀徵皓嘉恐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皓嘉曰速裝
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皓先自刎以首
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
者伏劍而死

大中大夫伏隆

漢光武建武三年張步歸誠帝遣伏隆至劇梁王劉永
聞之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欲留隆共守二州隆
不聽求反命步執隆而受永封隆問遣使上書願以時

進兵無以臣隆爲念步遂殺之

中郎將征羌侯來歙

歙新野人素剛毅屢立戰功光武十一年與蓋延馬成攻公孫述將於河池下辨陷之乘勝進蜀蜀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即馳召延屬以軍事自書表曰臣夜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爲朝廷羞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又臣兄弟不肖乞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護羌校尉溫序

漢光武建武八年帝遣將征隗囂序時行部至襄城爲

成仁譜

卷二

一

囂別將苟宇所獲宇欲降之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法義不貪生字復曉譬再三序大怒叱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之伏劍而死

大司徒韓歆

歆好直言無隱光武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尙書僕射鄧壽

漢和帝永元元年太后使竇憲擊北匈奴又詔爲憲二

弟起耶第先是憲使門生賚書詣鄧壽有所請托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聲正色訊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疏諍得減死徙合浦未行壽自殺尙書僕射樂恢

漢和帝永和二年竇憲專恣日甚樂恢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篡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讓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而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

成仁譜

卷二

三

漁陽太守張顯

衛福 徐成 嚴校

漢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遇虜伏發士卒悉走掾嚴授力戰而死王簿衛福功曹徐成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

漢中太守鄭勤

段業 王宗 原展

漢安帝元初四年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與戰大敗主簿段業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遼東太守蔡諷

龍端 公孫輔

漢安帝建光元年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掾龍端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歿於陣

杜根

鄧太后臨朝稱制安帝已年長久不遷政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酒家保積十五年太后崩根始出安帝用為侍

御史

司空袁敞

敞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敞光祿寺勳元初三年為司空明年策免敞生平廉動不阿權貴失外戚鄧氏旨憤恚自殺上察而閔之葬祭從厚命用三公之禮

成仁譜

卷二

四

太尉掾李洪

洪弟強戾殺人罪當伏法洪念弟無子即死不復有後因慷慨自劾請闕陳情乞代弟命方待詔間便飲酖而死其弟乃以得全朝野無不嘆悼

汝南郡都尉功曹王隆

子青

隆與子青並從都尉行縣道遇強賊舉刃向尉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聲音流喑漸復不治亦見殞沒先年隆父文翁從翟義起兵討新莽義敗死餘眾皆降文翁獨守節莽燔燒之王氏一門三世死節為汝郡盛事云

趙騰

漢安帝延光三年宦官樊豐等用事騰因天變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欲誅騰太尉楊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

太尉楊震

漢安帝延光三年宦官樊豐江京乳媼王聖用事震屢疏極諫並不省豐等譖震帝策收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嬰女傾亂而不

成仁譜

卷二

五

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

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

孝女曹娥

漢順帝漢安二年娥父盱於五月五日溺於江不得屍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經三日抱父屍出廟祀江上

太尉李固大鴻臚杜喬

漢桓帝建和元年梁冀用事喬固正色立朝中外倚之會劉文等謀立清和王蒜事覺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遂死獄中臨命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慚長嘆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並暴尸於市

太史令陳授

漢桓帝延熹元年夏五月日食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

冀冀收考授死於獄中

度遼將軍陳龜

漢桓帝延熹元年梁冀素與龜有隙徵龜還朝龜上疏請誅梁冀不省遂不食而死

成仁諸

卷十一

六

宛令吳樹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將軍宜崇賢良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匪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鳩之出死車上

崔琦

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

白馬令李雲

杜衆

漢桓帝延熹二年帝既誅梁冀封爵賞賜濫五侯九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迭見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云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諱乎帝怒逮雲送獄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

南郡主簿胡爽

漢桓帝延熹五年武陵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至簿胡爽叩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遁逃之人乎肅殺爽而去

成仁諸

卷二

七

尚書朱穆

漢桓帝延熹六年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極言不納後復口陳利害謂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詆毀之穆憤懣發疽卒

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瓛

漢桓帝延熹九年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官中官用勢縱橫成瑨收捕既而過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劉瓛亦於赦後殺之於是宦官侯覽等因緣

譚訴瑁瓚帝大怒徵下獄陳蕃上疏申救不聽瓚竟死獄中

揚喬

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侍中虎賁中郎將劉淑

淑樂成人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名切責州郡使與疾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

洛陽對策第一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上疏乞

罷宦官辭甚切直帝不能用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

成仁譜

卷二

人

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劉瑜 尹勳 馮述

漢靈帝建寧元年陳蕃竇武奏誅宦官曹節王甫等節

甫殺之宗親賓客悉見戮同事尹勳劉瑜馮述皆遇害

族夷

郎中謝弼

初以竇武之禍宦官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時青蛇見御座弼因上封事言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

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

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

死於獄

司隸校尉李膺

漢靈帝建寧二年十月曹節復治鉤黨李膺實居其首或曰可去矣膺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

范滂

漢靈帝建寧二年十月復治鉤黨汝南督郵吳遵受詔捕范滂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累人其母就與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遂見掠死凡黨

成仁譜

卷二

九

人死者百餘人

孔褒

張儉亡命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褒融與母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斷乃上讞之詔獨坐褒

黃門令董萌

漢靈帝建寧三年十月帝朝太后於南宮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丞昌太守曹鸞

漢靈帝熹平五年曹鸞上書言黨人者或者年滿德或衣冠英賢皆宜殿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發見水旱洊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收鸞送獄掠殺之

遼西太守趙苞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遂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孝非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司徒劉郃

陳球 劉翊 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寶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尙書劉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耶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官中節等頗

成仁譜

卷一

十一

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以球謀告節節因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兆熙按黨錮之禍始自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李膺等交結諸生誹訕朝政詔下郡國收捕膺等及陳寶之徒二百餘人明年尙書霍諝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得放歸田里禁錮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迨靈帝詔捕張儉等宦官曹節因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

成仁譜

卷二

十一

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當時八俊入顧八及八廚其能免者或先歿或亡命而睚眦之忿借黨名以相傾陷州郡又承旨流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後又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爰及五屬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常侍呂強爲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而已無及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信然歟

宦者呂強

呂強雖閹寺最爲忠貞諸常侍疾之共譖強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

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耶遂自殺

侍中向栩

漢靈帝中平元年三月宦官張讓等擅權向栩常譏刺之讓誣栩與黃巾張角為內應殺之

郎中張鈞

漢靈帝中平元年三月張角反鈞上書曰張角所以亂萬民所以附者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侵掠百姓所致宜斬十常侍以謝百姓遣使布告天下大寇自消帝怒鈞狂妄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成仁譜

卷一

十一

汝南郡門下議生袁秘

封觀 陳端 范仲禮 劉偉 德 丁子嗣 張仲然

漢靈帝中平元年四月黃巾賊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計吏丁子嗣記室吏張仲然七人以身并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詔旌秘等門閭號曰七賢

鉅鹿太守司馬直

漢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宦官趙忠張讓擅權凡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講價然後得去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剝割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

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晉絕脩官錢

諫議大夫劉陶

漢靈帝中平二年十月陶上疏陳八事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

前司徒陳耽

時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公卿皆承望宦官其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料邊遠小郡清脩惠化者二十六人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縱鴟梟而囚鸞鳳宦官怨之誣陷死獄中

成仁譜

卷一

十一

漢陽太守傅燮

漢靈帝中平四年二月涼州反賊韓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子幹年十三勸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燮曰汝知我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般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賊遣說燮燮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謚壯節侯

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燾

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將遷都關中瓊燾固諫卓怒收

斬之

長史耿武別駕閔純

漢獻帝初平二年冀州牧韓馥讓冀州於袁紹耿武閔純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不聽從事皆棄馥去獨武純持刀拒紹紹皆殺之

東郡太守臧洪

陳容

初袁紹表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超為洪故主洪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

成仁譜

卷二

十四

與通紹引兵圍之歷年不下城中糧盡將吏士民死守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叛者城陷洪被執紹問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儕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為城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亦復見殺

故兗州刺史金尚

初朝廷以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已據兗州逆擊尚尚奔袁術後術稱帝欲以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沮授

漢獻帝建安五年沮授在袁紹軍中每進忠言紹不見納以至於敗官渡之役授為操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授有舊釋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

別駕田豐

初紹議攻許豐強諫紹械繫之至是有官渡之敗或謂

成仁譜

卷二

十五

豐必見重豐曰公內忌不亮吾忠戰敗而恚吾不望生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君退相掌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聞遂殺豐

審配

先是袁紹死二子譚尚相攻至是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曹操引兵攻之配堅守死戰不下操絕其糧道鑿重圍城引漳水灌之城中之食餓死過半袁尚引兵還救敗走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執操引見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

大中大夫孔融

融有才望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
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
鄒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眾謀為不
軌與孫權使語諂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操遂收
融并妻子殺之

議郎趙彥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者
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

兆熙按順帝時趙冲以追叛羌戰死揚州刺史尹耀
以討羣盜戰沒靈帝時兗州刺史劉岱以張角冠郡

成仁諸

卷一

去

戰死可謂盡守土之職矣至曹操將移漢祚金禕自
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司直韋晃少府耿紀起兵討
操不克而死忠心亮節千古不朽矣

巴郡太守嚴顏

顏事劉璋為巴郡太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趙雲
張飛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
何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

無降將軍也遂自刎而死巴人慕而祀之此出大明一統志而蘇軾嚴顏碑詩亦云先主反對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以爲此事劉璋固庸主兼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矣
笑嚴顏兀兀已執嗟子死誰爲何人
刺山石使我空淚涕按此則顏死節無疑

涼州別駕閻溫

溫守上邽會馬超奔上邽郡人迎之溫不能禁乃還涼
州超復圍之溫夜潛出欲告急夏侯淵為超所執超曰
汝謂城中無救兵則貸汝溫偽許之及詣城下大呼曰
大軍不過三日至矣勉之超殺之

將軍龐德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蜀漢將關羽攻曹仁於樊仁使
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
等登高避水羽乘大舡攻之禁等窮迫遂降德力戰矢
盡舡覆為羽所得德立而不跪命之降大罵羽殺之操

成仁諸

卷一

去

聞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
前將軍壯繆侯關羽

羽字雲長河東解人好春秋與先主誼若兄弟相隨不
避艱險先至收江南以元勳拜為盪寇將軍駐江北先
至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及先主為漢中王拜為
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率眾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
仁適漢水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羽乘大船攻之禁等降
獲將軍龐德命之降不屈遂斬之威震華夏操議徒許
都以避銳用司馬懿蔣濟計許割江南以封孫權約共
襲羽及子平遂遇害

零陵北部都尉習環

孫權襲殺關羽遣潘濬攻環環謂曰我心為漢鬼不為

吳臣月餘糧盡嘆曰受漢厚恩不得不報之以死即伏

劍自殺

蜀漢 魏吳附

將軍傅彤

程畿

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六月吳陸遜與帝戰於猇亭帝敗

績死者萬數將軍傅彤為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

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戰死之從

事祭酒程畿派江而退眾勸其走畿曰吾在軍中未習

成仁諸

卷二

七

為敵之走也亦死之

魏治善執法鮑勛

初魏主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鮑勛治之請不

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至是以事殺之死非其

罪朝士痛惜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

亮字孔明先主凡三往乃見指陳時勢許先主以馳驅

先主病篤屬以後事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於是率眾南征北伐中原前後出師

表有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後主十二年春亮悉大

眾由斜谷出屯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相持於渭南

百餘日八月卒於軍

吳將軍朱據

陳正 陳象

漢後主延熙十三年吳潘夫人有寵生少子亮吳主權

愛之乃幽太子和將廢和立亮朱據諫不聽據率諸將

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

象各上書切諫吳主怒族誅正象杖據一百遂廢和為

庶人據亦尋賜死

魏揚州都督母邱儉

漢後主延熙十七年司馬師廢其主芳迎立高貴鄉公

成仁諸

卷二

九

髦揚州都督母邱儉等起兵討師師擊之儉敗死

魏太宰中郎范粲

漢後主延熙十七年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遷之河

內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佯狂不言寢所乘

車中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

漢後主延熙二十年魏司馬昭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

假黃鉞諸葛誕起兵壽春討昭昭奉魏主髦攻之景耀

元年二月壽春陷誕被殺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

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

吳將于詮

漢後主延熙二十年魏司馬昭攻諸葛誕圍壽春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于詮等與文欽同救之以兵突入城與誕同守賊陷諸將多降魏者詮曰大丈夫受命君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陣而死

吳尚書桓彝

漢後主景耀元年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魏尚書王經

成仁譜

卷二

三

漢後主景耀三年五月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與經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與俱經不從髦拔劍升輦率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戰太子舍人成濟即抽戈前刺髦于南闕下昭收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遂被害故吏向雄哭經哀動一市守將傅僉

漢後主炎興元年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至漢中

使胡烈為前鋒攻陽安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

衛將軍諸葛瞻

子尚 黃崇 李球

漢後主炎興元年魏鄧艾入寇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玕王瞻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瞻崇與羽林右都督李球皆死瞻子尚曰父子倚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策馬冒陣而死

北地王諶

成仁譜

卷二

三

漢後主炎興元年鄧艾兵至成都帝以譙周議將遣使奉璽綬迎降北地王諶怒曰若埋窮勢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吳侍中韋昭

吳人多言祥瑞吳主皓以問昭昭非之昭領國史皓欲為其父作紀昭以未登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吳主飲羣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昭獨代以茶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昭獨難問經義而已皓積怒殺之

吳司市陳聲

吳主皓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聲繩之以法吳主怒假
他事燒燔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下

湘東太守張詠 車凌 熊雅

吳主皓殘虐詠為湘東太守不出算緡皓殺之狗諸郡
尚書熊睦微有所諫吳主以刀鋸撞殺之身無完肌車
沒為會稽太守值郡旱飢表求賑貸吳主以為收私恩
遣使梟首

兆熙按蜀後主年間臨陣殉節者蜀盪寇將軍張焜

尚書張遵牙門將趙廣雲南太守呂凱其以諫死者

成仁譜

卷二

五

魏將綸直賈範皆為公孫淵所殺嗚呼可謂明義勵
節不恤其身者矣

成仁譜卷三目錄

晉

張悌 向雄 周處 李重

王豹 孫拯 劉沈 嵇紹

賈渾 譙登 庾珉 王雋

陳休 陳元達 魯充 吉朗

辛賓 劉琨 王鑿 王延

邵續 段匹磾 呼延實 譙王承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周顓

劉翼 郭璞 卞壺 桓彝

成仁譜

目錄

一

劉超 鍾雅 毛寶 樊峻

李演 蔡興 李焜 遂明

馬當 解思明 車濟 辛謚

康權 沈勁 孟高 掌據

丁穆 吉挹 周嶠 宋皓

索泮 田泓 王充 徐嵩

秦后毛氏 霍原 趙思 張瑛

姚平 杜靜 何無忌 孟飛

謝逸 趙玄 姚佛念 傅弘之

羅企生

中山王熙 崔延伯 胡小彪 崔楷

李 苗 孫道登 宗 文 杳龍超

乙速胡佛保 郭 玟 元景皓

荀 濟 元暉業

北齊

李 集 盧 斐 楊 愔 趙郡王叡

斛律光 鮮于世榮

北周

王 軌 宇文孝伯 尉遲迥

成仁譜

目錄

二

成仁譜卷二

太倉盛 敬寒谿韞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西晉

吳丞相張悌 沈瑩

晉武帝太康元年春晉王濬等兵入吳吳丞相張悌督
沈瑩諸葛靚帥眾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
水軍必至此宜蓄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
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將亡賢愚共知
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

成仁譜

卷三

一

其克捷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敵兵之至恐士卒
散盡君臣同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與晉
尚浚戰敗於板橋靚欲遁去往迎悌垂淚曰仲思今
日是我死日也且我兒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
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乎靚流
涕去悌遂死之瑩亦見殺

河南尹向雄

齊王攸最賢有重望為荀勗馮統所構太康四年出為
青州都督憤怨發病猶催上道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
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

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死

建威將軍周處

晉惠帝永康六年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屯梁山有眾七萬梁王彤安西將軍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爲國取恥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矢盡弦絕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叱曰是我效節致命之日也力戰而死

李重

晉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廢賈后誅張華裴頠自爲相

成仁譜

卷三

一

國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等爲長史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憤鬱成疾而死

王豹

晉惠帝太安元年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驕奢擅權豹致書於冏曰河間顯成都穎新野款三王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王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土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父見賤謂爲離間骨肉冏乃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

也

孫拯 費慈宰

晉惠帝太安二年陸機陸雲爲成都王穎將兵與長沙王又戰敗績穎宦人孟玖譖機雲有二心穎收殺之機司馬孫拯并見執獄吏掠拯數百兩蹀骨見終言機冤吏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詣獄明拯冤拯臂遺之對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成仁譜

卷三

三

雍州刺史劉沈

舊博 皇甫嵩

晉惠帝永興元年河間王顒反劉沈奉詔討之沈渡渭而軍屢敗顒軍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顯帳下沈兵來遲顯黨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見執謂顒曰知己惠輕君臣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以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願怒斬之

侍中稽紹

晉惠帝永興元年秋東海王越奉帝征成都王穎戰於蕩陰帝敗績百官侍御皆散稽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

崇入引紹祈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
對北陛下小人遂殺紹血濺帝衣其後左右欲浣帝衣帝

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休令賈渾 妻宗氏

晉惠帝永興元年漢主劉淵遣喬晞冠西河陷介休執
賈渾渾抗節不屈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
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耶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
氏罵晞而哭又殺之

梓潼內史譙登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為成太守馬脫所殺子登詣劉弘

成仁譜

卷三

四

請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兵二千西上攻
宕渠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三年食盡援絕
士民熏鼠食之餓死甚眾城陷見獲成王雄欲宥之不
屈而死

庾珉王雋

晉愍帝建興元年正月漢王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
帝著青衣行酒珉雋等不勝悲憤因而號哭聰惡之有
告珉雋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雋帝亦遇害

漢少府陳休

上崇 蔡母達

晉愍帝建興四年二月漢主劉聰幸中常侍王沈郭猗

等少府陳休將軍上崇為人清直沈等深惡之或謂休
崇曰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卿輩自料親賢孰與實武陳
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
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俯首低眉以事閹豎乎至是聰收
休崇特進及蔡母達等誅之皆因不事宦官也

漢廷尉陳元達 河間王易

陳元達事漢王聰累著強諫至是中常侍王沈郭猗寵
幸用事譖殺少府陳休等七人元達與河間王易苦諫
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不納封沈等為列侯易又
上疏極諫聰怒手裂其疏易忿恚卒易素忠直元達倚
之為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悴吾既不能言安用默歎苟生乎歸而自殺

將軍魯充 梁嶽 薛妻辛氏

晉愍帝建興四年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渭北
諸城悉潰曜獲將軍魯充梁嶽飲之酒將降之充曰身
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
義士也與之劍皆自殺嶽妻辛氏色美曜將妻之辛氏
大哭不屈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

御史中丞吉朗

晉愍帝建興四年冬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吉朗嘆曰晉

成仁譜

卷三

五

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而目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
乎乃自殺

東晉

尚書郎辛賓

晉元帝建武元年十二月漢王劉聰養群臣使愍帝行
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辛賓起抱
帝大哭聰斬之并害帝

太尉廣武侯劉琨

初琨子羣為段末柁所得末柁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
刺史欲以襲匹殫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殫

成仁譜

卷三

六

邏騎所得時琨別屯砥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殫匹殫
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
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
而忘義也匹殫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
軍諫之遂留琨會代郡太守辟閭嵩潛謀襲匹殫事泄
匹殫收琨縊殺之

漢尚書令王鑒

崔懿之 曹芳

中常侍王沈之養女有美色漢王總立為左皇后鑒及
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芳諫曰借使沈之弟女刑餘
小醜猶不可以塵汚椒房况其家婢耶聰大怒收鑒及

懿之恟皆斬之

漢王延

晉元帝太興元年秋漢王劉聰卒子榮立常侍靳準弒
而代之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
不速殺我以我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 曜之入也右目
置建春門觀大將軍 勒之入也準殺之

冀州刺史邵續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後趙王石勒遣石虎攻冀州續
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兒子
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段匹殫

成仁譜

卷三

七

為主勿有二心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不
屈見殺

幽州刺史段匹殫

文書

後趙遣石虎攻匹殫於厭次文驚出戰力盡被執屬不
己匹殫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復欲執臺
使送虎匹殫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我不得
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
洎與緝竺等出降匹殫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
幸至此不能為汝歎也虎素與匹殫結為兄弟即起拜
之匹殫不為勤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驚皆遇

害

趙呼延實 晉惠

晉元帝永昌元年趙秦州刺史陳安叛自稱涼王獲趙將呼延實及魯憑將用之二人不屈皆遇害

譙王承 虞懼 虞望 桓雄

晉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舉兵反請湘州刺史譙王承為己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遂移檄討敦敦遣魏又帥兵寇長沙承檄長沙虞懼為長史懼弟望為司馬相與嬰城固守望力戰而死長沙陷承死之懼被執將見殺子

成仁譜

卷三

八

弟對之泣懼曰人生會常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初承被執其王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魏又見雄姿貌舉止非凡憚而殺之及承遇害階延營殮送柩還都朝夕哭奠葬畢乃去

湘州從事周崎

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於外為敦將魏又所獲又謂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外援已絕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克武昌即日分遣大眾

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父殺之

春陵令易雄

譙王承起兵拒王敦雄馳檄遠近列敦罪狀從承固守敦遣魏又攻之雄勉勵所統捍禦累旬力竭城陷被執意氣慷慨送至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雄曰實雄為之惜力弱不能救國難安用生為今日得為忠鬼乃所願也敦殺之

參軍樂道融

王敦反遣道融召梁州刺史甘卓道融勸卓曰王敦恃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為愚

成仁譜

卷三

九

鬼不亦悲乎君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潰矣卓遂密檄數敦罪逆帥所統進討敦大懼又遣卓兄子邛歸說卓使旋軍卓感從之道融又勸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

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周顛

王敦叛據石頭帝命戴淵尚書左僕射周顛等分道出戰皆敗還帝命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又謂顛曰伯

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或謂顓宜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遣將收淵顓顓路經太廟大言曰城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與淵皆遇害

衡陽太守劉翼

永昌之亂翼起兵期復晉祚不克而死後人以其死節立祠祀之

郭璞

成仁譜

卷三

十

晉明帝太甯二年敦復反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尚書成陽公卞壺

子珍 羊曼 周導 陶瞻

晉成帝咸和三年正月蘇峻反陷姑孰詔以下壺都督大桁東諸軍與峻戰於西陵大敗壺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珍肝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檢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力戰死瞻弟贈長沙守陶與亦與蘇峻兵戰死

宣城內史桓彝

命

晉成帝咸和三年五月蘇峻陷京師彝引兵赴難進屯涇縣長史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城至是城陷彝死之

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成仁譜

卷三

十一

恭雖在幽厄中超猶日啓受孝經論語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四年正月峻既死陸晷說術以苑城附於西軍百官皆赴之超雅謀奉帝出赴西軍晷晷事泄蘇逸峻弟之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及峻平帝痛念超不已詔擇高顯地葬之使出得瞻望其墓謚超曰忠

毛寶樊峻

晉成帝咸康五年九月初陶侃在武昌或請戍邾城今黃州侃曰我之禦寇在長江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

致禍之由不可成也至是庾亮使寶峻戍之趙王石虎遣將以數萬兵入寇攻邾城邾城陷寶峻突圍赴江死漢李演

晉成帝咸康五年九月漢臣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漢王李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

漢僕射蔡興李疑

晉成帝咸康七年漢李閔自鄴還盛稱鄴中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漢王李壽慕之大修宮室人有小過輒誅之興疑皆坐直諫死

趙光祿大夫遂明

成仁譜

卷三

十一

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趙王虎發諸州四十餘萬人治未央官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荆楚揚徐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誅者五十餘人遂明切諫虎怒殺之

漢馬當解思明

晉穆帝永和元年漢王李勢之弟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不許當與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二人斬之思明曰國之不止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

涼金城縣令車濟

宋鉅

晉穆帝永和二年後趙石虎遣麻秋擊涼州克金城縣

令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以書致宛成都尉宋矩矩曰為人臣功既不成惟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秋曰義士也收而葬之

故散騎常侍辛謐

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永和六年魏主閔徵為太常謐遺閔書以為物極則反數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秦太史令康權

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康權言於秦主石生曰昨夜三

成仁譜

卷三

十二

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運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以為妖言撲殺之

冠軍長史沈勁

晉哀帝興寧二年初勁以其父充死於逆亂欲立功以雪舊恥緣刑家不得仕及燕入逼洛陽朝廷補勁冠軍長史助陳祐守雒陽勁自募壯士屢以少擊衆勢既迫祐逸去勁以五百人獨守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三年三月燕慕容恪等攻陷雒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或言其終未必為人用遂殺之恪還鄴謂僚屬曰吾而平廣周不能濟辟閭蔚龍友被劉裕聞其今賢而未之已死矣

定維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朝廷
贈勁東陽太守

燕將軍孟高 艾明

晉帝奕太和五年秦王符堅入鄴燕主慕容暉將奔龍
城既出城衛士皆散惟將軍孟高扶侍極其勤悴所在
遇盜轉鬪而前與將軍艾明俱死於賊

涼將軍李暉

晉孝武太元元年秦王符堅遣將攻涼涼主張天錫遣
李暉率眾三萬軍於洪池兵敗據就帳免胄西向稽首
伏劍而死

成仁譜

卷三

四

順陽太守丁穆

穆改梁州刺史未行會符堅攻順陽戰敗被執堅欲官
之穆固辭不受後謀冀長安事泄遇害

魏興太守吉挹

晉孝武太元四年秦王堅遣將攻拔魏興太守吉挹引
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食而死秦
王堅嘆曰忠臣也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

益州刺史

梓潼太守周虓

晉孝武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

騎數千送母妻將從漢水抵江陵爲堅將朱彤所獲虓
遂降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
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
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人見堅輒箕踞而坐

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
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
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錢之戎士二十萬
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以來未
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
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

成仁譜

卷三

五

後又與堅兒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狀虓曰昔漸
離讓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

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
殺之適成其名遂徙之於太原後竟以病卒其子興迎
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頌其忠節請
加旌表孝武帝詔曰虓勵志貞亮無愧右烈未及拔身

奄殞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其贈虓龍驤將軍益州
刺史秦王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 穆潔已於

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臣之多忠也

秦太守宋皓索泮

晉孝武太元十年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郡縣皆降獨酒泉西郡宋皓索泮不下光攻而執之泮不屈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足不能報讐王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

部將田泓

秦主堅攻晉戴逵於彭城謝玄帥眾救彭城軍於泗口遣泓沒水潛行報逵為秦人所執厚賂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勉之秦人殺之

秦將王亮

成仁譜

卷三

六

晉孝武太元十年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應麟守將王亮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我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時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城陷亮死

秦徐嵩

晉孝武太元十二年十二月後秦主姚萇遣將攻秦拔徐嵩壘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符赦之授任內外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輩豈可以

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於地下治之遂遇害士卒悉扒

秦后毛氏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八月秦主苻登置輜重於大界自將擊安定後秦主姚萇襲破其輜重登后毛氏被獲毛氏美而勇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容汝乎萇殺之

霍原

原志節高尚屢辭徵辟王浚謀稱尊號以問原原不答

成仁譜

卷三

七

浚誣以罪殺之

燕黃門令趙思

晉安帝隆安二年燕段速骨攻附龍城燕王慕容寶出奔遣中黃門令趙思告范陽王德求迎時德已稱制以思練習典故欲留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七德固留之思怒曰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以匡帝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主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之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殺之

秦軍張曠

晉安帝隆安三年南燕主慕容德陷廣固殺幽州刺史
辟閭渾渾張瑛為渾作檄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
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主
而生臣遇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
秦將姚平

晉安帝元興元年五月秦王姚興攻魏魏主珪禦之秦
姚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規魏魏前鋒長孫肥逆擊盡
擒之平退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平糧竭矢盡夜
悉眾突圍不得出率麾下赴水死

燕典軍杜靜

成仁譜

卷三

六

晉安帝義熙三年燕王慕容熙為其后符氏起承華殿
負土北門與穀同價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
江荆都督加鎮南將軍何無忌

晉安帝義熙六年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與徐道覆
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
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執節督戰賊眾雲集遂摧節而死
孟昶

晉安帝義熙六年盧循乘勝進逼建康聲勢絕盛建康
兵少孟昶等欲奉乘輿過江劉裕不聽昶甚請死裕
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

劉裕伐南燕
循乘虛來逼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
藥而死

吳興太守謝逸

孫恩之亂逸為賊所執逼令北面逆罵聲曰我不得罪
天子何北面之有遂遇害

秦將軍趙玄

卷三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檀道濟進逼雒陽秦將軍趙玄言
於陳留公洸曰今宜固守金墉以待救至金墉不下晉
師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而不戰而收其敵也不聽遣玄
將兵千餘南守柏谷玄泣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

成仁譜

卷三

九

死耳但明公遠忠言而墮姦計時姚興通晉
故沮止玄謀後必悔之
既而晉師長驅玄戰敗被數創其司馬蹇鑿冒刃抱玄
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豈去安
之遂偕死

秦姚佛念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涇
進克長安秦主姚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
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不應
佛念登宮牆自投死

秦軍傅弘之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初劉裕得長安留其子義真鎮守之至是十一月夏王赫連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留弘之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執勃勃欲降之弘之不屈叫罵而死

參軍羅企生

殷仲堪鎮江陵引企生為參軍隆安三年桓玄破荆州仲堪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牽手下馬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

成仁譜

卷三

辛

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常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宥其弟玄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死信至即日焚裘
兆熙按晉武建一統之業延及愍帝歷五十二年天下分裂元帝據有江東迄安恭被弒又一百四年其割晉中原縱橫於河北廣南者凡十六國
士何地無人要皆各為其主而如桓冲之王猛之勿以晉圖其心跡尤卓卓也

成仁譜卷四目錄

宋

張偉 陽瓚 張約之 顏邵

檀道濟 扶令育 劉康祖 袁淑

卜天與 劉琨之 周朗 荀詵

王景文 劉劭 袁粲 沈攸之

邊榮 裴顛

齊

殷靈誕 邱冠先 陸超之 董僧慧

孔琇之 周伯玉 謝粲 劉思忌

成仁譜

目錄

史仁祖 庾弘遠 崔偃 席恭祖

顏見遠

梁

王諒 江子一 陳昕 霍俊

韋榮 樊文倏 蕭賁 蕭確

張曠 祖皓 張彪

陳

程文季 陳緯 章華 陳叔慎

北魏

鄭罷子 張思寧 高道悅 張文伯

原缺

成仁譜卷四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宋

前琅邪郎中令張偉

初劉裕篡位廢晉恭帝為零陵王即宮於故秣陵縣武帝永初二年九月宋王裕以毒酒一甕授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食而卒

司馬陽瓚

宋武帝永初三年冬魏主遣奚斤督諸將擊取滑臺東

成仁譜

卷四

二

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

前吉陽令張約之

宋嘗陽王景平二年廢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張約之上疏曰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改廬陵王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書奏見殺

秦軍顏邵

宋文帝元嘉三年荆襄都督謝晦反與顏邵謀舉兵邵

飲藥而死

征南大將軍檀道濟

道濟從宋武帝屢立戰功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文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官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文帝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至雷累月將還義康矯詔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並殺之時人哀之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死之日猶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壤萬里長城耶自是魏人有飲馬長江之志矣

龍驤將軍扶令育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

州軍事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

成仁譜

卷四

二

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陲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忍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急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書奏賜死

將軍劉康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宋懸瓠城克之宋王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魏人道之及於尉武四而攻之康祖率將士殊死戰流血沒踝身被十創意氣彌厲

將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有流矢貫康祖頸墜

馬死

左衛率袁淑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宋太子劭將弑逆召袁淑謂之曰
主上信讒將見罪廢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厲
聲曰殿下豈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怒
賜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
之後不為天地寬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
息左右引淑出明日宮門未開劭呼淑急淑眠不起劭
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殺之
左細俊主卜天與 張泓之 朱道欽 陳滿

成仁譜

卷四

三

宋太子劭弑逆勒兵入宮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
疾呼左右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
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卜天與俱戰死

劉琨之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宋竟陵王誕反廣陵以劉琨之為
參軍琨之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
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

廬陵內史周朗

宋孝武大明四年十月周朗言事切直宋至銜之使有
司誣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甯州於道殺之

博士荀詵

宋孝武大明五年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詵
力諫見殺

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初景文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不許明帝泰豫元年宋主
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齋手敕并藥
賜死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己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
竟欽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
啓致謝飲藥而卒謚曰懿侯

將軍劉劭

成仁譜

卷四

四

宋主昱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江陵其將杜黑驪進
至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頭
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急擊可也
豈可開桁示弱耶劭不敢復言道隆趨劭進戰劭力戰
而死道隆亦見殺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劭
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災眚之來避何可免
遂及於難

中書監袁粲

子最

宋順帝昇明元年蕭道成弑宋主袁粲時守石頭與劉
秉等謀誅道成不克道成遣戴僧靜攻粲粲下城謂其

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明義至此僧
靜諭城獨進最以身衛祭僧靜直前斫之祭謂最曰我
不失爲忠臣子不失爲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曰
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荆襄都督沈攸之 載寅

宋順帝昇明二年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初道成
以世子贖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乃徵贖爲左
衛將軍贖薦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沿流而
東不可制也若彼爾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
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至夏口或勸攸之攻郢

成仁譜 卷四 五

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不拔則挫銳損
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
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
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拒守不能克軍
遂大潰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
也乃投水死攸之自縊

留府司馬邊榮 程邕之

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榮爲留府司馬既而攸之
兵潰走死道成遣將張故兒襲克江陵或說榮降榮曰
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被執

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
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命斬之榮權笑曰榮客程
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游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敬兒
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

奉朝請裴顛

宋順帝昇明三年蕭道成篡位顛上表數道成過惡挂
冠而去道成殺之

齊

殷靈誕

先是宋昇明中遣殷靈誕荀昭先如魏靈誕聞齊受禪

成仁譜 卷四 六

謂魏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
何用和親及劉昶南伐靈誕請爲司馬不許齊高帝建
元三年魏送靈誕等南歸昭先白其語靈誕遂遇害
給事中邱冠先

邱冠先奉齊主命使蠕蠕國逼令拜執節不從日能殺
我者蠕蠕也不能以中國使拜夷狄者我也遂見殺

防閭陸超之

齊主昭文延興元年九月蕭鸞弒其君昭業江州刺史
晉安王子懋與陸超之謀起兵事泄鸞遣兵襲尋陽子
懋遇害或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

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因以送都
端坐俟命後爲人所殺

董僧慧

僧慧與晉安王子懋謀舉兵討蕭鸞事泄子懋遇害僧
慧見執將殺之慧曰晉安舉義僕實與謀死不恨願大
歛畢退就鼎鑊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
其消息僧慧視之曰耶君書也悲慟而卒

孔琇之

齊王昭文延興元年九月蕭鸞以孔琇之行郢州事使
殺郢州刺史晉熙王球琇之辭不許琇之不食而卒

成仁譜

卷四

七

防閑周伯玉

蕭鸞遣裴叔業向湘州欲殺南平王銳伯玉大言於眾
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
叱左右斬之遂殺銳

制局監謝粲

元年九月蕭鸞弒昭業立昭文中外皆知其有不臣之
志謝粲說郢陽王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俱出天子置
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
縛送蕭令耳子隆等定計典籤告之鸞遣兵殺粲等鏘
子隆皆遇害

新野太守劉思忌

齊明帝永泰元年正月魏攻齊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
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

史仁祖

胡天翼

齊王昭業未立爲太孫時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閤淫
宴諸營署其師史仁祖與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
二宮則其事未易若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
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相繼自殺昭業邪惡如故

長史庾弘遠

子曜

齊王寶卷永元元年十二月陳顯達與兵江州向建康

成仁譜

卷四

八

令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至過惡云欲奉建安王爲
主旣而顯達敗死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
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
諸君請命耳其子子曜抱父乞代並殺之

甯朔將軍崔偃

寶卷放蕩益甚偃上書指陳時事規諷切直寶卷優詔
答之尋收下獄殺之

司馬席恭祖

子謙

齊南康王寶融卽位於江陵以蕭穎胄爲荊州刺史巴
東太守蕭惠訓不遵穎胄之命遣子瑱將兵擊穎胄其

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其子謙爲新蔡太守從陳伯之
鎮尋陽蕭衍克尋陽伯之欲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價
不二伯之殺之

御史中丞顏見遠

齊和帝寶融中興二年四月蕭衍篡位廢齊王爲巴陵
王而弑之初王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
位爲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衍聞之曰
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
此

梁

成仁譜

卷四

九

交州刺史王諒

時梁碩專恣交土諒謀誅之不克碩遂執諒逼奪其節
諒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斷臂何有憤
恚而卒

南津校尉江子一

第子四 子五

梁武帝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反渡江圍臺城江子一
迎戰敗還梁王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
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臣誓當
碎首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
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

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而
獨旋皆免胄赴賊死

臨川太守陳昕

侯景進逼臺城梁主遣陳昕巡江昕迎戰而敗爲景所
執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勸之降梁
桃棒許之潛遣昕衣緹入城俄而桃棒事泄景殺之昕
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因衷甲
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

將軍霍俊

侯景圍臺城邵陵王綸赴援自京口西上與景軍相拒

成仁譜

卷四

十

於元武湖綸軍潰主帥霍俊等被執至城下使言曰邵
陵王已爲亂兵所殺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
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遂
遇害

衡州刺史韋粲

弟助 警 構 昂 子尼

先是梁王徵韋粲爲散騎常侍至廬陵聞亂卽簡精兵
五千倍道赴援內史劉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或恐不
然孝儀置酒粲怒以盃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官闕水
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
飲酒卽馳馬出部分發至南州司州刺史柳仲禮亦率

步騎至橫江衆遂推仲禮爲大都督且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衆移屯青塘會大霧衆軍迷失道比至立柵未合景帥銳卒急攻之軍至鄭逸迎戰而敗景乘勝入衆營左右牽衆避賊衆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

天門太守樊文皎

侯景圍臺城援軍擊之樊文皎隨高州刺史李遷仕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走還

中記室參軍蕭賁

成仁譜

卷四

十一

侯景圍臺城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淹留不進賁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無下意繹深銜之既而梁王與景和敕止援軍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借事殺之永安侯蕭確

太清三年五月侯景陷臺城愛梁永安侯確之勇常置左右確自誓欲手刃景恨未得便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吳興太守張曠

沈沒

先是侯景圍臺城偽請和以却援兵既盟而圍不解梁

主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發憤責之景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盟固天地所不容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耶因徑去不顧及景陷臺城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曠起兵討景景使侯子鑿寇吳興兵寡力弱或勸曠效袁君正迎降曠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至是城陷子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曠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曠曰我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

成仁譜

卷四

十三

求思景盡殺之并殺沈浚

廣陵太守祖皓

梁簡文大寶元年正月梁廣陵人來疑說前太守祖皓起兵襲廣陵斬侯景將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勳爲刺史景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二月城陷皓死之

東楊州刺史張彪

彪與陳文帝兵相持家口被獲彪還若邪山陳遣兵重購彪夜入彪寢彪曰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半見陳賊遂遇害

陳

超武將軍程文季

陳宣帝大建年間從吳明徹北伐周圍彭城呂梁之役併陷於周文季不屈為周所囚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所執送長安而死

中書舍人陳綽

陳後主至德三年八月綽負才使氣為施文慶沈客卿所譖繫獄絳於獄中上書備諫陳主淫侈過度親佞幸遠忠直神怒民怨王氣將絕語最切至陳主大怒旋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殺之

成仁譜

卷四

十三

大市令章華

陳後主禎明元年十一月章華上書極諫陳主數其淫慝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師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遊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

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

鄔居業

隋滅陳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

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陳

正理起曰主辱臣死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

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

豫衆咸許諾遂發兵殺龐暉武州刺史鄔居業舉兵助

之隋刺史薛胄擊之叔慎兵敗被執與居業皆死

兆熙按守義不屈者梁則郢州長史王琰陳則豫章

太守徐澄一不降死一拒斃元皆亮節之臣也

北魏

高陽鄭熊子

朱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

成仁譜

卷四

十四

亡命匿高陽鄭熊家吏囚熊子掠治之羈戒其子曰君

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

終不言而死

謁者張思寧

齊明帝建武二年魏遣使者盧昶張思寧等至建康齊

人飼以蒸豆昶懼食之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

中庶子高道悅

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太子恂不好學多戾行魏主賜之

衣冠恂嘗私著胡服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謀輕騎去

河南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

中書舍人張文伯

高謙 元顯和

元法僧素附元文見文驕恣恐及禍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

謂中書舍人張文伯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

文伯曰我甯死見文陵德宣 武墓松柏安能去忠義從叛逆

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發兵擊之長

史元顯和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翁以

地叛獨不畏青史乎我甯為忠鬼不能為叛臣法僧又

殺之

中山王熙

梁普通時魏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清河王曄熙

成仁譜

卷四

五

起兵討之為其長史柳元章等所執又殺之臨命詩二

首一示寮吏云義實動君子至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

將解七尺身一別知友云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

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

崔延伯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孝明帝 孝昌元年梁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

奴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

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醜奴挑戰延伯擊之為所誘而

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取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獨

出襲賊平其數柵賊還輩之延伯中流矢死

統軍胡小彪

魏明孝正光末梁武 通五年梁將樊文熾攻圍小劍益州刺

史酈蚪遣小彪往救之為文熾所獲執至城下使諭降

小彪乃慷慨謂守將曰我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勢不

足言努力堅守傳梁州遣將已至文熾怒以刀擊之言

不終而死

殷州刺史崔楷

梁武大通元年魏孝昌 三年魏分定相四郡置殷州以崔楷

為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吾聞

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

成仁譜

卷四

六

家之官葛榮逼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効子及一女

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

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

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而

死

散騎常侍李苗

大通二年魏敬宗 永安魏爾朱世隆反逼雒陽李苗曰臣

雖不武請以一旅之眾為陛下徑斷河橋魏主許之苗

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縱火焚橋爾朱兵在南岸

者爭橋北渡橋斷溺水甚多苗泊小渚南援不至爾朱

兵擊之苗赴水死

孫道登

魏永安初梁大通二年為梁將韋休所虜面縛臨刃巡各村

塢令其招降道登大呼曰但當努力賊無所能梁遂殺

之

宗女

魏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為

敵將所虜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

堅守勿降敵怒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事聞並贈官爵遣

使弔祭聽子襲爵

成仁譜

卷四

七

沓龍超

魏武承熙中梁武大通中梁將樊文熾攻益州圍久糧盡刺

史傅和遣超夜出請援於漢中為文熾所獲許以封爵

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

數萬近在太寒文熾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後贈

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都督乙速胡佛保

梁將蘭欽攻魏漢中佛保統兵力戰知城必陷乃仰天

大哭曰此馬吾所常乘弓矢主上所賜豈可令賊得乎

遂斬馬及弓矢自剄而死

魏行臺尚書郭琰

琰將兵守恒農齊將襲恒農琰戰敗乃奔雒州雒州刺

史泉企城守力窮琰將陷琰被執送并州見齊主不屈

而死

元景皓

陳高祖永定三年齊王高洋盡誅諸元定襄令元景安

欲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

姓者乎丈夫甯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王

齊王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兆熙按臨陳殉節如白道守將段進徐州後軍劉渴

成仁譜

卷四

六

侯梁城戍將晁清齊州刺史王榮世開國子鄧元興

幽州刺史畢祖暉源子邕裴衍或戰沒或被執不屈

皆所謂見危授命死守封疆者也

東魏

侍讀荀濟

元瑾 王大器

梁武太清元年秋東魏高澄當國魏主不堪窘辱濟與

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事覺被執澄問之曰荀公何

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耶遂烹之於市瑾等同

死

美陽公元暉業

初齊主高洋篡東魏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暉業嘗於官門外罵曰爾韶不及一老嫗負墜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殺之

北齊

典御丞李集

齊主高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竟遇害

成仁譜

卷四

尤

尚書左丞盧斐

李庶

梁元帝承聖三年齊中書公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既成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強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度皆坐誘史鞭二百並死獄中

尚書令楊愔

可朱渾天和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陳文帝天嘉元年齊王洋卒太子殷立年幼楊愔與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頤受遺詔輔政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位地親逼事皆洽決愔等恐不利於嗣主多所警備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日不誅二王幼主無自安之理子

獻謀處婁太后

母

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

母

愔又以

爵賞多濫悉加澄汰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奏李太后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侍郎鄭頤止之不聽湛伏家僅數十人於後室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殿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遂欲殺忠貞耶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願尋亦見執二王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請婁太后出坐殿上時衛士二千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齊主洋所厚叩刀仰視婁太后厲聲叱退永樂納刀而泣愔等皆遇害演令

成仁譜

卷四

三

平秦王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闔

斬娥永樂演自為丞相旋廢殷自立

太尉趙郡王叡

和士開得幸於胡太后叡言於齊主出土開為兗州刺史忤太后意或勸之勿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土開載美女珠簾獻婁定遠得入見太后因詔責叡以不臣之罪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惟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

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叙曰吾上不負天元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丞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

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 弟羨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公每夜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珽由是怨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齊主誣光將行不軌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

成仁譜

卷四

三

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何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並殺其二子遣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重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救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

太子太傅鮮于世榮

周主先以瑪瑙酒鍾遺世榮世榮碎之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不屈而死

北周

徐州總管王軌

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遠忘之耶正當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果與譯謀遣使殺軌

宮正宇文孝伯

尉遲運爲太子官正數進諫不用及王軌見殺謂宇文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

成仁譜

卷四

三

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他日周主託以齊王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是爲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命將出賜死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於周室舉兵相州討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迥戰於鄴孝寬屢敗以計勝迥迥憑城自守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於地罵楊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凡六十八日而敗

兆熙業隋文篡周益州總管王謙起兵討罪戰敗而
 死考功郎中辛德源當革易之際棄官隱林慮山者
 幽居賦以寄意悲憤而卒並爲宇文抗節之臣而辛
 考功賦尤與楚三閭懷沙爭烈矣

成仁譜

卷四

章

成仁譜卷五目錄

隋

唐

麥鐵杖	游元	庾質	任宗
張須陁	陳孝意	楊善會	馮慈明
張季珣	杜松贊	許善心	麥孟才
堯君素			
劉威	李玄通	周積	長孫無忌
趙持滿	來濟	上官儀	馮元常
呂子臧	陳元光	李敬業	程務挺
劉稔之	楊初成	越王貞	韓王元嘉
韋方質	歐陽通	格輔元	魏玄同
李安靜	裴匪躬	安金藏	許欽寂
高勣	王同皎	韋月將	郎岌
張瓊	周子諒	趙奉璋	李澄
顏杲卿	雷海清	元正	張興
建寧王倓	張巡	許遠	程千里
張志斌			

成仁譜

目錄

一

成仁譜卷五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隋

將軍麥鐵杖 錢士雄 孟又

隋煬帝大業八年隋伐高麗軍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隋軍不得濟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請為前鋒帝命造浮橋於西岸既成趨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鐵杖躍而登岸與錢士雄孟又等皆戰死

成仁譜

卷五

御史游元

隋煬帝大業九年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時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囚之屢脇以兵不能屈乃殺之

太史令庾質

隋煬帝大業十年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俟

四海稍豐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殺之

建節尉任宗 崔民象 王愛仁 梁郡人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七月帝將幸江都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遂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柴陽通守張須陁

成仁譜

卷五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十月李密說翟讓取雒口倉共率兵逼柴陽須陁拒擊之讓懼而退須陁逐北為李密伏兵所邀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眾皆敗散須陁仰天嘆曰兵敗如此何面目見天子乎遂下馬力戰而死

部丞陳孝意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劉武周圍雁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且暮向詔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降

清河通守楊善會

竇建德兵至清河善會逆拒之兵敗嬰城自守被圍四

旬城陷被執建德欲用之罵曰老賊恨吾力不能擒汝

吾豈汝用耶遂遇害

郡丞馮慈明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九月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

李密所獲密延坐勞問欲用之慈明日公家歷事先朝

不能善守門闕惟圖反噬莽操卓敦立非不強盛一朝

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尋義

而釋之為翟讓所殺

成仁譜

卷五

三

郎將張季珣

弟仲玟 琮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九月李密克雒口箕山府郎將張

季珣固守不下罵密極口密怒攻之不克時密眾數十

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

循之一無離叛守七月城陷季珣見寇不拜曰天子爪

牙何容拜賊密殺之其後唐李淵入關季珣弟上雒令

仲玟死之字文化及弒煬帝仲玟弟琮為千牛亦為化

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愧之

石門虎隊正杜松贊

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贊從郡兵擊之輕騎覘賊為賊

所獲使謂城中云郡兵已被宜早降贊偽許之既至城

下大呼曰我是杜松贊規賊被執非為屈也今官軍大

來矣賊寡弱旦夕擒剪不足為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

而去毆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禍自及也

言未畢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

給事郎許善心 母范氏

隋帝侑義甯三年三月字文化及弒煬帝立秦王浩其

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

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

虎賁郎將麥孟才 流光

成仁譜

卷五

四

隋帝侑義甯三年三月字文化及弒煬帝據有六官擁

眾十餘萬下令欲還長安麥孟才等與折衝郎沈光謀

曰吾情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仇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

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晨襲化及語洩化及

殺之其麾下皆鬪死無一降者

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帝侑皇泰元年十一月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

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

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嘗歔歔謂諸將曰吾大義不
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
持取富貴今城池固倉儲豐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
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

兆熙按死事之臣如將軍辛世雄於薩水戰死潘長
文於太原戰死韋津於上春門戰死屯衛將軍獨孤
盛於宇文化及遣騎入官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
丹陽畱守劉子翊爲賊執至臨川城下不屈而死可
謂義不苟生者矣至汀州任滿刺史穆肅聞唐受禪
遂赴水死則又義不食粟者耳

成仁譜

卷五

五

唐

涇州鎮將劉威

隋帝侗皇泰元年八月唐以驃騎將軍劉威鎮涇州薛
仁果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仁果僞遁又遣高塘
人僞以城降叔良命威帥衆赴之大敗被獲仁果復圍
涇州令威語城中云援兵已敗不如早降威許之至城
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夕秦王帥十萬衆四面俱
集城中勉之仁果怒埋威至膝馳騎射之至死罵益厲
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贈爵平原郡公謚忠壯
子嗣賜田宅

總管李玄通

唐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劉黑闥取唐定州執總管李
玄通欲以爲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飲醉
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
息自刺而死

周積

唐高宗永徽間積因四境盜起糾合鄉人拒之眾寡不
敵賊誘之從爲亂積罵曰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爲賊
耶遂手刃數十人自刎死事聞封爵立廟祀之

太尉長孫無忌

朝瑗 柳奭

成仁譜

卷五

六

初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昭儀武氏無忌與侍中韓瑗中
書令柳奭極諫不納瑗又上書曰妣已傾殷褒姒滅周
每覽前古常興嘆息不謂今日塵瀆聖代陛下不用臣
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不聽瑗等皆坐貶削遠竄至是
許敬宗誣以謀反逼無忌自縊斬瑗奭

兆熙按永徽六年九月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
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
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
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致位至此且受顧託當
以死爭之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

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
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
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遂良曰陛下
必欲易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
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
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
里上大怒命引出貶潭州都督又貶愛州刺史尋卒
于貶所其忠愍亮節無所屈撓固有知死不避者其
不與於顯慶四年七月之詔特先死而不及禍耳

涼州刺史趙持滿

成仁譜

卷五

七

許敬宗承武昭儀意誣長孫無忌等謀反安置黔州持
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嶺
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下獄備加訊掠終無異
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爲獄辭結奏誅之銓
至流所縣令希旨亦杖殺之

庭州刺史來濟

唐高宗龍朔三年十月初來濟爲中書令以諫立武后
坐貶今職西突厥寇庭州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
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
赴敵而死

同三品上官儀 王伏勝

唐高宗麟德元年武后既得志專作威福會宦者王伏
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爲厭禱事上密召上
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
告武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意
皆上官儀教我儀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
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及伏勝皆賜死忠死
於流所

廣州都督馮元常

元常歷尚書左丞嘗諫中官權重宜少抑爲武后所惡

成仁譜

卷五

八

出之廣州竟爲周興所害神龍中中宗旌其家曰忠臣
之門

鄧州刺史呂子臧

楚賊朱粲引兵攻鄧州子臧竭力禦之賊壞或勸子臧
降粲子臧正色拒之曰子誤矣安有天子方伯大臣而
降賊者乎乃帥麾下赴敵而死

漳州刺史陳元光

元光丰姿卓異博覽經書年十三歲領鄉薦第一高宗
總章間從其父政領將軍五十八姓以戍閩政卒元光
代領其衆任玉鈴衛翊府左郎將會廣寇諸蠻陳謙等

攻陷潮陽元光率輕騎往平之詔進元光嶺南行軍總
管正議大夫武后垂拱二年元光上疏請建一州於泉
湖之間以控馭嶺表乞請選授刺史一人以主其事朝
中諸大臣裴炎狄仁傑等建議以此任非元光不可遂
允其請仍世守刺史州自別駕縣自簿尉以下聽自注
用繇自方數千里人民安堵無桴鼓之警號稱治平未
幾蠻寇鷓鴣張潛抵岳山元光聞之急於禦敵遂輕騎以
往步兵後期為敵所乘竟及於難百姓哀痛如喪考妣
立廟祀之

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

成仁譜

卷五

九

唐中宗嗣聖元年九月時武后廢中宗為廬陵王改元
光宅衆心憤惋英公李敬業起兵於揚州以匡復廬陵
王為辭復稱嗣聖元年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
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
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
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
天下武后見檄嗟嘆命將軍李孝逸擊之敬業兵敗而
死

單于道安撫使程務挺

王方翼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

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
相善流崖州而死

同三品劉祿之

唐中宗嗣聖四年四月祿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
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
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祿之受金太后命王本
立推之本立宣救祿之曰不經鳳閣為臺何名為救太
后怒賜死祿之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號州人楊初成

唐中宗嗣聖四年九月武氏廢中宗為廬陵王遷之房

成仁譜

卷五

十

州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越王貞

裴守德

唐中宗嗣聖五年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諸王密謀
匡復琅邪王冲起兵於博州敗死冲父貞亦舉兵豫州
發屬縣五千使裴守德將之敗潰貞與守德皆自殺
韓王元嘉 裴守德 裴守德 裴守德 裴守德 裴守德
諸王舉兵匡復越王貞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
樂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
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
貞敗太后使周興等按之收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諤及

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
平章韋方質

唐中宗嗣聖六年方質有疾武承嗣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司與所構流儋州賜死
司理卿判納言事歐陽通

武后欲以武承嗣為太子通固爭忤諸武意下獄死
同平章格輔元 岑長倩

成仁譜

卷五

十一

唐中宗嗣聖八年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右相岑長倩與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天下冤之
同平章事魏玄同

玄同素與裴炎友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於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右將軍李安靜

唐中宗嗣聖八年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

安靜獨正色拒之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殺之武宗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安靜子孫已絕乃贈太子太師尙方監裴匪躬 范雲仙

唐中宗嗣聖十年匪躬與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
太常工人安金藏

睿宗為皇嗣自裴匪躬范雲仙以私謁被誅公卿皆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憐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

成仁譜

卷五

十二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破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納腸治之闕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爾至此即詔停獄睿宗由是得免士大夫翕然稱其義

討擊使許欽寂

欽寂與契丹戰被執令欽寂說安東為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

刺史高叡

妻秦氏

唐中宗嗣聖十五年突厥默啜陷趙州刺史高叡與妻

秦氏仰藥不死默噤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歔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救之

駙馬都尉王同皎 周傑

中宗神龍後武三思濁亂王室同皎惡之與武當承周憬謀俟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謀泄三思上言同皎擁兵闕下廢皇后中宗殊不曉斬同皎同皎且死神色自若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成仁譜

卷五

十三

處士韋月將

唐中宗神龍二年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怒命斬之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不許璟以死爭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不可行刑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定州人郎岌

燕欽融

唐中宗景龍四年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後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

楚客圖危社稷上而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快快后及楚客等遂弒帝

張瑄 張瑒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初侍御史楊汪誣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瑄瑒皆幼坐流嶺表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固請上赦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斂錢葬之

監察御史周子諒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四月牛仙客以姦倖得幸進位

成仁譜

卷五

十四

同三品子諒彈仙客非宰相才上怒命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襄州至藍田而死

咸甯太守趙奉璋

唐玄宗天寶八年奉璋告李林甫罪一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兆熙按唐高祖之世瀛州刺史盧士叡陝州刺史李

育德伊州總管張善相行軍總管羅士信右武衛大

將軍姜寶誼高宗之世建州刺史葉顯副總管劉審

禮中宗之世總管王孝傑元宗天寶以前豐安軍使

王海賓幽州副總管郭英傑劍南副使李宓或被執

不屈或陷陣亡身忠烈之氣誠哉不可磨滅者也

東京留守李澄 盧奕 蔣清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東京澄謂御史中丞盧

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澄坐

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

執澄奕與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慎被執即數祿

山罪祿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

恨西向再拜已而大歸逆黨變色澄子十人皆死

常山太守顏杲卿 袁履謙 沈盈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正月初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

成仁譜 卷五 五

郡皆應之纔八日而賊將史思明引兵已至城下杲卿

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長史袁履謙

送雒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超至太守何負於

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

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

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

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并履謙縛而殺之二

人皆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杲卿甥博野尉

沈盈與杲卿同死難杲卿諡忠節

樂工雷海清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雒陽
宴群臣於凝碧池盛奏眾樂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
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元正

正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雒輦父匿山中思明以名
召之正謂其弟曰彼利吾名難免矣不污而死猶生也
遂瞋目固拒之與弟皆遇害父亦仰藥死賊平詔錄仗
節者十一人而正為冠

饒陽裨將張興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史思明攻饒陽彌年不下及諸郡

成仁譜 卷五 去

皆陷乃併力攻之外救俱絕城陷賊執興欲降之興曰

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不知報德乃舉兵犯闕丈夫不

能勇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

貴耳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

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

建甯王倓

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甯

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

為元帥謀害廣平王 倓上怒賜倓死建甯英果有才略

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血戰衛上又謙

退知禮以讓致死天下惜之

真源令張巡睢陽太守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先是天寶十五年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贛合賊大眾攻雍邱贛戰死巡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退而復合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巡軍聲大振除四月令狐潮圍雍邱潮與巡有舊因謂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耶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

成仁譜

卷五

七

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潮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勸以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斬之士心益奮巡使將軍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潮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時知玄宗已幸蜀云然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踰五月令狐潮築城於雍邱北絕巡糧援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甯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

遠相見朝宗兵至巡遠與戰大破走之肅宗至德二年

正月賊將尹子奇以十三萬眾趨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引兵入睢陽巡兵三千合遠兵共六千八百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三月尹子奇復寇睢陽巡雖屢挫其鋒而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

成仁譜

卷五

六

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雷萬春等二十四人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巡命霽雲射子奇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七月子奇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闕遂為賊所圍巡乃修守備賊百道攻城巡隨機應之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巡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

兵會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嗚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既不能達至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既歸報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十月眾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昔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群帥乎時許叔冀在譙郡尚書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

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食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生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

成仁譜 卷五 九

遠皆被執巡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二十六人皆遇害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雒陽尋亦死於偃師

上黨節度使程千里

賊帥蔡希德引兵圍上黨千里出戰被執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甯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雒陽安慶緒尋殺之

陝州監軍張志斌

代宗大歷元年同華節度使周智光於破走吐蕃之功驕橫肆掠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貴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

兆熙按祿山之亂河南節度使張介然防禦副使龐堅廣平太守畢炆潁川太守薛愿景城長史季魚河間司法李暉單父尉賈貞敬君弘均以防禦祿山力屈身死忠義克著至代宗時同平章事來瑱以不從程元振請託被譖而死尤堪憫痛焉

成仁譜 卷五 十

成仁譜卷六目錄

唐

劉晏 田庭玠 谷從政 邵真

袁光庭 符令奇 孟華 顏真卿

吳淑 段秀實 崔甯 高重捷

張名振 石演芬 劉迺 馮河清

孔巢父 李璵 蘇兆 武元衡

高沐 蔡襲 崔彥曾 溫庭皓

李迢 周樸 侯昌業 李詢

廣德公主 孟昭圖 史敬思 曹知慈

成仁譜

目錄

一

常濬 孫揆 杜讓能 楊晟

黃碣 袁人傑 王祝 王搏

李漸榮 司空圖 張道古

後梁

周德威 呂充 彭彥章 張士喬

裴約 王彥章

後唐

張承業 羅貫 姚洪 夏魯奇

朱洪實 王思同 沙守榮 宋令詢

張敬達

後晉

郭璘 陳光遠 吳巒 沈斌

王清 皇甫遇

後漢

孟堅 范仲敏 王建封 李驥

鞏廷美

後周

張雲 孫晟 劉仁瞻 李延鄒

張彥卿 廖居素 潘佑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李景威 高彥儔

成仁譜

目錄

二

林仁肇 李雄 陳喬 鍾儔

胡則

成仁譜卷六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唐

忠州刺史劉晏

初晏與楊炎同官不相悅故自吏部尚書貶忠州刺史

荆南節度使庾希準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救辭

多怨望炎證成之德宗建中元年中上密遣中使緘殺之

天下稱冤

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

成仁譜

卷六

一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悅謀勒兵拒命庭

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

無端為叛臣兵興以來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

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滅族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

閉門不納竟憂憤以卒

定州刺史谷從政

德宗建中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田悅屢為其子

惟岳請繼襲上不許惟岳與悅謀拒命從政往見惟岳

曰天子英明不欲諸侯子孫專地耳今違詔命必遺諸

道致討苟不勝大將必有乘危取爾以為功者且先相

公所殺大將以百數其子弟欲復仇者何限又朱滔兄

弟常切齒於我天子必以為將何以當之為爾之計惟

謝將佐入朝乞留宿衛上悅爾忠不失榮祿不然大禍

將至悔無及矣惟岳惡之遣王他奴詣從政家察其起

居從政飲藥而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滅族也寶臣

本姓張名忠志代宗賜今姓名

成德判官邵真

真為李寶臣成德軍判官寶臣死其子惟岳與田悅李

正已拒命真諫之惟岳悟使真作奏復為將吏所沮德

宗詔張孝忠朱滔合兵討惟岳大敗其眾惟岳召真議

成仁譜

卷六

二

歸順悅遣扈岌來責惟岳懼斬真以謝焉其後王武俊

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伊州刺史袁光庭

初祿山反西北戍將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於吐蕃惟

光庭為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虜游說百端終不肯降

部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兵盡自焚死妻子皆先自

殺德宗建中二年安西北庭遣使詣闕朝廷始知之詔

贈光庭工部尚書

符令奇

德宗建中三年正月平盧節度使李納攻徐州為劉洽

等所破奔還濮州敵兵於魏博田悅遣符璘將三百騎
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
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
於後世也蓄箝而別璘與其副李瑤遂降於馬燧時燧
方破田悅於洹水也悅收族其家令奇大罵而死
判官孟華

初王武俊奉命討賊誅李惟岳遣孟華入見上問以河
朔利害華應對慷慨上悅之會武俊有逆謀上遣歸諭
旨華諫武俊不從德宗建中三年武俊自稱趙王以孟
華爲司禮尙書華不受嘔血死

成仁諸

卷六

三

太子太師顏真卿

先是真卿爲平原太守有全城拒敵之功遷尙書右丞
進太師封魯郡公立朝正色屢建議釐正典法盧杞深
恨之會李希烈反陷汝州言於上遣真卿宣慰希烈真
卿乘驛至許希烈館而禮之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訥
四王遣使詣希烈勸進四使謂真卿曰都統將稱大號
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
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
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請劍自盡希烈謝之乃
拘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指寢室西

壁下曰此吾殯所未幾荆南張伯儀戰敗亡其所持節
希烈使人以示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
復言至興元二年八月爲希烈所害後賊平家人以其
柩歸葬啓視如生

金吾將軍吳淑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反朱泚據長安上如奉天
盧杞以百口保泚不反請遣大臣入城宣慰吳淑獨請
行退而謂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
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不慊耳遂奉詔詣
泚泚殺之帝悲哽贈太子太保諡曰忠

成仁諸

卷六

四

司農卿段秀實

岐靈岳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朱泚據長安上如奉天段秀實與
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等謀誅泚未發
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迎乘輿實襲奉天秀實曰事急
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
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返泚令言大驚靈岳
獨承其罪而死秀實謂同謀曰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
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海濱明禮陰結死士爲應謀
旻定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段秀實等議稱帝事
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

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灑血灑地
海濱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謂其黨
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海濱捕得見殺
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誅泚亦死

右僕射崔甯

朱泚據長安上如奉天數日復崔甯始至上喜甚甯退
謂所親曰主上英明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
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
爲中書令翊詐爲寧遺泚書獻之杞譖甯與泚結盟約
爲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成仁譜

卷六

五

將軍高重捷

高重捷與朱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
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帝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
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結蒲爲身而葬之

左兵馬使張名振

德宗興元元年名振爲李懷光都將詔加懷光太尉賜
鐵券懷光對使者授鐵券於地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
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
蓄銳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
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

何耶懷光怒殺之

都將石演芬

演芬爲李懷光都將尤見親信蓄爲養子懷光潛與朱
泚通謀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
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
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
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鸞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
斷其喉而去

兵部侍郎劉迺

成仁譜

卷六

六

初迺卒之亂劉迺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遣僞相蔣
鎮說之迺佯瘡不言再往不從鎮嘆曰鎮不能捨生以
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歎歎而反至
是聞懷光反上幸梁州迺自投於牀下搏膺呼天不食
而卒

涇原節度使馮河清

德宗興元元年四月朱泚反據長安數使人誘河清河
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於
泚

給事中孔巢父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李懷光遣子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復治兵拒守

監察御史李瓘

初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將反屯咸陽不進瓘屢諫不入乃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何策以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興平元年八月懷光兵敗自縊瓘亦自殺

判官蘇兆

初彰義節度吳少陽謀逆命蘇兆與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憲宗元和九年閏月少陽卒其子元濟殺兆囚惟清遂發兵反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

憲宗元和十年上發兵討吳元濟專以兵事委武元衡元衡專任討賊之責李師道遣客刺之曰元衡死則他

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王承宗亦遣人詣中書為元濟遊說元衡叱出之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

高沐

初平盧節度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與郭昉等屢諫之判官李文會等譖沐殺之昉亦被囚

安南經略使蔡襲

元惟德

先是襲將諸道兵在安南嶺南節度使蔡京忌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兵戍從之襲力爭不得懿宗咸通四年南詔寇安南陷交趾城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趨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人走至城東水際虞侯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鬪人以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

觀察使崔彥曾

懿宗咸通九年桂州戍卒作亂推龐助為王潰歸徐泗攻彭城崔彥曾城守人無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彥曾十年四月遇害

徐州觀察使溫庭皓

成仁譜

卷六

七

成仁譜

卷六

八

懿宗咸通九年十月亂卒龐勛陷徐州召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日欲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元勳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耶十年四月遇害

廣州節度使李迢

僖宗乾符六年黃巢攻陷廣州執李迢使草表求廣州節度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周樸

周樸有詩名隱居不仕黃巢陷福州求得樸欲用之謂

成仁譜

卷六

九

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左拾遺侯昌業

僖宗廣明元年二月昌業以盜賊滿闕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澧州刺史李詢

皇甫鎮

僖宗廣明元年十月黃巢陷澧州刺史李詢被執不屈遇害判官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年尚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遠詣賊竟與同死

廣德公主

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豆盧瑑隲流于琮劉鄩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子僕射俱死賊并殺之

左拾遺孟昭圖

自黃巢入長安上遂幸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譏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被賊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

成仁譜

卷六

十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疏人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頤津

史敬思

僖宗中和四年五月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館之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全忠乃運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須臾烟火

四合會大兩震電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沐人扼橋力戰得渡敬恩爲後拒戰死內常侍曹知慤

知慤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慤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上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

右補闕常潛

信宗光啓元年七月潛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

成仁譜

卷六

十一

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潛萬州司戶尋賜死

昭義節度使孫揆

昭宗大順元年昭義軍亂殺留後詔以揆爲昭義節度使遣揆赴鎮八月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伏兵長子西谷擒揆送李克用克用欲以揆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錕人當用板夾汝豈知耶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

平章事杜讓能

昭宗景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以覃王嗣周爲招討使討之命讓能專掌其事讓能力諫曰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不聽讓能泣曰臣非敢避事願時有未可勢有不能恐他日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官軍屯於典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敵官軍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逼京師表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泣與訣貶雷州司戶茂貞勒兵不解遂賜讓能死

彭州守楊晟

安師

成仁譜

卷六

十二

初晟爲神策將從僖宗幸蜀領彭州昭宗乾甯元年王建叛攻彭州晟竭力堅守城陷力戰而死兵馬使安師建被執建欲使爲將泣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不從乃殺之

威勝軍節度使黃碣

吳玠

張遂

昭宗乾寧二年董昌謀僭尊號集將佐議之會稽令吳玠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欲爲假天子以取滅亡耶昌族誅之黃碣曰大王與於畝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奈何一旦忽爲滅族之計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也昌怒族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雖領六

州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遂稱皇帝

袁人傑

唐末賊起人傑招集強壯保障一方賊衆大至人傑挺身血戰度不能支義不受辱於賊仰天大呼自刎死尸僵立累日賊驚異舍其境遁去鄉人收葬立廟祀之

前常州刺史王祝

祝性剛介詔徵之時以爲且入相過陝節度使王珙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祝固辭珙怒使送者殺之以覆舟聞

成仁譜

卷一

三

同平章事王搏

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平章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亂聞之譖搏爲道弼輩外應貶崔州司戶賜自盡

昭儀李漸榮

昭宗天祐元年八月朱全忠遣其黨朱友恭史太等夜入椒殿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

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

進士司空圖

圖成通末擢進士拜諫議大夫不起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時盜賊所過殘暴獨不至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及哀帝被弑圖聞之不食而卒

張道古

昭宗時爲左拾遺貢五危二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云封章才達見疏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

成仁譜

卷六

古

豈繇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鑿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尙在誰能更與讀來看後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踞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佐輔補闕張道古墓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憫之俾耐葬焉

兆熙按代宗之世同平章來瑱以不從請託被譖而死德宗之世判官鄭常大將楊莫以淮西留後吳少誠謀拒朝命而死憲宗之世大將鄭元定進懿宗之世招討使戴可師僖宗之世昭義節度李鈞將作監鄭

慕容部郎中鄭係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
昭宗之世龍州刺史田昉幽州判官張徹永州刺史
唐旻東川節度顏彥暉李承勳或效節捐軀或舉家
殉難斯皆忠臣志士之所為昂激千古者也
後梁

晉盧龍節度使周德威

梁貞明四年十二月晉王李存勗引兵趨大梁而梁將
扼其前堅壁不戰晉王欲自將萬騎直指大梁周德威
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梁將
賀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德威曰王宜授兵不戰

成仁譜

卷六

五

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蘇未
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又不從德威謂其子曰吾
無死所矣既戰梁軍敗去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
幽州陳幽州兵即德威所統亦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
死

燕滄州判官呂充

劉守光攻其兄守文執而囚之遂進攻滄州滄州判官
呂充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食盡呂充烹
男女羸弱者以給軍食延祚力盡出降守光族呂充而
釋孫鶴遂殺守文

吳將軍彭彥章

梁貞明五年吳越王錢鏐遣傅瓘將兵擊吳吳主隆演
遣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
陳汾按兵不救彥章自殺

蜀華陽尉張士喬

梁貞明六年蜀王衍作高祖原廟於萬里橋帥后妃百
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士喬疏諫衍怒欲誅之太后不
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唐澤州守將裴約

先是李繼韜以潞州降梁其牙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

成仁譜

卷七

六

衆曰予事故使蹈一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
捐館樞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
據城自守梁攻之龍德三年八月城陷約死之
澤州刺史王彥章

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自少事梁太祖末帝時遷今
職龍德三年十月將兵攻鄆州唐李嗣源遣李從珂逆
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唐主圖之梁兵濟彥章重
傷馬蹶被執唐主屢遣人諭降彥章曰予本匹夫蒙梁
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是其
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朝為梁

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尋知其不屈殺之

後唐

張承業

有得傳國寶詣晉王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拮据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

成仁譜

卷六

七

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

河南令羅貫

貫性強直爲政不避權豪伶官請託一不報伶官切齒張全義亦忍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官共毀之唐王含怒未發同光三年八月以事殺之遠近稱冤

閩州守將姚洪

唐明宗長興元年東川節度董璋反攻閩州璋與洪有

舊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呼璋大罵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才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啖之洪至死罵不絕聲

遂州守將夏魯奇

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爲梁軍校歸晉爲節度使鎮武

成仁譜

卷六

八

信長興二年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門拒之旬月救兵不至食盡自刎死

軍馬都指揮使朱洪實

唐閔帝應順元年潞王從珂舉兵至長安唐王遣康誠將兵拒之先是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舉之義誠繇是恨之是時洪實義誠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雒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已有迎納潞王意聞之怒曰洪實欲反耶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王召訊竟不能辨遂斬洪實軍士益憤

西京留守王思同

潞王從珂犯闕至昭應獲思同從珂責讓之思同日思同起行伍先帝擢之位至留守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耳敗而覺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從珂改容禮之曰公且休矣尚欲宥之左右恥見其面喉劉延朗殺之及其妻子

弓箭庫使沙守榮

奔法道

潞王從珂陷京城唐主出奔至衛州東遇石敬瑭大喜敬瑭頗忠義奮發衛州刺史王弘贇沮之謂上獨以五

成仁譜

卷六

尤

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豈能有為敬瑭以其言告守榮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為此言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援救守榮鬪死洪進亦自殺

磁州刺史宋令詢

潞王從珂反陷京城唐閔帝奔衛州刺史王弘贇遷帝於州解惟宋令詢遣使問起居未幾帝遇害令詢慟哭半日自經死

招討使張敬達

唐潞王清泰三年敬達奉唐主命圍石敬瑭於晉陽契

丹救至敗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糧盡救不至副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斬敬達首出降契丹嘉敬達之忠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後晉

易州刺史郭璘

契丹主德光屢攻易州璘固守拒之德光每過城下指

成仁譜

卷六

辛

而嘆曰我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德光大舉入寇晉將杜威王周皆以兵降德光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眾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閩校書郎陳光遠

權貝州知州事吳巒

光遠上書陳閩王曦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
晉主重貴開運元年正月契丹攻晉貝州時節度使王令溫入朝執政以巒權州事巒書生無爪牙自守東門悉力拒敵燒其攻具殆盡軍校邵珂守南門引契丹兵自南門入城遂陷巒赴井死

祁州刺史沈斌

晉開運二年二月趙延壽引契丹兵攻祁州斌在城上
延壽謂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躬身
廣庭忍率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
哉沈斌弓折矢盡甯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城陷
斌自殺

指揮使王清

晉開運三年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晉杜威等聞之趨
恒州與契丹夾滹沱而軍清言於威曰請以步卒二千
為首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

成仁譜

卷六

三

威許諾清進戰甚銳契丹小却請將請以大軍繼之威
不許清屢請救不應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
困急而不救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
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皆死

皇甫遇

晉開運三年冬契丹大舉入寇初杜威召諸將示以降
表皇甫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恒州陷威等降
之既而契丹引兵而南遣皇甫遇先入大梁遇退謂所
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
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後漢

南唐裨將孟堅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唐馮延魯孟堅攻福州吳越遣余
安將水軍救之海岸泥淖唐兵攢射之不得上延魯曰
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自降矣堅曰浙兵至此已
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
死於我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
魯棄衆走堅戰死

南唐戶部員外郎范仲敏天威都虞侯王建封

南唐主信用魏岑鍾謨李德明三人並恃恩輕躁國人

成仁譜

卷六

三

惡之仲敏性狷介乃教天威都虞侯王建封上書詆之
請進用正人皆見殺

太原少尹李驥

漢河東節度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
陰公贊其子也乃止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威之心終
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贊
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以
為難問其父子怒命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為愚
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
之

湘陰公故將軍廷美

郭威弒漢王承祐迎立劉贊於徐州既而威自立遣兵拒贊以太后詔廢贊為湘陰公廷美聞之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以書諭之不報至是周克徐州廷美死之

後周

蜀右補闕張雲

雲出與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有大災蜀主詔設道場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道死

成仁譜

卷六

言

南唐司空孫晟

周顯德三年南唐孫晟奉命至周世宗待之甚厚問以唐事但言臣至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世宗得唐蠟書皆誇毀反間之語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晟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死

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

尚顯德四年三月仁贍鎮壽州周兵圍之城中食盡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戰元帥齊王景達不許因憤悒成疾時諸將多降獨仁贍堅守其幼子崇諫謀出

降仁贍命腰斬之監軍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

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趨命斬之仁贍聞援兵敗扼吭嘆息病益甚已不省人廷構與副使孫羽作仁贍表以城降是日卒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廟祀壽州

南唐參軍李延鄒

周顯德四年十二月周主攻唐濠州唐團練使郭廷謂命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

成仁譜

卷六

言

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殺之舉城降

南唐防禦使張彥卿

鄭昭業

周顯德五年正月周攻唐楚州四旬不下周主自督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鬪而死昭業亦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

南唐廖居素

居素以剛直見忌諫後主不聽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大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主辱耳

南唐中書令潘佑

唐王所為垂謬佑上書謂若不急圖善政國必亡後王怒殺之宋太祖聞其賢官其一子

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

宋太祖代周即帝位時早朝未罷聞變韓通自禁中出追遽而歸謀帥眾禦之為軍校王彥昇所害妻子俱死

宋贈中書令以旌之

昭義節度使李筠

宋太祖代周筠起兵拒宋敗走澤州太祖自將圍之賊

陷筠赴火死

成仁譜

卷六

三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

宋太祖代周重進起兵拒宋太祖自將擊之圍廣陵城

陷重進盡室自焚死

南平都指揮李景威

宋太祖假道江陵以伐張文表景威時仕高氏恐宋師襲已欲伏兵攻之判官孫光憲不從景威扼吭而死宋

祖曰忠臣也命厚郵其家

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

宋太祖遣將伐蜀克夔州彥儔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得其骨於灰燼中以

禮葬之

南唐南都留守林仁肇

開寶中林仁肇密陳宋既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兵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不聽宋忌而間之唐王鳩殺仁肇

南唐統軍使李雄

開寶中宋曹彬破江南兵於白鷺洲遣田欽祚進攻江陵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

成仁譜

卷六

三

皆沒於陣

南唐門下侍郎陳喬

先是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宋師問罪陳喬將死之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後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策斯計之得也上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自經死

南唐觀政殿學士鍾倩

曹彬克金陵倩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

南唐江州指揮使胡則

宋克南唐凡江南州郡皆降獨胡則不服因刺史謝彥

實謀納款於宋率眾救之固守江州曹翰圍之四月餘城陷被執翰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

兆熙案五代之際凡守義不屈與夫力敵致死者如晉王招討使李嗣昭後梁貝州守將張源德後唐都指揮使馬彥超後晉東都留守判官李遐安州副都指揮使桑干王萬全成溫彥劉紹隱淄州刺史翟進宗後周都指揮使史彥超蜀鳳州都監趙崇溥南漢開府儀同三司司事薛崇譽南漢將補廷曉皆各爲其主矢竭盡忱固無款於人臣之亮節矣

成仁譜

卷六

三

成仁譜卷七目錄

宋

王貴	楊業	秦傳序	折御卿
康保裔	劉紹崇	裴濟	潘羅支
任福	馬遂	董元亨	張琪
孔宗旦	曹觀	趙師旦	潘益
南士堯	蘇緘	張吉	張建侯
鞠嗣復	毛櫟	蔣煜	彭汝方
詹良臣	江仲明	折可與	傅察
李翼	孫益	史抗	何灌
張確	司馬樸	曹曾悟	朱昭
种師中	黃友	石塢	王稟
姓廩	劉位	張克戩	劉塢
霍安國	蔣興祖	王輝	呂由誠
謝旼	李震	姜綬	林冲之
歐陽琦	劉幹	王履	李涓
徐揆	李若水	孫傳	梅執禮
孫鉉	吳革	張叔夜	郝仲連
滕茂實	陳東	歐陽澈	魏勝
李琪			

成仁譜卷七

太倉盛 敬寒齋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宋 邵廷烈子顯編校

都指揮使王貴

太宗時貴從楊業為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人遂遇害時年已七十三矣

代州刺史楊業 子延玉

太宗雍熙三年潘美與契丹戰敗於飛狐護軍王侁逼楊業自石跌路趨朔州業泣謂美曰諸君幸於陳家谷

成仁譜 卷七

口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不然無遺類矣美與侁遂陣於

谷口侁未幾引去業與契丹戰遇伏大敗且戰且行至

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士卒殆盡猶

手刃數十百人馬傷被執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

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

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麾下尚百餘人皆死

之

開州監軍秦傳序

太宗淳化五年蜀李順叛犯夔州傳序督士卒晝夜拒

戰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

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久之度力不支乃為

蠟書上報救竟不至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市酒肉

犒士勉慰之眾皆感泣力戰城陷傳序赴火死太宗錄

其子賜家錢十萬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

初契丹入寇府州折御卿敗之於子河汭太宗至道元

年契丹韓德威謀知御卿有疾復率眾來攻御卿力疾

禦之既而疾愈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

未滅御卿罪也令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

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

成仁譜 卷七

翌日卒

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

真宗咸平元年契丹隆緒大舉入寇掠祁趙邢洛州范

廷召出師與戰求援於康保裔保裔領兵赴之遇敵於

瀛州會幕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通保裔不之覺遲明

敵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

我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

裔死之

都巡檢使劉紹榮

咸平三年正月益州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是時益

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惟紹榮冒刃格鬪眾寡不敵叛卒尙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來歸朝廷能豈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遂自經死

靈州知州裴濟

咸平五年趙保吉攻靈州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

朔方節度使潘羅支

初六谷酋長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朝廷因授之以節度使及趙保吉陷西涼府羅支僞降保吉遂襲擊殺

成仁譜

卷七

三

之保吉黨迷般日通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所戕

環慶副總管任福

子懷亮 桑澤 武英 王珪 劉肅 趙津 耿傳

仁宗慶歷九年二月趙元昊寇渭州韓琦發兵命任福等擊之福等遇敵於張家堡敵佯北誘之福等趨進薄暮與涇原都監桑懌合軍屯好水川都監武英等屯籠絡川相拒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破敵不知已陷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伏發格鬪桑懌與鎮戎西路巡檢劉肅戰死福力戰被十餘矢有小校

勸之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遂揮刃火鬪中鎗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軍攻英等官軍不支大潰武英與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參軍耿傳都監王珪皆死之珪拳勇能用鐵鞭鐵杵衆皆敗珪復入戰殺數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矢中目而死

北京指揮使馬遂

遂開封人爲北京指揮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謁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招降諭以禍禍則輒不答遂欲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日得一使助已得一不動遂奮起抵則扼其喉賊之流血而左

成仁譜

卷七

四

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至前斷遂一臂遂誓則曰恨我勢孤不能斬汝萬段耳賊縛遂支解之

貝州通判董元亨

元亨深州束鹿人慶歷七年貝州卒王則反囚知州張得一元亨坐廳事賊脅元亨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至索愈急元亨厲聲罵賊遂遇害

廣西都監張珙

儂智高圍邕州珙自賓州往援既入而城陷遂罵賊死踰月得其屍如生

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

宗旦魯人儂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庭中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州守陳珙不聽及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可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城陷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之且大罵遂被害

知封州曹觀

觀字仲賓建安人儂智高攻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又無城隍可守或勸觀避去觀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者斬乃率衆禦賊兵敗被執使拜且誘以美官觀

成仁譜

卷七

五

不屈且誓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耶賊徙置舟中觀不食兩日探懷中印授其從卒從間道報上官授詩江中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絕妻劉氏聞觀死亦自經其妹亦赴井死

知康州趙師旦

馬貴 王從政

儂智高反師旦使人覘之還報曰諸守皆棄城走師旦叱曰汝亦欲走耶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師旦使妻子負州印以匿遂與監押馬貴部眾固守賊攻益急或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眾咸奮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堂坐智高鼓譟入師

且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枝兵汝無遺類矣遂與貴俱遇害同時有閩門祇候王從政者與智高戰於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賊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蒼梧人潘盡

盡常儒衣持大槩行坐獨語儂智高反陷邕至梧城下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貌如何盡曰汝一賊耳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陷又曰吾欲據此以有南粵如何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賊怒害之

成仁譜

卷七

六

皇祐中儂智高寇廣西南士堯領兵至邕州力戰而死首已斷猶犇馳而還

兆熙案宋太祖太宗之世都巡檢曹光實死於葭蘆川之戰知邕州侯仁實死於交州之亂知幽州劉保勳及李敬源楊重進均死於契丹真宗之世康昭裔宋順亦死於契丹知西涼府丁惟清死於趙保吉之難仁宗之世死於元昊者副總管石元孫都巡檢楊保吉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延州西路巡檢郭遵鄜延路副總管劉平涇原指揮使高敏死於儂智高者橫江寨守將張日新右侍禁孫節賓州人梁仲保太

尉王正倫白州長史徐璽而欽州推官李英一家死
難者十有三人尤爲慘烈是皆貞亮死節之臣也錄
之以見臨難不苟舍生取義者良足風已

知邕州蘇緘

緘字宣甫晉江人舉進士歷官南海主簿調陽武尉有
政聲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
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卽募士數
千夜行赴難擒斬渠魁招其脅從者六千八百人使復
業賊勢解去緘又分兵扼其歸路盡得其所畧物時諸
將皆罷獨緘有功熙甯四年知邕州交趾謀入寇緘伺

成仁譜

卷七

七

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及劉彝皆不聽八年交趾入
寇圍邕緘悉力拒守而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曰吾義不
死賊手亟還州治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
乃縱火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凡死
五萬八千餘口

淮安鎮守烽卒張吉

熙甯中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言淮安
諸若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若無虞賊糧盡
且去矣慎毋降賊怒害之至死罵不絕口事聞贈內殿
崇班錄其子

辰州守張建侯

王憲之

徽宗政和間黃安俊叛圍鎮江寨建侯與盧陽令王憲
之率兵救之衆潰俱被執賊逼使諭寨人降建侯等佯
諾至寨下大呼曰爲人當識逆順汝等宜堅勿二之心
賊俱殺之

知休甯縣鞠嗣復

宣和初方臘黨破縣逼使降斬二士以怖之嗣復不爲
動罵曰妖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
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去爲賊所傷欲力渡江乞師於
宣撫使未及行而卒

成仁譜

卷七

八

徽州司士參軍攝州事毛棗

方臘陷城官吏皆遁棗坐府治賊脅之使降不屈罵賊
死妻孥皆遇害

仙居人蔣煜

煜有文學方臘欲以女妻煜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賊
曰吾殺汝矣煜伸頸就刃罵不絕口而死

衢州守彭汝方

方臘攻衢州衢無兵可禦衆皆奔潰汝方獨守孤城三
日而陷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籍雲尉詹良臣

良臣嚴州遂安人方臘反其黨犯處州守貳俱遁良臣獨守城曰捕賊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迎戰被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願欲降我耶官軍且暮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縛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流淚

台州人江仲明

方臘亂仲明載老母逃山洞中猝遇冠被執逼使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賊怒殺之丞相呂頤浩為文誄之守將折可與 張忠勳

宣和末可與偕張忠輔崔中同守崞縣金人攻之可與

成仁譜

卷七

九

忠輔固守拒敵中懷二心設伏斬忠輔首以降金可與為金人所執不屈而死

太常少卿傅察

察堯俞從孫孟州人宣和七年十一月察奉命接伴金賀正使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行次境上遇幹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屈左右捧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辨終不屈遂遇害察十八登進士蔡京欲妻以女拒之平居恂恂若無所可否及倉卒狗義聞者壯之

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

宣和七年十二月翼屯崞縣金粘罕沒喝克代州來諭降翼射之率士堅守統領崔忠夜引金人入城翼搏戰被執罵賊死

知朔甯府孫益 孫谷

宣和末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擣雲中益曰此策固善無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椽屬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眾議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刀脅之遂被害

成仁譜

卷七

十

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史抗 子稽古 稽普

宣和末金人圍代急抗告其二子稽古稽普曰吾昔語用事者雁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杜未形之患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之汝輩亦勿以妻子為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惟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力戰而死

河東北制置副使何灌 子蔚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金幹離不逼京城灌入援令守西

隅金人圍京師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灌與所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眾數千何灌力戰而死子問門宜贊舍人薊從父戰亦死知隆德府張確

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元祐進士徽宗卽位應詔上書乞誅大奸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十事遂列於上籍宣和七年知隆德府金兵圍太原確自表請以秦兵保河東不報明年二月金兵圍隆德府確乘城固守或勸以潰圍出確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何以

成仁譜

卷七

十一

走爲遂力戰而死帝聞悲悼召其子翁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

兵部侍郎司馬樸

靖康初樸使金握節而死

亳州士曹曾悟

靖康初金人破亳州被執曾悟不屈抗辭罵詈衆刃刺

之妻孥同日遇害

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

靖康元年四月金人攻鎮威城朱昭力戰死守城將陷謂將校曰大丈夫暴骨境內一生事畢矣第妻子不可

爲賊所汚乃盡殺之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馬蹶墜重被執伏劍而死

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

靖康元年五月金人久圍太原詔師中等總軍救之師中進屯真定府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規者以爲將遁告於朝朝臣數遣使趨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罪乎卽日辦嚴約姚古張灝俱進而輜重賞賜之物皆不携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

成仁譜

卷七

十二

兵饑金人知而急攻師中獨殊死戰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止存百人師中力疾鬪死

直徽猷閣黃友

友奉詔從种師中解太原圍兵敗被執敵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

石身

靖康間金人圍太原身立寨西山保障鄉民金人屢爲所敗粘沒喝率大軍破其寨擒身謂曰降則官汝身罵曰汝爺能死不能降姓石石上釘橛更不移改粘沒喝

命釘之於車刺及於股以脅之終不屈支解而死

副都總管王粟 方毅 前探 韓總 單孝忠

靖康元年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王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通判方及轉運韓揆韓總提舉單孝忠等三十人皆遇害

姓廩 子筍

太原久被圍宣撫張孝純欲降金廩謁孝純列刃誓死議遂寢糧竭同士卒煮弓弩筋膠充飢至人相食幾盡終不肯屈城陷廩與子閻門祇候箭抗論罵賊俱赴火死

成仁譜

卷七

知滁州劉位

靖康初位知滁州節制徐泗二州軍事金人入寇位屢敗之金遣使誘位立斬其使未幾金兵奄至位戰死

知汾州張克戡

克戡字德祥第進士歷官河間吳縣祥符有聲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圍太原距汾二百里別遣將攻汾克戡畢力扞禦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靖康元年金兵復來攻太原不守克戡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眾咸泣固守屢敗金人援絕城破猶巷戰不克乃

歸索朝服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都鈐轄劉瑒

靖康元年九月金幹離不陷真定身巷戰不勝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遂自縊死

知懷州霍安國

林淵 張彭年 趙士奇 張謙 于潛 沈敦 張行中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幹離不圍懷州安國竭力捍禦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城陷金人引安國以下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奇張謙于潛鼎澧統制沈敦張行中間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金人令引於東北

成仁譜

卷七

鄉望拜金國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

安國一門無噍類

知陽武縣蔣興祖

靖康初金兵犯汴將至陽武或勸之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於是與妻子留不去監軍與賊通斬以徇金兵至拒戰力不敵死之

巡檢使王輝

靖康初輝應募立奇功官至今職茶寇犯吉州檄輝往擊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為賊所執以刃加頸迫之降輝含血大罵死之

知襄慶府呂由誠 趙令佳

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諱之季子明爽有智略靖康初知襄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所在盜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圯糧竭於是晝夜為備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時京東諸郡兵多內訌獨由誠拊循有法士樂為用前後數被攻圍皆擊却之一日金兵四集百道攻城由誠勉率忠義與判官趙令佳同心死守城陷俱被執不屈皆遇害子仍先見殺子僕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一生還者

京西北提刑謝貺

成仁譜

卷七

七

貺初知汝州欽宗初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金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小校李震

金人攻京城震以小校領三百人出戰殺敵七百餘人援不至遂被執金人問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常問金人縛而劓之罵不絕口剝皮將盡猶仰首向天而死

忠翊郎姜綬

金人圍京城召募忠勇士齋蠟書求援綬應募封股藏書緘下兩壁為金邏卒所獲罵賊不屈而死

主客郎中林沖之

沖之字和叔莆田人元符進士金人寇汴沖之使金被拘徙奉聖州越二年適使任劉豫不屈徙置顯州極北近寒之地以義自守及病革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所恨恨國仇未復耳一慟而絕寶祐中即其所居立祠給田百畝以備祭祀子郁死兵變從子霆詆和議廢放以死蒲稱忠義林家將作監丞歐陽珣

金人陷京城帝自金營歸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珣

上書極言祖宗之地不可以尺寸與人復抗論當與力

成仁譜

卷七

七

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奉使河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宣詔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辨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以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河東割地使劉翰

靖康二年正月翰奉使至金營金人欲臣之翰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

之寺西岡上遍題憲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
色如生諡忠顯

修武即王履

奉使如金抗論不屈而死履臨死無懼色且歌詩見志
人聞而悲之年四十八

鄂州崇陽令李涓

涓字浩然南豐人靖康之難詔天下勤王鄂部縣七皆
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涓曰事
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又出家錢沽牛酒犒
士令曰吾世受國恩分當死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鈞

成仁譜

卷七

七

之一死死國苗名男兒不朽事也眾皆泣即日引而東
北過淮至蔡州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涓即
驅馬犯其鋒步卒蒙鹵徑進頗殺其騎會敵大至死焉
太學生徐揆

帝如金營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陷不遣徐揆詣南
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酋請還二帝且責其敗盟
二酋取揆至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不已遂見殺
吏部侍郎李若水

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以上舍登第靖康二年二月
金人劫二帝北往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

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使鐵騎數十守視
粘沒喝欲全之若水絕不食或勸之願從若水嘆曰天

無二日若水豈有二主哉其僕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
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
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
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

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己內禪至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
豈宜輕議廢立詞論不屈令擁之去罵不絕口監軍者
搥破其脣啖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
五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忠

成仁譜

卷七

六

臣效死今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樞密同知孫傳

金人圍都城欽宗詣金營以傳輔太子留守及金邀劫
太子北去傳願以死從竟死於朔庭紹興中贈官諡忠
定

戶部尚書梅執禮

陳知質 程振 安秩

金人陷京城劫遷二帝因大索金帛執禮與禮部侍郎
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秩四人皆主根索金
帛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
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金

擄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無不隕涕憤歎

博士孫鉉

二帝北狩金人以鉉有名上庠指名檄取之義不屈以死

閭門宜贊舍人吳革

革字義夫華陽人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捕革併其子殺之數百人皆殲焉革至死顏色不變

答書樞密院事張叔夜

成仁譜

卷七

五

初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即與二子入衛轉戰至都授今職連與金人大戰斬其二將京城陷被執北邊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鬻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

權河中府事郝仲連

子致厚

靖康二年金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府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工部侍郎滕茂實

茂實字秀穎臨安人政和進士靖康元年使金被留遷

之代二年金人以二帝北去至代茂實號泣迎謁粘沒喝逼令易服茂實力拒之請侍帝俱行粘沒喝不許乃自作哀詞及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授其友董誥屬以後事遂憂憤而死

太學生陳東

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東率諸生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弒開邊隙宜誅六賊以謝天下時李邦彥主和李綱主戰因姚平仲出襲金營失利遂罷綱以謝金人東復

成仁譜

卷七

五

率諸生伏闕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乃社稷之臣白時中李邦彥張邦昌等庸謬忌嫉不恤國計乃社稷之賊今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中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種師道書奏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欲殺之疾驅得免衆莫肯退搗壤登聞鼓喧呼動地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宜綱矣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東前後五上書請誅蔡京乃貶京及蔡攸重賈三人又上書請斥李邦彥遂免邦彥官高宗即位相李綱召東至未得對會綱罷乃上書乞罷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疏請親

征以還二前車駕宜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歐陽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府尹孟庚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屬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豈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逼頃之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年四十三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布衣歐陽澈

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生平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

成仁譜

卷七

三

憂國憫時出於天性靖康初爲書三篇上之朝凡條陳五十餘事會金人大入澈語人曰願殺身以安社稷遂徒步走在所高宗卽位南京澈伏闕上書論李綱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乞親征迎請二帝語甚切直潛善等因其及官禁事遂加以矯誣之罪與陳東同斬於市年三十一所著有飄然集

措置清河口魏勝

欽宗靖康二年十二月金紇石烈志寧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贊棄城走勝率忠義士拒戰於淮陽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遂力戰而死楚州

遂陷

故武功大夫李琪

金騎犯闕詔天下兵勤王琪謂蔣文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豈可以道遠便自營乎乃選州兵募死士凡三千人倍道兼行至復州與金將薛廣遇力戰死之

兆熙案神宗以後知河州景思立以吐番入寇死知欽州陳禾齡以交趾入寇死其死於西夏入寇者陝西轉運判官李稷大將高永能內侍李舜舉遂州駐泊都監景思忠哲宗時將官張輿至徽欽之際天下更多故矣其死於夏人者臨涇楊忠知懷德軍劉鈗

成仁譜

卷七

三

通判杜翊世及妻張氏死於江寧軍校亂者江東轉運使薛良顯死於方臘之亂者兩浙都監蔡遵顏坦將官郭師中婺州教授胡瑩及其家屬武義人項德知剡縣宋旅巡檢陳華輔襄溫州人張理李振徐震丁仲修至燕山之役則大將高世宣死焉殺熊嶺之戰則詳議官王霽死焉又通判太原劉士英嶧縣令李舜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知麟州建寧若楊震及子居中執中河東防秋王士言殿前副指揮使王宗滯統制高師旦何慶言陳執禮姚友仲中書舍人高振戰將王孝忠知忠安軍何新之承節郎葉顯前德州

刺史孫欽漢王曾孫吉州團練使趙士跋皆死於金
 或効命戰場或捐軀殉國志節之大不可屈撓固有
 氣作山河者若五臺山僧眞寶能赴國難不屈就死
 則又奇節之可矜者也

成仁譜

卷七

七



成仁譜卷八目錄

南宋

劉岩	施全	王忠植	易青	翟興	高子孺	趙立	蔣子春	李彥仙	王玠	趙叔憑	阮駿	郭永	宗澤	孫暉	盧臣中	南宋
陳亨祖	陳亨祖	李靚	呂祉	丁元	馬俊	章雲就	袁顯	唐瑋	趙令巖	郭傑	徐徽言	單某	馬伸	朱良	劉汲	
姚興	姚興	岳飛	吳師古	舒繼明	趙士隆	邵雲	魏行可	曾忘	楊邦乂	陳求道	趙不試	王復	翟進	向子韶	閻中立	
張玘	張玘	趙鼎	楊再興	牛皓	范旺	劉惟輔	龔楫	鄭覃	朱暉	王煥	閻進	周中	楊粹中	陳邁	唐重	

成仁譜

目錄

一

成仁譜卷八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南宋

右正言盧臣中

高宗南渡金騎迫御舟臣中叱退之失足墜水死使沒人求其屍拱立如其

京西路安撫使劉汲

汲字直夫丹陵人紹聖進士歷官有聲建炎元年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結傳詔撫

成仁譜

卷八

諭謂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此必

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

自行乃進兵南陽汲獨馳數十騎赴都二帝既北行汲

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為戰守計并請先從事河

東以定西河之根鉢金人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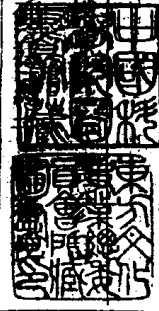
林守南陽金兵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曰吾受國恩金

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得敢

死士四百人及南陽陷命將成鼎將兵三千逆戰自以

牙兵四百登陣旋至鼎軍中麾衆待敵至皆死鬪矢集

如兩或請少避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家



致死遂死之

部將閻中立 張揚

建炎二年正月宗澤守東京金兀朮自西京進逼澤遣

部將閻中立等帥兵趨鄭州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

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眾寡不敵或

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

命載其喪歸為之服總

承興軍經略使唐重詢 楊宗閻 王尚 郭忠孝 桑景

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登進士初授蜀州司

理參軍累遷吏部員外郎金人入京師重乞斬童貫以

成仁譜

卷八

緩兵定守城之計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以

論用宰輔落職尋知同州金人已陷晉絳將及同度不

能守開門絳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

金人疑有備而還二帝北行重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備

禮物往軍前迎奉高宗即位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

府尋兼經略制置使至承興請車駕幸關中章凡七八

上朝廷未有所處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金將婁室

渡河陷韓城時京兆兵皆調赴行在重度勢不支以書

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

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又遣書轉運使

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
建瓴之勢足以控馭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
兵雖竭智力何所施惟有一死報上耳及金兵圍城城
中兵不滿千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
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遂陷重率餘衆巷戰與副總管
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孝轉運副使桑
景詢判官曾謂主管機宜王尙及尙子建中皆死之
招信尉孫暉

暉少負義氣靖康之亂率淮民團結保守擇招信尉建
炎中金人將渡淮暉率兵禦之已而城陷自殺

成仁譜
海鹽尉朱良

卷八

三

建炎中金兵入境良曰今日乃忠臣義士報國之時也
集所部百餘人奮擊金兵殺數人力不敵死之
淮寧知府向子韶 弟子家

建炎二年二月金人急攻淮甯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
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曰我豈降
汝哉不屈遂被害其弟朝請郎子家及闔門死之淮寧
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知中山府陳邁 子錫 弟邁

邁字亨伯零陵人登進士第歷官有政績欽宗立加資

政殿學士徙知中山冒圍入城堅守時詔康王爲天下
兵馬大元帥邁副之京師陷議割地求和邁弟適至中
山臨城諭旨邁遙語曰吾兄弟當以名義自重適泣曰
兄當盡力勿以弟爲念中山被金圍已三年城中糧絕
人皆羸困不能執兵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呼總管使
擊虜辭斬以狗又呼部將沙振振潛衷刃入府害邁及
其子錫等十七人城遂陷金人見邁尸曰忠臣也葬之
適被執不屈亦死於雲中

東京留守宗澤

澤字汝霖金華義烏人元祐間第進士靖康元年十一

成仁譜

卷八

四

月詔康王爲大元帥澤爲副元帥率師入衛康王次於
大名澤守磁州提兵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
不可緩汪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從之澤以孤軍
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
諸道兵會京城無應者澤兵進至衛南前後皆敵壘澤
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無不一
當百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二年四月金人以二帝北
去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
據金人歸路遂遷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五月康王趨應天府即位澤入見陳興復大計爲黃潛

善等所沮不得留輔政以李綱薦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澤捕誅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出師以挫敵又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北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聽澤節制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前後凡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將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

成仁譜

卷八

五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殿中侍御史馬伸

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進士不樂馳騫從程頤學金人立張邦昌時伸為監御史獨奮起爭復趙氏高宗即位屢劾黃潛善汪伯彥不法等事不報登上帝乞施行謫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必欲殺之趣使上道伸已有疾怡然襪被而行死道中

京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翟進

建炎二年十月宗澤收東京時招降河北盜楊進等澤

死楊進復叛剽掠汝雒間翟進將擊之楊遣騎數百絕洛水犯翟營翟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營馬驚墜重為賊所害

濮州知州楊粹中

杜精

建炎二年十一月金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粹中固守命將姚端等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二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績亦遇害

北京提刑郭永

永字謹思元城人剛明勇決不畏疆禦不阿附上官移

成仁譜

卷八

六

河北西路提舉會金人趨京師天寒池凍所過城邑率藉冰梯城而入永在大名先弛濠漁之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朝夕謀戰守具劉豫據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以待外援之至募士齋帛晝夜緝城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行誠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宜努力皆感泣會大霧四塞豫以斷碑殘礎繫城城遂陷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

國恩當以死報且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
乃正衣冠南向再拜訖金人誘之降大罵不屈乃殺之
一家皆遇害

權知冀州單某

建炎二年金人陷冀州單持節不屈自縊而死先是河
北將官李政駐劄冀州金兵來攻政屢却之所得財物
悉散士卒由是號令嚴明人皆用命金兵攻城甚急有
登城者政大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即
有十數人持仗躍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遂敗走之
未幾政死城遂陷

成仁譜

卷八

七

知徐州王復

子倚

鄭復

楊彭年

建炎二年十二月金粘沒喝圍徐州復與子倚率軍民
力戰外援不至城陷謂粘沒喝曰死守者復也願殺復
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投馬求死闔門百口
皆被殺教授鄭褒與巡檢楊彭年亦皆罵賊死

朝議大夫周中

第辛

建炎二年金人攻濰州周中世居濰州城獨不肯去率
家人乘城固守中弟辛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義
不屈闔門百口皆死

知同州鄭驥

驥字潛翁玉山人元符進士金婁室犯同州驥遣兵拒
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抵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或
勸之避驥厲聲曰吾職在守土有死而已及城陷赴井
死

忠州防禦使屈堅

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堅引兵救之圍解被執曰吾來
為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願速殺我金人殺之
揚州守張縝

建炎二年金人圍城朝廷恐縝力不能支許退保鎮江
縝堅守不動城陷與妻子皆死之

成仁譜

卷八

八

宣州人王相如

建炎二年江右盜起相如為盜所獲使作檄相如奮髯
曰吾有死而已不能為盜作檄遂遇害盡室死之
河南少尹阮駿

駿莆田人紹聖進士建炎二年金人犯京師駿率部兵
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不絕口而遇害

知晉寧軍事徐徽言

徽言字彥猷西安人有奇志大觀二年賜武舉絕倫及
第以功累遷秉議郎金人圍太原自隰石以北命令不
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

晉寧軍及河東郡縣淪沒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奏上詔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之欲速拔晉甯以除患建炎二年冬金將婁室自蒲津涉河圍之挾折可求以招徽言徽言以大義責之可求曰君於我何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豈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遂出兵縱擊斬婁室孛堇之子當時環河東皆陷獨晉甯屹然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與金人大小數十戰俘殺過當金人圍之益急知不免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

成仁譜

卷八

九

事君城陷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格殺甚眾嬰牙城以守金兵攻之不已因積薪令妻子自焚拔佩刀引決左右號救持之金兵狎至擁以去令之拜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耶遂被害孫昂及士卒亦皆不屈而死

知相州趙不試

建炎三年金人來割地不試固守不下及州被圍久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莫應不試知不可爲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降乞勿殺城中人既啓門遂全家投

升死

宣武隸閻進

朱勳

建炎初遣使如金通問進從行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進亡去追還詰問進曰思大米爾畱守高慶高義而釋之凡三亡去乃見殺臨刑謂刑者曰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躡身直起卒南向就死同時有校尉朱勳者亦以亡去追還含笑死梃下

工部尙書崔縱

縱字元矩臨川人政和進士建炎三年六月遣縱使金

成仁譜

卷八

十

並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日讀春秋臥起懷國印竟握節死焉

知真定府李邁

邁字彥思清江人少有才略精悍敏決積官至霸州以議不宜連金攻契丹拂童貫意免官久之改知嚴州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秦邁知涿州改易州辭不赴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趨入見卽慨然就道備陳任將禦敵之策格不用三上章致仕不允遂復舊官知真定邁始視

事卽爲戰守計民恃以爲固及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十日外救不至城遂陷金人執之脅使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亦不顧乃拘於燕山府久之命被髮左衽邈憤詆甚力金人掘其口猶吮血噴之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皆爲流涕

德化縣王簿唐敏求
敏求當塗人宣和進士建炎間盜起攻掠敏求率衆捍賊度不能支論以禍福賊憤詆觸遂遇害

涇原副將郭許

浙德順軍中安堡人建炎三年金人犯陝西帥以下皆

成仁譜 卷八

叛降獨許不從帥文致以罪下之獄許奮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汚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衆愧其言遂殺之

陝州都監趙叔憑

王諱 劉效 陳思通 馮馨 李岳 杜開 張祀 盧亨

建炎三年金人圍城救兵不至叔憑於時官盧氏寄書與人曰人臣當死國難况吾近屬可辱命耶城陷遂死之時通判王濬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祀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皆死節無降者

浮梁令郭傑

傑字同升祥符人建炎三年權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

頂花者已逼縣境眾因止之傑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僞降入邑爲變官皆竄伏傑曰吾爲宰義不可去遂死之

襄鄧隨郢鎮撫使陳求道
求道字得之威甯人登進士第建炎三年授任以奏兵食不足未行待命於蒲圻會招撫劉忠叛欲奉求道爲主求道正色厲辭拒之賊殺其妻蔡氏及二子符佺以脅之馬益厲賊殺之

知武當縣王煥

建炎三年賊桑仲犯均州煥率邑人保山寨賊至或勸

成仁譜 卷八

之遁煥曰使我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爲此來矣寨破煥率家死之

蕪黃鎮撫司幹辦公事王玠

建炎三年鎮撫使孔彥舟謀叛玠開陳百端不聽大罵

曰逆賊萬段孔彥舟怒併玠家屬沉之龍眼磯

知黃州趙令晟

王達 吳源 劉卓

令晟燕懿王元孫初仕鄂州通守領兵戍武昌李綱言於上擢知黃州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時賊張遇過城下令晟度不能拒出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日因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白以此試公耳乃引軍去

嗣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却之建炎三年以內艱去詔起復時金人欲邀孟太后於南昌直犯黃州令晟已還在道疾趨夜半入城翼日城陷遂被執命之降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不屈膝答曰但當拜祖宗不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遇害

通判楊邦父 陳大佑

建炎三年十一月兀朮入建康守臣杜充陳邦光與戶部尚書李稅迎降邦父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

成仁譜

卷八

十三

甯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翌日兀朮與邦光稅宴堂上立邦父於庭邦父叱二人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莫樂尚有面目見我乎已而兀朮再引邦父邦父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痛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汚我兀朮大怒殺之初邦父被執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從之不去邦父罵兀朮時大伯亦舉臂擲之不中遂同遇害

錢塘縣令朱蹕

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朮陷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朱

蹕暨二將金勝祝威率民兵力戰蹕中流矢猶叱左右負已擊賊後數日遂遇害

知陝州府李彥仙

彥仙寧州彭原人守陝爲戰守備金婁室來攻屢破敗之建炎四年正月金人併力猥攻乃遣使求援於張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不奉命彥仙日與戰不少挫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投河死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二百餘戰比城陷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

越州親事官唐琦

成仁譜

卷八

十四

高宗航海知越州李鄴降金人引兵入城以其將琶八爲守唐琦袖石擊琶八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又大罵李鄴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安得爲人聲色俱厲琶八殺之

溫州通判曾志

志字仲常南豐人中書舍人華之孫建炎四年通判溫州行次越州適金人陷越志被執辭氣不屈且責以大義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

鄉貢士鄭覃

覃字季厚鄆人建炎四年金人陷明州覃與兄章避難山谷俱被執既而見釋而金人日相屬覃謂兄曰萬一不得脫豈事異國者未幾又被劫去覃罵不屈躍入水中死妻董氏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沉死

歷陽人蔣子春

子春教授鄉里建炎間金人至新塘見子春挾書又人物秀整執之欲命以官子春怒罵金人殺之

領鄉兵袁顯

成仁譜

卷八

五

建炎四年盜鍾相之黨楊么猖獗顯請于縣令魏舜臣團鄉兵以捍賊賊傾巢來攻顯極力鏖戰為賊所執欲用之顯大罵賊烹之

禮部侍郎魏行可

郭元邁

行可建安人建炎四年以太學生假禮部侍郎使金被留不遵行可遺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金人逼之仕不從仰天號慟飲鴆死行可之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上舍補右武大夫為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死於北焉

樊榭

榭字濟道處州人僑居和州建炎四年金人據和州榭

率家丁往襲之於新塘殺數百人金救兵大至榭麾其眾曰今日闕死亦足為義士遂死之榭懦如不勝衣每聞金人陷郡縣輒忿恚不食其為此舉亦天性然也

楚州鎮撫使趙立

李彥先

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趙立戰死而復蘇陰結鄉民為收復計遂復徐州及聞詔勤王以兵趨行在命知楚州時金人聞立至以兵邀於淮陰轉戰四十里出沒賊中凡七破賊得入楚城面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憇定而後拔其矢金撻懶圍楚州急立慨然曰惟有竭節守死此州而已金人終不能克乃引退

成仁譜

卷八

六

建炎四年九月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圍之詔劉光世督淮南諸鎮兵救楚光世等迄不行獨淮陽鎮撫使李彥首先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金人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不能終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彥先救楚不及與金人戰亦敗死

麗水人章雲就

建炎四年賊將逼處州守臣梁頤言募能說賊者雲就應募遇賊於荆坑諭之使降賊已許諾既至城下官軍

奄至賊以為賣已遂被害

守解州邵雲

金人陷解州雲被執金妻室欲命以千戶長雲罵不屈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賊有撫其涅文者曰可鞠我佩刀雲怒偃架仆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罵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者將割又雲叱之夫又而斃其忠勇如此

熙河副總管劉惟輔

惟輔涇州人建炎四年十二月金妻室寇掠熙河惟輔擊敗之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

成仁諸

卷八

七

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摔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摔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知蘭州龔谷寨高子孺

韓清

金人陷熙河子孺聞劉惟輔戰死自度力窮莫支先刃其家人與軍將韓清同被執皆罵賊不屈而死

兆熙案高宗南渡後金人攻陷州郡死事者建炎中如知陝州種廣監酒務劉遠都監朱升監期孫旦知秦州李積知唐州向子襄將枝李政杜續楊彭年廷安通判魏彥明鄭州通判趙伯振知穎昌府孫默汝

陽令郭贊知濰州韓浩孫之通判朱廷傑隴右都護

張嚴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上元丞趙壘

之宜興巡檢方允武秉義郎朱炎將官呂圓登賈何

閻平趙成弓門砦巡檢王琦知開德府王棣張宏德

州兵馬都監趙叔皎部將張遇宿州通判盛修已深

水縣尉潘振兵部侍郎黃渙京東轉運使李祓防禦

判官趙汝粟教授阮希德蕪春王簿審時鳳武昌守

李宜都統制陳淬及子仲敏廣德守周烈臨安守劉

晦將官黨用邱橫秀州兵馬都監趙士醫統制秦公

楚孫世詢嚴承吉潭州將吏王暎劉玠趙聿之節制

成仁諸

卷八

六

淮南軍馬閭勅兵馬都監權和州事宋昌祚權通判

唐景歷陽令蹇譽司戶徐統縣尉邵元通左指揮使

鄭立軍士胡廣承州鎮撫使薛慶其死於叛寇者苗

傅劉正彥之亂則有統制馬彥溥虔州扈從之亂則

有新喻縣武尉李之邵扈衛杜彥之亂則有永豐令

趙訓之縣尉陳自仁潭州通判孟彥卿添差通判趙

民彥臨胸土兵之亂則有臨淄令陸有常益都令張

侃千乘縣丞丁與宗至寇至信陽則知信陽軍趙士

真死之劇賊犯應山則將仕郎連萬夫死之盜陷舒

州則通判孫知微死之劇盜鍾相犯澧州澧陽桃源

荆門武陵等處則澧州牧黃崇澧陽丞葉奮桃源令錢景持知荆門軍吳昉密州通判杜昉死之叛盜賊方犯鎮江宣城廣德等處則鎮江守胡唐老宣城隊將劉晏權廣德軍通判王儔判官李唐俊司戶朱嗣孟司法潘禹縣令常績縣丞蔣夔羣盜犯郢州金州隸州漢陽等處則郢州牧王俊統領閔立隸州守姜剛之權漢陽軍趙令弒此皆身扞國難遂志捐軀其氣節之凜烈直與日月爭光者矣

慈湖峇兵馬俊

紹興元年峇兵有陸德周清等將據州叛俊得其謀陰

成仁譜

卷八

五

結其徒十人殺賊伺清出上馬斫中其頰俊與妻及孫皆遇害賊黨伏誅贈官修武郎

江南東路鈐轄趙士隆

士隆字景瞻開封人紹興元年盜李成圍九江士隆與

將捍禦百日城中食盡守將委去士隆獨料合餘民

誓以死守已而城陷賊執之欲授偽安撫使罵曰賊耳

欲屈我耶陰裂帛書義不苟活寄示諸子遂仰藥死

巡檢司軍校范旺

妻馬氏

紹興元年順昌盜余勝等為亂土兵謀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廩食今力不能討更助為虜是

無天地也兇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習汚之不從又殺之并殺其子旺死跡在地隱隱不沒

江南鎮撫使程興

興字公祥伊陽人紹興三年三月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將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啖興禪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著有勞績朝廷聞而恤之

統領丁元

金人攻濠州丁元遇金人於十八里洲勉其麾下毋負

成仁譜

卷八

三

國遂與心舟二百人皆闕死

知信陽軍舒繼明

繼明汝甯羅山人紹興五年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繼明被執誘以美官繼明厲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汗逆賊

耶遂見殺

川陝宣撫司將官牛皓

皓福津人紹興五年金人寇秦川吳玠遣皓禦之遇敵於瓦吾谷皓知不敵乃與所部下馬戰金人異之招之

不屈遂力戰死

都督行府摧鋒軍効用易青

青惠州人紹興六年經畧使連南夫軍於惠州討廣東賊會袞募死士夜往劫營而青被執賊伴呼曰汝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賊又言吾不殺汝第令經畧使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之大罵至死

參謀都督府軍事呂祉 張景 喬中 趙康直 社妻吳氏 劉永衡

紹興七年時呂祉以督府參謀護諸將淮西副統制鄺瓊以眾叛降劉豫執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眾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眾曰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鄺

成仁譜 卷八 三

瓊去乎眾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眾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中軍統制張璟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知廬州趙康直四人皆死祉括髮之帛歸吳中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

宜興進士吳師古 陳剛中

紹興八年帝從奏檜議和金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抗疏極諫請銓監廣州都監倉師古殺其疏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諫師古坐貶流袁州剛中請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

部將楊再興 王蘭 高林

紹興十年七月岳飛擊敗金兀朮於郾城兀朮憤合師十二萬次於臨穎飛命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撤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王蘭高林與再興同戰死

河東經畧使王忠植

忠植河東步佛山忠義人紹興十年十月金人犯慶陽忠植以所部援之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爲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

成仁譜 卷八 三

植曰當速殺我遂遇害

承信郎李觀

觀字彥和龍泉人幼孤讀書數年感世變走淮安以策干張魏公公使隸淮西總管孫暉麾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觀當前鋒關天津橋南數十戰卒俘翟將軍乘勝逐北孤軍戰死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子雲 張憲 劉允升

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先是劉幹宣撫真定募敢死士飛與焉屢擒劇賊靖康元年康王次相州飛見王以爲承信郎二年宗澤留守東京飛爲秉義郎犯法將刑澤

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授以五百騎使立功贖罪大敗金人陞爲統制繇此知名屢次與金人戰長能以少破衆累立奇功紹興元年以飛爲江淮招討副使破大盜李成時度吉盜運兵寇掠江廣諸州帝專命飛討平之入見帝手書岳飛精忠字製旗以賜之進飛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洞庭湖盜楊太與劉豫迪將順流而下詔授飛清遠軍節度討太時飛年三十三中興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太被擊大敗赴水死湖襄平張浚奏遣飛屯荆襄以圖中原進太尉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王和議忌之及和議成赦至飛又上疏力陳

成仁譜

卷八

言

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未幾金人背盟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飛奉詔攻破金人收復河南諸郡縣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懼會諸將欲併力一戰飛又大破之中原大震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與金議和因語上召飛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秦檜慮飛必阻和議必

欲殺飛誘飛統制王俊誣告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張俊枉法鞫鍊不伏俊自具獄告檜檜詔收飛及子雲下大理寺獄命何鑄訊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事又無驗鑄白檜檜改命万俟卨鞠之誣飛令於鵬致書副都統制張憲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坐繫兩月無可證者獄終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飛平時賦滿江紅一闕云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成仁譜

卷八

言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其一生忠憤之氣溢於言表惜功已垂成而爲奸臣所壞卒致之死何天之不祐宋也故相趙鼎鼎爲中興賢相秦檜讒忌之貶吉陽軍會降旨鼎遇赦示不得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

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殿司軍士施全

紹興二十年秦檜趨朝施全挾刃於道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

知淮寧府陳亨祖

亨祖淮寧人紹興末以兵據淮寧殺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城歸宋授淮甯知府後金人來攻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

成仁諸

卷八

美

統制姚興

興相州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主亮南侵犯江火將王權先遁興自以所部拒敵與金人戰於含山縣西北尉子橋出入敵陣三四殺敵數百既而援兵不至與其子俱死之初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金人相謂曰有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

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張玘

子世雄

玘字伯玉澠池人屢著戰功深明大義紹興三十二年金人攻海州甚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赴之敵環賊數十匝矢石如雨玘戰於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陣殺獲

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死玘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知天水縣劉宥

宥已致仕金騎犯天水掠宥行囊見誥命曰隨我去官北朝宥罵曰我為南朝鬼不為番賊官遂遇害

兆熙案高宗紹興年間死於金者知天水縣趙璧承信郎高萬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熙河將任安高郵尉

丁公膺濠州通判國鳳卿將官楊昭元怡梁宏張昭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左軍統制魏俊右軍

統制王方淮東提刑劉頌副將翟貴部將王進統制韋永壽及子世堅攝固始縣事主簿王遊死於叛寇

成仁諸

卷八

美

者兵馬鈐轄渠成金壇令胡思忠醴陵巡尉曹修郭建知河州安撫事种朴筠州都監程全吉州栗傳若巡檢王師道左翼軍統領崔亮吉水令熊彥明進賢美修職鼎州守將許奎忠銳將崔增統制吳全江州守官趙士道余望唐州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仙遊鄭振凡皆感發忠義奮不顧身守土者死官臨陣者死戰所謂大節不可奪者千載下凜凜有生氣焉

成仁譜卷九目錄

南宋

魏勝 毛士毅 趙汝愚 陳嘉言

楊震仲 楊巨源 華岳 宋炎

李伸 康傑 孫方武 李誠之

秦鉅 郭正孫 王奇 彭義斌

陳寅 賈子坤 左譽 趙師權

胡斌 高談 孫益 高稼

曹友聞 楊福興 鄭勳 劉銳

丁黼 王翊 陳隆之 鄭炳孫

成仁譜

目錄

周德榮 楊立 王佐 詹鈞

陳元桂 饒廷直 許彪孫 黃仲文

張順 皮龍榮 范天順 王虎臣

邊居誼 趙文義

成仁譜卷九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南宋 邵廷烈子顯編校

知楚州魏勝

勝宿遷人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恐和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賜和金僕散忠義等遂渡淮時勝以山東忠義累功授今職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勝率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都統

成仁譜

卷九

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化州石城令毛士毅

士毅富川人李接反來攻城士毅語縣尉曹曰吾與君當以死衛百姓乃料合義丁與賊戰眾寡不敵曹死於陣士毅被執不屈大罵而死

觀文殿大學士趙汝愚

寧宗慶元元年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嗾其黨胡紘奏汝愚倡引偽徒謀爲不軌詔貶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死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衛守錢蓋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

學論陳嘉言

嘉言景陵人寧宗開禧二年金人犯景陵脅之使降嘉言厲聲罵自沉於水而死同室六人皆死焉

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楊震仲

震仲字革父成都人淳熙進士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

成仁譜

卷九

二

興元通判權大安軍開禧三年吳曦叛卽興州爲行官自稱蜀王召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皆不屈焉

宣撫司叅議官楊巨源

開禧三年安丙平吳曦皆巨源之力也獎諭詔至興州不及巨源一字僅與巨源通判心不平乃想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密鞫其黨皆誣服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州之長橋丙密遣人收巨源械送聞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之士聞者無不扼腕流涕

殿前司官屬華岳

岳字子西上書論韓侂胄奸狀下獄及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又論史彌遠事下臨安獄竟杖死東市

乘義郎宋炎

炎陝縣人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而死

知天興縣李伸

金人來攻城伸堅守不下城陷曰豈可使敵殺我遂自殺

成仁譜

卷九

三

知扶風縣康傑

傑與金將馮宜戰宜欲招降之傑奮曰吾當死于陣不能降遂死焉

黃州學正孫方武

方武長沙人金人入城方武率居民連日巷戰金人四面縱火人皆竄伏惟方武挺身罵賊而死

知蘄州李誠之

誠之字茂欽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嘉定十四年金人寇斷誠之百計禦之屢摧其鋒敵不得逞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力攻蘄城陷誠之併其妻子官屬皆死之

蕪州通判秦鉅 子凌 澤

鉅江寧人金人犯蕪鉅與州守李誠之協力捍禦城破

以自隨兵巷戰死傷略盡歸署大呼請吏火諸倉廩乃

自焚死次子凌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澤從父偕

死

與元帥郭正孫

正孫邛州人舉進士累官大理寺丞金人入寇正孫吃

守孤城三戰三却左右勸之避不從遂死於難

廣西都監王奇

奇汾州人宜州蠻獠入寇奇率兵與戰敗績麾下勸其

逃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為戰而死

兆熙業孝宗之世死於金者環慶路統制強竟統領

強震建康府前軍統制王拱中亮大夫朱贊忠義前

軍正將劉泰死於寇者都巡檢使王政毛炳容州陸

川簿吳庸部尉徐邦直唐捷字宗之世死於金者興

元都統吳政涇原路副將朱友恭孟縣主簿祝公明

及其子陶知黃州何大節利州統制朱勇鈐轄石侯

統制韓仔秦允死於寇者高橋巡檢郭靖知西甯州

高禾年峽州軍牙頭指揮使向真南雄郡守趙善俛

子汝振司法黃樞摧鋒將梁滿斯皆義不可奪忠於

成仁譜

卷九

四

國事者史冊所載正氣常存固足以廉頑立懦矣

恩州守將彭義斌

義斌大名忠義人理宗寶慶元年六月義斌圍東平嚴

實請和義斌許之與合兵取河朔七月義斌下真定道

西山與蒙古將孛里海等軍相望實叛與之合遂及義

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被執史天澤說之降

義斌罵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

知西和州陳寅 妻杜氏 楊觀

理宗紹定元年十二月蒙古兵薄西和城寅與統制楊

銳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

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于事者

即飲藥死二子及婦皆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望

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

死分也臣不負國再拜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楊銳戰死城中三十七萬餘口皆殲焉

西和州推官賈子坤

子坤字伯厚潼川懷安軍人嘉定進士關外被兵子坤

與部守陳寅誓死守城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

同死之

員外郎左譽

成仁譜

卷九

五

碧永新人紹定二年進士授復州景陵尉譽爲尉方蒞任金兵大至城陷被執不屈母妻及子凡十三人同日遇害事聞建祠於岳陽累贈員外郎官其嗣

武節郎趙帥櫟

紹定三年汀寇逼尤溪師櫟統兵數百往戍大書於旗曰不與賊俱生迎敵於林嶺身爲先鋒賊眾大至適所乘馬陷被賊斷左臂猶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遁乃仰天大呼曰師櫟報國死於此矣遂歿焉

殿前將官胡斌

紹定間斌戍邵武江盜大至斌奮身迎戰官軍僅存數

成仁譜

卷九

六

十人或請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東門出走我不綴其勢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竭卒遇害其尸僵立數日始仆

光澤人高談

談字景遂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出避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公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焉爾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贛贛皆盜區東去富沙官吏倒弗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

利人囊篋由此觀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及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所在將焉之盜至談出日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執之脅使從大罵不屈遂遇害

泰興人孫益

續編 顧珣

紹定中李全犯揚州薄泰興城縣令王倫募人守禦益起從之賊勢甚盛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緒顧珣亦戰死

知沔州高稼

稼字南叔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登嘉定進

成仁譜

卷九

七

士持論不阿歷官皆有政績端平二年十二月蒙古濶端攻沔州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退守內地敵長驅至蜀事去矣彥呐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已而元兵大至城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

利州統制曹友聞

第萬

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寶慶進士屢立戰功端平三年九月蒙古人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

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欲堅守沔州彥
訥不可友聞嘆曰蜀必亡矣吾必與俱亡矣大安平坦
止有雞冠一堡可守乃遣弟萬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
幟示敵堅守自帥精兵潛出敵背約曰敵至內以鳴鼓
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則內外夾擊蒙古兵果至萬舉火
友聞親帥精卒馳至隘下萬聞之亦出隘口與友聞會
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蒙古兵增以鐵騎四
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
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

夔州統制楊福興

成仁譜

卷九

八

端平四年元兵攻夔州福興率兵與戰所部三千殺傷
殆盡前軍汪統制戰歿西門福興猶戰不已救援不至
死之

知博羅縣鄭勳

端平四年戊卒作亂掠境或勸勳避勳曰吾為長官見
賊而去如吾民何卒死其難邑人哀之立祠祀焉

知文州劉銳

趙汝愚

全貴

理宗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愚乘城固守
率軍民晝夜搏戰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
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家有禮法幼子同哥纔六歲飲

藥時猶下拜受之城破銳及二子皆自刎死汝愚被執
不屈斃殺之步將全貴亦死於戰民同死者數萬人

成都制置使丁黼

楊大異

黼石埭人嘉熙元年八月蒙古塔海入蜀黼聞之先遣
妻子南歸自誓死守敵至領兵夜出成都城南迎戰至
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參議官楊大異亦死之

制司參議官王翊

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進士元兵陷成都翊朝服秉笏
坐公署兵入問何人翊曰小官食天子之祿不能救難
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去翊曰願與此城偕

成仁譜

卷九

九

亡兵相語曰忠臣也戒勿逼翊遂赴井死

制置使陳隆之

理宗淳祐元年蒙古將汪世顯等進圍成都隆之固守
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以城降蒙古開門迎敵隆之
舉家數百口皆死權隆之至漢州蒙古欲隆之降隆之
大呼曰大丈夫死耳不降也遂見殺

隆慶教授鄭炳孫

理宗寶祐二年六月南永忠守隆慶率其屬以城降蒙
古炳孫先縊其妻女乃朝服自縊死

官兵周德榮

南永忠叛降於蒙古其部下官兵周德榮不從爲永忠所執縛屠割德榮抗聲罵詈而死

守將楊立 張實

寶祐六年九月蒙古主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楊立堅守蒙古主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立迎戰於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

知利州王佐

寶祐六年十一月佐知利州爲長寧山守將堅守孤壘屢挫北鋒蒙古主入劍門進攻鵝頂堡知長寧縣王仲

成仁譜

卷九

十

降城遂破佐死之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

武定軍總制官詹鈞

鈞光州固始人少負奇氣嗜齷齪儒儻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絲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隸武定軍屯光徙屯黃勇勝軍後初取將於武定而鈞爲其副其將走馬襄陽城上墮城而死鈞叱曰大丈夫不爲國死敵而死於兒女子耶制置使遂以鈞代將充統制官理宗寶祐

間蜀被兵鈞往來峽渠聞達等州扞禦用少擊眾深入

巒微築建賊堡化服羣獠撫以恩信開慶已未之夏蜀

重慶告急命大將往援鈞所部獨進至叙州南平隆化

縣界遇元游騎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元兵以精騎數千

至鈞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憚

鈞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元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

寡幾十倍所殺已過當而鈞之兵死傷者已十七八矢

質鈞臂鈞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

散逸聚者猶數十人然已傷重莫能軍鈞遂被執元將

壯其勇敢期必生之鈞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翌日元

成仁譜

卷九

十一

將親視其創餽之食與藥鈞標出弗受元兵置鈞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從遂遇

害

知臨江軍陳元桂

元桂撫州人淳祐進士開慶元年九月蒙古兵至臨江制置使徐敏予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矣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矐目叱罵遂死之立廟死所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

鄧州通判饒廷直

廷直建昌南城人紹興進士開慶元年冬朝廷割鄧州以和金金人來逼取時廷直攝州事以未得朝命堅守不下勢日危急乃具表上達刺血以手掌染血印表表既行自刎死

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

初俞興帥蜀與劉整素有隙賈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於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蒙古整之將叛也命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成仁譜

卷九

三

荆湖副總管黃仲文 廉節

劉整以瀘州叛降於元時黃仲文以兵三千戍瀘整分散其兵誘使降仲文大罵不屈整殺之保義郎廉節奉制司檄羅麥於瀘不降遇害

都統張順 張貴

襄陽被圍五年呂文煥固守援兵不克進李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過人俾為都統漢水方生發百艘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舟蔽江

中順等乘銳斷鐵纜攢戢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徑抵襄陽城下城中久援絕聞順等至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屍泝流而上則順也身中四鎗

六矢怒氣勃勃如生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欲還乃募二士能伏水者持蠟書赴鄂求援於范文虎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帳前一人被撻以所謀逸告蒙古預為計貴發舟乘夜順流冒險前進遇阿朮劉整邀擊貴以死拒戰至龍尾洲則皆元軍也蓋鄂軍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軍之報先據龍尾以待貴與戰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殺之

成仁譜

卷九

三

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

龍榮為舊官僚有重望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飲藥卒

都統制范天順 牛富 王福

樊破圍四年天順與統制牛富力戰固守元張宏範謂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破樊而襄亦

下矣阿尤從之遂以師截江薄樊城遂陷天順仰天
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繫死富率死士百
人巷戰元兵死傷無算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絕街道富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
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沙洋守將王虎臣

王天用

度宗咸淳十年元伯顏率兵進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
檄文入城招其守將虎臣大用等斬俘焚黃榜又斬其
軍之欲降者伯顏復命降將呂文煥招之又聽伯顏
急攻之城遂破皆被執見殺

成仁譜

卷九

古

新郢都統邊居誼

居誼隨州人咸淳十年十月元伯顏破沙洋進薄新郢
宣諭招降居誼曰吾欲與呂叅政語耳文煥守襄陽文
以城降元
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及馬馬仆
幾被執總制黃順都統制任亨皆踰城降部曲多欲降
者居誼悉邀斬之文煥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
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能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舉
家皆自焚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郢州副都統趙文義

咸淳十年元伯顏攻郢州郢在漢北
新郢漢南張世傑力戰禦之

伯顏遂潛兵入漢趙文義率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
力戰不克而死郢州卒皆潰伯顏進屠沙洋遂陷新郢
開州之役其兄武義亦死焉

兆熙案理宗度宗之世蒙古吞噬滇蜀跨越荆湖南
土騷動寇盜蠱起其間死事者如理宗朝死於蒙古
則有建康統制吳從龍忠義總管田璘知鳳州李寶
通判張度教授張叔寅知階州董鵬飛及其家人彭
州防禦使王青都統何進統制王浩王侃呼延斌知
沔州楊起通判王友仲統制李復明知天水軍時當
可西和州總管陳瑀曹友聞麾下部將張宣劉孝全

成仁譜

卷九

五

先鋒夏用王漢臣呂嗣宗統制王畏見錄金州守臣
和彥威通判蹇彝及弟參軍蹇維之並其子永叔統
制趙章厥慶都統張珍邛徠部渠帥石戴都統秦忠
孝及其子制司參議官蒲東卯霍邱尉徐梅龜及其
子尚古都統張瑠威州主簿史季儉子良震及婿楊
誠夫中郎將王烈路鈐王杰李秀實都統提點坑冶
鍾季玉監慶元府市舶潘方揚州統制張忠運山轉
運使施擇善閩州推官趙廣知蒲州蒲東寅鄂州都
統張勝段元鑑楊禮武寧都監張興宗橫山總管張
世雄沿江制司參議官呂文信呂輔周雲安軍主簿

楊壽孫翁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多坤淮東副總管
 耿世安守叙州楊大全死於寇盜則有統制謝泉左
 翼隊將王大壽邵武監軍劉純獨州司戶參軍耿昭
 化通判彭州宇文景誦通判海州侯畧及其家口納
 溪曹贛及其家口沔州都統胡世全度宗時死於蒙
 古者開州守將龐彥海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王
 達定海水軍統制劉成死於寇盜者知容州趙若誥
 此皆力敵致死抗節不撓甚至父子捐軀闔門殉難
 所謂父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婢僕死義者嗚呼光於
 簡冊矣

成仁譜

卷九

夫

成仁譜卷十目錄

南宋

趙卯發	趙時踐	趙淮	唐震
汪立信	司馬夢求	尹玉	趙立
密佑	姚嘗	徐道明	莫謙之
李成大	米立	劉士昭	吳楚才
宋應龍	王世昌	李芾	洪福
趙良淳	徐應鑣	張鏞	高應松
李庭芝	陶居仁	熊飛	朱俊
陳文龍	馬堅	鄧得遇	黃文政
劉子薦	陳瓚	劉全子	鞏信
趙希泊	張德興	張珏	何充
張烈良	鄒源	伍龍起	張世傑
劉義	高貴	茅相	劉鼎孫
賈純孝	徐宗仁	曹琦	王彥明
王仙	文天祥	黃介	劉沐
呂武	彭震孫	謝枋得	陳庠
李天勇	趙孟余	陳存	朱娥
趙氏	丁氏	徐氏	張氏
詹氏女	廖氏	陳氏	王氏

成仁譜

目錄

吳中孚妻 王貞婦 韓氏女 朱氏
陳氏 趙氏 梁氏 童氏女

成仁譜 目錄 二

成仁譜卷十

太倉盛 敬寒谿韞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攝池州事通趙判卯發 妻雍氏

恭宗德祐元年二月池州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
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兵至境都統
張林屢諷之降卯發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既而林率
兵守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兵皆歸於林卯
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

成仁譜 卷十

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去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
忠臣婦乎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
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
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於從容堂伯顏入城命具
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廣德司戶參軍趙時踐

時踐攝建平縣時事變已迫以死自誓率家屬九人投
水死

東壩成將趙淮 妻之子

德祐元年元將阿剌罕破銀樹東壩趙淮死之案昭忠錄載淮

之及難也其妾某氏為某萬戶所得謂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然趙運判既死無人埋骨願與妾往殯殮畢即歸萬戶許之至死所屍棄江濱妾取篙推入深水即仰天大哭墜入水中而死

知饒州唐震 兄椿 王貴行 江萬里 弟萬頃

震字景實會稽人德祐元年元兵掠饒州震發民兵城守時元使來索降款或諷之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已而元兵登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自經死兄椿與家人俱死德興丞王貴行亦赴水死初故相江萬里寓居饒州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我雖

成仁譜 卷一 二

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城陷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其弟知南劍州萬頃自都昌來省兄被執索金銀不得大罵不屈元人支解之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 子麟

立信六安人舉進士德祐元年二月初召立信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中諸郡立信即日上海與買似道遇於蕪湖似道問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為奉所部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遁嘆曰

吾今日猶得於宋土死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官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扼吭而死其子麟為內寫機宜文字在建康後元兵入建康不屈走閩以死

江陵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

夢求叙州人光五世孫景定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市城監鎮沙市地勢險固恃水為防德祐元年四月潮水忽涸元兵來攻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出戰敗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尹玉 麻士龍

成仁譜 卷十 三

玉寧都人初以捕盜功為贛州三峯巡檢從文天祥勤王時天祥為浙西制置使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與麻士龍等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與元兵戰於五牧兵敗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援絕力屈手殺數十人遂死之麾下無人降者

湖北提刑趙立

初立以上書忤賈似道德祐元年起為湖北提刑使蜀趨諸將入衛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元張珪方城守為後圖立無以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撫州都統密佑

佑廬州人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將宋都解李恒等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身被四矢三槍猶揮斃刀卒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再三不屈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之

知常州姚訔 陳昭 王安節

德祐元年十一月元伯顏會兵圍常州訔與通判陳昭都統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招之降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役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民煎膏取油作

成仁譜 卷十

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諸軍奮勇登城遂陷訔死之昭與安節猶巷戰或謂昭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昭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死焉伯顏屠其民存者四五人而已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昭登第知熙山縣丁母憂歸元兵至常州訔辟為通判或勸昭辭昭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遂墨

哀出

天慶觀道士徐道明

道明常州人元兵圍常州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計將安出訔曰死守而已道明出語人曰姚公誓與城存亡

吾屬亦不失為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坐讀書兵使之拜不顧以及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寺僧莫謙之

謙之宜興人德祐初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授溧陽尉元下常州謙之以眾拒元兵戰死

知金壇縣李成大

成大字實夫建昌人德祐元年元兵至率民兵巷戰被執不降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遂遇害

都統制米立

成仁譜 卷十

立淮人初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署立為帳前都統制元兵畧江西立迎戰於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德祐元年萬石降元元遣萬石諭立降謂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立三世食趙氏祿合為趙氏死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秦和人劉士昭 王士敏

德祐元年冬江西諸郡既降元劉士昭按昭忠錄作劉世超針匠也

與鄉人王士敏等同謀興復兵敗士昭血指書帛曰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死士敏被執入獄慷慨不屈書詩於裾曰此生無復望

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天地皆爲腥血染好收吾骨首
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知建昌軍吳楚才 子應登

楚才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十二月建昌
降元明年正月楚才於其鄉嶺村料聚丁壯稱義兵張
榜聲罪逼城城中出擊衆潰奔還益王元帥府承制遷
楚才知建昌軍俾圖再舉元兵誘降其衆衆多解去楚
才與子應登皆被執至建昌下獄元遣錄事婁南良訊
之南良詰曰汝何爲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
錄所爲乃大錯耳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還思身上綠

成仁譜

卷十

六

衫何處得來我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爲忠義所激欲爲
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語塞父子皆遇害

諮議官宋應龍 禧一正

應龍儒生知兵出入行陣三十餘年德祐元年寓泰州
元兵至裨校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死提刑禧一

正督戰於高沙被劍投水死

權瀘州安撫使王世昌

德祐元年元兵逼城世昌誓不屈節食盡城破自經死

河南安撫大使知潭州事李芾

尹毅 楊震 鍾斐英 沈忠 陳義 陳億孫

元兵圍潭日久芾登陣與諸將分地而守民皆結保伍

助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殊死戰元阿里海涯督戰益

急城中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

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日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

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先戮之死守凡七月餘至除夕元

兵登陣潭人尹毅除知衡州未行時寓城中乃爲二子

行冠禮或以爲迂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

下耳既畢禮全家四十餘口老弱環坐婢僕席地鎖其

門自焚死 按昭忠錄載城破尹毅取平日所受諸勅置

急走不可使尹氏無後吾受國恩義當死岳芾命酒酌

秀日兄弟安往願得俱死與合家殉難 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繕手書盡忠二字爲號飲達

成仁譜

卷十

七

且而罷參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相閣召帳下沈忠

道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

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

諾取酒飲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

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

刎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等皆

自殺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繼林者相望元

且守將以城降

知鎮巢軍洪福

德祐二年二月兩淮宣撫大使夏貴舉所部納款於元

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軍貴既降元招
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執福父子貴先
殺福二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可舉家爲戮
福叱曰以一死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
罵數費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知安吉州趙良淳

徐道隆 子載孫

良淳字景程丞相汝愚曾孫德祐二年三月元兵圍安
吉州良淳與浙西提刑措置安吉徐道隆同守時元范
文虎程鵬飛皆遣書誘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伯顏逼
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境

成仁譜

卷十

八

勤王元兵追及之一軍盡沒長子載孫赴水死道隆見
執守者小怠赴水死良淳率眾堅守夜宿陣上不歸成
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
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與妻同縊死

太學生徐應鑣

子琦 崧 女元振

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太學生德祐二年三月元以帝及
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太學生百餘人皆從行
應鑣乃與子琦崧女元振謀共焚死子女喜從之太學
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曰天不祚宋社稷爲
墟誓不與諸生俱北願死祠下與王英靈永永無敬祭

畢乃與子女入梯雲樓縱火自焚諸僕救之未死與其
子女快快出戶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瞳目而
色如生按昭忠錄載美人朱氏從全太后赴燕有悅其
美人已自殺有幅紙書曰向之未死者以太后猶在今
事至此豈復自辱欲全節以見度宗於地下美人有一
侍婢亦自
殞於其側

衡山人張鏞

鏞後之後德祐二年五月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鏞起兵
衡山移檄安化新化諸獠得民兵數千人天文祥率兵
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鏞
罵曰今日降死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斌命逃起兵

成仁譜

卷十

九

本末鏞奮筆斥罵千百言遂遇害
簽書樞密事高應松
應松福州長樂人德祐二年帝及皇太后北行應松扈
從至燕卽不語不食七日卒

右丞相李庭芝

姜才

庭芝隨州應山人德祐二年七月庭芝與保應軍承宣
使姜才固守揚州元齎詔諭則屢斬其使幕客勸降則
絕其人糧餉道絕庭芝括粟民間粟盡又令官人出粟
粟又盡令將校出粟襍牛皮麩葉以給之兵有自食其
子者然皆奮戰無叛心會福州使至授今職庭芝欲赴

召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州自與才將兵七千趨泰州
將東入海煥隨以城降元阿朮分道追及之走入泰州
阿朮圍城裨將孫貴等開門納元軍庭芝與才俱被執
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
不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
與才所為不殺何俟阿朮乃殺之

鎮江錄事參軍陶居仁

居仁蕪湖人元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石福忠
以城降居仁被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數窮而世運
更也然詎可失忠義求苟生耶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恨
之

成仁譜

卷十

十

東莞民熊飛

德祐二年十月飛聞制置使趙潛至即起兵應之攻走
元梁雄飛於廣州遂復韶州元兵聞之守將劉自立以
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吏部侍郎朱浚

德祐二年十一月元軍入建寧府入浚家浚曰豈有朱
晦菴孫而失節者哉遂死之

知興化軍陳文龍

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咸淳廷對第一德祐二年十
二月元兵侵福安王剛中降元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
之而發民固守元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遣
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
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
文章也可相逼耶不屈械送杭州不食死文龍死時母
病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
之

權廣西經畧使馬堅

婁鈴轄

堅岩昌人德祐二年十二月堅守靜江元阿里海涯攻
之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

成仁譜

卷十

十一

意阿里海涯為書許以廣西大都督不聽元至親降手
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
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
遂破堅閉內城堅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
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部將婁鈴轄猶以二
百人守月城不下皆自焚死

廣西提刑鄧得遇

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進士聞靜江破乃朝服南望
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

死彭成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
吾得其所投南流江而死

淮人黃文政

文政戍蜀軍濟間道走靜江馬堅邀與同守城破文政
被執大罵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剗刑之文政含糊叱
咄比死不絕聲

靜江參議劉子薦

張虎 黃文振 賀文振

子薦安福人元兵至靜江子薦等提兵守城子薦取笏
書其上曰我頭可斷膝不可屈城陷死之總管張虎總
制黃文振突圍出被執不屈遇害裨將賀文振戰死

成仁譜

卷二

三

兆熙業恭宗時宋祚日衰其忠貞亮節之臣死於蒙
古者安慶通判夏椅知黃州壽昌軍胡夢麟知廣德
縣下汝翼廣德軍四安鎮將陳明獨松關守將馮麟
知寧國縣趙汝糖岳州都統孟玘揚州撥發官雷大
震知秦州孫虎臣萬州守將上官夔知臨江軍鮑廉
節度判官胡應炎知武進縣包圭知無錫縣阮應得
寄居金壇潘大同及弟大本瑞州錄事參軍會墳宗
室趙崇源瀘州守將江彥清寶慶通判曾如驥貴州
守將苗再成將佐趙孟錦韶州僉判邱必明權廣州
事軍將黃俊張鎮孫會逢龍秀王趙與擇及其弟與

樞子孟備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溫
瑞安守臣方洪知興化縣胡拱辰知龍泉縣孫稟知
清江縣趙孟濟六郡安撫使馬莖凡有守土之責者
與城存亡有赴難之心者不忘君父良由忠義出於
至性故能舍生取義不愧人臣焉

布衣陳瓚

端宗景炎二年三月瓚起兵誅林華復興化軍張世傑
會師討蒲壽庚於全州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
復邵武軍既而元唆都帥兵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
臨城諭之矢石交下乃造雲梯砲石攻之城破巷戰終

成仁譜

卷十

五

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前監丞劉全子 妻林氏 林月
全子家福清起兵收復卽林回家建局曰忠義招募卒
伍詔以全子為福清招撫使元兵復至全子遣兵拒之
大敗自經死衆勸同避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
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為爾諸
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而元兵至執而詰之同大罵
遂遇害同直寶章閣璩之孫以世澤受官棄不仕當全
子之兵敗自經也有司執其妻林具反狀林叱曰林劉
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

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也死且求治汝等於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

耶亦遇害

江西招討使華信

趙時賞

張日中

劉洙

張汴

信安豐人景炎二年八月元李恒襲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戰不利乃引兵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輩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飲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院恒又追及之諸將張日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恒急麾鐵騎橫衝擊之日中身破

成仁譜

卷十

古

數十創而死兵盡潰天祥妻子二女皆被執招討副使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恒徧求俘虜人議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脫乘騎走循州散兵頗集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時賞與劉洙及幕僚張汴等同時被執者皆死

前戶部尚書趙希洎

必向

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文天祥兵敗與從子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

淮人張德興

傅高

初德興起兵興復太湖縣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屯司空山以拒元兵者十餘年及宋亡猶用景炎正朔與元人血戰不降殺其帥鄭鼎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見殺

制置副使張珪

王明

景炎三年正月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復與也速鐸兒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珪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弦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

成仁譜

卷十

圭

通判黎州攝州事何充

妻陳氏 從子仲桂

子士麟

孫躬行

元兵至黎州破邛崃關充自刺不死為元將所執誘之降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祿為趙氏死不憾遂水飲不入口敵知不可強殺之充妻陳氏罵不絕口亦死勇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皆先死於是上下咸泣同死者四十餘人充漢州德陽人

湖南制置使張烈良

劉應龍

周隆

資十二

景炎三年七月帝遷新會之匡山烈良與提刑劉應龍

起兵以應之雷瓊全承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
成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阿里海涯往討
獲隆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
元軍所襲皆戰死

兵部侍郎鄒鳳 劉子俊

景炎三年閏十一月文天祥屯潮陽部將兵部侍郎鄒

淵督府機宜劉子俊 從天祥勤王進今職皆率兵會之元張宏範

兵至天祥率麾下走海豐元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五

坡嶺元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被執淵自到死子俊自

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

成仁譜

卷十

七

天祥至潮陽不屈宏範客禮之

新會人伍龍起

龍起率義兵從帝昺於厓山與元張宏範力戰不屈麾

下殺之以其首降陸秀夫惜之刻木為首以葬之擒戮

殺之者以祭其墓

樞密副使越國公張世傑

陸秀夫

帝昺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帥兵至厓山張世傑竭

力捍禦宏範無如之何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

已去文丞相已執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乃令軍中

曰宋舟西懸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

李恒乘早潮攻厓山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

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宏範以舟攻其南南北並受

敵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薄中

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

六舟奪港而去左丞相陸秀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

走帝舟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

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死後官諸臣從死者

甚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因得帝屍楊太妃聞

帝崩亦赴海死世傑行收兵將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

成仁譜

卷一

七

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

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

若此豈天意耶天不欲存趙氏祀則風覆吾舟言畢風

濤愈甚舟遂覆世傑墮水死 按昭忠錄載厓山之役都統張達尚書蘇景瞻皆死

於海

殿帥蘇劉義

劉義池州人初出呂氏之門諸呂降元招之不從厓山

禦元兵能力戰事潰從張世傑溺於海

樞密使高貴

貴祥符人舉進士初知高郵府後扈從之海上拜今職

及匡山破吳陸秀夫同赴海死

兵部侍郎茅相

相丹徒人以陸秀夫薦授今職從帝海上匡山破隨帝赴海死

翰林學士劉鼎孫

鼎孫江陵人第進士德祐末從二王至匡山陸秀夫負帝溺海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為元兵所執榜掠無完膚一夕得脫仍赴海死

右司郎中賈純孝

妻牟氏

純孝潼川懷安軍人咸淳進士匡山之破純孝抱二女

成仁語

卷十

六

及妻牟氏同赴海死

權禮部尚書徐宗仁

宗仁承豐人淳佑進士開慶初國子監丞簿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奮德祐初權禮部尚書衛益王走海上匡山兵敗死之

知南平軍曹琦

元兵來攻被執脫歸制置司辟主管機宜文字聞趙安以誠降元乃就守禦地自經死

蘄州守將王彥明

元兵至力戰既而糧盡慷慨不屈率家屬乘大船於城

西中流鑿船沉水而死

都統王仙

仙守涪州元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地死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字文山吉州廬陵人祥興二年十月天祥至燕不屈囚之初張宏範襲執天祥於五坡嶺天祥吞腦子不死宏範釋其縛以客禮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

成仁語

卷十

九

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代宰相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宏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遂囚之元至正十九年始盡命於

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發於詩歌累數千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天祥舉進士第一授寧海軍節度使判官歷湖南提刑平邵禾巨寇已而知贛州元兵渡江

成仁譜

卷十

三

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流涕發郡中豪傑萬餘人入衛元伯顏兵至阜亭山天祥奉使詣其軍被脅北行至真州遁歸時益王駐福州天祥赴之上書勸進拜右相樞密使開督府於贛州所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時向正至死不悔由天祥忠義所感天祥進師雩都大捷加少保信國公嶺南兵敗被執卒殉國難按昭忠錄載文信國被執僚屬杜諱穆朝宗蕭明哲彭震龍蕭壽夫同殉殉難前廣濟尉黃介陳力介字剛中隆興人家居後即為保聚計德祐元年元兵

至眾奔潰介堅守龍安若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動顧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至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蝟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之廬陵人劉沐

沐從天祥起義授太府寺簿號召忠義空坑兵敗被執與長子仲子皆死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太平州步卒呂武

文天祥出使元軍武應募從脫鎮江難力為多天祥開督補武官遷結州縣起兵崎嶇患難忠義出天性竟死於難

成仁譜

卷十

三

禾新人彭震孫

張履翁 領司理

震孫為天祥妹婿與同里張履翁顧司理起兵應天祥嬰城自守天祥兵不至與元人戰皆死之

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

妻李氏

枋得號壘山信州弋陽人中進士乙科忤賈似道謫興國軍尋起知信州德祐二年正月元呂師夔犯江東枋得迎戰於安仁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山中至元二十五年四月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列焉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母今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某之決不可辱召命亦明矣既而
雷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遣書夢炎言江南無人
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
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辨
論凡數千言元主徵之竟辭不赴至元二十六年四月
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欲以薦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
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曰
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
孫杵臼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
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

成仁譜

卷十

三

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
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度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
殆四月朔至燕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
哭疾甚雷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
不食五日死子定之獲骸骨歸葬信州方枋得之奔建
寧也妻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先經被執顧謂二子曰
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解裙帶自經死獄
中

江東安撫使陳庠

庠字肇方安仁人咸淳進士初庠爲胸山主簿德祐時

棄官家居謝枋得起兵首拔入幕益王立授今職出上
饒應接郡縣戰潰被執至豫章逸去後三年復起兵尋
改入積烟山自刎死

臨川人李天勇

天勇從謝枋得學爲人尚忠義元將武良弼攻饒州枋
得引兵援之天勇統強壯與元人大戰團湖坪兵敗死
之

宗室趙孟余

元兵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余謀舉兵事泄被執
范文虎詰其謀逆孟余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

成仁譜

卷十

三

我帝室之冑欲一洗宗廟之恥乃以爲逆乎文虎驅令
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
余至此都人莫不隕涕旣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殿中侍御史陳存

存漢州人宋亡元遣使七徵不起遂却醫絕粟旬有四
日死

兆熙案端宗以後迄至帝昇大勢已去所不氓滅者
忠臣義士之心至憑一成一旅而不恤軀命以報國
者正氣所積雖死猶生其死於守土者知簡州李大
全知懷安軍史顯孫通判權漢州劉當可宗室太保

忠錄節制邵復知錄羅由教授袁拱辰知縣羅君甫
忠錄作君文知綿州范辰孫知施州府鮮于渭州倅王在

文州守將劉祿知同慶府李冲教授尹震轉運司主
管文字趙拱寅總領財賦王朝知復州施子仁知丹

稜縣馮仲睦知嘉定府張億牧及其家口推鋒寨將

攝潮州事馬發惠州通判蓋某忠錄瓊州安撫使趙

與珞冉安國黃之紀其死於恢復者張世傑部下將

張應科文天祥僚屬蕭資徐臻金應張雲武同教授

羅開禮知衡陽縣陳繼周宣教郎林琦督府參議陳

龍復准人張孝忠前高州知府陳學心餘干張如旦

成仁譜

卷十

語

刺史趙孟壘湖北提刑張起巖嗚呼國勢淪胥至於

傾覆而人心不泯効忠死義上自前胄下逮布衣凜

然浩氣之常伸焉真卓立千載者矣

上虞朱娥

娥未回女也早喪母養於祖媪年十歲有里中朱頰與

媪爭競持刀欲殺媪舉家驚潰獨娥號呼哭前擁蔽其

媪以手挽頰衣曰寧殺我毋殺媪也連被數十刀猶不

釋手媪以娥故得脫頰忿恚斷其喉以死後會稽令爲

娥立像於曹娥廟

貝州趙氏

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劫致之日號哭求死賊使人防

守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

使歸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幣

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曰豈有爲

賊汚辱至死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

耶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

縊死矣

新鄭張晉卿妻丁氏

靖康中丁與晉卿避兵於大隗山爲金兵所掠挾之鞍

上丁自投於地戟手大罵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

成仁譜

卷十

語

爾輩復挾上馬罵不已卒舉挺亂擊死杖下

和州徐氏

徐氏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南犯官軍

望風奔潰所在虜掠執徐欲汚之徐瞑目大罵曰朝廷

蓄養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不能赴難乃乘時爲

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爲汝辱

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慚恚以刃刺殺之

羅江張氏

張氏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與庫

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

莫知殺者提點刑獄疑楊與人私殺乙以滅口命窮治楊氏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張氏考掠無實乃更爲酷刑絕而復蘇者屢次終不服一日張氏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有死董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寃於天言訖而絕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寧疑其獄夜禱於天得殺雍乙者袁姓楊氏乃獲免時張氏死纜數日也獄上郡榜其居曰

孝感坊

蕪湖詹氏女

成仁譜

卷十

三

紹興初女年十七惟冠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賊至執其父兄欲殺之女趨而前拜曰妾雖寡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之女麾手使亟去曰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臨江歐陽希文妻廖氏

紹興三年盜起建昌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扶其母走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遂被害

臨川涂端友妻陳氏

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刀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至爾能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陳曰吾聞貞女不出閭閻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死之贈和義郡太夫人王氏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與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旣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

成仁譜

卷十

三

其婦王氏及婢僕五人咸及於難

進賢吳中孚妻

中孚妻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沉於縣之染步日義不辱吾夫

臨海王貞婦

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及夫皆被執旣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禁不得死夜又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至若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焉用之願請爲

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師還挈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伺守少者懈嚙指出血罵詩崖石上曰君王失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卽投崖下死石上血漬起不爲風雨所剝蝕浙東元帥秦不華爲立貞婦廟

巴陵韓氏女

女字希孟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八爲卒所掠將獻其王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

成仁譜

卷下

天

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安康夫人朱氏安定夫人陳氏

至元十三年春伯顏入臨安宋謝全兩太后以下皆赴北五月抵上都至十二月夜二夫人與二小姬並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巾云既已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義士期以自新明日奏聞世祖命斷其首懸之全后寓所

永新趙氏

趙氏譚氏婦也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汗之不可臨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磚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如新不可磨滅

臨川梁氏

梁氏王氏婦也歸夫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污辱頃之夫婦皆被掠有千戶強使

成仁譜

卷十

堯

從已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井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質鑒之此身有死不可得也因奮槌擊乃被殺

建興童氏女

女名八娜虎衝其大母女手拽虎尾所以身代虎爲釋之衝女以去

兆熙菜婦女全貞殉節義不玷辱至殞身有餘烈者有宋一代卓然不少其人如江夏民婦張氏以逼脅

死嘉州郝節娥以不肯辱身投江死開封民婦朱氏以父母迫奪改適死吉水項氏以不受里胥侵凌引刀自刺死安福劉生妻歐陽氏以不受辱死其真心柏操洵屬可風至亂離之際被掠不屈而死者建炎中則有永豐范孝純妻師氏右正言驥之女也汝州王氏二婦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氏監上高酒稅樂平王妾妻趙氏吳人吳永年妻何氏及姊吳氏滕縣許適劉氏子董氏臨淮王宣妻曹氏東安縣民丁國兵妻劍州小常村民婦紹興中則有英州曲注村士人吳琪妻譚氏南雄李科妻謝氏龍泉李生妻梁氏紹定

成仁譜

卷十

辛

中則有南豐謝泌妻侯氏及樂氏二女永春林老女或投水自盡或冒刃捐軀為玉碎不為瓦全雖志士仁人亦無以過洵女中丈夫也至如高郵妓女毛惜惜恥為婢臣給使奮身引義以至見殺一時俠烈之氣亦足千古矣



成仁譜卷十一目錄

遼

義宗倍 耶律迭里 蕭匹敵 蕭阿刺

蕭巖壽 蕭忽古 敖盧幹 蕭氏

蕭氏

金

粘割韓奴 祁宰 訛里也 移室懋

石抹元毅 完顏鄒陽 夾谷守中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李演 齊鷹楊

九住 王晦 木甲法心 馬驥

成仁譜

目錄

完顏承暉 劉德基 烏古論德升

李革 張順 吳邦傑 時茂先

徒單航 侯小叔 女奚烈幹出

完顏陳和尚 楊沃衍 強伸

高衡 烏古論黑漢 楊達夫

馮延登 草火訛可 烏古孫仲端

蒲察瑋 劉均 完顏仲德 張天綱

完顏絳山 畢資倫 郭蝦蟻 烏林答氏

師氏 張氏 獨吉氏 劉氏

白氏 聶孝女舜英

成仁譜卷十一

太倉盛 敬寒器韜 同里後學



道

義宗倍

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天顯元年從太祖破忽漢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後太祖崩計至倍即日奔赴山陵知皇太后欲立德光宗太宗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太宗既立以東平爲南京徙

成仁譜

卷十一

倍居之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後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敗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浮海而去至汴見明宗拜懷化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

平有八重熙二十年增諡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初

倍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間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

音律精醫藥砭焮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

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南院夷離董耶律迭里遼史國語解夷離董統軍馬大官會同初改爲大王

太祖崩淳欽皇后稱制欲以大元帥嗣位迭里建言帝

位宜先嫡長今東丹王赴朝當立由是忤旨以黨附東

丹王詔下獄詞鞫加以炮烙不伏殺之

兆熙按遼死事之臣應歷十四年有詳穩僧隱及乙

實乾亨元年前有冀王敬烈及節度使都敏詳穩唐告

成仁譜

卷十一

二

統和四年有國舅詳穩撻烈晉官使蕭打里開泰七

年有遙輦帳詳穩阿果達渤海詳穩高清明天雲軍

詳穩海里及客省使酌古太平六年有監軍涅里古

國舅帳大保曷不呂重熙十三年有招討使蕭普達

四捷軍詳穩張佛奴大安十年有敦睦宮太師耶律

愛奴至天祚之世東京戶部使韓紹勳被大延琳鋸

解死招討使耶律幹里朶都監蕭斜里得被補疎只

殺死均能殺身成仁垂光史冊而只刺里之奉使高

麗被留六載守節不移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

蘭陵郡王蕭匹敵

匹敵育於禁掖既長尚秦晉王公至拜駙馬都尉以功封蘭陵郡王先是欽哀皇后與仁德皇后有隙以匹敵嘗為仁德后所愛忌之時護衛馮家奴上變誣弟尼卜與匹敵謀逆以皇后攝政徐議當立者公主竊聞其謀謂匹敵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何若奔女直國以全其生匹敵曰朝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他國及欽哀攝政殺之

北院樞密使陳王蕭阿剌

阿剌與蕭革同掌國政革詬諛不法阿剌爭之不得告歸上由此惡之除東京留守會行瑟瑟禮兩射入朝

成仁譜

卷十一

三

陳時政得失革以事中傷帝怒繼殺之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以謂阿剌若在無重元乙辛之亂同知南院宣徽使事蕭巖壽

道宗太康元年巖壽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密奏耶律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上悟出乙辛為上京留守會上遣近臣至乙辛所乙辛反言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近臣還以奏聞上由是反疑巖壽出為順義軍節度使乙辛復入為樞密使流巖壽於烏隗路屬東北路巖壽雖寬逐恒以社稷為憂時人為之語曰

以狼牧羊何能久長後乙辛誣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

護衛蕭忽古

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以狡佞得幸肆行兇暴忽古伏於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俄以暴雨壞橋不果後又欲殺於獵所為親友所阻太康二年復欲殺乙辛及蕭得裏特等乙辛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於邊及太子廢徙於上京召忽古至殺之

兆熙業始平軍節度使耶律撒剌諫道宗以乙辛不可復召為樞密上京留守蕭速撒以未嘗造乙辛門

成仁譜

卷十一

四

為奸黨側目宣徽使耶律不也因乙辛謀害太子欲殺乙辛均被乙辛及蕭訛都幹等誣以預謀廢立事橫被殺害孤忠介節雖死猶生太康之世能無隱痛哉

晉王敖虛幹

敖虛幹天祚皇帝次子母曰文妃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官中見讀書者輒斥敖虛幹嘗入寢殿見小底近侍茶刺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日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樞密使蕭奉先諷人誣駙馬蕭昱及耶律

余觀謀立晉王事覺余親降金文妃賜死赦盧質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復謀立不克上知赦盧幹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緝殺之或勸之亡赦盧幹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耶律奴妻蕭氏

蕭氏小字意辛駙馬都尉陶蘇幹女母胡獨公主年二十始適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初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奪爵沒入與聖官流烏古部係遠外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李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

成仁譜

卷十一

五

之妾自笄年從奴一旦臨難頓爾垂離背綱常之道與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即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國語解凡世官之家泊諸色人用事籍沒者爲著帳戶官有著帳帝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乾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耶律中妻蕭氏

蕭氏小字授蘭聰慧謹愿年二十歸於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爲鑑遂

發心誦習多涉古今帝召中爲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授蘭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節死接蘭悲感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金

武義將軍粘割韓奴

皇統中粘割韓奴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摔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

成仁譜

卷十一

六

子不忍加兵遣使招汝汝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厚乎大石怒乃殺之中奉大夫太醫使祁宰

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會不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聞

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太白未出進兵者敗
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船離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
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
命戮於市籍其家天下哀之

尚廐局直長訛里也

大定初世宗使訛里也招諭契丹窩幹叱令訛里也跪
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
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幹怒殺之
降漢尹溫迪罕移室懣

是時窩幹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援軍未至窩

成仁譜

卷十一

乙

幹勢益大移室懣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幹凡數
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爲賊所執使移室
懣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
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懣怒罵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
叛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
士皆登城臨望移室懣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汝
輩慎勿降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
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也賊怒殺之

撫州刺史石抹元毅

明昌中元毅以治中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

牛芻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
與敵遇從吏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如
百姓何衆咸其忠爭爲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
而復合眾寡不敵遂遇害

符寶祗候完顏鄒陽

石古乃

至寧元年八月石古烈執中作亂入自通元門變起倉
卒中外不知所爲鄒陽與護衛完顏石古乃往大王寺
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兵
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

秦州防禦使夾谷守中

成仁譜

卷十一

八

至寧末夏兵數萬入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
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遂載而西至平
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大呼曰外兵盡
且遁矣慎勿降夏人殺之

光熙案金世宗承海陵禍亂之後人心歸嚮至德清
明初年削平窩幹與宋和好故死事者自納蘭綽赤
陝州同知防禦使李柔外無聞焉章宗偃武修文兵
革不試泰和之季宋人啟釁而唐州軍專判官撒覲
陝西統軍判官完顏摺刺木波部長趙彥雄鞏州鈐
轄完顏阿失相繼陷殺其蓋節實有足取云

觀守刺史高守約

元兵徇河朔郭邦憲已降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諷也城破被執不屈死

泰安州刺史和速嘉安禮

貞祐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安禮曰我去誠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圍練繕完為禦守計元兵至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

成仁譜

卷十一

九

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

應奉翰林文字李演

演居憂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縑為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為兵眾皆市人不能戰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曰汝非李應奉乎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脛殺之

淄州軍事判官齊鷹揚

楊敏中 張乞謹

元兵取淄州鷹揚與致仕屯留縣尉楊敏中淄民張乞

驢募兵備禦城破率眾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息即起奪槊殺數人而死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

武州刺史九住

九住宗室子為武州刺史唐括李果速為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之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為無何城破力戰而死李果速亦不屈死焉

勤豐使王晦

半斗

成仁譜

卷十一

十

貞祐中晦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眾皆踴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苟能相從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絕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遂見殺

北京副留守術甲法心

交查刺

貞祐二年法心與同知順州軍事溫迪罕咬查刺俱守
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吾事
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爲
計耶城破死於陣咬查刺被執亦不屈死

曹州濟陰令馬驥

貞祐三年四月元兵克曹州驥被執軍卒榜掠求金驥
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驥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
殺死爲金鬼足矣遂死

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

元兵圍中都久承暉間遣人以誓爲奏曰蒲察七斤既

成仁譜

卷十一

十一

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夫
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時
詔趣諸路兵往援而無一兵至中都者承暉約尚書左
丞抹撚盡忠同死社稷而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召元帥
府經歷完顏師姑問盡忠行期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
承暉遂斬師姑辭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
曰時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遂作遺表付尚書
省令史師安石盡出財物分給家衆方與安石舉白引
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
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遠

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仰藥
而死安石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
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劉德基

德基以進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
旁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
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
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
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
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

知太原府事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

成仁譜

卷十一

三

興定元年元兵急攻太原德升屢出兵戰糧道絕而復
通遼官一階二年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
德升植柵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元兵環城西
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
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
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其姑及妻皆自殺

河東行省參政李革

興定元年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叅知政事代胥鼎爲河
東行省二年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旬日屢
戰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絕

城出降元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曰
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

淄州士伍張順

淄州被圍行省侯華遣總領提控王庇玉將兵救之庭
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
乘夜潛至城下順爲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
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
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又交下順曰得爲忠孝鬼
足矣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
登州軍士判官吳邦傑

成仁譜

卷十一

七

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爲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
吾荷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
日照縣沙溝酒監時茂先

茂先寓居諸城紅襖城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
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眾曰此賊首耳何元
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
復剔其目亂刀剉之至死罵不絕

安州刺史徒單航

元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
曰賊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子遺矣我家兩世駙馬

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
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盡出家財以犒軍民盡力
備禦又五日航度不可支乃先縊其妻孥而自縊死城
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河中府治中遙授孟州防禦使侯小叔

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積官
至河中府治中元兵圍河中其表兄張先從容言元兵
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
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
之誼時總帥訛可遣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

成仁譜

卷十一

七

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
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衆
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
官張思祖潰圍奔告於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之

棧州刺史女奚烈幹出

王諱

幹出被行省牒徙州人於金勝堡元兵至幹出拒戰中
流矢病創臥花帽軍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幹出
曰吾曹坐食官祿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
金帛予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
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入脅幹出使降幹出曰聽汝所

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初檳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
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元兵至謹拒
戰十餘日被執不屈死

兆熙案宣宗時守土殉節諸臣如戶部尚書任天寵
工部尚書粘割貞元帥左都監紇石烈鶴壽右都監
蒲察婁室右監軍納合滿刺都代州經略使奧屯醜
和尚孟州防禦使路鐸均義烈可風其節度使則沁
南軍宋辰鎮西軍烏古論仲溫西安軍泥龐古蒲色
虎密州完顏寓懿州高間山汾州兀顏訛出虎東勝
州伯德窠哥保大軍完顏六斤金安軍女奚烈資祿

成仁譜

卷十一

吉

亦無慚蓋詣至參議官起居注王良臣武州軍事判
官郭秀知大興府事高霖同知太原府事趙益彰德
知府黃振九住陀滿斜烈霍州刺史移刺阿里合吉
州知州楊貞東明縣令王毅合和縣令喬天翼都統
馬甫軍官任福完顏阿隣提控郭明木虎春兒尤堪
憫痛者焉

禦侮中郎將完顏陳和尚

正大九年三峯山之敗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
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
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

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名之勝亦我也我
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
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割口脣至耳噴血而
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酌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
生當令我得之

元帥左監軍遙領中京留守楊沃衍

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劉勝等既降請於大
帥入鈞招沃衍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
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
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

成仁譜

卷十一

吉

繼部曲從死者十餘人

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強伸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寔陋而膂力過人天興
元年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
幼半之甫三日元兵圍之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
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兵器盡以錢
爲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馳及所
乘馬皆殺之以備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
賜元兵攻之匝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

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以死自效二年五月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遣令名於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六月虜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將見大帥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垂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拘頭南向遂殺之

成仁譜

卷十一

七

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商衡

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衛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為元兵所得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人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為汝招耶兵知不可誘欲梓其中衡瞋目大呼曰汝欲曾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關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刎

唐鄧元帥府把軍官烏古論黑漢

天興二年七月鎮防軍馮總領為變殺權唐州事蒲察

都尉時朝在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惟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於宋遺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兵圍唐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約宋軍入城聶因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其黨稍醜兒內不自安開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軍巷戰自辰至午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使降黑漢不屈被殺

平涼府判官楊達夫

成仁譜

卷十一

六

達夫嘗主鄆縣簿事必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中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詔避兵於州北之橫嶺為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贖天日耶遂見殺

權刑部尚書馮延登

延登嘗以國子監祭酒充國信使奉國書見元至於號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賞汝死不則殺汝

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卽死爲愈也明日復問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鬚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廷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爲祭酒歷吏禮二部侍郎權刑部尙書明年元兵圍汴倉猝避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廷登情辭慷慨義不受辱遂躍井而死

簽樞草火訛可

元兵圍河中急草火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

成仁譜

卷十一

九

守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力竭城陷草火猶親搏戰數十合被執而死

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仲端

元兵圍汴日久城中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概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避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終有一死耳書畢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自縊其妻亦死

世襲謀克蒲察琦

時左司都事元好問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卽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涕泣而別至家自縊

亳州觀察判官劉均

楊春納欵於元脅均同降均伴應之歸其家取朝服服之頗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右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仰藥而死

成仁譜

卷十一

三

兆熙案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尙書右丞赤蓋尉忻金史傳贊謂聶天驥素履清慎赤蓋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則二公非徒以忠節著矣金自正大天興之際疆土日蹙若徐州行省右丞相完顏賽不臨洮府總管陀滿胡土門德順節度使愛申攝府判事馬肩龍鳳翔府判官馬慶祥治中胥謙蔡州觀察使術甲脫魯仄徐州元帥完顏兀里睢州刺史張文壽雞澤縣令溫迺罕十方奴永固縣令張邦憲攝臨溪縣令張若愚均能忠於所事無愧守土之義焉

尚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完顏仲德

仲德本名忽斜虎有文武才天興元年九月上以蠟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院帥府往往觀望不進惟仲德提孤軍千人間關百死至汴妻子在京五年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德行尚書省於徐州六月詔仲德議遷蔡仲德欲奉上下幸因贊成之及蔡領省院事無鉅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志未幾元兵梗路竟不果行九月蔡城戒嚴仲德營畫禦備未嘗一至其家附存軍士無不得其歡心將校有戰亡者親為賻祭哭之盡哀三

成仁譜

卷十一

五

年正月元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仲德率精兵巷戰自卯及己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言訖赴水死於是參政李札魯妻室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方仲德之在蔡也崔立之變仲德妻自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給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棄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大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亦自盡

權參知政事張天綱

天綱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吏部侍郎權參知政事哀宗幸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蔡城破為宋將孟珙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奉御完顏絳山

天興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於

成仁譜

卷十一

五

幽蘭軒權檢點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蓋氏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元兵入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於是我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曰汝命且不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蓋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撥其餘燼裹以敝衾瘞於

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同知昌武軍節度使畢資倫

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洲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欲降之資倫曰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目分一死肯從汝求生乎宋人以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於鎮江府上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塞餓脅誘百方時引出問終不肯降如是

成仁譜

卷十一

十一

十四年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死

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郭蝦蟆

天興三年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獨蝦蟆堅守會州冬十月元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錫銅鐵雜鑄爲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自焚之火既熾率將士於火

前持弓矢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塵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斂於火自焚死城中無一人降者土人爲立祠祭之

兆熙案金哀宗蔡州殉國後死節者更有忠孝元帥蔡八兒左副檢點溫敦昌孫前監察御史納坦胡失打都尉毛佺其姓氏不容湮沒云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

初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

成仁譜

卷十一

十一

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謙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也爲我禱東獄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察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海陵被殺後世宗入卽位追冊爲昭德皇后

雷婦師氏

師氏夫亡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卽愈舅姑既歿兄帥遠與夫姪規其財產乃僞立媒證致之官必欲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

御史中丞李英妻張氏

英初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元兵

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耶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人張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中京留守撤合輦妻獨吉氏

撤合輦爲中京留守元兵圍之撤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撤合輦曰公本無功能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今又爲留守受國家恩最厚今元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攜一子走京師不能則戰而死猶可報國無以我爲慮撤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以資貨悉散之家人裝盛服過

成仁譜

卷十一

一

於平日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而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而言訖閉門自縊死家人如其言撤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撤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少頃城破撤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濠水死

左司諫許古妻劉氏

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於蒲仕於朝既而兵圍蒲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污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於朝

封劉氏爲郡君諡曰貞潔其長女諡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汴京廂官蘇嗣之母白氏

白氏許州人宋尚書右丞蘇轍五世孫婦也初東坡穎濱叔黨俱葬邠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年二十餘卽寡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爲祭室晝兩先生像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莫之天與元年正月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廂

成仁譜

卷十一

一

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卽自縊於室側

聶孝女舜英

舜英尚書右司員外郎聶天驥長女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破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卽死舜英謁醫救療至刲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民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尙少丈夫亡父死比爲兵所污何若從吾父於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

脛而死其家以葬英合葬伯豪之墓

兆熙案金史列女傳載遼宣州節度使韓慶民夫婦

守義而死世宗爲之嘆慕不置此外若康氏李文妻

史氏義豐縣令李寶信妻王氏進士張槌妻馮妙真

南面元帥完顏猪兒妻尹氏亦卓卓可傳又哀宗寶

符李氏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摩訶院於佛殿前自

縊死倡女張鳳奴許州被俘呼於攻城之下投濠而

死其烈操尤堪憐憫至總領完顏長樂妻蒲察氏明

秀總管陀滿胡土門妻烏古論氏參政完顏素蘭妻

奉御完顏忙哥妻温特罕氏均死於崔立之變有古

成仁譜

卷十一

三

烈丈夫之節概云

成仁譜卷十二目錄

元

孔溫窟哇 月里麻思 李伯温 李守忠

耶律忒末 石珪 任志 伯八兒

崔斌 唆都 劉宣 濶里吉思

刁代 劉天孚 楊朶兒只 拜住

董文彥 蕭景茂 張桓 魏中立

于大本 張士謙 熊義山 俞述祖

李黼 泰不華 周喜同 曹彥可

韓因 塔不台 馮三 李羅帖木兒

成仁譜

目錄

一

星吉 樊執敬 桂完澤 余恩

潮海 卜里牙敦 卜琛 羅明遠

吳德新 王簡 趙璉 李齊

盛昭 孫搗 納速刺丁 石普

卞間 劉濬 周鏗 楊樸

劉耕孫 買住 陳元善 哈刺答

脫脫 楊椿 陳普 楊乘

福壽 褚不華 王士元 張輔

王英 達理麻失理 張文貴

鄭玉

成仁譜卷十二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元

孔溫窟哇

乃蠻叛太祖與六騎走追騎及太祖馬斃孔溫窟哇以

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得免

月里麻思

太宗朝月里麻思奉命使宋議和語其從者曰宋人多

詐倘遇患當死毋辱君命己而抵淮上宋將以兵脅之

成仁譜

卷十二

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

則死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

義有死而已慷慨不少屈宋將知不可奪乃囚之長沙

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世祖聞深悼之復其家官其子

行平陽元帥府事李伯溫

李伯溫鎮青龍堡金盡銳來攻守卒多遁去卒成開門

導敵入伯溫祭堞樓謂左右曰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

失利當以死報國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

心而死金人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嘆

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李守忠

守忠與金將紇石烈真戰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獻東

門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

忠罵之惡金人怒置鐵籠中火炙死

河北西路安撫使耶律忒末

忒末以安撫使致仕居真定朝命以忒末子天祐襲趙

州會金降將武仙犯真定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

之在真定者皆陷仙遣其僕持書誘天祐曰汝能誅趙

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其僕

語天祐曰仙賊狡猜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竄以

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甘

康作譜

卷十二

刀鏞如飴矣天祐慟哭以賊書示史天澤并述父言天

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

在王陵下天祐乃趨還趙壁率眾殊死戰仙怒盡殺其

家八十一人

山東諸路都元帥石珪

石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

不至珪臨陣馬仆被執囚至汴金主壯之誘以名爵珪

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耶假我

一朝當縛汝以獻金主大怒蒸殺之珪怡然就死色不

變其麾下立祠兗州祀焉

潞州元帥任志 子存

任志數與金人戰有功金人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汝子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帥豈愛一子耶親射其子殪之後赴議事道經武安縣已反為金志遂為金人所害子存亦與金戰死

萬戶伯八兒 子八刺 不蘭奚

至元十二年親王昔里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兒以聞且願提兵往討未得為彼所襲死焉脫鐵木兒取其二子八刺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八刺陰結其近侍圖復仇謀泄南奔追執之詰曰我遇汝厚願汝反為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逆耶八刺曰汝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汝以報君父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為不稍屈以鐵搗碎其膝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

左丞崔斌 阿里伯 燕帖木兒

先是阿合馬專權自恣兇焰虐人斌獨發其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善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等盜官糧四十萬擅易命官公百餘員遣叅政張樹等禱治之竟寘斌等於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唆都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五月脫歡統兵攻安南大戰破之盛夏霖潦軍中疾作脫歡引兵還交人追襲之唆都與脫歡軍相去二百餘里未知脫歡軍還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唆都力戰而死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九月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因羅織宣罪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置獄行省鞫其狀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四

宣及御史六人俱被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上宣不勝憤自剄於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誡戒勿視宣死視之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子實鑒此心

駙馬澗里吉思

元成宗大德二年冬澗里吉思勒兵備邊敵大至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蹟被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

不屈死焉

元江路安撫使刁代

代有威望勇膽過人大德五年從征八百媳婦有功擢總管時洞蛟為患蠻民苦之代挾利劔入洞頭之水盡赤代與蛟並死居民始得耕種每歲於是日祀以太牢知河中府劉大孚

阿思罕為亂兵至天孚日夜修戰具以禦之力竭賊陷阿思罕入坐府治天孚佩刀直前過不得進乃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豈肯從賊負上恩哉爭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河水方堅拔刀

成仁譜

卷十一

五

斫冰開北望再拜脫云帽岸潄投水中死

御史中丞楊朵兒只 蕭拜住 賀勝

仁宗燕閒時羣臣侍側或言笑踰度帝見朵兒只正色每為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貸怨者因共譖之賴帝知之素不得行時鐵木迭兒再入相恃勢貪虐自蕭拜住為平章稍牽制之及朵兒只拜御史中丞慨然欲糾正其罪會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不得朵兒只廉知其所受弼贓鉅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走匿興聖 太后所居宮名近侍家朵兒只持之益急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宮門責

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但罷鐵木迭兒相位而遷朵兒只為集賢學士後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徽政院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朵兒只曰職在中丞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項之與蕭拜住同戮於市並誣賀勝乘賜車迎詔大不敬並殺之

右丞相拜住

成仁譜

卷十一

六

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安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奸黨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當以佛事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上都還駐蹕南坡鐵失等先殺拜住遂弑帝於臥所

威楚路知事董文彥

元明宗天歷元年寇引兵攻破威楚官吏皆亡匿文彥獨不去賊欲降之文彥罵曰汝逆天殄民恨不殺汝乃從汝反耶賊怒截其耳令啗之文彥嚼血肉噴賊面遂遇害

兆熙案元史殉節之臣太祖時太原鎮將攸哈刺世

祖時廣東都轉運使合刺普華兵馬都總管張萬家
奴千戶扎忽帶真定達魯花赤祿庫滿成宗時貴州
知府張懷德泰定帝時遼王脫脫千戶張恒知襄陽
縣事谷廷珪主簿張德或戰敗陷陣死或被執不屈
死忠義洵足嘉尚至上書請誅權姦阿合馬而被害
者雒陽人秦長卿諫造西山佛寺而被殺者御史觀
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烈操可憫若鄭義及弟德温
弟江先後捐軀梁直脂四世殉國稽之史冊尤為僅
見者焉

漳州龍溪人蕭景茂

成仁譜

卷十二

七

元順帝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
集鄉丁拒賊戰敗被執脅使從馬曰狗盜我生為元民
死作元鬼豈從汝為逆耶賊縛於樹斃其肉使自啖罵
益厲賊遂以刀抉其口至耳傍罵不絕聲而死詔褒表
之給錢以葬

陝西行臺御史張桓

桓累官西臺御史以言事不合去劉福通陷汝寧桓避
居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為帥弗聽囚六日
擁至梁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梓桓
起跪桓嘗叱爛厲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曰汝但一搢

亦忽汝桓嘆曰吾恨不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折腰
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殺之賊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
也

饒州守魏中立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蕪黃賊攻陷饒州中立被
執賊以紅衣破其身中立叱之執歸斷水徐壽輝脅使
從已罵不屈見殺

信州總管于大本

至正十一年蕪黃賊攻陷信州執大本至蕪水徐壽輝
釋其縛畀偽印命以官大本投印於地指壽輝痛罵遂

成仁譜

卷十二

八

遇害

知婺源州張士謙

至正十二年正月賊兵來攻隴五十餘日城陷被執先
戮其妻乃加刃於頸以脅之降士謙曰吾為國死忠豈
畏死耶可急殺我至死色不變

萬戶熊義山

至正十二年正月義山保障黃山為賊帥倪文俊所襲
執逼使降義山罵不絕口文俊怒剖其腹而死

沔陽府推官俞述祖

至正十二年蕪黃賊攻陷沔陽述祖戰敗被執擁至徐

壽輝所誘之降子方五歲亦被縛曰不降將殺是述祖
厲聲曰我躬不闕遑恤我後何不速殺是賊殺其子述
祖設罵不已賊怒支解之

江州路總管李黼 秉昭

黼字子威潁州人父工部尚書守中性卞急遇諸子過
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安親心不
可得嘗跪而自訟無幾微意中進士第一歷官江州路
總管是時斬黃賊起九江貫江東西噤喉地黼治城濠
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行省不報
至正十二年春徐壽輝兵渡江陷武昌遂南攻九江時

成仁譜

卷十二

九

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
兵逐北二十里還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攻乃
設七星樁以長木數千貫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
刺賊舟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至遇樁不
得動爲黼火翎箭所射焚溺無算已而賊勢轉盛東際
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走獨黼提殘旅中外援
絕賊將薄城黼方引兵登陴布戰具賊轉攻東門黼趨
東門賊已入與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
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從子秉昭俱死郡民相率具棺葬
於東門外

浙東道宣慰使秦不華 李輔德 朱蓋 張君璧

至正十二年三月方國珍叛秦不華發兵扼黃巖之澄
江國珍以小舸二百突入海門州港犯馬鞍諸山秦不
華語部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
賊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克則汝衆功不克則我死以報
國耳眾皆踴躍願行秦不華率眾乘潮下澄江船觸沙
不行與國珍遇即前搏賊船奮擊賊羣至欲抱持入其
船秦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
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
張君璧家僮抱琴等皆死之

成仁譜

卷十二

十

南陽縣達魯花赤周喜同

至正中妖賊起南陽無城無兵喜同督丁壯守備賊來
攻喜同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汝等各
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力戰敗賊賊知無援戰愈力
身被數創爲賊所執遂遇害妻邢氏亦見殺一家死者
二十餘人

亳州人曹彥可

會妖賊起里中皆田野無賴既破毫揭帛於竿羣趨彥
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拒之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
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爲汝寫旗者耶賊怒殺之

時年七十朝廷給賞以葬諡節愍

汴梁人韓因

至正中盜據汝寧官軍討之不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
可持詔入賊者因應命假以唐州判官使焉賊渠悉其
黨搖動止因於外旋縱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屯大呼
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
或以告賊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罵之渠怒寸割因
襄陽達魯花赤塔不台

時魏王軍汝亳塔不台往供餉王嗜酒無備一夕賊劉
福通黨劫王王臥未能起為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

成仁諸

卷十一

七

見執見賊會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
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而
死

湖廣省公使馮三

寇陷湖廣皂隸輩悉起剽殺為賊拉三以從三力拒賊
怒將殺之三遂加唾罵賊縛諸十字木舁之以行而封
其肉三益罵不止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
封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哭投江
而死

襄陽路達魯花赤李維帖木兒

馬哈失力

李維帖木兒被廉訪司檄討賊於均房穀城明年三月
襄陽已陷乃還趨襄賊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多
所斬獲時兵未食而賊大至戰至晚賊重創麾其姪馬
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者馬哈失力泣曰
死生從叔父李羅帖木兒被執罵賊死馬哈失力率家
僮求其屍復與賊戰俱歿於陣舉家死者二十六人
江西行省平章事星吉 伯不華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吉奉命守江州時江州已陷吉攻

破賊克江州雷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吉自據鄱
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糧益乏士卒

成仁諸

卷十一

七

咸困或曰東南充實盍因糧以圖存吉曰吾受命守江
西必死於此眾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艦四集取兼葦
編大筏塞上下流縱火焚營軍力且盡吉從子伯不華
與親兵數十人皆死之吉猶堅坐不動忽中矢昏仆賊
素聞其名舁至密室至旦乃蘇賊羅拜餽食吉叱之凡
七日不食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 田也先

執敬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壽寧郎嘗見帝師不拜
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為歷官江浙
參政至正十二年徐壽輝兵犯杭州執敬已被命討賊

海上事急不得去椽史曰城內空虛無備將奈何執敬曰吾卒厲戈矛當殲賊以報國不濟則以死繼之何畏哉俄賊奄至遽上馬率眾出中塗與賊遇射死七人已而賊來轉盛且縱火眾皆潰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叱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首何為降耶乃奮刀斫賊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亦中槍死

平江路鎮撫桂完澤 金德

至正十二年徐壽輝遣項普略攻昱嶺關澤從行省官討賊與其妻弟金德皆被執賊脅之降澤語德曰男子

成仁譜 卷十一

漢即死不可降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皆剖腹而死

金谿人余恩

撫州盜起執恩逼為之用恩不屈大書於几曰生為大元民死為大元鬼遂自刎死

靖安縣達魯花赤潮海

子民安圖 黃雲 賈紹 胡斗元

至正十二年斬黃賊來寇潮海率眾與戰破之賊黨益盛潮海遂被圍為所執不屈死其子民安圖襲達魯花赤帥眾擊走賊將復縣治後賊再至民安圖迎戰力竭被執不屈賊剛之進士黃紹以求援道阻乃還與民安

圖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平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見殺鰲溪書院山長胡斗元與潮海共禦賊兵敗被執賊脅之降斗元不屈遇害黃雲寓靖安為潮海前鋒與賊戰身中數十創噴血罵賊而死

山南廉訪使卜理牙敦 上都

至正十二年卜理牙敦治中興賊寇來犯襲東門牙敦力戰被執不屈死之又明日賊復來攻判官上都統兵出擊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還闕力屈賊執之使降上都大罵剝腹而死

國子生卜琛 子小十 李仲亨

成仁譜 卷十一

至正十二年大名盜起來剽掠琛與仲子小十及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無弓矢以鉤鉏白鏃當賊賊矢兩集琛眾潰散被執仲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諭使降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吾寧死豈從汝賊耶屢脅不聽殺之

廬陵人羅明遠

至正十二年徐壽輝僞將陳普文陷吉州路明遠起義兵復之俄賊又至官兵失守明遠率敢死士四百人大呼巷戰殺賊數百賊却而明遠竟戰死

建昌人吳德新

吳德新工醫自京師往寧夏遇賊被執僭使隆德新馬
聲叱之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
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投井中仰
罵賊下射矢貫其項焉益甚賊怒以長鎗刺之然亦壯
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福建鹽運同知領福寧州事王簡

子相

至正十二年賊自邵武間道偏福寧簡與監州阿撒都
刺募兵分扼險要賊至楊梅嶺立柵簡與仲子相馳破
之賊帥王善擁眾直壓州西門胥隸皆散惟市兒數百
人簡射賊不反顧俄馬蹶見執善曰聞公有惠政欲屈

成仁譜

卷十一

五

再尹此州簡詞之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
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搯以跪弗屈羣毆之簡嚼舌以
血嘆善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爲吾民天民也不可害
官軍且暮且至汝輩無遺種矣言訖挺頸受刃而死賊
執其子相欲釋而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
寸斬汝肯受汝官耶賊殺之簡妻潘氏挈二女逃民間
聞變恐破辱母子同繼死

淮南江北行省叅知政事趙璉

楊兒

至正十三年五月璉鎮真州會張士誠亂陷泰州既而
就撫行省移璉鎮泰州士誠復叛夜四鼓縱火登城璉

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鬪市衢賊圍璉欲邀致其從璉
罵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旣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
何負於汝乃旣降復反耶汝棄信逆天滅不旋踵我執
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耶即馳騎奮擊賊以槊撞璉墜
地遂死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

知高郵府李齊

齊廣平人嘗作客江南元統元年賜進士第一歷兗河
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至正十三年五月張士
誠反破泰州陷興化行省使齊出守暨社湖會賊入高
郵城齊急還救賊已閉門拒守己而有詔赦叛逆者使

成仁譜

卷十一

六

者不得入賊給曰須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
則囚之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官軍謀知之
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
乎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梃碎其膝而剛
之論者謂三科大魁秦不華死海上李黼死九江泊齊
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淮南行省相磨盛昭

張士誠據高郵會詔使諭之不得達還謬稱已迎拜但
乞名爵行省不虞其欺遣昭入高郵授士誠官士誠拒
不聽拘舟中昭語從吏曰吾有死而已官軍逼高郵士

誠授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拘留使者
罪不容誅又欲我從汝為賊耶大罵不已賊怒先剗其
臂肉而後磔之

濟寧路錄事孫搆

張士誠據高郵或謂其有降意朝廷以烏馬兒為使招
諭搆副之搆時家居給驛就其家強起之行抵高郵士
誠不逆詭搆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佯竦聽已而拘
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欲脇之降搆惟事詭斥乃令其黨
肆其凌虐搆不為動及士誠據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
茂先謀持搆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赴鎮南王府約日

成仁譜

卷十一

七

進兵復高郵謀泄搆遂遇害

淮東宣慰司掾納速刺丁

子寶童 海魯丁 西山驢

至正十三年五月行省檄使納速刺丁捍高郵得勝湖
張士誠襲高郵納速刺丁會諸軍討之賊盡力來攻眾
皆遁刺丁度必死謂其三子曰汝等可脫去寶童等不
肯去父子四人皆死之

樞密院都事石普

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脫脫陳破賊之策曰高郵負
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莫前願假步兵三萬保取之
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丞相壯之命招義兵萬人以行

次范水晷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銜枚趨
寶應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乃水陸進兵乘勝拔
十餘砦直抵高郵縱火燒關門賊懼將棄城走總兵者
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功賊以死扞城
蒙古軍懼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躪軍大
亂普伏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直
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搏戰至日西被創墮馬復步
戰數合賊益至左脅中槍猶手握其槍斫賊賊眾攢槍
來刺普與從者力盡俱死

知安陸府丑閻

妻侯氏

成仁譜

卷十一

六

至正十三年斬賊曹安與犯安陸丑閻募兵拒賊敗其
前隊乘勝追之賊復自他門入亟還兵已不可為乃朝
服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閻猶論以逆順賊執閻使下
拜不屈且罵明日又逼其從閻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
汝賊乎遂遇害賊以布囊囊其屍昇置其家丑閻妻侯
氏出大哭給賊以酒肉乘間自經死事聞表其門曰雙
節

連江縣巡檢劉濬

妻史氏

至正十三年徐壽輝將王善冠聞勢將逼濬妻史氏有
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盡出奩中物募

壯士百人命仲子健將之決旬戰至數萬俄而賊陷福州衆懼潰去濬獨率麾下健所將兵進遇賊慶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憤戟手大罵賊縛濬先斫手一指鴛益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少變罵聲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妻史氏亦自盡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得歸請兵於帥府以復讐弗聽乃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刃其殺父者並擒善及賊酋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廟祀濬福州

成仁譜

卷十二

九

四川行省儒學提舉周鏡

至正十三年鏡赴任便道還家時盜起瀏陽無城守鏡告其兄弟使遠避自謂受國恩脫不幸必死賊至執鏡欲推爲主鏡大罵遂遇害

全椒縣尹楊樸

至正十三年郭子興攻陷全椒樸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子興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殺我屬正欲死官守尚何云哉乃紮樸倒懸樹上割其肉至盡猶罵不絕口

寧國路推官劉耕孫

第壹條 子碩

至正中賊攻寧國城陷耕孫死之弟燾孫爲常寧學正湖南昭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孫爲城守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城陷亦死之子碩爲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韶州路同知買住

張淵儀 萬里

至正十三年柳寇攻韶州買住躍馬身先大破羣賊恢復樂昌諸縣尋督兵勦餘黨時已有疾衆勸之還厲聲曰大丈夫當以死報國今羣盜未滅安能高枕家中死兒女子手耶竟戰死時經歷張鳳儀亦從買住以孤軍深入爲賊所殺其子萬里痛父仇復率兵力戰破賊首

成仁譜

卷十二

三

剖其腹劈肝祭父而生啗之尋補父官亦死於寇

龍溪人陳元善

元善世以儒名家海瑞逃兵作亂賊渠以元善素行孚鄉里欲先脅之爲民望元善曰吾所畏者義不畏者死汝賊豈能久生耶與其妻郭氏及三子皆遇害

容省副使哈刺答

至正十三年十二月脫脫督諸軍討張士誠哈麻矯旨奪脫脫兵柄削其爵安置淮安脫脫乃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帥所部並聽月濶察兒等節制哈刺答曰丞相此行吾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

自刎死

右丞相脫脫

至正十三年張士誠叛攻揚州詔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大敗士誠之眾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愈蹙哈麻賊之曠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劫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以太不花月濶察兒等代將其兵詔至軍中或謂脫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

成仁譜

卷十一

三

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蒙天子以軍國見委早夜懼弗克勝此重負今一旦得釋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敘退淮安十四年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惠銜之十五年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鳩遂卒年四十二

楊椿

椿有文藝尚氣節為元吳郡鎮將脫寅館客因署參謀分守婁門至正十六年二月士誠兵入婁門椿獨挺身禦寇鉞交於頸罵不絕口而死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

中覓尸被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尸逆水抵張香橋柱得斂葬於虎邱之華李次日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將取爾及男女去至期皆死

陳普

至正十六年二月張士誠陷吳郡兵至普門使拜不屈且索婦人普罵之被數創死

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

乘免官寓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黨郭良弼董綬言乘於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綬已皆失節願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能

成仁譜

卷十二

三

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無貳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急乘乃整衣冠自縊死

南臺御史大夫福壽

達尼達思 賀方

先是金陵有警湖廣平章阿魯灰將苗軍來援事平苗軍殺阿魯灰以叛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陷沒而金陵益孤且倉庫無積蓄福壽因下令富民俾出助糧餉激厲士眾為完守計十六年三月明兵圍金陵福壽數督戰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以通出入城中勢不支遂破百司奔潰福壽獨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

之去叱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尙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意若有所爲者爾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思亦死之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以文學名

淮東廉訪使褚不華 子作哥

紅巾賊蔓延兩淮不華行郡至淮安竭力爲守禦計且請以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復上章劾總帥逗撓狀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不華頗賴焉總帥聞其効已益恚乃檄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甫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堊相銜灌水寨以圍淮安不華知事

成仁譜

卷十二

重

危退入城總帥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卽爭取啖凡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靴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食盡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力窮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鬻次子伴哥冒白刃抱父屍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身經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知濟州王士元 子致微

濟州濱黃河嘗經盜賊城堞不完至正十七年賊道賊州兵悉潰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

死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至問曰爾爲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欲縛之士元奮拳毆賊賊怒並其子殺之

陵川尹張輔

至正十七年山東寇亂突入陵川逼輔使降輔抗節不屈具公服坐廳事爲賊所害

懷遠大將軍王英

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六顧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坐享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尙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

成仁譜

卷十二

重

卒有司請恤於朝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英所居有夷齊之風爲臣之清者也

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

至正十七年冬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元又遣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於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力戰而死諸軍大潰

寧國百戶張文貴

至正十七年夏明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守臣別不華等固守攻之不克楊仲英開門請降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

歙縣人鄭玉

至正十七年明兵入徽州時玉隱居教授守道安貧以
著述為功守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君者耶因被拘
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
必死狀其妻聞之使人告語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
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
北向再拜自縊其妻亦死之

兆熙案梧溪集云至正十二年昌國州達魯花赤高
昌帖木兒當海寇犯境募兵督戰眾寡不敵慨然嬰
城死明兵至杭州徵故官監郡閩元賓嘆曰國危身

成仁譜

卷十二

室

辱尙有頭戴南冠耶一夕雉經死石初集云至正十
五年紅巾寇悉銳攻安城州姚正叔麾義旗力戰眾
踴躍求自効監州普刺忌其能力邊之正叔奮起擊
賊城陷姚氏一門三世無存者又寇至廬陵鄉人戴
大賓提義旅數千扼龍泉要衝相持累月竟死於寇
有龍泉布衣章立賢父子婦姑盡室投江死其見於
稗史者亦足闡揚前烈云

成仁譜卷十三目錄

元

余闕	董搏霄	道童	伯顏
郭嘉	王佐	喬彝	周宏
胡存道	堵簡	顏瑜	伯顏思聖
全晉庵撒里		朶里不花	趙資
俱列篋	鄧可賢	高傳	林夢正
蕭生	伯顏不花的斤		成遵
李术魯遠	石抹宜孫	張正蒙	馮文學
太平	普化帖木兒		羅良
姜碩	那海	劉鶚	周昆
張光遠	柏帖穆爾	獲獨步丁	呂復
送理彌實	鄧祖勝	普顏帖木兒	
柔哥失里	普顏不花	申榮	張庸
閔本	拜住	趙宏毅	朴賽因不花
丁好禮	郭庸	王遜志	楊淵海
高文鼎	孫德謙	黃啤	徐孫頭
伯顏子中	徐允讓	王翰	把匝刺瓦爾密
石明三	徐鉉	張緝	周樂
茅氏	王氏	朱錦哥	貴哥

劉氏 蔡三玉 袁氏孤女 童氏
 徐彩鸞 王氏 張氏 沈氏
 阿蘊主 賀氏 朶那 毛氏
 陳淑真 劉氏 也先忽都 劉翠哥

成仁譜

目錄

二

成仁譜卷十三

太倉盛 敬寒器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元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先是闕以淮西宣慰使分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環築堡砦與屯田浚隍增障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植木爲柵城上起飛樓時盜方環布四外闕提勁卒數千屹然爲江淮保障陳友諒遣將趙普勝由池州攻城

成仁譜

卷十三

下

經旬敗去尋拜淮南左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之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分兵捍賊晝夜不得息既而賊兵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仍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身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到墮清水塘中妻蔣氏妾耶律耶卜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萬戶府經歷段桂芳

都事帖木補化千戶盧廷玉葛延齡邱香許元琰奏差
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乃經歷楊恒知
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凡十八人時至正十八年正
月也宗可從闕守安慶每遇敵必橫槊入陣殺賊最多
賊陷闕死宗可馳還家謂妻孥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
屈汝等無苟活爲人所魚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刎死
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 弟昂霄

時劉福通將毛貴陷益都般陽諸路有旨命搏霄從知
院事不爾矣往接濟南適告急搏霄提兵往濟南大破
貴兵於城下濟南始安改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

成仁譜

卷十三

二

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譜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
依前往接益都搏霄以老病辭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
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令搏霄守河間之長
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果陷
搏霄方駐兵南皮適有旨擢河南右丞甫拜命毛貴兵
猝至營壘猶未完諸將請曰賊至當奈何搏霄曰我受
命至此惟以死報國方拔劍督戰賊突至猝而前刺
之無血但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搏霄以儒生起
家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過
人者

洪都舊帥道童

至正十八年陳友諒攻隆興時火爾赤以左丞來守洪
都舊帥道童捍城頗有功火爾赤疾而撓之城陷火爾
赤出走道童退保撫州欲集義兵收復而勢已不可爲
因嘆曰身爲大臣城陷復何面目見人遂迎敵遇害
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

至正十八年伯顏病免家居河南盜大至伯顏起兵討
賊渡漳北行至磁與賊遇賊知其各生劫之誘以富貴
伯顏罵不屈與妻子俱死諡文節

廣寧路總管郭嘉

成仁譜

卷十三

三

至正十八年盜陷上都嘉竭家財犒義兵爲守計既而
遼陽陷孤城無援嘉歎曰自我祖父有勲王室今日盡
忠吾分內事况身守此土當死生以之餘不足惜賊至
圍城嘉射殺其呼降者遂力戰死之

晉寧人王佐

至正十八年佐教授里巷賊至倉卒不能避見獲賊欲
降之佐傲岸自如詎賊不已遂被害

晉寧人喬彝

彝性高介爲詩文有法賊襲晉寧陷之城中立者十二
三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如輩

循次投井中已隨赴之皆死事聞贈葬臨汾縣尹諡純潔

知昌黎縣周宏

至正中程思中作亂宏率其民赴永平城拒守城陷被執不屈七日不食罵不絕口而死

松江儒學官胡存道

至正間苗兵陷松江縱火大掠存道守學舍不去寇怒殺之前一日題詩於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但圖存聖像不媿作儒臣果踐所言楊維禎為立傳

參謀官堵簡

成仁譜

卷十三

四

平章慶童復松江以簡為參謀官兵敗為賊所執欲用之不屈死

教諭顏瑜

至正十八年田豐亂山東瑜携家避鄆城道遇賊詰之曰汝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汝書生吾不殺汝可從我見主帥瑜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誦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慕爾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為汝寫旗從逆乎賊以鎗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妻子皆遇害

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師聖

師聖修輯六經多著述其為學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士出其門不問而知為伯顏氏學者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蔓延河北師聖言於省臣將結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大至師聖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州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却之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遇害

江西行省參政全普庵撒里

哈海赤

至正十八年全普庵撒里分省於贛時江西下流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辛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誘之降撒里斬其使日擐

成仁譜

卷十三

五

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萬戶馬合沙欲舉城降撒里遂自刎死總管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日賊脅之降哈海赤曰與汝戰者我也爾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江西行省平章朶里不花

子達爾不花 妻高麗氏 哈乞吳等

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朶里不花今職進討友諒遂泛海趨廣東駐揭揚降土寇金元祐且治兵欲由梅嶺圖江西會元祐為亂率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朶里不花勒兵拒戰為鎗所中創甚其子達爾不花力戰死之朶里不花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絕口

賊殺之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大罵賊曰平章
遇爾父子厚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部將哈乞吳普顏
阿刺不花万不花等皆戰死

四川行省參政趙資 完者都 明革友

資與右丞相完者都平章明革友同守遠定明玉珍遣
部將萬勝來攻二帥先遁惟資退守大佛寺勝執資妻
子於江岸招之資曰癡婦不死何爲語畢以强弩射殺
其妻復欲射其子爲眾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
遁與完者都明革友三人會於龍州集義旅謀與復爲
游兵執至重慶玉珍欲官之館於治平寺使人諭意再

成仁譜

卷十三

六

三資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玉珍猶欲生之俄傳趙叅
政義兵將至三人同斬於市蜀人謂之三忠立祠祀焉
前監海潮州俱列篋

至正間紅巾賊亂藩臣檄掌東門之管既奉命往別道
士陳白雲曰予世爲忠臣兵事不可測誓不厚國先請
以身後爲托歸具牲酒酬祖墓屬妻孥曰城倘不守爾
等當即赴池井勿汚賊賊破列篋投井死妻妾子女從
者十一人明日道士乃浚井竭池求其屍具棺以葬
乳源人鄧可賢

至正中郴寇圍乳源可賢率其峇民並子弟死守凡兩

月糧盡可賢奮身出戰被執並其子弟七人皆死皆破
無一人降者

林州圍練萬戶高傳

傳赴調遇盜邏卒且戰且行盜率大眾突擊傳匹馬挾
勁弓射無不中盜懼不敢前然知無援復合攻誘以降
傳厲聲大罵力戰死

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

斲黃賊寇溧陽獲其魁張姓者乃世職千戶也夢正叱
之曰爾父祖世受國恩而爾忍爲逆耶既而寇勢轉盛
竟奪張去令曰有生得林教授者受上賞夢正匿他處

成仁譜

卷十三

七

搜得之張曰前日罵我者非子耶曰然張曰降則俾爾
爲元帥夢正曰爾僞也我何爲降險之再三終不得縛
於樹殺之

建州學正蕭生

生初爲建州學正寇亂家居全子仁辟爲參謀僞漢陷
廬陵子仁遁去生嘆曰有誠不守非忠也遇敵弗戰非
勇也謀人軍而不死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即投學井中
人爭出之得不死爲書付家屬並書之衣帶曰男子之
貞猶女之烈一有玷焉萬善難雪仍自投井中

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

大聖奴 海管丁 蔡誠
蔣廣 陳受

初陳友諒遣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州引兵往援破走奉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城中開門迎入不花的斤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出奮擊又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攻城益急又遣降將高義來說降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踰兩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謀海魯丁臨城問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偽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空城何為耶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呼者不答而去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城中惟食草苗茶紙刮靴底掘鼠糞律殺老弱以食不花的斤屢出破賊又二月奉國穴地梯城晝夜攻不息城遂陷不花的斤自刎死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被執賊愛廣勇使之降廣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盞耳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於竿有陳受者信州小民不花的斤募為義兵與賊戰被執受大罵不屈賊焚殺之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太常典簿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

為忠臣吾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闕以江東廉訪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力守孤城而死中書左丞成遵

先是湖廣賊倪文俊質威順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承平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紀綱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與是棄之與賊遵曰昔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尚以分羹為言奈何以王子故廢天下大計眾皆聽其論時太平在相位數忤二皇后意深銜之以遵為其黨也令御史誣劾遵受

職事十數條命宗正等府官鍛鍊成獄竟杖死後御史臺臣辨其冤仍還所授宣勅襄陽縣尹李木魯遠妻雷氏遠需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賊大至遠遇害其妻雷為賊所執欲妻之詆賊曰我參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狗彘生乎亦見殺同簽行樞密院事石抹宜孫明兵取蘭溪且逼婺州宜孫母實在婺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

親也卽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赴援親率精銳爲之殿
比至葵敗績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
欲圖恢復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爲嘆曰處州吾所
守者今吾勢已窮無所前往不如仍還處境長作處州
鬼耳既還至慶元爲兵所殺

湖州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

紹興兵變正變謂妻韓氏曰吾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
死韓曰君果死忠吾必死節遂相對自縊其女池奴年
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獨何生隨投身深崖中

雲南儒學正提舉馮文舉

妻馬氏

成仁譜

卷十三

十

至正二十二年明玉珍據蜀遣兵攻雲南文舉謂妻馬
氏曰我元進士蒙厚恩今有死無二汝馬中丞之裔其
從之乎馬氏曰君旣死妾生何益皆自縊死

中書左丞相太平

太平本姓賀氏名惟一至六正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
端非國姓不授特賜蒙古氏更名太平復以薦爲左丞
相時脫脫還朝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譏間成隙
罷太平爲翰林學士承旨遂歸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
自適後復召拜中書左丞相時二皇后奇氏希得太子
早臨政遣宦者諭意太平不從遂令御史劾左丞成遵

參政趙中等下獄中以二人爲其黨也太平知勢不可
留以疾辭位會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勢偏上都
皇太子言於帝仍起爲上都留守資欲置之死地太平
毅然往時同知太常院事脫權聞太平至引兵縛陽翟
王詣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終不爲已功未幾拜
太傅賜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以非得太平同
事不可於是密旨令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且止當軸
者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故違上
命時搆思監復爲右丞相更誣奏之安置吐番尋遣使
至東勝逼令自殺

成仁譜

卷十三

十一

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

至正二十四年張士誠逐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迤
取符印遷嘉興以弟士信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
請實授王爵普化帖木兒不從士誠卽使人至紹興索
其臺印普化不從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
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
妻子訣賦詩二章仰藥死臨死擲盃地上曰我死矣逆
賊當誅我亡也

漳州守臣羅良

良長汀人以散費募士捕殺漳州寇提兵解福州國功

爲閩將第一時陳有定主閩事良貽之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之大臣克復汀州固其本職燕只平章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朝命也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也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貲口言爲國心實爲身耳跬步之間眞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子儀抑爲曹孟德耶有定大怒發兵攻漳境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城良堅守旬日死之

禮部員外郎姜碩

碩奉詔入閩招安陳有定遇僞將康宗立碩諭之賊不從反逼之降碩大罵遇害

成仁譜

卷十三

三

尙乘卿那海

時尙乘卿那海戍項城語子伯忽都姪阿刺不花曰被賊新執黃頭勢悍甚與其待敵孰若進討天未厭亂吾一門不忝卜尙書矣衆曰大人誓許國兒輩何愛死遂進攻多所斬獲卒以授絕皆拔刀自刎

知韶州府劉鷗

子運

元季紅巾盜起擢江州總管冠不敢犯奉命守韶六年屢却強寇後分兵討洞掠贛寇數萬猝至戰守月餘力盡城陷被執不屈囚於贛之慈雲寺自分必死乃書衣裾有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之句不食六日死子運

時爲元帥府經歷亦戰死

廉山知縣周冕

周福

冕繇文學薦出宰廉山以廉惠稱會賀州洞寇尉滿反討之不克招之不來顧曰審是周縣尹來乃降爾冕往寇果拜降後歸家數年至正兵起監郡起公及前松江府同知周福領兵禦之兵次龍湖寇至冕率兵死戰數十陣遂與福俱死

永豐人張光遠

羅惟運

元季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盜所過井落民相從爲亂殺掠巨室光遠建策募寇其友羅惟遠尙氣節光

成仁譜

卷十三

三

遠遣人致之密謀其事且曰今郡守梁使君督兵境上君往請師吾陰爲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掌於几慷慨從命未發寇謀知之執羅裸而鞭之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造謀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書一死字大誓三日而後氣絕寇有知其事者業光遠至營光遠從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勿多言也遂遇害

福建行省郎中柏帖穆爾

至正二十七年明舟師由海道趨閩奄至城下時柏帖

穆爾聞大軍攻城急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若等能從我乎皆曰諾於是自縊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壓之死獨留三歲幼兒曰父死國婦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於義何從乎爲宗祀計可也乃命乳媪抱匿旁近民舍而取金畀之曰緩急可以此贖兒命者有頃兵入城乃積薪樓下縱火自焚死

前僉廣東廉訪司事獲獨步丁獲獨步丁退居福州大明兵至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成仁請

卷十三

十四

本進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不可辱乃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其兄曰穆魯丁官建康曰海魯丁官信州皆先是死國難云攝長樂尹呂復

明兵下福州復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以死報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引繩自縊死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

明湯和傳檄至漳州迭里彌實仰天嘆曰吾位三品國恩何以報乎有死而已乃詣廳事具公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卽入位端坐

拔所佩刀刺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屍葬東門外

右丞鄧祖勝 趙元隆

祖勝以右丞守永州明兵圍其城屢戰屢屈城中食盡或勸暫投他郡以圖後效祖勝慨然曰吾受封疆之寄保釐南邦才力謝薄不能禦難以至此有何面目復視息人間分當効死報國寧貪生以負在三之義耶諸君可速爲計遂抽刀自殺都事趙元隆者與安奇士也素尙氣節聞永州破祖勝自殺乃私語同官曰昔與鄧侯同事良荷知遇所以不卽死者期効尺寸以報今鄧侯

成仁請

卷十三

十五

死矣尙何獨生乎卽引劍自決

吏部尙書普顏帖木兒 張翔

明廖永忠等兵至梧州時元普顏帖木兒與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何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無應者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朱亮祖勒兵追之普顏戰死張翔赴水死

西臺御史桑哥失里 王可 阿失不花 朱春

明徐達等克奉元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

曰卿能盡忠妾不能盡節耶亦俱投崖死

山東行省平章普顏不花

明徐達等大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守益都力戰不克城遂陷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出坐堂上至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而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為其主耳不屈死之先是其妻阿魯真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惟有死耳家人無不嘆息泣下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妾婢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成仁譜

卷十三

六

欲下而井填積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死焉

山東行省平章申榮 王輔元

至正二十七年榮守東昌明徐達等兵至列郡皆降榮告其父曰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問其故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喪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死守官王輔元亦死之

刑部尚書張庸 段禎

庸守駱駝谷明徐達等兵至庸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應庸堅守拒戰眾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

民執庸出降見主將庸不屈與禎俱死

集賢侍講閔本 妻程氏

明徐達等兵至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程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於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遂各縊焉二女見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翰林國史院都事拜住

明徐達等兵至京師拜住謂家人曰吾上世受國厚恩至吾又食祿今國破與其苟生不如死遂赴井死其家成仁譜

卷十三

七

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為殉焉

國史院編修趙宏毅 子萃

明徐達等兵入京師宏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中晝恭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俱死尚何故愛死乎或止之曰吾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吾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鄰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

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

解衣帶自經死

中書平章政事朴賽因不花

明徐達等兵入京師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所領

僅贏卒數百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吾但知與此

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請速死不少屈終殺

之

中書平章政事丁好禮

明徐達等兵入京師或勸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位

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惟一死耳後數日大

成仁譜

卷十三

太

將召之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中書參知政事郭庸

明徐達等兵入京城昇庸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

各爲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語不少屈遂遇害

簽太常禮院王遜志

明徐達等入京城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

其友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斥

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即自投井死

員外郎楊淵海

淵海元大理總管段功之從官也元末梁王鎮雲南功

亦奉命守大理梁王忌段功誘殺之淵海爲輓詩題粉

壁飲藥而死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戀紅塵

死生自古皆緣命禍福於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

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

廣東元帥高文鼎

文鼎吉水人爲廣東元帥至正間三山寇攻廣城文鼎

以義激將士力拒幾一年援兵不至城陷自刎舉家無

一存者

大同行省平章孫德謙

大都既陷元主北奔德謙猶恪守臣節明兵圍大同德

成仁譜

卷十三

元

謙嬰城固守自知力不支乃手書自決作詩數章詞義

激烈絕城死手書猶有人傳者

待制黃暉

初明徐達等兵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暉先與危

素約死於難至是矢志求死從人張午欲勸止之暉曰

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勿我

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投居賢坊井中而死年六十

一有詩文傳世時洪武元年

大都人徐孫頭

明兵入都城妻岳氏告曰兵至我等恐被驅迫將奈何

孫頭曰事急矣惟有死爾遂火其所居夫婦挽手同投
烈焰中母王氏及二女一子見之號慟不已亦皆抱持
赴火死

吏部侍郎伯顏子中

子中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進行省都事
至正中寇陷西江伯顏問道入閩攻復建昌因陳江南
緩急之勢除今職會出使廣東明師悉定閩廣子中變
名姓浪跡江湖間潛居進賢之北山悲歌慷慨誓不復
仕嘗懷鳩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慕
義不之強洪武四年十二月江西布政沈立本應詔以

成仁譜

卷十三

壬

禮徵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
祭其父祖師友及同事死節之士作七哀詩飲鳩而死
山陰民徐允讓 妻潘氏

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
安頸流血允讓抱父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我父寇令
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
夫則無憾也寇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
死洪武十七年有司上言節孝詔旌表其門

靈武人王翰

順帝末年爲潮州總管棄官走閩爲黃冠栖永福山中

十年明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強起之翰自刎死絕命詩
云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
臣覆祀絕宗良可恥今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
存寸刃在手願不惜一死了却君親恩

梁王把匝刺瓦爾密

達的孺兒

明監玉沐英等兵逼雲南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既
入羅佐山聞事急遂挈妻奴與左丞達的孺兒俱入普
寧州忽納岩焚其龍衣馳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刺瓦爾
密與達的孺兒乘人定後入草舍中自縊俱死 時洪武十四年
兆熙案元至正間文武臣民殉國者復有福建叅政

成仁譜

卷十三

壬

尹克仁嶺南叅政普元理山東廉訪使月魯不花遼
陽路儒學提舉趙洙宣徽院使帖木兒浙東道副元
帥周誠德湖廣行省都事夏璿汝寧知府完哲府判
福祿護國温州知府王銓廣州推官王宗顯袁州推
官蔡廷秀池州推官劉受二汴梁路同知黃頭安慶
路經歷蕭同善雅州司吏劉憲嚴廬陵郡掾黃翎浮
梁知州曹觀弋陽知州劉元談婺源州判官汪伯正
遂安知縣朱倬南平縣尹陳君用真定縣尹葉景仁
開化縣尹楊居仁香山巡檢曾元吉總管李孝先廣
德翼萬戶關住河南萬戶察罕鎮江上萬戶丑廝徐

州兵馬指揮使禿魯西城司副使榆海義兵千戶宋如玉沿海百戶宗澤宣城管軍百戶王翕管軍百戶鄒世聞青田人張進九黃巖人潘伯修樂平人李棠卿餘千人湯自願廬陵人楊本巖斬水人李清七翁八安仁人黃復圭江陰人許晉孤忠亮節均足垂名千古者矣

孝子石明三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殲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傍

成仁諱

卷十三

三

候杜虎出並殺之明三亦斃張自如生所執斧牢不可

拔

孝子徐鈺

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葵源過丹陽小溪父失足墮水中鈺投溪擁鎮出得挽行舟以升而鈺力困億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於灘土人哀之立石紀其事

孝子張緝

緝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儒學轉幕職兼歸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緝以身蔽母槍中

緝脇三日而死

孝子周樂

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沉日成於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願以己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溺死越數日兩尸並浮水面上賊以篙抵之卒不解

兆熙案中牟劉源因火起延燒救母被焚上高李明

德新昌石永壽均以兵亂代父被戕其孝行亦不容

泯云

成仁諱

卷十三

三

崇明朱虎妻茅氏

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大醫提點師某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氏託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內黃趙美妻王氏

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少無子欲使更適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去耶舅姑欲以族姪與繼婚氏拒不從迫之力氏知不免即繩自縊死

洛陽趙彬妻朱錦哥

天歷初西兵掠河南朱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拒曰
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筆楚之朱度不能脫
即給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旁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
信之隨其行朱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踢身赴井死
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貴哥

天歷初羅以罪貶海上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親率
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免令婢僕具酒肴延於廳
事如廐自經死

順寧臺叔齡妻劉氏

成仁譜

卷十三

詩

劉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
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
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
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火滅家人得二屍爐中
猶手相握不開朝論嘉其烈命錄付史館

龍溪陳端才妻蔡三玉

至元間寇掠龍溪里媼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
三玉亟以水漬衣冠視三玉有姿色欲污之三玉給曰
衣濕更求衣矚寇取衣自投水死越三日其父廣瑞舟
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舟溯河而上屍

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收斂之

袁氏孤女

女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癯瘵臥床者數年女事母
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鄰婦強擄女出避火女
泣曰我何忍令母去遂入室抱母共焚死

嚴州俞士淵妻童氏

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
淵家氏以身蔽姑衆欲污之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
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屬猶不絕眾乃破其
面而去

成仁譜

卷十三

望

浦城李景文妻徐彩鸞

彩鸞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
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彩鸞從父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
害其父彩鸞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掠其女
去拘之桂林橋彩鸞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桂林橋下
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水賊競出之
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大都惠士元妻王氏

至正十四年士元病革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
生子汝善保護之待稍長從汝自嫁氏泣曰君何出此

言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士卒比葬氏遂居墓側以妾子置左右時其飲食寒煖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終喪親舊皆攜酒醴祭士元於墓祭畢衆欲行氏已經死於樹

龍泉湯輝妻張氏

湯輝以兵亂先移其家財入山岩與母共守輝父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即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成仁譜

卷十三

三

沈氏

氏吳興人夫爲軍士所害沈有殊色略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間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椽舟過見婦人衣漾水上引救之易衣置後艙內其下諷之曰吾張君今貴人汝能侍之且得幸沈謝曰幸諸君見憐然彼時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貴人安用失節婦哉夜二鼓視旁有竹箸即取一納口中而力觸舟箸入喉以死

大理段功妻阿蓋王

阿蓋王雲南梁王女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襲爵爲蒙化

知府明玉珍自蜀分兵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走功

獨進兵四敗之梁王深德功以阿蓋王妻之姿授雲南

平章功自是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

促之歸未幾復來或譖之梁王曰段平章此來有吞金

馬騮碧雞之心盍早圖之梁王密召阿蓋王謂曰功志

不滅我不已今付汝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之主潛然

私語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

功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陰令番將格殺之阿蓋王

聞變大哭欲自盡王防衛甚密主後愁憤作詩而死

何婦質氏

成仁譜

卷十三

三

斷兵陷吉安殺其夫將汚之質曰妾聞師令嚴淫虐者

斬以狗汝獨不懼狗乎兵以言諸帥帥請聘焉屆期賀

閉戶不納留指血題詩曰涇渭難分清與濁妾身不幸

死紅巾孤兒尙忍更他姓烈女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揮

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

亦愴神遂引刃自斷其喉猶端坐不仆賊帥見之驚去

朶那

朶那杭郡長兀氏女奴也寇陷杭劫官民倉庫至畏兀

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於柱以刀觸頸上諸婢皆走朶

那獨以身蔽主婦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耳家之寶貨皆

我所藏王母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冠喜即解
至婦縛俄探金珠幣帛置堂上冠爭取之已欲犯朵那
身朵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冠
驚舍之去朵那泣拜至婦曰棄至貨全主命權也妾受
命主鑰失貨而全身非義請從此死乃自殺

松陽周婦毛氏

至正十五年氏隨夫避亂麻鷲山中爲賊所得迫之曰
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宰割我心不願汝金
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誓曰碎剛賊汝碎則臭我碎
則香賊怒刺其腸而去

成仁譜

卷十三

天

富州陳壁女陳淑真

夏婉常

壁故儒者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
寇隆興淑真見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
終泣然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
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
得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
宗願妻夏婉常與女匿居後園中賊至挾其女共授井
死

劉氏

劉河南彰德人夫齊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

貧無所依有強議婚者劉伴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
畢當從汝言是日徑往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
本河南各家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
敢失節遂投地而死

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妻也先忽都

至正十八年紅巾賊破大寧也先忽都與妾玉蓮走尼
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縱衣拒不肯賊嚇以刃罵曰
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耳我不能爲針工以從賊賊
怒殺之玉蓮亦自縊死

房山李仲義妻劉翠哥

成仁譜

卷十三

天

至正二十年縣大飢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
欲烹之翠哥訴曰吾夫瘦小不足療饑吾聞婦人肥黑
者味美願就烹兵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哀之

兆熙案元史列女命妻則參知政事王時妻安正同
詳定使明周徐程妻金氏觀音奴妻下的顏斤鉛山
州判官鄭琪妻羅妙安民婦則須城郭三妻楊氏遼
陽李君進妻王氏甄城丁從信妻李冬兒濱州惠高
兒妻李氏汴梁孟志剛妻衣氏潞州李馬兒妻袁氏
紹興吳守正妻禹淑靜濟南劉公冀妻蕭氏貞女則
偃師王氏安哥許州李讓女順兒均能舍生守義烈

比秋霜至全家殉節者若杭州黃仲起妻朱氏陵州
 呂彥能妻劉氏太原王履謙妻齊氏台州杜思綱妻
 陶宗媛大都宋謙妻趙氏一門貞烈潔白不污九足
 流輝彤史焉

成仁譜

卷十三

三

成仁譜卷十四目錄

明

桑世傑	廖永安	花雲	許瑗
汪文炳	張德勝	孫本立	俞通海
葉良器	胡深	曾萬中	胡大海
耿再成	葉琛	趙德勝	徐明
張子明	韓成	張志雄	牟魯
嚴德	于光	萬斌	孫興祖
孫虎	曹良臣	朱顯忠	汪興祖
關敏	袁興	李仲德	王禕
吳雲	熊鼎	葉居昇	濮真
王綱	黎希旆	黃正	陳敬
楊廣	劉廣	雲奇	鄧瑜
劉林	濮英	張愛	危貞昉
顏琇	徐植	魏文昌	陳圭
陸安	陳敬	盛本源	吳得

成仁譜

目錄

一

成仁譜卷十四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明

判樞密院事桑世傑

戊戌二月元至正十八年桑世傑等受命討張士誠攻江陰石

牌海寇樂瑞率僞州判朱定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

陣戰死

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

戊戌十月張士誠寇常熟永安與戰大破士誠兵於蘇

成仁譜

卷十四

一

州狼山與徐達邵榮復率舟師擊張士誠於太湖乘勝

深入後軍不繼俄水淺舟膠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

屈被囚至丙午七月囚死年四十七

行樞密院花雲

妻邵氏 王鼎

先是太平新附太祖命雲率麾下三千人守之庚子四

月陳友諒以巨舟乘漲汨城下士卒緣舟尾攀堞而上

城中乏食困憊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曰賊奴爾縛我

我主必滅爾曹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

斫五六人賊怒縛雲於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

院判王鼎被執抗罵不屈而死雲妻邵氏子一甫三歲

抱屬侍兒孫氏曰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

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死孫氏陷賊中賊敗脫走卒

抱此兒得達帝所厚賚孫氏命撫其兒

太平知府許瑗

太祖駐兵婺州時瑗以儒士進謁因言曰方今元祚將

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略者

方可取雄才有奇識者方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非攬

收英雄難以成功太祖然之授博士留帷幄中參謀議

以太平股肱郡命為知府陳友諒陷太平瑗被執罵不

屈死之

成仁譜

卷十四

二

都昌知縣汪文炳

文炳字炳叔歙人大兵渡江隨撫諭孫炎入謁授秘書

典籤講說稱旨授都昌令陳友諒以兵來攻援絕被執

賊奇其才欲官之不受抗罵而死

會樞密院事張德勝

庚子五月陳友諒來襲金陵敗走太祖遣徐達張德勝

等追及友諒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

勝死於陣

參知政事孫本立

戊戌陳友諒至本立與僑偶會萬中陳海雲力戰辛丑

三人歸附太祖皆授以官為參政友諒將熊天瑞據額
州怒本立不附已潛襲其軍遂遇害

平章政事俞通海

太祖初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破蠻子海牙通

海功居多後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吳江中流

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饑刀趙破陳友諒總兵

掠劉家港平廬州守之從征浙西轉戰至滅度橋中流

矢卒

萬戶葉良器

己亥總制官胡深薦為千戶勦山寇及征方谷瑀克平

成仁譜

卷十四

三

陽城陞萬戶深入敵境被獲不屈而死胡深有詩哭之

日黑風吹浪血腥飛正是將軍效死時耿耿孤忠冰雪

淨昭昭大義日星垂鄉邦安堵人懷惠總帥旌賢祭有

詞媿我蘭臺會秉筆姓名志逸重嗟咨

浙江行省左右司印中胡深

深總制處州軍民事興利除害惠愛最多後以征福建

陳有定馬賊被執死之追封縉雲伯郡人立廟祀之先

是日中有黑子劉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死

後有定敗械送京師上以賜深子禎禎齎其肉以祭深

云

參知政事會萬中 弟粹中

元季為千夫長江右亂萬中與弟親軍指揮使粹中及

陳海雲孫本立等保障鄉里歸太祖還守吉安兵爭走

京師乞援授萬中粹中今職癸卯城陷兄弟皆戰死

參知政事胡大海 王愷 章諶

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謁太祖為前鋒從入和州

累功進僉行樞密院事上以婺浙東大都通甌引越以

為行省參政守之命左司郎中王愷分治省事壬寅二

月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叛殺胡大海及其子關住執

王愷苗軍多愷恩德欲擁之而西愷正色曰吾天子大

成仁譜

卷十四

四

吏同守此土義當死豈從賊耶乃罵賊愈厲命左右取

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震知不可屈遂殺愷及其

子寅揀史章誠亦死之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

大海像市曹刺英血祭之

樞密院判耿再成 孫炎 王道同

太祖取金華再成為前鋒屯縉雲先是士卒無論大小

徵私粟民間號皆糧民最苦之再成白胡大海盡罷皆

糧壬寅二月苗帥李祐之賀仁得等作亂再成方與客

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

乃敢反賊直前刺再成中頸死處州總管孫炎被執幽

之空舍賊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大罵不已賊夜以燭
雁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決炎拔刀割雁羣厄酒仰天
嘆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擒我死義耳又何憾叱其
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裘王上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
妻王氏亦不屈死處州知府王道同為賀仁得所逼亦
不屈死之

南昌知府葉琛 萬思誠

琛字景淵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同郡劉基章溢齊各太
祖下處州聘至建康琛知南昌府善輯撫兵民皆愛戴
之壬寅四月叛賊祝宗康泰陷洪都琛與都事萬思誠

成仁譜

卷十四

五

迎戰市中皆死於難

兪樞密院事趙德勝

李繼先 牛海龍 趙國旺 計

德勝從太祖有克捷功累官至統兵元帥兪江南樞密
院事守洪都陳友諒圍南昌德勝出戰射殺漢金指揮
漢益兵急攻城城壞復完巡賊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
腰箭深入六寸即拔出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
既當死即死恨不能從主人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
子獻領其衆樞密判官李繼先右翼元帥牛海龍右副
元帥趙國旺統軍元帥許珪右翼元帥同知朱潛並先
後守禦與賊戰死

百戶徐明

丑卯五月陳友諒作大艦來攻洪都督帥朱文正與趙
德勝等諸將分城拒守賊攻撫州門諸將死戰程國勝
與李繼先等六人皆戰死既而友諒復攻新城門賊設
陷阱數臨城誘戰徐明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
阱中被執不屈死

千戶張子明

癸卯五月陳友諒攻圍洪都內外阻絕朱文正遣子明
告急於建康得旨而返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友諒謂曰
若能誘城降可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我

成仁譜

卷十四

六

張大舍大軍且至諸公堅守以待友諒怒殺之

親兵牙將韓成

癸卯七月陳友諒圍洪都太祖親帥大軍討之戰於鄱
陽湖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
格鬪計無所出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
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
命通海來救舟驟進水湧帝舟遂脫追封成高陽侯為
諸忠臣首

院判張志雄

丁普甲等

癸卯七月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院判張志雄所乘

舟楫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
行樞密院同知丁普郎等三十四人皆戰死普郎身被
十餘創首脫著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後金廟祀
康郎山

莒州同知牟魯

洪武初青州民孫古朴等聚眾爲亂襲莒州執魯欲脅
其降魯叱之曰今民皆安業汝輩何爲自取夷戮卽悔
過自新猶可轉禍爲福不然官軍至汝輩豈有遺種乎
我守土臣有死而已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
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賊遂殺之

成仁譜

卷十四

指揮嚴德

初張士誠據兩浙命德統兵討之連戰皆捷遂令守禦
杭州至是天台賊反德往討之中流矢卒

指揮使于光

洪武三年正月元王保保寇蘭州指揮張溫堅守不與
戰守鞏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王保保於馬蘭灘戰
敗被執百計誘之降不屈擁光行城下使誘蘭州降光
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爾輩堅守以俟大軍至
勿爲甘言所誘元兵大怒批其頰尋被害

千戶萬斌

斌字文質定遠人元季伐劍從太祖克滁和真三州授
副千戶鎮滁洪武紀元調斌永平三年征沙漠大戰於
阿魯渾河死於陣

都督孫興祖

洪武三年徐達大破故元王保保兵於定西古城保保
絕塞而遁興祖力戰死於五郎口年三十五

指揮孫虎

洪武三年從徐達李文忠征沙漠虎率兵至落馬河與
元太尉買驢戰敗死

宣寧侯曹良臣

周鎮 常榮 張耀

成仁譜

卷十四

八

洪武四年徐達李文忠征沙漠分道出兵曹良臣領東
道兵出和林深入至阿魯渾河孤軍無繼及其裨將周
鎮常榮張耀同戰沒同時指揮章存道周顯亦戰死

指揮僉事朱顯忠

王均諒

洪武四年從傅友德伐蜀克文州遂畱守之僞夏平章
丁世真令番漢數萬來攻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或勸
顯忠出城走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誠存與存城亡與
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圍益急顯忠力戰不
支城遂陷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於文
州東門

東勝侯汪興祖

洪武四年傅友德進兵克蜀階州將至文州渡白龍江橋至五里關蜀將丁世真復集兵據險與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

南海人關敏

南海賊湯簡等作亂敏倡義擊賊死於陣舉家二十四口皆死焉詔贈兵馬副指揮表其鄉曰忠義

千戶袁觀

諸暨之役有劉總管者為賊所執與橫刀策馬突入賊陣衆皆披靡莫敢當援劉以出主帥攘之以為己功與

成仁譜

卷十四

九

恬不為怪亦未嘗以語人人咸服其量軍士嘗乏食與解銀印易粟活之及王師進攻雲南之龍海興時從征慨然謂同列曰吾此行不生擒渠魁不返也至是請前鋒遂力戰以死

刑部主事李仲德

洪武中以賢才應辟任龍江提舉清儉執法時以鐵面目之陞大理寺評事改刑部主事捐俸餘以濟公用僚高志明等忌之以事誣仲德廷爭不屈觸上怒殺之既而察其誣特旨賜祀戮誣奏者以狗

翰林待制王祿

洪武六年特詔祿往雲南諭梁王有降意未幾元之遺孽遣使脫脫微糧餉於雲南知之責謂梁王欲以威屈祿祿罵曰我天子使豈為汝屈有死而已爾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年五十二殯地藏寺北子紳字仲籍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滇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

參政吳雲

洪武八年九月太祖以雲南一隅未奉正朔使雲往諭之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將軍所獲送京師帝釋之命與雲偕符至雲南之沙塘

成仁譜

卷十四

十

口鐵知院等畏詠共說誘雲令胡服髡髮充為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鉄知院等始不可奪遂殺之後梁王知其事遣人收雲骨殖之

岐寧衛總督熊鼎

杜實

熊鼎有學有識初召為博士歷陞山東按察使滴改岐寧知西戎狙詐密疏論其雖降且叛之狀洪武九年上遣中使趙成召還朝鼎至西涼打班驛西戎朵兒只斑叛脅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遇害成曰以奉命召鼎來鼎死何往與知事杜實俱死焉上悼惜之遣使葬之於黃羊川立祠致祭

山西平遙州訓導葉景昇

洪武九年六月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剋下詔求
言居昇應詔上言三事其略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
也用刑太煩也其二者人所共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
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
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驕佚有
事則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為患也太祖怒以為難
問肯肉誅之
都督叅事濮真

成仁譜

卷十四

主

洪武十年十月濮真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
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我我主必
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即抽刀剖
心示之而死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太祖追贈樂浪公
叅議王綱

潮民弗靖擢綱廣東叅議往督兵餉綱致書與家人訣
攜其子彥達與俱單舸往諭降之還至增城為海寇曹
真所得日為壇坐綱上羅拜脅為謀主綱唾罵不絕口
遂遇害彥達哀號請代不得且哭且罵曰賊并殺我其
酋長曰父忠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乃釋之縶羊
革裹綱屍以歸後有詔立廟死所

南賓知州黎希師

南賓隣郡近夷獠難治部使以建吏請詔希師為知州
至則救偏整弊流民四歸夷獠解散歲餘戎州賊至希
師率民兵與戰遇害民葬而祀之

都御史黃正

子璠

正立朝彈劾不避權要後忤旨黜為廬州英山縣吏及
平金山叛寇復陞左僉都御史未幾命討雲南叛彝降
服而還至晉安遇賊與子璠皆死之

禮部主客司郎中陳敬

成仁譜

卷十四

主

敬以事左遷曲請府幕尋署劍川事劍川州鄰寇竊發
來攻州城敬親率士擊之眾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
目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

指揮使楊廣

洪武十二年率所部隨西平侯沐英征洮州十八族等
擒斬甚眾復於故城遇賊與戰中矢傷左脇尋卒勅有
司歸其柩所過郡邑致祭賜葬於巢之柘臯

指揮僉事劉廣

洪武中守永平善用雙刀嘗病且殆語人曰吾當臨陣
死王事安能居屬下死兒女手乎後北騎入寇廣平率
四十餘騎與遇於城北力戰死之

右少監雲奇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驛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舉舌默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察之則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急返發兵圍第取罪人誅之召雲奇已死矣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

濟南衛指揮同知鄒瑜

瑜將從征屬其妻胡氏曰我為人臣當盡死節汝為人

成仁譜

卷十

七

妻能盡貞節乎胡許諾瑜果歿於陣胡氏守節不渝詔旌其門

涼州衛百戶劉林

洪武中土官也先帖木兒等逃叛攻掠涼州林擊賊至

西竇融臺力戰而死事聞上遣祭於涼州改各其臺曰

劉林臺

都督濮英

洪武二十年九月監玉魯降元草納哈出以其妻子及輜重南行以濮英將騎兵為殿亂卒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為所乘眾寡不敵英復馬蹄見執自剖腹

而死

上杭人張愛

洪武二十年盜鍾子人同廣寇作亂凶焰可畏眾推愛為隊長以備禦之及子人攻縣愛與龍文彪等力戰賊敗而退復隨官軍進剿深入被執罵賊不屈而死民祀之於赤岡廟

孝子危貞昉

貞昉父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伏闕上書以父老不能輸作大母范氏又年踰九十願以身代父作勞上從之貞昉乃解儒衣就役以質體厄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而死

成仁譜

卷十

七

孝子顏瑋

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韓行瑋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度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且夕自洗廁諭親勞苦之云幸不乏養又何以爾為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溲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哀死子昌亦有孝行

孝子徐植

父達以稅事當刑植年未弱冠請代既伏鎖猶從容賦

詩無懼色

孝子魏文昌

文昌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關上疏願以身代太祖許之臨刑謂其弟曰謹事二親如我存時也遂伏法時年十八歲

孝子陳圭

洪武中圭父叔宏罪當死圭奏願代父死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直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當刑不宜宥死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父死而請其父隸兵雲南

成仁譜

卷十四

五

孝子陸安

安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死時以用重典刑亂無貨安急即與兄訣晝夜走至都伏闕請代許之驅諸市中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

孝子陳敬

敬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其父去敬即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以杖擊焉虎怒舍其父嗔敬啖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名士哀而作誄者數十八

悌弟盛本源

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誣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愿以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遂毅然就吏代死聞者嘖嘖嘆異杜長史恒常為作傳

龍里千戶吳得

井孚

洪武三十年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得與鎮撫井孚堅守令人馳報貴州都司以待援至賊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家守邊又有父母在城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賊勢方盛宜候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為即馳入賊陣中殺數

成仁譜

卷十四

六

十八中毒弩死鎮撫井孚繼戰亦死於陣城遂陷

兆熙按明洪武年間守臣被圍殉節及歿於戰陣者業行著錄此外孤忠亮節俱難泯沒文臣如院判趙

忠吉安府知府朱華臨江府同知趙天麟通判王名

善無為州知州董會峨嶧縣知縣顏師勝陽穀縣丞

管貞與寧主簿賴天賦滁人李實武臣如臨江侯陳

鏞統軍俞廷玉指揮僉事萬鍾成都護指揮使何環

指揮賀興隆劉齊茅成荊州衛副千戶覃達千戶王

才南昌軍士張德山夏茂成等並皆身殉國家無慚

蓋誼至以孝子代父受刑則錢迪戴君用其人亦足
風世焉

成仁譜

卷十四

七



成仁譜卷十五目錄

明

張昂	葛誠	杜奇	馬宣
朱忠	朱鑑	曾璿	卜萬
徐凱	瞿能	王省	楊木
莊得	向朴	鄭華	顏伯璋
陳恕	宋瑄	高魏	黃觀
姚善	俞貞木	周繼瑜	陳彥回
張彥方	梅殷	黃彥清	樊士信
王彬	王叔英	陳植	廖昇
龔泰	程本立	王良	周是修
齊泰	黃子澄	楊任	方孝孺
盧原質	胡子昭	茅大方	鄭居貞
劉政	廖鏞	劉端	王高
戴德彝	王度	鄭公智	樓達
鐵鉉	張統	毛泰	陳迪
侯泰	暴昭	卓敬	練子寧
徐子權	景清	郭任	盧迥
黃魁	陳繼之	高翔	韓承
曾鳳韶	胡閏	甘霖	劉璟

成仁譜

目錄

一

盧振 董鏞 葉希賢 宋徽

周璿 耿璠 王良 陳思賢

湯宗 石撰 龍鐸 程暹

黃希范 王璉 曾子禎 陳質

張倫 倪諒 周拱元 儲福

東湖樵夫 河西備 補鍋匠 葉方茂

廖平 易紹宗

成仁譜

目錄

一

成仁譜卷十五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明

掌北平布政司事侍郎張昂 諱貴 彭一

建文元年文皇謀起兵昂察知之遂與都指揮謝貴部

署北平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布城中逼王城盡柵

端禮四門燕王謀曰昂貴已先防非計禽二人不可適

朝廷發符逮府中官校燕王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昂貴

入與械去昂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昂貴昂貴不

成仁譜

卷十五

一

服皆死之都指揮彭二聞殺昂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

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麗來與丁勝格殺

彭二兵亦散後上屢夢昂等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而

棄之骨面如生

燕府長史葛誠 余逢辰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有起兵之謀誠與教授余逢辰嘗

諫之王使誠奏事京師規朝廷所為帝召問府中情不

敢隱許為內應歸燕後顏色有異王疑之或與逢辰密

告張昂謝貴使為之防至是殺昂貴遂收誠殺之族其

家逢辰泣諫亦死之靖難師未起逢辰聞其謀即遺書

戒其子己自分必死

杜奇

奇北平人燕王起兵徵才傅士入府奇極諫當守臣節
王怒立斬之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

建文元年七月北平兵起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燕
王師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遂命玉攻
之宜連戰不勝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錦衣衛指揮宋忠

余瑛 孫泰 彭聚

先是以忠智勇有名勅以都指揮總邊兵屯開平盡簡

成仁譜

卷十五

二

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承清左右衛左
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璈屯山海與
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閫為內應建文元年七月北平兵
起殺曷貴及誠等都指揮使余瑛走守居庸關宋忠自
開平率兵至居庸不進退與都指揮孫泰彭聚共保懷
來相為聲援將謀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阨北平之咽喉
喉項若據此附我背宜急攻瑛瑛且守且戰援兵不至
遂棄關走懷來依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
官乘其未至擊之遂以精兵八千趨懷來忠倉卒迎戰
孫泰先登被箭髮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彭聚亦戰死

忠瑛被執不屈皆死是時諸將校被獲者百餘人皆不

降發憤死忠子謙鎮南衛指揮靖難後請戍邊年十六

賜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

建文元年十月鑑守大寧靖難兵起諸將陳亨房寬皆
降鑑力戰不支被縛大罵而死北平檄中所謂凌遲黃
段者即鑑也

薊州衛鎮撫曾瑿

建文元年十二月靖難兵起曾瑿同馬宣守州城靖難
兵攻之不克招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

成仁譜

卷十五

三

不屈死

都督卜萬

萬守遼東禦燕師萬將陳亨謀附燕師而為萬所制燕
王知之會軍中獲萬卒二人乃詐為書遣萬盛稱萬而
極詆毀亨絨識半密召所獲卒一人飲之酒厚資之而
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同獲卒竊窺之固請亦得歸泄
其事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

都督徐凱

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凱從宋忠北伐練兵臨清二年吳
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及陶銘城滄州為犄角

燕王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軍不勝入城東門卒先潰
凱被執不屈而死

指揮罷能 俞通淵 廉聚

建文二年李景隆等進兵真定與燕師合戰燕王三易
馬三被槍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罷能幾及之會旋風忽
起折我大將旗軍大亂罷能父子力戰死之豹韜衛指
揮俞通淵滕聚等皆戰死白溝河暴骨如莽
濟陽教諭王首 子真

建文二年四月靖難兵掠濟陽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
義慷慨眾乃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
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
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而死省子禎通判夔州亦抗
節不屈死賊中女適邑人周岐鳳從之官即墨簿聞靖
難兵至濟陽女知父必死泣曰吾父必不生遣人往訪
竟得遺骸歸葬

成仁譜 卷十五

錦衣衛鎮撫楊本
靖難兵起因率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
馳突北軍披靡遂大破之李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
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
圍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木上

疏言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
憐其為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
兵喪失兵馬無算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乞假臣為大
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
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命親王為監軍疾馳
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矣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帥孤
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燕王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
索本殺之燕王怒曰本有才略奈何殺之
都指揮莊得 楚智 張皂旗

建文三年三月盛庸及靖難兵戰於夾河忽東北風起
塵埃蔽天庸軍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擊庸大敗莊得
陷陣而沒都指揮楚智被執不屈而死都指揮張皂旗
力戰而斃既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張不知其
名力挽千斤每戰輒執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張旗云
獻縣知縣向朴

成仁譜 卷十五

建文四年正月燕兵南狗獻無城又乏兵衛朴以忠義
鼓激士民拒守力不足城陷懷印綬以死民哀之相與
拾遺體骨葬道左

東平州判官鄭華
靖難兵起華謂妻蕭氏曰吾必死義奈親老汝少何妻

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子華稱疾尋醫攜家
托於友人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比四年正月燕師
薄城長貳悉去華獨慷慨率吏民憑城固守力弱不支
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死年甫三十

知沛縣顏伯瑋 唐子清 黃謙

建文四年正月燕兵入境瑋集民兵備禦令弟珏次子
有為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瑋冠帶升堂南
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縊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
尸亦自刎至簿唐子清得民愛典史黃謙果敢能戢下
兵入被執俱不屈而死

成仁請

卷十五

六

知蕭縣陳恕

恕善詩書畫性廉介日與學徒講論風高一時寧波知
府聘為昌國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建文四年三月靖
難兵破縣城恕不屈而死籍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焉

台州人祀恕於八忠祠

府軍右衛指揮使宋瑄 陳性善 彭與明

建文四年四月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於靈璧宋
瑄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精格鬪力屈而死
監軍副都御史陳性善與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燕
王縱性善與明歸令傳語中朝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

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表忠錄稱後逮死
參軍斷事高巍

靖難兵起巍請使北平上書數陳大義曉以禍福再上
不報參李景隆軍守濟南累著奇績建文四年燕兵駐
金川門巍自縊於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朝死義
弟宣成南海衛或曰不危巍字也

禮部侍郎黃觀 妻翁氏

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失守謂人
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死最烈二女亦盡命觀慟哭至李

成仁請

卷十五

七

陽河聞建文帝遜位朝服東向拜者再投湍流中死不
獲其屍上疑有匿之者遂族觀家且速姻黨百餘人謫
戍邊者又數十人

蘇州知府姚善 黃毓

善治郡洞達政體張弛寬容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
求治道因俗救正吏民嚮化隱士王賓居於陋巷善往
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客及賓報
謁而府門再拜而返善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錢芹
自守甚高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月朔望
必延致學宮講書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

受之史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
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欲往候使先道意芹
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
會於學宮如期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
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以時務而尚事此帖括乎善益
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視
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北平兵已發矣禮科給諫黃鉞
丁外艱還語方孝孺曰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
士風孝孺因附書於善勉以忠義期濟時艱善得書與
鉞對慟哭以死自誓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

成仁譜

卷十五

人

鎮嘉興五郡兵勤干未及戰而大變黃子澄避善所約
共航海善曰公朝臣可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
亡燕王即位縛善詰之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
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
目三日求死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
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
獨生乎祀畢奮身入水死同學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求
鉞屍屍忽自立水中福抱起葬之

都昌知縣俞貞木

貞木字有立吳縣人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薦為樂昌

令又為都昌以親敵累免貞木為人清苦敦行古道太
守姚善方向學尊禮有道以風民俗極重之數延致於
庠以乞言禮然糠粒不繼空匱愈甚不以干意靖難時
勸守舉兵因逮赴論死

松江同知周繼瑜

勤王詔下繼瑜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
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燕王即位械至京磔於市

徽州知府陳彥回

彥回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彥回謫戍滇南未入滇
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存監送者憐而

成仁譜

卷十五

九

縱之又貧不能歸乃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
罷依南充縣丞於中和己而聞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
明經為保定府學訓導三考至京陞平江知縣太祖崩
彥回入臨給諫楊維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
建文元年冬祖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師乞養會
彥回衰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成籍葬郭
徽郡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徽人名為太守山
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燕王即位械至京
論死籍其家

樂平知縣張彥方

建文四年五月得勤王詔糾眾勤王一邑樹應有武升
沮之彥方大哭曰吾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
部至江上爲燕游兵所執至本縣梟首讎樓時暑月經
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清白堂之後
駙馬都尉梅殷

殷恭謹有謀曾受太祖密命輔建文帝建文三年十二
月詔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欲從淮安
渡江遣使假道殷割使人耳鼻授詞答王曰甯汝口與
殷下言君父恩義不可忘燕王竟不得道淮安及卽位
殷尙擁重兵淮上乃迫公王招殷公主囑指而爲書遣

成仁譜

卷十五

十

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
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燕王燕
王曰都尉在軍毋乃勞乎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燕
王銜之四年十月陰使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箕
橋下都督許成發其事上罪深曦兩人曰上命也益怒
立命力士持金瓜落兩人齒斬之誑殷榮定公

國子博士黃彥清

彥清在駙馬梅殷軍中間變私誑建文帝坐死併逮從
子貴池典史金蘭及族人繫獄

兵部主事樊士信

建文四年五月士信奉命守淮河燕兵渡淮士信禦之
力不能支遂死之靖難後夷其族

監察御史王彬

崇剛

建文四年五月燕王兵至天長時王彬奉命巡江淮治
揚州倚任揚州指揮崇剛共守揚城彬外禦內防七日
不解甲燕王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彬解
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所縛開城迎降彬不屈死之剛
亦不屈而死

修撰王叔英

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

成仁譜

卷十五

十一

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
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
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
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
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
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
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靖難兵逼江
干叔英奉詔募兵入援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
會齊泰奔叔英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密問之乃相抱
哭且謀共圖所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

詞藏裾間自經詞云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其後治姦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叔英所著有靜學集

兵部侍郎陳植

建文四年六月盛庸敗靖難兵於浦子口上命都督陳瑄率舟師援庸瑄叛降燕時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逆降金都督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遂為所殺金降燕自陳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欲植遣官護葬於白石山太常少卿廖昇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渡江營於龍潭上遺忠誠伯茹

成仁譜

卷十五

主

瑄等至龍潭議割地不聽昇聞瑄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民顏伯璋皆不願宜追戮詔勿問

戶科都給事中龔泰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渡江泰當巡城與妻傅氏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死耳爾第持幼穉歸否則俱溺於井無辱燕王駐金川門泰知事不可為遂自城上投下死年三十六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

本立少讀書不事章句受學金華朱彥亨兄弟造詣最

深洪武丙辰應舉擢秦王府引禮舍人改驛府丁卯坐累謫雲南馬龍池郎甸長官司吏目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新附未定西平侯沐英與布政張統賢之委以統領守禦所在撫綏本立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等處咸賴其安輯戊寅奏記京師學士董倫等交章薦其文學治行時方修太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署左京都御史作御史箴以自勵尋即真俸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清御史明年實錄成出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未行適靖難兵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所著有異隱集十卷

成仁譜

卷十五

主

編修王良

鄒瑾

魏冕

鄒朴

燕王兵駐金川門都督徐增壽徘徊殿廷有迎納意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二人叱曰使吾等改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汝姦臣何來流我因共捶擊之是日轍朝二人大呼請速加誅曰臣等義不與俱生不聽次日北師入城皆自盡王良亦與子訣服毒死冕同邑鄒朴以御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

衛府紀善周是修

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脩在朝相約同死既而潛賈約官中火是修乃留書其

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籍胡靖肅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
具衣冠夜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贊繫於衣帶自
縊東廡下年四十九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
其言無不直列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
先代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

泰與子澄有文武才帝所倚任靖難之起以誅二人爲
名金川失守燕王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從子文富
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泰聞建文帝遜去走至廣德欲
往他郡起兵興復亦被執見燕王不屈族誅初子澄薦

成仁譜

卷十五

五

李景隆率師百萬討北平累戰皆大敗奔還赦不誅子
澄泣諫曰不誅景隆何以謝宗社懲將士不聽已而徐
凱盛庸繼踵敗劔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
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志痛詩曰仗鉞
爭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
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尙方
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

袁州知府楊任

黃子澄一見任卽以國士許之守袁日政多宜民燕師
起引疾歸金川失守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

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事事泄
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任子禮坐死籍產族誅
凡九十三人

文學博士方孝孺

孝孺生之夕有大星墮於其家自幼精敏絕倫長受業
於宋濂盡其學遂下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
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
徵至京入見陳說稱旨太祖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
其才以輔汝禮論遣歸二十五年復辟至京時方重刑
罰以孝孺志存教化上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

成仁譜

卷十五

五

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
蜀獻王聘爲世子師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
日王喜名其讀書齋曰正學太孫卽位召爲翰林博士
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帝讀書有疑卽召使講解臨
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展前批答時修太
祖實錄及類要大典諸書孝孺爲總裁時定官制改侍
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孝孺爲之精難兵起日召謀議
詔檄皆出其手四年六月金川失守帝遜去燕王以姚
廣孝言召用孝孺再三諭不屈又召草詔孝孺斬衰而
死悲慟徹殿陛燕王降榻慰勞曰先生毋自苦余欲法

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擲筆於地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燕王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妻鄭氏自經死宗族坐死及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吉等共死八百七十三人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餘書不傳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

成仁諸 卷十五 太常少卿盧原質

原質登第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少年文運屬天台庚午父喪詔賜驛舟楮幣遣歸又四年陞太常卿靖難後不屈死族其家

刑部侍郎胡子昭 弟子義 子昭坐方黨論死臨刑有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之句僉事胡子義聞兄子昭死難避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自全子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

子歎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都御史茅大方

大方博孝能詩文在都院嘗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若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度一悲歌四年八月大方以方黨逮至責問不屈死之死時年五十四所著有希董集河南左叅政鄭居貞

平居與方孝孺以忠義相砥靖難後坐方黨論死從容赴市無一言及私

成仁諸 卷十五 舉人劉政

建文初方孝孺試士命題托孤寄命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方孝孺死政慟哭不食亦死

都督廖鏞

燕王即位召方孝孺草詔不從以鏞兩子曾師事孝孺召令諭之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个是字既孝孺死廖兩子拾其遺骸葬聚寶山遂收廖誅之大理寺丞劉端王高

端高皆南昌人廉明執法有聲治方孝孺獄暑月坐縱
息樹陰剝鼻死端平日負浩然之氣每以天下事自任
在詔獄有詩云綱常千古事此日屬銘彝所著有儒行
十二篇懷古詩并百家輯錄

左拾遺戴德森
德彝奉化人洪武中進士第三人初為編修與張信並
陞侍讀太祖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
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
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端難兵起與方黃畫
兵事金川入後逮至青問不屈死

成仁譜

卷十五

六

御史王度

太祖升遐諸藩不靖齊泰等會議軍事度與僉謀時李
景隆北征敗績退保濟南以盛庸代度審輸籌畫隨機
制勝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用事忌庸與
度度稍疎斥三年六月濟寧告急將士率異懷避敵度
請募兵益戰乃有小河之捷鳳陽不守北騎長驅方孝
孺與度等畫策誓死社稷四年秋坐方黨謫戍賀州坐
語不遜族誅時年四十有七

御史鄭公智

方孝孺薦公智蜀獻王召至成都與語經史論詞賦王

大悅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為御史靖難後坐
方黨死

翰林侍書樸璉

燕王即位命方孝孺草詔不可改命璉璉強受之歸而
慙悶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乎璉愧曰我所為此正
恐累及汝輩耳遂死一夕自縊死

兵部尚書鐵鉉

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
軍糧不乏五月燕師圍濟南甚急鉉等悉力防禦令軍
民詐降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

成仁譜

卷十五

九

御史王度

士噪罵王大怒攻至七月不克舍之南去未幾又有東
昌之捷進今職小河之捷中原震動燕王欲北還以諸
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燕王即位
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
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口

吏部尚書張統

燕王即位召統諭曰卿事先皇久習知典故今老矣其
解職居京師視時政有反舊制者告朕無隱統出遂自
經吏部後堂死

吏部左侍郎毛泰

秦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都城既定秦被詰責不屈而死

禮部尚書陳迪 子丹山 鳳山

靖難兵起迪受命督軍餉於外聞變即返京師燕王召迪責問迪抗詞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俱磔死既死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厲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

刑部尚書侯泰

靖難兵起泰與侍郎郭任諸臣上勦禦之策四年二月

成仁譜

卷十五

三

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重陷沒又總餉淮安得便宜符事燕王即位泰至高郵被執不屈死獄中

刑部尚書暴昭

昭以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

難兵入城昭被執見燕王抗屬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

至斷頸乃已

戶部侍郎卓敬

敬七歲時相者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嵐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憑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

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萌而未動者幾也星時

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不斷幾非至明莫察帝覽奏大

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

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燕王即位責敬前奏敬厲聲不

遜燕王憐其才繫獄諷以管仲魏徵事不聽燕王謂姚

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誅朕惟敬諫徒封內地若聽

其言則于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

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

遂死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

成仁譜

卷十五

三

神色凜然經月猶如生夷三族燕王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忠貞敬

所著詩文五十卷李增拔磊落

御史大夫練子寧

子寧性英邁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命賦水竹

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莊

大異之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後必為名

臣吾當為忠臣既除修撰益以名節自砥礪一時翕然

稱其文學行誼云靖難兵起日夕畫防禦之策極論李

景隆陰懷異志既而兵敗召還子寧於朝班執景隆陛

前數其罪請加誅不聽因叩頭大呼曰賣國賊臣備員
執法不能爲國擊賊請先伏誅帝不樂罷朝燕王卽位
縛子寧至詔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
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如戚逮成邊
者百五十一人正德中學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其
父子名其堂曰浩然所遺詩文名金川玉屑集

刑部主事徐子權
靖難師起上疏論李景隆誤國不報聞子寧死從容賦
詩有曰翹首謝京國魂飛歸故鄉遂自經死

御史大夫景清

成仁諸

卷十五

五

清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固請期以明旦
卽還次早生往索清伴不知生念訟之祭酒清持書見
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因誦書徹卷問生生不能舉一字
祭酒叱生生退清卽還書曰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
清在而妖不至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
迫及清語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
燕王卽位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
疑之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燕王已疑清一日
早朝清衣紵入遂收之得所帶劍清知志不遂乃躍起

奮立屢罵王怒命磔死詔赤其族已而時入殿廷爲厲
盡掘其先墓焚夷焉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
抄村里爲墟

戶部侍郎郭任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藩封之不靖者然後及燕任奏
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也燕爲本當先進
討且兵貴神速遲則彼勢已就有坐困耳燕王聞而惡
之靖難兵入都不屈而死子經亦坐死

戶部侍郎盧迥

迥爲人疎爽大節皎然喜飲酒酣卽長歌既仕顧折節

成仁諸

卷十五

重

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誣而死

禮部侍郎黃魁

魁與陳迪黃觀共事行古雅有文學習典故迪觀皆敬
愛之靖難事定不屈而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繼之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奏請稍爲限制僧道人
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兵起繼之建白多不聽又
言於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早誅之不聽
已而承福果開門降燕王卽位召繼之責問不屈磔於
市夷三族

監察御史高翔

燕王即位召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親戚成邊發其先墓襍犬羊骨焚之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兵科給事中韓禾

禾豐偉美髯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帝喜之燕師克都城禾與陳迪卓敬戴德彝等同逮至欲官禾對曰吾王蠲耳奚以官為不屈死之

監察御史曾鳳韶

建文初為御史會燕王入觀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

成仁諸

卷十五

語

班言殿下在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在官中乃叙姪叔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曰至親不問燕王即位召鳳韶復其官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孀妻李氏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大理寺少卿胡閏

太祖征陳友諒至翻陽見吳芮祠壁題竹詩悅之問得閏立召見官之屢進今職素以直諫知名革命日不屈

死之子傳道論死傳慶成邊女郡奴錄教坊糞墨汚而二十一年釋歸無恙貧甚無倚鄉人競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年五十六卒尚處子鄉人私謚曰貞姑

監察御史甘霖

霖剛介敢言臺中推重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谷府長史劉璟

璟奉勅提調肅遠慶寧燕趙六王事嘗與燕王奕璟勝王怒曰胡不少讓求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

成仁諸

卷十五

語

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已而靖難兵起璟屢有策建明皆不聽及建文帝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速至京見燕王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

盧振

靖難兵起振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為多燕兵畏之四年秋逮至不屈死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

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効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心不力戰者輒雷章劾之靖難後不屈死家成邊

監察御史葉希賢

希賢松陽人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黨論死或曰去爲僧號雪菴和尚云

宗人府經歷宋徵

建文中嘗建議親藩不順宜削屬籍又與盧振謝昇朱景元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左僉都周璿

璿與盧振謝昇等協力籌畫攻守靖難兵入逮至不屈

成仁譜

卷十五

三

死

儀賓耿璿

璿長興侯炳文子尙懿文太子公主炳文北征璿勸直搗北平已聞戰數敗快快抱病常對公主泣建文帝遜去璿稱疾杜門不出坐罪死公主亦降爲郡主

浙江按察使王良

良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左遷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聞建文帝遜位大慟哭燕王詔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狗爲衆劫去良乃集臬司諸印凡九攜歸私第躊躇未能

夫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遂抱其子歛歔如廁置其子河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燕王以良毀印信徙其家於邊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

值性為陳應宗呂林孫 鄒君默曾廷瑞

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起迎詔率諸生伍性原等六人卽明倫堂爲誓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成以身殉

北平按察使僉事湯宗

成仁譜

卷十五

三

宗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容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請廣西靖難後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宗亦論死

字府長史石撰

燕兵起撰獨計備禦已見執撰終不屈支解而死

晉府長史龍鐔

燕兵起徵兵於晉鐔以文義力主不發後燕王械繫鐔於錦衣獄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勵肝膽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所衣色形骸歸於故土

遼府長史程通

洪武乙丑通貢入太學父以誠請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請戍延安已老通上書闕下太祖憐之陰命兵部驛召平至并召通立階下東西相向太祖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太祖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卒終老於家庚午秋發解應天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士於廷通對稱旨擢第一除遼府紀善陞長史護衛士紀綱者以佞狡幸於王通屢笞戒之會靖難師起通草上封事數千言皆防禦策也燕王即位紀綱以入賀

成仁譜

卷十五

无

留侍日被顧問乘間言通封事詔械通庚死獄中家屬戍邊

遼州知州黃希范

靖難兵起希范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條議防禦策為錦衣邏卒捕去論死籍其家

寧波知府王璣

燕師臨江璣造舟艦謀勸王為衛卒縛至京成祖問造舟何為對曰欲泛海趨瓜洲阻師南渡耳帝亦不罪放還里

周府紀善曾子禎

洪武壬戌子禎以薦入對稱旨授靖安訓導九載考滿上親策之除周府紀善以忠直事王王號為貞素先生而不名戊寅太孫登極齊黃建議王國以罪被逮子禎深自引慝痛哭流涕至丹陽捨像自題曰斯人何人為子為臣人識其形不識其心子禎屬子公銓曰我死葬之夏蜀山文肅墓側文肅宋相布也遂自殺

成仁譜

卷十五

无

兆熙按文皇登極後武臣無不歸附惟魏國公徐輝祖始終無推戴意雖未捐軀殉國而浩然正氣不愧為中山令子焉至靖難兵初起時戰敗不屈死者則

有駙馬都尉李堅副將軍審忠犒師被殺者則有戶科給事中張德明金川門啓時刑科給中事葉福御史連禮丁志方均被殺死按察使吳奮赴水死朱景先自縊死餘如都督僉事耿璠御史謝昇戶部主事巨敬皆以逮問不屈死而四川按察使僉事林嘉猷賓州知州蔡運坐黨論死若御史王玘之以匿靖難子孫死知府葉惠仲之以書靖難事為逆黨死未免淫刑以逞矣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

靖難兵起余瑱守居庸朱忠守懷來時陳質以西師助

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革命日被執不屈死

河北都指揮使張倫

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馬宣會
濬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因率兩衛官軍
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軍已從盛庸軍多戰功靖
難後死義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

靖難師將起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於
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漳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
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成仁譜

卷十五

手

錦衣所鎮撫周拱元

拱元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
初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
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之

燕山衛卒儲幅

建文末福挈母妻以逃燕王即位詔挨構成卒入伍至
燕山幅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幅仰天哭曰吾雖一
介賤夫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
死母韓氏妻范氏為營地葬幅范事姑以孝稱有妾年
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

官有聞其色欲委禽焉知其事則曰此節婦安可犯一

日往澗邊浣衣見水次有草類蘇蓆因取以織席售以
養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壽八十外卒後蓆草遂不生
土人義之即其居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

東湖樵夫

居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新詔至臨海湖
上人競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新天子登極樵夫愕
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夫慟哭擲擔投湖中死

河西傭

金川失守時傭被葛衣遽走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明

成仁譜

卷十五

手

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雖極寒大暑被新布服
故葛衣必覆其上人間不答倦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
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韻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
欲與語傭走南山避官去乃返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
謝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埋我
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馮俞

往來棧慶問所至不過三日有從學者教之不索謝但
令負擔從如是數年人呼老補鍋錢布粟不擇受稍稍
囊積遇風雨寒暑輒不出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

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終

北平布政葉方茂

靖難兵起方茂抗節力諫阻其前鋒不聽乃自持鐵杵奮擊誤中副軍燕王怒斬之

兵部侍郎廖平

靖難兵入城平攜太子出奔帝嘗一至其家平盡棄產業徙家漢中而身流會稽日賣薪以自給已復遇帝於耶溪因號曰耶溪樵竟死會稽山中

成仁譜

卷十五

五

象山縣錢倉所千戶易紹宗

建文三年倭登劫湯譽家礮紹宗遂大書於壁日設將禦敵設軍衛民縱敵不忠棄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爲臣爲臣不職何以爲人書畢命妻李氏具牲酒生奠之與訣而出乃容令遊兵從間道焚其舟賊驚散紹宗直前追之殺賊無算復追擊至海岸淖深馬陷賊回攻之猶手刃數十賊遂死焉

成仁譜卷十六目錄

明

劉儁 高士文 郭驥 王聰

王遜 陳敬宗 魏卓 郎理

蕭儀 周新 耿通 萬文

陳鈞 侯保 殷且 劉子輔

劉簡 趙种 戴綸 何志

陳治 李任 劉安 柳升

陳鏞 潘祿 竺淵 柴良

皇甫斌 葉文榮 黃原炤 崔永

成仁譜

目錄

張處重 方政 洛宣 蔣雄

印岳 劉球 葉秉乾 林京

王元弼 唐孟元 李剛 陳順

江瀚 崔惠 呂鏞 崔源

高曇 張瑛 莊伯和 李思鄒

楊清 陶成 徐賢 王清

朱勇 張輔 王佐 鄺埜

曹鼎 張益 鄧榮 姚銑

鮑輝 黃裳 趙敏 尹昌

黃綬 申祐 馮學明 俞鑑

羅如塘 馬豫 馬義 孫祥

謝澤

成仁譜

目錄

二

成仁譜卷十六

太倉盛 敬寒 谿 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明

兵部尚書劉儁 呂毅 劉昱 萬武

永樂六年交趾簡定反詔黔國公沐晟等討之襲賊大安海口交趾參政劉昱疑有伏固請駐師晟不聽戰於生厥江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進則入馬難行退則敵眾掩合勢孤援絕遂陷賊圍挑之使順儁罵曰劉尚書雖死天朝豈無劉尚書乎王師再來爾輩死無遺類矣賊見不協鼓眾而進儁與都督呂毅及昱力戰而死千戶萬武力戰亦死之

成仁譜

卷十六

一

都督高士文

永樂六年王師討平交趾餘寇奔入七原諸川山谷中出沒寇掠張將軍遣士文捕賊晝夜急攻賊突出走士文追賊中飛砲死部兵又追賊賊復竄入七原以士文力戰故潰亂因遂削平贈士文建平伯與世券

給事中郭驥

永樂七年四月驥受命往北邊諭北酋本雅失里驥不屈死之

武城侯王聰

火真 王忠 李遠

永樂七年八月淇國公邱福率聰等北征本雅失里渡

臚胸河中敵計誘孤軍深入聰與同安侯火真靖安侯

王忠安平侯李遠等力言不可福不聽遇伏聰突陣

聰戰死遠真忠與福皆被執並死之全軍覆沒福雖同死

事而復諫喪師有罪不取聰追封漳國公遠追封莒國

公諡忠壯

御史王遜

遜字謙伯崑山人永樂進士性剛廉峭刻所治以鷹擊

毛鷲為能人或規之曰君不虞後患耶曰虞患思避隱

成仁譜

卷十六

十一

忠不竭其又得全哉竟坐誣構死

刑科給事中陳敬宗

永樂初論時政為陳夷齊推遜之心胡寇背服之機董

子正心之論謫鄞縣丞峭直愈厲未幾以極諫死

御史魏卓

卓廣昌人洪武乙丑進士激濁揚清廷臣畏憚因言大

事忤旨臨刑上曰御酒同卿飲鋒又不肯饒卓應聲曰

能為忠臣死不怕帝心焦卒就戮

戶部主事郎理

山西大款會赦免後命理往徵理反覆極諫上怒以所

持杖搥之理弗為動陳說益堅叱令棄市既而悔之特

賜祭葬

吏部主事蕭儀

儀字德容樂安人永樂進士初與主事陳良建言請成

當道疏云主事蕭儀陳良有人所不敢言者而能言之

今臣亦有人所不敢救者而獨救之詔還職又言罷營

繕借名器等事忤旨下獄死

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字志新南海人素以剛直著名人稱冷面寒鐵在任

發奸摘伏洗冤澤物儼若神明境中暴虎害人新為文

成仁譜

卷十六

三

告城隍須臾虎詣伏罪格殺之嘗巡屬縣易服色入觴

縣官收繫獄中遂知一縣疾苦由是諸郡縣聞風股栗

新處家儉樸雖貴如寒士一日同寮私屬內燕新之室

獨荆釵布裙若田野婦各慚慙遂更相變為澹素永樂

十年冬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拿贖吏千戶

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奏新專擅上逮

新新抗聲陳無罪且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

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姦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殺新臨

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為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

尋悟其冤而惜之置千戶於法問左右曰周新何許人

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有此等好人自後嘗見形於朝
一日忽見一人衣紅紉立日中上呵之對曰臣周新也
上帝以臣剛直命為神為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天
顏慙然

大理寺右丞耿進

通遇事敢言舉朝憚其風采成祖北巡太子監國漢王
高煦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為讒間駕還帝數以事怒太
子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帝言太子事無大過誤
可無更也數言之帝怒未有以發會有言通受請託故
出入人罪者帝命文武大臣鞠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

成仁譜

卷十六

四

羣臣論通罪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為東官關說壞祖
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真之極刑廷臣不敢爭竟磔
死

千戶萬文

永樂十六年日本寇邊文率海艦追斬盜首若干級明
年禦賊於桃渚颶風破舟溺焉父忠兄武並死王事一
門四世盡節論者多之

御史陳錡

錡字器之福安人永樂間監甘肅軍民戴之忽北寇將
至或曰寇勢猖獗宜少避其鋒錡奮然勒兵拒戰數日

力不能支被執厲聲大罵被害事聞上出涕曰陳御史
忠臣也

交趾參政侯保 馮貴

永樂十八年五月保見黃江賊黎利剽掠郡縣率民兵
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戰死交趾參政馮貴有土兵
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戰每有功後因馬騏等疾之奪
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以羸卒數百遇賊不能
支乃曰忠臣事君有死無避今力屈當死何疑力戰而
死

交趾副使殷旦

成仁譜

卷十六

五

且蕭山人永樂進士初為御史敢言不避權貴錦衣指
揮紀綱怙寵奢僭旦劾其奸惡數十事綱棄市貴幸斂
戢時有殷旦入朝百官失色之語拜交趾副使黎利叛
安南陷沒悉逐朝廷命吏易以所親獨留旦欲用之旦
不屈自經死交人義之具棺衾送其妻子出境上

諒江知府劉子輔

黎利圍諒江子輔倡民兵效死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
食且盡人心益固又隰月寇攻益力遂破子輔知事不
支日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污賊手即日自經死
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諒江府判官劉簡

交寇諒江尤劇簡至宣布朝廷威德百度修舉賊相戒不敢犯黎利攻劫所在以城降簡城守數月援兵不至遂陷被執不屈死其弟及妻子七人皆死於井

諸暨孝子趙紳

永樂中父秩任高郵州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紳即擲身水中抱持之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為收其屍尚以手持父臂不解旌其門

侍郎戴綸

仁宗初為太子好游獵綸以侍讀累諫不聽因具奏太

成仁譜

卷十六

六

宗召仁宗謂曰汝平日與誰相得對曰戴綸因出所奏銜之及即位因詰其事綸抗聲辨論辭益激切上怒被笞死

平州知州何忠

宣德元年八月黎利侵圍鎮城成山侯王通使忠懷奏潛請王師夜出城走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酋舉酒酌忠欲邀與共事忠怒唾地大罵奪杯擲中酋而遂遇害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

殄叛夷

兵部尚書陳洽

洽字叔遠武進人初討交趾時洽以大理卿參軍務交趾平獲將士功罪建授士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判決如流皆中節度宣德元年黎利復叛詔以成山侯王通為將軍陳洽參贊軍務通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勇力戰不支被執不屈罵賊而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狗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

都指揮李任

順福 劉順 周安 桂勝 馮智

成仁譜

卷十六

七

宣德二年四月交趾黎利以昌江為官軍出入咽喉之地以賊八萬百計攻城李任與指揮顧福劉順周安千戶桂勝鎮守昌江中官馮智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前後三十餘戰相拒凡九閱月力乏糧匱而賊益加眾攻益急城遂陷皆自刎死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劉順等俱自縊城破民皆鬪死無一降者詔皆贈官武世襲文復其家

指揮俞事劉安

陳麟

安以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眾謀候討賊兵至內應千總

包宜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
數人自刎贈指揮同知

安遠侯柳升 梁幹 李慶 崔聚 李宗昉

宣德二年九月黎利再叛升充總兵會沐晟討利兵至
鎮留關利上書說請立陳氏後升受書不發封馳奏上
賊已列柵相拒升連破賊直抵鎮夷關賊斂跡無禦者
升謂賊窘弛備參贊尚書李慶力言賊詐升不聽至倒
馬坡升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
不得進伏兵四起升中鏢死保定伯梁銘亦戰沒明日
李慶病劇亦死又明日都督崔聚收散卒率官軍進至

成仁譜 卷十六

昌江遇賊奮力死戰為賊所獲不屈遇害賊大呼官軍
降者不殺主事李宗昉等皆死之

禮部主事陳鏞 史安

安遠侯柳升征黎利尚書李慶贊軍務聽舉六卿之屬
才且賢者自輔時禮部郎中史安有盛名與陳鏞埒慶
舉鏞安等十人往時柳升入交趾連破賊砦直抵鎮夷
關遂有驕色鏞等諫不聽慶方臥病鏞安排戶入曰總
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夷情誦詐安知不以弱誘我
况敕書數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可以不戒宜速言之
慶強病起力言於升亦不聽明日升竟進兵中伏死鏞

顧安曰此吾輩見危授命時也皆不屈死鏞十四十三
安年四十二鏞所著有桂林集

後軍都督府都專潘禮

禮從柳升征黎利方升連破賊氣驕陳鏞史安諫不聽
禮繼入反復引古名將持重行師勸升廣偵探且引寧
橋芹砦兩失事以為戒升雖不從猶心動及遇賊伏橋
斷軍分而敗升戰餒欲降禮曰不可惟有死戰而已奮
勇格鬪遂死成山侯王通脫歸以聞詔徵其子凱為進
賢學訓導世復其家

成仁譜 卷十六

光熙按宣德年間黎利之亂諒山知府易先義安知
府琴彭交州府同知黃從禮慈廉州知州王用之邪
岸知縣朱士亨均以被執不屈死其或以戰死或以
成陷死者則有都指揮陳忠徐麒千戶蔡願其節義
尤不容泯焉

福建蔡漢三端

淵字宏道奉化人宣德癸丑進士奉敕守銀坑盜賊竊
發淵往撫諭之盜方猖獗遂遇害上憫其忠官其子盛
為縣簿

四川廣安知州柴良

寇至州治左右請避之良不可且曰吾清官寇來何為

且郡章將誰屬耶獨懷章坐中堂竟遇害郡人哀慕立祠祀焉

遼海南指揮同知皇甫斌 子斌

北寇犯邊斌領軍禦之至密城東峪與寇遇交戰自旦至晡斌氣愈銳戰愈力以矢盡死子弼從戰以身衛父亦死

海寧所軍餘葉文榮

文榮有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其母鍾愛飲泣不食文榮恐母成疾一旦奮然辭母而訣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罪以奉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由釋弟歸

成仁譜 卷十六

文榮竟坐法臨刑笑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得孰多

雖飲又何恨

遂昌孝子黃原炤

原炤父道俊丞襄陽以註誤下大理獄原炤擊登聞鼓鳴父冤捶死鼓下孫鐸痛祖以孝死乃建望雲巷肖像於中終身哭泣不輟至今稱孝友黃家

海鹽孝子崔承

承七歲喪父其母韓氏更事里中桑慎慎仕為御史洪武間以事謫戍海南韓偕往承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慎沒承求歸母所可以配屬不

許承哀請於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足入水承赴水負母得活而承竟以寒疾死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景寧孝子張處軍

處重父伯澄以註誤被逮度不能免欲自經四子皆徬徨無措處重時年二十獨毅然曰事雖難脫寧可坐視父刑囑其妻周氏曰我往必死汝善視吾親撫幼子也言訖就逮竟死於獄周氏亦以節聞

右都督方政

正統四年五月征麓川思任發黔國公沐晟遣使諭降思任發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麓川將緬檢數挑戰政

成仁譜 卷十六

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敗走破賊柵斬首三十餘級乘勝深入恃勇直逼思任發上江賊重地伏兵起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力援政遣其子英遠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

貴州都指揮洛宣

正統六年從王驥征麓川攻鬼哭山宣身先士卒大破思任發於孟養寨宣與尤谿衛指揮使翟亨力戰皆死於陣按孟養寨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此者真天威也

指揮使蔣雄

雄從征麓川思任發大戰賊子思機發遁走雄率漢達
官軍三十人追殺不及而還賊反扼其後眾寡不敵自
勿沈於江時年二十四其三十人亦死上嘉其忠勇贈
懷遠將軍

楚雄衛千戶印岳

岳性仁孝忠義洪武末征革名瓦那寨時天寒糧絕即
殺所乘馬以食軍士奉母必先意承顏征麓川力戰而
死

翰林侍講劉球

成仁譜

卷十六

十一

正統八年王振弄威福雷震奉天殿賜物球應詔上言
十事王振怒球所言總權綱為詆已也必欲置球死地
不得會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球疏中
第四事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振遂酷拷璘使誣服球
為畫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摔之去球不知何坐縛立
暗獄中居數日振令馬順夜偕一校推獄門入球同璘
臥急起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靈在
天汝何敢擅殺我斧鎖暴下支解其體璘從旁拾球一
裙密以遺球家始知球死行求球屍順故糜之弗得也
景帝即位諡忠愍二子鈺鈺皆舉進士球之死也餘姚

人名成器者於龍泉山鑿為文祭而哭之名其地為祭

忠臺云

同安人葉秉乾

正統六年歲饑出稻二千石入官儲以賑貧民未幾沙
尤寇發延及諸邑秉乾倡義率民兵屢戰不利被執賊
脅其從已罵曰吾奉義討賊不幸力屈速殺為幸豈從
汝反耶賊猶諭之再四不屈而死成化初御史涂斐奏
旌其門曰忠義

龍巖人林京 子敬

正統十二年沙尤賊逼縣境京團結鄉民助官軍守邑

成仁譜

卷十六

十一

賊力不能敵借子殺間道走郡城請援為賊所獲願謂
殺曰人生當知順逆吾與汝寧死於此毋為反賊所脅
以虧忠義遂與殺皆遇害

龍巖人王元弼

沙賊楊福冠縣民逃避林谷死者甚夥時元弼父與繼
母及弟先避難漳城賊勢既逼元弼與兄用享不得出
境遂走邑之上坪其兄為仇家所知欲搜殺之元弼自
謂曰我有子二人俱長兄惟一子尚幼我出兄必得免
庶老親有所托也遂出懇訴於賊以身代兄死

龍溪人唐孟元 弟孟達

叛賊寇掠多脅良民從亂孟元泊其弟孟遠與眾誓曰
吾黨俱良民豈可從賊比賊至孟元兄弟先率眾據橋
拒戰賊不得進自辰至酉賊益增勢不能敵孟元告其
弟曰爾可去以奉先祀我當以死敵之賊勢稍緩鄉人
得登舟脫免孟遠曰吾兄方危急吾何忍去遂輔孟元
力戰同死於賊

泰寧庠生李剛

沙尤寇發剛與鄉人同匿山間一日遇賊賊脅剛從逆
剛以義數之賊怒令跪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

建寧人陳順 苗宗璠

成仁譜

卷十六

南

沙尤寇亂順集民兵與賊大勝未幾盜益兵奄至順復
出戰眾潰順手殲十數人力竭遇害邑人甯宗璠亦同
死焉

上杭人江瀚

沙尤寇發瀚避難將至郡城被執盜知儒生強欲用之
瀚曰朝廷養我有年未能報効豈可從爾反耶賊怒押
近城下曾使跪不屈罵不絕口遂遇害賊大聲告城上
人曰此上杭江秀才也人咸義之

江西石城教諭崔惠

正統十三年叛賊陳椿陷石城執惠逼令從已惠罵曰

吾豈從汝狗奴反耶驅迫行里許會賊燬草營遂投火
自焚死

清流知縣呂鏞

正統十三年七月寧化賊鄧茂七反寇縣境鏞盡力保
障撫定士民未幾賊兵二萬攻城鏞率民兵與賊眾寡
不敵為賊首陳正景所執大罵不屈支解而死

寧波衛都指揮崔源 第源 清

正統十三年閩浙盜起從總兵勦捕累獲奇功檄禦金
華斬賊擒捕多人改檄武義一日火發聯營源倉卒遇
敵時仲弟澄季弟清從在營中源曰事急矣我當死之

成仁譜

卷十六

室

弟可自為計即應聲曰兄既死忠我乃不能死義乎遂
皆力戰而死

潭州府通判高曇

鄧茂七亂會府使曇督餉遇賊以刃脅之曇罵曰汝等
無狀上勞王師下毒黎庶指日梟首於市敢肆猖狂殺
汝父母耶遂遇害

福建左叅政張瑛

正統十四年正月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叅政張瑛親
率兵拒戰陷陣死瑛存心愛民多善政民至今思之

龍溪人莊伯和

正統十四年爲鄧茂七所獲至赤嶺賊首張永瑞魯使
從伯和罵曰汝等不顧天理不懼國法而悖逆如此我
爲聖朝良民安肯從汝賊耶賊見其仗義不忍殺拘之
三日仍迫以威伯和罵益甚被殺

晉江人李思鄒

鄧茂七作亂賊黨吳四官據黃山人皆望風奔投魯思
鄒往思鄒正色叱之曰我太平百姓豈從汝輩爲盜耶
遂以義倡鄉里從者四百餘人立柵爲禦備屢敗賊一
日早大霧晦冥賊乘間襲其柵衆倉卒奔潰思鄒獨率
六七人當柵門力戰爲賊所殺暨斂顏色如生

成仁譜

卷十六

六

建昌所千戶楊清

正統十四年閩寇鄧茂七煽亂建昌告急清統兵勦襲
瀕行用鳳仙花染足指囑家人曰他日尋吾屍以此爲
識後果死於敵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反處州葉宗畱反朝堂慮二
賊合謀勢益劇別遣將誅閩賊而遣都督徐恭等勦宗
畱宗畱出沒不常恭等師勞財費成乃單騎抵賊巢畱
七日諭以禍福宗畱等感悔出降惟陶得二遁去次年
陶得二攻武義縣武義密邇賊巢成謂武義不守則金

華藩難撤矣進據之甫數日賊大至成嚙指厲聲曰臨
難不避臣職也吾誓不與賊俱生乃麾兵與戰自辰至
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
成策馬突陣死之

貴州衛徐賢

正統十四年湖廣寇趙清平道梗守臣請兵征討御史
黃鎬聞賢才辟置左右是年秋鎬巡邊至羊腸河猝遇
賊將爲所掩賢奮挺直前厲聲叱曰螻蟻羣孽敢害朝
廷憲臣耶我分死之明年此際當殲爾醜類遂遇害翌
日賊見之面如生遂逐去鎬得免明年秋賊果平鄉人

成仁譜

卷十六

七

因名其墓爲忠節岡

廣東都指揮王清

正統十四年八月廣賊黃蕭養反攻圍廣州城王清自
高州引舟師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
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
兵出柴中擒清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
寄衣還廣城中大書一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
敗不生還飄零身命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
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
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降清厲遇害

所著有韃蒙集

兆熙案正統年間死於賊寇者浙江參政耿定以討
處州賊葉宗留督戰陷陣而死都督陳詔副總兵陳
榮泉州知府熊尚初均與國賊鄧茂七力戰而死吉
安所千戶王業高調征浙寇而死寬河千戶王忠往
征迤北而死其忠節均足嘉尚焉

成國公朱勇

正統十四年八月英宗北征至大同不能進始返旆師
過雞鳴山北騎追至遣勇率軍五萬禦之進軍鶴兒嶺
北人於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勇善騎射待士

成仁諱

卷十六

六

卒有恩尤重文士工大書人重之

英國公張輔

先是輔平交南擒黎季犛黎蒼獲簡定執陳季擴等累
著奇功宣德初漢庶人反密約輔為內應即縛其人白
於上從上親征時與蹇夏三楊侍左右備顧問至是歿
於土木之難

戶部尚書王佐

佐海豐人狀貌魁梧器宇深厚政有體要心無苛隘取
不若人晚嗜學問以從駕北征歿於土木贈少保諡恭
簡

兵部尚書鄧壘

壘字孟質宜章人永樂進士上北征壘力止不允比出
關又請回鑾王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
幾殆從者請醫就醫曰天子在前可托病求自便力疾
至雲中還至宣府北騎大至壘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
嚴兵為殿皆不報最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
兵事再妄言必死壘曰我為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
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害

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鼐

鼐字德恒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第一授修撰尋入閣

成仁諱

卷十六

元

辦事進學士時東楊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決於鼐鼐
才敏類東楊視中官王振色不少假振益憚之十四年
八月扈從親征死於土木之難

侍讀學士張益

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進士博學強記詩文操筆立就
三楊雅重之正統十四年入文淵閣參決機務日見委
任是歲八月扈從親征死於土木

右副都御史邵榮

正統十四年北騎犯順王振勸駕親征榮同吏部尚書
王直等力諫不從遂扈從北征至大同宣府疏請回鑾

言甚激切不報至土木之變從人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榮叱之曰鑿與失所我尙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

兵科都給事中姚銑

銑字孟聲侯官人永樂進士儀貌端偉器局夷曠自入仕歷廿餘年始遷一級義命自安不求驟進十四年八月扈從北征將行自策其必敗遣僕歸賂其家人詩曰許國丹心今日盡輸忠白骨幾時還竟死於難

刑科給事中鮑輝

輝平陽人正統進士拜給事中上言有司抑配商鹽斂怨於上州縣官考滿資緣保苗爲奸宜禁緝之延綬列

成仁譜

卷十六

三

校許奏都御史不法輝往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其罪山陝北直諸郡饑民流徙請分命大臣亟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多強縱宜董之憲臣以講簡閱之法皆見采納英廟北征命輝督右掖軍紀戰功師潰於土木輝死焉子鳳奉衣冠葬於塋之次

監察御史黃裳

裳在臺中一時彈文多出其手法司會審疑獄俄頃辨折多得其情都御史陳鑑雅重之嘗按兩浙鹽法及蘇

松諸郡所至有實惠十四年八月扈從北征死於土木山東道御史黃綬

綬順天平谷人宣德進士英廟北征綬疏言兵玩備弛敵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死之

四川道御史申祐

祐字天錫婺川人常從其父之田道逢虎父入虎口祐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旨下獄荷校國學門祐倡六館諸生伏闕申救且願代其死上爲之霽威

成仁譜

卷十六

三

登乙丑進士拜御史諸御史聚議祐折衷其論咸中察察出按廬鳳所至輒進諸生講論經史疑義十四年八月扈駕北征至土木死之

禮部郎中馮學明

正統十四年八月扈駕北征至土木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時鄉人鄧力士者在陣中謀與同歸學明日君辱臣死走將安之手遂陷於陣

兵部主事俞鑑

正統十四年車駕北征郎中胡寧當從行以疾求代鑑慷慨許諾有以子幼家遠沮之者鑑厲聲曰國事如此

可爲身家計耶至庭中撫二子摩其頂曰若等自當成人我不能顧矣時尙書鄭瑩知其賢數與計事瑩曰惟力勤班師耳時不能用皇輿失守鑑謂家人曰若急走報吾不得歸矣遂飛馬入北陣死

吏部驗封司郎中趙敏

敏少英邁能文章工書畫年二十歲舉於鄉屢上公車不第謁選人得兵部武選司主事正統九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敏參謀軍事師旋擢吏部驗封司郎中十四年秋北寇也先入犯中人王振力勸英廟親征敏慷慨奮發義形於色白於冢宰王直請其諫止又率百官力

成仁譜

卷十六

五

諫不聽敏遂扈從駕輿出居庸關至八月十五日師次土木連日陰晦風色慘淡至是日向暮風沙大作四面蔽覆敵兵雲集矢下始雨須臾王師覆沒迨風沙止時已不知車駕所在衆心怖急爭欲南奔敏厲聲曰昔日稽紹蕩陰之事諸君獨不聞之乎乃易服躍馬北馳直入北師陣中爲敵所害

行人司正尹昌

昌字輯禎吉水人宣德癸丑進士正統十四年扈征預知事不可爲賦詩有云故人欲效新亭泣羈客猶懷杞國憂又曰授命臨危非愛死全軀避難是偷生尋自刎

死
行人羅如壻

車駕北征行人尹昌當行謂同官曰孰與吾偕行衆類首未有應如壻熟視同官曰主憂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自請行將行過劉儼曰適與妻子訣此行安危未可卜也萬一有它吾必死墓銘當以屬君策馬徑去至土木遇害

大理寺副馬豫

豫字彥德臨清人宣德癸丑進士英廟北征土木失利豫語其僕曰我奉駕而來失駕而返何顏面見百官哉

成仁譜

卷十六

五

汝急歸告汝王母攜家還臨清我有死而已遂追呼大呼曰陛下陛下奮不顧身厲聲叱罵遂遇害
燕山衛指揮使馬義 子俊 孫振
義從駕北征死於土木子俊以都督鎮廣西征勦古田賊戰歿俊子振任河南都司擊流賊劉六等亦死於陣
嘉靖間命河南守臣建祠祀之

右副都御史孫祥

祥大同人正統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擢右副都御史守備紫荆關也先逼關都指揮韓青戰死祥堅守四日也先由間道入夾攻之關破祥督兵巷戰兵潰被殺

通政使謝澤

澤上虞人永樂進士正統末擢通政使守備白羊口王師敗於土木守邊者無固志澤與其子儼訣而行受事未數日也先大入守將呂鐸遣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敵澤不可寇至眾潰澤披劍厲聲叱咤遂被殺

兆熙案土木之變闖奸禍國英廟蒙塵當時扈從者文臣自尙書侍郎而下勲臣自英國公而下三百餘人悉及於難茲就叙錄外其忠節不可湮沒者西字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秦寧侯陳瀛永順伯薛綬襄城

成仁譜

卷十六

話

伯李珍遂安伯陳垣修武伯沈榮平鄉伯陳懷都督梁成王貴駙馬都尉井源侍郎丁鉉王永和通政龔全安太常少卿戴慶祖王一居黃養正太僕少卿劉容給事中包良佐御史夏誠童存德張洪林祚鳳尹鉉郎中雷潛滕員外程思溫主事劉會樓澤張瑄光祿寺署丞鄧鑑李昱太醫院判貴茂錦衣衛指揮錢欽錢鍾共三十五人爵里不可考者十六人僉拱凌壽潘澄錢昂魏貞孫度汪齊王健程式遠端陳欽周傑張鎧鄭瑄李恭石玉亦有可紀焉

成仁譜卷十七目錄

明

鄧瑤	韓青	鍾同	劉寶
楊海清	楊忠惠	范廣	于謙
梁致育	吳瑾	張秉和	宋欽
羅紳	葉禎	王志恭	毛吉
王禎	張英	楊瑄	湯胤勳
毛忠	汪洪	馬鈺	王廷桂
吳海	桂璉	鄭寶	劉福
萬琛	陳準	何文鼎	巫子秀
王接武	蔣欽	楊源	王岳
余禎	周璽	王濟	周臣
才寬	楊輔政	吳景	羅明
鄧俊	向孔洙	時植	何應宣
熊萬變	袁璋	孫璽	鄧顯芳
周憲	謝麟	李俊	王莊
李情	秦碧	卜馬祥	鄧俊
呂忠	張澄	張汝舟	張俊
段豸	滿正	霍恩	王佐
方珪	戴璜	王續宗	張士傑

成仁譜

目錄

一

張桓	郁采	安宣	王鼎
王廷輔	劉俊	劉宗仁	商熾
孔承浦	郭儻	劉富	魏遵
王紹貴	劉珂	陳策	張鵬
華承學	張陞	陳韜	王湯臣
鞠鉞	孔環	朱紀	馬炳然
馮禎	劉憲	何冲霄	楊惟懷
孟春	王振光	蔣璣	張來儀

成仁譜 目錄 二

成仁譜卷十七

太倉盛 故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夢溪刑曹錄鄒瑤

景泰元年草寇復竊發攻掠鄉村民駭竄至楊梅逕路
 狹人莫能進賊數百追及瑤揮戈挺身與戰自午至申
 賊亂鎗傷其面瑤不顧賊畏其勇而退瑤亦力疲倚巖
 石僵立而死一境之民皆賴保全

山東都指揮僉事韓青

成仁譜 卷十七

景泰初年英廟蒙塵也先輩長驅蹂躪詔邊關可通萬
 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荆關尤重推青往守青至關北
 騎猝犯眾咸奔潰青招得勁騎百餘諭以忠義當盡死
 報國眾感泣縱騎出與賊戰於升兒灣數被創復為流
 矢所中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北騎圍之數重
 欲招降青大罵曰我豈降者耶引劍自裁敵退之三日
 收屍身無完膚顏面如生

監察御史鍾同

初景帝易儲時同獨坐深思每每泣下既而懷獻太子
 死人心危懼景泰五年九月同遂上疏請復立沂王為

東宮以同宗社沂王正統太子景帝并陳時政缺失跡

入縛同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時禮部郎中章綸

發憤亦具疏請正國本上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煨煉逼

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綸不承六年八月縛綸同至午

門前杖一百仍禁繫同卒於獄時年二十三骸掩園土

莫敢收葬天順元年其子敢請同遺骸歸葬時同歿已

久血漬髻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

南雄知府劉實

景泰中召實脩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

殿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遷知府未數月中

成仁諸

卷十七

二

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送苛辱之去至韶韶人

為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

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

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

敝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

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善著書尤

長於春秋中夜有得隲童子然燈起書為人清強甘心

貧窶彭文憲稱其有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

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城步人楊海清

景泰八年洞苗肆掠湘海清率其妻與徒追戰於龍

五橋以後拔不至與妻徒俱遇害

雲南楊忠惠

賊祖倡亂軍門方議招降欲遣人持示賊營以散其黨

無敢前者忠惠承委即行竟為賊祖所害提學道區其

門曰忠義

侍衛都督范廣

景泰八年正月上不豫石亨等以兵迎上皇復位車駕

至奉天殿范廣禦之戰死闕下

兵部尚書于謙

成仁諸

卷十七

三

謙風骨秀聲音吐鴻暢每奏對宣宗必注聽巡按江西

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

臣兼理之上親署謙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謙年

三十三感知遇夙夜經畧民大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

入朝與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中瑞千振方用事嗾

言者劾謙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少卿二省之民爭赴闕

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為請乃命為巡撫明年

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又明年己巳也先寇獨石

馬營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鄒登言邊方將官皆可

托以制寇不必煩六師且皇止宗廟社稷至無輕臨戎

懇而不聽。乃從治兵。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命成王監國。以繫人心。於時臺諫歸罪王振。擊振黨錦衣馬順至死。復索振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誼雜王疑懼。堅欲退謙。堅立不動。特掖王且留。請降旨。宜諭羣臣。無擅動。振罪候請命於太后。行誼順非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謙袍袖為裂。爭進兵部尚書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尊英宗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謙入見。泣曰。敬遮留大駕。將圖深人常預為計。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門。通州所

成仁諸

卷十七

四

積糧數百萬。令食糧者悉詣關支。大同宣府。勅各守臣協力防鎮。用文臣軒輊為巡撫。武臣柳博楊洪宜為將。上皆嘉納之。太監喜寧為也。先向導奉車駕如紫荆京師。戒嚴侍講徐理。謬言天象。倡議南遷。謙抗言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其言。守議遂定也。先入紫荆關。以送駕為名。需金帛萬萬計。眾皆大呼曰。國有君矣。也。先仍奉駕北去。景泰二年也。先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謙遣使奉迎。九月。駕至京。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英宗復位。石亨等以奪門南內。貪天功。為己力。即誣謙。迎立外藩。與大學士王

文等六七大臣皆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無跡。可據。亨等必欲置謙於死。會徐理者。會以倡南遷為謙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謙。遂附會成獄。竟誅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室。董氏卒。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死之日。所司籍其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上為之悔。訓導梁致育。

致育字遂初。高安人。通五經。志行高潔。洪武癸酉鄉舉。歷紹興。建昌。訓導。六典。文衡。致仕。家居。天順初。流賊劫掠。致育年已九十。有九。且替被執。賊不忍加害。以竹肩輿。昇之行。語昇者曰。至運口深淵。即白我。遂投淵死。恭順侯吳瑾。

成仁諸

卷十七

五

天順五年七月。曹欽謀作亂。而吉祥為內應。帥眾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遼。臬。左都御史。寇深。焚皇城門。及東華門。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大戰於東華門外。自辰至午。瑾戰死。上杭人張秉和。天順六年。溪南寇發。秉和執命之。跪罵曰。我良民。豈跪爾耶。賊欲殺之。傍賊曰。你跪可免死。秉和復罵。賊罵

曰死強盜你等爲此不道恨不噉你血殺即殺矣詎何爲遂遇害

湖廣叅議宋欽

贛川亂尙書王驥西征欽督餉不避艱險於辰沅清浪鎮遠山行乘騎又乘小舸體往安江洪江苗賊要害處至盧溪被賊遮留欽率兵挽弓揚矢迎敵厲聲數其罪詞氣壯烈賊不敢逼歷湖廣左布政致仕天順六年

寇陷梧州城欽罵賊遇害

廉州府府羅紳 子鑑

天順七年紳在任清介公勤西寇流劫雷廉高肇等郡

成仁譜

卷十七

六

聯遂入境紳苦戰不支被執大罵曰朝廷命我守封疆今日城陷有死而已遂遇害子鑑從父會兵於野亦戰死

潯州府同知葉禎

子公榮 從子官慶

峒猺竊發禎括民丁壯編爲什伍置長分領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峒酋韋強積年劇賊也官軍聞之披靡禎設伏生擒之其黨憤恥互相援結必甘心焉未幾掠旗山又敗之數日後盡合猺黨攻劫雞刺等村報至郡守方與都指揮黃鉞會飲學官恬不介念禎拂衣上馬督民兵合戰於柳青舖孤軍無援竟以大潰賊積怒攬矢

又向之禎身被數創叢矢如蠅向手刃三人與其子公榮從子官慶民力三百人皆死焉

綿竹人王志恭

賊趙鐸叛攻陷州郡志恭首倡討賊之議率兵二萬餘人會鐸敗潰志恭單騎擣穴鐸幾就擒從兵不至爲矛所中脇下腸出猶戰出重圍以手捫腸大呼衆士併力言不絕口而死

廣東按察副使七吉

王應麟 秦珩

成化元年春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毛吉率知縣王應麟驛丞秦瑄統軍殺賊追至陽江之雲岫山突入賊

成仁譜

卷十七

七

營陣亂賊合乘之敗死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容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夏至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死於賊無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稽攷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急以還官毋汙我言畢仆地少頃婦甦闔署駭異

夔州通判王禎

成化二年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託疾不出一兵禎忿忿而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

餓虎口耶卽代勒所部民兵行巫山中賊遁而歸賊復劫屬邑王又不行指揮曹能榮成與王黨結避禍故激頑行頑卽勒民兵往曹柴從之與賊夾水已而麾民兵渡河趨戰曹柴望而走頑陷圍中誤入淖田賊欲降之頑大奮罵賊怒刺頑馬逸去自死所至府三百里馬奔歸府門若告急狀後二十五日得屍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不能歸售馬於王同知爲資王得馬而不償值櫬旣行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起視櫬馬驟前嚙其項復擣其胸王遂斃賊旣平曹柴亦被誅贈頑官廕其子指揮張英

成仁譜

卷十七

入

成化二年襄陽賊劉千斤等作亂官軍討之擒千斤其黨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官軍復逼之張英招降長子誘執石和尚賊遂潰散旣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譜於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捶殺之

鎮遠府土通判楊瑄

正統末苗叛瑄部領縣司民兵征印水十四寨苗景泰二年重安苗與官軍戰敗退香爐山瑄復以所部兵攻破螃蟹等寨天順七年印水以南諸苗復叛瑄收補洞坪有功成化二年茅坪之賊瑄死之茅坪賊巢也時參將吳經會瑄以所部兵會同官軍爲一哨進至江口卒

遇賊未及陣戰死

孤山參將湯胤勳

成化三年八月北騎入榆林寨胤勳力戰死之胤勳性豪邁不羈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閭闔無所不快人畏其爽直云

伏羌伯毛忠 費良 孫鑑 申澄

成化四年二月固原土達滿四叛忠鎮甘肅奉敕率甘涼兵馬迎戰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賊大敗與都指揮費良指揮孫鑑申澄乘勝直搗七峯山上功垂成忽昏霧起賊乘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忠顧謂鑑曰勢急

成仁譜

卷十七

九

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鑑亦顧眾曰我君我祖在上罕與賊同死遂首騎破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己至酉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忠遂中流矢鑑前翼救仍奮勇殺十餘賊賊執鑑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鑑遂死忠與良澄赴救亦死

綿州知州汪洪

歲旱洪捐俸賑救旣乃濬水源創石盤七堰溉田數千頃民賴之先是都御史孝威張瓚開壩底諸堡以通茂州命洪往理茂務土酋突遇洪控弦交射中流矢墜偏橋懸崖死居人月夜每見乘馬如生立祠祀之

廣西參議馬鈺

鈺承新人成化進士會古田苗賊猖獗自將往勦出其不意斬獲過半班師歸為伏兵夾戰竟死之

贛州府同知王廷桂

時巨寇流劫州縣廷桂率鄉兵征之奮力追逐以援不至死於難

上杭人吳海

成化十五年冬溪南民剽掠其鄉流移者眾海富而好義憫之散粟以濟明年春賊復發海仗義率民兵擒斬賊首鍾三等若干人戰於峽頭之麓已而賊潛伏發於

成仁譜

卷十七

十

中道海遂遇害邑人至今懷之

集縣訓導桂璉

璉慈谿人成化間以貢授訓導素行純潔克振師模因明倫堂有崇時用巫覡鐘鼓朝夕喧闐妨於教誦璉白郡守毀之而縣令李進惑於禍福固執不可璉率諸生竟毀之為李進所構獄下通判解敏毒訊致死集之士子祀璉於學宮後進敏相繼死人以為發璉之報

兆熙柔成化間死於北敵者則有開城知縣于達教死於黎賊者則有廣西參議劉信死於蠻酋之亂者則有貴州布政間鉅石阡知府胡信芳忠義奮激無

愧為守土之烈焉

貴州按察使劉福

弘治時賊徒李通寶等聚黨千餘攻叔縣治月餘不引去寶持必死心經略庫藏案牘選勁卒百餘從間道護至州遂督出戰數陷陣身被十餘創死軍中子圭遙見

父戰不利輒躍馬與從奴十餘人馳救亦被創父子同日死

貴州按察使劉福

福巴縣人以註誤改貴州按察使盤江賊起福挺身赴之遂死於賊

成仁譜

卷十七

十一

瑞金知縣萬珠

王祐

弘治十八年正月流賊夜突入城倉卒不知所出或勸其引避琛曰當手刃諸賊以報國恩賊擁入縣內被執唾罵不已遂遇害時有王祐者為廣昌知縣賊至民盡逃援兵不至祐拔刀自刎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生為左右奔奪其刀後援兵集賊稍退越七日復突至祐赴敵死之

東廠太監陳準

準代尚銘提督官校緝事下令校軍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事也無與焉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非

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數日整衣冠閉門

自經

太監何文鼎

文鼎餘杭人少習舉業壯而始闢弘治間供事內庭戚
臣張鶴齡延齡以椒房被恩出入官禁無度文鼎心惡
之一日上與張飲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起戲之
又乘酒與官人戲狎文鼎持大瓜幕外將擊之言泄張
逸去次日文鼎上疏極諫上怒發錦衣衛拷問至使者
對曰有二人主使孔子孟子也上愈怒不解為張皇后
杖死於海子尋上自聞御前銅缸拽有聲若文鼎詭冤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者上旌感悟特命以禮祭葬且御製碑文

興寧人巫子秀

弘治十六年賊胡應彭錦扇亂子秀獨能策畫保其鄉
又設奇略致賊死者百五十人皆親斬之獻賊於官復
懇請官兵盡滅其屬賊憾之率眾圍其家子秀夫婦被
執賊先殺其婦示子秀欲逼跪之子秀厲聲曰死即死
耳肯為逆狗屈耶遂被害裂其屍

懷遠將軍王接武

接武廬陵人善射有智畧屢立戰功所至不殺降不掠
民財治兵嚴肅餉或時乏傾私囊給之奉上臺檄偵寇

遇伏力戰而死

監察御史蔣欽

正德初宦官馬永成等八人用事欽偕同官十三人上
疏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神戢戢欽念此疏一上
且撮奇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念後裔以尼吾事乎
因起視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
於壁欽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
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不可易也誓遂止
疏上與同官俱逮繫獄鞫問欽挺言不回被杖創甚諸
杖者或醫藥欽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而卒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

時逆瑾擅權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
旋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
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
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占候之言
深切時弊源復疏言連日靈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
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切瑾怒矯
旨杖三十源又勸上宜思患預防劉瑾大怒罵源爾何
官亦學為忠臣遂矯旨逮送錦衣衛痛杖三十請成肅
州行止懷慶卒於孟縣之河陽驛妻度氏斬蘆荻覆尸

葬之

東廠太監王岳

正德初劉瑾用事出岳居東廠每維持正節執法甚貞諸要門各遺緝之科道官走謁岳門岳以正對瑾因中傷岳言岳投意九卿等官令論列閹宦且云請試岳杖朝官觀其解否武宗如言岳果長跪乞宥武宗怒請戍孝陵行至臨清賜死舟中

長蘆巡鹽御史余禎

成仁譜

卷十七

吉

正德三年三月禎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出怪禎不行跪禮即矯旨拏送錦衣衛獄事無驗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衛充軍以傷重死於獄初禎之下獄也江陰人顧厚賂瑾以望解禎不從竟死天下寃之

吏科給事中周璽

武宗即位逆瑾專權璽疏其擅改成命竟違詔旨罔上行私氣焰逼人朝士斂手以避乞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疏上運銜恨乃囑陸順天府丞使去言路計以殺之賊錦衣指揮楊玉誣以蔑視使臣遂矯制收付於獄令玉自鞫玉杖之三十不少屈曰吾死不足惜令忠義畏懼

可惜且瑾聞益憾又令加杖遂死於獄

太常少卿王濟

濟才智過人博學好問動遵禮法居官以清慎自持陞山西布政司叅議擢少卿以得罪逆瑾繫獄卒之日家無餘積特賜祭以表忠

順天府推官周臣

臣在部有大臣子奸淫竟正其罪以是出為薊州同知清審徭役大有能聲轉推官會疏逆瑾責朝官廷跪於日中臣抗聲辨詰校尉叱之則拏以手板至晚氣絕士大夫惜之

成仁譜

卷十七

吉

工部尚書才寬

會楊一清忤逆瑾養病詔寬以本官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抵任慷慨好野戰不拘陣略一切裁決自將正德四年十月值北騎大衆至寬率師由興武營擊之斬首數十級狃勝深入忽伏兵起中流矢卒於陣

兆熙案逆瑾擅權言官抨擊者輒遭誅戮故獻吉之

獄幾蹈不測賴對山毀節解救其先後廷杖死者給

事中王俊民御史張璞胡節馮爾汪璧王濬刑部員

外宿進均堪憫痛焉

通江人楊輔政

荷惠 荷澤

正德五年七月四川流賊鄢本恕藍廷瑞等作亂補政督率兵眾追賊於羅江列坪鎮賊屢戰屢却輔政乘勝逐北孤軍遠入援兵不前力戰皆沒都御史林俊聞於朝建忠烈祠以旌之時有苟惠者率眾合儼個軍爲犄角以擊之賊破退走龍潭惠從間道衝殺賊溺水死水爲之不流復與戰於松關極會日暮賊伏發惠力屈而死溥乃惠族弟也藍賊陷通江縱火焰蔽天溥帥銳卒五百人合兵進擊賊於三花頂兵聲大震尋又敗賊於龍潭屍骸枕藉山谷後數百賊潛入溥家溥短兵接戰於門身被數十鎗父子兄弟同時遇害者三十五

成仁譜

卷十七

六

人

四川僉事吳景

流賊鄢藍之黨遁入川東進逼江津景受檄守之賊至景督民兵衝陣斬數十人復入城堅守屢乞援不至久之城陷被執而死官其子鑄爲宣州百戶世襲

四川劍州判官羅明

子介

鄢藍賊數萬人攻劍州城民逃竄明偕其子介死守孤城不支被執屬賊死介奮身救父亦被殺予廕卹

蓬州營山縣典史鄧俊

俊莅任時鄢賊猖獗城陷俊謂子曰我與賊不共戴天

何以生爲與子俱死事聞廕其別子一官
大寧人向孔洙

鄢藍賊攻縣孔洙率民兵臨城拒敵相持數日城已陷孔洙奮勇先出力戰眾皆鼓譟隨之殺傷數賊賊勢稍却後賊詐議和突入城獨尋孔洙孔洙墜城死

梁山主簿時植

鄢藍賊轉劫梁山植率眾登城守禦會大雪眾少困賊佯退以誘守者遂乘間火其門而入執植至接仙橋今跪取金贖弗屈鎗截之取佩印弗與又縛用火灸之植罵不絕口竟炙死妻賈氏自縊女方九歲亦自斃烈火

成仁譜

卷十七

七

中盜黨入室背一歲孤紹七去冀圖金贖後行至新寧境或謂時至簿已死豈有贖時賊悟衣兒以白衫復書梁山主簿時植子以金銀一雙顧老嫗負還盜去義民何應舉醫生秦統昇屍備金斂梁人立祠祀之

梁山庠生何應宣

應宣母爲流賊所執應宣求以身代死賊果殺應宣而存母都御史林俊嘉其孝入鄉賢祠

重慶榮昌縣庠生熊萬變

鄢藍賊圍其居舉家走母未出萬變告其兄曰母被圍我輩脫出何爲相與還赴難擊殺二賊負母逃被執而

死母伏屍罵賊亦遇害

南江人袁璋 子襲

鄧藍賊亂都御史林俊委令殺賊璋奮不顧身所向有功其後兵盡矢竭為賊所獲男襲挺身救父連殺七賊亦被執死三日兩目猶睜視其父林俊為詩挽之榜其門曰父子忠節

扶風知縣孫璽

正德六年四川保寧賊鄧藍等寇漢中畧陽漢中要道也都御史集臺省議畧陽縣令嚴順懦扶風令毅而多智遂檄璽往賊略陽順取之百計沮撓璽周行相地布

成仁譜

卷十七

六

令於民期一月而城成未屆期流賊卒至城已成三面東門尚未竟功順倡言欲亡城中惑之璽拔佩刀斫坐几曰敢言亡者視此几盡出城中弓矢令買與隸卒持之登城礮石積城如阜以水沃種披之障矢又命令與丞簿尉各守一門而東門之未完者璽自守晝傳食夜張火鳴柝警鉦周視無間賊攻三日弗克已欲移去會執告急者發牒知城中窘甚復環攻之已而順奔城陷璽被執而死順渡江還贖報與扶風縣偕奔而璽溺於水取江濱一屍棺焉還其鄉後事敗順正法璽贈膺有加未幾鄧藍賊黨亦滅

兆熙案鄧藍之亂四川兵備副使馮傑命事王源綿州判官曾璉蒲江主簿齊敏湖廣靖州衛指揮鄧昱郴州衛百戶喻江開縣省祭官陳秉元新寧省祭官雷禎梁山庠生趙趨黃甲李鳳何璟等民人徐敬之嘉川民人雷應道均以殲賊破賊其忠義實足嘉尚焉

辰州諸生鄧顯芳

正德七年鎮筸苗叛據掠村寨眾皆逃避顯芳以母柩在堂固守勿去人慌以禍患顯芳曰棄母而逃心實不忍况平生讀書所學何事苗至使為鄉導顯芳不從遂

成仁譜

卷十七

九

遇害支解於母柩之前

江西副使周憲 子幹

正德七年正月華林寨賊胡雪二破瑞州府總制陳金檄周憲等分兵三路討之憲率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扼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中流矢死詔旌其門曰孝烈

瑞州高安監生謝麟

華林賊劫其家麟負母以避賊追尋益迫家人速之走隣曰母在安可棄乎既而賊劫其母麟奮力奪之母獲

免竟死於賊

饒州千戶李俊 李二遠 高金 鄭鑑

正德五年桃源賊據險為亂官兵夾攻次梁山坂時行伍未集賊乘虛突至軍士奔北俊獨奮身直前手射賊十餘力屈被執罵不絕口其弟李二遠持刀助兄遂同遇害千戶高鈺百戶鄭鑑亦同死於鋒鏑

吉安所千戶王莊

莊剛勇有謀畧嘗平湯存文於萬安殲金耀於永豐擒周天鑿於梅花洞正德五年從征桃源洞賊拔所佩刀指天劃地誓不與賊俱生領兵至鼓樓舖斬獲甚衆進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屯梁山師失利指揮徐麟等下馬先遁莊直前死戰援

兵不至力殫死之

江西副使李情 陳遂 馬聰 邢世臣 許政

情備兵饒州桃源洞賊王察等攻萬年縣或告賊至請去情曰我憲臣柄兵者寧死不去遂遇害通判陳遠照磨馬聰指揮邢世臣千戶許政等皆死之

饒州府通判秦碧

桃源賊反督撫檄守萬年時縣治初建百事草創吏胥皆賊耳目碧苦心經畫衆稍戢會賊復叛殺兵使指揮等官碧亦被執賊帥號於衆曰秦公清廉好官不可害

碧罵曰我朝廷命官豈向賊奴求活耶汝不殺我我必

寸斬汝矣因顧左右曰官兵何在賊驚疑有伏遂殺之

指揮同知卜馬祥

流賊掠洞庭祥督戰被流矢勇氣益倍以援兵不繼陷陣而死

建昌所千戶鄧俊

正德間俊嘗備廣昌盜盜至并命掖去浹旬盜逼挾百出卒不屈環女色誘之亦不亂逸歸桃源賊熾俊欲自効戰數合皆利盜陰識之百弩注射俊馬陷淖泥中盜殊殺之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海寧所副千戶呂忠 林文貴

正德八年桃源賊亂流劫浙東諸邑當道檄忠勦捕忠聞令拜辭其母顧謂妻鄭氏曰吾母在汝宜謹事之為臣死忠吾不暇內顧矣行至開化守華埠賊眾突至部卒曰賊勢盛可避之忠怒提刀碎其背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旦忍忘之耶於是直前搗賊射殺數十人孤軍無援賊攢刺墜馬死眾皆潰亂有騎兵林文貴者厲聲大呼曰不可負主獨挺長鎗刺賊賊擁眾執之脇使降文貴怒罵曰我朝廷命軍豈從汝賊賊縛貴於樹罵不絕口剖腹剝心而死

湖廣平江典史張澄

流賊寇平江澄與知縣宋鑑率民兵出境對敵賊勢少

沮鑑曰宜退保城東澄曰保城東則西南虞矣吾當以

死格之已而賊前鋒突赴城西民兵潰澄力戰而死

順天大城知縣張汝舟

正德六年七月霸州文安縣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

亂劫掠畿內州縣突至大城城下汝舟以孤力守危城

悉力保障誓不與賊同生既而賊大合來攻城陷巷戰

而死其子策以護父遇害

順天臨城主簿張俊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賊劉六等攻城俊多方拒戰力不能支為賊所破俊復

率兵巷戰弗勝死之

順天東強知縣段豸

正德六年十月流賊劉六等屠東強劫倉庫獄殺燒慘

毒官民吏商死者莫計知縣段豸死之民於城下得屍

肘繫縣印知為豸

海寧衛左所千戶滿正

正解軍器之京次滄州盜劉六劉七臨境守臣欲道正

激以忠義適胡世寧行次正遂協守與寇持入晝夜不

能犯後從征開常深入被害

上蔡知縣霍恩

妻劉氏

正德六年十月流賊分掠劉六劉七齊彥名合一夥掠

山東趙風子楊虎邢老虎合一夥掠河南故趙風子等

轉寇上蔡恩聞警退而訣諸妻妻泣曰脫城破妾焉死

恩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

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急辦牛酒犒恩怒戮之

徇於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此一天賊聞大怒

悉眾攻之恩力竭而潰見執妻見其潰也下臺繼死方

恩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賊愕顧失色氣為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遂遇害

河南西平知縣王佐

毛秀 程輔德 彭輔 徐文英 戚壽 徐國翰 東紳 賈得山

正德六年十月齊魯盜起佐築城浚隍大修戰具已而

趙風子等數萬賊奄至城下佐乃誓士民晝夜嚴守賊

魁躍馬挑戰佐引弓一發斃之賊忿攻益急時官軍皆

遙駐不敢援凡三日力竭城陷破執縛之竿首射之佐

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令就跪

佐罵曰我天子命吏恨不斬汝逆賊有死而已膝可屈

手遂支裂而死縣丞毛秀教諭程輔德訓導彭輔邑紳

苑馬寺少卿徐文英諸生戚壽徐國翰東紳並死之縣

民賈得山亦禦賊死

汝寧人方珪

正德六年冬、霸寇劉良、趙風子等至汝、僉事王玩招集義勇為守禦計、珪應募隨守、備余英出拒、遇賊于韓庄、賊鋒甚銳、英懼先奔、眾遂潰、珪獨力戰、手刃數十賊、賊皆辟易、矢盡刀折、下馬、撤屋椽、復戰、賊圍繞數匝、攢矢射死、時年二十九

新蔡諸生戴璜

正德七年流寇倅至璜、方與其子奎讀書城北一村墅、中賊得之、欲用之助亂、璜不從、乃脅以刃、璜瞋目詈賊

成仁諸

卷十七

語

賊怒裂之、擄子奎入壘、賊帥審知其故、曰壯哉、吾舉兵五載、未嘗見此人、何為害之、遂斬害璜者、釋其子、令葬璜、其面如生

羅山縣主簿王續宗

正德七年流賊攻羅山、續宗從令石瓚固守、城既全慮鄉鎮為賊屠掠、領驍騎追捕之、至牢山、與賊殊死戰、遂

遇害、詔贈羅山知縣

信陽縣孝子張士傑

流寇至、欲殺其父士傑、以身求代、賊遂殺士傑、貨其父、時年十八

原任陝西行臺御史張桓

汝寧盜起、桓避居確山、縣賊知其名、襲獲之、拜請為師、弗聽、囚之六日、乃擁至渠魁前、桓不屈、直據榻南而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不平、捧桓起、揖桓、瞋目罵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為汝賊折腰乎、乃仰天大呼、叱賊益厲、賊大怒、命攢刃刺殺之、後嘗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恨不留之、因一時憤激、遽爾加害、事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

裕州同知郁采

詹濟 任賢

初、盜起河北、采率裕人繕城以待、正德六年十二月、劉

成仁諸

卷十七

章

三趙風子等擁至城下、裕守欲遣采、曰、毋為民望、乃身先登陣、矢石四下、賊逼城、而管又遣人潛俘其腕、手劍之、灑泣以激州人、州人感泣、効死、賊去、益練兵為備、令人昇妻女、託其友儀賓莊士儁、且曰、脫賊再來、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君者、恐重傷我母心也、已而賊果至、攻東郭、不克守、怖甚、開西門潛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賊被執、厲聲罵賊、裂其口、輔而死、所著有蘭州集、毀於賊、都指揮詹濟亦遇害、里紳御史任賢與采濟等分城守禦、賊陷力戰而死、同時死者凡數千人

河南夏邑縣丞安宣

正德六年流賊楊虎等擁眾逼城宣尚未至任聞之兼程而進或止之宣以義辭遂入城分守及城破死焉

河南永城縣令王鼎

正德六年流賊趙風子攻城鼎率眾守禦及城陷鼎率取印綬繫身瞑目端坐以待賊入被執不屈死之

山東德平人王廷輔 宋珏

正德五年流賊猖獗廷輔與同里宋珏倡率得三百人賊將楊虎突至城下二人奮勇却之明年虎復至縣令招往禦之賊來攻官軍遇賊即潰廷輔曰縣官仗我兩人去則何以復命下馬步戰射殺數十賊矢盡遇害城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賴以全

博平諸生劉俊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淫掠俊自鄉攜女入城避之道遇賊數騎被執賊曰秀才從我我且厚饋俊厲聲曰我讀書人恨不操三尺鐵剪除爾輩乃利於共盜乎賊怒殺之女不受辱亦被害

荏平諸生劉宗仁

兄宗順

劉良

林高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入境宗仁年十八同兄宗順歸村舍遇賊執之好語誘使從宗仁叱曰若輩鼠狗耳人將不食其餘何乃軍厚我賊怒推刃其兄宗仁號泣以

身翼之皆遇害同時有劉良林高者良守南門挺戈力戰中數鎗不退賊陷被執罵賊死高為流賊所執賊俾其貌脅使行高詭應之伺間殺數賊為賊刺死

夏津人商獻

陳廣

正德六年流賊入高唐州獻有事於其境遇賊破執脅使從獻曰吾家世奉詩書之訓奈何肯污其身以蹈不義死生惟君賊怒殺之又有陳巖者提刀捉擊賊徒不勝見獲賊壯其人出紅紵衣衣之巖裂衣大罵遂被害曲阜孔承浦 妻王氏 何世臣 何良士

正德六年流賊犯闕里承浦抗義拒賊與妻王氏偕死

成仁譜

卷十七

三

賊驅諸生何世臣暨其姪良翰良士脅從世臣罵不絕口良翰憤奪賊刃斫傷其手與良士皆遇害邑人馬鏞亦大罵不屈死

城武人郭備

叔母劉氏 子立

備之叔母劉氏守節為賊所執號哭罵賊賊將刃之備趨救曰此節婦也乞宥之以全其節賊怒欲並殺備子立見父急泣持賊刃曰願殺我勿殺父三人皆死於難

金鄉人劉富

正德六年流賊入邑富父被執索其妹富奔賊曰吾妹誠避山中釋父執我妹可得也賊信之將與富俱至山

中富伺其父得脫乃望父大呼曰吾以死當之勿使吾妹辱賊賊怒殺之父妹以全

魚臺人魏蓮

遵魏瑄養子賊殺瑄將及其弟遠時遠避難別所聞之

出告曰遠無子殺遠則父絕嗣矣願以身代之遂救遠

免辜

霑化人王紹貴 妻趙氏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等掠其村紹貴被執脅使為

盜不從二賊掖之妻趙氏窺見抱夫痛哭並支解之

齊東縣人劉珂 子轉

成仁譜 卷十七

末

流賊破城執珂及其幼子轉逼使為向導珂瞋目應曰

徧城中皆珂親舊豈肯為賊自取罪乎汝寧殺我我斷

不為汝役賊大怒縛之坊柱并其子殺之焚其坊

青城人陳策 劉浙

流賊至策守東門賊忿其當鋒故推眾攻之城破策伴

走反射傷賊數十遂被害時諸生劉浙父臻被執浙請

以身代賊怒父子俱被殺

安邱人張鵬 王服

正德六年流賊猖獗鵬率眾倡大義募精銳協力拒敵

屢戰身被重傷而死流賊陷城王膝母李氏病膝扶母

避小巷俄有數賊進揮刃欲殺之膝以身翼蔽其母泣告之曰母氏年老且病願以身代賊怒遂殺膝置母而去後父母俱卒王氏遂絕

蒙陰庠生華承學

承學遇流賊欲脅以行承學曰汝逆賊也行將磔屍萬

段我何汝從賊支解之焚其屍

萊州衛指揮僉事張陞

正德六年流賊寇青萊陞分守濰縣賊攻城城陷與賊

力戰被執不屈賊殺之懸其首於東郭樹而去

萊陽人陳翰 隋朝 王寬 于河 姜德仁 王瑋 接恩 王用 孟成 孟瑞

成仁譜 卷十七

末

正德六年流賊犯城翰率眾拒之城陷與其子皆遇害

萊陽人隋朝奮勇殺賊三十餘人力已疲尤強賊賊知

其勇悍不忍加刃眾麾使就縛朝怒目大罵自投壘中

死時同誓不屈而死者壯士王寬于河姜勉仁王瑋接

恩王用孟成孟瑞等八人

招遠人王湯臣 蕭章 邢維宗

流賊猖獗湯臣及爾章邢維宗同知縣申良戰於縣東

之黑山兵潰三人毅然當前斬獲賊首數級身被數十

鎗傷躡步戰者人殺一賊及俘渠數十輩三人被賊亂

刺死有司生擒賊渠祭其柩

文登庠生鞠鉞 妻于氏

流賊破黃鉞與于俱被執至城南寺逼鉞以從要使其割髮鉞厲聲曰頭可斷髮不可割遂殺鉞于義不辱屬石而死副使馮世雍殲其墓曰雙節

河南西華教諭孔環

流賊趙風子等奄至西華城陷環被執賊持刃迫之曰若呼我大王即舍汝去環厲聲罵曰賊狗畜我為國家臣恨不斬汝萬段以報國肯呼汝逆賊為王以求活耶遂被害西華至今祠之

諒封御史朱紀

成仁譜

卷十七

手

正德七年霸寇趙風子至紀於蔣家埠結義兵拒之斬賊黨七人賊怒四面環攻力疲遇害紀天性孝友父本患中結用管以口吹無難色嘗夜失牛家人逐盜已獲乃舊識者縱之不問時以子冠貴封御史

湖廣巡撫馬炳然

正德七年閏五月流賊劉六等自河南奔湖廣棄馬登舟沿江劫掠至陽邏團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必爛泥舖脅與俱至南京炳然怒罵之遂遇害妻女俱溺死炳然知嘉魚時夏秋湖湘旱饑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明年又饑朝廷出內帑錢以賑民郡守意令具

文放散而實欲轉輸府庫也炳然曰天降凶荒為政者之罪也即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攝也

都督僉事馮禎

正德七年二月賊劉六劉七等流劫伊洛間禎奉命徵至河間遇賊與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斬首數百人比至河南賊復有西平之敗遁去未幾招集散亡勢復猖獗歷殘縣邑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追及之賊乘官軍饑疲率眾迎戰禎等方列陣而參將姚信所部京軍馳突禎前與賊交鋒竟失利先遁官軍陣亂賊麾眾驟至禎下馬步戰手刃數十賊而死

成仁譜

卷十七

手

靈石庠生劉憲

憲父先歿母年八十餘賊入境憲負母避難賊至憲曰寧殺我勿殺吾母遂遇害詔旌其孝令立石賜金助葬沁州人何冲霄

冲霄從父征土賊父陷於賊冲霄與其屬劉玉力戰擒其酋殺賊三十餘人父獲免竟以援不至而斃

新都人楊惟懷

惟懷從父宦遊扶母櫬歸至三峽夜遇盜眾皆逃匿惟懷獨守母棺賊疑其有財欲發之惟懷以身仆柩賊殺之沉屍於水母柩得全

錢塘鍛工孟春

春貧受傭於人得直以養母每出傭必數日一歸省鄰
失火燦迫其居母老方酣臥春聞馳歸不顧烟焰入負
母或止之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屍煨燼中春猶
抱母不脫也

福建黃崎鎮巡檢王振光

子朝 實

先是鎮多海寇劫虜居民以衛所與之交通也振光至
謹隄防備器械時率弓兵守禦民賴以寧後羣寇大集
振光親領三子接戰自辰至未寇亦怖懾俄伏兵盡起
以環攻振光遇害屍猶立不仆三子冒刃以救之臣被

成仁請

卷十七

七

重傷朝與實俱死詔諭以父死於國子死於父門三

命忠孝可憫廕其子臣讀書國子

福建連城知縣蔣璣

連城舊無城璣經營築城不期年而完鄰邑武平賊首
劉隆等劫害生民璣奉檄往擒斬賊級數多益勵其眾
深入險阻以殄餘孽為賊所執不屈死之

四川羅江知縣張來儀

正德中來儀為四川羅江縣知縣以廉能著稱會有蜀
寇青頭保猖獗肆亂毒及生民司府檄來儀於劍州禦
之來儀率眾往戰敗被執賊令來儀跪不屈復大聲罵

晉賊猶未欲殺之也罵不絕口遂加害

光熙案正德六七年間流賊劉良趙風子等蹂躪畿
輔大犯齊豫南及吳楚中土騷動以致閩廣賊寇所
在蜂起守土殉難者江蘇常州知府李嵩江陰縣丞
余凌雲江西袁州通判梁奎永豐知縣鄧顯福建行
都指揮僉事丁泉漳浦縣丞紀鏞河南葉縣知縣唐
天恩沈邱縣丞杜斌山東萊蕪知縣熊驤王簿韓塘
湖南靖州衛指揮曹鵬辰州衛指揮吳助
仁倪列息縣邢祥固始曾基王贊棲霞劉
抗賊被戕義風足式云

成仁請

卷十七

七



成仁譜卷十八目錄

明

龔來富 王相 劉枝 陸震

何遵 林黼 余廷讓 孟陽

李紹賢 張英 黃紹 周麒

孫燧 馬思聰 宋以方 莊瑛

王天與 王廷翰 王思 張潔

臧應奎 仵瑜 裴紹宗 麥成

鄺達禮 王冕 薛朝胤 孫裕

趙愷 馮世傑 王應元 楊裕

成仁譜 目錄

薛宗鑑 溫鉞 楊最 浦鉉

周天佑 張鈞 張世忠 王邦直

林椿 張達 曾銑 夏言

李允簡 商大節 王恭 姚天謨

李沐 徐樾 祝芹 陳聞詩

董綸 楊繼盛 李光啓 李默

殷尚賢 沈鍊 王忬 郭希顏

楊允繩 張守謙 黑春 高翥

楊焯 孫擴 張澤 劉大恩

周永清

成仁譜卷十八

太倉盛 傲寒谿輯 同里後亭

明

錦衣衛指揮龔來富

正德踐祥好出遊漸無度來富犯顏極諫上怒殺之並

削其世爵

監察御史王相

相初授沐陽令值歲大歉設法賑救民賴以全活者甚

衆逆聞劉瑾擅權遣官鸞引索價數倍沐邑以萬計

成仁譜 卷十八

相力陳當道罷征民免苛擾徵拜監察御史抗疏諫止

南巡及出按山東摘姦發伏遠近震懾還朝後劾奏錢

寧江彬結黨亂政諸不法事風采並著無何爲彬寧構

誣逮謫高郵州判官遂卒相博聞有精鑒初少師張璉

以落第候除相遇於逆旋奇其貌謂之曰予他日公輔

器願少需勿輕就也璉曰我囊金已罄不能還相曰計

費幾何璉曰得三十金足矣相如數畀之俾歸後數年

璉果登進士累官大學士威念舊誼誅白璉相以忠鯁

被誣致死狀詔贈相光祿寺少卿

刑部主事劉校



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將南狩廷臣諫之時刑曹疏屬
校草校子元婁年十一從旁窺視校叱曰汝遠去非汝
所知比廷跪同事或憂叵測校高誦云人生自古誰無
死爾取丹心焯汗青聞者屬目臨杖就死仰天大呼曰
余無餘恨惟不見老母耳少頃顧元婁曰善繼我志善
事爾祖母外無他語時元婁居傍哀泣校張目叱曰爾
縱不讀書讀事君能致其身也解否語訖而絕
兵部員外郎陸震

正德十四年二月江彬怙權誑上南巡震曰事急矣既
不能去又不能言吾何以祿為遂與同官黃鞏等疏陳

成仁譜 卷十八 二

六事請斬江彬以謝天下彬銜之矯詔下錦衣獄桎梏
跪於廷五日三訊三杖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
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初震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
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之句又與黃鞏講易九卦以明
處憂患之道其從容就義如此門人私謚忠定先生
工部主事何遵

正德十四年二月江彬用事導上遍祀名山將入江南
而寧王宸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為內應南巡詔下
郎中黃鞏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踵之武宗震怒彬
揚言鞏旦夕且死矣鞏以脅衆導入疏力言淫祀無補

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為不軌則禍未降而禍已
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遵慮衆為彬所脅又
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
為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
不爾臣與同死彬乃四出機弄下遵等於獄復嗾其黨
劾之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越三日竟
卒邸舍獨童奴何安一人侍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
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耶遵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
人為謝萬死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既完托鄉人以後
事語不少亂時年纔三十四既卒南巡議亦竟寢遵初

成仁譜 卷十八 三

為弟子員適武城王純甫為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一
日策問范滂母事遵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
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甲戌成進士吏部尚書陸完深
加器重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不出曰吾不可資人以
進其忠肝介性固天性然也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
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
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大理評事林黼

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南巡詔下先日廷臣諫者已詔
廷跪矣黼疏入廷杖倍於先諫者竟以不勝而卒時寓

公署旁所與一僕俱僕且病既杖舁歸以公醫不宜殯殯於同鄉王事鄭與聚舍與聚時亦被杖爲力病治喪事哀之者皆曰忠臣忠臣少時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端默誦習飲食不關其慮者三年故其學無不精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盡禮如初

行人司副余廷讚 詹賦 劉觀 李翰臣 李惠 王翰 馮涇 劉珏

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南巡廷讚與同官詹軾劉概李翰臣李惠王翰禮部員外馮涇刑部照磨劉珏等條上二十事詳切剴至人所不敢言者皆先後受廷杖死

行人孟陽

成仁譜 卷十八

四

武宗南巡臺省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賜率同官十九人抗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入上震怒命杖之午門權姦監之知必死仰天嘆曰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死於京邸年三十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無一言及家事父春初忤中貴張永罷歸聞陽死諫哭以詩云仗前讀奏已無生萬一丹衷感聖明至意不回魂不死應知入夢諫南征人爭傳之

行人李紹賢

武宗南巡紹賢抗疏以諫數日不下待罪旅次時縉紳

既遠見中貴不無遜下紹賢直隸視之畧無忌遜又數日得報下獄明日與眾跪午門備極慘毒已杖四十昇至慶壽僧房遂絕惟二僕在側棺斂之

金吾衛指揮使張英

正德十四年二月傳旨南巡廷臣力諫不從時水溢南海子亦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英憤曰是大變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駕亦遂不果出

成信譜 卷十八

五

紹興太守黃縉 武宗南巡縉同眾伏闕叩諫廷杖三十罰跪午門五日得不死遷本部郎中恤刑江西多所全活以執法議獄忤權貴人出守紹興竟被逮縉人感其惠哭聲震野醵金錢爲贈縉選受二錢至今浙江有二錢太守之謠下詔獄卒諸縉紳爲棺殮以歸 保安衛千戶周麒

江彬怡寵侍上禁中奕棋不遜麒叱彬名責其無禮彬銜之竟陷麒榜掠至死世廟登極贈指揮僉事賜其母米十石仍給優養俸

巡撫副都御史孫燧

初宸濠謀不軌燧為牽制之計見濠時陳說大義冀使
警悟濠不悅燧益備兵請城進賢南康瑞州又請復饒
州諸路兵備把扼其吭喉日與副使許遠定議集兵南
昌城下以俟濠便屢上疏皆不報憂危愈深鬚鬢盡白
濠跡且露始遣重臣按其事正德十四年六月遂反將
舉兵宸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次日謝宴拜畢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聲曰安得有密旨者
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
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目直視宸濠厲聲

成仁譜

卷十八

六

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北何何為濠遂縛燧許副使奮
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
使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濠曰我不能殺
汝耶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令僮人
執燧燧出遠顧謂燧曰遠疇昔之言正為有今日耳遠
嘗與燧謀先發後聞也遂皆遇害陳燧尸天垂雲覆之
濠駭異具棺斂遠尸盛暑不臭蠅蚋不近數日如生初
遠之為樂陵令也劇賊劉七等竊起遠先築城浚隍貧
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
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

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
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斬擒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戶部主事馬思聰 黃宏

正德十四年六月思聰及宏並與宸濠生日之宴明日
入謝見拘濠首害巡撫孫燧副使許遠宏不服以手械
向柱壁頂死之思聰在繫悒憤不食而死先是宏按部
至南昌謁先聖畢詣諸生曰今年省城當有大故到其
間亦惟存死而已隨遣家屬還鄉其早見明決如此
瑞州知府宋以方

成仁譜

卷十八

七

正德十四年宸濠有反狀以方繕集民兵以備濠使至
不為禮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明日濠
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
德府長史莊璵

時宸濠蓄異志貌諸宗挾借祿米璵持不與復禁絕其
私交濠銜之陰謀構害璵乃挺身往見詞色俱勃遂杖
而下獄不與食三日衣冠危坐而死

寧都知縣王天與

天與廉勤有惠政豪右皆化逆濠之變率師勤王竟死
於難

彭澤人王廷翰

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作亂遊兵掠境廷翰挾弓矢率其子弟鄉兵追敵賊怖擲金於地誘之廷翰不視奮擊愈厲連射斃二賊對敵終日矢盡力竭賊斷其頭而去編修王思

初武宗好巡幸思時與言官飲因言君左史我右史時事如此為之奈何遂上疏請還蹕深官親享太廟孝養兩官統攬乾綱緝熙聖學謹嗜慾防外患忤旨貶三河驛丞既數年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檄參軍事嘉靖初復原職會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三年七月與何

成仁譜

卷十八

八

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左順門力爭論退不從上命錄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張紳等八人下詔獄諸臣乃撼奉天門大哭上大怒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杖於朝堂思受杖遂不起驚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寮舊賻殮以歸年四十有四

禮部員外張濬

嘉靖三年以議大禮從大臣赴左順門哭諫不起上震怒收繫詔獄已而廷杖之濬被杖死年僅三十有八濬未死猶力創草疏數萬言及彌留手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言已而逝聞者傷之

禮部主事戚應奎

應奎初任南兵部時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載私物應奎力為裁抑校卒譁焉叱左右執之乃遁去豪有力者謀造船之利以糜金害民應奎拒而沮之其剛正類此嘉靖三年以爭大禮跪門哀慟賜廷杖而應奎竟死於杖下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壁異居書罷而逝一時聞見者莫不痛惜於百身之莫贖云

禮部主事件瑜

嘉靖改元瑜上言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趨權交遊

成仁譜

卷十八

九

貴俠比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圉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直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如今幸聖皇取極褒郵忠諍此輩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閣不報然事雖寢一時臺省聞者赧然三年七月大禮議起瑜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疏入止震怒廷杖卒

戶科右給事中裴紹宗

武宗南巡檄紹宗署江都事貴幸憚之不敢干以私比

駕旋省費數萬緡擢兵科給事上書忤旨謫貴州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尋擢戶科以諫諍爲已任再逾年所上四十餘章上多嘉納之三年七月議大禮廷杖卒

光熙案議禮諸臣先後廷杖死者給事中更有張原毛玉御史則胡瓊張日韜編修王相郎中楊淮胡璉員外申良主事余禎安璽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其再受廷杖謫戍遼東者刑科給事中劉濟卒於戍所均屬忠義可嘉至給事中何光裕以諫用仇鸞而死世宗之誅戮諫臣誠不少矣

成仁譜

卷十八

十一

安鄉典史麥成

嘉靖元年流賊掠鼎江口成父子集民兵往禦之其妻固止不聽比戰馬蹶賊叢槊刺之猶徒手刃人遂父子皆死

新會人鄺達禮

嘉靖元年友人何希淵爲流盜所虜達禮自備金三兩銀十四兩往賊所贖之賊見達禮曰此奇士也欲脅以相從達禮不屈而死提學魏枝遣人致祭兵備王自用顏其門曰義士

守山海關主事王冕

嘉靖三年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眾謀不軌入山海關見亟集兵役爲備禦計俄而賊至被執以刃脅不從遂見害

潞州衛指揮薛朝亂

嘉靖六年青羊山土賊陳卿倚險爲暴朝亂率兵征勦自晨至午斬獲甚多賊走三角山復突至賊營連射殺賊十三人賊分路衝擊後陣官兵潰散遂遇害

孝皇舊瑞孫裕

嘉靖間裕憤孝皇不考及威晚罹憲泣控頗激世宗欲用明倫執法捷之遂自縊廟中

成仁譜

卷十八

十二

尋甸人趙愷

嘉靖六年餘賊攻城愷首率眾拒賊力屈被執迫脇從之愷給曰待回率家眷相從賊信釋之愷至家集眾泣曰今賊勢猖獗人民殺戮殆盡吾惟有死而已我若死汝等舉火焚屋毋致我屍骸暴露可也遂登樓自縊而死家衆亦舉火闔家皆自禁止留幼男景新年十三知府劉槐卽故址築垣爲趙氏佳城撰文往祭

尋甸諸生馮世傑

母李氏

嘉靖六年餘賊攻城世傑攜母李氏及弟匿迎恩橋下爲賊所獲劫奪罄盡母曰婦裸體赤身廉恥喪盡矣不

若死之爲安遂投水死世傑謂其弟曰忠難不能救母苟全性命何以自立於人世弟兄亦投水而死

武隆人王應元

應元家貧居鄉力農養父母父出飲應元候於途扶之以歸一日父醉歸既臥應元往田家偶火災急奔回烈焰甚熾身濡泥水出而復入救之者三號哭火中抱父死

泥溪廩生楊瞻

鄰居失火延燒其屋瞻他無所顧惟以身翼母火烈不得出母子俱斃於火

成仁譜

卷十八

三

給事中薛宗鑑

會辨

宗鑑極論吏部尚書汪鉉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貫四凶行兼正卯鉉數伺間用微言激聖怒遂下獄杖八十賦詩矢志五日而斃時御史會辨者劾尚書汪鉉與薛宗鑑同下錦衣獄杖於午門傷甚見者揮涕慰藉辨神色不渝徐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亦死於獄

大同人溫鉞

鉞父景清有膽力嘉靖三年鎮兵叛殺巡撫張文錦其後巡撫蔡天祐令景清密捕首惡戮數人其黨恨之十三年復叛殺總兵李瑾因逼索昔年爲軍府効命者景

清匪不出遂執鉞及其母王氏以去令言景清所在鉞

曰爾欲殺我父而使我言其處是我殺父也如讐不可

解則殺我舒憤足矣賊不聽逼母使言母大罵不輟賊

怒支解以愴鉞鉞大哭且罵并破殺事平母子並獲旌

太僕卿楊景

嘉靖十八年上欲命東宮監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

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

之藥皆可竄元氣而端拱恭默不聽聲色保復元陽仙

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天下痛悼

御史浦鉞

成仁譜

卷十八

三

嘉靖二十年時尚書林俊陶琰既入而復出太監秦文既出而復入鉞上疏曰非內君子外小人以保泰之道也掌河南道司考察黜貪屏邪了無避忌會楊爵言時政械繫下獄鉞上疏救之忤旨逮繫詔獄榜掠六日而死

戶部主事周天佑

嘉靖二十年御史楊爵以建言下獄備極拷掠四月九

廟災詔百官言時政闕失天佑應詔疏畧曰陛下示人

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

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况明旨既許條陳苟有

所見寧忍終默爾所言之事豈迷庸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今爵在獄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萬一爵先朝露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所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願賜釋放天意可回矣疏上命笞六十下詔獄絕其飲食三日死

石州舉人張鈞

成仁譜

卷十八

古

鈞父叔國子生隱居城北村鈞以親老不仕讀書奉養遠近皆稱其孝嘉靖二十年俺答犯石州鈞慮父遭難自城中馳騎赴救寇射中其肩裹瘡疾馳至則父已被殺鈞號慟幾絕盡飮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不勝悲痛而卒

參將張世忠

張世忠

北師寇太原世忠所部軍士先期選策應止存千餘與參將劉維瓌大同副總兵段堂等從寧武關合營追殺敵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侯林西行迨至祈縣六夫村西遇敵衆率兵力戰敵見勢盛又力呼騎三千酋合圍

四將畏縮閉營世忠督戰益力敵亦窘會火藥已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這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頭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臣痛世忠死亦力戰而斃事聞詔賜諡勅立祠祀之

磁州庠生王邦直

張鳳

嘉靖二十四年詔舉材勇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詣大同贊議總督侍郎翁萬達以國士遇之再驗年得北寇警信萬達命邦直與大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規視抵鴉鵲嶺山上有數十騎往來邦

成仁譜

卷十八

室

直盛而擊之無遺復見山下有百餘騎邦直與鳳飛騎往擊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三萬餘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眾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敵首敵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首千餘級矢石俱盡邦直潰圍出惟義兵王國順一人從鳳與所部皆戰歿嘆曰吾與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至恩不意眾寡不敵損亡殆盡且鳳既亡而吾獨存恥也何顏面見軍門耶遂策馬復入敵營力竭被害北人壯邦直環其屍相視嚙指翌日遂引退萬達疏請錄卹又擬張世忠故事乞賜諡表爲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尙倫等

附焉

協守大同副總兵林椿

嘉靖二十三年拜大同總兵年纔三十餘每讀岳武穆詞至餐肉飲血處憤惋歎曰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豈旦夕忘此與人接談必以指軀殉國自許每提兵出必拜別老母若永訣意卒之前一日北寇勢劇犯邊椿畏甲將躍馬重與母氏叩首不覺泣下戀戀然意屬後事於子觀者駭異率寡弱至桃坡墩猝與敵遇自己至中塵戰敵勢小却乃傳聞張總兵官雁所不虞頓足大聲誓不與敵俱生轉戰而西矢盡勢孤遂中流矢額傷即成仁譜

卷十八

六

大同總兵張達

嘉靖二十三年六月北寇俺答犯大同張達悉取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蹶見殺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

陝西總督侍郎會銑

銑初為御史巡按遼東會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翕然重其才會北寇孔亟遂超拜都御史巡視西師倡復套議內批嘉獎銑區畫兵食業有成算因劾河西總兵仇鸞奸賊鸞逮下獄鸞

嚴嵩私人深恨銑又嵩欲入關方以夏言阻擠已毒言益急嘉靖二十七年正月上因災異以套議問嵩嵩言夏言左右會銑為此議者臣不得預亦不能止不敢言上怒逮銑下獄奪言輔弼官赦鸞不問三月仇鸞奏銑匿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及言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銑言俱論死報可斬銑於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冤之嗣後無敢復言套事者而中原內地永陷北庭冤之者咸比之岳忠武云

大學士夏言

成仁譜

卷十八

七

言在兵科時奉旨覈斥錦衣濫員三千二百按皇莊侵地二萬頃劾中貴趙彬建昌侯張延齡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臯等緹逮歷兵科都給事山西陳卿之亂諸鎮討平之爭功久不決言發其事遂命性勛功罪悉當左都王憲廷行推邊禦亂有難色言劾罷之世廟心大器言特旨移吏部上方與輔臣張孚敬等制作禮樂言疏請親蠶已議南北郊分祀議配天獨太祖議禘祭宜虛位皆稱旨進侍讀學士兼都給事中經筵日講與霍韜辨論相仇上至下鞫獄謝言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師嚴嵩乃言之同鄉前輩言以議禮驟貴嵩事之惟謹言失上意嵩謀代其位嵩為臺省所攻疑言風使上居西

苑齋宮御道士冠以沉香冠幾言與嵩言密疏香冠非
人臣法服嵩故冠香冠籠輕紗帽令上見上怒言而憐
嵩嵩乘間訴言加以傾陷上手救數言斥之言乞歸革
職閑住未幾思言召復任盡還故官言陵嵩出其上擬
票不復顧嵩嵩默然不出一語上嘗語言欲退西內使
太子監國言頓首不敢奉詔乃止都督陸炳被論言擬
票炳行重蒙跪進而解炳銜甚與嵩合謀圖言而都御
史會銑獻河套策言主其議嵩極疏河套必不可圖上
乃語嵩言私薦銑於是嵩與言互訐奪言官逮銑詔獄
炳極意煨煉擬銑斬詞連言並逮問旨猶及香冠事竟

成仁譜

卷十八

太

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上曰蘇氏亦流
人安得代耶遂以二十七年十月棄言於市上初亦無
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
翟方進故事激成大獄天下寃之隆慶初復故官謚文
愍予祭葬

思州知府李允簡

嘉靖二十九年思州孤城多寇允簡遣其孥歸獨與孫
炳文居麻陽苗龍許保等偽為哨兵突入城殺掠允簡
與炳文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往苗每執郡邑長
吏必求厚贖以為常允簡獨謂天子命吏為賊劫質何

面目復臨士民上乎傳語守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
為念不應自出盤山關至嶺塞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
驚共挽之出僅一息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
而卒

兵部侍郎商大節

嘉靖三十年二月北騎犯都下大節巡視九門召募義
勇經畧京城內外時仇鸞漸跋扈亂政徵大節所部兵
自隸仍徵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己列九卿不當
受鸞節制具疏爭執鸞疏排之逮大節論死斃獄中
中軍指揮王恭

成仁譜

卷十八

九

嘉靖三十一年北騎萬餘入塞抵懷仁大掠總兵徐仁
等各擁眾觀望獨恭率所部禦之戰於管家堡力屈死
之巡方李逢時奏恭素著苦節臨難致命宜錄祀贈廕
以勵其忠上從之

遼東前屯衛指揮姚天謨

王相

張承

程克政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北騎入犯前屯大河口姚天謨力
戰潰圍死備禦指揮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
阻之相曰吾家世為將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
十餘創死指揮張承百戶程克政胡鎮及麾下死者三
百人

左都督李涑 子松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北騎犯山西李涑與其子松禦之
乘勝逐北入伏中父子協力奮擊皆戰死

雲南左布政徐樾

嘉靖三十一年簡任雲南值南滇那夷篡立奉命聲討
樾直入沅江仗義撫勦那賊詐降出不意縱兵象衝突
遂遇害

衡州府知事祝芹 子永孝

芹與鑛賊戰屢有功賊懼以千金求免芹怒却之捕益
急一日率弓兵與其子永孝巡緝猝與賊遇後隊不繼

成仁譜 卷十八

三

顧謂子曰死矣吾戰汝可逃也遂提劍躍馬而前賊四
簇刺之芹身被重傷其子見父急呼號趨赴父子皆死
衛人哀之立祠祀焉

舉人陳聞詩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歸德府司市老人師尚詔倡亂審
聞詩名約克城必生劫以為師已而城破擁以前聞詩
不屈賊斬其家屬數人聞詩知不可脫給曰必欲我行
勿殺人與縱火賊曰諾在道賦詩不絕至鹿邑防少懈
自經死

歸德府檢校董綸 妻賈氏 子奎

時叛賊師尚詔潛伏於柘城城中招集亡叛日夜剽掠
綸憂之言於知府尹請乘其勢小捕之不聽居數月尚
詔果陷歸德綸被執不屈且罵遂見殺妻子皆死
兵部武選司員外楊繼盛

初成寧侯仇鸞議開馬市部推繼盛行繼盛言馬市必
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
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擄邊氓三
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
等五欲整兵為戰守備毋玩忽生敵心兵部尚書聞之
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王事行而繼盛疏竟

成仁譜 卷十八

三

上上聞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而為有揭進下大臣入
人會議八人者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
典史明年遷諸城知縣尋遷南戶部主事已召入刑部
員外復調兵部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
國者於是以三十二年元旦日食乃具疏相嵩專權誤
國者十罪且言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
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憲
典輕則令致仕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
疏奏復下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繼盛嘗受
業相階而二王為上所諱言故也拷訊備苦終不撓又

明日杖一百送法司附詳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
詣衛時校尉苗生飲之蚺蛇膽酒繼盛揮之曰椒山自
有膽談笑受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乎忽
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
脫然比部王世貞為奔走求救司業王材詣嵩為力解
嵩亦心動而子世蕃及門容力持之繼盛竟死西市臨
刑賦詩二章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
留與後人補又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
恩留作忠魂補行路觀者莫不流涕

參將李光啓

成仁譜

卷十八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光啓守宣府北騎犯宣府青邊口
堡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
大罵破殺並殺指揮黃添祥等八人

吏部尚書李默

初默緣相嵩進用後與嵩異趙文華自江南視師還凌
侮公卿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兵部尚書楊博憂
去文華欲得其缺默不與惟陞工部文華遂指摘默考
選策問中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
而晚節不終諸語以為訕諂劾之上大怒下錦衣拷訊
嚴世蕃數侵選事默拒不聽遂合誣論絀竟斃獄中

都督殷尙賢

買懋官

先是尙賢擢山西太原參將分守大同東路路常寇衝
而鐵巖門等口尤極邊隘寇騎時出沒屢挫敵鋒時巡
撫被圍尙賢率前軍衝之圍遂解北人嚙指銜之既而
充分守遼陽副總兵陞都督僉事鎮守遼陽賜璽書寵
諭備至尙賢尤感恩圖奮訓練六軍修繕墩堡申嚴號
令由是威聲大振敵人畏懷居遼陽二月降者數百人
聞有侵境輒勦截沙蹟無敢牧馬諸鎮聞風思奮嘉靖
三十五年八月北騎數萬猝至士伍不暇行列尙賢聞
之躍馬而出血戰移日力窮矢盡與禔將遊擊閻懋官

成仁譜

卷十八

同運宦

錦衣衛經歷沈鍊

先是嘉靖二十九年北騎闖入塞挾貢解圍閣臣請上
御朝與羣臣計孰便無出一詞者獨司業趙貞吉昌言
勿許上退鍊在眾中大言申貞吉議刺刺不休太宰夏
邦謨怪之曰若何小吏而言若是鍊目攝之曰大吏噤
不言小吏言胡怪也竟弗予貢鍊復上疏請以萬騎護
陵宸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
情歸必大勝不報蓋是時相嵩數宸抑邊事不以報見
事急則誅求將帥當事諸臣益入昧居間以免於是鍊

益激烈疏妨嵩父子奸貪十罪併及邦謨願指通賄狀
詔廷杖之編管保安州爲民鍊既往保安有賈某者素
慕其名徙家家之里中長老咸遣其子弟從學鍊日與
諸邊人嘗嵩父子以爲快至習射束芻爲偶人三日爲
唐相林甫宋相檜及嵩而射以泄忿嵩父子聞之銜切
骨總督侍郎楊順故嵩客也三十六年北騎大入破應
州堡四十餘乃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自解鍊貽
誚順且賦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
顛之句順聞大恚馳白世蕃以鍊聚黨謗訕卽屬御史
路楷楷又嵩客也日與順構鍊會捕得白蓮教勾敵者

成仁譜

卷十八

吉

乃竄鍊名於中以謀叛聞竟坐腰斬復收其二子杖殺
之移檄原籍併逮長子襄至掠治且死嵩敗順楷俱削
籍襄得釋隆慶改元鍊寬大白賜錄襄伏闕極言順楷
殺人黨姦狀詔捕順楷抵死云

大同巡撫王忬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以詩弔之嵩憾世貞未
有以中之也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以臨幅
絕類眞者獻或以語世蕃世蕃以爲欺已三十八年六
月大同有警御史阿意論劫遂逮詔獄世蕃取識贖削
去功次坐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論斬嵩敗贈兵部尙

書

左中允郭希顏

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嚴氏父子密有窺異易次之意
外議紛紛而東官猶未正位希顏先以中允謫官閑住
已十餘年矣嘉靖三十九年上疏爲天恩未報處君父
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以建帝安儲爲言謂君臣相信
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
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
者安儲之急務也理確詞贍有賈長沙風嵩嚇其黨科
道官藍瑩等合詞劾爲悖逆欺罔法司坐依造妖言惑
眾律斬奉旨卽着彼處巡按立斬發各省臬示希顏未
之知也方於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之僉臬突至
掖赴市曹斬首傳首天下天下莫不哀之

成仁譜

卷十八

吉

兵科給事中楊允繩

允繩與御史張異言巡視光祿疏論光祿丞胡膏乾沒
帑財混報子鵝價至數萬金宜正侵冒之罪事下法司
驗問膏言元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誦
上齋祀糜費駕言劫臣膏爲時相李本姻戚本將膏疏
先上而後允繩止大怒詔錦衣衛逮治司寇何鰲奏允
繩坐儀仗內訴事不實遣戍上詔比屬父律絞仍同異

言廷杖異言降二級與膏同調外允繩竟死西市允繩
清貞方諒嘗言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濤能
吐不能含以是立節卽以是賈禍

兵部侍郎楊守謙

嘉靖二十九年屬北騎大舉入寇圍柳城中外戒嚴援
兵卒無至者守謙率部下精兵三千人入援上聞大喜
降旨嘉其忠勇晉兵部侍郎仇鸞有寵於上守謙督學
關中時鸞鎮甘肅潛與北人通守謙聞而密白之中丞
御史臺事竟寢未發然鸞知之已切齒矣至是譖於內
曰守謙雖勤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劫掠上大怒逮守謙

成仁譜

卷十八

三

繫詔獄法司擬遣戍怒罰法司特坐乘市臨刑神氣自
若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聖聰臣得與岳武
穆于忠肅諸人同遊地下足矣無何鸞死以造逆追戮
適明年是日人謂天報不爽云

副總兵黑春

田耕

嘉靖三十九年北騎萬餘寇遼東攻鳳凰城不克轉掠
湯站堡副總兵黑春引兵逆戰北騎佯敗走春乘勝追
擊陷其伏中北人知其爲驍將圍之數軍春與把總田
耕等力戰二日夜死之

金鄉人高翥

翥有庶弟騰父最鍾愛一日有賊執騰索財不得將殺
之翥聞奔賊曰家財在我非弟所私幸釋而殺我賊遂
釋騰執翥竟無財以應而死韓大司馬爲作義士傳
遼東總兵楊炤

先是炤受命爲總兵涇盡忠報國於背嘉靖四十二年
北騎寇遼東炤逐之出塞乘勝乘追之遇伏戰死
指揮孫擯

嘉靖四十二年北騎掠通州將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東
而還總督楊選命擯與胡鎮等會兵逐勦鎮等饑疲之
餘不能自振擯獨當一而遇敵斬敵數級乘勝逐北身

成仁譜

卷十八

三

破六創髮血力戰獲首齒三百餘級陷陣死之
兆熙案嘉靖中北騎深入當時禦敵死者大同總兵
岳懋總兵劉梅郭都延綬副總兵陳鳳永平副總兵
蔣承勛大同參將史畧崔世榮山西參將丁碧趙傾
葵魏祥遊擊張絃真定指揮同知周宇丁璋都指揮
梁平祁謀宣府指揮江瀚董暘劉欽宣府備禦張景
福守備唐天祿百戶成策李松把總馮時雍先後被
戕忠節均光史冊焉

雲南僉事張澤

嘉靖四十四年時屬夷興亂中丞檄澤率兵討之分兵

爲四哨約並濟自當一哨麾其眾前渡纔半伏起截流而鼓後三哨不及渡援兵潰被執遂遇害三日賊歸其屍面如生初澤在衢時有礮寇擾處州將及衢衢守議避之澤曰不可單騎往諭以威福給米數十石曰爲爾歸餉毋擾一方盜相戒不入衢其爲廣安州也一日而決淹獄五十置釜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剖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焉知闔關立二倉罪重者入米輕者入穀逾年得米穀千餘斛往來儲精賑諸生貧者之婚葬餘曹書其名於壁曰天下廉吏計吏爲天下治行第一遂擢僉憲

成仁譜

卷十八

完

濮州守劉大恩

大恩新蔡人嘉靖間舉人初任濮州守遷鞏昌上疏曰臣里去酒泉七千里臣母去八旬僅三歲病不任與又旦夕不忍離臣赴任必無母無母亦必無臣詔許奉養終其母乃構一樓以居母備極孝養暇則博采羣書纂輯邑乘蔡之有志自大恩始母喪哀毀成疾經年不愈忽逝去復甦其子跪請曰父有所見否大恩索筆書云鬼魅不親原有說只因正氣達蒼穹擲筆而逝

孝子周永清

永清本農家子幼聞讀書聲羨悅因負笈從師好學不

倦偕婦唐氏承歡菽水後父母相繼歿哀慟幾絕破屋營葬身無完衣露處墓側鄰里爲結廬居之永清晝夜號哭三年如一日時有巨蛇伴足後眠白鵲飛鳴樹上去黃犬周墓而嚙忽不見竟死於廬遺二子俱幼里老聞於有司乃復其家歲給粟帛

兆熙柔嘉靖年間寇盜竊發死事者有江西副使王一中吉安所指揮僉事王應鵬廣昌知縣莊英漳平知縣魏文瑞陽城典史王標廣東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江西永新所千戶唐鼎百戶陳策民人賀冕馮鐙臨噴捐軀其姓氏尤不容泯滅云

成仁譜

卷十八

完

成仁譜卷十九目錄

明

劉 焮 朱 統 劉 隆 葉 七

宋應瀾 馬呈圖 火 斌 武尚文

朱 汀 張 經 唐一岑 杜 槐

沈良十 蔡元銳 朱 哀 陳 淮

姚長子 黃 釗 宗 禮 聞宗時

孫 鏜 戈良翰 王應麒 齊 恩

王 德 奚世亮 程 箕 周 煥

蔡啓元 范希雲 夏 正 王在復

成仁譜

目錄

金 養 陸尚質 吳人驥 吳仕期

黃 清 王世名 李有昇 王之翰

李如松 王朝佐 楊通照 楊通杰

李文詠 郭金科 潘宗顏 劉 經

杜 松 葛將軍誠

成仁譜卷十九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明

寧波衛指揮使劉焮 五月

嘉靖二十五年倭賊登岸盤踞海口鎮官兵屢挫焮領

兵夜襲其巢賊遂奔潰由古田守德望海而遁焮即提

兵由捷徑宵行趨寧海石壁嶺要賊逸路比至嶺隘倉

卒布列未整而賊已至部伍散亂止家兵數人在側焮

顧印者曰亟去為我保此印歸朝廷吾世受國恩死矣

成仁譜 卷十九

焮即挺身執鐵鉞格殺二賊力盡無援而死所揮鐵鉞

尚堅執不墮其勇烈如此詔立廟祀之千戶王月亦戰

死

浙江巡撫兼領福興泉漳都御史朱統 林喬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倭寇浙東大抵因貴官家通番貪

戾欺負所致統受命治兵捕賊乃嚴禁閩浙諸通番者

副使林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令行禁

止遣旗牌督決於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

以失利大肆詆誣惑亂視聽言官論劾即訊甘心煨煉

統憤悶乃製擴誌作俟命詞仰藥死喬論死自後賊遂

無憚

定海衛指揮劉隆 尹千戶

嘉靖三十一年隆統舟師備乍敵二浦當松江七團賊歸隆扼之焚沉賊舟俘斬二百餘後會破史家浜賊隆又扼之沉賊舟激浦外洋一日追賊向暮隆以孤舟在賊圍中逮曉隆大喊作氣手發一地雷衝數十舟復殲二舟俘斬復二百餘隆著都指揮守備溫處賊數百將薄瑞安隆整兵逃出欲折其鋒偏將尹千戶請旋師避之隆不聽徑往遇之殺十餘賊賊遁去烈軍至田間有數賊伏莽中突起擊隆不及應遂及尹千戶俱死

成仁譜

卷十九

二

定海衛軍樂七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倭賊王直負金塘烈港穴為寇大將俞大猷提舟師直入其港討擊之火炮橫發烟焰障天勝負未分而官舟忽挂賊纜檣不能施賊眾方逞七徑取斧投水斫其纜未及斷賊以矛刺七貫其頂七大呼曰死矣吾必斷其纜連揮數斧纜斷而沉舟遂脫後四日大猷卒破賊而空其穴以不得七尸為恨厚卹其家為招魂而葬之

寧波衛千戶宋應瀾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倭犯海鹽孟家堰宋應瀾死之先

是應瀾戰上海史家浜追賊至海寧二十里亭復戰平湖戰白沙灣戰金山皆有功其戰史家浜也兵北賊追幾及應瀾急反弓發二矢皆中賊項貫其額親兵復飛鎗殺四人因短戈大破之應瀾用是臨陣必身先士卒竟以疲兵猝遇賊於海鹽之孟家堰不支而死死時猶飛刀殺一賊乃絕

海寧衛指揮馬呈圖

宋燦 王相 姜樞 呂鳳 姚岑

初倭犯海鹽新塘嘴呈圖隨統本衛驍軍李咬住等協同把總王應麟奮力攻擊生擒真倭二十四名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倭酋八大王等自青村登岸流突金山白

成仁譜

卷十九

三

沙灣向南劫殺所犯官軍俱經摧敗呈圖等提兵出城與賊鏖戰軍潰呈圖直入賊圍身被三十餘創殞絕宋煉提兵往應呈圖兵潰煉奮不顧身而戰而死百戶王相姜樞呂鳳姚岑皆死之

浙江武舉火斌

黎俊民 陳本 康早

先是斌率海舟與倭戰賊灼火毬拋斌舟斌輒手接之還投賊舟賊眾殲焉由是屢建奇功誓不與賊俱生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斌與武舉黎俊民詹襲魏本康早督水兵追賊於普陀山陷陣先登同時遇害當道建祠斌與俊民並肖像於其中俊民廣東人

指揮武尚文 宗憲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尚文從參將湯克寬駐軍上海賊攻縣治縣令喻顯科逸去尚文率家兵與縣丞宗鰲禦之出東門遇賊遊兵輒敗之乘勝進攻賊伏水傍俟尚文過以利刃斷馬足馬蹶尚文死焉鰲亦遇害

義士朱汀

子友章 王永希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登赤坎屯李家舉大肆擄掠汀與同邑王永希子友章等數十人直擣其穴賊棄營走追至開口若日已哺賊計盪返戈逆戰汀中流矢猶手及數賊力不支願謂其子曰吾以死報國汝等宜速去

成仁諸

卷十九

四

友章大呼曰子獨不能以死報父乎與王永希奮力前鬪並死

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張經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閩浙江南北姦黨趙文華請禱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入浙符禮時詔擢李天寵巡撫浙江張經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以禦倭亂文華居功陰望厚報而經罷方以地方孔棘不遑謝也適經有王江涇之捷文華忌之遂誣奏經才足辦賊第以家在閩邊避賊仇故趁起縱賊耳嚴嵩證之遂與天寵皆逮獄考訊坐以縱寇論斬

崇明知縣唐一岑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夜襲破縣城一岑與之巷戰身被數刃猶力戰賊敗出城一岑竟傷重而死居二日賊復至據縣城諸耆老相與謀曰唐父母被害而吾輩乃容賊盤踞吾縣耶遂相與僇力為死鬪賊二百人皆就滅

慈谿縣省祭官杜槐

父文明

畢清

先是杜槐輕財任俠傾身下士值縣愈其父文明為部長令團結保障槐傷父老以身任之癸丑賊薄觀海衛城槐曰衛破則無縣矣急呼羣勇直前斫賊賊走衛得

成仁諸

卷十九

五

全嘉靖三十四年五月賊犯鳴鶴槐率眾迎擊賊走餘姚東山槐越境追之謀言賊飯空舍提刀赴之賊伏墻隅槐揮刃中石刃缺賊競出槐與五六健卒當之自午至酉鏖戰不已戮其衣緋渠帥竟以力竭昇歸而死父文明痛其子死而麾下壯士皆願從文明殺賊以復仇是年冬賊自黃巖犯寧海海道檄文明偕王簿畢清邀擊之遇於奉化楓嶺之麓據高臨下布陣方定而土兵遽走遂力不能支文明與清俱死詔即死所建祠祀之

鄞縣孝子沈良十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至鳴鶴鎮男女奔避巷無留人

良十時已七十而母年九十餘足弱不能起良十急負母至五里外力竭不能前息山谷舍中賊至乃拜跪請死願代其母賊見母子俱鬚髮頽老舍之而去賊繼至者又舍之良十憐母饑渴方圖食飲而賊又至或舉刃欲斫其母良十以身覆蔽號哭遂被害而母竟得全無錫孝子蔡元銳 弟元傑 女蔡氏等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攻無錫縣家人奔散元銳以父軫年老獨留扶父登屋以免元銳被執欲使降不屈遇害其女蔡氏適同邑陸子才歸寧遇變與其婢阿滿招女二英義男婦徐氏同登一舟將避難賊悅其色欲污成仁譜 卷十九 六

之蔡氏給賊曰過汝舟當從爾賊喜獨一人與攜手而往蔡氏嚙傷賊手投溺水中其婢皆隨溺焉無何其弟元鐸以兄陷賊中持銀往贖知兄已亡乃罵賊而死揚州府同知朱哀

哀佐揚州一歲事安民服吏無能索民一錢者未幾倭寇犯境哀卽領兵出遇寇於沙河敗之殲其巨酋奪俘畜百計以還明日寇大至且薄城東門哀曰取也帥步騎抵敵伏發兵潰遂遇害

崑山諸生陳淮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淮與友人潘蔚卿等相期滅賊時

賊精悍異常兵士遇之輒潰淮與賊戰於蘇州之樞涇力竭而死 會稽人姚長子

嘉靖三十四年倭自諸暨突入郡境獲長子質其肘使爲導長子乃紿之西而密呼鄉人曰俟我過某橋若等亟撤之我引賊入絕地可悉就擒我死不恨已而果陷賊於化人壇四面皆水官兵截其後賊怒殺長子挫其尸賊百三十餘人盡殲於此鄉人立祠祀長子於死所温州同知黃釧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難最劇溫當其衝釧奉檄擊之成仁譜 卷十九 七

賊遁去釧日夜繕城郭清什伍溫吏民咸恃無恐而釧獨憂之曰賊耽耽吾溫奈何以烏合當之則又慷慨自矢丈夫卽死死職耳嘗書其語楣間以自勵又三年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釧出逆之人或謂嬰賊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當是時溫軍分而三釧所將獨中軍其二軍皆乳袴子一軍屯壘石一軍屯鐵場以爲後援釧軍前薄賊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陰分其眾爲二一從上流掩壘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軍走賊合而尾之釧軍腹背受敵遂大潰釧見執坐榕樹下脅之降叱曰世寧有降黃

大夫哉賊復好謂我歸大夫予我千金又媢罵曰生黃
大夫不一金值也賊怒裸而寸斬之後其婦林宜人求
屍不得見衣冠招魂葬於邑之沿江黑白沙邱朝爲贈
官建祠祀之

游擊將軍宗禮 侯槐 何衡 羅道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劇賊徐海領萬人將犯杭州至崇
德之三里橋禮獨以麾下據三里橋而陣張左右翼以
待三戰三逐北殺賊數十人會日暮賊引去而吾軍絕
鄉導不得擇善地時飲食以自休息明日餒而戰賊視
知孤軍無援前後夾擊禮與忠義官霍貫道大呼力戰

成仁譜

卷十九

八

矢下如雨無不人人一當十得擊殺數十百人貫道亦
手刃十餘賊海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貫道禮仰天
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既而賊分番
死鬪禮與貫道鎮撫侯槐何衡力竭矢盡皆死焉論者
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建褒忠祠於皂林各贈官
諡廕

鄞縣孝子聞宗時 僕李三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賊犯寧波舉家竄避宗時扶父出
而遇賊脅取金銀不得欲殺其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
自代遂獲父而死尸諸田間父得釋時僕李三抱宗時

幼子不忍舍去亦被賊刃截左耳併到其面賊屢駐
人共傷之

昔州人孫鏜

嘉靖三十五年倭攻松江府鏜應募調常事者具陳願
戮力殲寇及輸貲助餉叅政翁大立試之藝超乘絕倫
所佩雙刀眾莫能舉運若飛羽稱曰壯士親酌飲之遂
以鏜往時官軍方陳而兵憲任環爲賊所窘鏜望見疾
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自使人還莒括其家遍募所結
里中兒爲己附郡人恃以無恐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
廬并渡泖泖鏜曰是可感而擒也突出賊後迎戰竟日

成仁譜

卷十九

九

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伏賊艘四集
矛刺其腹遂死之年三十四
定海增廣生員戈良翰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陷慈谿良翰家靈緒與慈連壤
乃倡義集鄉中子弟拳勇部署之得百餘人傾貲市牛
酒與共酣飲擲盃大呼挺戈而前直與賊搏力斬二級
賊披靡去復呼子弟輩飲其餘瀝瀝賊去未遠恐貽禍
鄰邑誓盡殄之乃已遂率眾追之與賊遇於邱洋良翰
攘臂一呼目皆盡裂奮戈力戰賊慙前刃益其眾張兩
翼而來逸出於後腹背夾攻良翰中流矢死猶怒目握

戈僵立不仆賊不敢逼而遁

慈谿孝子王應麒 母姜氏 孀余氏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寇猝至應麒扶母姜氏孀余氏

奔匿鄰園賊窺見二婦輒拔刀追至二婦亟赴池水余

氏溺死應麒以身翼蔽其母賊亂刃之子母傷甚賊退

應麒隨卒姜氏亦死

無爲州同知齊恩 叔仲首 弟寶 子從文 孫龍 友良 大卿 僕錢鳳等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犯圖山山北等港恩奉檄卽率

子孫叔姪兄弟凡十二人統舟師赴敵一至圖山卽身

先士卒殺賊數多賊遂奔潰乘勝逐北帳中賊伏誓戒

成仁譜 卷十九

子姪日一死莫惜圖成功以靖國難至力竭勢窮又日

兒輩勉存宗祀吾與此賊誓不俱生由是次子嵩輝憤

寅三人得脫恩與叔仲寶弟寶長子尚友孫童與友良

大卿僕錢鳳等皆力戰而死

廣東僉事王德

德字汝修承嘉人歷官僉事以忤當事意投劾歸嘉靖

三十七年四月德憤倭寇流劫乃納母於城從其宗人

豪散贊募兵爲募井捍嘗一再敗之斬首十六生擒十

四人最後雖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益奮至是與賊

遇於龍灣 寨名 縣承 嘉盤石衛 殺賊數十既而伏賊四起被圍死

戰守將斂兵畔約不至兵既敗猶手射殺數人罵賊而

死然賊亦奪氣不能越德鄉而薄郡矣

延平府同知奚世亮 周文 葉德良 徐九經

初世亮赴任時倭賊寇闖或止之世亮曰承平受爵秩

臨變而避非忠也單車行日事禦寇移攝興化府倭至

甯化者諭月世亮與知縣周尙文縣丞葉德良徐九經

訓導盧學顏等分城而守親冒矢石拒之南城陷亮猶

西向迎戰身被數鎗而死尙文德良九經學顏皆戰歿

福安教諭程箕 謝君錫

倭寇福安程箕守西門督兵力戰遇害於城上訓導謝

君錫守小西門拒敵二日流矢貫面猶強忍不退賊陷

北城兵潰遂回儒學署公服觸死文廟時嘉靖三十八

年

承福知縣周煥

倭寇猖獗煥率民兵晝夜督戰斬獲百餘級賊憤益眾

奔攻煥堅守月餘力竭糧盡外援不至城陷猶喋血巷

戰死之時一家死者八人立祠特祀

廣德武生蔡啓元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官兵當賊於奉化之江口橋鼓而

向賊隊士俱錯愕不前啓元獨憤怒裂眦徑匹馬橫而

前與賊逼駭或走或伏啓元手格殺數人會天雨馬行淖潦中不得出力盡矢竭左右皆散去啓元怒益甚曠目死戰良久賊乘間涉河繞其背鎗之死踰時猶怒立馬上不墮

秀水諸生范希雲

希雲少負奇氣喜讀兵書嘗語人曰吾以七寸管與黃口兒爭長何如仗三尺劍策馬萬軍中取上將頭乎會倭寇郡所司簡兵授甲使材武士將之希雲請獨當一面遂授先鋒禦倭於平湖出奇設伏大破之追至白馬堰接戰三晝夜所殺過當以援兵不至陷陣死年二十

成仁譜

卷十九

十一

有六

指揮夏正

先是王直之來也擁兵觀望禍且叵測正密領總督胡宗憲方畧入直所為死間直既就擒其黨毛烈收其衆議為復仇正又說攜其黨烈怒欲殺之正不為屈遂為烈黨支解而死

孝子王在復

在復太人倉隨父讀書城外遇倭亂同父進城中途相失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見倭以刃背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求免倭怒揮刃父子俱遇害二首墮

地而軀殼猶相紐不釋手詔旌其廬

兆熙案孝子罹倭變者黃巖則王循昌國則劉晉慈谿則馮履祥向叙王伯化皆以救親情迫甘蹈百刃尤堪憫痛云

義僕金養

倭寇至王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逐賊望見逐之窘甚養麾之曰至第走養能捍之即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欲祠之而不果

兆熙案明嘉靖時東南倭警十有餘載沿海郡縣均

成仁譜

卷十九

十三

羅茶壽守土之臣若參議錢泮福廷理問陶一貫常熟知縣王欽江陰知縣錢錞惠安知縣林成宇德知縣李堯卿福清訓導鄒中涵高郵衛經歷晏銳知事武暉何常明巡檢李叢祿朱純劉岱典史喬登葉宗武臣則參將邱陞尚允紹王夢祺游擊周藩倪祿守備周奎劉隆楊籃王址都指揮劉錦等二十七人鎮撫彭應時等五人千戶洪岱等三十二人百戶李潮等三十六人其餘把總總旗土官義勇復不可勝數至福清舉人陳見餘姚諸生倪春元慈谿義士魏鏡等或守城而死或殺賊而死並屬慷慨捐生無慚蓋

誼集中難以盡舉姑誌一二以俟博覽君子悉稽之
直省通志云

山陰陸尚質

隆慶三年八月父一中以庠生教於鄉塾束書渡海口
風濤拍天舟東瀉將入洋尚質隄上號慟躍身濤中擬
拉其舟時觀者謂父子且並死矣俄而舟或逆濤上若
有緯者一中幸無恙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求其屍不
得且謂質死與曹娥無異而其父得生事尤奇乃各其
渡處曰陸郎渡

歸安廩生吳人驥

成仁譜

卷十九

古

方太平未達時里中有盜魁太平發其奸於常路置之
法及太平卒於官盜子欲得當以報父仇乃聚黨推戶
入執母錢恭人而劫之入驥聞母被執升屋而號盜懼
救至連發二矢中人驥股及顛墜於地人驥力嚙矢鏃
去匍匐走母所以身捍刃急令家人盡收橐中裝以啗
之得首飾數事而已盜大失望徐登屋去復發一勁矢
中人驥脅越三日以創甚死

宣城諸生吳仕期

萬歷五年張居正不奔父喪乃以積威鉗言者之口仕
期憤然曰三綱淪矣擬爲上相國書千餘言內有舉朝

皆綿羊皆啞子之句書未上其稿已有傳於外者南操

江胡禎居正私人也太平同知龍宗武爲檳里人思假

仕期以速化命邏者獲之置蕪湖獄宗武謝問時逼供

主者蓋耽耽於沈懋學也仕期曰男子生負剛腸有所

觸而爲不平之鳴此事何假人筆舌爲榜掠數百身無

完膚終無承認檳乃以其情聞之居正居正回札曰可

卽置之死勿題宗武於是命獄卒絕飲食五日至食衣

襪猶不死獄卒私以囊沙撲其面凡七日而氣絕宗武

由是躡少府十年江陵死其婦貢氏抱孤憤錄號寃得

旨禮宗武皆遣遠戍勅賜建坊以示風勵後祀於學官

成仁譜

卷十九

室

治河運同黃清

萬歷七年清以運同治高寶河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
萬餘兩鎔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媚嫉者惡之甚時已
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
死矣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絕於寶應之寧國寺至不
能殮

武義諸生王世名

世名浙江武義人方十七歲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
毆死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輪田議和凡
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伴受之雖鎔銖無有

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以己像帶劍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刀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庠不事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而已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至是俊飲於其鄰醉歸世名乃迎而揮其所購双立碎其首以報讐號訴於眾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双狀赴邑請死去父死之日六年矣邑令陳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世名曰吾忍痛

成仁譜

卷十九

七

六年始發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矣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辭母撫子囑妻就死父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宜曲成其志當道報可世名遂得歸其母迎而泣世名曰身固父所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吾子餘無言遂不食而死妻俞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

指揮李有昇

萬歷二十一年正月官兵擊倭於平壤大捷後李將軍如松引梟騎二千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殊死戰

一金甲倭酋前搏李將軍急賴李有昇以死護双數倭竟中鈎墮爲倭支解援兵至解圍李將軍始免四川都指揮王之翰

萬歷二十二年播酋楊應龍反巡撫王繼光進勦令之翰軍川北與曹彬郭成三道並進前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伴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軍獲死之

兆熙案播酋楊應龍之亂貴州游擊張良賢房嘉寵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經歷潘汝賢龍泉吏目劉玉鑾上官安民志悉被戕害大節均無忝焉

成仁譜

卷十九

七

左都督李如松先是萬歷二十年倭承恩反寧夏以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卒殲倭以倭酋平秀吉犯朝鮮移師往援時本兵石星惑沈惟敬言行間糜倭如松力主速戰誓師渡江直抵平壤斬獲千級倭氣奪背遁復朝鮮四道稱從來戰功第一二十六年北騎侵邊如松力戰沒於陣贈寧遠伯諡忠烈

臨清備者王朝佐

萬歷二十七年中官馬堂推臨清橫甚請亡命無賴從者數百白晝手銀鎗通衢脫富家之產籍其業之半備

夫販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搯而奪之少誰何輒坐以違禁耗爲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於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市矣朝佐不勝憤凌晨杖馬箠擲中使門請見州民謹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戟士乘墉發強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心腹守備王煬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倫臂上黥猶墨新也御史張大謨懼夫中使驩隱其情以格鬪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首奈何株

成仁譜

卷十九

六

及他姓時郡守王命爵爭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於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獄具棄市臨刑觸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

銅仁孝子楊通照通杰

母周氏疾兄弟爭拜禱求以身代閏三年不入內室萬歷三十六年羣苗流劫劫至其家母被執去二人往追之轉鬪數十里被傷負痛不顧至鬼空溪見賊繫母大罵聲震山谷殺入重圍爲賊磔死通照年二十五通杰年二十二後巡撫李橋上其事旌曰雙孝之門

崑山孝子李文詠

文詠崑山縣學諸生父沂水令大慈獨寢書齋陡然火發文詠臥室懸隔一牆驚號突入抱父求出不果遂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後撥瓦礫見父刺全屍子餘半腿學使題旌孝節

錢塘童子郭金科

金科年甫十三鄰火突發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文科冒烟而出以付鄰友李生倉皇回顧不見父母復蹈烟而入李生挽之不得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握手連肩共斃於火有司給地葬西湖之濱

開原僉事潘宗顏

寶永澄 麻巖 馬林

成仁譜

卷十九

七

萬歷四十七年經畧楊鎬決策三方並進命杜松趨漆陽攻西命劉綎趨寬奠攻東命遼東總兵馬林趨開鐵及都司寶永澄率北關之眾攻北令潘宗顏監軍乘馬林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三道關遇東師破劉杜軍乘勝來攻林敗績與永澄游擊麻巖及潘宗顏皆死之左督都劉綎 江萬化 祖天定 喬一琦 劉招孫 先是東事方起詔綎掛大將軍印率土漢川兵應援綎至遼經略楊鎬令綎分管寬奠統領朝鮮兵一萬南浙兵六千萬歷四十七年鎬議三路出師以寬奠爲一路領眾四萬從涼馬堡出邊是夜涼馬甸五星關於東方

東師以精銳七萬伏於東山乃設計誘縉以杜松陣亡
衣甲器械俾浙降人詐爲松材官持號入縉營告急縉
時出塞三百餘里大兵屯大葫蘆寨堅壁列營不動聞
告卽拔寨而東至狼山山勢險峻忽兩山伏起矢下如
兩副將江萬化等皆戰歿縉見前軍不利督兵進戰急
取飛刀左右衝突朝鮮左右兩營奮東師繞出其後
四面夾攻圍之數重自己至酉慶戰不已馬軍陷力
不支而死時都指揮祖天定喬一琦守備劉招孫並爲
縉前鋒從縉東至狼山遇伏戰死招孫尤梟健絕倫出
入死鬪東師爭前殺之支解其屍

成仁譜

卷十九

三

都督同知杜松

先是東事方起廷臣以宿將薦充總兵官往援募得死
士二千人亟馳勤王師出潞河人萃觀如堵松裸示人
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懼死耳眾見
其刀箭瘢如小兒疹痘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無
不嗟嘆至是經略楊鎬誓師以瀋陽爲一路令松將二
萬五千人從撫順關出進至渾河渾河乃彼中窮險處
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日東渡松不從遣人視河水不及
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松大喜謂天人俱助且馳乘
舟裸形策馬兵士皆解衣而渡渡未十之七東師決上

流師衝爲二沒於河者幾千人松進戰乘勝直抵三道
關山勢崎嶇伏兵突起塵戰自午至酉方闕據山頭以
高臨下衝殺渾河兩旁樹林又起伏兵四圍對壘會日
暮東師萬炬忽明火光中識松爭射之縉其肉立盡陣
亡官兵逾萬總兵王宣趙夢麟參將柴國棟張大紀游
擊楊汝達王浩楊欽汪海皆戰死初鎬將出師松謂兵
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不聽松密遣
家丁投揭當事冀緩其師李如柏偵知要於路而奪之
戰之時如柏布置姦人爲松向導誘其深入中伏楊鎬
竟歸罪於松之貪功輕進云天啓元年始贈錄立祠予

成仁譜

卷一九

三

謹

兆熙秦隆慶萬歷兩朝死於東兵者都督張承胤副
總兵鄧子龍頗廷相副將李聯芳朝鮮統制李舜臣
參將鄒儲賢薊州參將吳昂石州參將王亮采寧夏
游擊龔子敬遼東游擊史儒盧得功張旆梁汝貴其
義烈尤爲彪炳焉

葛將軍誠

萬歷間稅監四出所到暴橫而在吳郡者尤甚民間臥
不安席誠不平以蕉扇招集市人擊稅監死挺身受法
吳人義之呼爲葛將軍尸祝之錢牧齋集有葛將軍歌

云葛將軍萬夫雄我昔遇之婁水東魁顏虎鼻眉目古
 燕扇颯拉吹秋蓬死骨穿近五人冢生魂癩動五兩風
 葛將軍今死矣權奇傲儻誰與擬生惜不逢漢武帝鴻
 漸之翼困閭里犬臺官中應召見上林牧羊躡草履君
 不見車丞相宮殿出入乘小車亦是上書一男子

成仁譜

卷十九

三

成仁譜卷二十目錄

明

戚金	周敦吉	袁應泰	張銓
何廷魁	張神武	羅一貫	劉渠
高邦佐	丁文禮	張盤	曾之甲
姬文胤	徐可求	董盡倫	龔萬祿
張振德	胡縝	管良相	徐朝綱
楊以成	鄭鼎	曾欽	劉奇
楊正行	王三善	石有恒	金啓傑
王安	萬燦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袁化中	周朝瑞	汪文言
顧大章	熊廷弼	吳裕中	吳懷賢
夏之令	高攀龍	繆昌期	周順昌
周起元	周宗建	黃尊素	李應昇
王之棠	劉鐸	丁乾學	張秉介

成仁譜

目錄

一

成仁譜卷二十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明

副總兵戚金 董仲傑

天啓元年三月乙卯金等率兵援遼屯瀋陽瀋陽城陷

仲傑已上馬欲出金止之曰公欲何往語其屬曰歸謝

高公即監軍吾二人得以死報矣皆死之

參將尚敦吉 吳文傑

時遼陽圍急敦吉帥次渾河諸將不欲進敦吉曰事急

成仁譜 卷二十

矣請直抵瀋陽與城中兵夾擊未至而瀋陽破敦吉益

憤激謂諸將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為遂渡河

營陣未列東師以鐵騎掩擊之諸將並而戰東師却而

復前如是者三諸將饑疲不支遂潰敦吉與文傑及名

世皆力戰死

遼東巡撫袁應泰

先是應泰代熊廷弼經畧遼東當敗劾後廷弼三方布

置甫有成緒復以人言去應泰初受事東師突攻瀋陽

瀋陽既陷遠薄遼陽與戰輒潰城破應泰獨坐鎮遠樓

慷慨矢死夜半猶坐城樓俸從達曙盥洗呼茶飲已命

撤圍屏壘以破甲火藥實之從容草遺疏作書別老親

命繕寫數本分從人令得歸者上於朝並告其親西向

叩頭自縊死

遼東巡撫張銓

銓履任未幾東師遠薄遼陽經略袁應泰率將士出城

躬自督戰畱銓以守東師不能攻明日官軍大潰有內

應者城遂陷銓被執擁至主帥前責其不拜銓抗言曰

吾豈拜若者日能為我屈吾官汝銓罵曰汝何人敢官

我日我豈降人耶何不速殺我然終不敢加刃仍用與

擁至院署銓南向再拜自刎而死詔諡忠烈

成仁譜 卷二十

遼陽副使何廷魁

天啓元年三月東師陷遼陽廷魁毅然曰遼存與存遼

亡與亡吾豈肯靦顏以生乎乃具揭辭督臣球撫臣國

用及諸同事署中有一井乃令妾若女先投於井而自

縊以亡其僕王鳴坤以土覆之僕婢皆赴他井死二年

詔同張銓高邦佐同祠祀賜額山右三忠祠

都指揮張神武

天啓元年三月部議赦神武帥兵援遼部卒僅二百區

十餘人甫抵山海而瀋陽已陷遂兼程出關至廣寧而

遼陽復陷撫臣薛國用愛其才欲留為後勁神武曰我

以援遼來遠已陷矣欲援者何用國用曰爾眾幾何曰二百餘騎國用曰是安以足援遼日不能救而遂罷援欲援者何用於是星夜渡河東至首山去遼城七十里冒陣殺入重圍中餽援道絕一軍盡沒監軍御史方震孺圖其像率諸道將出入拜之以其事聞詔賜贈蔭副總兵羅一貫 陳尙仁 王崇信

天啓元年撫臣王化貞命一貫守西平堡東師四面攻城一貫死守竟不能克李永芳使人持幟大呼曰知守城羅將是好男子速降當共享富貴一貫於城上大罵曰朝廷何負於汝而反豈不知羅一貫是義士肯從爾

成仁諸 卷二十

降乎亦樹幟招之曰李永芳速降免死永芳四面夾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眾潰自刎死都司陳尙仁王崇信同死焉

遼東總兵劉渠

天啓二年東師攻西平失利將返撫臣王化貞令渠帥兵襲之而以孫得功爲先鋒臨陣得功忽分所部兵爲二翼退後以讓渠先甫戰得功先奔渠眾亦潰渠力戰墜馬屬其家人以八旬老母爲託遂死焉

監軍高邦佐 僕高永

天啓二年廣寧潰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乞援同事多

諷以西走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卽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憂祀絕也乃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高永又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前者但死易扶襯入關難吾爲其易者主人身後事在汝汝卽負我毋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厚竟收骸骨歸

遼撫中軍丁文禮 李國保 劉委 韓世卿

天啓三年遼陽陷文禮偕遊擊呂世舉等遁居朝鮮後東師三百騎直趨林畔文禮與毛文龍等率官兵三十

成仁諸 卷二十

餘騎衝擊之殺傷八十餘人東師矢下如雨文禮與號頭李國保劉委千總韓世卿皆力戰死

遼東遊擊張盤 朱國昌

當遼土附沒盤以孤軍據守金州旋爲東師所攻以兵力微弱退守旅順計圖恢復先是登撫議挑旅順北面引海水以自固因費絀未舉時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會同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文龍所分布爲聲援者有功蓄異志不奉鎮撫之命約盤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有功違約而東騎猝至盤力戰被執死焉國昌亦大罵而死旅順被屠有功潛匿文龍獲斬以徇

遼東前營副總兵會之甲 李承先 錢應科

之甲奉總鎮馬世龍令會參將李承先渡三岔河徑至趙州攻城東師傳烽伏兵四起即令旅師已追逐至河承先手放數砲縱橫馳擊陷泥淖中槍死焉之甲與中軍錢應科皆墮水死

兆熙柔天啓初年東師陷遼陽當時城破死者廣寧總兵邢秉忠總兵尤世功陳策開原道僉事崔儒秀永平同知陳輔堯自在知州段展都司徐國全土司秦邦屏陣亡諸將則有黃鉞王守志董爾礪張文炳何懋官馬時楠張奇策萬邦寧楊宗業梁仲善鄭超

成仁譜 卷一十 五

龍郭有光劉芳聲曹登衢張郢李柯彭卿及朝鮮將官金應河等於死殺之義洵各無忝大節焉

滕縣知縣姬文胤 魏顯照 李守務

文胤視事甫三日白蓮賊徐鴻儒薄城民十九從賊文胤徒步叫號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見賊輒走存者纔數十人耳人亂長身赤而髮髯戟張賊望見駭為神人俄而箭發西隅斃二賊賊肉薄登城眾悉潰文胤緋衣坐堂上嚼齒罵賊賊前搏裂其冠裳械繫之罵不屈解印昇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北向拜闕遂自經賊撈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罵賊並死之

四川巡撫徐可求

天啓元年九月東事方棘可求力疾移鎮督發援兵萬箇奢崇明結逆黨何若海樊龍張彤等反戈發難據重慶城可求大罵不屈與文武將吏七十餘人同時被害兆熙案蕭曾奢崇明之亂撫臣殉節外文則參政孫好古副使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洪應科叙州同知熊嗣先巴縣知縣段高選訓導高瑾縣丞蕭美葛盛德典史吳應元武則都督王守忠總兵黃守魁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參將萬全成都前後衛指揮崔英韓應泰建武衛指揮

成仁譜 卷一十 六

李世勳指揮王登爵小河所鎮撫郁聯若茂州衛百戶張羽倉猝遇變均能抗節不撓無愧守土之義焉鞏昌府同知董盡倫

奢賊攻合州城時盡倫致仕家居率眾殺賊陷伏中被刺而死

游擊將軍龔萬祿 李世勳 于崇學

萬祿目不知書有膽志膂力過人奢崇明反眾推萬祿為游擊將軍主兵事指揮李世勳名位先萬祿亦受節制戮力固守時賊悉眾攻建武萬祿邀擊十里外兵少敗還城遂陷世勳具衣冠再拜率家屬自焚死萬祿手

又兩妾兩孫自刎不殊乃握稍馳出大呼我龔萬祿也孰能追我者賊相視不敢逼走至叙州乞師巡撫朱燮元遂以兵復建武會官軍敗於江門賊四面來攻萬祿力戰三日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

典文知縣張振德

初振德以鄉貢謁選得四川典文令率家人遠走巴蜀蘭倫奢崇明叛時振德甫出棘圍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與戰不敵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振德命妻錢氏及二女人持一劍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印繫肘後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

成仁譜

卷二十

七

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到死

永寧舉人胡縝

縝預策崇明必反上書當事當事不為意後賊起被執嚴刑錮獄中弟緯傾家救免之乃糾義徒潛結賊將張令等決偽相何若海部勒行陣自富一而數有斬賊賊甚畏之軍而為火藥焚死

烏撒衛指揮管良相

良相慷慨負奇節天啓初樊龍等反於四川巡撫李樞召置麾下與籌軍事良相策安邦彥必反佐樞為固守

計尋以祖母疾乞假歸泣語樞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效良相警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建長策保此一方樞亦泣下逾月邦彥果反圍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外援不至城附自縊死

安順推官徐朝綱

安邦彥反來攻朝綱督兵民共守土官温如璋等開門迎賊朝綱方出賊督戰為賊所執脅之降不屈索其印罵曰死賊奴吾頭可斷印不可得賊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登樓自縊死長子婦急舉火焚挈女躍入烈焰中死孫應魁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

成仁譜

卷二十

八

畢節同知楊以成

天啓二年安邦彥反圍貴陽以成具蠟書乞援於雲南巡撫沈儼於書發而賊已至與戰却之無何賊來益眾以成遣吏懷印間道走貴州身督吏民拒守會援兵至賊方夜逃而衛吏阮世爵引賊入城城遂陷以成倉皇投縋賊繫之去乃為書述賊中情形真竹筒中令弟以恭赴雲南告變行至散納溪賊搜得其書遂并以成殺之

廣順知州鄭鼎

金煉

胡士統

鼎策安邦彥必反上書當事言米州故無城督民樹柵

實以土無何邦彥果反遣兵來攻鼎誓死固守或言賊勢盛宜走定番鼎曰吾守土吏也義當與城存亡及賊入與土官金燦端坐堂上並爲賊所殺吏目胡士統被執亦不屈死

總兵魯欽

欽初以遼東總兵失事戴罪貴州立功嘗言當以一死報國每戰則納刃於韉以期必勝至是爲安邦彥所圍部將勸其潰圍而出欽仰天長嘆曰吾無面目與人相見遂拔刀自刎死

都指揮劉奇

王立勛

成仁諸

卷二十

九

天啓二年奇與立勛領兵援黔從總兵劉超有記溪之戰邦彥潛渡黃河約有步騎三萬超統兵不滿五千奇與立勛遇賊奮勇斫殺馳入萬騎之中賊見辟易馳馬遇壑而蹶皆死於陣

銅仁諸生楊正行

天啓三年水西土酋安邦彥猖獗正行詣總兵劉超曰國家方事遼陽而安酋兵連禍結未已願身入虎穴以解其紛超言之督按兩院檄委以行因折水西擅改爲號大羅國遂爲邦彥所窘正行罵賊而死

巡撫貴州王三善

天啓三年水西安邦彥反圍貴陽已數月廷薦王三善巡撫貴州拜命卽星馳赴黔兵進龍里解貴陽圍次於宅溪擒邦彥兩翼宋萬化何中蔚獻俘闕下晉兵部右侍郎已奉總兵魯欽等渡渭河賊眾潰散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入火灼堡邦彥奢寅逃匿織金三善帥兵直抵大方酋把陳守愚詐降赦其罪令招安位母子及提兵回省中途墮賊詭計三善知有變解印付家人令護持先行拔刀自刎未殊諸羅鬼擁至遂遇害

兆熙案水西安邦彥反戕巡撫以下等官同知方明棟梁世泰知縣萬應奎陸從龍捕官楊思炎進士田

成仁諸

卷二十

十

景猷均被殺害其力戰死者都指揮徐文勛明有義談裕指揮韓時敏游擊戴恩王之將守備王成名姚旺任珣千戶楊楚卿教繼禮楊一兆平越百戶劉啓佑朱桂孟虎李登科戰將陳濟民王達李邦等三十人先後力屈身死忠節洵不容沒云

長興知縣石有恒

徐可行

天啓四年葉朗生以結通海賊被誅其黨吳野樵潛匿長興境有恒搜捕急野樵計燧遂謀以元旦糾黨入伏縣署執有恒索庫索印俱不可得復執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遂遇害並及主簿徐可行已入其署僅得俸

金二兩葛一疋盜亦相顧驚嘆詔賜贈陰可行亦贈官督亭遠餉通判金啓傑

天啓六年正月東師十萬突侵寧遠崇煥孤軍當敵衝以城守事委任啓傑啓傑請悉築諸門爲死守計敵薄城砲礮紛下不敢向邇退營數里許啓傑揮發紅夷巨碩擊之遇者盡粉死以萬計東師大劔憤恚渡河去啓傑中火毒創甚而死

光廟常侍王安

安事光宗青官三十年御極後旬月間百廢具舉一切機務安襄翼爲多上疾大漸與大臣同受顧命上崩李

成仁譜

卷二十

十一

選侍挾保護恩有垂簾意安引科臣楊漣等入見嗣皇呼萬壽中外人情始定熹宗即位內侍李進忠劉遜等乘選侍移官盜竊金寶事覺進忠等以重賂賄安安執奏之發其贓並皇祖奇璧金錢以鉅萬計悉置諸法官掖一清已請老就閑魏忠賢素狡險鸞悍安過之不得用安退忠賢用事進忠輩得因忠賢營脫朋謀中安忠賢矯旨發安充南海子淨軍未幾密遣所私趨令自裁安屹然不爲勸忠賢乃令李進忠等手捧黃封至貶所各挾錐刀擊安立斃

工部郎中萬燦

天啓四年六月逆瑞魏忠賢擅權肆虐燦忠憤激中適奉役陵工因疏請禁內廢銅助帑遂極詆權奸違慢忠賢大怒矯旨逮至午門前杖一百旨下羣瑞簇擁燦寓曳至禁內搏擊交加臨杖僅餘一息竟斃杖下

左副都御史楊漣

光宗大漸召漣同問部大臣受顧命上初崩所嬖李選侍尙居乾清宮諸臣不得內處分漣排闥入問嗣皇所在時猶御慈慶宮漣疏請選侍急移官以待新主御極選侍移噦驚宮一時浮議始定歷陞太常卿左副都御史天啓四年六月逆瑞魏忠賢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漣

成仁譜

卷二十

十一

疏陳忠賢二十四罪請卽正法忠賢恨漣刺骨未幾削漣職爲民旣而御史梁夢環追論汪文言事逮文言詔獄忠賢賊鎮撫許顯純酷刑誣伏請漣受能廷弼賂二萬爲之營脫並矯詔逮漣緹騎至楚士民咸欲執官旂奪漣衆集至數萬漣囚服出城叩乞父老毋譁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爲漣設醮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比就道計士民萬輩送漣至老嫗菜傭替整乞兒亦手持一錢以贈官旂爲之感泣比下詔獄誣賍加刑五日一拷比顯純希旨捶楚非法以斃之時五年八月也

僉都御史左光斗

光宗大漸與楊漣等同受顧命上崩李選侍居乾清宮
嗣皇以大臣言避居慈慶宮光斗言內廷之有乾清宮
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
得共居之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
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典制乖舛名分倒置且
貴妃之封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
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蚤決斷將借撫養
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呂之禍立見今日誠有不忍言者
熹宗嘉納之即日移選侍噉齋宮而停其封未幾陞大

成仁諸

卷二十

十一

理寺丞歷僉都御史貞憲肅度斥抑奸邪逆瑞忌之以
結黨亂政與漣同逐復同逮詔獄拷訊追賍備極慘毒
而死

吏科給事魏大中

子學濤

初紅丸議起大中疏言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
備文昇之逆不遑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
之罪不合之三案不定時以為確論既掌吏垣益持直
道逆培魏忠賢每招附同族大中峻拒弗許忠賢術之
竟以汪文言獄與楊左同逮繫下鎮撫司掠治坐以救
熊廷弼賍滿萬每拷訊輒呼太祖高皇帝厲聲直指問

刑之明心堂為昧心堂云尋以不勝捶楚斃於詔獄長
子學伊素負時名隨父至京見父屍殘毀以哀慟死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化中為御史風節凜然逆瑞魏忠賢惡之借會推逐楊
左並勒化中認罪亦削籍歸已又與楊左同逮坐黨護
熊廷弼追賍拷治竟斃詔獄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

光廟崩楊漣左光斗等力請李選侍移宮獨賈繼春上
書輔臣倡安選侍之議朝瑞疏言安選侍與安社稷孰
重再四辨駁逆瑞魏忠賢固黨選侍者思中以禍會汪

成仁諸

卷二十

十四

文言獄起誣以受熊廷弼萬金十日內四疏保之逮付
鎮撫掠治追賍尋斃於獄
中書舍人汪文言

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
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
子泣耶天啓五年五月復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
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
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賊文
言贖起曰天乎冤哉以此曠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卒以
拷問死

陝西副使顧大章

先是以遺左失事下縣署熊廷弼於法司以失陷封疆擬辟廷議請改入於疑忤逆瑞意遂以汪文言獄詞連大章與楊左同逮繫詔獄坐贓四萬酷刑比追同繫者皆死大章以贓完獨存仍以付法司擬爰書復下詔獄未幾亦斃

兵部尚書熊廷弼

廷弼出按遼東謀策東事為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以備之戊午撫順清河陷沒神廟用御史張鶴鳴薦命廷弼巡視遼東未幾經略楊鎬三路喪師遂擢廷弼

成仁譜

卷二十

五

都御史代鎬在事年餘築城繕堡修備禦赫然一長城矣會神廟崩廷議以廷弼緩於奏凱攻之去用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遺亡熹廟思廷弼言再起田間以兵部尚書經略時撫臣王化貞擁重兵守廣寧廷弼僅以五千住右屯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廷議皆是撫非經廷弼連章累疏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每格不行未幾廣寧潰陷右屯亦不可守兵卒數萬奔擁入關守者閉不納廷弼乃與化貞並騎擁眾入關遂以失陷封疆論辟時議者多欲以功貸其死天啓五年八月會逆瑞魏忠賢欲借題以殺楊左諸人因誣廷弼行賄營脫令厥役告

密傳旨棄之西市死後坐贓十七萬傾家無措長子兆珪不堪追比自刎於獄

江西道御史吳裕中

先是閣臣丁紹軾在翰林當熊廷弼初起經略時會昌言於朝謂不副厥任及廷弼得罪魏忠賢欲借題以殺忤已者廷弼竟死西市而紹軾遂負先見得入閣裕中疏論紹軾輔理無狀得旨謂裕中以鄉曲兒文之情為廷弼報復逮至午門杖一百削奪為民杖出而斃中書舍人吳懷賢

成仁譜

卷二十

六

天啓五年十一月逆瑞魏忠賢竊窺神器傾陷忠良懷賢目擊不平聞楊鎬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富如任守忠即加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糾劾侈冒忤瑞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返反正不遠之語比對同官及籍紳親友並手札往來輒寓感憤同官傅應星忠賢嫡甥也入告忠賢乃陰搆其僕程遠德盡得其平日圈註疏稿及手書忠賢大怒令旂尉百餘席捲寓所縛懷賢及其妾邱氏子廩監吳道昇並西席貢生程於古皆繫之去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於是於古得免到厥嚴刑笞掠體無完膚逆黨楊寰誣砌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

談朝政矯旨拏送鎮撫司逆黨許顯純又非刑炮烙僅旬餘而斃妻程氏在籍驚鬱而死女及幼子道炤痛慟而死

四川道御史夏之令

熊廷弼坐辟之令疏救之復言毛文龍無功糜餉且有跋扈狀忤逆瑞意謂其辨言亂政幾誅封疆並摭其巡城時攜家入署恣行貪暴矯詔下鎮撫司鞫訊追賊每掠治輒挺立不屈罵不絕口逆黨許顯純竟承風旨榜殺之

左都御史高攀龍

成仁譜

卷二十

七

攀龍為家卿趙南星所舉士同時秉政矢志激揚時御史崔呈秀貪穢彰聞回道考察糾劾聽勘逆瑞用事欲斥逐正人以師生亂政與南星同放歸呈秀投身逆瑞為義兒遂得柄用日謀洩舊忿天啓六年四月乃賊織監李實劾其居鄉事矯詔逮繫攀龍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書遺疏一通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厲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封固以授其子曰事急方啓乃給家人云諒無大禍勿得驚恐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窺起整衣冠自

投於園池時四月十七日也有司親臨相視越三日而色如生

諭德穆昌期

楊漣令常熟時深相結契稱為石交漣疏逆瑞二十四罪一時相傳藁出昌期點竄忠賢銜之遂矯旨削籍天啓六年二月假托李實疏論其東林結黨遠繫詔獄拷訊追賊五月竟死獄中

吏部員外周順昌

顏佩章 周文元 馬傑 沈揚 楊念如

順昌生平矯才獨行廉介不滓逆瑞擅政引疾在告魏大中破逮過吳順昌躬詣撫慰大中以幼子托之順昌

成仁譜

卷二十

六

遂許以婚忠賢聞之思中以奇禍天啓六年二月乃授指李實具奏劾之遂矯旨逮繫順昌聞逮即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會開讀合郡士民如堵執香號呼鼓譟奔擁羣毆官旂有至死者順昌自投撫按解京益重瑞怒毒刑拷訊坐賊追比六月十七斃於詔獄方順昌被逮時佩章輩義憤激中輒欲為順昌死綬騎將至僕與佩章擊析號召傳香定盟揚鞞料萃徒眾及錦衣千戶張應龍文之豹等至公署開讀沿途士民如堵洵洵嘈雜正開讀聞羣呼奔擁勢若轟雷念如文元攘臂先登迫逐叢殿都御史毛一鷺等據論不聽請緹

騎從役有登高墮下者有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旂尉李國柱竟以殿斃撫臣以事聞得旨以首事者正法遂戮佩韋等五人崇禎改元有司即虎邱所毀逆璫生祠地以葬佩韋等五人表之曰五人之墓應天巡撫都御史周起元

織造李實冒增袍價啓元屢疏執爭奪職歸後魏忠賢欲構周順昌周宗建等罪天啓六年二月乃勒李實具空頭印疏令李承貞具草追論起元擅減原題袍段數日措勒袍價順昌輩結黨朋比俱逮付詔獄盡榜殺之崇禎改元得承貞假疏誣搆狀戮承貞於市

成仁譜

卷二十

元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時憲臣鄒元標馮從吾倡明道學爲海內宗仰一時同臺僉議於都城創建首善書院每集冠蓋會講宗建實董其事嫉正者遂指爲門戶攻之元標從吾相繼去位宗建援宋蔡元定從朱熹歸故事乞罷不許天啓五年曹欽程逢迎逆璫首疏糾參宗建削籍歸復羅織坐賊撫按窮治之獄未上又假李實疏劾其奉旨提問不拜龍亭不服訊勘逮付鎮撫司嚴刑掠治不勝楚毒死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楊運疏參忠賢二十四罪膏燬以忤璫杖斃尊素憤惋

上疏極詆忠賢請卹燬忠語甚蕙激忠賢恨之刺骨天啓五年曹欽程承忠賢風旨擠之魏奪歸未幾假織監李寔疏參其與司房黃日新結爲叔姪朋比爲奸矯詔逮入鎮撫坐贓掠治六年閏六月初一以酷刑死鄉人釀金以殮衣間得其絕命詩云正氣長留海獄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鶯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淚惟取忠魂泣鑄鏡

御史李應昇

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璫銜

成仁譜

卷二十

三

怒璫而歸天啓六年二月授旨織監疏參矯詔逮繫詔獄極刑拷訊惟大呼二祖十宗已耳時同寃諸人相繼就斃止存黃尊素相與忠難談論今古忠臣孝子以遺日六年六月十一日以比賊敲朴致死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誠子有詩二絕云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絲絲修省業因微假息餘魂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刑部右侍郎王之象

先是萬歷乙卯有男子張差持挺闖入慈慶宮皇太子所居

法司目爲風魔時值之案典獄訊差謂有主使者請窮治之神宗親率太子御慈寧宮召百官面諭立誅差及所供二內豎浮議始定丁巳四十年內計有謂之案借事以徵首功者坐以貪縱削籍熹宗登極以高攀龍等薦起原官未幾陞尙寶卿明年陞太僕卿又明年陞刑部侍郎時三案議沸御史楊維垣因言之案貪功冒進幾危國本復得旨削籍既而又坐先日嚇詐鄭國泰銀二萬令撫按追賊擬戍天啓六年十二月府丞劉志選復言戍遣未盡厥辜遂逮繫詔獄嚴刑鞠訊竟死獄中

揚州知府劉鐸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魏忠賢擅政廣布偵役羅織緝紳獲僧本福得其扇頭詩句涉刺諺時事有鐸印記逮鐸知是歐陽暉筆並逮暉質驗事白還職初與鐸同繫有李承恩者寧安大長公主之子也挾貴戚不阿忠賢厥役輒搜得主所遺服飾曰違禁物竟坐死長繫鐸不平出獄稍以鳴之當事者忠賢偵得之坐鐸爲承恩居間逮付法司獄甫上復搆以詛呪令心腹守備谷應選附會其事付張體乾上之以下刑部尙書薛貞承忠賢風旨責令誣服鐸厲聲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益重貞怒遂加酷刑成獄竟坐卑幼謀殺尊長律決不待時以六年八月死

於西市崇禎改元執貞應選體乾正法以戒殺人媚人者

簡討丁乾學

天啓甲子乾學主試江西時忠賢逆焰方熾公憤以試錄代彈文於第三程策內數陳逆節語侃侃不少忌忠賢怒甚矯旨削職爲民乾學籍隸京師忠賢屢遣人授意不受遂於丁卯正月命奸弁高守謙等詐傳駕帖立時勒死

上海縣諸生張秉介

秉介平居事父最孝頃刻不離左右飲食衣服必躬親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五

手進父色喜則悅稍不怡則憂思廢食寢歷二十年如一日天啓六年父病秉介薰端療治夜至叩禱北辰願以身代賴爲之裂及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卽絕驗宿而甦時臥病不及躬撫父柩乃於臥榻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令扶掖於牀上微作跪拜狀甫匝月竟哀毀骨立以死



成仁譜卷二十一目錄

明

徐樹聲 朱萬年 徐從治 黃龍

李獻明 祖壽 朱國彥 安上達

唐之靖 鄭國昌 何可綱 張春

賀虎臣 劉之綸 袁崇煥 鹿善繼

金日觀 劉廷訓 盧象昇 鄧謙

孫士美 金國鳳 曹變蛟 楊振

顏紹胤 陳三接 王端冕 邢國璽

鄧藩錫 俞起蛟 高濂 宋玟

成仁譜

目錄

姜瀉里 何天衢 王國昌 陳球六

馬足輕 方國儒 高日臨 龐瑜

尹夢鼈 張大同 韓光祖 萬元亨

龔元祥 王信 史記言 曹文詔

李呈章 朱耀 馬如蛟 程龍

張紹登 鄧祖禹 許立 張址

魏時光 王熹 朱榮祖 蔣佳徵

成仁譜卷二十一

太倉盛 傲寒谿輯 同里後學

明

參將徐樹聲

萬曆丙辰遼警告急樹聲獻策幕府提督李如松器之
畱幕五年如松死旋隸監軍袁崇煥麾下袁初受事遼
警始末藉為指南天啓七年寧遠捷遣樹聲奏聞寧遠
至京師程八百里兩晝夜即達論寧遠功崇煥進遼撫
樹聲以游擊用及袁受法孫元化撫其軍擢旅順島叅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將孫遵孔有德等援遼道經新城作亂直抵登州樹聲
聞報馳救未半渡颶風大作亟從膠州登陸軍艘覆者
半轉募赴敵戰於登州之西關力竭被執不食死

萊州知府朱萬年

當孔有德圍萊城時詭稱欲降巡撫謝璉率萬年往受
為所執萬年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呼守者出
降賊果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欲擒
誓必死賊精銳盡在此急發砲擊之毋以我為念守將
楊御蕃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賊怒殺之城上人見萬
年已死遂發砲賊死過半事聞贈太常卿

山東巡撫徐從治

崇禎四年十一月萊城叛將李九成孔有德等攻陷登黃等郡邑全省震動五年正月從治始有巡撫之命與登撫謝璉等同守萊賊賊鋒銳甚百道攻城萊兵不滿數千與士民晝夜拒守間出奇兵擊之相持五十餘晝夜援兵不至四月賊登南城從治擐甲督戰中賊礮而死

總兵黃龍

李惟鸞 尚可義

項祚臨

樊化讓

張大祿

初龍駐旅順大治甲兵叛將孔有德等拘龍母妻及子以脅之龍不顧賊來襲禦敗之會賊舟泊鴨綠江龍遣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二

水師征之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引東兵來襲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語部將譚應華曰城郭未堅敵眾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我印送登州不能赴即投之海毋為敵所得應華出龍印率游擊李惟鸞等力戰被圍知不能脫自刎死惟鸞及諸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俱死焉

兆熙案登州李九成之亂殉難者則有總兵王可大副總兵王來聘里紳則開封推官張瑤保定同知王象復新城舉人王與夔張儼然貢生張聯台蔣時行忠義均有可風焉

保定推官李獻明

徐澤

何天球

崇禎二年十月東兵臨遵化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中或謂此邑非君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遂與遵化縣令徐澤堅守城破死之澤與承年推官何天球並死焉

薊鎮總兵祖壽

壽昌平人樞輔孫承宗行邊議於薊鎮三協十二路分設三大將以壽領西協轄石匣古北曹文牘子四路駐遵化天啓七年錦州告警命赴援不敢戰兵罷被劾崇禎元年罷歸郡城破兵散家財招舊部曲赴關竟歿於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陣壽初守固關遭危疾妻張氏割臂以療絕飲食者七日壽生而張旋死遂終身不近婦人為大帥部將以五百金遺其子於家却不受他日來省壽賜之酒曰却金一事善豈我心否則將盡法於汝其秉義執節如此薊鎮中協總兵朱國彥

國彥以總兵官駐三屯營崇禎二年十一月東兵臨城副將朱來同等挈家潛遁國彥憤榜諸人姓名於通衢以所積俸銀五百餘及衣服器具盡給部卒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並投縶死

良鄉教諭安上達

黨選醇 史之棟

李廷表

楊其禮

崇禎二年東兵陷良鄉上達與知縣黨還醇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典史史之棟並死之東兵臨城時上達緋衣集諸生明倫堂勸哭講君臣之義一時忠憤之所激烈文武官寮及民間士女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婦死其夫者甚眾都御史劉宗周疏請旌之

永平府教授唐之瑞
崇禎己巳東兵薄京出永平出關官吏士民皆竄避之靖先焚其妻子西向再拜自縊於明倫堂死後在城諸臣恐以出城獲譴隱其事故郵典不及

山西右布政鄭國昌 程應琦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四

國昌邠州人崇禎初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遷山西右布政上官奏留之二年正月東兵自京師東行先使人伏文廟承塵上至者不覺也初四日黎明登城有守將左右之國昌覺其異捶之至死須臾北樓火發城遂破國昌自縊於城上中軍守備程應琦與之偕死

太子太保左都督何可綱
可綱遼東人生平不破公錢不納私餽敝衣糲食不異士卒督師袁崇煥薦其才積功至左都督已而錦州被圍可綱督諸將赴救立功郵馬山崇禎四年築城大凌河命可綱偕祖大壽護版築工甫竣東兵以十萬眾來

攻可綱等堅守不下久之糧盡援絕大壽及諸將皆欲降獨可綱不從大壽令二人掖出城外殺之可綱顏色不變含笑而死

太僕少卿永平兵備道張春 安鼎氏
崇禎三年東事告急復召拜永平道春星夜赴任時東兵駐灤永遵遼等處聞春來遣兵問道要之春故迂其期以誤之夜出不意暗去直抵永平永平人前來獻舊道印即遣間諜持檄入四城密招舊官白養粹崔及第等約諸兵民為內應諸兵民爭先歸附者數十萬人春遂檄大帥祖大壽馬世龍等各率所部並力攻灤東兵駐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五

永遵遼者聞風皆去叙上晉太僕少卿四年七月大凌河圍急奉治督兵赴援時關寧督撫鎮道各擁兵不前春獨率部下血戰三日望救不至力盡被執不屈居古廟服故衣冠不肯薙髮每旦必書一黃紙云大明太僕少卿張春不忘君父天地神明鑒之如是數年迄不失臣節而死初淑人瞿氏聞春被執斷指血書疏上之不食七日自經死

寧夏總兵賀虎臣
崇禎六年五月插漢虎墩兔合套寇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入守備姚之葵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

臨河堡參將張問政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寇遂進薄靈州虎臣急率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寇從漢伯堡突至官軍未及布陣且眾寡不敵遂戰死

兵部右侍郎劉之綸

之綸宜賓人崇禎元年進士與同館金聲友善二年冬都城破兵數上書陳方略帝壯之尋以聲薦超擢兵部右侍郎時武經畧滿桂方戰歿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馳通州守者不納夜宿古朝會東兵已拔遵化永平援軍皆觀望獨之綸親率所部直抵遵化東兵以三萬騎

成仁請

卷二十一

六

來迎之綸與賊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鬪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爲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所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歿之綸驟膺重寄卒未訓練徒以忠義激發與之同盡天下稱其忠

兵部尚書督師薊遼袁崇煥

崇煥東莞人萬歷進士慷慨負膽略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由知縣擢職方主事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關關內外還朝具言形勢曰予我軍馬錢殺我一人足守

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時譚築重城八里舖崇煥以爲非策樞輔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資強敵承宗是其議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六年正月東兵西渡遼河抵寧遠崇煥聞卽偕大將滿桂等集將士死守崇煥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効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入城人心始定東兵進攻戴

成仁請

卷二十一

七

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發巨砲傷之明日再攻復破却圍遂解時經畧高第總兵楊麒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己而不益魏忠賢所喜因遂乞休及莊烈帝卽位廷臣爭請召崇煥崇禎元年命以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帝召見平臺咨以方略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和爲旁著之說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

尊司其鑰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大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旨答之初島帥毛文龍駐兵東江崇煥心弗善也及文龍來謁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佛然乃假閱兵爲名以討蘇之文龍既死諭三月東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卽督祖大壽何可綱等入衛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俄聞趙率教戰歿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八

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東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與東兵慶戰互有殺傷所入隘口乃劃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卽千里馳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不能無惑會東兵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縱使歸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七年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磔於市天下寃之自帝誤殺崇煥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太常少卿鹿善繼

薛一勇

善繼定與人少請王守仁書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舉萬歷進士崇禎三年請告歸家居與門人講學從游者日衆九年七月東兵攻定興善繼時居江村長吏請入城與里居知州薛一鸞等共守親故交阻之不聽語其子化麟曰我雖非守土之官然不可先去以爲民望有與守臣死守耳爾可奉祖父出避豈可使垂白死兵革化麟不忍釋公迫之行乃與守臣固守六日城破不屈死一鸞亦死

萊州副總兵金日觀

崇禎十年二月東兵攻朝鮮命從登萊總兵陳洪範往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九

救次皮島東兵遣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分兵攻皮島副將白登庸先避洪範亦避走石城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日力戰不支遂敗歿島城遂破

吳橋訓導劉廷訓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東兵攻吳橋縣令棄城走劉要止之率衆城守凡三月城垂陷令縋城遁劉入學舍托其穉孫於所善僧隆貴乃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日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守三日夜城陷劉中箭死

兵部侍郎總督宣大盧象昇

象昇宜與人少讀張巡岳飛傳輒歎息曰吾得爲斯人足矣舉天啓二年進士象昇雖文士善射嫻將略能治軍嘗備兵天雄流賊入幾輔擊走之崇禎七年鄖陽破遂用撫卹尋以象昇威名爲賊所憚命總理江西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與總制洪承疇嚴兵勦賊屢獲奇勝會東兵游京師命總督各鎮兵入衛改宜大總制十一年丁外艱乞奔喪疏十上乃允仍令席喪候代東兵復入奉詔督師召對平臺時楊嗣昌任中樞與總監高起潛主和議帝咨以方略象昇奏曰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禦敵形勢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十

甚悉帝壯之而誠象昇持重且命與嗣昌議一意主戰嗣昌齟齬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而已象昇起別夜半抵昌平念帝意方銳而事多爲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以宣大山西三鎮屬象昇兵不及二萬值嗣昌至軍象昇責之曰公等堅意撫款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旣不奔喪又不能戰不忠不孝尚方劍當先加已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敵講款往來數日其事始薊鎮督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嗣昌

語塞而去元忠蓋替人賣卜者善道人故遣之然議和事亦不得要領而止初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大小數十戰賊雖強盛然一敗即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遇大敵又爲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飢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忠不得生歎皆泣莫能仰視遂進至賈莊距起潛營五十里遣贊書主事楊廷麟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東兵遇象昇令虎大威師左楊國柱師右自勒麾下卒居中大戰移時乃休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十一

兵明日騎益數萬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自辰迄未砲盡矢窮猶奮刀擊殺十餘人身中四矢三刃呼曰關羽斷頭馬援髮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後廷麟遣將得其屍戰場麻衣猶被體一卒遙見卽號泣曰我盧公也山東參政鄧謙

崇禎十一年濟南被圍公聞變泣血援抱登陴露立凡十晝夜矢盡石窮出奇禦敵俄而登兵千餘人爲內應城遂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力不支被砲磔死

深州知州孫士美

崇禎十一年冬泮沱水合東兵三萬騎圍城士美率死
士夜襲之斬其帥東兵用火箭射城樓烈焰中乘勢力
攻城遂陷士美自刎深之蕪蕪亭父訥亦遇害一家死
者十五人

著都督僉事寧遠團練總兵金國鳳

國鳳以副總兵守松山崇禎十二年二月東兵來攻用
大砲四面齊擊臺堞悉摧壞國鳳督將士死守乃於城
堞壞處以木石補之東兵分道穴其城國鳳隨方固拒
終不下閱三十五日國解帝喜擢拜是職其年十月東
兵復攻寧遠國鳳出據北山岡力戰移時眾寡不敵與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十一

二子俱死

左都督東協總兵官曹變蛟

變蛟文詔從子也驍勇絕人麾下健兒千百屢立戰功
崇禎十四年總督洪承疇念祖大壽被圍久議急救錦
州七月二十八日諸軍次松山營西北岡數戰圍不解
俄而松山亦被圍應援絕承疇與變蛟等盡出城中馬
步兵欲突圍出敗還守半年至明年二月副將夏成德
爲內應松山遂破變蛟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兵
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將江壽饒勳朱文德等被執
皆死惟承疇與故總兵祖大樂以降獲免

副將楊振

李祿 楊國柱

方松山被圍巡撫方一藻議遣兵救援諸將相顧莫敢
前獨副將楊振請行至呂洪山遇伏全軍盡歿振被執
令往松山說降未至城里許南向坐於地命從官李祿
日爲我告城中人堅守援兵卽至也祿至城下致振語
城中人益堅守振祿皆破殺振從父國柱爲宣府總兵
官崇禎十一年入衛畿輔從總督盧象昇大戰賈莊象
昇敗歿國柱當重論大學士劉宇亮侍郎孫傳庭皆言
其身入重圍非退怯者比令其戴罪自贖十四年祖大
壽被困於錦州借諸將王樸等赴救先至松山陷伏中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十一

東兵四面呼降國柱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昔年殉難處
也吾獨爲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

河間知府顏胤紹

趙珽 姚汝明

時比歲大饑死亡載道寇盜充斥胤紹拊循甚至崇禎
十五年閏十一月東兵臨城胤紹與參議趙珽同知姚
汝明知縣陳三接等堅守援兵雲集率逗遛胤紹知城
必破預集一家老稚於室中積薪繞之而身往城上策
戰守及城破趨歸官舍舉火焚室衣冠北向再拜躍入
火中同死珽家一門十四人悉被難汝明亦死

河間知縣陳三接

婁武氏

三接文水人河間歲旱饑人相食三接至兩即降有疑
獄數年不決三接立決之妻武氏賢三接見封疆多故
遣之歸答曰夫死忠妻死節分也及三接巷戰死武亦
從之

趙州知州王端冕

陳廣心

五一統

端冕江陵人以廉惠得民十五年冬東兵破趙州被執
死之教諭陳廣心當城破時衣冠危坐以待諸子環泣
請避厲聲曰吾平生所學何事豈爲兒女子戀戀耶遂
被殺訓導王一統亦死於明倫堂

山東登萊兵備僉事邢國璽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吉

國璽長葛人崇禎進士授濰縣知縣莊烈帝以修城郭
練民兵儲糧糧備戎器四事課天下有司率視爲具文
惟國璽奉行如詔上官交薦遷戶部主事運道梗於盜
有議開膠萊河者國璽力陳其便擢登萊兵備僉事經
度河道十五年畿輔戒嚴部檄徵山東兵入衛國璽監
督至龍岡猝遇東兵部卒驚懼欲竄國璽叱止之身先
搏戰矢刃交加墮馬死

兗州知府鄧藩錫

藩錫方抵任聞東兵入塞亟繕器械編丁壯纔四十餘
日數萬騎已集城下藩錫走告魯王勸王散積儲以鼓

士氣魯王不從藩錫乃典衣飾買牛酒勞介士與僚屬
里紳等分門拒守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城破藩錫受縛
不降被殺

魯藩長史俞起蛟

于文輝

奴東生

東兵自汶上逼兗城起蛟與府同知樊吉人請於當事
者願乘其未成列夜襲擊之當事者不聽遂痛哭而出
東兵大至士卒解散起蛟入見魯王曰臣力已竭今徒
以一死報之王拊膺太慟曰先生何以教寡人起蛟對
曰君死社稷臣死君義止此耳言畢哭拜而出西門火
守與子文輝直前奮擊身被數創父子皆遇害其奴東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吉

生拊屍慟哭自刎以殉

贛榆知縣高濂

董宗顯

邵際時

崇禎壬午東兵驟至濂拒守力竭登鼓樓衣冠北拜自
經死邑中貢生董宗顯庠生邵際時等俱隨濂守城同
時殉難

工部侍郎宋玠

應亨

玠萊陽人與族父應亨同舉進士玠歷官工部侍郎應
亨亦由縣令洊升吏部郎中時並罷任家居崇禎癸未
北兵入東省玠與應亨輩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城陷驅
家僮巷戰良久被執皆不屈死

萊陽諸生姜瀉里 子坡

瀉里負至性有異質以好古滯諸生貧甚天啓末逆璫建祠瀉里危言侃侃幾蹈不測急變姓名入山為人耕傭後子塚塚成進士略不動色東兵薄萊城瀉里發砲中帥首兵少却無何兵夜襲城率親丁巷戰又中於臂被執不屈死季子坡抱父屍大哭亦死

兆熙案崇禎年間松杏合圍我 朝威武所向克捷

畿輔山左明臣先後殉節者更有武經略滿桂巡撫

邱民仰王元雅總兵趙率教李輔明臨清總兵劉源

清副總兵焦延慶官惟賢巡山海居庸關御史王肇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六

坤督餉主事王桂權關主事陳興言兵部主事劉大

千監軍參議王惟新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

順德知府吉孔嘉保定通判王禹佐深州知州楊燦

保安知州閻生斗靈邱知縣蔣秉采順義知縣上官

蓋安肅知縣鄭廷任武城知縣任萬民高苑知縣周

啓元香河知縣任光裕寶坻知縣趙國鼎萊蕪知縣

馮守禮鄒平知縣朱迥添臨淄知縣文昌時滕縣知

縣吳良能豐縣知縣劉光先滋陽知縣郝芳聲新城

知縣秦三輔山東布政司理問姜敬勝定興教諭熊

嘉志盧龍教諭趙允殖齊東教諭張日新里紳則兵

部侍郎張宗衡河南巡撫高名衡太常少卿張振秀

吏科給事中范淑泰戶科給事中張焜芳御史李應

薦董宗冒員外郎邢泰吉台州知府傅梅中書舍人

孟魯鐸天津參將賀秉鉞東勝衛指揮張國翰舉人

劉化光劉漢儀王士熊貢生王與朋諸生王士雅孫

祺張自完等或抗志捐軀或全家殉難姓氏均著史

歲允堪不朽云

副總兵何天衢

天衢阿迷州人有勇略土酋普名聲招為頭目使駐三

鄉崇禎三年名聲反令天衢自維摩羅平入以砲手三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七

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報國之秋也吾豈為

逆賊用哉坑殺砲手數十人率眾歸順巡撫王伉上其

事授為守備及名聲死妻萬氏代領其眾天衢屢挫之

十三年進擢副總兵萬氏贅沙定洲為塔益以南安兵

且厚賄黔國公用事者令毀天衢天衢請兵餉皆不應

賊悉力攻之食盡舉家自焚死

涇陽諸生王國昌

國昌少談兵習武藝嘗與賊戰無不勝臨陣常不裹甲

弟祚昌嘗佐兄出止其輕戰故所向無失會賊大隊至

國昌裹布身首提五百步兵深入賊營祚昌鼓眾追及

止兄莫進國昌不聽追二十餘里果遇伏戰不利前後殺百餘人而喪失過半祚昌突圍出而國昌身不被甲竟受矢洞腸而死

樂安義士陳球六

張俊五 陳香四 唐大老 羅興華

球六與張俊五陳香四唐大老羅興華同里皆隻手能

提二百餘斤疾趨二十餘里五人設誓生死必偕時稱

樂安五傑崇禎五年五月汀韶流寇數千越贛諭吉攻

永豐入樂安界賊所經處如入無人球六集鄉勇三百

扼小嶺隘賊初至球六射斫手三人殺賊數十人賊怒

悉眾趨球六球六死之俊五等皆裂橫衝賊陣殺賊無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六

算以眾寡不敵被賊所戕僅存與華與華曰吾何顏獨

生也復力戰死賊橫屍遍野夜拔寨去五傑死邑人流

涕築祠祀之

宜陽人馬足輕

足輕性孝友弟或婦言迫分產乃取田礮薄者自予萬

歷未歲大凶出粟六百石以賑焚券千餘崇禎六年冬

流賊渡河而南挈家避之石龍崖三女皆殊色慮賊污

悉投崖死足輕被執厲聲大罵賊怒並其三子殺之家

眾皆遇害

保康知縣方國儒

崇禎間授保康知縣流賊大入湖廣將吏率望風先奔保康小邑素無兵七年正月賊至國儒急率鄉兵出禦力不支敗走城陷無何賊退國儒還入城踰月復至督吏民固拒賊至益眾復陷國儒冠服坐堂上被執大罵身中七刀死

大寧知縣高日臨

賊他部自漢中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見勢弱不能守齧指書牒乞援上官率眾禦之北門兵敗被執脅降大罵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

崇信知縣龐瑜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九

縣無賊兵荒食民止百餘戶瑜知賊必至言於監司陸

夢龍以無兵辭瑜集士民流涕誓死職聞八月天大雨

土垣盡圯賊掩至瑜急解印遣家人齎送上官端坐堂

皇以待賊至粹令跪瑜罵曰賊奴敢辱官長拔刀擬之

罵益厲賊掠城中無所有執至野外剖心裂屍而去

潁州知州尹夢鰲

趙士寬

崇禎八年正月夢鰲方謁上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立馳還賊已抵城下乃借通判趙士寬率吏民固守城北有高樓瞰城中賊據樓以攻且鑿城頽數丈夢鰲乃持大刀當城頽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眾畢登遂

投城下烏龍潭死士寬由門廡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以
正旦詣郡城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
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

潁州太學生張大同

大同兵部尚書鶴鳴子也崇禎八年流賊破潁州鶴鳴
匿他所大同被執賊問鶴鳴所在曰死即死耳吾父不
可得也家人導賊於民舍縛之歸拷索藏金太同爭曰
財悉我掌父固不知也賊不聽執鶴鳴倒懸於樹射殺
之大同奮臂大罵賊並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
留其子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焉愈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厲賊先去其鬚復斫其半而罵仍不絕遂支解之

潁州諸生韓光祖

賊陷潁州光祖被執賊以刃脅光祖抗言生平讀
書止知節義城陷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一家死者
八人

鳳陽推官萬文英子元亨

推官萬文英臥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語父曰兒
不得復事親矣出門呼曰若索官何爲我即官也賊繫
之顧見其師萬師尹亦被繫給賊曰若欲得者官爾何
禁此賤隸賊遂釋之元亨乃極口大罵賊怒斷脛死文

英獲免

霍山教諭龔元祥 子煥 姚允恭

元祥厲廉隅以名教自任與訓導姚允恭友善八年賊
陷鳳翔元祥急借縣令爲守禦備賊掩至令逸去元祥
督士民固守或勸之避元祥慨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
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講說者謂何倘不測死
爾及賊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爭諭以大義賊欲屈之
厲聲曰死即死賊輩何敢辱我賊怒執之去罵不絕口
遂遇害子炳衡號呼罵賊賊又殺之閏五日允恭斂其
屍即自縊死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真陽知縣王信

信寧州人父歿廬墓三年母歿信年已六十足不踰闕
者亦三年崇禎初由歲貢除靈壁訓導遷真陽知縣八
年二月出撫士寇會流賊猝至被執使諭降羅山真陽
信大罵不從斷頭剖腹而死

陝州知州史記言

陝當賊衝記言出私財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斬賊數
十級生擒二十餘人賊憤率數萬人攻城不得志去乘
雪夜復來襲而所練士方謂他都城遂陷記言縱火自
焚兩僧掖之出曰死此何以自明乃越女牆下賊追獲

之令降叱曰有死知州無降知州也遂被殺

臨洮總兵曹文詔 弟文耀 平安

崇禎八年六月文詔聞艾萬年劉國鎮復辟遂自大
罵諸總督洪承疇請行承疇謂之乃以三千八百寧州
進遇賊真寧之湫頭鎮參將曹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
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竭集賊
不知為文詔也有拔卒識之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
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
刀向刃游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疇聞拊膺大
哭文詔忠勇冠時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為相慶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弟文耀從兄征討數有功後擊賊忻州戰死城下

遼州知州李呈章

呈章性孝友祖遺財產盡讓諸姪人皆頌之其守遼州
也多惠政崇禎八年賊躡晉省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
方修築城垣寇乘夜襲破之呈章坐堂上罵賊不屈遂
遇害

固始人朱耀

耀與父允義兄炳思成並以勇力聞崇禎八年賊來犯
耀父子力戰却之明年賊復至耀出戰手斃數十人追
之陷伏中大罵死允義曰我心報子讐炳謂思成曰我

二人必報弟讐三人率衆奮擊賊解去城獲全

御史馬如蛟 兄如麟 如虹 黎宏業

如蛟和州人天啓進士清操礪然為縣令有聲徵授御
史崇禎八年十二月流賊犯和州如蛟傾貲募士與知
州黎宏業登陴固守麾壯士出擊兩戰皆捷會風雪大
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潰賊遂入城如蛟曰事急矣可坐
而待斃乎急下令能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百餘人巷
戰賊多傷已而力屈遂戰死兄鹽運司判官如蚪諸生
如虹及家屬十四人皆死宏業由舉人授和州知州城
將陷宏業繫印於肘跪告母曰兒貪微官以累母奈何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母李泣諭曰汝勿以我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
宏業北面慟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頭血大書曰為臣盡
忠為子盡孝大丈夫何惜一死哉俄賊入傷數死而死
永生洲副將程龍 潘可大 陳子玉 張全斌

崇禎九年賊破英廬開安慶應撫張國維率永生洲副
將程龍等救之程龍將應撫新兵三千六百潘可大將
皖兵九百為兩管用火礮擊賊賊多死四月二十四日
賊七營俱至戰於宿松之鄧家店龍與可大合屯拒賊
賊麾數萬騎繞之兩將潰圍出不得手自擊殺百人力
盡矢絕程龍引火藥自焚潘可大求屍不獲守備陳于

王撫標官張全斌等十四人皆死

應城知縣張紹登 張國勛 饒可久

崇禎九年賊犯應城紹登借訓導張國勛鄉官饒可久

悉力禦却之國勛曰賊不一創城未易守率壯士出擊

力戰一日夜頗有斬獲賊乃去會邑紳之子結怨於族

黨怨家潛導賊復來攻或言國勛無守土責盍避之國

勛不可佐紹登力守而乞援於上官副將鄧祖馬來救

守西南國勛守東北紹登往來策應賊乘間登南城紹

登還署端坐堂上賊至奮拳擊之旋被殺賊歎其忠以

冠帶覆屍埋堂側國勛朝服北面拜捧先聖神主拱立

成仁譜

卷二十一

言

以待賊遂焚文廟投國勛烈焰中可久被執賊使之拜

曰頭可斷膝不可屈也遂遇害

副總兵鄧祖禹

崇禎中祖禹移鎮黃德尋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檄

祖禹往援甫入賊賊四面至圍之數軍祖禹突圍不得

出遂被執欲降之終不屈賊固請之祖禹曰若此須換

却心肝賊曰換却汝心肝亦不難也曳出縛大樹上剖

心剜肝殺之

福安知縣許立

立令福安見天下多事致仕家居崇禎九年冬張獻忠

犯應城立以書約其兄登入城同死登不來立閉門坐

待賊陷城至其家立在堂上高坐賊以刃脅立立大叱

罵奮袂擊賊賊以挺擊之而死時年七十二歲

上蔡諸生張址 文文炳

崇禎九年流寇犯蔡址隨父文炳避難址破擄文炳曰

兒必遇害我老矣雖生何益不如聚首泉下竟投賊壘

賊殺之初址之被擄也以父尚在隱忍求生後聞父被

害輒號泣罵賊賊斷其髮以示之曰汝若復罵當斷汝

首址不懼罵益厲賊怒扶其舌刺其齒不能出聲猶瞋

目戟手聲息甚壯賊乃刺之並斷其手比及死無完體

成仁譜

卷二十一

言

矣

廣濟典史魏時光

時光南昌人善舞雙刀崇禎九年為廣濟典史邑遭殘

破長吏設排兵三百人委之教練其冬賊據蘄州河口

禪時光不敢渡時光募死士夜襲其營手殺數賊賊不

敢逼俄賊大至部卒皆散時光單騎據高坡又殺數人

被執不屈死其兄陳於上官却不奏兄憤發病死友人

收殮之哭盡哀曰弟為國死兄為弟死吾獨不能表暴

隨州知州王燾

隨經羣盜焚掠戶不滿千熹訓民兵繕守具土寇李良
喬爲亂殲滅之崇禎十年正月賊大至熹且守且戰擊
斬三百餘人賊攻益力相持二十餘日天大風雪守者
多散熹知事敗入署整冠帶自經賊焚其署火獨不及
熹死所

汝寧游擊朱榮祖 妻孫氏

榮祖初爲郡役機警有才慷慨好結納時撫軍以榮祖
磁州通州累有戰功題授游擊崇禎十年土賊與流賊並毒汝
郡欲刈四野麥以困盤城內士民太守李燦密授榮祖
計賺賊入城受賞於城隍廟縛賊首殷守祖等五十八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人盡誅之榮祖謀力居多常語人曰生平此一快心事
卽有不虞惟一死耳城陷偕妻孫氏登樓自焚死

盱眙知縣蔣佳徵

崇禎中佳徵爲盱眙知縣治甚有聲縣故無城佳徵知
賊必至訓民爲兵十年秋賊果來犯或勸出避持不可
設伏要害而親率兵往誘殲賊甚衆賊怒環攻之力戰
而死其母聞之亦投繯死

兆熙案崇禎初年流賊蜂起其時殉難者江北則鳳
陽知府顏容暄鳳陽游擊朱子鳳潛山守備朱士胤
鳳陽指揮程永齡潁州指揮同知李從師潁州千戶

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里紳兵備副使張
騰鳴潁州進士韓獻策舉人白精忠郭三傑鳳陽舉
人蔣思宸霍邱舉人王毓貞潁州生員楊于世熊協
夢檀之樞韓定美陝西則河西道張允登延安僉事
郭應喬副總兵艾萬年柳國鎮延安副將張宏業參
將陳三槐游擊曹明輔扶風知縣王國訓咸陽知縣
趙躋昌甘泉知縣郭永同華亭教諭鄒邦榮甘肅則
固原道陸夢龍萬監錄事周洪化山西則平陽參將
周應乾太原游擊許國運平順知縣徐明揚里紳參
政張光奎昌平兵備道樂濟眾湖廣則楚帥楊正芳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軍將張上達黃州指揮馬如龍副將雷應乾四川則
總兵侯良柱劍州知州徐尙卿昭化知縣王時化郫
縣主簿張應奇或効命疆場或殞身邑里賊禍蔓延
已駸駸乎不復可制矣

成仁譜卷二十二目錄

明

阮之鈿 郝景春 張令 劉英

周志德 呂維祺 來秉衡 錢祚徵

盛以恒 馬剛中 張丁乾 王多福

張我正 孫挺生 傅世濟 劉時胤

徐世淳 顏日愉 艾毓初 潘宏

陳預抱 許宣 許日琮 趙世傑

李先甲 張清雅 傅宗龍 劉恩澤

猛如虎 劉國能 劉振之 杜邦舉

成仁譜

目錄

李乘雲 郭裕 關永傑 龔作梅

王世琇 許永禧 李貞佐 周卜歷

汪喬年 胡淵 夏統春 魯世任

劉伯驂 周騰蛟 劉禔 陳顯元

郝瑞日 楊文岳 秦鎬 宋一鶴

蕭漢 盧學古 彭大嗣 李雲

諶吉臣 廖應元 王漢 沈壽崇

陳萬策 盧如鼎 許文岐 易道暹

薛聞禮 傅可知 岳璧 賀逢聖

馮雲路 明一庸 蔡道憲 邱樞武

程道壽 黃世清 邱之陶 孫傳庭

劉熙祚 黃綱 焦源溥 唐時明

司五教 朱一統 段復興 朱崇德

劉長庚 彭士宏 都任 簡仁瑞

張履旋 林日瑞

成仁譜

目錄

二

成仁諸卷二十二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明

穀城知縣阮之鈞

之鈞以劉若宰薦授穀城知縣崇禎十一年正月之鈞未至張獻忠襲陷其城據以求撫總理熊文燦許之處其衆數萬於四郊居民洶洶欲竄之鈞至盡心調劑民稍安乃上疏言臣辦賊有心受事無地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實兵餉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

成仁諸

卷二十二

一

絡今已皆爲所據而奸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收庫藏殫虛民產被奪無賦可徵名雖縣令實贅員爾聞今廟堂之上專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也時不能用明年獻忠反形漸露之鈞往說獻忠素銜之鈞惡言極罵之鈞憂憤成疾至五月獻忠果反劫庫縱囚毀其城之鈞仰藥未絕獻忠遣使索印堅不予賊遂殺之

房縣知縣郝景春

子鳴鸞 朱邦聞 楊道選

景春江都人崇禎十一年擢房縣知縣羅汝才率九營

之眾降於熊文燦分諸營於竹谿保康上津而與其黨白貴黑雲祥居房縣之野常是時鄧陽諸屬邑城郭爲墟獨房賴景春拊循粗堪自守及諸營分處居民日喘喘景春乃與主簿朱邦聞守備楊道選內修守具外輯諸營明年五月張獻忠反穀城約汝才同反景春子諸生鳴鸞力敵萬夫謂父曰吾城當賊衝而羸卒止二百城何以守乃擐甲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慎毋從亂汝才佯諾鳴鸞覺其偽歸與道選授兵登陴已而獻忠騎來至守者見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二幟相雜環城力攻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碎之鳴

成仁諸

卷二十二

二

鸞且守且戰閱五日賊多死乃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熱油灌之又擊傷獻忠左足後指揮張三錫啓北門揖汝才入道選巷戰死汝才問庫藏儲蓄安在景春叱曰庫藏若有物賊豈爲汝陷卒不屈與鳴鸞俱被殺邦聞亦死之

川北副總兵張令

令忠勇善戰能於馬上開五石弩發必洞胷軍中號神弩將蜀撫邵捷春倚之如左右手十三年九月令守竹箇坪防賊逸而獻忠兵大至令力戰中矢死

遂平知縣劉英

關賊犯豫所向無堅城英裁勵士卒嬰城固守出示云
如輕賊池而重平頭塚棄封疆而饋老君洞生不得為
忠臣死不足稱烈士朝廷養士三百年謂何而顧如是
哉城陷被執罵賊不屈死

真陽諸生周志德

父重光

弟懋德

之德

時土寇蜂起志德隨父重光及弟懋德之德倡率義勇
禦之賊首王舟率眾來攻父及兩弟俱為賊所殺志德
負重傷得不死越三日督師楊嗣昌駐汝寧王舟就撫
受職志德懷刃乘間親戮舟於督師轅門甘以身伏法
嗣昌感其父子忠義宥而旌之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三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

弟維禎

李自成攻雒陽維祺助守北門總兵王紹禹親軍內應
之城陷被執維祺北向慟哭瞑目罵賊曰吾天子大官
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夫復何恨賊欲跪之不屈北拜
闕西拜父母伸脰就刃容色自若弟維禎由選貢生為
樂平知縣解職歸十六年賊陷新安抗節死

洛陽舉人來秉衡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秉衡為賊將劉宗敏
所執令易服欲官之不可羈南郊民舍羸見其友謂之
曰賊勒我以官我義不受辱恨母老子幼死不瞑目爾

賊聞燒鐵索加其脛終不從遂被殺

汝州知州錢祚徵

汝為流賊往來孔道土寇又竊據山中祚徵欲先除土
寇募壯士千人訓練而遣人為好言招撫且白晝閉城
門以示之懼寇果不疑祚徵夜半取聞道直搗其巢寇
方縱酒遂大敗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有急鳴鉦相救
寇勢衰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來寇祚徵乘賊守身中
流矢益自力守月餘大風霾砲炸樓焚城遂陷罵賊而
死

商城知縣盛以恒

成仁譜

卷二十二

四

崇禎十四年張獻忠陷襄陽鄰境大恐以恒已遷開封
同知將行士民懇留之乃晝夜登陣與鄉官馬剛中等
共城守二月中賊掩至適雨雪守者凍餒不能戰以恒
督家眾射賊十七人墜馬賊怒併力攻矢中以恒右額
猶裂創拒敵登北城家眾巷戰死且盡乃被執罵賊不
屈為賊支解

檢討馬剛中

剛中商城人崇禎進士由知縣行取入都帝臨軒策試
授檢討乞假歸城將陷或勸出避毅然曰吾家世受國
恩可臨難苟免耶城全國之福不然與同盡爾及賊入

大罵被磔死

饒陽知縣張丁乾

丁乾光山人令饒陽時以廉直稱歸里值流寇披猖丁乾共紳士守禦歷五載無虞崇禎十四年賊襲城被執

誘之從丁乾怒罵加以刑劓斷其右手終不屈等卒

項城教諭王多福

多福息縣人由明經歷項城教諭致仕家居李自成攻

下郡邑強授偽職多福堅拒不赴及事迫於中庭書牘

誠其子曰明世儒臣斷不從逆官無大小各盡忠義兒

曹何在吾今歿矣善體父心吾有生氣遂投繯卒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五

陝州人張我正

我德

我正素豪俠集眾保鄉里一方賴之崇禎十四年勦眾

禦賊賊三人俄賊大至眾悉奔奮臂獨戰賊愛其勇欲

生致之詰罵自刎死我德知賊至恐妻子受辱驅一家

二十七人登樓自焚死

孟津人孫挺生

挺生初讀書試有司不利去學星術預卜十五年有寇

禍編茅河渚以居賊蹤跡得之語其妻梁氏曰此匹夫

狗義之秋也夫婦對泣詰賊而死

嵩縣人傅世濟

李佩玉

世濟與兄世舟並為土寇于大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

抱泣賊議釋其一世濟即奪賊刀自殺世舟獲免李佩

玉者御史興元孫也崇禎末中州盡殘佩玉結遺民捍

鄉井與鄰寨相犄角往往尾賊後奪其輜重賊憚之不

敢出其境後大舉圍別寨佩玉往救力戰而死里人聚

哭之

上蔡人劉時寵

時寵有孝行賊陷城其父宗禮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

避遂自殺時寵勸哭刺殺一子三女夫婦並自到其妹

適歸寧亦從死一家死者八人

成仁譜

卷二十二

六

隨州知州徐世淳

子學業

世淳以崇禎十三年冬莅任州嘗被賊破居民蕭然世

淳知賊必復至集士民誓鬪壯繆祠要以死守會歲大

荒士多就食粥厥歎曰可使士以餒失禮乎分粟賑之

士皆感悅明年張獻忠陷襄陽三月遂來犯世淳寢食

南城譙樓曉夜固守賊急攻南城而潛兵墮北城以入

世淳命子筆梁埋印解後東牆下勒馬巷戰矢貫頤耳

墜馬為亂刀斫死筆梁奔赴且哭且罵賊將殺之疾呼

州人告以埋印處乃死世淳妾趙氏王氏及戚獲十八

人皆死而趙死尤烈隨自十年正月被陷知州王燾殉

難及是再陷至七月復陷判官余塢死焉三陷之後城中幾無孑遺間井為墟

南陽知府顏日愉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張獻忠陷襄陽南陽大震恐日愉防益嚴五月七日賊猝至百餘人冒雨登城日愉擊殺之幾盡餘賊引去城獲全日愉手中一矢頸項破二刃遺殞於城上事聞贈太僕卿

參議艾毓初

毓初米脂人崇禎進士授內鄉知縣毓初生長邊陲習戰事六年冬流賊來犯埋大砲名滾地龍者於城外城

成仁諸

卷二十一

七

中燃線發之賊死無算遂解去民得少安屢遷至右叅議分守南陽與日愉却賊有功自咸用宋獻策計欲取南陽以圖關中復率大眾來寇毓初偕總兵猛如虎劉光祚等堅守會總督楊文岳援軍至賊引退文岳去賊復攻之食盡援絕毓初題詩城樓遂自縊

舞陽知縣潘宏 于登瀛

初賊將攻舞陽宏諭士民共拒諸生慮賊屠城請委曲紓禍宏叱曰吾守土吏當與土存亡豈能降賊求活耶賊薄城發砲擊之多斃有小校善射屢却賊諸生潛遣人約降賊復至宏作告先聖文自誓必死乃斷其手支

解之子登瀛痛憤大哭投井死

舞陽諸生陳預抱 母段氏 弟預養 預傑

預抱母段早寡撫預抱及其弟預養預懷皆為諸牛力田好學善承母志崇禎十四年流賊陷舞陽母先赴井三子從之預抱妻黃攜其子默通預養妻馬攜其子默恒默言亦從之三世共九人一時盡節

內鄉諸生許宣 弟案 官

宣及二弟家官慷慨好義賊陷鄧州宣兄弟結里中壯士直入其城擒偽官堅守許家寨賊怒攻破之案從母常先投井死宣官皆晉賊被殺官妻鍾案妻陳並自縊

成仁諸

卷二十一

八

其妹亦晉賊被殺時稱許氏七烈

唐縣諸生許日琮

日琮早喪父母歿廬墓三年城破遁居南山賊徵之不出脅以死鑄其背曰誓不從賊遂嘔血而卒

臨川武生趙世傑

世傑善丈八長槍與眾角技時置小鐵鏡於竿首如錢大世傑從百步外使鎗飛舞而至目未嘗注視槍端皆入鏡中無一爽者流寇自崇仁至宜黃分隊四掠巡道王維襄署世傑為前鋒遇賊於霍源賊中世傑槍斃者二十餘人世傑大呼率眾追至務山峯高徑曲不利用

槍死焉

東鄉武舉李先甲

先甲挽三百鈞弓聲響如雷能以手橫奪飛矢流寇作亂楚撫具疏特薦馳檄卽家起之先甲奉所善二百餘人疾赴襄陽所向莫敢敵賊眾駭去時有忌者復檄使援穀城先甲欣然卽行至則穀城已陷值大雪兩日不得食賊并力圍之數重先甲及二百餘人皆戰死無一降者襄人立廟祀之

濟山諸生張清雅 子起藝

崇禎十四年八月時清雅父純吾年八十矣疾革而獻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九

賊之兵適至清雅同幼子超藝亟具衣冠以殮賊已迫矣家人勸之避去清雅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捨之去乎賊入門脫棺意棺中有財物舉刀斬棺清雅以手覆棺而哭刀斷手血濺賊身賊怒斫清雅仆地超藝先匿廁間聞之驚出求哀伏清雅背賊碎其首父子俱死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傅宗龍

先是賊陷洛陽詔起宗龍於獄為秦督專討李自成宗龍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而屬郡旱蝗民間徵發已盡乃以秦兵之在河南隸質人龍李國奇者統之以行保

定總督楊文岳以虎大威軍來會十四年九月四日至

新蔡令軍中為浮橋期明日渡河自成亦過河窺汝寧

官軍與之值賊匿精騎林間日旰出鬪人龍卒先奔國

奇戰不敵與大威亦奔宗龍文岳止親軍與賊接文岳

營西南宗龍營東夜將半文岳部卒挾其主以逃宗龍

謂其下曰吾當死久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共死不

能效他人走也乃集麾下士六千人卽文岳壁掘塹築

壘誓必死自成見宗龍無救穿兩濠困之十二日糧盡

殺馬食十五日馬亦盡明日開營突圍遂大潰十九日

將至項城宗龍被執賊誣稱秦軍誘守者啓城門宗龍

成仁譜

卷二十二

十

大呼曰此賊也身是傳督師不幸落賊手速用礮擊毋以我為慮賊怒攢刃殺之賊亦退

扶溝舉人劉恩澤

恩澤嘗以策干當事多見用十四年十月賊過扶溝眾

議城守縣令駭不解事恩澤痛哭曰吾不幸從木偶人

死自題樓壁曰千古綱常事男兒肯讓人明日城陷擲

樓下以死

南陽總兵猛如虎

劉士杰

郭開

子先捷

崇禎十四年正月楊嗣昌統舟師下雲陽檄諸將陸追賊如虎所將止六百騎餘皆左良玉部兵驕悍不可制

惟參將劉七杰勇敢思立功討軍從良玉多優閒不戰
改隸如虎馳逐山谷風雪中軍士咸怨賊自巴州至開
縣官軍追及之日晡雨作諸將疲乏請詰朝戰士杰奮
曰四旬逐賊今始及之舍勿擊我不能也執戈先如虎
激諸軍繼之士杰所當輒摧陷獻忠見軍無後繼密抽
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馳下良玉兵先潰士杰及游擊
郭開如虎子先捷並戰如虎率親軍潰圍出乃收殘
卒從嗣昌下荊州退屯承天尋移駐南陽十一月李自
成復傳宗龍兵乘勝來攻如虎憑城固守用計殺賊精
卒數千已而賊破如虎持短兵巷戰大呼衝擊血盈袍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十一

袖過唐府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為賊堪死

副將劉國能

國能雖流賊渠魁嘗懷歸正建功之心所至不殺掠亦
不攻陷郡邑凡士女破他賊擄者多方解釋獲全甚眾
所部亦精銳有紀律自庚辰就撫賊輒先登守葉縣與
李自成苦戰久力不能支城遂陷賊殺其令張我翼而
好謂國能曰我為若故人何不服國能拔劍曰我與若
初時同反今則王臣也奈何從賊遂自刎

鄆陵知縣劉振之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州自許以南無堅城

有姦人素通賊倡言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厲聲叱退之
典史杜邦舉曰賊存與存亡與亡人臣大義豈可偷生
辱祖宗公言是振之乃與集吏民共守無何賊大至城
陷振之走謁先師秉笏坐堂上賊索印不與縛置雪中
三日夜罵不絕口亂刃交下乃死初振之書一小簡藏
篋中每歲元旦加紙封其上及死家人發視乃不貪財
不好色不畏死三語也其立志如此

鄆陵典史杜邦舉

邦舉富平人方與振之協守而許州被屠眾心大懼有
逆走者邦舉捕得立斬之城既陷自成欲降之邦舉大

成仁譜

卷二十二

十二

罵曰朝廷臣子豈為賊用自成抉其舌邦舉血噴之仍
大罵遂遇害

河南大梁道李乘雲

崇禎十四年秋乘雲以才調河南大梁道駐禹州十二
月李自成陷鄆陵陳留諸縣遂寇禹州乘雲誓死固守
賊多斃於砲賊以十萬騎至攀堞登執乘雲使跪叱曰
我堂堂監司肯屈膝於賊賊怒摔而杖之大罵不絕聲
縛諸樹攢射之罵不已斷其舌亂刃交下而死

棗陽知縣郭裕

裕清江人崇禎十四年由舉人授任甫視事獻忠至良

玉屯近邑裕單騎邀與共禦賊却去後賊將劉福來攻裕發砲石擊傷甚多賊憤攻益力城陷裕身被數槩大馬賊支解之閩門遇害

睢陳兵備僉事關永傑 侯君擢 崔洪之

永傑輩昌衛人好讀書每遇忠義事輒書之壁狀貌奇

偉類世所繪壯穆侯像督師楊嗣昌薦其才請用之軍

前乃擢睢陳兵備僉事駐陳州陳故賊衝歲被蹂躪永

傑日夜為做備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數十萬眾來攻永

傑與知州侯君擢鄉官戶部主事崔洪之等率士民分

堞守賊遣使說降斬其頭懸之城上賊怒攻破之永傑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古

格殺數賊身中數刃而死君擢城圍時身先士卒運木

石擊賊後被縛罵不絕口死泌之用鐵杖斃賊數人自

到死

陳州人龔作梅

崇禎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攻陷陳州作梅時年十七父

母俱亡殯於舍賊火民居作梅跪柩前焚死

歸德推官王世琇 顏則孔 徐一源 夏世英

世琇保定人崇禎進士授歸德推官遷工部主事十五

年二月李自成陷陳州乘勝犯歸德世琇將行僚屬邀

共守慨然曰久官其地臨難而法之非誼也遂與同知

顏則孔經歷徐一源商邱知縣梁以樟教諭夏世英里居工部尚書周士樸等誓眾堅守賊攻圍七日總督侯恂家商邱其子舉人方夏李家眾斬關出賊乘之入世琇與則孔並遇害一源巷戰罵賊死世英持刀罵賊死於明倫堂士樸等亦死之

上蔡知縣許永禧 官篆

永禧多惠政性耿介嘯笑無所假十五年春李自成遣

數騎抵城下脅降永禧即督吏民城守賊大呼曰今日

不迎降明日屠爾城眾懼永禧歎曰賊勢披猖彈丸邑

豈能保吾一死盡職而已眾皆泣明日賊果大至守者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古

驚潰永禧具袍笏北面再拜據案秉燭賊入遂自到止

蔡既陷汝寧通判官篆往署其縣事城中民舍盡燬篆

廣招流亡眾觀望不入會左良玉駐城南麾下淫掠無

虛日眾始入城依篆村民遭難來懇篆即入良玉營責

以大義奪還之悍卒挾弓刀相向篆袒腹當之不敢害

是年冬賊黨賀一龍掠地上蔡誘傳土寇剽劫篆出禦

之陷陣死

郟縣知縣李貞佐 顏王家

貞佐至郟賊黨聚焦家寨貞佐練鄉兵括賊財充餉

時出郊勞耕者酒食月必課士邑姊妹二人抗賊死拜

其冢祀以少牢民王錫胤有孝行造廬禮之士民大悅
十五年二月自成復來寇貞佐集眾死守汝州吏目顧
王家撫賊有功嘗遷汝人乞畱之助貞佐城陷貞佐走
拜其母曰兒不忠不孝陷母至此有勸微服遁者不可
賊執之去大罵賊割其舌支解而死母喬亦死王家大
聲叱賊賊亂刃斫死

內黃知縣周卜歷

卜歷邲縣人舉崇禎三年鄉試知內黃縣以父喪旋里
十五年李自成陷邲縣執卜歷欲官之不從自成曰汝
不願仕何以官內黃曰時父在母未老也自成曰爲我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五

執知縣可代汝死曰成人以利己仁者不爲自成怒殺
之

陝西巡撫汪喬年

崇國欽 崇威 李情慶 孫光祿
李可從 趙鳳牙

喬年聞傅宗龍死仰天嘆曰傅公死討賊爲無人矣我
自知以肉餒猛虎然不可不出關以持中原心是時關
中精銳盡歿於項城大將皆跋扈筦樞者又無籌畫喬
年收散亡調邊卒僅得三萬人十五年正月率總兵賀
人龍鄭嘉棟牛成虎馳出潼關喬年議趨襄城乃畱火
器於洛陽簡精騎萬餘兼程進而襄城已降賊諸生李
永祺等率父老迎喬年自成以喬年會破命發其祖墓

恨刺骨以數十萬眾來逆喬年亟勒兵駐城外人龍等
三帥未陣而奔軍大潰喬年嘆曰此吾死所也率步卒
千餘入城拒守五晝夜守具皆盡援不至賊覘喬年盡
所在砲擊之雉堞盡碎左右泣請避喬年怒以足蹴其
首日汝畏死我不畏死也城陷自頸不殊爲賊所執大
罵賊怒割其舌磔殺之時副將張國欽黨威李萬慶監
紀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典史趙鳳牙皆死萬
慶本賊魁就撫忠於所事爲可傳云

盱眙主簿胡淵

盱眙先被陷賊復來寇士民悉走主簿胡淵不去或言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三

君非正官蓋避討淵正色曰吾亦守土吏可偷生耶縣
故無城持戟至龜山寺力鬪殪數人賊駭欲遁會馬蹶
被執奮罵而死

涪州判官夏統春

統春桐城人爲諸生慷慨有才志輸貲入國學授黃陂
丞嘗攝黃安黃梅二縣事並著廉能十五年賊犯黃陂
統春已遷涪州判官未赴乃督眾拒守凡十五晝夜賊
忽解去統春度賊必再至而眾已疲甚休於家閱五日
賊果突至城遂陷統春巷戰力竭被執賊欲屈用之統
春指賊魁大罵賊怒斷其右手復以左手指賊罵賊又

斷之罵不已乃割其舌剗其目猶以頭觸賊遂支解之
鄭州知州魯世任

世任垣曲人性端方事親孝從安邑曹于汴受業學日
有聞崇禎十年為鄭州知州建天中書院集士子講肄
其中遠近樂從者千人十五年流賊來犯親勒民兵禦
之河干戰敗自到死士民肖像祀之書院中

西華知縣劉伯驂

伯驂河間人由歲貢得官賊信急遣妻奉母還家城被
困有勸出降者立斬之登陣死守賊驅其下為十覆迭
攻之城遂陷伯驂懷印投井死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七

汜水知縣周騰蛟

邑罹兵荒騰蛟撫字有術釐定徭役民甚便之城孤縣
河畔縣人吳邦清等於城南立七砦相犄角摩天砦最
險土寇李際遇伺騰蛟往河北急攻據之遂攻縣城且
沿河設守過援軍騰蛟聞力請於上官以副將卜從善
兵至賊始解去騰蛟念故城難守遷縣治於摩天砦以
扼賊衝未幾賊大至相持十餘日賊多死來者益眾勢
不支砦臨河可渡以免騰蛟曰吾何忍舍眾而獨生遂
自投於河賊退人從河濱獲其屍印懸肘間

登封知縣劉禮

禮中部人崇禎十四年由鄉舉授登封知縣土寇李際

遇申靖邦據山為亂禮練壯士數百且守且戰寇不敢
近十五年李自成陷其城禮被縛自成以同郡故欲降
之禮叱曰豈有奕世清白吏肯降賊耶自成曰吾與若
同鄉今有事爾中曷與我共事禮終不屈自成義之遣
賊將反覆說以數百言禮執彌厲乃見殺

新安知縣陳顯元

顯元由鄉試副榜授新安知縣惡衣糲食徒步咨疾苦
飢寒者輒衣食之以城堞傾頽寇至必不能守率士民
入保關門寨賊檄降立碎其檄及來犯死守月餘力竭

成仁譜

卷二十二

六

而陷見賊怒罵賊大殺寨中人厲聲曰守寨者我也百
姓何辜寧磔我賊益怒顯元益罵遂支解而死
固始朱臯鎮巡檢郝瑞日

羅山為賊附上官令瑞日攝其縣事乃單騎攜二僕以
往至則止僧寺將招流移為守禦計未踰月賊遣偽官
至土寇萬朝助與之合誘執瑞日說降不從拘於家一
日朝助置酒宴羣賊醉臥瑞日潛入其室殺之將奔鳳
陽雨阻復見羣賊愛其勇欲留之叱曰我雖小吏亦朝
廷臣子肯為賊用耶遂被害二僕亦死

保定總督楊文岳

王世琮 朱國寶 傅汝為 文師
賈永基 楊紹胤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三日李自成率眾逼汝列營四面攻城文岳收散卒嬰城固守十四日晨有通譯崇王中貴矯王旨議降文岳知之大怒舉刀砍柱厲聲曰有敢言降者手刃之至午賊自西北門入城執文岳文岳挺立不屈自成曰先生朝廷重臣自不當屈然時勢乃爾公欲何為耶文岳正色曰朝廷洪福無疆但恨我部下不得天下兵馬耳賊百計誘脅不從遂與巡道王世琮通判朱國寶同遇害知府傅汝為拊循士卒嬰城固守城陷投北河死知縣文師頤甫莅任三日劇寇薄城與知府共以死誓至是亦死之千戶劉懋勳袁永基

卷二十一

五

成仁譜

汝陽人秦鎬

鎬家貧爲諸生試輒第一屢困場屋縣令劉汝康嘉其才捐貲使入太學復不第鎬遂絕意仕進肆力於詩遊遊晉魯楚蜀間多獲古書籍寓吳越十餘載一時名公卿皆以詩文訂交歸老南陔所居有亭臺花竹之勝當事多造訪之鎬幅巾藜杖相見惟譚世外事時與江左劉伯宗江右萬茂先楚中譚元春同應徵辟鎬堅不就作詩云穎水半瓢巖月細桐江一線野雲寬堪數年來多一事逢人都勸我爲官流寇陷城晉之不從絕粒而

死年八十有二

湖廣巡撫宋一鶴

初一鶴備兵汝南歲歲民不聊生寇氛又日熾一鶴安輯客兵飭屬將士賑恤飢餒內外帖然復遣偵探廣設方略每流寇入境卽先於要害之地設伏逆擊之賊必敗衄而去相戒無敢入境以功陞楚撫居歲餘母老求致仕已奉命旨忽聞李自成將東躡郢城慨然曰獻陵重地我去將誰與守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吾奈何坐視陵寢之阽危而援命肯以自解耶遂馳還赴之甫至則賊遂破承天入禁籞標下武弁有願負一鶴出奔者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一鶴不可督兵力戰不勝乃望闕哭拜自經死時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也

鍾祥知縣蕭漢

漢居官不徇請謁武備修舉十五年冬將入覲聞襄陽陷慨然請上官罷行賊蕩城漢辭家廟佐巡撫宋一鶴拒賊殺傷甚多元且突圍謁獻陵賊騎環之漢大呼鍾祥令在此若等不得驚陵賊拔之去漢廷頸就刃遣使說降拒不聽明日城陷送漢吉祥寺令僧謹視之漢於僧榻得一剃刀乃書揚繼盛絕命詞於腋楮拾土塊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於壁間卽自剄賊嘉

其義用錦衣斂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曰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詔贈漢大理寺丞

承天府同知攝荆門州事盧學古 張郊芳 程之奇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寇荆門學古誓死守學正

張郊芳訓導程之奇亦盟諸生於大成殿佐城守賊環

攻四月無援城陷學古罵賊不絕口剖腹而死郊芳之

奇亦不屈死

彭大翻

大翻景陵之青山人賊逼承天大翻出所著平賊權略

上之當事不能用遂自集一旅保鄉曲邀斬賊過當賊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五

怒雨夜襲之大翻太息曰吾子孫陣亡已盡吾何用生

為赴水死

穎川知州李雲

雲夷陵人由鄉舉歷武功知縣穎川知州謝事歸知明

祚將移大書名義至軍鬼神難欺二語戶牖以自警及

城陷不屈執至江陵絕食旬日卒

雲夢知縣譔吉臣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襄陽其黨賀一龍陷德

安安陸吉臣亟遣孳歸身效死勿去明年正月城陷被

執不食累日賊臨以兵乞速死賊壯之欲授以官不屈

驅上馬曰我失守封疆當死此更安往乃見殺

安陸諸生廖應元

城陷鄉民皆結寨自保賊將白旺連破數十寨應元守

益堅姦人執送旺旺問汝欲何為厲聲曰欲殺賊爾賊

怒射殺之

河南巡撫王漢 陳邦治 連光耀 劉璽 張金

總兵劉超反於永城漢率兵抵永城攻之奪其北門漢

單騎入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却漢為賊刃所及

參將陳邦治游擊連光耀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

留守都司沈壽崇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五

壽崇守獻陵駐郢上十六年正月元旦李自成兵陷之

被執罵賊而死有絕命辭云擊楫渡中流孤忠曉夜愁

梅花傳楚笛竹葉祭吳鉤國恥非難雪君恩未易酬盈

盈賈生淚猶灑漢江秋

江陵舉人陳蕙策 李開先

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據襄陽設偽官其吏政侍郎

喻上猷先為御史降賊賊信任之乃薦蕙策與李開先

賢可重用自成即遣使具書幣徵之使至蕙策嘆曰我

為名悞既不能奮身滅賊尚可惜頂踵耶夜自經賊使

至開先家開先瞑目大罵頭觸牆死

蕪州諸生盧如鼎

癸未春賊乘夜襲蕪如鼎被執賊中有識者曰彼善士縱之寇退勒里中人分布淵隘為死守計自守南城賊盡銳來攻如鼎督勵守陣殊死鬪賊垂却而他樓堞墮刃交於背拒不及遂遇害

湖北下江防道副使許文岐

荆王府將校郝承忠潛通張獻忠獻忠大舉兵來攻文岐發砲驚賊甚眾夜將半雪盈尺賊破西門入文岐巷戰雪愈甚砲不得發遂被執獻忠聞其名頗禮之文岐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獻忠不殺繫之後營時舉人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五

奚鼎鈺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廿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期四日起事以柳圈為信謀洩獻忠索之果得柳圈縛文岐斬之將死誦人口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死

黃岡諸生易道暹

于為瑚 為璉

道暹好學尚氣節積書滿家十六年賊漸逼于為瑚請遠避道暹惜所積書又以己所著書不忍棄遂巡未行及賊逼為瑚急奉母走青峯巖道暹不得已令蒼頭擔書攜幼子為璉他適遇賊於途道暹厲色叱賊賊怒殺

之為璉急請代賊並殺之未幾為瑚亦被殺

黃陂典史薛開禮

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黃陂愛開禮才狹與俱去暮即亡歸會賊所設偽官為民殺死開禮曰禍大矣令士民遠避而已獨爾以當之俄賊至將屠城開禮挺身曰殺官者我也賊欲活之誓不止乃見殺

黃陂諸生傅可知

可知幼失怙臥柩下三年六十喪母嘔粥者亦三年道拾遺金坐待其人而還之黃陂陷被執可知年已八十賊憫其老不殺俾養馬叱曰我為士數十年今日乃役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五

於賊耶延頸就刃賊即殺之

蕪州指揮岳壁

蕪州破指揮岳壁自屋墮地不死賊知其官也欲降之厲聲曰我世臣也城亡與亡豈降賊耶賊又之仆地氣將絕瞑目曰我死為鬼當滅汝時大雪血流丈餘目毗不合

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

逢聖江夏人由翰林擢禮部尚書入閣輔政崇禎十五年六月引疾歸十六年六月張獻忠圍武昌逢聖晨夕登陣與士卒同饑困數日城陷下詔楚王府遣與同死

不知王所在遂被賊執叱之曰我朝廷大臣若輩不得無禮賊麾使去乃北向五拜三稽首投墩子湖死逢聖居相位無可稱然生平苦節自甘束修砥行其學以一念不起為極晚節一門殉難洵不易所守云

黃岡諸生馮雲路 能甯

雲路好學勵行年三十即棄諸生從賀逢聖講學寓居武昌著書數百卷及賊將渡江雲路貽書逢聖曰在內以寧湖為止水在外以漢江為汨羅寧湖者雲路談經處也城既陷乘桴入寧湖賊遣使來聘追呼曰我主以高爵待賢人公何遠遁遙應曰我平生止讀忠孝書未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嘗讀降賊書也遂投湖死同邑熊甯亦移居武昌嗜古學喜邵子皇極書城破躍入前池以死

江夏諸生明齋

城破賊獨不入其門睿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語家人速從我入井於是妻二子二女及諸婢以次投井睿笑曰吾今曠然無累矣從容榜諸門赴井死時人號為明井

長沙推官蔡道憲 林園俊等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陷武昌長沙大震先是巡按御史劉熙祚委道憲募兵得壯丁五千訓練之皆可用

及賊傳城時城中文武無幾士民盡竄道憲猶勒兵拒守賊遠城呼曰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憲命守卒射之多斃賊怒攻益力越三日總兵尹先民出戰敗還賊奪門入先民降道憲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以道憲愛民謂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請埋主屍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皆自刎死

威遠參軍邱繼武

繼武當赴威遠任主者愛其才留解南糧以賊梗不得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達備民倉暫儲守之已而書手陳正光等獻米於賊繼武見執慢罵不已賊誘之降終不屈曰吾與蔡公道憲從事久素矢忠義豈忍負之遂見殺於長沙龍灣寺

來安知縣程道壽

道壽孝感人也嘗為來安知縣賊陷孝感置掌旅守之道壽結里中壯士擊殺掌旅賊至問誰殺者道壽曰我也賊杖之繫獄令為書招程良籌道壽罵曰我不能助白雲 時良等築壘自衛 滅汝肯助汝耶遂見殺

陝西參議分守商維黃世清 僕朱化鳳

李白成躡荆襄遠近震動世清一子方幼屬友人養之

誓以身殉十六年十月賊自南陽犯商州世清憑城守
有姦民投賊至城下說降世清佯與語發砲斃之懸其
首城上曰懷二心者視此士民皆効死砲矢盡繼以石
石盡婦人掘街砌繼之城陷世清坐堂上麾其僕朱化
鳳去化鳳願同死賊執至偽帥袁宗第營世清植立賊
欲屈之化鳳曰奴才吾主堂堂憲司肯拜賊耶賊先殺
之授世清以防禦札不受與一家十三人皆遇害
宜城人邱之陶

之陶大學士邱瑜次子崇禎壬午冬闖賊陷襄陽之陶
被執慷慨談兵賊黨悚聽授以偽職親信用事癸未四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日闖攻潼關留之陶居守既得兵柄即謀圖闖遣人間
告督師孫傳庭曰闖將攻關意在急戰宜斂兵守險清
野困敵候其師老兵怠我將流言左鎮攻襄告急請救
以搖其軍心彼進不得戰退不得食顧總巢穴必狼狽
東走我以精銳阻其前總督以大軍壓其後可不戰而
擒也傳庭得書大喜報書獎勵爲闖所得遂不攻關而
之陶報左鎮攻襄者適至闖遂回軍招之陶會中途議
事設伏擒之陶曰我之屈辱至此者正爲今日耳
事之不成天也汝賊何能行見寸斬於市矣遂遇害傳
庭未知也移營出關尾賊後賊返旆疾攻傳庭大敗賊

遂長驅入關

兵部尚書督師孫傳庭

自熊文煥撫事壞楊嗣昌以陷藩封自盡帝漸思傳庭
十五年正月召見傳庭指陳形勢帝勞獎甚至命督京
軍救開封傳庭兼程馳赴時傳宗龍汪喬年兩敗後關
中兵強半覆沒傳庭方募兵未堪用會開封圍久朝命
嚴急乃以九月出潼關而開封已陷李自成迎戰遇於
郝縣之塚頭始勝終敗傳庭乃由孟縣入關益募勇士
開屯田繕器械積粟關中連年旱荒民苦征繕仕於朝者
咸請起傳庭出關帝亦急於平賊頻責讓傳庭不得已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六

乃謀出兵十六年九月師次郝縣賊萬騎逆戰大破之
幾獲自成軍聲大振會天久雨道溼糧車不能前官軍
益飢困傳庭乃分軍爲三還軍迎糧賊追及之二十一
日官軍還戰賊置陣五重飢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
次馳騎以老營家口處內官軍力戰已破其三重遇驍
騎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未習戰駭曰師敗矣棄車走
馬軍亦走賊騎乘之官軍大敗傳庭憤恨引佩刀欲自
裁左有力持之乃嘆息曰天下事去矣吾疾趨潼關收
潰兵固守賊或不至事尙可爲乃與高傑以數千人走
河北已從山西渡河轉入潼關十月六日自成攻關傳

屏登陣固守賊分兵從南山遶出其背夾攻官軍官軍大敗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死後數日西安亦陷其妻張氏率三妾二女並赴井死

湖南巡按御史劉熙祚

先是李自成陷荆襄諸府張獻忠又破蕪黃臨江欲渡熙祚歎曰門庭既失堂奧必危不能保障湖南何顏立於世熙祚以長沙不能守奉吉惠二王奔衡州而巡撫王聚奎潰兵亦至沿途焚劫熙祚復奉二王至永州別遣部將護走廣西而身留永州拒守俄賊騎追至執赴衡州見獻忠令跪不屈命羣毆之傷目肌膚盡裂使降

成仁譜

卷二十一

完

將尹先民說之終不變見殺其題署壁有云生趣稍濃貽羞天下後世死關能斷爾馨宗黨子孫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莫謂可憂可憐天地在上鬼神在旁惟有勿懼勿撓義肝烈膽自有生時天賦已定忠君報國從學問中體勘得真臨難日有一分兒女情便縮頸不前見危時有十分忠義念始指肝可剖事聞贈太常少卿諡忠毅

陝西按察使黃綱

邱從周

綱官臨鞏兵備時調番兵大破賊潼關尋以右參政分守泚岷擢陝西按察使十六年十月西安陷被執自成

勦之降叱曰潼關之戰汝戎戮餘也今日肯降汝耶妻王先赴井死綱得間亦赴井死時有吏邱從周者長不滿三尺乘醉罵自成曰若一小民今妄踞王府將僭偽號而所為暴虐若此何能久乎賊斫殺之

右僉都御史大同巡撫焦源溥

見源清

時邊事日棘兵缺伍餉又乏歲洊饑民無糠粒至淘馬糞以食源溥亟請蠲賑且增兵餉當事不能應遂自劾罷歸十六年冬李自成陷關中源溥被執脅降不屈勒令輸金源溥瞋目大罵曰瞎賊吾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毋多言賊拔其舌支解死從兄宣府巡撫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三

源清坐失守奪官論戍釋歸與源溥同被執抗節不食七日死

鳳翔知府唐時明

李自成據西安遣賊分掠鳳翔時明登陴誓守典史董尚質等開門迎賊時明自縊未絕為賊所得偽相牛金星曰我主求賢若渴君至西京當不次擢用時明叱曰我天朝命官世受國恩自恨力竭不能殺賊肯俛首臣賊乎又令尚質說之時明厲聲呵責尚質慚而退賊乃縛赴西安行至與平乘間自縊死

城固知縣司五教

十六年冬賊據關中分設偽官郡縣風靡五教激士民固守有諸生設內應捕斬之竿其首城上無何偽帥田見秀擁兵至五教且戰且守賊悉兵攻四日而城陷見秀叱令跪厲聲曰朝廷命官肯為賊屈耶賊去其冠帶輒自取冠之黥益厲乃被磔

蒲城知縣朱一統

賊陷西安屬邑多望風降蒲城知縣朱一統獨謀拒守曰吾家七世衣冠安可臣賊或言他州縣甲榜者皆已納款一統曰此事寧論資格耶以體肥令家人擴井口以待會衙兵叛奪印趣迎降一統瞑目叱曰吾一日未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死印不可得日暮左右盡散從容赴井死

陝西參議分守慶陽段復興

新聖居

袁繼登

李自成據西安傳檄諭降復興裂其檄集眾守踰月賊薄城圍數匝發砲石殺賊滿濠久之勢不支拜辭其母聚妻妾四人及一子一女於樓寘薪其上復乘城督戰城陷趨歸火其樓母亦赴火死乃持鐵鞭走北門擊殺賊賊遂自刎推官靳聖居安化知縣袁繼登亦死之

贈右副都御史朱崇德

崇德富平人侍郎國棟父也居鄉有厚德嘗出積粟賑飢民國棟卒之明年富平陷於賊驅崇德往長安中道

稱病僵臥不起賊見其老以為果病也聽之歸崇德曰始吾所以隱忍者為九族計也今得死所矣乃北面再拜自縊死年七十有五

同州諸生劉長庚

李自成入關州守朱廷棄城去長庚偕諸生挽之不得仰天大呼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乃至此乎詣文廟再拜焚其衣冠歸決妻子題壁曰儒冠二十六年曾無寸補隱忍不死臣僕他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復題一聯於門英雄歸帝闕正氣捍王城引其妾雷氏及幼女登樓曰成仁取義此其時哉殺妾及女而自剄死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南官知縣彭士宏

闖賊踰畿南士宏元守紳士迎賊入城士宏緋衣坐堂上賊問何故不備糧糗士宏皆裂髮指曰我朝廷官為賊備糧何為賊怒斫之懸首南門

榆林兵備副使都任

惠顯

劉廷傑

尤世威

王世欽

李自成據西安遣其將李過徇榆林時總兵王定率所部卒棄城走巡撫張鳳翼未至城中士馬單弱人心洶洶任亟集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等議賊守以廢將尤世威知兵延為主帥與里居諸將王世欽侯世祿李昌齡等數十人誓死固守督餉員外郎王家錄亦與焉賊

遣使招降任斬之以徇自十一月望被圍堅守殺賊甚眾至二十七日城陷任猶巷戰力不支被執賊曰若好男子降我無憂富貴也任大罵不屈遂見殺顯與廷傑等皆同死家錄時已擢關南兵備僉事未行與任協守及城陷家錄自剄死

平涼知府簡仁瑞

李自成入關韓王護衛卒挾王及諸郡王宗室出奔脅仁瑞行仁瑞曰吾平涼守也吾去誰與守眾遂去仁瑞乃撤四關居民入城以土石塞門為死守計未幾賊撤至乃召所活死囚數輩謂之曰吾昔生汝汝亦有以報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五

我乎皆對曰惟命即託以幼子令衛出城明日賊抵城下守陣者皆哭士民數人草降書乞僉名署印仁瑞怒厲聲叱責之正衣冠自縊堂上

陽城舉人張履旋

履旋南京吏部尚書慎言子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嘆曰吾父決不作亂臣吾豈為賊子遂投崖死

甘肅巡撫林日瑞

馬嶽 吟維新 姚世儒 郭天吉 羅俊傑 趙宦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賊據西安甘撫林日瑞以副將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賊遣騎至迎戰而敗十二月賊率兵過直抵城下日瑞入城戰且守賊使諸生說降戮之

以徇大雪士皆墮指守者引賊上城遂陷日瑞及總兵馬曠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等皆死之郭天吉軍敗還守吳監紀同知藍臺里居總兵羅俊傑趙宦並及於難

兆熙案崇禎十一年至十六年間流寇攻掠郡縣秦豫楚蜀悉經殘破守臣抗節殺戮不可勝紀其史傳可攷者河南里紳有通政使李夢辰左副都御史楊所修御史禹好善行人王明宣大巡撫張繼世陽和道副使洪清衡太平知府杜時髦知縣楊士英劉芳奕韓金聲榮陽舉人張治載汝寧舉人王調鼎守臣則河南道副使王亂昌監軍兵部主事余爵河南知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五

府亢孟檜南陽知府邱懋素開封同知蘇茂灼鄧州知州劉振世許州知州王應翼信陽知州高孝誌同知楊萃通判白守文推官常克念王世繡永寧知縣武大烈偃師知縣徐日泰靈寶知縣朱挺新野知縣邱茂可泌陽知縣王士昌葉縣知縣張我翼內鄉知縣縣龔新魯山知縣楊呈芳寶豐知縣張人龍太康知縣魏令望通許知縣黃令謀尉氏知縣楊鵬西華知縣劉伯騷襄城知縣曹思正鹿邑知縣紀茂勳西平知縣高斗垣新蔡教諭王俊尉氏教諭董福武臣則南陽總兵虎大威彰德參將芮琦懷慶參將黃士英

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開守備王繼統汝寧團練千總
王基蕭承運張惟敬江北里紳有雲南參政程楷參
政盧謙編修胡守恒光祿寺卿錢策廬州舉人張大
受舉伊周守臣則廬州知府鄭履祥通判趙興基經
歷鄭元壽亳州知州何燮嘉魚知縣王良鑑潛山知
縣李胤嘉武臣則皖將廖應登衛指揮喬允遷千戶
張國政把總金玉度陝西里紳有禮部尚書南企仲
工部尚書南居益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居業太常少
卿麻信御史王道純西安舉人席增光朱誼泉守臣
則陝西巡撫馮師孔參政田時震副使祝萬齡僉事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三

王徵秦府長史章尚炯長安知縣吳從義中部知縣
朱新傑渭南知縣楊煊武臣則總兵王學書副將常
懷德李登龍游擊龍養昆孫貴守備白慎衛全家敘
指揮李文燦湖廣里紳有福州通判宋大勳羅平知
州蔡思繩孝感進士程良壽長沙舉人馮一第應山
舉人劉申錫光化舉人韓應龍守臣則楚府長史徐
學顏郎襄兵備副使張克儉副使樊維城衛承道陳
濱長沙知府周二南寶慶知府李振珽襄陽推官鄺
曰廣武昌通判李毓英經歷汪文熙武昌知縣鄒逢
吉黃岡知縣孫自一宜城知縣陳美蒲圻知縣曾杖

署襄陽知縣李天覺光化知縣萬敬宗涇陰知縣楊
開衡陽知縣張鵬翼東安知縣陳道受署邵陽知縣
何三傑邵陽教諭王綬麻城教諭蕭頌聖武臣則武
昌參將崔文榮游擊朱士鼎四川守臣則瀘州知州
蘇瓊資陽知縣賀亂選又居庸關巡撫何謙南韶兵
備副使王孫蘭御史林鳴球其姓氏流傳皆足表揚
徽烈云

成仁譜

卷二十二

三

成仁譜卷二十三目錄

明

蔡懋德 周遇吉 衛景瑗 丁泰運

朱之馮 賀 讚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施邦曜

凌義渠 馬世奇 吳麟徵 周鳳翔

劉瑾順 汪 偉 吳甘來 王 章

陳良謨 陳純德 申佳胤 成 德

許 直 金 鉉 李若珪 劉文炳

劉文燿 張慶臻 鞏永固 王承恩

成仁譜

目錄

湯文瓊 郝奇遇 何 復 張羅彥

金毓嗣 方正化 劉之勃 劉士斗

沈雲祚 王勵精 孔貞運 王與胤

張國光 楊汝經 殷 淵 俞道淳

許 玟 王義如 張 耀 席上珍

徐道興 王運開

成仁譜卷二十三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明

山西巡撫蔡懋德 懋德 趙建極 毛文炳 蕭剛

初懋德之巡撫山西也召對平臺講察吏安民須先自

察上嘉納之已而賊陷河南將犯平陽懋德亟馳河上

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蒲州北

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特黃河為限窮冬冰合賊

勢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

成仁譜

卷二十三

馳赴河干合拒中朝亦以山西為憂然無兵可援懋德

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屢

挫之大慶風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岢嵐保德告警晉藩

手書起懋德還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

越三日賊即渡河平陽遂陷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

不待冰泮遽還太原致各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

昌代之時賊游騎抵近郊懋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

監司毛文炳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

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而罷官命

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

卽至我亦與俱死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撫軍若
降吾且大用懋德怒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
日賊悉衆薄城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戰歿懋德知
不能支預草遺表藏衣幅問時部將張雄者守新南門
與賊通懋德召中軍副將應時盛謀調雄守大南門而
雄絕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器火藥我下
卽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再拜出
遺表付友人拔刀自刎爲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
遂扶懋德上馬擊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
呼曰且擁公出西門懋德叱曰我當死封疆汝輩欲陷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二

我不忠耶乃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斫
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寤
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卽取弓絃自
勒死建極文炳剛中拱辰康周皆見殺志泰不食死建
極家永寧爲自成所屠建極五子皆死大原亡家仇國
怨一時並集故建極罵賊尤烈趙氏一門盡矣

山西總兵周遇吉

妻劉氏

崇禎十七年二月太原陷賊遂陷忻州圍代州遇吉先
在代過其北犯乃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殺賊無算
會食盡援絕退保寧武賊亦踵至遇吉四面發大砲殺

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轉急或請甘言給之遇吉怒曰
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卽不支縛我予賊於
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開殺數千人賊用
砲攻城圮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
我眾百倍於彼用十攻一蔑不勝矣從之前隊死後復
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
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
叢射殺之城中十民感遇吉忠義咸巷戰殺賊不可勝
計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解登屋
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三

大同巡撫衛景瑗
姜瓖叛降賊使人詐要景瑗議事景瑗乘馬出知有變
自墜馬下爲賊所執自成欲官之景瑗不屈據地大呼
皇帝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景瑗猝起以頭觸階
石血淋漓賊引出顧見瓖罵曰反賊與我盟而卽叛神
其赦汝耶賊使景瑗母勸降曰母今年八十餘當自爲
計兒國大臣不可不死母出景瑗謂人曰吾不罵賊者
以全母也遂自縊於僧寺賊歎爲忠臣
河內知縣丁泰運
崇禎十七年二月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江東窺懷慶

巡按御史蘇京先遁去賊逼懷慶監司以下皆竄泰運獨守南城力不支被執賊擁見方亮使跪不屈燒鐵鎖炙之亦不從乃遇害

宣府巡撫朱之馮

朱欽奉 姚時中 蕭龍 董用文 劉九卿 申以孝

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大同之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敵血誓死守盡出所有犒士人心已散莫為盡力監視中官杜勛總兵王承胤先遣人納款請之馮以城下賊之馮大馬十一日賊將至助蟒袍鳴騶郊迎二十里外將士皆散走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砲語左右為我發之嘿無應者自起焚火或從後掣其肘之馮撫膺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四

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薄城承胤遽開門降之馮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死賊棄屍濠中濠傍羣犬日食人屍獨之馮無損者同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馬賊死繫獄總兵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

北熙案京師未陷以前流賊蔓延畿輔殉難者則有蘆遼總督吳阿衡總督畿南兼巡撫真定徐標大名兵備副使朱廷煥戶部郎中督餉大同徐有聲河間知府方文曜貞心亮節死生不易均足嘉尚者矣

京督副將賀讚 弟 誠

讚虎臣子勇敢有父風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薄京師京軍六大營分列城外皆不敢戰讚獨率所部迎擊為賊射死弟誠身長七尺美鬚髯為諸生以忠義自許兄誠襲副千戶早卒無子誠當襲以讓其弟詮及賊陷保定家人勸易衣遁叱曰吾忠臣子偷生而逃何以見先將軍地下遂借妻女投井死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范景文

景文幼負器識以名節自勵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五

用卿恨晚卿尙勉之李自成兵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急趨至官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中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蓋猶謂帝南幸也時閣臣濟濟死者惟景文一人

戶部尚書倪元璐

時馮元鵬為兵部與元璐同志鈞考丘食頗有所裨益中外想望其丰采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

爲左支右詘元璠亦無如何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諭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璠整衣冠北向拜父南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都居數日未得命又請永定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庶子項煜疏言當南遷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決矣遂罷邦華策不議未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六

幾賊逼都城亟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乃太息出已奉諸御史登城羣奄拒之不得上慟哭而返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明日內城亦陷題絕命辭於壁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之死靡他北向再拜三揖信國遂投繯卒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彥

都城被兵帝命協理戎政家彥受敕即日登陴閱視內城九門明日闔外城七門布列守具雪夜攜一燈步巡城堞守卒無知者翊日獎戒勤惰將士爭自勵凡半歲寢處城樓勞動爲最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十七年

三月李自成逼京師帝命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悉由中官沮諸臣不使登城又純叛賊杜勳上與密約而去兵部尚書張縉彥疑有異急上聞帝手救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之中官猶固拒示以手救乃許問勳安在曰去矣又言秦晉二王亦欲上城家彥曰二王既降賊卽賊也安得上家彥見勢不支頓足哭借縉彥詣宮門請對不得見十九日城陷家彥望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於民舍而絕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 于章明

賊薄都城詔大臣登陴分守兆祥駐正陽門未幾城陷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七

或勸兆祥還邸厲聲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仰天號慟冠帶望闕拜曰臣力止此矣謀國無能死有餘憾遂自經長子章明甫成進士兆祥語之曰我大臣義當死汝未受職可去對曰人生大節惟君與父君父死臣子何生爲亦投繯死兆祥妻呂章明妻王相向哭旣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可不死節乎同日並縊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

賊薄近郊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急厲士卒固守檄天下兵勤王縉彥不爲意邦曜太息去城陷急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臣子可偷生哉卽解帶自

繼其僕邊救稍蘇厲聲曰若輩不知人義毋誤我賊滿
衢巷不獲還邸舍望門求繼輒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
市信石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其絕命詩有
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報聖恩之句

大理寺卿凌義渠

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且不啓扉俄傳城陷
義渠乃還已得帝崩問負牆哀號首觸柱血流被而門
生勦無死義渠厲聲曰吾與爾道義交當相勗何姑息
為揮使出義渠終身蔬食無他嗜好性獨愛書乃取生
平所閱書籍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污也次日具緋衣向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八

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年五十二

左庶子馬世奇

妻朱氏 李氏

賊薄都城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
不可為吾死而已賊陷世奇方早食投筋起問帝安在
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
矣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
別母蕭云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
一死謝陛下二妾朱李並先縊死世奇乃自縊世奇砥
礪名行居館閣最有聲好推引後進居父憂時蘇州推
官倪長圩其門人也以贖緩三千金助喪辭曰蘇大饑

甯此賑民可也長圩以三百金犒從者立送所司為鄉
邑修學費其疎財樂義如此

太常少卿吳麟徵

賊薄京師麟徵守西直門賊詐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
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緹城襲擊多
所斬獲乘間入朝欲見帝白事為大學士魏藻德引之
出明日賊陷麟徵欲還邸已為賊所據乃入道旁祠作
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雖上
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
當襁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足矣家人請俟祝孝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九

廉淵至然後死許之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
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
何為酌酒與淵別自經死淵為視含殮乃去

論德周鳳翔

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諺傳駕南幸者鳳翔不知帝
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羣入而賊
李自成據御坐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
趨出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縊死其詩有碧
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誦而悲之

右諭德劉理順

妻高氏 妾李氏

賊犯京師急理順詰朝房謂諸執政曰守卒缺餉陰兩
饑凍急宜請內帑鼓勇士背城一戰或堅守以待勤王
師不然大事去矣衆唯唯理順太息歸悉捐家貲分犒
守城卒僚友或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酌耶
賊破妻萬妾李請先死許之俟其既絕具袍笏北向再
拜入別宗祠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
何不然既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書畢
投繯死僕四人皆從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唁曰
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雜拜號泣而
去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十

翰林院檢討汪偉

妻耿氏

賊薄都城守兵乏餉不得食偉出費市餅餌以饋已而
城陷偉歸寓語繼室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
死乎偉呼酒命酌大書前人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
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纒於梁間偉以便就右
耿氏就左旣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
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都給中事吳甘來

賊薄都城時兄泰來已官禮部員外郎甘來屬歸事母
而已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上明且

決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絕命詞有一臣
義命乾坤晚狐鼠干戈風雨秋之句書畢盡取疏草焚
之曰當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鈞後世名
罪彌大耳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

御史王章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城門城陷時亨攝章走章厲
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別入朝
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並馬行
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長跪乞降章持鞭不
顧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十一

翰林院檢討汪偉

妻耿氏

賊勤王兵且至我死爾輩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
章抵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
賊狀妻姜在籍聞之一慟而卒

御史陳良謨

妻時氏

京師陷良謨爲纒於梁欲自縊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
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血脉時
泣曰至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
以絕君念遂入投纒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

順天提學御史陳純德

十七年三月純德將出按部因賊警復還都城陷慟哭

作書別父母朝服北向再拜自經死

太僕丞申佳胤

佳胤出近畿闕馬聞李自成破居庸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君父有難焉所逃乎疾馳入都遍謁大臣為畫戰守策皆不省貽于涵光書曰行己曰義順命曰數義不可背數不可違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已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請易服以避佳胤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二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結之曰我將擇善地下馬旁見灌叻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胤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十一

傷也

兵部武庫主事成德

京師陷聞帝崩德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為動莫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稱善哭而視其繼室霍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

吏部考功員外郎許直

賊薄都城直約同官出資募士為死守計賊陷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出門即返曰四而兵戈

駕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一死而已已知帝崩一

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

書寄父賦絕命詩六章云率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

敢縱橫驅除安得赴桓力一斬元兇盡洗兵貫盈巨罪

豈容誅屠戮腥聞駭毒痛罄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

有餘辜君國深讐慘古今么麼逆豎逼相侵微軀自恨

無兵柄殺賊惟殷報至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

垂裕長願侍吾皇遺謁帝所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

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讐未復身先殞漫叱啼鴉

灑淚盈擲筆翻然亂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十二

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遂闔戶自經死

兵部主事金鉉

母章氏

妾王氏

弟鏡

十七年春鉉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京師陷鉉慟哭急趨入朝見官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

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妾王氏

鏡同日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

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

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新樂侯劉文炳

叔繼祖

甲申三月寇急上於萬歲山騎射文炳與駙馬都尉鞏
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詔諭勲戚出家丁巡緝京師無應
者及外城破上曰能為朕一巷戰乎兩人對曰今止臣
等親隨數騎耳其何以戰上曰爭是耶因泣下云朕志
決矣不能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當為死社稷耳於是
君臣相向哭城破文炳與駙馬各殺數十騎見第中火
起下馬投井顧其影乃戎服曰此軍容不可以見皇上
地下索冠服不可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冠遂投井死
其叔左都督繼祖城陷馳歸亦自投於井

左都督劉文耀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古

文耀新樂侯文炳之弟奉命守永定門外城破遂至涇
河收兵見內城破哭曰天乎文耀在外城不即死以內
城庶幾能守得一見皇上請罪耳不意若此乃署一板
於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
井死

惠安伯張慶臻

賊陷京師慶臻盡散其家財於親戚致酒圍飲四而積

薪全家共焚死

駙馬都尉鞏永固

甲申三月賊破宣大李邦華請太子南遷為異議所格

及事急帝密召永固及新樂侯劉文炳護行叩頭言親
臣不藏甲難以空手搏賊皆相向涕泣十九日都城陷
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樞旁曰
此帝甥也不可汗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
司禮秉筆太監王承恩

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犯關帝命承恩提督京營是時事
勢已去城陣守卒寥寥承恩見賊坎牆急發砲擊之連
斃數人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宮備親征晡時彰義門啓
賊盡入夜分內城陷天將曙帝崩於壽皇亭承恩即自
縊其下

成仁譜

卷二十三

古

兆熙案甲申殉難諸臣復有工部郎中周之茂戶部
員外甯承烈內閣中書宋天顯光祿署丞于騰蛟北
城兵馬副指揮姚成錦衣衛都指揮王國典千戶高
文彩順天知府陳貞達里居諸州馬象乾皆不屈死
而襄城伯李國楨成國公朱純臣等為賊拷死雖並
身膏斧鉞究與致命遂志者大有判別褒揚之際義
例從嚴焉

布衣湯文瓊

范象

楊鈺

李夢龍

張世詩

文瓊石埭人授徒京邸京師陷乃書其衣襟曰位非文
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縊而卒時都城以布衣

盡節者又有范箴德楊鉉李夢禱張世禧輩范為高攀龍弟子楊善為真李負志節疎財尚義而張則儒士也福王建國喪亂益甚見聞不詳有未盡表章云

柏鄉人郝奇遇

奇遇居京師聞變謂其妻曰我欲死難汝能之乎妻曰能遂先死奇遇瘞畢仰藥死

保定知府何復 邵宗元 劉忠嗣

時李自成陷山西畿輔震動及游擊謝嘉福殺巡撫徐標迎降闖賊人益洶洶邵宗元時以保定同知攝府事

亟集通判王宗周推官許日可清苑知縣朱永康後衛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七

指揮劉忠嗣及鄉官張維彥尹洗等議城守復聞之兼程而馳既入城宗元即授以印復曰公部署已定印仍佩之我相與戮力可也乃謁文廟與諸生講見危致命章詞氣激烈講畢即登城分門守三月十九日都城陷二十一日賊大至環布雲梯且攻且罵宗元等固守不出賊知守堅稍稍引却會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率殘卒叩城求入納之賊攻益厲建泰乃倡言曰勢不支矣姑與議降得一印信文牒可矣出紙迫宗元用印宗元抵印厲聲曰我為朝廷守此一塊土義不降賊欲降者任為之引刀將自刎左右急止之二十四日南城守將王

登洲總城出降建泰中軍副將郭守杰等為內應城遂陷復自起焚西洋巨砲火發被燬死守元不屈死忠節被執怒詈支解死

光祿少鄉張羅彥 兄羅俊 弟羅善 羅輔 子晉

羅彥以少卿被誣落職家居羅俊十六年始成進士羅輔亦以是年舉武進士並需次還籍十七年二月間賊漸逼京師兄弟倡義捍城與同知邵宗元等歃血盟誓已聞京師陷天子殉社稷衆皆哭北向拜又羅拜相盟誓而賊攻益急城中多異議羅彥謂宗元曰小民無知非鼓以大義氣不壯乃下令人綴崇禎錢一於項以示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七

戴王之意賊死傷多而攻愈力李建泰親軍為內應城遂陷羅彥見賊入還家大書官階姓名於壁投縋死羅輔多力善射城破與羅俊奪圍走羅俊不可遂遇害羅輔持短兵殺數人乃死羅善與羅彥子晉羅俊子伸並赴井死張氏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
巡按御史金毓嗣 妻王氏 從子振孫
毓嗣以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甫抵保定而賊騎已逼遂偕邵宗元張羅彥等共守毓嗣分守西城散家費千餘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京師變聞賊射書說降毓嗣厲聲曰果爾正當為君父復讐敢異議者斬賊

陷一賊挽毓峒往謁其帥毓峒且罵且行遇井推賊仆地墮井死妻聞之即自經其從子振孫有勇力以武舉佐城守城破時立城上大呼曰我金振孫前日殺數賊魁者我也賊支解之

司禮太監方正化

先是畿輔被兵命正化總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已而撤還崇禎十七年二月帝復命出鎮正化頓首辭帝不許又頓首曰奴此行萬無能為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既至與同知邵宗元等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公好為之及城陷擊殺數十人

成仁諸

卷二十三

太

賊問若為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刀斫殺之

兆熙案保定守城殉難者文則有都給事中尹沆邢州知州韓東明平涼通判張維綱舉人張爾輩孫從

範高經劉會昌貢生王聯芳郭鳴世諸生王之珽韓

楓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三十人布衣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等二十人武則有密雲副總兵呂應蛟武

進士陳國政守備張大同與其子之坦指揮文運昌

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照李一廣中軍楊儒秀鎮撫管民治千戶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

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劉朝卿劉悅田守正

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把總郝國忠申錫或自經或自溺或受刃皆不屈於賊而婦女之盡節者乃至一百十五人忠義之氣激於人心頑廉懦立足以持勝國之終焉

四川巡按劉之勃

劉鎮藩 龍文光

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大破川中郡邑四月間都城失守人心益洶懼舉人楊鏞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澗監國之勃不可躍入池中議乃寢八月賊逼成都之勃與巡撫龍文光等分陴拒守總兵劉鎮藩出戰而敗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投井死鎮藩出城赴水死之勃等

成仁諸

卷二十三

九

俱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改

邪從正輔立蜀世子賊不從遂大罵而死文光亦不屈殺

成都推官劉士斗

士斗以成都推官攝府事御史劉之勃薦為建昌兵備僉事賊將入境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生死與公共

復何往城陷被執見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

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下士斗又返顧之勃語如前遂被殺

華陽知縣沈雲祚

賊破夔州成都大震雲祚走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
內江王至涪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
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一旦疆場淪喪誰爲王守此者
至涪言於王亦不聽及賊迫成都王始出財佐軍已無
及賊所獻忠以白刃脅降雲祚不屈遂遇害

崇慶知州王勵精

張獻忠陷成都州人驚竄其家人勸之去勵精不可朝
服北拜又西向拜父母從容操筆書文信國成仁取義
四語於壁登樓縛利刃柱間而置火藥樓下危坐以俟
俄報賊騎渡江卽命舉火火發觸刃貫胸而死賊嘆其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三

忠斂葬之

大學士孔貞運

貞運罷相後家居池州甲申聞變卽設先帝主於中堂
貞運慟哭日夜不已勺水不入口至五日其子進茶一
杯擲於地俄七日死

監察御史王與亂

與亂山東新城人布政使象晉子時方家居甲申聞變
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局戶與妻於氏子諸生士
和同縊死將死時自作墓銘

商城知縣張國光

商城屢經殘破國光勞來安集不遺餘力甲申三月聞
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從容具衣冠曰主辱臣死余雖
小臣當從先皇帝於地下遂自縊死

井陘兵備僉事楊汝卷

汝卷睢州人崇禎進士投戶部主事著廉能聲擢井陘
兵備僉事十七年正月朝中聞甘肅陷巡撫林日瑞殉
難起拜汝經右僉都御史代之行次榆林聞京師陷將
赴南京至東明率壯士百餘騎還討林縣僞官抵屯子
遇賊戰敗被執僞官釋其縛說之降不從又遣一鄉官
說降汝經正色責之其人慚而去嗾僞官繫之獄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三

雞澤諸生殷淵

淵父大白官監軍副使爲楊嗣昌所殺淵負奇氣從父
兵間善技擊嘗欲報父讐及賊破雞澤謀起兵復之俄
聞京師陷號慟累日卽約山中壯士誅賊所置僞官僞令
秦植跟蹤走乃入城發喪製服行哭臨禮義聲大震爲
姦人所乘被殺遠近莫不悼之

永豐諸生俞道淳

徐更生

劉景爰

道淳端方謹飭不妄言笑談忠孝大節則慷慨激烈義
形於色甲申京師陷與客游於砥柱亭客曰時事如此
將若之何曰國家養士三百年我老頭巾耳自古皆有

死余何所戀客默然道淳明晨具衣冠投鄭村溪時溪水少乃以頸倒注水中死時諸生徐更生劉景瑗者皆讀書明大義甲申之變更生飲鴆危坐死景瑗趨學宮大書四句云妻爲夫死身爲國亡雖云無補可對高皇遂繼明倫堂桂樹下

吳縣諸生許琰

琰爲諸生磊落不羈聞京師陷天子殉社稷大慟欲舉義兵討賊走告里紳皆不應端午日過友人出酒宴飲琰擲杯大詬曰今何日我輩請聖賢書尙縱酒如平日耶拂衣逕去已聚哭明倫堂琰獨衰杖擗踊號泣盡哀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五

御史謁文廟猶吉服琰率諸生書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去及南都頒監國詔而哀詔猶未頒琰益憤痛趨古廟自經爲人所解乃步至胥門投於河潞王舟至急令扶起詢其故王嗟歎良久識琰者掖之歸家人旦夕守得不死尋至舊日門人家一宿題詩呂仙廟之壁云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投纆門側復遇救送歸家人進餐怒甚嚼歐咽之喉腫絕粒五日又作一絕而逝詩云平生磨勵竟成空國破家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吳人義之私謚潛忠先生

卽墨諸生王義如

國變後義如杜門養母母死卽自縊遺句有云栖磐土而害義不可以爲臣寧陷不臣以養母服母喪而殺身不可以爲子寧陷不予以殉君

兆熙案國變後諸生殉義者京師曹肅蕭衛卿周謙李汝翼大同李若葵金壇王明灝丹陽王介休肥鄉宋湯齊郭琦王拱宸或自經或投水或不食或被賊殺忠烈之氣雖死猶生可謂不負所學矣

貴州布政使張耀

張獻忠爲大兵所殺其部下孫可望等率衆南奔貴

成仁譜

卷二十三

五

州耀急言於巡撫請發兵民守禦巡撫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奄至耀率家衆乘城拒擊無何賊攻陷之執耀見其帥帥與耀皆秦人說之曰公若降常用爲相耀怒誓不屈賊亦怒執其妾媵休之曰降則免一家死耀誓益甚賊乃殺之并殺其家屬十三人

姚安舉人席上珍

何思 金世鼎

上珍磊落尚節義聞孫可望等入雲南與姚州知州何思大姚舉人金世鼎據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張虎攻陷之世鼎自殺上珍與思被執至昆明入見可望上珍不屈膝可望呵之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肯爲若屈耶可望

怒命引出斬之大罵不絕遂磔於市思亦不屈死
署帥宗州事徐道興

道興見賊逼集士民諭之曰力薄兵寡不能抗賊死吾
分也若等可速去士民請偕行厲聲曰封疆之臣死封
疆吾將安之言訖鬚眉奮張衆灑泣而出舍中止一僕
出白金二錠授之曰此俸金也一以賜汝一買棺殮我
僕大災請從死道興曰爾不去誰收吾骨僕叩頭號泣
去及賊入署令出迎其將道興擲酒杯擊之曰吾朝廷
命吏肯從賊求活耶罵不絕口遂被殺

承昌推官王運開 弟運開 劉廷標

成仁譜 卷二十三 語

時運開攝監司事劉廷標以通判攝府事方發兵守瀾
滄承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號泣於運開及廷標之門
乞納款以紓禍兩人相謂曰眾情如此吾輩惟一死自
靖爾是夕運開自經廷標聞之曰我老當先死王公乃
先我耶賦詩三章亦自經孫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
後或以運開弟運闕對即聘之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
兄弟可異起耶吾元若收吾骨與兄合葬遂躍入江死
兆熙案上四條事均在承明入滇以前其
孽肆毒演然而守土之臣不忘故明譜中
故附於甲申編後以見烈皇帝遺澤之長

成仁譜卷二十四目錄

明

凌 翹	史可法	何 剛	劉肇基
乙邦才	莊子固	馬應魁	張伯鯨
任民育	高孝纘	高弘圖	姜日廣
徐石麟	高 倬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陳于階	袁繼成
張 亮	黃得功	左懋第	王道焜
陸 培	劉宗周	潘 集	祁彪佳
華允誠	許德溥	徐 卬	沈猶龍
陳子龍	夏允彝	朱集璜	侯峒曾
黃淳耀	閻應元	黃毓祺	葛 麟
司石磐	王台輔		

成仁譜 目錄

成仁譜卷二十四

太倉盛 敬寒銘輯 同里後學



明

山東巡按御史凌駟 從子潤生

駟初為職方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降駟遁至臨清時臨清官吏逃去駟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人權佩州印部署鄉勇說降賊將擒斬賊官軍聲頗振駟問道使人上言請收拾山東通好南北又言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為廟灣宜設水師一旅與青齊義勇暗相結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一

援東郡不可勞而下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遂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申申七月東昌下駟走大名冬至南京陸見授御史巡按山東而山東已潰駟乃入河南乙酉正月許定國殺高傑叛降導大兵從河南渡河駟行部至歸德大兵猝至遣人入城說降駟斬之次日守城吏民開門款迎駟將仰藥死豫王下令須生致凌御史否者城且屠駟歎曰與其慷慨而殃小民何如從容而全大義遂往見之長揖不拜越日無降意王遣之貂裘革鳥皆不受許從子潤生曰吾艱險備嘗欲守此土以為江南屏蔽今已矣臣志未盡死有餘

恨乃上書豫王言駟世受國恩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報之以死臣職盡矣昨不及就義者蓋從封疆人民起見今事既不可為正駟從容就義之日也惟願貴國當存初志永敦鄰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不則揚子江上凌御史即昔日錢塘江上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義不私交裘帽革鳥繳入照收絕筆不文仰惟炤着大明弘光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巡按監察御史凌駟具遂與潤生皆自縊死

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

崇禎十七年四月朔可法知賊犯宮闕大會羣僚誓師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二

勤王檄諸鎮兵並進而身渡江抵浦口乃聞北都陷南京諸大臣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言福王有七不可惟潞王賢明當立移牒可法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可法乃與諸大臣具啓奉迎五月十五日王即位時可法以士英入相勢不兩立請督師淮陽而議分廬鳳淮揚為四鎮屏蔽江南即以得功良佐澤清傑為之可法啓行王令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令祭告泗鳳二陵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之始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

泗境中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始如始處
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
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
馭朽何以忽邁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
何以卒隳大業賊兢惕厲無時怠荒則二祖列宗必默
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姦無辨威斷不靈老
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痛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
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皆欲駐揚州以兵爭傑先
至淫掠城外死者無算城中人恟懼登陣固守傑攻之
浹月澤清又大掠淮上良佐以臨淮人不納其兵亦攻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三

圍之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請傑俸朝
可法帳中辭色俱變而可法坦懷待之偏裨皆授以溫
語一軍遂安可法爲具疏以瓜洲城屯其眾可法遂開
府揚州八月可法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復返揚州屢
疏請餉爲進取資士英斬不發九月朔得功與傑構兵
賴可法調劑事始解遂以是月巡儀真閱得功士馬銳
意進兵河南朝諭北使方行兵不宜進遂止當是時諸
鎮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
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
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謀報 大兵入宿遷並圍邳州

卽遣總兵劉肇基往援之相持半月而圍解可法請頒
討賊詔書略曰自三月以來大讐在日一矢未加昔晉
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
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
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
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
憶臣等初迎聖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
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
斯志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
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

成仁譜 卷二十四 四

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
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願可漠置臣恐恢復
無期卽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
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
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
憤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
將不急之工程可己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
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
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卽有錦
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奉

萬方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
回疏出朝野傳誦方諸鎮之初設也可法欲用其師以
北及位秩既崇咸無進師意且數相攻可法深悔之上
疏言先帝待諸鎮甚厚陛下封諸鎮甚隆乃不思報國
自弄干戈舍父母之讐等同室之鬪今和議不成惟有
言戰戰非諸鎮事而誰事乎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
淚俱下旁觀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順
治二年正月河上告警可法求援益切詔良佐得功率
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為計定國所誘殺時
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將逼淮南客請移駐泗州防護

成仁諸

卷二十四

五

祖陵卽命幕僚載輜重先赴會左良玉稱兵將犯關王
手書召可法入援遂卽日發兵渡江抵燕子磯良玉已
為得功所敗乃令速還防而大兵已下盱眙泗州援
將侯方巖全軍敗沒可法奔還揚州四月十八日大
兵逼揚州城下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
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陣拒守越二日大兵用巨
砲擊城西北隅毀二十五日城破可法自刎不死一裨
將擁出小東門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殺
我勸之降不從遂殺幕客盧涓歸昭書記顧起龍與
之厚陸曉唐經世家入史書等死者共十九人焉

兵部職方主事何剛

剛字愨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日講
求濟世爭十七年正月疏陳選練減賊諸策帝褒納之
擢職方主事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夏允彝將聯
海舟達天津為緩急用募卒三千人令剛統率及子龍
入為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練
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大喜剛亦以遇知己誓同生死
乙酉春出鎮白洋河別調未赴會大兵南下勢已急
剛乃盡發水師進維揚城與可法協守城陷剛起帳中
呼將士曰我當死若去聞吾家遂投古井死剛出兵嘗

成仁諸

卷二十四

六

大書於堂曰養親不違此身已許君王討賊未能何心
復顧妻子
左都督劉肇基
肇基遼東人崇禎末年提督南京大教場史可法督師
維揚肇基請從征自効屢加左都督令駐高家集以防
河乙酉四月大兵抵揚州可法邀諸將赴援獨肇基
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既入城請乘大兵
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不可肇基乃分守北門發砲
傷圍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力
不支為流矢貫額死一軍盡沒

副總兵乙邦才

邦才初以隊長擊賊河南河北間黃得功單騎陷淖中賊圍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鬪天將暮僅餘一矢邦才大呼衝賊走得功乃得出邦才投以己馬分矢與之且走且射殄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軍得功自是知其能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鳳督馬士英命邦才與衡往六安取知州狀兩人簡精騎二百夜衝賊陣遶州城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得狀後復突圍出不損一騎邦才大小十餘戰咸有功可法鎮揚州攜之行用為副總兵分徇江北城圍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七

卽率所部趨援分門守禦城破力戰自刎死

副總兵莊子固

許謹

子固年十三殺人亡命逸出塞上為宣府叅將屢立戰功甲申變後投關部史公用為副總兵俾與屯於徐州歸德間募壯士七百人立旅幟以赤心報國為號聞揚州圍急率眾馳救三日而至城垂破可法自刎不殊子固與內營叅將許謹共抱持之將擁以出遇大兵格鬪力竭死謹亦中流矢死

副總兵馬應魁

應魁初為小將巡行村落猝遇流寇眾惶怖欲亡去應

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殄二賊賊即退可法因拔為副總兵俾領旗鼓每戰披白甲大書於背曰盡忠報國城破巷戰死

兵部添設左侍郎攝尙書事張伯鯨

伯鯨攝部事召對萬歲山步行中寒足疾大作伏地不能起帝命中官扶出遂以疾乞休未出京而京城陷微服遁還福王立於南京伯鯨家居不出順治二年大兵潮迫馬士英盡撤江北兵禦左良玉伯鯨歎曰天下事不可為矣揚州被圍與當事分城固守城破自縊死妻楊子婦郝皆死

成仁譜

卷二十四

八

揚州知府任民育

民育濟寧人天啓中舉於鄉善騎射常捍鄉人患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可法倚之城被圍民育分門拒守及城破急還署緋衣端坐堂上大兵至擁之去不從遂見殺闔家俱投井死

揚州諸生高孝績

王士禛等

孝績字申伯城破書衣襟曰首陽志雖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官投先聖座下自經死同時王士禛於新城垂破之日設莊烈帝位號哭載拜與其弟並縊死又有王纘王績王續者昆季三人俱自沉於河醫士陳

天拔畫士陸愉武生戴之蕃義勇張有德市民馮應昌
皆死之

兆熙案揚州城破時殉節者文則同知曲從直王鑽
寄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
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武則副將樓挺江
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祚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
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皆分城拒
守臨難捐軀洵閣部之烈之長也至若衛亂文希馬
士英意妄劾督師請解兵柄一疏為清議所不容吳
爾璦陷身於賊歸而募兵自贖雖其後均能一死報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九

國足蓋前愆然君子尚無取焉

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高弘圖

福王監國弘圖與可法曰廣士英並入閣輔政未幾可
法督師淮揚士英疏用阮大鍼弘圖爭之不得又連起
逆案張捷謝陞於是朝端益水火矣已而中旨傳陞戶
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弘圖謂其端不可開封還詔書
又請召還可法入直士英愈怒矯旨切責弘圖因力求
去遂以十月致仕弘圖在閣士英尚畏之不敢肆志及
其去也遂無忌憚時山東已失弘圖無家可歸乃流寓
吳門已復渡江入浙東南都亡涕泣絕食歿於會稽之

竹園寺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姜曰廣

時可法督師揚州曰廣與弘圖協心輔政而士英挾擁
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
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鍼進用益
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王慰留之士英大鍼等不悅
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讒忠臣李國楨為辭交章
攻之詆為黨人士英念曰廣不去已終不得肆志乃使
大鍼為疏令宗室朱統鑽上之朝士皆為不平曰廣連
被誣讒於是求罷益力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

成仁譜

卷二十四

十

大臣風抗於姦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南京亡越二年
而金聲桓反江西迎曰廣以資號召曰廣投僕家池死
吏部尚書徐石麒

石麒嘉興人崇禎中為刑部侍郎獄平允福王召為
尚書剛方清介值權姦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
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納賄請禡石麒拒
不應且疏劾之由是內外皆怨構之去明年南都亡石
麒移居嘉興城外及都城將破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
豈宜苟活復入居城中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縊
死

刑部尚書高倬

福王立倬為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倬及尚書何應瑞力請裁省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一千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明年二月拜刑部尚書 大兵入南京倬投繯死

戶部郎中劉成治

大兵至忻城伯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庫成治憤拳擊之龍亟走免已聞百官皆降成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遂無一忠義以報累朝恩耶即題壁曰鍾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二

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遂自縊死

禮部主事黃端伯

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授禮部主事南京覆百官迎降端伯獨不赴從者固請乃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豫王欲生之不得乃曰文信國終不負宋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正坐待命一卒左刃之手顛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顛棄刀走端伯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盍刺吾心卒如之而絕

戶部主事吳嘉胤

嘉胤方正不苟時奉使至丹陽聞變亟馳還從者曰往

則投死耳幸而不遇難且歸為後國嘉胤曰君亡則率土皆非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還止車城外至方正學祠拜曰願從先生於地下今後世知吾與先生同志也從容自縊死

中書舍人龔廷祥

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福王立廷祥知其不能為國不欲出仕而念母老莫得誥命以榮之乃赴選授中書舍人南都覆舉朝迎附廷祥慟哭曰吾固知國祚必移而不意如其速也遺書戒其子曰捐軀見志吾事也善事祖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日與吏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三

部主事駱天閑約同死天閑背約乃蕭衣冠詣文廟拜孔子訖大呼曰吾不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自投武定橋下死

欽天監五官挈壺正陳于階

吳可箕 黃金壺 陳士達

于階上海人嘗從大學士徐光啓學麻法授是職 大兵至歎曰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何以見徐公哉因自經死同時國子監生徽州吳可箕題詩衣襟自縊於鷄鳴山關壯繆祠江寧黃金壺聞大臣迎降大書於壁曰大明武舉黃金壺一死以愧人臣而懷二心者遂自經布衣陳士達亦投水死

總督江楚應院軍務袁繼成

初繼成聞李自成兵敗南下恐由岳州犯長沙入江西境命部將郝效忠等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已登舟矣聞良玉反復旋九江良玉舟抵北岸言願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繼成至其舟言及太子下獄事良玉大哭袖出子太密諭切諸將盟繼成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皇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不得已約不破城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成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約與俱拒守而效忠等出與良玉合兵遂入城

成仁譜

卷二十四

古

殺婦女掠財物繼成欲自盡巡按黃澍入署拜泣曰宇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元密白繼成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繼成以為然出城欲面責之時良玉疾已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表公矣嘔血數升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為帥繼成勸夢庚旋師不聽乃遣人語林奇等不可為不忠事林奇與碩畫士元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迎繼成而效忠始繼成赴其軍與夢庚降於大兵執繼成北上在道中絕粒八日不死至良鄉歎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繼左右解救之入京不屈遂見殺

右僉都御史安應巡撫張亮

福王既立亮聞李自成兵敗西奔奏言賊勢可乘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尋召入京議事馬士英輩意不在賊復遣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亮被執及夢庚北行挾亮與俱乘間赴河死

靖南侯黃得功

翁之祺

乙酉四月左良玉舉兵以清君側為名至九江疾死軍中立其子夢庚命得功趨上江禦之師駐荻港得功破夢庚兵於銅陵解其圍命移鎮太平時大兵已渡江知福王奔分兵襲太平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

成仁譜

卷二十四

古

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姦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効死得功戰荻港時傷臂幾墮衣葛云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入總兵結束迎敵而劉良佐已先歸命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恐叱曰國家不負汝汝乃降乎忽叛將張天祿在良佐後抽矢射中其喉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拔箭刺死其妻聞之亦自縊總兵翁之祺投江死中軍田雄遂挾福王降得功粗猛不識文義然忠義出天性聞以國事相規諫者輒屈已改不旋踵其軍行紀律嚴下無敢犯所至人感其

德

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左懋第

陳用極 王一統 等 張良佐 劉一統 等

時 大兵連破李自成兵高弘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

其人懋第以母陳氏歿於北京欲因此扶柩還葬遂請

行乃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

太僕少卿馬紹愉偕往懋第瀕行言臣此行生死未卜

願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端行

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讐恥為心瞻高

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氓

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郵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

成仁譜

卷二十四

吉

馬為事勿以議和為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必能渡河

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未

言先帝殉難臣少由諫諍臣少也遠如幽燕之地願勿

以在遠而忘近如汲直之流願勿以逆耳而棄眾聽其

言時齋白金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緞絹數千匹以兵三

千護行十月朔次張家灣 本朝令以百人入都授四

夷館懋第曰我奉命通好而夷館授我是以屬國見待

也我必不入往返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肅

隊而入懋第斬纓大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以內服將

之可乎答曰國喪也兼有母喪國喪臣所同而母喪所

獨也迎者不能詰二十五日內院大學士剛林索國書

懋第不答但以所齎金幣及陵工之稿先之時 國朝

定鼎中原中朝故事猶未深晰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

臣之指而懋第慷慨引義正氣不撓剛林嘆曰此中國

奇男子也以客禮待之懋第以不得謁陵乃陳太牢於

寺廳率將士喪服為三日哭攝政王闖而重之二十八

日悉歸使臣甫出京洪範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

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乃自滄州追還改館太醫院

懋第處之怡然讀書不輟順治二年六月聞南京失守

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郎降賊後歸 本朝授官

成仁譜

卷二十四

吉

來謁勸之降懋第曰此非吾弟叱出之閏六月十二日

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

統王廷佐俱以不降誅臨難時賦絕命詞曰漠漠黃沙

少鴈過片雲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煙

總不磨一時風沙四起都民為之罷市

福建邵武同知王道焜

道焜仁和人歷官邵武同知莊烈帝破格求賢肅徵天

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吏部言同知不當與考選

擬授職方主事道焜不平抗疏言御史王孫蕃由知州

改授知州同知秩皆五品知州可改同知獨不可改乎

尋得温旨令候考會都城陷微服南歸及杭州不守慨
然諱其子均曰北都之變我受先帝知遇恩當死久矣
所以不死者俟將有爲也南都之立小人盈朝我往必
不得志故濡滯至今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事
格我卑我官也今而不死天下將謂屬吏中固無人矣
乃投纆死

行人陸培

培錢塘人少負雋才有文名行誼修謹客華亭嘗却奔
女於室後舉進士除今職南都既覆謀結壯士保鄉土
俄聞潞王降索酒飲將自裁其妻晝夜守培乃給妻往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二十七

把戶自經死妻兄子破壁救之甦培大恨賦絕命詩二
章上書其母以繩授二僕曰我爲烈士若輩宜相成坐
方牀從容就繼死年二十九

左都御史劉宗周

祝淵 王德普

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
賊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噫此何時也安所得
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代
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
事成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南京
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誓未報不敢受職疏陳時政四

事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
命遂抗疏勸士英士英益怒伴具疏辭位其私人朱統
鎮遂劾宗周而劉澤清劉良佐亦連疏攻之舉朝大駭
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
朝既至南京士英不使入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
傳臨行疏陳五事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
潞王降杭州亦失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
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
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向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
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二十六

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
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
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
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竟以閏六月八
日卒年六十有八其門人殉義者有祝淵王毓著

會稽布衣潘集

周卜年

集聞同里王毓著先劉宗周殉義爲文祭之袖二行及
所著詩文自沈渡東橋下卜年聞毓著及集死作五噫
歌飲酣至海濱持一筒付牧豎曰家人來問以此示之
遂赴海死頃之父追至發筒讀之乃囑其弟立後事父

哭曰兒死誠當但屍不可得如何明日怒濤湧屍上冠履不失

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郝彪佳

彪佳山陰人天啓進士嘗按吳有威望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時四鎮咸欲倚家江南憚彪佳威以書通問報書感以大義自是無一卒渡江者高傑據瓜洲尤跋扈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謂彪佳必不敢渡彪佳攜吏卒數人往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於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共獎王室傑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共飯而別時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九

馬士英輩疾彪佳甚嗾私人朱統鎮劾之未幾御史張孫振復希指劾之彪佳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大兵下杭州使者以書幣至越不受因絕粒其妻慮其死令家人環守之乃洋洋如平時閏六月四日出雲門至寓園飲至夜分給家人先寢乃投梅花閣前淺水中端坐而逝

吏部驗封員外郎華允誠

從孫謙

允誠以省親歸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闋未赴而京城陷南都立起驗封員外郎莅官十餘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即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

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南都覆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尚濂同被執至南京見殺

如臯布衣許德溥

德溥博州賊陷京師慟哭數日後聞南都覆亦如之每獨居輒哭食必置崇禎錢於案上祭而後食一日刺四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八字於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有發其事者執見縣令不跪呵之曰若布衣未嘗食祿則此何爲答曰不忍忘故國爾執送巡江御史亦不跪御史命逮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爾御史義之免其父以德溥名聞臨刑慨然曰今日得見先帝吾事畢矣

成仁譜

卷二十四

辛

詹事府少詹徐汧

先是崇禎己巳東兵薄都城汧裂絹題詩寄訣友人楊維斗張受先等云人生秉五常執節貴淳固爲臣則死忠義更無他顧所傷者孀親中夜涕如雨就養未入邸乃于在中路我母烈丈夫聞警奮欲赴從子而殉國一死何足怖疾書固止之吞聲不能籲植節與教忠終始期無污但恨死難塞土也愧尸素寸丹耿千古天地莽回互辛巳奉差南歸三年聞甲申之變一慟幾絕平生好交游聲畜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福王立召爲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辭既就職

陳時政七事馬阮亂政汗移疾歸及南都覆慨然太息
作書戒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死迫矣乙酉六月四日蘇
州城破時居村舍夜起自縊僕救之甦遂自沉於虎
邱之後河闊三日顏色如生長子枋弱冠舉崇禎壬午
鄉試痛父死節隱居不仕有高行

總督兩廣事務兼廣東巡撫沈猶龍 李符開 章簡等

猶龍華亭人萬歷進士崇禎中總督兩廣十七年冬福
王召理部事不就乞葬親歸明年南京失守列城望風
下閏六月吳淞總兵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
會總兵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與合猶龍乃偕里人中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三

書李待問知縣章簡等募壯士數千人守城與二將相
犄角而參將侯承祖守金山八月 大兵至二將敗於
春申浦城遂被圍未幾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東
門簡守南門城破俱被殺華亭教諭陸明承題詩明倫
堂投繯死諸生戴泓赴池死 大兵遂攻金山承祖與
子世祿猶固守城既破巷戰踰時世祿中四十矢被獲
死之承祖亦被獲說之降曰吾家食祿二百八十年今
日不當以死報國哉遂被殺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

子龍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工詩賦古文其駢體精妙

徐庾弗能過崇禎十年進士以定許都亂功擢兵科給
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乃事福王於南京其年六月言
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議不可緩請專委兵部主事
何剛訓練從之子龍又言中興之至莫不身先士卒故
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
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
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
之寒心也亦不能聽明年二月以時事不可為乞終養
去子龍與夏允彝同負重名允彝死子龍念祖母年九
十不忍割道為僧尋以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三

舉事事露被擒乘間投水死

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 兄之旭 子完淳 徐孚遠

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文是時
東林方講學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曰復社允
彝與同邑陳子龍何剛徐孚遠輩亦結幾社相應和名
重海內崇禎十年與子龍同舉進士授長樂知縣有能
聲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知縣七人以允彝為
首會丁母憂未及用北都變聞慟哭累日毀家倡義走
謁尚書史可法與謀興復聞福王立乃還其年五月擢
今職疏請終制不赴未幾南都失守徬徨山澤間欲有

所為聞友人徐石麒侯嗣會黃淳耀徐研等皆死乃以
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于完淳生有異粟七
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作大哀賦文采宏逸後以子
龍獄詞連及下吏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闕臨刑神色
不變年甫十八允彝兄之旭以諸生貢於廷亦以子龍
故作絕命詞從容謁文廟自縊復聖位旁字遠字闇公
舉崇禎十五年鄉試松江破遁入海死於島中

崑山貢生朱集璜

孫志尹 王佐才 孫道民 張謙 周寶瑜等

集璜學行為鄉里所推教授弟子數百人數論郡邑中
利害當事者多聽之南京亡崑山人議拒守而縣丞閻

成仁諸

卷二十四

望

茂才己遣使迎降用為知縣縣人共執殺茂才以六月
望推舊將王佐才為主集璜及里居知縣周寶瑜諸生
陶琰貢生陳大任等並舉兵將陳宏勛前知縣楊永
言率壯士百人為助 大兵至宏勛率舟師迎戰敗還
游擊孫志尹戰歿城陷承言遁去佐才縱民出走而已
冠帶坐帥府被殺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門人孫道民
張謙同日死寶瑜與子朝鏡同死琰還家自經死大任
及子思翰並死之時以守禦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
鎧陸雲將歸元甲周復培陸彥沖代父死者沈徵憲朱
國賦救母死者徐洛從容自盡者徐灝王在中吳行貞

順天府丞侯嗣會

嗣會嘉定人天啓進士崇禎中由稽勲郎中遷江西提
學參議給事中耿始然督賦至監司以屬禮見嗣會獨
與抗禮益王勢方熾歲試黜兩宗生王怒使人謂讓嗣
會不為動江右人頌其公明謂數十年所未有起浙江
參政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監司五人嗣會與
焉召為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福王時用為左通政
辭不就及南京覆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嗣會
為主倍里人黃淳耀張錫眉龔用圓馬元調夏全昌夏
雲蛟等誓死固守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 大兵入嗣

成仁諸

卷二十四

語

會拜家廟挈二子元演元潔並死於池

進士黃淳耀

第淵耀

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為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淫靡淫靡
乃原本六經出以典雅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
籍緝袍糲食蕭然三堂京師陷福王立諸進士悉授官
淳耀獨不赴選及南都亡嘉定亦破憤然太息借弟諸
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
城亡與亡豈以出處二心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
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
宜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

不昧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誓死年四十有一

江陰典史閻應元 許用 陳明選 馮厚家 戚勳 夏維新 王華 呂九韶

應元順天通州人崇禎中為江陰典史海賊顧三麻入

黃田港應元往禦射殺三人賊退以功遷英德王簿道

阻未赴寓居江陰南京亡列城皆下閏六月朔諸生許

用倡言城守遠近應者數萬人 大兵攻城應元守甚

固東平伯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城中用砲石力

擊良佐乃移營十方庵令僧陳利害良佐旋策馬至應

元誓以大義吃不動八月二十一日 大兵從祥符寺

後城入眾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用及典史陳明遇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五

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後曳出死之訓導馮厚敦冠帶

縮於明倫堂其邑人殉難者有中書舍人戚勳舉人夏

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

江陰貢生黃毓祺 徐憲

毓祺好學有盛名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

城陷兩人逸去明年冬趨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

襲之不克皆死趨被執死毓祺既逸去避江北其子大

湛大湛被收兄弟方爭死而毓祺以救印事獲速活卒

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斃跌坐而逝

中書舍人葛麟

麟丹陽舉人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石弓福王時

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

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徒走

海上佐總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志葵敗麟乃揚帆

抵太湖與盧象觀合軍奉通城王立寨西山時 大兵

以火焚舟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軍吏曰

眾寡弗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手搦

長牙奮力戰所當披靡 大兵耳其名羣目之噪曰長

而肥者葛中書也萬箭注之麟揮矛如風箭悉墜入水

乃更攻以火火及舟舟焦自沉死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五

鹽城諸生司石磐

石磐與都司鄧某同舉兵兵敗被執鄧言此儒生吾劫

之為書記爾石磐曰吾首事奈何諱之繫獄六十餘日

與鄧偕死

邳州監生王台輔 麻贊信

福王立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燮張樂大宴於睡寧台

輔衰絰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臥薪嘗膽食不

下咽之時顧置酒大會耶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

引去及南京覆台輔泣然流涕曰吾誰氏之民也可使

食有他粟乎起視其廩曰此吾所樹盡此死明年粟盡

集其里黨深衣幅巾出見之大呼烈皇帝北面再拜自
縊死俄有僧過之持麻鞭指其屍曰此常事也惡用是
矜張爲後數月渡河來者言石屋寺一僧縊死麻鞭在
其側

兆熙案兩都覆後江南諸郡首先倡義若鹽城諸生
繆鼎吉鼎言六合諸生馬純仁溧陽諸生謝琢宜興
中書舍人盧象觀蘇州諸生陸世鎗吳江職方主事
吳易舉人孫兆奎諸生任源濬部將茹畧文太倉諸
生壬湛及其兄淳嘉定舉人傅凝之福山副將魯之
璵華亭尙書司丞徐念祖或爲股之義士或爲周之
成仁譜

卷二十四

三

頑民雖其抗拒 王師卒就屠戮而丹忱碧血史冊
流輝亦譜中所必當採人焉

成仁譜卷二十五目錄

明

金聲	麻三衡	溫璜	吳應箕
吳漢超	黃道周	章正宸	孫嘉績
陳潛夫	張國維	吳鍾巒	高岱
葉汝植	何弘仁	吳邦璿	葉向榮
鄭爲虹	鄧恩銘	李期	徐伯昌
孫世名	梁子浹	夏萬亨	傅冠
曾序應	姜一洪	楊廷麟	萬元吉
彭錕	王士和	胡上琛	熊緯
王瑞梅	會櫻	曹學佺	余應桂
畫網巾先生		楊廷樞	謝曙
潘文煥	錢肅樂	沈廷揚	林汝翥
沈宸荃	張肯堂	蘇兆人	朱永佑
李向中			

成仁譜

目錄

成仁譜卷二十五

太倉盛 敬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明

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金聲

福王立起擢聲左僉都御史聲堅不起 大兵破南京

列郡望風迎降聲以閏六月懸高皇帝像率民拜哭

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乃遣使通表唐王

授聲今職拔旌德寧國請縣九月 大兵間道襲破之

聲被執至江寧語門人江天一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

成仁譜

卷二十五

曰天一同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遂偕死

寧國諸生麻三衡

三衡字孟璠布政使溶孫也與同邑沈壽民梅朗中銅

陵沈士柱並有聲以詩酒自豪兵既起旁近吳太平阮

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俱起號七家軍皆

諸生也每戰三衡執大刀陷陣戰敗被執賦絕命詞死

太平等亦死

徽州推官溫璜

妻茅氏

璜久為諸生有學行崇禎十六年秋舉進士授今職甫

抵任聞京師陷亟訓民兵為保障計明年南京亦覆知

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遁璜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

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金聲舉兵績溪璜與犄角且

轉餉給其軍而徙家屬於村民舍未幾聲敗璜嚴兵自

守郡中故御史黃樹以城獻璜趨歸村舍語妻茅同死

妻無難色乃匿幼子女他室而急呼長女趨女方寢問

何為曰死爾女即延頸就刃未絕復及之若整衣以臥

璜刀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刃而絕璜書遺令訖即

自剄越日甦遂絕粒閱五日兩手自扶其額死

貴池副貢生吳應箕

應箕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瑞

成仁譜

卷二十五

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社附瑞失職諸人劫持當道崇

禎九年京師有警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

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為留都防亂公揭

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十五年以鄉

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異後大鍼得志謀殺副總

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南

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宣城諸生吳漢超

崇禎十七年間都城變哭文廟謀募兵赴難會福王立

乃已明年南都覆棄家走涇縣從尹民興起兵兵敗匿

華陽山中先是邱祖德麻三衛諸軍潰保華陽有徐淮者部署之漢超與合連取句容深水高淳溧陽涇太平諸縣明年正月襲寧國夜緣南城登兵潰城中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自擲樓下死

督師少傅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

趙士超等

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麟

成仁諸

卷二十五

三

輩皆去國道周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瀕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事竣將旋里會南都覆唐王聿鍵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軍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至一日賜宴鄭芝龍以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眾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然是時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悞觀望不敢出道周憤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齋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大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於別室從容著詩

文數卷聞當刑書絕命辭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

禮科給事中章正宸

正宸以會推閣臣失莊烈帝意謫戍均州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淮與江北山東協力互爲聲援且請編素率師駐蹕淮上時不能用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鍼正宸力爭曰朝廷如此舉動耶報流傳見臣姓名尙挂任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臣歸里士英輩忌正宸居言路遂

成仁諸

卷二十五

四

用爲大理丞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明年事敗溺水不死自縊又不死遂以僧服去不知所終

兵部職方主事孫嘉績

嘉績初任職方主事以弗予太監高起潛世蔭被妨下獄後司寇徐石麒出之戍金陵南渡後起九江僉事未赴任而國亡時餘姚縣令發役治道役者苦之嘉績率役突入縣署殺令借給事中熊汝霖入紹興郡奉迎曾監國會兵分守比江上師潰攜印綬圖籍由江湖海至中洋自沉於海

巡按河南御史陳潛夫

潛夫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縣檄召旁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敵血誓固守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屢殺賊有功潛夫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城失守報至乃慟哭冷其下編素洪起兵萬潛夫兵三千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福王立於南京潛夫傳露布至朝會中大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便道省親補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自爲馬士英所格皆不用尋以凌駟代其職潛夫亦遭外艱歸未幾南都失聞魯王監國紹興潛夫渡江往謁命復故官乃自募三百人

成仁譜

卷二十五

五

列營江上順治三年五月晦江上師潰潛夫謂其妻妾曰我爲忠臣爾爲烈女泉下差不惡作絕命詞拜辭祖廟至山陰化龍橋下同赴水死年三十七

督師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張國維

都城陷福王召令協理戎政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衆議歸國維馬士英惡之用張捷國維乃乞省親歸南都失守逾月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出降閏六月國維朝魯王以海於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少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總兵方國安亦自金華至連復富陽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國

安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爲持

久計順治三年五月國安等諸軍乏餉潰王走台州航海國維亦還守東陽六月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詞三章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禮部尚書吳鍾巒

鍾巒武進人崇禎進士授長興知縣以稅不中額請紹興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變流涕曰馬君常必能死節已而世奇果死福王立遣禮部主事抵南雄聞南都失轉赴福建痛陳國計魯王起兵以鍾巒爲禮部尚書往來普陀山中 大兵至寧波鍾巒慷慨謂人曰

成仁譜

卷二十五

六

昔仲達^{李應}死瑞禍吾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乃急渡海入昌國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

兆熙案鍾巒子福之與職方吳易起兵太湖同就李總兵軍總兵敗死福之自書其襟曰我生不辰遭此兵燹從李勤王冒死不避血戰三月誓死勿二再舉不克全軍失利公既成仁我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義遂自沉於湖以死據此則忠義萃於一門有是父信有是子矣

兵部職方主事高岱

子嗣

岱會稽人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卽絕粒
祈死子諸生朗坐守之閱八日朗泣拜父前曰兒請先
之乃攜巾服泛小舟給舟子出海禱神去岸遠北面再
拜躍入海中舟子急挽之齧舟子臂始得下舟子又入
水救之捧其中朗躍出水面正巾而歿岱聞之曰兒果
先我乎自是不復言數日亦卒

職方主事葉汝菴 妻王氏

汝菴紹興人崇禎庚午舉人浙東監國授行人監軍江
上加職方主事與高岱同里同官每抵掌言忠孝事江
上師遺偕妻王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乎曰

成仁諸

卷二十五

七

非也我無城守我死墓耳廼與妻同赴水王被救里人
勸以食不可越日得投於水死

御史何弘仁

弘仁山陰人崇禎進士知高要授御史監江上軍越
破追監國不及過關山嶺作詩書衣帶間曰有心扶日
月無計鞏山河末書弘仁問關奔行在聞台又失守已
矣無復可爲身非吾身吾何家爲爲吾子者食貧守節
而已明御史何弘仁絕筆遂投嶺下死

都督同知吳邦璿

邦璿山陰世家子習孫吳兵法受知於朱少師大典監

國時薦之守金衢監國航海或約之入閩邦璿曰奉命
守此而他之吾不知也遂與大典協守金華及阮大鍼
用礮攻城勢將不支邦璿曰城中火藥正多不可資敵
當爲我輩死所大典曰固吾意也卽環坐武庫中舉火
火發震死其妻傅亦投繯死

吉安同知葉向榮

向榮金華人以鄉薦授寧都知縣廉明有惠政修城垣
足兵食數月守具悉備賊屯馬羊坑先伏十人於關下
向榮偵得立殺之陳屍於郊自督鄉勇銜枚出擊斬首
二百餘生擒賊渠十五人總督袁繼咸御史周燦交章

成仁諸

卷二十五

八

薦之以忤馬士英意量移吉安同知向榮遂投劾歸明
年夏浙東失金華城將破乃具衣冠投項村之野塘死
兆熙案金聲起義時更有寓居寧國之前山東巡撫
邱祖德及寧國舉人錢文龍諸生沈壽曉青陽知縣
龐昌胤均以兵敗被殺杭州破時更有錢塘知縣顧
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亦不屈被戮至江干師潰都
督同知張國紀不食死山陰布衣朱璋鄞縣布衣趙
景麟諸暨諸生傅日炯浦江諸生張君正瑞安諸生
鄒欽堯永嘉諸生鄒之琦先後以殉義死而寧波六
狂生及楊氏四忠節概尤著六狂生者貢生董志甯

華夏諸生陸宇燧張夢錫王家勵毛聚奎也四忠者
明經楊文琦與弟舉人文瓚文琮文球也當時闔疆
浙土各奉明藩諸君子患難周旋以身殉國當與文
山疊山輝映史冊矣

御史鄭為虹 黃大鵬

為虹江都人崇禎進士除浦城知縣唐王道浦城知其
廉召為御史部民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
巡視仙霞關駐浦城時鄭芝龍懷異志盡撤守關將仙
霞嶺二百里間遂無一人順治三年大兵抵關長驅
直入為虹歎曰肉食者不忠而屠民以殉乎亟還浦城

成仁譜

卷二十五

九

啓門維百姓去空城自守無何被執死之同時守關者
為黃大鵬建陽人亦崇禎進士為義烏知縣有能聲王
召為兵科給事中從至建寧王以仙霞關重地宜使閩
人自為守關破被執南向立曰封疆失守吾分應死亦
被殺

南城諸生鄧思銘

北都陷思銘見益王曰王身兼臣子今宗社傾危豈容
坐視王因感動即號召諸生百數人以贍財者助餉負
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期於朔望習射學技擊聲將為
國扞難有可笑之曰兵可庠耶眾乃渙散思銘鬱鬱不

得志明年益王舉兵遂入幕參贊城破被執指金聲桓
大罵被殺

新城知縣李翺

初翰林侍講張家玉監鄭彩軍彩走家玉邀翺共城守
翺乃招新城徐伯昌共募義勇日夜戒嚴親督千人演
武揚教戰而大兵已從間道入家玉出戰中矢墮馬
折其臂遂走入關義勇迸散從翺返者三十人及城下
則三人耳翺謂三人曰汝等去我入城死矣頃之復出
大呼曰我新城知縣也執之送建昌僞立不跪勸以酒
舉杯擲地遂見殺

成仁譜

卷二十五

十

兵部主事徐伯昌

子先春

伯昌江西新城人崇禎庚午舉於鄉嘗攜其子先春入
山讀書宵夜不輟唐王立授兵部主事遷監察御史奉
命督江西義旅自新城廣昌抵寧都適金聲桓敗大
兵約行郡縣伯昌乃櫻城為守被圍一年城破將自縊
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時庚
寅二月十日也先春先奉父命匿妻山中復返則城已
戒嚴僕呼曰敵且至速走先春曰吾父在吾何之僕曰
主往廣昌矣先春弗答入及於難

龍溪知縣徐世名

子常吉

世名爲伯昌從子天啓丁卯舉人唐王授龍溪知縣甫
莅任 大兵已入仙霞關鄭芝龍迎降全省皆潰世名
獨不屈子常吉遺之行常吉曰父在兒焉往尋被執同
死士民藁葬之

萬安知縣梁于浚

于浚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知萬安縣嬰城固守援絕
被執金聲桓欲降之不可繫南昌獄者五十三口客有
慰之者于浚曰國破家亡自天子公卿百官而受辱
余一小令所圖曷濟然古今忠孝名節在人自立耳九
月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死

成仁譜

卷二十五

七

江西布政夏萬亨

萬亨崑山舉人由教職遷知縣有能聲福王立使迎太
后擢江西布政言者以爲驟改按察僉事時國步艱危
人無固志初至給兵餉贏十之一詰之吏曰故事爲公
所得萬亨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况今何時乎保
寧王府隸恣橫無狀萬亨執而笞之一府洶洶圍萬亨
官署將以洩憤南昌士民趨王府譁曰奈何殺我夏公
焚門人巡撫下令戢之不得保寧懼遂邀萬亨至撫定
之尋遣按察司署布政司事南都覆奉母至撫州屬於
門生時南昌已爲金聲桓所據萬亨乃入建昌奉益王

建昌破聲桓以其得民心將藉以徇撫諸郡曰公從當
大任萬亨乃書絕命詞見志聲桓不欲有害賢名遂械
發武昌被殺

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傅冠

冠進賢人天啓進士崇禎十年拜是職入閣辦事有章
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爲揭帖援筆判其上既知悞惶恐
引罪帝放歸唐王時命以原官督師恢復江西或勅其
嗜酒乃許致仕 大兵下江西冠寓居門人汪亨龍家
亨龍執以獻不屈被戮於汀州血漬地久而猶鮮汀人
歎其忠

成仁譜

卷二十五

三

吏部文選王事會亨應

于筠

弟和應

時南京覆江西列城皆不守亨應命弟和應奉父入閩
而已與艾南英揭重熙謀拒守會永寧王慈炎招連子
嗣土兵數萬復建昌入撫州寓書亨應亨應募兵數百
與相犄角一日方置酒宴客 大兵至亨應避石室其
從弟指示之遂被執並執其子筠亨應顧筠曰勉之一
日千秋毋自負筠曰諾受刑先死釋亨應縛論降不答
破戮和應聞兄死曰烈哉兄爲忠臣兄子爲孝子復何
憾既奉父入閩閩地失避之肇慶又失乃拜辭其父投
井死先是亨應叔父杖爲蒲圻知縣死難杖兄益爲貴

州僉事亦死難人稱曾氏五節云

戶部尚書姜一洪

一洪餘姚人萬歷進士累官太僕卿甲申之變與都御史劉宗周議振義旗不果唐王立大學士黃道周薦之陞今職奉命赴贛會仙霞嶺兵潰唐王出奔一洪徒步從之及抵贛之木榔巷力竭勸哭赴江死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楊廷麟

都城失守廷麟勸募兵勤王會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薦召為左庶子辭不就南都破江西諸郡所存者惟贛州唐王手書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尋進今職順治三

成仁譜

卷二十五

七

年正月廷麟赴贛招嶺蠻張安等四營降之以勳元吉守吉安三月廷麟聞王將赴贛往朝之甫行以吉安警畱屯城外日馳疏陳援吉防贛事宜無何吉安復失元吉退保贛州四月大兵逼城下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零都趣新軍來救五月戰梅林再敗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贛與元吉憑城守未幾援兵至圍暫解已復合廷麟等分門拒守時被圍已半年守陴者悉懈十月四日大兵登城廷麟急督士民拒戰久之力不支廷麟走西城投水死

兵部尚書總督江西湖廣諸軍萬元吉

元吉素有才力事精敏及失吉安退守贛州士不用命

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發一言時贛困守久援兵不戰

而潰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十月初

大兵用嚮導夜登城城破元吉死之先是元吉禁婦女

出城其家人潛載其妾絕城去元吉遣飛騎追還痛捶

其家人故城中無敢出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

吉歎曰為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

遂赴水死

寧都諸生彭錕 妻李氏

錕從督師楊廷麟治兵有績奏授兵部員外郎廷麟敗

成仁譜

卷二十五

十四

以幼子為屬錕厚撫之庚寅春寧都被圍錕治具廣召

親故酒半謂之曰此城必破我義不可辱行與諸君決

矣且我事楊公久所以不死者以楊氏孤也今孤少長

我即死人必無虐忠臣後者遂揖其友以楊氏孤託之

索衣冠燒燭於庭呼妻李出北而再拜引繩就東西偏

各自縊死

延平知府王士和

士和金谿人舉崇禎鄉試避亂入閩授吏部司務疏陳

時政闕失凡數千言唐王召士和入對嘉獎備至擢兵

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八月王走汀州留士和居

守俄警報疊至士和召父老告之曰我雖一月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眾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其友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因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

兆熙案隆武入閩後政歸鄭氏疆土不守諸臣殉難者衢州有巡按御史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鎮將張鵬翼弟鵬飛季熊等建昌有副使王養正知府王棫推官劉允浩通判胡縝贛州有吏部右侍郎郭維經廣東巡按姚奇胤太常寺卿彭期生兵科給事中楊文薦蕭發祥職方主事周

成仁譜

卷二十五

吉

瑚監紀通判郭寧登推官吳國球贛縣知縣林逢春參將陳烈又袁州知府李時興撫州知府高飛聲廣信同知胡甲桂均能從容就義無愧封圻而兵部右侍郎詹兆恒右僉都御史陳泰來右僉都御史兼巡撫周定仍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兵部主事胡奇偉尤昭義烈實足徵信於史成焉

錦衣衛指揮胡上琛

姜劉氏

上琛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詩唐王時官錦衣衛指揮遷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王被執上琛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爲我採

毒草來妾劉氏年甫二十願同死上琛喜曰汝幼婦亦能死耶遂繫冠帶與妾拜辭天地祖宗共飲藥酒而卒給事中熊緯

緯南昌人崇禎進士授行人兩京既覆每飲酒輒涕泗橫流其友謂之曰昔狼暉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所乎乃赴延平謁唐王擢給事中尋扈行至汀州邁變從官皆散緯奔赴大兵死之

湖廣兵備僉事王瑞梅

瑞梅永嘉人以兵備丁憂歸服闋未用而都城陷福王召爲太僕少卿極陳有司虐民狀旋告歸唐王召赴福

成仁譜

卷二十五

夫

建仍故官未幾覆歸及閩地盡失溫州亦不守避之山中
中有欲薦令出者乃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經死
吏部尚書曾櫻

櫻初坐青登萊三府州縣失地奪官逮治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盡釋諸囚櫻乃微服遁還自詣南京刑部後唐王稱號於福州鄭芝龍專柄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張肯堂於都察院櫻持法不撓數有所爭執薦搨重熙傅鼎銓等皆擢用唐王駐延平令櫻畱守福州大兵破福州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

兆熙案隆武汀州被執國祚既傾而給事中林囑鄂
正畿御史林逢慈王恩及參政湯芬海澄知縣洪有
文甫田知縣都廷諫建寧守將王祈並能矢守臣節
不愛其生無負故主之誼矣

禮部右侍郎曹學佺

學佺侯官人萬歷進士崇禎初起廣西副使力辭不就
家居著書所居石倉園中爲石倉十二代詩選盛行於
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藏欲修儒藏與鼎立采
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餘年功未及竣兩京繼獲唐
王立於閩中起投太常卿尋遷今職及事敗走入山中

成仁譜

卷二十五

七

投縵而死

兵部左侍郎余應桂

應桂都昌人萬歷進士歷知武康龍巖海澄三縣吏事
精敏下不能欺崇禎中徵授御史出按湖廣風化肅然
旋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夢尹巡撫湖廣時獻賊受撫後
反迹復著應桂貽書熊文燦翻覆論之文燦因誣糾應
桂私書貽候封疆帝怒下獄遣戍及獻賊反起今職甲
申後居家金王之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會城敗於落
星湖已復傾貲募眾語人曰吾年六十四官尊祿厚復
何恨所未了者欠先帝一死耳星子諸生吳江兵潰應

桂領義師援之事敗被執見殺

畫網巾先生

先生不知何許人初同二僕潛迹邵武光澤山中鎮
將捕得之訊其里居名姓默不答鎮將戒部卒曰去其
網巾無以惑衆足矣明日先生索網巾無有置備畢謂
二僕曰衣冠本歷代舊制網巾則明制也卽死可志明
制乎令二僕爲之畫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交相畫軍中
譁然笑之呼之爲畫網巾云時金王餘黨張自盛曹大
鎬輩聚眾江閩間 大兵討平之鎮將詭以畫網巾者
竄入獻之閩督閩督令總兵王之綱訊之之綱窮詰里
籍姓字殊苦喟然曰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
保家爾姓名則辱家國危不卽致身爾姓名則辱身苦
曹呼我畫網巾吾卽此姓此名矣卒不答斬其二僕亦
不承乃殺於泰寧之杉津所畫網巾猶在額也

成仁譜

卷二十五

六

翰林院檢討楊廷樞

廷樞舉崇禎庚午應天鄉試第一與同里徐汧交最善
乙酉夏聞其殉難隱居鄧尉山中浙東遙授今職廷樞
深自韜晦收號復菴丁亥四月松江總兵吳兆勝叛爲
之謀主者廷樞門人戴之雋也事敗詞連廷樞執繫獄
中慨然曰余自幼讀書慕信國之爲人今日之事素志

也餓五日不死五月朔大師會鞠吳江僧寺語不屈巡撫重其名欲生之命之薙頭廷樞曰砍頭事小薙頭事大乃擁之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刑者揮刃墮其首復曰死爲大明鬼監刑者爲之咋舌迺禮而殯之南昌知縣劉曙

曙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而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丁亥南海諸生欽浩通欵舟山疏吳中忠義二十三人以曙爲首遊騎獲其書上之巡撫乃逮曙曙不肯屈膝詰之曰爾反乎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贈賈不識欵也巡撫知其無罪第惡其

成仁諸

卷二十五

一

詞激檻送金陵賦詩別母夷然就戮死

鎮江人潘文煥

文煥嘗匿瑞昌王於民舍久之其部曲喜正赴京口置弓矢事覺有司捕之雜治之遂殺王事連文煥文煥見喜正切齒罵曰吾死何足惜王能一日在則人心一日未散鼠子乃壞吾大計奮起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後世有頌述焉不然一老氓也誰復知城下金陵洪承疇依屈之不可乃被殺

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錢肅樂

肅樂鄞縣人崇禎進士順治二年 大兵取杭州屬郡

多迎降寧波鄉官議納欵肅樂力言當舉兵拒土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時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已齋圖籍迎降聞兵起叩首請罪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備肅樂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紹興餘姚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爲右僉都御史畫錢塘江而守是時總兵王之仁及大將方國安並加封爵其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而肅樂兵資富室助餉不能繼恒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軍食盡悉散去魯王航海肅樂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歿遂退隱海壇山

成仁諸

卷二十五

三

採山薯爲食明年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尚書尋拜東閣大學士時鄭彩專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肅樂憂憤卒於舟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黃葉山中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沈廷揚

廷揚崇明人好談經濟崇禎十二年冬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廷揚生海濱習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卷以呈帝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由淮安出海抵天津僅半月帝大喜令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乘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

登州直達寧遠帝用其議省費甚多十五年命再赴淮安督海運如故及京師陷福王立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餉務餽江北諸軍南京失守走還鄉里復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勳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魯王航海之明年廷揚督舟師北上抵福山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沙爲大兵所執論降不從被殺

兵部右侍郎林汝嘉

林李

汝嘉初任瓊州道坐姦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解職魯王次長垣召拜今職與員外郎林奎攻福寧戰歿被執論降不從吞金屑死坐與汝嘉同里

成仁諸

卷二十五

三

唐王時爲文選員外郎募兵福寧聞王被殺大慟走匿山中魯王航海至長垣福清鄉兵請盜爲至同汝嘉攻城歿於陣

右僉都御史沈宸荃

宸荃慈谿人崇禎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時復命擢御史疏陳五事皆切時病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要人多疾之明年以年例出爲蘇松兵備僉事未赴而南都破宸荃舉兵邑中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已而事敗棄家從王海外王次長垣連擢至大學士從王舟山又從泛海抵廈門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沒於海

太傅東閣大學士張肯堂

肯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福王立遣兵入衛南京破總兵鄭鴻逵擁唐王聿鍵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肯堂勸進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令櫻爭言官請令櫻掌吏部乃易肯堂掌都察院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王由仙霞趨浙東與相聲援乃給敕印便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佑爲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遠爲兵科給事中從行芝龍懷異心陰沮之順治三年王敗死肯堂飄泊海外六年至舟山魯王用爲東閣大學士尋加太傅八年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定西侯張名振奉王航海去屬肯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賦詩自經

成仁諸

卷二十五

三

禮部主事蘇兆人

兆人吳江諸生少事華亭張太傅南都覆亡命至海上監國以太傅薦授中書舍人進禮部主事嘗謂太傅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請爲先驅時海上諸老晨夕聚處惟以一死相期舟山陷兆人書絕命詞於襟上曰保髮嚴臣節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此身輕死先詣太傅下拜辭曰兆人行矣卽縊於雪交亭之右

吏部侍郎朱永佑

永佑上海人崇禎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文選司罷歸南都覆後預於松江夏陳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立進郎中屢遷太常寺卿總制尚書張肯堂薦為北征監軍詔監平彝侯周鶴芝營唐王兵敗魯監國再出師監軍如故尋轉吏部侍郎舟山破病不能起執之令跪挺立不屈令薙髮曰我髮可薙何待今日斫其脅大罵而死兵部尚書李向中

向中以才調秀水知縣大革漕弊著廉聲遷車駕司司事至淮止而國亡福王時進職方郎中蘇松備兵副使

成仁譜

卷二十一

五

松江沈猶龍夏允彝起兵預之兵敗入閩唐王以為尚寶卿閩事敗奉父母避處海濱魯王監國召為右僉都御史時劉中藻善治兵開府福安向中監其軍扼沙埕中藻以一旅之卒激發忠義累戰累勝顧其部下頗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髯總兵黥而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向中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中藻曰是為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向中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斬之自是福安軍士始整肅向中在行間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船慰勞鮫人蠶戶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輪助而無所掠福寧一帶依之如父母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事既見悍帥迭起事不可為嘗問左右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曰何緩也庚寅冬父卒監國令墨

縶視事舟山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經入見大帥阿之曰聘汝不至捕始來何也曰前則辭官今就戮爾翔武而出遂見殺

兆熙案魯監國紹興播越航海閩中當時大臣如閣部張煌言兵部尚書王翊定西侯張各振左都督張

成仁譜

卷二十五

五

名揚皆一時豪俊才足有為而不能保茲疆土者以孱弱之不能立國也逮舟山再下國難頻仍殉節者有通政使鄭遵儉兵部郎中朱養時御史馮京第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屠獻宸朱萬年李開國工部主事顧中堯參謀顧明楫錦衣衛指揮王朝相監紀推官董德欽建寧僉事倪懋熹監軍徐啓睿安洋將軍劉世勛殞身海島致命巖疆蓋不減於厓山之覆云

成仁譜卷二十六目錄

明

陳子壯 陳邦彥 霍子衡 揭重熙

何騰蛟 傅作霖 蕭曠 周震

吳炳 瞿式耜 張同敞 余鯤起

張孝起 嚴起恒 楊畏知 李如月

薛大觀 那嵩 沐天波 任國璽

李定園 龍吉兆 諸娥 丁氏

石孝女 祐溪貞女 程烈婦 王妙鳳

莊氏 宣氏 龔氏 章銀兒

成仁譜

目錄

竇妙善 賈氏 胡貴貞 孫氏

江氏 張貞婦 楊氏 孫貞女

沈氏六節婦 張氏 葉氏

蔣烈婦 尤氏 方孝女 項貞女

李烈婦 劉烈女 王烈婦 崔氏

王氏 陳氏 石烈女 邵氏

朱氏 黃氏 雷氏 宮人魏氏

宮人費氏 劉氏 陶氏 于氏

項淑美 張氏

成仁譜卷二十六

太倉盛 傲寒谿輯 同里後學 趙兆熙心農參訂

邵廷烈子顯編校

明

總督廣東軍務閣部陳子壯 子上庸 朱實運 麥而炫

子壯南海人萬歷進士崇禎末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

上而京師陷福王時起禮部尚書至蕪湖南京亦失守

順治三年子壯退居邑之九江村永明王拜令職會

大兵入廣州子壯止不行明年春張家玉陳邦彥及新

會王興潮陽賴其肯先後舉兵子壯亦以人日起兵九

成仁譜

卷二十六

江村兵多蠻戶番鬼善戰乃與邦彥約共攻廣州結故

指揮使楊可觀等為內應事洩可觀等死子壯為大

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陳歿會故御史麥而炫

破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實運攝縣事九月大兵

克高明實運戰死子壯及而炫俱執至廣州不降被戮

兵科給事中陳邦彥 白常燦 朱孝熙

初廣州之圍 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

二子厚遇之為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

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復攻廣

州而兵大潰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八月清遠指揮

白常燦以城迎邦彥乃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強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縗拜哭之旋被執饋之食不食被殺

太僕卿霍子衡 妾莫氏 子應蘭 應荃 應芷等

子衡舉萬歷鄉試歷官袁州知府解職歸閩地盡夫及爲太僕卿而廣州亦失子衡召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語之曰禮云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援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

成仁著 卷二十六 一

懸中堂易朝服北面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投井死妾及子婦共死者九人

兵部尚書總督江西揭重熙

重熙鄉會試皆以五經中式時稱異才崇禎末授福寧知州福王立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艱歸順治二年六月唐王命以故官聯絡建昌兵一戰而北用大學士曾櫻薦歷官右僉都御史攻撫州不克俄聞汀州失解職入山五年永明王拜重熙今職召募萬餘人薄邵武敗還九年五月重熙率數十人赴曹大鎬於百丈礮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眾就營炊食 大兵偵得之率眾

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獄重熙竟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十一日昂首受刃顏色不敗 武英殿大學士督師何騰蛟

騰蛟才略精敏所在見稱崇禎十六年代王聚奎巡撫湖廣時湖北地盡失止存武昌屯左良玉大軍橫甚騰蛟與良玉交歡得相安福王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貴廣西軍務良玉舉兵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

成仁著 卷二十六 三

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水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誠得神佑益歸心焉騰蛟乃抵長沙集屬吏堵亂錫等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卽遣章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胤兵先後至勢稍振是時良玉已死 大兵下南都唐王聿鍵自立於福州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斃於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旂袁宗第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威大震未幾自成將李赤心高必正擁眾數十萬亦降騰蛟上疏但言元兇已

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已功唐王大喜拜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令督師而疑自成死未實
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因固辭封爵
不允令規取江西及南都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出師明
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期大會岳州先
壁逗遛諸營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北至爲 大兵所敗
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會 大兵破汀州
唐王破執死贛州亦失騰蛟聞王死大慟厲兵保境如
平時已聞永明王立乃稍自安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
學士加太子太保初騰蛟建十三鎮以長衛沙至是皆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四

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之降騰蛟大
叱勇遂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
兵部左侍郎傅作霖
作霖由鄉舉仕唐王爲職方主事後依何騰蛟長沙改
監軍御史時劉承胤擅政作霖與相善故起拜兵部左
侍郎掌部事 大兵逼武岡承胤議出降作霖勃然責
之及承胤遣使納款 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
胤力勸之降不從遂被殺妾鄭有殊色被執驅之過橋
躍入水死
黎平參將蕭曠
曠以諸生爲劉承胤坐營參將何騰蛟題爲總兵官管
黎平參將事承胤既歸命令降將陳友龍招之不從已
而城破曠以短兵相接力竭自刎死
監全州軍御史周震
震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武岡失全州危震
邀文武將吏盟於神誓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留守
瞿式耜題今職無何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
守全諸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眾怒曳出斬之全州
遂失
兵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吳炳 侯偉時

炳宜與人萬歷未進士歷官江西提學副使江西地盡
失流寓廣東永明王擢爲兵部右侍郎從至桂林令以
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又從至武岡 大兵至王倉猝奔
靖州令炳扈王世子走城步吏部考功主事侯偉時從
之既至城已爲 大兵所據遂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
盡於湘山寺偉時亦死

文淵閣大學士兵部尚書桂林留守瞿式耜

式耜以錢謙益事坐貶謫福王立起應天府丞代方震
孺巡撫廣西甫抵梧州聞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
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召參將陳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六

唐王擢式耜兵部左侍郎以晏日曙來代式耜退居廣
東順治三年九月 大兵破汀州式耜與丁魁楚等議
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州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進
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掌吏部事四年二月
大兵襲平樂王將走全州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留不
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兵部尚書賜劍便
宜從事三月 大兵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
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
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
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理佐之城幾破

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
五年閏三月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皆叛附十一月
永州黃慶衡州並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
出楚之計不納式耜身在外政有關必疏諫嘗曰臣與
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
聞王爲褒納後騰蛟成棟聲桓相繼敗沒國勢大危而
朝士方植黨相角式耜不能禁七年九月全州破 大
兵入嚴關趙印選胡一青楊國棟蒲櫻馬養驊等悉逃
去王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
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七

至誓借死乃相對飲酒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王
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
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諭之降不聽幽於民舍兩入日賦
詩倡和得百餘首閏十一月十七日將就刑從容蕭衣
冠南向拜訖與同敞並死
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軍務張同敞
同敞大學士居正曾孫意氣慷慨知兵有膽每出師輒
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軍中以是服同
敞順治七年 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
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

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儕正色曰
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儕共死乎式邦喜取酒
與飲明燭達旦侵晨破曉論之降不從乃幽之民舍兩
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
御史余鯤起

鯤初以明經從何騰蛟幕薦授御史監其軍嘗與職
方王事李甲春克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圖進取而騰蛟
被執死遂重跣還至桂林仍以御史用桂林破乃入野
寺絕粒卒

右僉都御史張孝起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八

孝赴吳江入清真介直不與流俗伍永明王至梧州以
孝起代丁時魁掌史科印俄與廷臣排去劉湘客等遂
爲其黨所疾王爲解乃已擢孝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高
雷廉瓊城破走龍門島島破被執不食七日死
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嚴起恒

起恒潔廉遇事持平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中官龐天
壽共患難久無所忤而五虎時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
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

皆蒙正愛五人嚴權起恒競詆爲邪黨王在梧州尚
書吳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獄欲寘之
死起恒跪王舟力救貞毓等弁惡之且攻起恒起恒力

求罷王留之不得竟去會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

以傾起恒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

除君側姦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爲起恒解者曰五虎

政嚴公嚴公反力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爲姦必正見

王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手救邀與俱遣先是孫可

望據雲南遣使乞封秦王起恒持不可可望大怒至是

知王播遷遣其將賀九儀等奉勅卒五千迎王至南寧

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

迎王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

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時順治八年二月也起恒既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九

死屍流十餘里泊沙渚間虎負之登崖葬於山麓九儀
等聞驚悸累日

東閣大學士楊畏知

初唐王聞畏知抗賊進授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及孫

可望至以畏知同鄉甚重之尋與劉文秀西略畏知拒

戰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

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

目視之曰給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曰果爾

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人三不

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時永明王稱號於肇慶

而詔令不至可望與劉文秀李定國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爲下聞肇慶有君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遣畏知奉表請王封爲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而胡執恭欲自結可望言於陳邦傳矯命封可望秦王邦傳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齋行可望大喜郊迎無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彼亦偽也可望怒下畏知及執恭獄而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十

封可望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十一月大兵破桂林王走南寧事急遣編修劉蔭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可望不聽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許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將賀九儀等赴南寧索沮秦封者起恒及兵部侍郎楊鼎和等皆殺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遂留拜是職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而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

御史李如月

永明王駐安龍時孫可望獲叛將陳邦傳父子去其皮傳屍至安龍如月劫可望不請旨擅殺助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諡以懲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諭以諡本褒忠無惡諡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向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極口大罵其人遂別其皮斷手足及首死

昆明諸生薛大觀

子之翰等

永明王之奔緬甸也大觀歎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顧子之翰曰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十一

吾不惜七尺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在母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耶其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黑龍潭死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沅江土官那嵩

王走緬甸過沅江嵩與子燕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號召諸土司兵嵩卽起兵應之城破登樓自

焚閩家皆死

黔國公沐天波

母附氏

妻焦氏

妾夏氏

天波嗣封十餘年而土司沙定洲作亂天波奔永昌亂定復歸於滇桂王至滇天波任職如故從奔緬甸緬人欲劫之不屈死初沙定洲之亂天波母陳氏妻焦氏自焚死比天波奔緬妾夏氏自縊死餘數十日收葬支體不壞人以爲節義所感云

御史任國璽

順治十五年國璽以行人扈永明王入緬甸時李國泰與馬吉翔復表裏爲姦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姦事爲一

成仁諸

卷二十六

三

書進之王王覽止一日國泰即竊去尋進令職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急燃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日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後咒水禍作國璽爲緬人所殺

晉王李定國

初定國屢購夷民具奏密請王速計出坎且言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則恐生內變也必須善論緬人送之出境方爲上策諸臣在內何泄泄不以爲意也王以璽書獎慰之先後凡三十餘疏半爲緬人所獲不得達尋與白文選分兵進次垌鄂以十六舟攻之復爲緬人鑿沉

其五遂引遠及吳三桂引 大兵入緬檄緬人取王及

如三日緬酋數十突入王所擁之去入三桂營康熙元

年四月十五日王終於雲南定國聞王出遣將入車里

暹羅諸國乞師圖復逗遛交趾境上及聞王歿呼天慟

哭昕夕祈死六月十一日病作謂其子嗣興及部將靳

統武曰任死荒微無降也越數日定國卒靳亦尋死嗣

興乃以所部降

麻哈土司龍吉兆

吉佐

順治辛丑春吉兆與吉佐並爲吳三桂所獲問何反兩

成仁諸

卷二十六

三

人曰我受明恩三百載仗義守死何名爲反又問獨不

畏死耶曰我兩人盡忠而死誠賢於爾之不忠不孝而

生同聲極罵三桂怒截其舌斬之

兆熙案永明王時諸臣盡節者更有川南巡撫范文

光川北巡撫詹天顯湖南道副使陳象明新城知縣

廖翰標番禺舉人梁萬爵新興伯焦漣沅江總兵皮

熊而密救之獄死者十八先生東閣大學士吳貞毓

其尤烈者也若夫同是殉國而清名玷缺者如督師

朱大典之貪汙被劾東閣大學士朱繼祚兵部尙書

余煌之與修三朝要典兵部右侍郎傅鼎銓兵部尙

書張家玉之賊中逃回罪列六等雖能晚蓋莫洗前

愆譖中概為刪除以端風教云

山陰諸娥

娥父士吉洪武初為糧長有黠而通賦者誣士吉於官
執法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
陶山長走京師訴冤時有令冤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
娥輾轉其上幾斃事乃聞勘之僅成一兄而娥傷重卒
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廟

唐方妻丁氏

丁名錦孥浙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死妻
子當沒為官婢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十四

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竊謂家人曰此輩無
禮必途辱我不若預死以全節行未半里見崖峭淵深
躍出赴水死時稱其處為夫人潭

新昌石孝女

女穉穉時父潛坐事籍沒繫京獄母吳以漏網獲免依
兄弟為生一日父逃歸匿吳家吳兄弟懼連坐殺而置
大石中母不敢言及女既長問母曰我無父族何也母
告之故女大悲憤承樂初年十六舅氏主婚以配族子
女曰殺我父者吳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奈何為吳氏
婦母曰事非我主奈何女頷而不答及嫁吳族咸喜方

禮賓女自經室眾咸愕母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為魯人
婦也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祐溪貞女 郭氏

貞女失其姓名鄧茂七破沙縣匿草間為二賊所獲遇
溪橋貞女曰扶我過當從一人而終二賊爭趨挽至橋
半女視流溪湍急拽二賊共投俱溺死同時大田郭氏
避亂東巖襁幼兒且有身為賊所驅婦奮罵投百尺巖
下與兒俱碎亂石間胎及腸胃迸出賊據高瞰之歎曰
真烈婦也瘞之而去

揚州胡尚綱妻程烈婦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十五

尚綱嬰危疾婦剖腕肉噉之不能咽而卒婦號慟不食
二日時懷孕四月冀得男可延夫嗣因復食彌月果生
男明年殤即前謝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婦姪在無
悲也姑曰爾父母家距二百里忍不俟而訣乎婦曰可
急迎之因日飲米泔一匙以待及父母遣幼弟至婦曰
是即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復日向會剖肉救夫
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牀頭死後附吾左腕以示全歸
未幾卒

吳縣吳奎妻王妙鳳

正統中奎商於外妙鳳獨與姑居一日姑與所私飲并

欲汚之百計不可得姑命妙鳳取酒挈瓶不進頻促之
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終其精妙鳳憤拔刀斫臂不殊
再斫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
姑理耶逾旬卒里人白於縣縣令有所私不問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

成化初廣西流寇掠鄉邑莊隨夫避新會備劉銘家第
見莊色欲犯之屢誘不從乃令黨梁狗同其夫入海捕
魚推沒水死越三日莊見夫不還求之海濱屍浮岸側
莊以衣識之歸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翼日三屍隨流
遶銘門去而復還土人感異共殯祭之然莫知銘殺也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夫

後梁狗漏言有司捕拷處以極刑

嘉定張樹田妻宣氏

孫氏

樹田素狂悖與妻宣不睦樹田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
以身殉時樹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婦孫與宣以死相
要各分尺帛孫自經宣即欲從之或勸曰彼與夫相得
故以死報汝何為效之宣歎曰予知盡婦道而已安論
夫之賢不賢卒縊死

江陰人劉玉妻龔氏

龔年十七嫁劉玉家貧甚力作養其姑姑亡相夫營葬
夫又亡無以為飲里有羨婦色者假義欲助以報龔覺

其意辭之既又強之龔恐受其棺則無以自脫乃以所
生六歲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葉屋中舉火自
焚抱夫屍死

蘭谿章孝女銀兒

茅氏女

銀兒幼喪父獨與母居母方疾鄰居失火銀兒出視眾
呼急避銀兒曰母病不能動何可獨避亟返入廬欲扶
母出烈焰忽覆其廬眾莫能救火光中遙見銀兒抱其
母同焚死其後有慈谿茅氏女年十四父母亡依兄嫂
居兄病痿臥值倭入縣嫂呼女出避女曰我室女將安
之且俱去誰扶我兄者賊至縱火女扶兄避空室燬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七

灼並死

工部主事餘姚姜榮妾竇妙善

正德中榮以瑞州通判攝府事華林賊寇瑞榮出走賊
入城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時妙善居別室急取
府印開後窗投荷池衣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千出
東城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
前所執數人獨與妙善出城適被掠隸中有盛豹者昇
妙善賊從之行數里妙善語豹以印處曰今令汝歸幸
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我託飲水出與即畢命矣語畢
呼賊曰是不善昇可縱之易善昇者賊如言豹得縱

還告榮取印尋至花塢遇井果得妙善屍

慶雲諸生陳俞妻賈氏

正德六年兵變值舅病終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尚未
斂婦何惜一死身服斬衰不解兵至縱火迫之出罵不
絕口及身無完膚與舅屍同燼年二十五

樂平胡貴貞

貴貞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鄰曾媪救之歸與子天福同
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家甚貧貴
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女曰我鞠於曾婦於曾分姑媳恩
母子可以饑寒棄之耶乃依從姑以居其兄秉天福未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六

婚曳以歸出視求聘者金寶符飾女潛入房縊死

吳縣衛廷珪妻孫氏 女金蓮 玉蓮

孫隨夫商販寓潯陽小江口寧王陷九江廷珪適他往
所親急邀孫共逃孫謂兩女金蓮玉蓮曰我輩異鄉人
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已劫鄰家矣奈何女曰生死
不相離要當為父全此身耳於是母子共一長繩自束
赴河死

餘于夏璞妻江氏 嚴烈女

正德間賊至江抱方晬弟走不得脫賊將縛之曰誠願
與將軍俱願吾父年老惟此一弟幸得全之賊以為信

縱令置所抱兒出候橋頭至橋遂大罵賊投水死陸慶
中有嚴烈女者高明人賊掠其境隨兄出避遇賊刃及
其兄女泣請以身代賊惘然納刃既而欲汚之女曰請
釋吾兄即配汝及兄去執不從剖腹而死

嘉定張貞婦

婦嫁汪客之子其姑淫穢一日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
婦見之驚走歸母家哭數日久之姑佯為好言謝婦至
則百端辱之惡少中胡巖者最桀黠與姑謀遣其子入
縣為卒而巖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
婦自投於地哭終夜不絕巖與姑恐事洩明日召諸惡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七

少飲二鼓共縛婦梃斧交下舉尸欲焚尸重不可舉乃
火其室鄰里救火者闖門入見嚇然死人報於官時嘉
靖二十三年也官逮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得其實當姑
與巖主使律諸惡少以次受刑

桐城吳仲淇妻楊氏

仲淇卒家貧舅欲嫁之楊曰即饑死必與舅姑俱舅不
能奪數年家益貧舅謀於其父將以償債楊仰天呼曰
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不義有死
而已因咽髮而死

五河孫貞女

貞女母朱卒父鑿繼以李攜前夫子鄭州兒來州兒欲私女值女治麵從後撲之女揪髮覓刀州兒齧其臂得脫女奔訴於姊慟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賊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後死姊曲撫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之州兒不悅一日李自外回則戶扇甚嚴毀門而入見州兒死闕下項幾斷女亦倚壁死蓋州兒給母出調女女陽諾而使之閉門即躡其後殺之也

慈愍沈氏六節婦

沈氏六節婦者祚妻章希魯妻周信魁妻馮惟瑞妻柴宏量妻孟琳妻孫是也沈所居近海族眾二千人多驍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三

點善嗣嘉靖中倭賊入犯屢殲其魁賊深警之一日賊大至沈氏男子誓於外婦女誓於內皆悚息聽命賊圍合羣婦聚一樓以待賊入章先出投於河周與馮從之柴方為夫礪刃即以刀斫賊旋自刃孟與孫為賊所得相抱持且詈賊奪刀自刺死當時沈氏婦死者三十餘人而此六人尤烈

沙縣羅康妻張氏

游餘妻 劉氏二烈女

嘉靖中倭亂舉攜妻妾竄巖穴間賊至張與妾及妾子為所獲賊見張美欲犯之不從驅至營賊首大悅欲置之張厲聲曰速賜一死賊曰不畏死吾殺汝妾遂拔刀

向妾張引頸曰請代妾置撫嬰孩賊曰吾殺嬰孩復引頸曰請代嬰孩存夫亂賊命牽出殺之張了無懼色遂遇害時倭所至淫掠政和游餘妻張氏語其女曰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溺與刃耳銳以為不祥婦曰使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賊陷政和張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領之與張同赴井死與化劉氏二烈女者姊妹也姊有殊姿倭先逼之厲聲曰我各家女也肯污賊乎時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復侵其妹給曰俟妙骨燼乃可倭喜負薪益火女又赴火死

松溪江華妻葉氏

葉應勝妻 林壽妻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三

嘉靖四十一年冬葉與弟惠勝妻陳避倭於長潭獻歲四日倭圍長潭執二婦共繫一繩葉謂陳曰我二人被繫縱生還亦被惡名不如死為愈陳唯唯各抱幼女跳潭中死時林壽妻范亦與眾婦匿山塢倭搜得之范獨與抗或謂姑順之家且來贖答曰身可贖也辱可贖哉我則乎死賊聞其言殺其幼女以懼之不為動曰併及汝矣厲聲曰固所願也賊殺之

丹陽姜士進妻蔣烈婦

烈婦幼穎悟弟文止方就外傳夜歸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即欲

自裁以父救得不死禮部尚書賈士進從父也知婦嗜
讀書令續列女傳婦許諾然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
於總帳前掘坎埋缸貯水笑謂家人將種白蓮於此此
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纂輯不懈
書將成防者稍疎則濡首缸中死矣御史聞於朝榜其
門曰文章貞節

崑山諸生趙一鳳妻尤氏

一鳳早死尤將殉之顧二子襁褓爲強食己而二子殤
慟曰可以從吾夫矣又痛夫未葬龜勉營窀穸惡少覲
其色思強聘之嘗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婦聞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三

之夜取石灰手授自血出冥棺自隨視夫葬畢即自縊
或解之乃觸石裂額趨臥棺中死

莆田方孝女

解孝女

孝女父瀾官儀制郎中卒京師女年十四與叔父扶輿
南歸渡江中流舟覆櫓浮女時居別舟皇遽呼救風濤
洶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赴水死經三日屍浮父櫓
旁同泊南岸有解孝女者寧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
誤溺水女號泣四顧無人即投水中俄兄至酒而得之
母良久方甦女已死手挽母甚堅兄哭撫之曰母已生
妹可慰矣手如解

秀水項貞女

文字吳江周應祚事祖母及母甚孝年十九聞周病瘵
即持齋禮佛默有所祝侍女竊聽微聞以身代語一日
謂乳媪曰未嫁而夫亡當奈何曰未成婦改字無害女
正容曰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况身乎及計聞父
母秘其事然傳吳江人來女已喻夜伺諸婢熟睡獨起
以素絲約髮衣內外悉易以縞而紉其下裳大書於几
曰上告父母兒不得奉一日歎今爲周郎死矣遂自縊
兩家父母從其志合葬焉

餘姚吳江妻李烈婦

成仁譜

卷二十六

三

李年二十而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績養姑已恒凍
餒有黃某謀娶之賄夫族吳琰使餌其姑未即從琰乃
陰與黃及父家約詭稱其母暴病有輿來迎既及門非
父家也姑亦等至布几席速使成禮婦佯曰所以不嫁
者爲姑老無依姑既許復何言然妾自夫歿未嘗解帶
今願一洗沐又問聘財幾何姑以數對曰亟懷之去姑
在殊報顏也衆促姑行爲具湯湯至久不出闔戶視之
則縊死矣

錢塘劉烈女
烈女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

父母共執之俟旦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泣告父曰賊汗我名不可活矣當訴天帝求直耳即自縊嘉諫初惑人言不哭既知其誣伏屍大慟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張延訟師丁二決前說女傅魂於二日若以筆汗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有司遂杖殺張及從子

桐城高文學妻王烈婦

文學早喪父道美來弔烈婦哭之慟父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爲之耳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夫地下爲烈次則冰霜以事翁姑爲節三則恒人事也烈婦即健

成仁諸

卷二十六

音

戶絕粒七日而逝

香河王錫田繼室崔氏

崇禎二年香河城破崔與眾訣曰我義不受辱但幼女呱呱未免遺恨耳將自縊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門眾奔崔倉皇繫索門樞繼於戶後恐賊見其貌或解之也

蓬萊浦延禧妻王氏

五年二十守節撫孤崇禎五年李九成等叛城陷叔允章至其家問所向答曰兒豈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牀頭叔以手振之曰然則決計於此耳遂從容就縊

霍邱知縣黃日芳妻陳氏

妾李氏

崇禎八年正月日芳齋計簿入郡流賊突至圍城二人相謂曰主君未還城必不守我兩人獨有一死謝至君且密縫内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攜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側兩屍應聲浮出顏色如生手尚相援

烈女石氏

文隨父守仁寓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至欲污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賊使數人牽之不解斫其兩手罵如初又斷其足愈罵不絕痛仆地伴死賊就視其衣女以口齧賊指斷其三合血升許噴賊面乃瞑賊擁薪焚之

成仁諸

卷二十六

音

鄒縣張一桂妻邵氏

妾李氏

邵同妾李遇賊欲迫李行邵罵曰亡夫以妾託我豈令受賊辱賊怒殺之李知不免給曰我有簪埋埋後園井旁賊隨李發之至則曰主母爲我死我豈獨生即投井賊下井扶之李披髮破面罵不已賊知不可強乃刃之無爲徐單璋妻朱氏

妹京

朱年十七歸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崇禎十五年流賊破城朱方懷孕奔井邊謂京曰吾姪在懷井口豈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哭呼曰父母安在我伴嫂死矣一躍而入

餘姚金一隆妻黃氏

一隆早歿黃截指自誓立從子為嗣與姑相依崇禎十五年熊氏子欲娶之母黨利其財給令還家間道送於熊黃知勢不可挽願括所有以償聘金不聽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殞其姑聞之急趨視黃曰婦所以未即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復何求遂剝喉以絕郡守聞之斃熊氏子獄中

同州諸生劉長庚妾雷氏

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

成仁語

卷二十六

五

妾志也長庚攜酒登樓謂妾曰汝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解條自縊於梁女方七歲橫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官人魏氏

甲申三月二十日京師陷當賊入宮時魏大呼曰我輩必遭賊汚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一二百人

官人費氏

費年十六自投晉井中賊鈎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給

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李自成命中官審視之非是以賞部校羅某費復給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刀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

懷寧諸生韓鼎亂妻劉氏

福王時城潰舅姑雙柩殯於堂家人盡散劉獨守不去賊疑棺內有所藏欲剖視劉抱棺號哭賊惻然釋之一女年十三先匿別所見賊去出就母賊又入欲縱火而數盼其女劉給之曰苟不驚先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

成仁語

卷二十六

五

炬攜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即投池賊怒刃劉劉罵不絕口而死

當塗孫士毅妻陶氏

陶守節十年值南都覆為亂卒所掠縛其手介刃於指之兩間曰從我則完否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速盡為惠兵不忍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剝其胸寸磔死陶母奔護亦被殺

丹陽人荆濬妻子氏

濬父大澈為亂兵所殺于知不免謂濬曰請先殺妾濬不忍怒曰君不自殺留為亂兵汚耶濬慟哭從之

淳安方希文妻項淑夫

杭州失守潰兵肆掠數日無寧宇希文偕妻避山間

載書以往會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是夕亂兵突至縱

火焚奴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淑美叱曰出則死於兵

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

等坐其中須臾火迫書盡焚遂死賊退希文歸則餘燼

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即散乃收骨瘞先兆

鄞縣舉人楊文瓚妻張氏 文瓚妻 華夏妻 屠獻宸

國變後文瓚與兄文琦友華夏屠獻宸俱坐死張紉鍼

聯其首棺殮早即衣盛服題絕命詩徧拜族戚吞腦子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夫

不死以帶佩自縊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縊夏繼妻陸

氏結帨於梁引頸就縊有司聞楊華三婦之縊遣丐婦

四人至獻宸家防其妻朱氏甚嚴朱陽為歡笑以接之

數日防者稍懈因謂之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屏丐婦

聽之遂闔戶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

兆熙案明史列女傳烈操尤著者尚有蕪湖葛通甫

妻月娥貴池朱姓妻唐貴梅上元汪姓妻王松江嚴

姓妻許定海葉氏女蕪湖諸生繆釜妻張松陽葉三

妻蔡五河丁序爵妻郭博平吳進學妻劉吳進性妻

楊吳縣須烈婦侯官林貞女博平諸生賈垓妻高新

城王承命妻周陝西淳化人高荆嫗貧皇知縣宋德

成妻姜汝州人張鐸妻于睢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曾

山宗胤芳妻江商邱知縣梁以樟妻張諸城諸生李

敬中妻胡深澤舉人宋愈亨妻王南陽府同知鄭完

我母石宿松諸生吳之瑞妻張江都史著馨妻張當

塗舉人吳昌祚妻謝均能畢志所天殞身勵節比烈

丈夫之節概何以加焉

成仁譜 卷二十六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跋

吾鄉盛寒溪先生與陸桴亭陳確菴江虞九講明理學婁東稱四先生嘗手輯成仁譜四十卷寶琛幼時聞傳抄者甚夥而未之見也近吳門顧君湘舟以重金購諸吾鄉藏書之家囑余友趙君心農邵君子顯爲之付梓心農乃與其弟耳山詳加考核而以事迹之簡畧者歸入案語釐爲二十六卷其能成先生之業宏矣先生明季諸生值淪鼎再沉日擊士大夫致命遂志者感憤而成此書其自敘曰懷古傷今心迹庶幾可見焉先生殘編斷簡什不獲一而是書獨全豈非忠義之氣固有不可滅沒乃歷二百年而

成仁譜

跋

一

今得心農子顯兩君以闡揚其遺烈則兩君傳播之功與先生搜羅之志當並垂不朽夫道光二十五年夏六月鄉後學錢寶琛謹記

跋

歲戊戌吳門顧君湘舟以所得成仁譜示余曰君之鄉先輩盛寒溪先生採輯古來忠義著爲斯譜垂二百年而未經付刊君爲鄉後學宜成其志以廣流傳余謹誌之而謝未暇也洎余友趙君心農同官於邗湘舟又以其書來言曰君二人俱與先生爲同里今又同官此時而不謀剞劂則先生之書終不及刊矣余與心農懼弗克任重以湘舟之托乃鳩貲集事焉先生全書四十卷內有事迹不多而列載條目者余與心農謀從簡易彙以案語繁者節之畧者詳之疑者去之闕者補之自三代迄於明末釐爲二十

成仁譜

跋

一

六卷案語則心農任之而叅稽正史校勘缺訛余得心農之弟耳山之助爲多歷九閱月而事竣適有聚珍字板俾爲排印省鉅費也先生際明季陽九之運是書可作西臺慟哭記讀其蒐羅散失不遺餘力而忠臣孝子義夫烈婦之垂於史冊者無不藉先生之學闡發幽光焉則又宇宙間不可少之書也工既訖畧綴數言於末道光乙巳仲秋同里後學邵廷烈謹識於揚州學舍

附識

七月既望校勘成仁譜畢余弟耳山謂余曰成仁譜一書疑爲寒溪先生未定之本今予迫以時日急促竣工篇次容有未經審定者乎烏可不舉其誤而明證之余曰然夫通鑑每重編年綱目尤尊正統是編專載忠孝義烈之事但論時代無關統紀如漢書因作於後漢故稱前漢范蔚宗踵之成後漢書他若晉書之不別分東晉宋史之不別分南宋史有明徵今譜中不以春秋戰國統於周更始統於漢西漢東漢之總爲漢蜀漢之改爲三國東晉之統於晉東魏之統於元魏南宋之統於宋而另爲標目其舛錯成仁譜

附識

一

一也至人臣盡節各殉其主死於何國者繫於何國死於何君者繫於何君史例不容紊也今譜中如田橫應入漢不應入秦嚴顏閻溫龐德關羽習珍應入三國不應入漢吳丞相張悌應入三國不應入晉明都指揮僉事韓青與右副都御史孫祥同守紫荆關先後戰死不應分見兩卷致多歧誤其舛錯二也按新唐書忠義傳敬君弘屯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與中郎將呂世衡戰死而誤作防禦祿山則以武德年間事爲天寶末年事矣代宗時同平章來瑱以不從程元振請託被譖死重見六卷案語中又宋欽宗靖康二年五月卽爲高宗建炎元年則靖康二年無十

二月也措置清河口魏勝一條重見九卷中據綱目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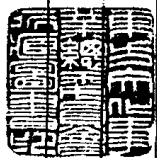
孝宗隆興二年爲正其爲錯誤無疑大抵先生譜中記事援據綱目及史傳者十之六七採取野乘者十之三四卷帙繁富或失檢查余學術樁味兼之參校後卽行排印不及博稽全史詳細致審迨書成緝閱舛錯甚多心未釋然并恐過誤之或不止於此也惟是書於古來忠臣孝子義夫烈婦貞心亮節炳若日星而特爲蒐括無遺尤見先生之苦志愧余寡陋無識未能贊助高深他日務當證明史鑑再爲校錄以補救於萬一是又余之素志也爰撮舉其誤如此道光二十五年八月望前三日同里後學趙兆熙

成仁譜

附識

二

謹識於廣陵學舍之藝芬堂



〔明〕劉廷元撰

宋名臣言行畧十二卷

明刻本

宋名臣言行畧序



名臣言行有錄原時自宋錄

我

明名臣者寔曰之余既取

明錄繁矣畧併及宋錄其約繁

序

一

就簡正說提要與

明錄悉竊畧刻既成余曰按而

論之亦三代以降

昭代之所卓然不可尚矣外是

則漢唐宋並稱正統漢唐

矣我視宋較遠害公之語

明之必先不惟唐者亦

心而後別求昔由古先我

之視宋猶害之視唐宋心

之躋皇得不至求長世孺

序

二

孰成敗之迹輒謂宋之立

固弱乎漢唐豈宋諸臣亦

遜也故隨謀斷董余竊以

為不戢嘗試閱錄中所載

南北三百餘季其間鉅公

碩心燈滅濟以視驚暫
成劫杜姨宋豈不亦肩
楚踵接願可謂漢唐遠軼
乎宋弘說者馱謂宋之議
論多而序功少夷狄之禍

序

三

竟與國祚相終始若是乎
賢者之霖益人固可非也
殫佃之設業公欲使隻輪
及身能竟其用奚啻百
季霖事建炎而卒趙亨秉

鈞宗委仗鉞謂非熊巖已
亦死之心臣不可霖奈
由前知王亂其序由後
則狂贊擊其肘繼以秦檜
蘇議遂牢不可破所謂衆

序

四

君子序之不足弋小人敗
之有餘者非耶大抵宋以
忠厚開基至一再傳後其
君仁厚有餘剛斷不足
以故霖能辨別賢奸即慶

曆嘉祐號稱盛治惟管市

正伯皆可貌隆理寢假信

任不終新德變馭言者寐

不得罪由是傳德護德者

逸杷煽禍正人摧折幾及

序

五

此則諸君子之不幸而亦

有宋人君自急社稷計者

疎也然而宋非豪傑挺生

後以分出其止當不在靖

康後而願能延祚三百餘

禩即後離顛沛之餘若傳

處西：也斃諸公猶能堅

持大節俞志以殉至今言

者皆有生氣然則宋之諸

君子訪勦之方詎可誣矣

序

六

維然君子所急不敵小人

者蓋亦有故宋自元豐以

後田事諸人退屋散地方

術以人骨陰伺間隙擊者

不悟復自分黨援互杷標

楊如《洛朔黨何異開門
巡、中、小、心、夕、焉、乘、其、後
矣、心、云、亡、邦、國、珍、瘁、準
以、春、秣、責、備、之、義、是、則、譬
者、之、過、可、我

序

七

明當全盛、此諸臣處不諱之
朝、固已遠出宋且而敢事
後師、所謂心霖於水鑑者
如、錄、烏、可、以、云
所當、湖、劉、廷、元、識

宋名臣言行畧目錄

卷之一

樞密使濟陽曹

內翰竇公儀

丞相李文正公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蒙正

丞相呂正惠公端

樞密錢官靖公若水

丞相李文靖公洸

丞相王文正公旦

宋名臣錄 目錄

丞相向文簡公敏中

參政陳晉公恕

尚書張忠定公詒

卷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敏公準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丞相李文正公

參政魯肅簡公

丞相許國 文靖公 表簡

丞相陳文惠公 堯佐

參政韓忠獻公億

丞相鄭國元憲公_岸

丞相祁國杜獻公_衍

卷之三

參政范文正公_{仲淹}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_籍

樞密使狄武襄公_青

參政王文忠公_{堯臣}

樞密包孝肅公_拯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_{德用}

宋名臣錄 目錄

諫議田公_錫

侍讀孫宣公_奭

中丞李恭惠公_及

起居舍人尹公_洙

天章閣侍制王公_質

侍讀孫公_甫

安定胡先生_瑋

但徠石先生_介

丞相魏國忠獻王_琦

卷之四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_弼

參政歐陽忠公_修

太師潞國文忠公_{彥博}

參政趙康靖公

參政張文定公_{方平}

樞密胡文恭公_宿

端明蔡公_襄

尙書王懿敏公_素

參政唐質肅公_介

參政趙清獻公_升

宋名臣錄 目錄

御史中丞呂公_誨

卷之五

御史中丞彭公_{思永}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_鎮

丞相荆國王文公_{安石}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_光

丞相申國呂正公_{公著}

中書舍人曾公

內翰蘇文公_軾

門下侍郎蘇公_轍

門下侍郎韓公維

中書侍郎 獻簡公堯俞

卷之六

丞相范忠宣公

丞相劉忠肅公摯

樞密王公巖

諫議劉公安世

內翰范公祖禹

諫議陳忠肅公唯

秘書丞劉公恕

宋名臣錄 目錄

節孝徐先生積

、 太師龍圖黃文節公庭堅

御史任忠敏公伯雨

司諫江公公望

右丞陳忠肅公過庭

丞相吳公敏

僉書曹公輔

同知孫忠定公傳

卷之七

龍圖錢忠定公卨

四

太參權公邦彥

特進朱中 公倬

太參張忠定公熹

樞密王敏節公鼎

尚書葉公夢得

尚書程公鵬

尚書廖公公剛

諫議衛公膚敏

司諫陳公公輔

尚書張忠簡公公闡

宋名臣錄 目錄

司諫王公公籍

御史杜公莘老

御史黃公龜年

中丞辛簡穆公次府

卷之八

內翰呂公木中

太師涪國吳武安王玠

太師信國吳武順王玠

侍郎周簡 公夔

太師李忠定公綱

五

大師魏國張忠獻公發

僕射豐國忠簡公鼎

卷之九

學士宗忠簡公澤

太傅和國楊武恭王沂中

太傅蘄國韓忠武王世中

少保信國岳武穆王飛

大師張文忠公九成

吏書晏公敦復

大師劉公子孫

宋名臣錄 目錄

學士胡忠簡公登

附節義諸臣

卷之十

大師徽制傅忠肅公察

資政劉忠顯公翰

刑侍程公振

尚書李忠愍公若水

監丞歐陽公珣

學士宇文愍公唐中

尚書朱公升

參樞張忠文公叔夜

殿撰張忠公克誠

直閣鄭威愍公驥

學士向忠毅公于韶

祕撰孫忠愍公昭遠

資政郭勇節公未

待制楊忠襄公邦乂

開府趙忠烈公立

尚書呂公祉

附理學諸臣

宋名臣錄 目錄

卷之十一

濂溪先生虞部周元公敦頤

明道先生宗丞程純公頤

伊川先生侍講程正公頤

橫渠先生太常張明公載

御史張公誠

康節先生著佐邵公雍

榮陽先生侍講呂公希哲

上蔡先生士謝公良佐

廣平先生御史游公鼎

龜山先生侍講楊文靖公

和靖先生 荆尹公

東平先生侍御馬公

卷之十二

武夷先生侍講胡文定公

五峯先生召使胡公

病翁先生觀使劉

延平先生學士李文靖公

晦庵先生太師徽國朱文公

東萊先生直閣呂成公

宋名臣錄

目錄

八

南軒先生殿撰張宣公

復齋先生府教陸公

象山先生監丞陸文安公

龍川先生節判陳文毅公

西山先生學士蔡公

隱逸希夷陳先生

宋名臣言行畧目錄終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一

當湖劉廷元訂

曹彬濟陽武惠王字國華真定人事太祖太宗真宗位至樞密使配享太祖廟庭

大舉伐蜀以王為都監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唯王申

禁戰之令明勸賞之法勢如破竹不血刃而兩川平王與

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縱酒不恤軍事部下皆求取

無厭蜀人苦之王勸宜速振旅凱旋斌等逗留卒致全師

雄等作亂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斌等歸

闕太祖盡得事狀又面詰王仁贍歷詆諸將不法事清慎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一

廉恪惟曹彬一人耳斌等並下吏議即日授王義成節度

使王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

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

肯惜言哉懲惡勸善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

王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悉閉於一第窺以度食戒左右

曰是將御當密衛之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師

還輜重甚多或謗言悉奇貨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

金寸錦之附焉

王全斌等平蜀 斌殺降兵三千人王不從但收其文案不

畧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奏成宣令後殿見

問曰如何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王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 尚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王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頤王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王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殺降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署名太祖取覽之謂曰如此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委任若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所以一同伏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大搜軍中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

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宅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王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王曰余病非藥石所愈諸公共誠心發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曹翰克江州念其父不下屠戮無遺王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句於海上者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呼 歸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後已待漏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如此者八年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不曉其旨王曰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所居堂室蔽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譏忝不伐又如此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三

竇儀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第，國初再入翰林，弟儼侃備
僖皆繼登科。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
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人掖
庭者，上閱其奩，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
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
奏曰：「蜀少王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大喜，因嘆曰：「作
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既
貶官，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四

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
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
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

公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百儀語及普
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
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
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詰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
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恨於普，又喜已進用，遂攻普之短。
果罷相，鎮河。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
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

其言之驗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
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雖傾囊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
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欲以為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
太祖聞之，驚嘆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五

李昉文正公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相太宗

公任周朝人望歸太祖而獨不附王師入京又獨不朝賤

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

願內徙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五辭始至上勞之昉

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喜曰宰

相不謬薦人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公無言微

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

來歸獄上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公為相有求差遣其人材可收用必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六

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

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

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盧多遜與公相善公待之不疑遜多毀公人以告不信之後

太宗語及多遜事公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

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

公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

曰此人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公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

司時政記進御自此始

呂蒙正許國文穆公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甲科相太宗
真宗

太宗問治國之道在寬猛得中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

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聖陛

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言路愚夫之言賢者擇

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

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事何愁天下不治苟親

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

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七

不必究問異官物無損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以大度兼容則萬

事濟曹參不擾獄市惟兼愛善惡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

之道

國朝三人中書惟公與趙韓王未嘗以親戚微寵子從簡嘗

奏補舊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公奏曰臣忝及

第止授六品官天下材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無限今從

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也乞止授六

品京官遂以為制

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曰是

小子亦參政邪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詰其官位姓名公止曰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有朝士家藏古鑑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言之咲曰吾固不過樛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不復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矣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何如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爾此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即疏之悉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八

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公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遂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公門下一日自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公見韓公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

呂端正惠公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相太宗

公使高麗遇風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保安軍獲李繼遷母太宗喜時冠準為樞密公為宰相上獨召準與謀準退公邀至幕中詰曰君何以處之冠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公曰非計之得也願少緩其事將覆奏之即請對上具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逆胡哉且殺遷母遷可擒乎徒樹怨而堅其叛耳宜置延州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降終可繫其心上稱善曰微卿免誤我事即用公策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九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王繼恩等忌太子英明陰謀立潞王元佐太后使繼恩召端公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公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趙普在中書公為參政趙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器也

錢若水軍靖公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釋褐位至同知樞密院事

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賞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異公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邪公笑曰數人當死豈可不熟觀其獄辭留旬日知州屢趣上下皆怪之公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密使大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十一

簾外女奴父母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悉破富民父子械縱之其人傾家餼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其功公固辭曰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本心也朝廷若以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擢樞密副使

李繼隆與轉運使廬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隆復檄八月不利當更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旋復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既辦是時民輸輓者散倉卒不可集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與太宗怒立召中使令乘驛馳取轉運使廬之

翰竇玘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公留廷中不去久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繼隆外戚貴重莫比據其一幅奏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翰驗事狀明白如誅亦何晚焉敵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十一

詔訪備邊之策公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三積芻粟四重將帥五明賞罰嘗率眾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成將所伏上謂左右朕見儒人談兵不過尊狙視席間引孫吳述形勢而已責之用罕有成故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黨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至則乞罷其役時論避之

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擢為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日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忝昌僕射師長百寮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鬱悒也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各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而效忠此中人以下所為也上

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鏐等曰頻見昌言否鏐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在位不能悉心補職斥去卽汎瀾涕泣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鏐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

李沆文靖公字太初洛州人擢進士甲第位至丞相配享真宗廟庭

真宗初卽位沆爲相王旦參政公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欲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邁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潛嘆曰李公有先知之明公在相位接客寡言馬亮與公同年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達亮語公曰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僕病未能公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

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
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

真宗初即位沉爲相問治道所先沉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
之人此最爲先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後或薦詢可用真
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公沒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
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
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軼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
能取信王上況如李公才識而濟之無心邪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諂即佞臣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十四
常惡之豈效尤

公爲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公對使
者引炬焚其詔附奏曰但道沉以爲不可其議寢

寇萊公與丁晉公善薦於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謂公曰
相公豈以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
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
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晚年與寇權寵相
軋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公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
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堂前藥

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

語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治居第
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
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
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
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安事豐屋哉

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沉爲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
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駙馬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
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十五

王旦魏國文正公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太尉配享真宗廟庭

真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應舉選不必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

宋名臣錄卷之一 十六
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不可曰他日將有車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宮禁火災公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始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某王宮失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及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始以明無狀上欣然聽

納減死者幾百輩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司辭公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其職思公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淪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慙翼日見公公曰同年甚得詩大度量

宋名臣錄卷之一 十七

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寇準爲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服

諫議大夫張師德謂向文簡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

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日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十八

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正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願陛下謹訶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翼日上召公問事當如何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

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皆罷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且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家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賴諸公規益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十九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時公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矣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公能用人

王太尉薦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授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時向文簡固在中書一日陳再來公

不見曰今到集賢廳相見既而向出陳所留文字公瞋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耳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瞋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

公母弟傲不可訓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酒流滿地不可行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十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瞋目曰吾門素風亦至此亟令減損家人一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

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

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懇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饗人所瘦食肉不飽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李文靖居相位公預朝政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中書備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沉死子必為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且不樂盤遊必興土木矣及祥符間契丹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廿一

既修好兵革不用王欽若始建議封泰山崇奉天書耗用浸廣公常悒悒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誰為國家抗羣小者乃薦呂文靖公夷簡暨王沂公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仁宗持盈之業

又曰真宗召且飲酒於內中權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且不復異議且為相時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

向敏中文簡公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真宗

公知永興軍會邦人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袍伏廡下幕中明日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讎入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曰朕未嘗除右僕射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昌武往見門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廿二

端揆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中問今日有無戚賓宴飲亦寂無一人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公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納宿今主亡婦及財必執我詣官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簪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其中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

中暮夜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取去獄

成皇府公以賊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服罪公固問實對公密使吏訪賊更食於村店店姬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僧之獄何如吏給之已笞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問也姬曰婦人乃此村少年某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姬指示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併得其贓咸以為神

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唯公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勤心於民事耳於是有復用之意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三

陳恕晉公字仲言洪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參政

公總領計司多年每太宗請讓公欽板賦縮負墻而立俟帝意稍解復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

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俾各條利害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大深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裁損之可以經久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非公之舊也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四

真宗諭曰卿求可代者時萊公罷樞使公薦以自代上用萊公為三司使以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檢尋公前後改革興立事件類為方冊無不循舊貫李諮始稍稍除削方冊今無存矣

公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語而不進上屢趣之終不進命執政詰之公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張詠忠定公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工部尚書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成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笞而遣之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恐帥軀輕而小人挾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五

冬東西兩川旱民饑吏失救郵寇大起賊首李順陷成都王繼恩文招安使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繼恩破賊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時益雖收復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樂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

皆汝輩為之能啗白乃帥分其兵尙可免死吏曰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滅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釋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召謂曰招安使頭兵城中不即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逾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為賊脅從當許自新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皆釋其罪使歸田里繼恩械賊數十請公行法公詢之悉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六

順裔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卒劉玠所逐懷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受教行至方井果遇一戰斬玠首餘黨盡平衆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兵廻有以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之際豈暇復首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相

顯歡躍

公性剛毅因責決一吏枝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契彼云決不得契劍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服公威信令出必行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判今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

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二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宋名臣錄

卷之一

十七

痕也

李順黨有殺耕牛避罪逃者公許首身拘毋十日不出拘妻一宿而來公斷云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公嘗以蜀地表挾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

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民無餒色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公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暇吾舉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太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耻若舉之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好奔競又何須舉他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八

公自蜀還以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懌蜀郡復大治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以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對公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肯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諍爭夜宿郵

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祇候皆號能吏

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陞見上寬其告俾養疾公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闌如也李旼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晒曰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磽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二九

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關呼婢父母出貴以嫁之仍處女也

公曰事君者庶不言貪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

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

也

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李暉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謂逐萊公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戲

宋名臣錄

卷之一

三十

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巳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公少學劍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可制公寓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二

當湖劉廷元訂

寇準萊國忠愍公字平仲華州人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幸魏時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

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寔以貴顯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

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揭鄉里姓名縣門莫敢

後者嘗賦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

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柏於庭民比甘棠稱萊公栢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一

太宗時為員外郎奏事忤旨上拂衣起欲入公手引上衣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得魏

鄭公也

歲大旱太宗以問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柰何準獨曰

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

準問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召兩府人準

言曰某子甲坐贓少爾罪乃至死參政王沔弟淮盜所主

財至千萬願得不死非偏而何上問沔沔首謝皆罷去

其暮大雨上喜遂驟進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臣

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謁太廟還六宮登樓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二

天子比巡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進勸上北渡以固衆心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又勸上北渡上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宿衛殿下準謂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所

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

準語準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卽趨瓊以其兵先渡

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勢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引退不敢逼合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於是有請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公不得已許之時虜舉國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三

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非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誠少卿緩之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

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戒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知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禦者乎戎遂得和

虜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

嫌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準召利用語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脫粟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虜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殿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遂酌太白飲之命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四

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欲訖拜別公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退乃召為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公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昆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且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合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準摯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天禧三年也

天禧末真宗寢疾重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協力處畫已定凡誥命盡使億為之且將舉事會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輦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畫以公所謀白大皇遂矯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遂指公為友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五

謂慙不勝公特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公為樞使利用為副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武夫耳豈解國家大略利用銜之真宗將立劉氏公與王旦向敏中皆諫出於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曹寇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

避不見人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罷

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拜鍵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

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六

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王曾沂國文正公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者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承平所感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被擢用焉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子孫誅戮不得保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七

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福乎若欲稱制非惟為劉氏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懼入白之議遂止

初章聖上仙外尚末聞中書密院同人問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廡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冲年太后歸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立妃之文必若尊禮俟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寢殿中

實不爲此言若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謂敗公首被爰立之命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公時判禮儀院乃米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

丁謂既逐李迪於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王人恐亦不免也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

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爲山陵都監謂爲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宥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八

可否既而上宥有石石畫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問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宥

魏公言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琦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重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納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九

李迪文定公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相真宗仁宗以太傳致仕

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嚇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常置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於鞞囊取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十

上將立章獻后迪屢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公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籍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搖公之力也

公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

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

真宗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

真宗疾甚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公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公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中書闕人權留謂謂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十一

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今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宜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朱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瑩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曆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魯宗道肅簡公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事真宗
仁宗

仁宗在東宮公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公往往易服微行
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
自肆中飲歸中使欲先人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
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與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
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也使者具
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人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
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
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
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

童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王對曰唐
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
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
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
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歿從
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公曰
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子誠幼
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
屢折之帝前時責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

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公爲正言事有違悞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竊媿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四

呂夷簡許國文靖公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相仁宗配享廟庭

河北自五代末卽美田鑄公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宅路自是農器無征

玉清宮災太后泣曰先帝尊道奉天金建宮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公知后旨且復營繕因推洪範以明災異所致請罷不復建

公以王上方富春秋宜遵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人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公奏宜從厚章獻遽引帝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十五

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公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人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會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

有水銀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公在童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
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
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繫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
也故孜孜燮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
救禦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
養宮中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不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
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
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宅日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十七

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
在中書聽旨后寤即令出官

太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
起居兩府請人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
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廷
有變羣臣願一聖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公執不可后曰適已微許矣
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
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元
昊及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為

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
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
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
聞有指斥之詞矣

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
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
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
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仁宗領
之

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請城洛陽為遷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十七

都計公獨謂虜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
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謀
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增修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
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
議既而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契丹
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幕次與虜使相見置酒而議
以折之上以為然虜使見公畏伏語館伴使曰觀宰相如
此雖雷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

范文正屢攻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
軍會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

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直學士上以公爲長者
天下亦多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曷以公事忤犯相公
不意相公乃爾獎按公曰夷簡豈敢舊事爲念耶及文正
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
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庠爲參政先是公執政諸公
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公不悅
一日二人獨在中書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
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宅人敢爾耶宋公以爲公誠
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
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十六

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
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
府共進呈宋公遽曰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
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
甚方公默然無一語上顧問公何如公曰杜衍之言是也
止可薄責而已乃降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而宋公不知
爲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

陳堯佐文惠公字希元閬州人進士第相仁宗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饑者吏民以公故皆
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
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爲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
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徵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
上足吾豈爲俗吏哉

知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
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
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爲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十九

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
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絀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
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

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謂敗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遺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
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歆言而
陛下之所宜行也天子嘉納之

韓億忠獻公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從開封舉進士事仁宗
官至叅政以太子太傅致仕

公與李叅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謁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
先第授許州長社簿赴官自控妻驢公為負一箱將至長
社三十里李謂公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半遺
公相持大哭別去後公亦登第皆至叅政

公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募
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唃廝囉與元
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加唃廝
囉節度使公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以安遠人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二十

且元昊嘗賜姓令夷狄攻之而反加恩賞恐徒激其怒以
生邊患也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遣之

公知洋州有大校李中以財豪於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
里姬之貌類者使認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
索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被笞掠及自誣伏受杖
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
皆未嘗引邪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邪醫示之
眾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公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據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
主上之心雖蠱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任仕者大則聖為公卿

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柰何銅
之於聖世乎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廿一

宋庠鄭國元獻公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
第一相仁宗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卒莫
敢對公時叅政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
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
言奏之後皆施用

公問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
不精且多外補成更非彊本之勢

公嘗曰殘人矜才逆詐特明吾終身不為也

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二二

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
罪若奴告王此風不可長也察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
意欲激其報之公不容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
遣之

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於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
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杜衍祁國鄭獻公字世昌越州人擢進士甲科相仁宗以
太子少師致仕

公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入以為神其簿
書出納推柅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
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安撫
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
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
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未與語其人曰吾不能免
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二三

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牛芻秣宿
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省費十六七
吏部審官王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
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史吏受丙
昧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
負其事不當得公倍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他闕不願
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
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
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與銓事予奪
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

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敝亟用富韓范而三人者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去上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以沮軍罪公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廿四

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殿窺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隣府皆警范文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矯矯飾過實則趨乎偽

又曰今之在上者多撻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成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其貧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

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亦隨所能薦之

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取禍耳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公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

宋名臣錄 卷之二 廿五

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期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生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

公享客多用器器客有面稱嘆曰公為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畫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好爾然公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

及也其不妄施人所不能及也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三

當湖劉廷元訂

范仲淹文正公字希文蘇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位至叅政

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以水沃面檀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饈拒不受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大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辨之語于屏上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公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

宋名臣錄

卷之三

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殊從之遂除館職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童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公奏不可殊大懼召公責以為狂公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門下也殊慙無以應公為將持重不急近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示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扼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

至於廢樂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諸將皆服公不可及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邊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約公進兵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二

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乎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元昊設伏全師陷沒突聲震天地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爲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羗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餉之勞其所設施公而入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

禦論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公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欲誅仲約以正法公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壞之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善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後出按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則朝廷意比夜傍徨達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宋名臣錄

卷之二

三

謂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未甚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須取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議遂寢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公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王首諭曰饑歲上儉

賤可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厥舍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叙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惠也

公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四

公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毋養吾親汝毋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見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毋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

諸已而後爲樂耶

公語子弟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然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得不恤其饑寒哉且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

公輕財好施尤厚族人既貴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糶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王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百口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緡三千疋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故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切學壯仕爲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五

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在睢陽遭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比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龐籍頊國莊敏公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以太
子太保致仕

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
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右欲以奇
巧自媚後死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
其言中丞孔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上人風旨
獨龐公天下御史耳

公在延州軍行出塞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
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
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六

文公為相公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
國用竭因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減其衣糧之半
者二萬餘衆議紛然言衣食於官久不願歸農又習弓弩
散必為盜上亦疑之二公曰公私困竭冗兵太多故也不
省無由蘇息果有聚為盜者二臣請以死當之上意乃決
邊儲由是稍蘇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克壯年少
所不及至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
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
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聽致仕

狄青武襄公字漢臣汾州人從軍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公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
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
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皆
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
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

成涇原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過山峒知其前必
遇險士卒皆欲奮擊公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
深澗將佐悔不擊公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
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七

中存亡不可知悔不擊不可悔不止

公征智高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公乃出
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
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請帳立甚久
而公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不知公所
在諸將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青為宣徽使傳語
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麾下賊所俘脅皆慰遣
之飲積尸為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
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啖奏公曰安知其非

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公不從以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公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公之用兵王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臨利而能戒乃公過人處公事親孝遭父喪雖社金華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二云奉使江表而已

公作真定副帥嘗宴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許時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八

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許卒敢如此詭訾公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蓋温次日公首造劉易謝魏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公為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公獻以謂公之遠祖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或勸去釐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仁宗喻公去其涅公指其面云臣所以至此者以是尔願留示軍中不敢奉詔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下人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王堯臣文忠公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事仁宗位至恭政

元昊反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韓公坐主帥失律范文正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王將由是迂宰相意明年賊人涇原戰定州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范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使者皆加厚賦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九

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皆加稅而用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所在流庸稍復其業

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不可度支副使林維附承

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

包拯孝肅公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至樞密副使公知天長縣有誣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旣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徒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闕羅包老

公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爲龜鑑爲中丞

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言卒未聞有所

處置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

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唯陛下裁察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王德用魯國武恭公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童獻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二

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公帥真定上遣使問公遷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中進士第事太宗真宗位至諫議大夫

公自布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籍田禮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園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闕今師平太原建茲二載未償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生民為瘡痍鬼上嘉納焉趙普當國錫謂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檢今郡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一

便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

太宗時錫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上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一卷又採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錫且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已至矣

錫疾亟進遺表真宗召宰相袖出其表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而傲于朕者興歎久之

孫奭宣公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事太宗真宗仁宗
位至翰林侍講學士

與軍上言宋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公知河陽上疏
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其辭有云得來唯自於朱
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項之朱能
果敗

真宗將西祀公上疏切諫以為西祀有十不可其辭有云秦
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饑歲今
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
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四

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之國事及復申釋未嘗避諱因以規諷
又撮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曲微言上之蓋無逸
為圖乞施便坐為勸鑒之助

公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群臣
皆歌誦盛德獨公正言諫爭毅然有古風采

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處

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

今老夫歸矣喜動千色復頗石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

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

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

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公與馮章靖公俱以重望勸講禁中凡朝廷典禮事並二公
討論之沂公嘗言孫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正合彙
法事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馮貳卿求廣博不專以
典正為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奏以是二君之優劣分矣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五

李及恭惠公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事
真宗仁宗位至御史中丞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公上
即以公知秦州衆皆謂公謹厚有行檢非守邊材楊億以
衆言告旦旦不荅公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
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公方觀書召之使前
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公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
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且
日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
器如此信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六

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王將斬之事之常也且
之用及非爲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襲服邊境事
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於聰明多變置敗瑋成
績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
是服且識度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
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垂崖鎮蜀當遠時士女環左右終
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之檢押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起居舍人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
願得俱貶監鄆州酒稅

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爲人希時
宰意攻以居涇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公曰
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訛而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
死矣公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
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
後公在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
幾片無所不道而公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七

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
公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
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
言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甫謂信然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成二篇行於世自
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於西事尤習其詳欲
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
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
見類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不可變也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
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
以師魯為恆爾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八

王質字子野文正公姪也以蔭補官召試賜進士及第事
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
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
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
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
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遂緩出
其獄始大稱曰君子也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十九

遷湖北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
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自若
判吏部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間之公曰選
法其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更法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
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
陷朋黨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聞者為公縮頸

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
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
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
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終身不

貪所至有冰蘗聲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再舉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天子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官使補缺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曲諷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尔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生私議公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公在諫院言多補益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十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

慶曆中孫甫蔡襄為諫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求罷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仲淹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無適莫甫嘗家居

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重則懼違范公欲薄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為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

初元吳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二

羣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大困在浮費而浮費兵為甚今不能損又可益邪且兵已百萬不能止盜而但欲多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

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公曰一日可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公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聽者曉然如目覩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

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閱贍書未成公已卒詔取其書藏秘府公生平甚重惜此書常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為江東轉運使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行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解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沼中島上公聞之亟還人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白首乃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與之他人不得見也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三

胡璣安定先生字真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官至太常博士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公教授湖州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四

先生 教蘇湖二州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秀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皇祐至和間爲國子直講朝廷命王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日講易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劄子呈于藝祖之事

仁宗朝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

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百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五

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往胡之徒也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子來就學其子儂宏所齋千金仍病甚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驚其心而後教誘以道者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頽脫善學

二三年登第而歸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
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
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欲必戒婦之不若吾
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六

石介徂徠先生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

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困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濱聞
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
但日餐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
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器
重之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
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
並為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
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鉅斯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七

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
徇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先生非隱者嘗仕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
為徂徠魯之聖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
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
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
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
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
孟軻矣

韓琦魏國忠獻王字稭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二人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丞相配享英宗廟庭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衆謂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未嘗苟且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着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王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

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八

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朱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子上不報公抗疏乞出上乃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叅政韓億

石中立等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朱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

直有本末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

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

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

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

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

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畧曰諫王理勝而以至誠將之以益利路人飢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

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支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二九

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給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食

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饋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元昊掠鎮戎軍備將劉繼宗逆戰不利詔下切責衆議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

難公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

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大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

角臣實痛之願更命返臣觀賊之際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論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邊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爲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實狂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公駐延安忽有人子夜携訖至臥內遽褰帷帳公起坐問曰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十一

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口其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儼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歎曰非琦所及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請益兵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猶爭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色忿欲責

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當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爲忤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童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佞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

徙鎮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公至即用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十一

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掉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溫其孤兒使繼衣厚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鏡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歲大歉爲法賑之活饑人七百萬隣城旁路剽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爲雄鎮巖動虜中

公自爲相卽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全補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祿享故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請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絕之義擇才臣請四

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為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命勅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公數乘間乞選立太子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毋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執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宦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況遠詳重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二

識慮過人非有它也猶豫不決招讒隱生變故且各未正則尚得以辭各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搖矣仁宗欣納曰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太子召學士為詔書英宗既為太子尚堅臥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屬敦勸上如其請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即帝位宮門徐開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蕭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吝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

子果何預焉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忍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昭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震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三

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為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推妄傳語言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公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富意亦以太后之意為然

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遂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大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四

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容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公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爾子病毋不容之乎慈聖不懌曰皇親董皆笑太后欲於舊高中尋克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動曰太后不

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人臣等五六指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五

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穎上間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謀兩宮時司馬温公在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凡十餘童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公已僉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

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始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詒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拆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諫服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六

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公曰太王乃頷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頷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頷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一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降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漢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指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

公爲相日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公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上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改葬大名時朝廷行青苗法公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命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七

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卽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大槩用偏辭曲說爲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公旣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於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旣成客有勸君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

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
下輒悍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
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
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
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
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妙亦天資高爾
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
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
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公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八

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
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
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
不食

公曰琦平生伏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
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則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宅方可成
務

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樊噲爲副廣趙成若以

胡趙自處樊可知也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
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
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
之甚善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察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各公即
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

公師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鬚公
宋名臣錄

卷之三

三九

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
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上前未嘗輒漏
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

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公論時望諸
公皆不以經論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籠入細乃
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平日又謂成大事在膽
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
晉公點檢着亦有未盡處不知所摘何事或曰必克厥愛

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鷲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段則一其品相遠矣

公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間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才皆出其籠絡獨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四十一

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它日大用當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節譽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關門下以璟言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公晚與永叔相知最深永叔深服公德量嘗曰累自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氏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恥中書相會

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公言如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

公嘗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歛稅良厚而終身保骨

宋名臣錄

卷之三

四十一

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今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出於有心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四

當湖劉廷元訂

富弼韓國文忠公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配享神宗廟庭

寶元初元昊及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又言夏守彬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元昊寇鄆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隆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

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

制下復劉從愿妻遂國夫人之封公時知制誥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盖自公始安道見呂申公公猶以非舊典不樂

契丹聚重兵屯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叵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公往曰北朝忘章聖太帝德乎澶淵之役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

宋名臣錄 卷之四

用兵者皆身繫國計也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王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地與人北朝不過利其租稅爾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禍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

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之出降賞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于是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三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愛南北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顏利爲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嚴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必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此也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虜公已稱納矣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改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使晏殊何如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晏之壻也其忠直如此

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閉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曰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各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事遠除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方辭曰增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爾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命公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再申前命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遽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取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童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

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

公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鑿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王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大塚壅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五

而歸凡活五十萬募而爲兵又萬餘人

公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稅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楊下公慨然指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尤師以伐四夷否則陳答弒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當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

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卽位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六

久旱公乞罷回天節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邪近忠良上親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既謝且云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思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干戈一興上貽宸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爲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威四夷故知老成

之慮遠也

公在毫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提舉常平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詩之

公自毫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七

其奸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達討之公言海嶠深遠不可責其必進願詔達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南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公為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辯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劉晁之三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八

歐陽修文忠公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范文正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中以離間大臣貶知饒州余靖疏救以朋黨坐貶尹洙請以師友當從坐貶公貽書責司諫高若納不能辨其非辜若納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令公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年來此輩沉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歌之

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二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機奏公難曰吾初論范公事豈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九

其進可也辭不在初范公之貶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知歐陽脩何處得來

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宜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剝

保州兵亂以公為河北轉運使陞辭上曰諭無為久留計有

所欲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

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可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以獄尋事中公降知滁州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

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待從之臣也

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知開封府代包孝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鄆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有以包公之政厲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

長耳聞者稱善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見服藥云疾已愈矣便是良醫
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
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民便既去
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
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
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
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公因大水建言國本不可不急司馬光呂誨亦疏論述仁宗
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韓公對曰此事豈臣下敢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一

議當出聖擇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
者可也力贊之議乃定又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
除官既退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上
大喜曰如此甚好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
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上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
行可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至服除堅臥稱疾前後十
餘讓又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
皆知將立為皇子不若正其名立為皇子緣語勅降付閣
門某得以堅臥不受若立為皇子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
天下事即定矣不由某受不受也韓公力贊之遂降詔止

為皇子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安撫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轉運使
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歲
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上厲聲曰已行之事
何可改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若朝廷果除授不當
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彰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
非而改過亦是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非當從臺諫之
言使彼銜冤受屈於理未安然之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者指公
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二

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
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又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
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元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
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
郎中薛良孺公之妻族也坐舉官不當被劾孺怨公揚言於
衆有帷簿醜朝士以濮議故多疾公流布遂廣蔣之奇遂
以此事劾之上曰言事者以闔門曖昧中傷大臣此風不
可長坐謫官仍勅榜朝堂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
修由是薦為御史既而及攻修修尋亦外遷故其謝表曰
未敢薦稱之墨已闕射羿之弓

管獨對奏曰臺諫累奏臣專主濮議荷陛下保全言者稍息
上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二相有所異同
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議事往往面折其短
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不喜也今後少戒此公對曰臣以
愚拙敢不如聖訓

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正納本錢以示吾爲利罷
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
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在滁時自號
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三

卷琴一張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爲六一

破名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
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
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者類此五代史
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尤多

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
廷以一書出兩手體不能一詔公刊詳列傳令刪修爲一
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
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曰舊制
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公

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捨其
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
皆前未有自公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
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

公修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
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
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
此其志也書滅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更添數倍議者以
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
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
者也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四

張舜民遊京求謁先達是時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爲學者所
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公與談更事既久之舜
民請曰大凡學者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聞今先生
多敘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
當自知之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吾既夷陵欲
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遺日因取陳年公案及覆觀
之見其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
有夷陵荒遠偏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
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恭歷三

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竊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當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以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公與其姪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官祿吾公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爲戒也內翰蘇公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五

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其私乃見真偽此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文彥博潞國忠烈公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樞密直學士明鑄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公請自往督戰又請得便宜從事公至貝與明鑄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寒之走白公選取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街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緘以引城外人中驚擾遂生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六

擒王則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獲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

事須富有術也

公爲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摺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蹀競者自知愧耻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麗籍時爲樞使公與之同議省兵汰爲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又二萬

唐介爲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副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就列既卷簾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七

上暴感風眩疾僅成禮而罷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公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鄆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闈豈可不合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者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及夕詣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帷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公曰今何

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罷醮兩府始分番歸宿不歸者各宿於其府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公曰朝廷施爲務合人心以靜重爲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爲此將以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爲已發故力排之

元豐三年王堯臣子同老言先臣參預朝政與文富請立英宗爲嗣大計遂定會公來自北都過關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八

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於是手詔中書曰彦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緣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敏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力辭

趙槃康靖公字叔平應天府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公與歐陽修同在館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會修甥嫁語蔣之奇劾修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上怒羣臣無敢言者公上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閭房賤昧事輕加污曠臣與修踪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公亦澹然如平日公求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十九

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賢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諡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致仕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置座右以時省閱

張方平文定公字安道宋城人中英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以太子少師致仕

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為嫂書求大名公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頓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寇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後必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十

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元昊叛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所刺兵二十餘萬人皆市人不可用宣毅驕甚所至為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

元昊叛陝西四路置帥夏竦爲總帥居長安不臨邊公爲諫官言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帥之名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從之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既厭兵而敗亦困敵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一

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十月始請降

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旣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遶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

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公言自祥符已來萬事情弛務爲姑

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劫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且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儉之人布之言路違道于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二

移鎮西蜀初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伏絡釋於道詔促公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里安能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使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謂調兵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澤人始爲此謀者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蜀人至今紀之

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閔士馬築堡葺築城之西壓秦境上

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
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
出塞何名爲輕舉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
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

上將召用介甫公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
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而強兵公因陞
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
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
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少留乎曰退卽行矣上亦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二

張然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如
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詩以世
襲故邊圉無事童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
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
而威令行間謀精而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
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
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遠取幽薊自是歲
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其半十餘
萬文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

廷始旰食矣眞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
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矣祖宗之事大畧
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
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陞
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罷召二府觀焉公以宣徽使與召衆
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
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
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
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四

胡循文恭公字武平常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官至樞密副使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知制誥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縱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是其言至今行之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五

公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請南京聖宗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王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顧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史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四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易良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

泄故陰盛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即言宜用迭配如初

詔詳議官關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郵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請公曰詳議欲得人公苦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王今白首矣不忍絲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六

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至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陛下以包拯近臣不合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嘉祐六年拜樞密副使羣臣方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

年自古未有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若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王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

上命公為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疏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早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為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其神武英斷自開關以來未之有也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定而人心安矣仁宗感悟遂罷祈禱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十七

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鞞板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
公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為造物者所喚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人中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官至端明殿學士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賈誼諫高若訥皆坐貶公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其詩播于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市之獲厚利

慶曆初承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公以詩賀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謀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亦除諫官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十八

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于正而上益與大臣圖議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尤多

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

公為文章清道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

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此待詔職也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二九

王素懿敏公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事仁宗官至端明殿學士

仁宗方留情政事思聞得失親除諫官而歐余王蔡相次進用公嘗言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一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為公止仁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十

仁宗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夏十矣

慶曆中京師旱公為諫官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

太乙宮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
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光者
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公以從日色甚熾
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雲
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却道遙登御平輦撤
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因卿得雨幸甚又曰昨
卽殿廷雨立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
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愼帝曰念不
雨欲自以身爲犧牲何愼也

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一

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
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
右耳帝卽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
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旣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
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
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之費前後日加
豐而不知約故輸者益加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
鐵錢惟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
爲罷鑄十年而物價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

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公爲政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
行爲王公異斷

公自筮仕所至稱爲能吏旣升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
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鶴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二

唐介質肅公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宣
至參政

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陵羣牧
使公上疏引楊國忠爲戒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
列殿上卒奪佐兩使特加公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復除
宣徽使公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遂
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
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聖
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且言將貶竄公徐讀畢曰臣忠義
憤激雖鼎鑊不避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三

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
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副梁適叱公下
殿公諍愈切仁宗大怒王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
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卽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
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秦州別
駕翊日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出吳
奎而遣中使護送公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
潭州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
焉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
唐介必不肯買茶具奏覆覽之果然

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
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
如前

至和後仁宗臨朝淵默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
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
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後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宮
禁干巧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
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之不經者又言士節弗立願
委大臣進敦厚忠朴之士稍抑聚歛文法吏以消刻薄浮
競之風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四

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漢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
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之謫者
拜參政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
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
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
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
嘗及顧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
王荆公與公同爲參政議論少合荆公好馮道以其能屈身
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
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

就祭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非純臣也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

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孫參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公與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五

趙抃清獻公字閱道衢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參政

公爲武安軍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不厭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六

陽修乞蔡賈黜乞荆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者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以復安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例奈何公曰舍大名則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悅也前此有召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

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

為參政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
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小大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
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
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
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
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

荆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
輩坐不讀書耳公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
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七

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選擇遣大臣為蜀所愛信者皆莫如
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
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朕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
有例哉上大喜

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往也屏去龜鶴止一蒼
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滑龜放長
河不共來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
家貲先之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
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熙寧中兩浙旱蝗米價漏貴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
增米價閱道獨勝衢路今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
米商輻集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
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焚香以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八

呂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御史中丞

時執政方恃權欲一切沮言者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爲愧且憤相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疏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劾告求罷而執政方密啟令禁中自定議尊濮王爲皇京師諠然太后力爭不已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事范純仁等欲起供職公曰稱親猶爲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上九疏乞付中書求去而誨等遂皆繼矣蓋自至和以後仁宗在位久熟知人情僞與羣臣才性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

宋名臣錄

卷之四

三九

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事者雖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卽位多不豫任事益專因用王疇爲樞副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遂黜爲滁州團練使知制誥祖無擇亦封還詞頭又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弊至此然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公議有所屬後來者其言愈厲至濮議執政議稱王爲考是也遂欲稱王爲伯陋矣蓋率其私意不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洵洵者由言路不通執政自用好勝激之使然也

權御史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適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宜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憮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邪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曰未見不善之迹似傷于遽更加善慮可乎獻

宋名臣錄

卷之四

四十

可曰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經筵摺紳間愛有傳其童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爲不可及而公終緣茲事出知鄧州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心誠服之

獻可病白草童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遂廢之

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
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事憂憤不能
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温公以墓誌温公亟
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
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五

當湖劉廷元訂

彭思永字季長吉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權御史中丞

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資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
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
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離幄被寵
參政缺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公抗疎極
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取悅耳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
諫官吳奎等爲上言其忠上怒解

爲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奏罷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
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
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

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相繼論
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
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
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

又伊川先生集代彭中丞奏云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

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嫡子
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
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
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
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
親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
王凡百禮數必皆稱情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日姪
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大玉自然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矣

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援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一

謂帷簿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
言一興而人以爲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
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
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
問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
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國家計翌日降授
給事中知黃州

公年八九歲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
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
信卽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

不過於數百金邪吏歎駭而去

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
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
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
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嘗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卽學
平心以待物耳又嘗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久處被中則
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一

范鎮蜀郡忠文公字景仁成都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

神宗官至內翰

公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各皆
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各之首者必抗教自
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公獨不然左右
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公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
之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
為耻舊風遂絕

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以爲
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之七為經費而備其三以備水旱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四

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
戶部度支今中書王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
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
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文當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前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
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諂
禁以通天下之情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
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力爭章累上不報
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又危言聞者救探
為榮

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凡見上面陳者三

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
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貳事以上春秋高每因事及
之冀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
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
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

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

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
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疏三上不報適英閣進讀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五

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袖絹亦青苗之比公
曰預買亦蔽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
之奈何更以為比乎後上言臣言不行無類復立於朝請
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為賞罰且曰陛下有
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
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以本官致仕聞者皆
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
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
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公辭曰六十三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

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之起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攷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公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脯斛欲圖上之又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既致仕請大府銅造樂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公作東齋記事曰君實

予莫逆交也惟議樂不合

東坡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嘗然一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客有問迂叟以今世之勇者叟曰有范景仁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腹自裂背髮上指冠力拽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匹夫之勇爾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童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七

仁冒不測之淵無勇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異猶戀戀不忍舍况景仁身已通顯有嚴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王安石荆國文公字介甫撫州人登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丞相左僕射司空追封舒王

公好讀書一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服其精妙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始爲小官不急急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爲相薦公及張環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宋名臣錄

卷之五

八

九

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呂誨論公十事公力求去位上爲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乞分司上不許公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公乃視事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九

公既參大政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多庸人故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公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洛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元城語錄金陵不可動者有八箇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泥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

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也

名臣錄

卷之五

十

司馬光溫國文正公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贈太師配享哲廟

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

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蘇內翰撰行狀又邵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兒欲

為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

光自是不敢謾語○幼時愚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一

收功遠其所精誦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

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公時通判并州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

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與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望疏三上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

豈可復及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耳唐自文宗後立嗣皆出左右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子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二

仁宗崩英宗以衰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功於趙氏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俚如馬季良讒誦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

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

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疎畧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公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懾公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聞耳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三

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得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參政姦邪貪猥不協物望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陛下新卽位萬一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用金帛公
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察辭
賜饌時議以爲察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
足非常今之急務也公曰察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
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
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
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
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
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
加賦上曰朕意與光同然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四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
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
天下風俗何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
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
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爲
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
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
從旁制之此明王用人之法也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
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
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

好遂非此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
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
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
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
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
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斤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
臣恐聰明將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爲擇其人光退而
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五

邇英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
舌乃能如是乎光曰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
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
者也上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
本意耳
韓琦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
公樞副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
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
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
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
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
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

令色解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患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天下服公先知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辭不受時公聞之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王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鬻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六

公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今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如此不衰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顥曰此司馬相公

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王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聞闕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時有應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且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規者止御前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七

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節中外無敢苛刻暴歛廢導洛司物債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已略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重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挾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政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

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元祐元年公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使用兵爲失時異議甚衆獨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八

將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

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

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

正色曰天若祿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

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晁無咎言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

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讀其書

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劉恕祖禹爲屬官神宗

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邇

英讀其書賜類邸舊書一千四百一卷

明道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

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

更不怒便是好處

宋名臣錄 卷之五 十九

呂公著申國正獻公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贈太師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釐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講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十

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位朝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料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為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介甫因用為晦叔罪除知穎州遷英進讀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

公既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十一

公牽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贖官人人傳誦以為據實

哲宗即位公為邇英侍讀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其論薄歛之畧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入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

事乞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共推本先帝之意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貸散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拯之備而民之責償被咎違者衆責與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成傷者皆不下二十萬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啟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正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若贖亡民和西戎於是民譁呼鼓舞以爲便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二

備之爲備之道莫先積穀

初溫公議凡後人皆不許顧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賢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僱募民情大悅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遣之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知

已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又取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風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二

曾鞏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

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四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各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蘇軾文忠公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

公試制科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則士未必以爲然適以累之乃授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王介甫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五

謝景溫言范鎮舉蘇軾爲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介甫初爲政每費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爲開封府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克符堅伐晉以獨斷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趙等

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何也介甫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叶介甫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介甫雖銜之未有以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失擬進士策皆譏刺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為當今宜為諫官者無若傳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六七人而景仁舉軾景溫恐軾為諫官攻介甫短故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東西荆湖北楚州成都六路轉運司體量其狀蓋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逸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六

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公才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毋喪公以為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為恨劾作詩謗譎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兩指示公曰一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公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

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事上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公泄其言也介甫又語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子半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溫公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胥使之多以破產而鄉民或不得休息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後顧役實費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溫公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仍差役方差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七

官置局公以實告而君實不悅嘗于政事堂條陳不可溫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笑而止

為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上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論說輒首肯嘗侍上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成衰亂之漸
穎有宿賊尹遇等羣黨殺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

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

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爲幽薄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轅門外忽有赭蓋犢車青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娑國婆娑乃乳母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二八

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東坡曰軾當自奏卽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救有司嚴整仗衛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昇之藥殞斃者納之窞又率衆爲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后三年大臣以流窠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儲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甍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莘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

父老遊亦無間也

名臣錄

卷之五

二九

蘇轍字子由老蘇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神宗即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頌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牴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蕡國計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三十

蘇有所儆儆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債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豈貴甚賤之病安用債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

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决溢之患本非深害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力主回河之計轍謂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全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其爲責也重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家誦數之學訓練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三一

諸將慵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若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效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反覆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用累歲不用之

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穎州

韓維字持國忠憲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門下侍郎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

除起居注侍適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公上疏

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

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

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

窮仁義之道成敗之源今禮制畢臣下傾耳以聽王音語

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京師旱神宗曰久不再朕夙夜焦勞奈何公曰陛下憂旱損

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思

令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上疏曰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

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償旱災之際

重罹此苦夫勅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廢

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通負以救愁苦之

民則遲遲不發聖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民猶愈於

過而殺人也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任方

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略曰

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日大雨知熙州王韶赴關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韶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荅曰方其敗時卿遠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緩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為功請者竦然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平生交俱以耆舊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三

傅堯俞獻簡公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進士第事神宗嘗宗官至中書侍郎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紛更無益聚歛用則天下殆矣

英宗初即位有疾太后同聽政疾平公請天子聽政太后還政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人陛下今日誅寬議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三五

矣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公在英宗時最被眷遇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上納其言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思甚厚但恐與公新法相妨耳且為言新法之不善安石怒乃以為權同判流內銓

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亦難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為難爾人

以雅言爲然

公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爲和州也通判楊
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
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
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宋名臣錄

卷之五

三六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六

當湖劉廷元訂

范純仁忠宣公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
第相哲宗

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
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賁人豈易得小官
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襄城民素不事蚕織鮮植桑者公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
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
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作公宰

宋名臣錄

卷之六

縣時官也

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
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候闕食
時吾爲汝主糶衆商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
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爲諫官前後爲上言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
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
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
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道遠
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雅

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誤惑人
王失天下望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公到慶州餓殍滿路
官無穀以賑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郡皆欲俟奏
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
勿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
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
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溫公言之溫公
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

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公與
溫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
直

呂汲公欲遷楊畏為諫議大夫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
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公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
公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公畏嘗有言上不行公故不知也
公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
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
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

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邪

公在隨幾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
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
蓋懼公復有旨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
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
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
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
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
所舟覆顧語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三

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議
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
求歸自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
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
死諸子遂止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
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
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
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親戚間有
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公嘗曰人材難得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非儲
之以待如病者何雅以人材爲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
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
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公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
車較逐鸞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
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四

劉摯忠肅公字幸老永靜軍人登進士甲科相哲宗
荆公初秉政公除御史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畧舉十害章
下司農寺司農條件詰難劾公險詖欺誕中有向背有旨
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數告陛下是臣職也
今駁奏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
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
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
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
報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天下未至治安誰致之耶自
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
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
而助役之事興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
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
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
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辨者取之爲可
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今三邊
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
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
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貶衡州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材大槩公奏曰人材難得臣嘗曆觀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五

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公自書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童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童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必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六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入舉明經事哲宗官至簽樞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議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閣門復上疏云臣爲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充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

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七

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又進曰今日聖學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者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

猶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

因侍講廷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專久而不倦始可謂勤四字稽學之要願特留聖意

劉安世元城先生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

公與溫公爲同年契從學于溫公舉進士不就選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彫開吾斯未能信之語對復從學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公問其目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余初易之及退而自彙括日之所行與所言自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一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猶習故態且曰中書侍郎擊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偏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脇貴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公

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想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社稷無窮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功爲己力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已竄外章惇黃履邢恕乞並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皆得罪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

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檐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公所守凜然必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之氣似之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嗟惇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公在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翼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居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一

不亂如此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師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畧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

至今疑之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華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人主莫敢無是事則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之大戒

公嘗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賜叔呂寶臣同任樞密賜叔聰明少比遇事來迎刃而解呂寶臣善秤停事每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公因極言秤停二字最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二

吾輩當今所宜致力

公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君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

范祖禹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先嘗爲太史著唐鑑官至內翰

公除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溫公正色曰子謂淳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爲著作任郎伊川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三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問學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

元祐七年邇英閣對公奏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名言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練

所以爲仁也每因事示人好惡揚安國講直哉史魚君子
哉遽伯玉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
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爲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
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切直之路由是天
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也願陛下以此爲法昭示所好以
慰群望上然之

公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
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
然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
興起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四

大皇太后登遐公言太后新乘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
隆替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不可
不慎也太后定大策擁立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
呼舞至公無私焦刻勞苦專心一意保佑陛下斥逐奸邪
裁抑僥倖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
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
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
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私意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差
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

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
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有以
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此等既上誤先帝
欲後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邪

公每誦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
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可
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五

陳瓊忠肅公字瑩中南劍州人中進士甲科事神宗哲宗徽宗位至監察御史

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爲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讓公爲大旱漢祖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卞卞留少俟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語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顧此不然不識之夫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六

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篡紹先烈肆意大改威

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謙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正論以婚嫁辭久乃赴官三年不遷

宋名臣錄 卷之六 十七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致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自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

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事神宗官至祕書丞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已意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王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光以是慕重之

前世史自大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無所急故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公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間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

談濼濼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即秦乞監南康軍酒得之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而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

是也公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誦者疾之如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誠人所難也

公家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被一二事及舊貂襜褕書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十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公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公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

徐積節孝先生字仲車楚州人中進士第官至宣德郎賜節孝處士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闕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十一

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表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太夫人既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縗經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去蚊蚋思所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平日教學者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曰以正修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先生於前代名將黜募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二

黃庭堅山谷先生文節公字魯直隆興分寧人登治平四年進士第累贈太師

紹聖二年惇下與群姦論實錄詆誣俾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繼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纔三十二事殊細瑣先生書鈇瓜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某時官北都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餘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業使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二

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買雞毛筆書此誠齋楊公記宜州祠堂畧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毗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成樓蓋園之也卒于所貶蓋饑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恥榮焉由今視之其恥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

地今乃爲騷人文士願瞻瞻仰之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哉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劍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公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卽似要且不是若開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四

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茫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任伯雨忠敏公字德翁眉州眉山人舉進士紹興初元贈直龍圖閣

公爲正言言曾肇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於人情事勢豈無懣畏

公言紹聖時惇下用事諫官御史出其引用欺罔朝廷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旣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若陛下見其欺誣朋黨則庭堅不敢逃罪若非出聖意止是三省因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

又言去歲以賄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蓋惇下欲僥倖邀功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五

故蒙昧朝廷隱諱遺患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歲費三百萬以守之安可以旣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

曾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年爲建中靖國元年或以建中乃德宗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不以爲嫌詔下公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德宗坐此播遷建中乃其卽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趙挺之爲中丞公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卞及于黜
責又諂事曾布出人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
詐號爲移鄉福建子乞加察焉布初爲皇太后山陵使以
挺之爲儀仗使布與宦官劉援交通知禁中密旨就陵下
論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
餘力而國論一變矣

先是正月朔莫夜有赤黑氣起西北方散而爲白公言正歲
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
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言
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六

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廷爲陽夷狄爲
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今赤氣起於至陰
之方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于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
散而爲白曰王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伏願陛下收王柄抑
臣下嚴敕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飾將士以遏絕生事用忠
良黜邪佞正名分極姦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
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可轉異爲祥矣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第由太常博除左司諫卒
贈諫議大夫

公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
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
手未知藏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此所以爲道
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不動之道
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
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戰國之縱橫秦漢之吞併有爲
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
置天下無事亦幸爾陛下以仁爲朴以義爲削以信爲繩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七

以智爲巧以禮爲縉或以制其用刑以支其靈嗷嗷萬鳴
蠢蠢蠢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象實之所會靜而不動
故羣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則實亦
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後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
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天入非容心也視之若弊屣非有
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爲
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百
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夫在一
曲不勝一隅東顧西盼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
此運之孰能弊也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爲愛不爲無過而

以改過爲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爲金湯以夷狄爲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途濟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置之孰能危也累數百言上稱奇者數四

陳祐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公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望詭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上然之又抗疏論王繼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八

祐見公公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傳祐他日爲上誦之上以爲名言

陳過庭忠肅公字賓王本名揚庭山陰人舉進士爲館陶簿贈開府儀同三司

爲右司比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

左職及公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輩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勗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

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以陸于恭儉憂動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二九

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僅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况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懲濁苛撻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福矣

吳敏字元忠真州人大觀一年賜上舍出身官至觀文學士湖廣宣撫

公請三省密院並依祖宗法又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張商並仍罷元祐學術之禁以示好惡上猶憚元祐之名遂取筆塗純仁為仲淹曰庶不專顯元祐也故當日詔書仲淹仍序光下

先是上每夕焚露香禱於天曰願盡力興復政事褒拔賢俊以救天下至是公奏上曰政事之規陛下定於露香之禱矣今當次第行之耳而臣有為臣願言者二事昔唐李德裕有言宰相寧可亟罪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備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三十一

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二省上曰好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適是察大臣之為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好

又上言藝祖親定澤潞維揚休息十年乃遣將平蜀發兵至破蜀凡四十六日自古無如是之速然破後復亂三年而定擢曹彬廢王全斌以厲諸將藝祖將將紀律自此分明於是下荊湖交廣平江南朝兩浙莫不如此今陛下當法藝祖以武定天下然須持之以久自蔡京王黼壞文高俅

童貫壞武綱紀大亂禍變已深願克寬聖心無欲速則大

業可成又言漢文帝用悖厚長者天下安富武帝用材天下始多事本朝仁宗恭儉寬仁所用皆重厚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神宗勵精政事王安石始用才急功利然風俗自是壞藝祖英武仁宗寬仁陛下所當法也又言為天下者當為一物近年以來有御前錢有朝廷錢有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下而自為分別如此是以大壞其極至於君臣相疑而政令改行臣願陛下常視天下為一物則事可成上皆嘉納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三十一

曹輔字載德南劍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

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公為正字慨然上書翌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大宰余深曰小臣敢論許大事公曰臣有小夫愛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于無乃大峻否曰小臣言不激切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公曰茲事里巷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惡其侵已令吏從公受詞公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詞再卻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編管郴州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所慮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虜不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三

足慮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漢高祖得蕭何為丞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轉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面奏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道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笑夾矣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執出境以為屈已

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為寬憂於一時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後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能俛首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為證累千餘言此大畧也

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左右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三三

公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又言金使王洎以和為名朝夕到關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備墮虜計中則禍踵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虜犯京城宰相何輿領守禦公副之稟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輿方信妖人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

無賴數千堅持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
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
以大元帥握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
遣兵往興仁府迎之公密啓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
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
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歸虜再邀變與出
郊議未決輿奏事出云翼日車駕出城公遽云虜意殆不
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輿厲聲詎公公又率馮漸共說
之漸與輿同鄉齒長龔幸一聽輿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
皆如所料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三四

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邦昌僭立二十餘日矣既歸臥病
不出邦昌屢勸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落以書遣太學
生楊愿陳朴獻康王會王遣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
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

公從駕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
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御用之共圖勦烈四
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爲數
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之

孫傳忠定公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官至太子少傅行宮
留守

高麗八貢公言使人所過郡調人治舟撥擾生事勞費民力
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畧與蘇
軾同貶之

嘗奏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公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
國宗觀以來法惠姦時謂各言

虜攻京城急公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中久不
得歸公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公大
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

宋名臣錄

卷之六

三五

之又數請上還闕明日虜大闢南薰門陳兵索道君皇帝
后諸王妃公主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
兩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
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虜營告以
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
討定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
之者拊膺大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
時虜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萬
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公曰使若勿來而
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曰大人

以爲狗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
時雖有須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人曰軍
中雖求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耶公曰王上既辱太子復
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上既不圖當以死從太子虜
以粘罕命召之而出不知所終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七

當湖劉廷元訂

錢卽忠定公字中道毘陵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
司理歷授正奉大夫致仕

公初蒞事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
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
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
異時必爲名臣

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問里宿怨機密按治挾薦
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全活二十三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死選中豈恣以數十人易一薦哉
自爲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望益孚上深知其才驛
召赴關人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
靈夏浸以強大元豐中兵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士馬幾
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也居不糜廩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
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飾武
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爲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爲其
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
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

涌穀貨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行惟恐後公獨以爲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賈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危之公抗章繼上言益益切至士大夫聞章中詆賈論事多質直語爭傳誦之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崇寧四年賜上舍及第贈正議大夫

知冀州辭行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皆求南鄉獨請尤真能體國公道逢士夫有自大名歸者語公比寇兵興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

爲發運使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董勳懈檢欺隱覈通亡責稽滯水陸餘五千里財用奏足於行在所億萬計詔嘉獎

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心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

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大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視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挺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不然疆理淮煙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統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朝廷用其次而已

建中興十議一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東南二謂駕馭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凡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

譏偷合苟容之伎市恩立威之奸懷諷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賤已休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荆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吝則恐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不可獨歸之數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四

一辭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

朱倬忠靖公字漢章閩人宣和五年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提舉興國宮

虜將寇常州居民求避地公爲具舟給食全活甚衆亡何民告涉于郡郡委公閱實公爲蠲田租至九分若全免守怒將拮治之既知公秉志堅確獨加慰薦謂之曰宜與寇至脫民於死者非公耶民至今思之遂表于上時方以劉豫爲憂因賜對策其必敗高皇大喜

自爲諫官眷滋厚而心益畏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合天心不爲子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五

邊備公悉力開陳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懼在言路久薦人論事以至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籍嚴抑配禁州縣科借凡以興利除蔽無慮數十條率焚藁不傳公經學醇深經筵侍上多所稱善

金亮寇江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虜勢浸迫公又策虜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絕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既皆如

公所料

公知舉有劉朔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公擢爲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復命又論

奏久之上再三稱喜由是被遇迨建王正名從幸時惟陳
文恭公與公實左右上事無大小必以咨問矧揖遜大事
蓋孰問之

張燾忠定公字子公鹿州德興人以門蔭補太學齋郎升
上舍政和八年廷試三人授太學錄官至資政殿大學士
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踐位於傾危中繼遭叛逆號令不能
感人心政事不能厭人望甲詞厚禮所還二聖未有以感
動敵情豈胷中之誠未修乎又言賢不肖雜進大臣惟親
舊是用虜方陵犯乃欲議和淮寇縱橫乃欲實粟京師疎
繆如此而侍從不言臺諫不論其職安在

又請置御營司分諸將為六軍命大臣大將為使副各典一
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守又乞躬行
實德以率百官又言欲知敵情當厚設爵賞募間探事皆

預倫毋蹈往歲維揚之失

又奏臣屢言規模先定乃可為國遷都大事也昔年之間方
進臨江復退還浙輔弼重任也一紀之間下命相之制者
十有四進退執政無慮二十餘人規模安在上曰非不欲
立規模正緣宰輔數易耳

虜廢豫使來議和秦檜王之朝論籍籍公請詢可否於衆上
乃令侍從臺諫即日條奏公疏數百言大槩謂天方佑宋
當自治以需天時屈膝事人非臣所知又率侍從極陳失
計嘗面折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昔薦七
人後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墜虜計中他日必然皆

君親矣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公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秦素厚公命樓焯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曰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和議成復河南陝四境土九年正月上以祖宗陵寢久淪異域詔公同光山軍節度使判太宗正事士儂修奉洒掃賜銀絹有差以二月已巳陛辭自武昌信陽人蔡穎五月丙戌至永安軍戊子朝謁諸陵庚寅修奉畢辛卯由鄭歷汴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八

宋宿州淮南以歸六月入對公奏頻年陵下石澗涸竭使至而水流如故上驚異久之又陳使事十餘條如謂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鄴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上悉嘉納

公奏主和者韃靼也今為其姪兀朮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因得觀形勢利便謁世將於河池共議邊計且言和尚原最為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今諸軍戍陝西饋餉雖寬如緩急何宜歛兵避蜀口仍

乞錢五百緡為儲時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年春至益與世將入牘交馳講畫素定是夏虜果敗盟窺蜀吳璘及湯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云保蜀之功著龜先見蓋謂此也

公開府適承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飢民撫存黎稚蕃部禁戢倉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決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理葺諸葛武侯廟社少陵草堂新張乖崖祠政無不舉蜀人大悅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九

有旨促覲公奏兩郡王名分宜早定上曰朕懷此久矣人所難言開春當議典禮公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公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獎再三又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酷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資耗蠹不貲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再帥江東完顏亮已深入人情洶懼公不敢辭亮死褒復求和詔沿江帥守條具進討恢復計人人馳至幽燕公獨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已而諸將追躡果無功

王應敏節公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進士第除慶州官至資學左通議大夫

金人入寇公方調官京師李邦彥問計公曰朝廷宿將名動夷夏者無踰种師道宜付以西兵使入援然後遣使諭河北河東州守各置兵並河要害處或果敢疾驅渡河犯畿甸可詔兩河州縣各部勒軍馬邀截其歸路京師持重固守出奇兵絕其樵採不過兩月使無疋馬隻輪之返邦彥未能決明日以告樞密院蔡攸曰陝西豈復有兵有亦安可用公曰某近以經原曠屬罷本路步騎號十餘萬備邊外尚可得十萬不兩月可集京師他何慮哉不能用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

凌承制復公龍圖待制知興元時虜已逼河池凌謂公曰不早聽公勢果乃爾興元屏翰四蜀公能為我保此乎公曰某獨為相公疎遠客請先所親乃復徧詢張深程唐劉子羽孫渥輩皆屏氣失色公毅然起曰諸公平日自言以忠許國事危皆遠巡私已忠國家者如是乎公遂受命羽書益急張深劉子羽徑趨小益行府移閩中而興元帥事草創留統制司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公守公募民為兵教以坐作進退之法廣張聲勢示之閒暇虜攝公威名遂畧階成鳳三州而退相繼河東陝西潰師多舊調曲往往歸不數日有精兵二萬

公又籍興元府梁洋諸州邑及三泉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改京秩張浚言於朝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

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公為兵部尚書論制狄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為國太公曰愛民而已丘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顧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畧煩文為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歎曰大臣才也遂除公樞密副使三辭不聽遂論江

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東饑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爲宗廟社稷王何所之手

公初論虜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及見上又六疏有曰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陛下與賊有不共戴天之讐忍復見其使乎其將何以爲心其將何以爲容其將何以爲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旣爲我有何用和爲若曰畫河則東西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倘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二

必厚索歲帛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及虜使至公再上章力執前議有曰陛下當北狩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能尅復故疆變輿順動而大將互列而官軍雲屯百度修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事夷狄手秦檜方挾虜市重以爲功細其說公語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公又抗章求去遂以副樞出知潭州尋詔落職典祠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紹聖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信軍節度使

論朋黨之弊曰朋黨之勝本於重內輕外且今之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况阿附趨佞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夫以內爲榮進之途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祖宗時宰相罷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至於執政從官更迭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爲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二

蔡京復相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公召對論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陛下前日所立者出于陛下乎出于大臣乎及罷之又復之亦出于陛下乎出于大臣乎今一大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進以爲不可作則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願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則天下治矣
京初欲以童貫爲陝西宣撫取青唐公聞見京問之曰貫以八寶恩除節使已非祖宗法今又以執政之任付之青唐朝廷所必欲得也使成功則何以處之京有媿色旣得青

唐公又見京問何以賞賈京沈思未答公曰節度使上惟
有開府儀同三司不識朝廷遂與之否京曰恐未至是公
曰甚幸外人以為必進此官矣其憂不能寐幸不至此則
已設或有之今日言與他日言其受禍一也何遲速之間
公在朝廷數正京過差京初察其無他間多開納有不然者
特以為介僻不通人情或曰畏懦易動以浮言耳未以為
過也自石公弼附張康國鄭居中等始頗追咎薦非其人
然公所薦士固不一非欲為之黨者京再召公見之問還
朝當何先人材孰可用公曰公所以見議於天下者權太
盛意太果以喜怒為賢否以恩怨為廢置耳方公居位時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四

士以諛說日獻不暇何敢輒逆耳幸今出外踰年公所聞
必多惟虛心平氣求抵于是而已然今有大患自童貫用
事天下之權半分於宦者今則梁師成楊戩等數十輩躡
貫而起宰執用捨多出此曹不先痛裁制使國柄復歸朝
廷雖公之喜怒哀怨且不得騁况求其是乎宰相公嘗為
之得失亦何計京改容曰極是積漸至此京不得為無罪
因論俞稟頗力學有志於遠大似與目前稍異京曰某亦
知之既相即用稟為中丞而稟首陳六弊無所願望又發
劉炳為舉子時為富人實盟代筆取貨事炳方自拱州道
見京教京盡除居中等黨法度不問是非一切皆復得召

為戶書京方得倚為腹心於是積前事大憾公謂蔣猷曰
前為其屬石公弼今為其薦俞稟兩敗吾事遂有相惡意
而劉炳等從而媒孽曰慶得蓋欲自為門戶素何嘗以公
為是炳與其弟煥蔣猷翟汝文蔡靖毛友十數人皆居中
所逐者相繼召用獨公不召

公言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
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候如必至過江亟降詔以諭中
外則人心震矣又願取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穎壽
和州南則唐襄荊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
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駐兩浙則鎮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五

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
為可恃也靖康正緣特和議而墮虜計今安可待萬里之
報哉
公帥福建宰執奏公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
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
此公或招或補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

程瑀字伯寓浮梁人由上舍擢第一官至朝議大夫

金人陷燕山又陷太原媢書至朝廷遣使議和衆首鼠莫敢往公獨抗疏奮然請行遂使河東或以咎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虜使來邀大臣議事詔李稅鄭之望在既議金繒數且許割三鎮地乃入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不報即見吳敏申前說遂行夜至虜營無所係屬樞密路允迪以坐瓊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幙藉草野宿越數日糧糲告盡僅分醜粥將至中山虜命一軍與公俱至城下諸師已先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城守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六

甚嚴虜使王沔來至城下連語復不能下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本朝諸公聞公南歸舉笏相慶歸對于崇政殿欽宗曰國事艱難極知卿奮不顧身慰勞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土兵增莫州戍又奏金人所恃者馬今當修武備爲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上曰卿料虜今冬來否公曰臣謂必來朝廷以臣爲張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爲戰守之計

紹興初人對疏言金人肆亂於今七稔陛下自南都遷維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避此豈虜真不可敵哉願吾不敢與之敵耳因畫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訪賢才求將帥

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又言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戎未息爲憂然積弊之極文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用盡於浮靡以縱姦爲長厚以廢事爲簡靖毀譽失真偏私害正聖詔大臣一新庶政或可興衰撥亂

言漢光武親臨戰陣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疊即單騎往按視撫勞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金人人寇皆聖風逃避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

言內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事戎虜至仁遠慮則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南渡以來內藏不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錢易數萬之至是復令兌借不識所費何至如是聖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七

和議成公入見言陛下上念太母俯憂生民屈已和議卒使強悍革心迄從聖欲更願勿以今日愈於昔時可以少休猶加聖心復言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讐未雪豈得遽爲休兵偃武計哉願陛下厲志而已

廖剛字用中順昌縣人崇寧五年第進士官至中司除書

言東南之民困於轉餉江淮之兵欲救之莫若屯田昔郭子儀河中軍乏食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今召將校如子儀之躬耕者加賞之彼必榮而胥勸矣昔漢之方田者與孝弟同科比年兵賞遷資者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如諸葛亮分屯渭濱軍民雜居今誠詔江淮失業之民借種免租軍不侵擾則彼相率而來矣此三說也詔督府措置

公為中丞者奏言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變理陸陽之人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八

與之躋民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豈所當留神者哉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為國害者乃拮據細故矜芻爪何足道也

秦檜當國謀為植黨自固計欲假臺諫之力逐異己者公本檜所薦及居言路佛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及覆切至檜遣人諷之則答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會有故從官嘗委贖叛臣之庭以與檜有姻故歸自虜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公顯奏其惡愈觸檜怒又嘗從容建白願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真

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公之名聞天下公謂鄭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以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以為說已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

宋名臣錄 卷之七 十九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宣和初上合奏名上擢爲第三人
官至禮侍

金人新和徽宗命公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
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
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
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宣和七年復往金國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許言虜且大人
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胸懼不敢前公叱曰君
命也其可辭乎之虜不爲屈虜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
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之旬日卒易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十一

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虜酋
大怒觀者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
道者半年至涿州與韓萬不遇請公相見辭不可則問相
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
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
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
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因縱言及
軍公連拒虜幾復被留淵聖受禪始還

建炎初言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
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浚渫以

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卽建康而居勢萬全
矣又言二聖未還陛下宜痛節宮室服食之奉雖郊廟亦
不用樂庶精誠感動天地

勸上以守法度謹爵賞正紀綱因陳時政有崇觀宣和之弊
未盡革者十餘事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後
付揚州升賜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
省其不合天人之意辰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
正救者顯出之公先論時政上曰崇觀以來所以亂法者
由宰相持祿故於事無所可否馴致其禍今當戒之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十一

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居家待罪逾月至忠厚
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
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出之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縣人中政和二年上舍第一官至敷文閣待制

初筮仕職教吳中朱觀方嬖侍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交觀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奠公例不與告觀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

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以孝得民以誠上以其疏修寫成圖朝夕觀覽公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學問之蔽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以高視濶步為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便為賢士大夫上批章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二

末云覽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為師

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仗手及弓手之強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劫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念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為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趨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棟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仗手者蓋東南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仗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濶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仗手等棟選以

來防秋劫令逐州一而招募猶勝於招叛於處

臣聞天下國家所賴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陵遲至今未能興復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畏懦軟熟間有梗介之士憎如怨仇推敗挫辱而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也京闕當國恣為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仗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省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二

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為重臣僭即偽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

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為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准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論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盡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過戰即令充擔擊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襄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王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遊絕出恨不歸即免種佃亦當少寬其租

不然卽作戶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四

張闡忠簡公字大猷温州永嘉人宣和六年進士第官至龍圖學士左通奉大夫

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公久次喜論事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公先嘗為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臺臣汪勃遂劾罷去

虞驥臨江公因轉對請增沿江戍兵大脩諸郡之備濟師京西淮東牽制虜軍

虞亮死新王復求和朝廷議再遣使詔略曰敵人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納中原歸正之人東南力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五

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李執侍從臺諫其詳議以聞公言選將練兵各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疊疊數百言冬復上十事一強國勢二革苟且三重臺諫四明賞罰五信號令六抑奔競七嚴軍政八戢貪吏九節財用十禁科歛公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所隱上大嘉賞

公奏臣去冬乞守兩淮陛下謂立春行之夏秋當畢備今其時矣而陳三策秘都督府於維揚增修淮上城壘優恤山水寨民兵及死事之家以勸來者上曰今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之為長城會督府受蕭琦降上召問公公疾不能入奏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虹縣公慮大將李顯

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乞益兵殿後已而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公奏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上命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親札勞張公軍嚴復振

時數易臺諫公力言之會太白晝見詔近臣條關政公謂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温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直翔踴太陽薄蝕星緯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革臧否監司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荆襄江淮守禦缺然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十六

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狼

子野心之人周旋禁藥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

虜復求成上與公議公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上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耳

宰執奏金國紇石烈志寧以書論通好朝廷遣使臣盧仲賢報之所論三大事正國書歲幣如數皆定惟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乞命侍從臺諫集議於是自尚書而下其說人人不同公獨謂不與泗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我爲主彼以殘酷虐吾民我以仁義撫天下觀虜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

朝論避之

公已奉辭祿陛辭上問所欲言公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曩四郡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上曰卿姑暫還鄉秋涼復召卿矣公既退賦詩云八請犯天顏今朝出漢關渾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十七

王縉字子雲嚴州分水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欽州法
移池州石埭令歷任知常州差王管崇道退歸

東南大旱江湖為甚公慮賑卹之者如伸枉濫寬係累禁科
敏緩通負免穀稅通糶船屋殍者其論甚備又以常平之
法名存實廢借兌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內此所以坐視
凶荒而莫之救也推其本則願詔大臣以變理之事飭清
躬修省之意論極剴切

又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受直言於平定之後難况寇讐
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忽芻蕘之言

臨安地震公言地震駢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八

耶女子小人夷狄賊盜皆陰類也遠之備之以應天此先
哲王所以中興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
節宜詔大臣參祖宗舊制與年歲出內之數而均節之以
寬民力

兵書呂祉護諸將於淮上公請於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
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鄴瓊叛社
死之張忠獻時為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責之公曰可言
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大體者也既
而章交上公獨論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唯王德一軍
忠勇敢戰餘皆驕惰自肆不可用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

鄴瓊等懼其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
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

先以日食詔求直言同僚有語公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
直言建此議者必懷姦公曰日食求直言故事也豈以臺
諫而廢及是又諷公曩趙丞相之去我二人不擊故不遷
今臺諫媒孽右相勢已動搖吾與君遂言之則同升矣公
正色拒之至是反劾公觀望欲為後圖公聞之笑曰吾老
矣不願目前之利乃為後圖不亦左乎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
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啟悟君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二九

心者上嘗稱公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自言事者有不稱
上曰王縉論事可思即除知常州

杜莘老字起莘江津人中紹興十年進士第授梁山學官
擢監察御史遷侍御請外除直顯謨閣知遂寧

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大是欺其
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
擊去之御械劉炎焚禁中市易大爲姦利公疏聞卽斥監
嘉州稅淮南運副王秬結宦寺居官簞簋不飾公劾罷之
樞密周麟之使虜已而辭行再奏謫瑞州幸暨王繼先怙
寵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有敢撻之者公疏數十罪
安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
子爲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實籍以千萬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十一

計天下稱善

虜使至傳欽宗凶問請准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上知其
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廣上心其要謂善御天下者
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
所以齊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益以
剛大爲心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撻諛言所惰則人心有
所恃而士氣振矣

上出內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
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錢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
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鼓舞人百其勇

孝宗受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
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虛設

方逆亮蓄力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任聲勢虜喝聞聽風靡
議者徂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顧不出一語公首發其端每
奏對不論他事高宗聞其忠言注措始登殿及虜大人公
益契合朝引裾暮伏蒲擊姦嚴震輦轂上聽如流雖危急
存亡之秋而王聖臣直人心悅天意回顯相陰助渠魁授
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十一

黃龜年字德紹福州永福人崇寧中第進士官至集英修撰宮觀

初太博吳元美劄獄宮三清殿寓公咸在吳以題梁遜公公即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順鈞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闓書法高古畧不經思而雙美吳心服之

未第時貧甚自處湛如應鄉舉有考官某人初爲縣尉見公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後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與觀相遇於道公哭之賃屋使人導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在事尚忍言哉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二

無祿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携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始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黃甲當結好鬲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公垂涕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虜語有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遂定婚邂逅間分携慟哭而別

論秦檜第一章曰臣聞事君之道曰忠而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輔政之道曰公故宰相之罪莫大於徇私伏見秦檜歸自虜中不一年而超至宰輔檜當如何報而乃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之急刑賞以私用爵祿以私授王仲山檜婦翁也嘗守撫州金賊到城親往迎犒除名編置檜奏令

自便夫刑罰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私而壞之王昂檜妻黨也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昂不敢當而辭免即除待制豈所當得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姻婭之愛而假人刑賞陛下御天下之至權而檜敢盜用其意安在

第二章曰檜蒙陛下厚恩國家艱難之際人臣捐軀殉國之秋當忘其家與身而乃含恨懷之心肆姦回之志言僞行詭陰移威福慮陛下知其姦則瞞羣小而聚之朝廷挈袂枉而布之要路公爲朋比以爲己竊美國柄之助賴陛下辨之於早而立破其黨不然其爲國深憂未可既言也尚可寵之以儒學最上之職名而俾之優游於琳館復聽其自如懲惡之罰欲安用乎陽貨竊寶玉大弓仲尼猶書盜以誅之况竊弄國柄可謂盜臣矣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三

第三章臣聞任伯雨有云小人爲姦之狀甚多可一言而該之曰無忌憚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小人之所不恤故無復有所忌憚楊雄太玄曰不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陛下德量涵容萬物然大臣有不義而後其君者陛下亦安能容之不正其罪乎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時朋比之姦陰謀沮格正以懷不義之心故上不畏陛下之察見中不畏百僚之旁窺下不畏天下之竊議無忌憚敢如

此云云

第四章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其好與天下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其惡與天下公也好惡與天下公則功罪之狀當暴白於天下云云檜之潛隱隱罪非陛下發揚於告庭之制則中外孰得知之其奸狀大槩讀制詞固可想見然其事曲折之詳則人皆傾耳而恨未聞也願陛下渙發明詔以槍潛隱惡暴白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所以破爲臣懷姦之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不亦善乎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四

辛次膺簡穆公字起季掖人甫冠第進士至深州饒陽簿官至左通議大夫

言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方今許國者莫聞謀身者尚衆以補外爲左遷以近民爲俗吏營私殖己兼耻漸缺推原所以豈責實之道有所未至歟願嚴賞罰之馭盡綜核之法抑文而尚質上稱善

時諸大將各擁重兵朝廷莫敢誰何公爲正言奏竭東南之賦以養兵而軍政日弛爲國之蠹淮西一易帥則全軍叛去控御無術且禁衛單弱根本不固願增王室之兵閱將士之材否親加揀拔恩威之柄咸歸於上使人人知朝廷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五

之尊

僞齊既廢兀术據東都時方議和公疏曰劉豫父子已廢威日可賀臣切憂之蓋前此逆臣割據人心不附今胡羯親在京闕自比以南悉鄰強敵包藏巨測不可不亟爲備臣但見諸處關牒排辦金銀私覲之物欲遣使命臣恐狼子野心素無信義乞召大臣講求至計嚴備江淮亟圖自治戒諸將以持重責遠郡以招徠明間探以伺其乘釁保積聚以防其因糧不戰屈人無以易此

又奏竊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臣知朝廷之慮有三一則山陽四面阻水澤遂成孤軍斗絕之勢二則虜以輕

騎臨維揚精兵出肝胎侵軼直揚州世忠腹背受敵三則車駕駐建康必欲營壘相望成掎角之勢故以輕兵居淮重兵守江絕奔衝之患然臣區區復有可慮者五夫虜所未敢輕進者正以世忠之兵爾今望風退舍敵得以窺伺此其不可一也昨遣諸將戍淮甸築城運糧勞費不貲今若遽歸前功俱廢深池堅壘寇必保焉此其不可二也兩淮州縣恃大軍以無恐今遽聞引軍而南則人不奠居必復散徙是自棄兩淮之地以予敵此其不可三也國家鹽利歲入千萬皆在通泰非淮楚大軍屏蔽必不能保此其不可四也今既以江左為根本而不備兩淮是撤藩籬以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六

誘寇此其不可五也況今山陽襄漢兩軍如吾兩翼遽自折其一可乎

時秦檜任樞密叔復王仲疑官公劾仲疑知袁州投拜罪在不赦仲疑檜妻叔也又劾知撫州王喚請佃官田不輸賦且其父仲山先知本州屈膝虜人喚繼其後何面以見吏民喚檜妻兄也章不降出再奏曰臣奏仲疑喚得旨追寢除命是皆檜力營救陛下曲從其欲紀綱不恤何以示四方

虜復陷三京公力丐罷得祠再終更不復請會星變恩沛復得祠祿時秦檜擅權士大夫希進畏禍奏計獻訣檜以公

負天下重名屢寄敵欲公移書當稍收用公笑而不答上始親政復召公言今風俗未厚財用未豐賞罰未明奸惡未一官未嚮方吏未畏法賦歛之煩苛未息編民之凋瘵未蘇上之德意或未孚於下下之疾苦或未聞於上願陛下兢兢業業以天下之事惟艱無懷宴安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公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至再又奏比年大臣惟忍人之議已思欲箝天下之舌士大夫以言為諱願廣開言路先事而言不以為迂逆耳之言不以為忤陳見愾幅者納之勿疑迎合意旨者罰之無赦奏兩淮者潘離也長江者門戶也行在所者堂奧也故濡須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七

合肥之必守則魏不能以侵吳肝胎江都之不危則胡不能以窺晉願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所謂自治之策

兩淮久清野沃壤鞠為茂草公奏方種藝時乞招集遺民歸業官借牛種或令見屯大軍從便營田實足食足兵之至策

劾殿帥成閔奪節賊劾浙東帥湯思退以宮觀去又劾前樞使葉義問安置饒州

公糾彈務大體必究其實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童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勵精政事公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春遇

隆厚呼其官不名太上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鬻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公不通顏色與夫人敬待如賓光堯每稱其清修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友元司馬文正之爲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雖僕妾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寘白金奩公受果及金邁遣白簡公廉益著雖崎嶇離亂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主上面諭卿廉鼓著聞士大夫皆言在閩中不受奉祿公奏臣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太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

宋名臣錄

卷之七

三八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八

當湖劉廷元訂

呂本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官至敷文侍制

自少講學卽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董陶常言德無常師王善爲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過求諸書必有得矣

六飛幸吳郡欲進躡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所仰爲根本地者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爲根本兵者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廣選才

宋名臣錄

卷之八

畧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苗亘監階州倉草場以賊獲罪黥之公奏曰近歲犯賊多抵黥罪既各士人行法宜有所避四方之遠或有枉濫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深悔無及矣又悉姦臣借以及無罪使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檢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上從之

復請於九江鄂渚荆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今二處正在荆峽間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差備矣

論任人當別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王
正說元祐紹聖混爲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
政體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

吳玠涪國武安王字晉卿德順軍人少隸曲端軍以戰功
初補副尉權隊將官至開府宣撫年四十七贈太師
王與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賊所過人供糧糗道不拾
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
敗衄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
張浚至秦州與王語大悅遂以之鳳翔時當兵火之餘王勞
來安集民賴以生初戰青溪嶺王牙兵皆潰至是王治兵
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王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
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
戰皆効死無潰散者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

浚以便宜董師川陝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王問策
端云教士十年後可大舉王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
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嗟峨之險占關輔
之勢賊雖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幕僚一以爲迂一以爲怯
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視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
議戰王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
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蒲澤
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旣而賊驟至巴蜀大震王獨整衆保
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王宜進屯
漢中以守蜀王曰賊不破我豈敢輕進吾堅壁重兵守賊

雍旬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策也

北人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與王戰輒北不勝憤元帥四太子會諸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三十里壘石為城與王拒戰王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蕃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王遣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字董及酋領甲士戶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全軍陷沒幾獲四太子

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撒離喝與四太子懲前敗不敢窺和尙原哀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四

及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王亟率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調兵利間徑趨金洋撒離喝以杖擊地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王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險要而賊已麾下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斂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戶字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王歸路王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王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闔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可無憂王遂清野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一夕落遁

王親兵不滿五萬每戰乘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長於料敵

激勵將士退者必誅信賞必罰戰無不勝

撒離喝四太子蓄忿日久糾合數十萬兵轉三河之粟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來列屯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柵下瞰王營循嶺東下直攻王軍王自以萬人當其前弟璘率輕兵倍道入援四太子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王營前立砲數十座王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擊營左王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公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悉縛虛柵戰樓別遣大字董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五

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王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陷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字董統正甲金人三萬夾攻柵兩肋弟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撒離喝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王營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聞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王亦發神臂弓伍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等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王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殺死千萬戶甲軍萬餘得榜牌袞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王遣統制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

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王悉兵尾襲直過和尙原去

王素不為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之
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
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王謝曰誠如
君言然芥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
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
所以屢出者為此也幕客乃服

王出奇兵上秦州與金人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
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
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六

溉民田復業數萬

王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及第
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
者必書座右日誦七書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
高貴顯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無少吝其歿也家
無餘貲至無宅以居

吳璘信國武順王字唐卿武安之弟以太師致事遺表上
封王贈謚

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蜀甚危武安王與王招散下保
和尙原練兵積穀以扼敵衝我孤軍棲于原上朝問隔絕
兵食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賊入無固志有謀劫王兄弟
比去者幕府陳遠猷夜入告王與武安王遽召諸將勵以
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遂敗敵將沒立於原下沒立遣
二將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又趨和尙原沒立身自犯
箭箬關期將夾攻王奮擊之斬其將兀盧乘勢進擊二將
皆遁沒立亦竟不得合時武安以弱卒抗堅虜軍政尚嚴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七

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者王則厚拊之如家人以輔
成武安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之法而樂王之恩戰無
不克

王與武安度虜既大敗不得志必大舉乃預設壘仙人關旁
曰殺金平兀朮撒離合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眾正告由
仙人關進取蜀列柵三十里彌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
抵武安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
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驛會原上
與賊對壘武安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
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

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慄遂與虜戰分爲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極其狡悍東西相掣遙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殺傷強半而氣猶銳我軍苦戰久遂歛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厲有死志洎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執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而虜攻慶兵殆盡遂走入壁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八

陽爲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

虜察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某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媿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府謝不及

武安王薨朝廷遣僉樞樓炤出使陝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陝右蜀口空虛虜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以控要害遘虜情見力疲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兀木殺韃鞨其夏撒離合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陝右

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軍蜀口扼虜川陝宜撫胡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虜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集宜退守青野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爲此者可斬也虜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請以身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機虜責其棄信輕舉率師卽日出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折合於石壁李承琪向起等破鶴眼張太師於扶風虜餘兵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折合僅以身免駐大軍大禹嶺陣次有法步騎相叅氣象雄壯撒離合自上西平原視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撒離合捨蜀北向矣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九

朝廷出師渡淮宜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取之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宜撫胡問方畧安出王曰某當以三鎮破虜人皆莫測所謂時虜統軍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營丁劉國胡善戰習善謀皆虜之老於兵者且據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虜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聞虜酋以馬撾敲鑿曰吾事敗矣王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壽其勇宜可拈取乃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與

我軍屢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
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年曠以致其師可勝王
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今潰毋自怯王輕裘駐
馬陣前虜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德卒如王言王經畧
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州郡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
詔下遂班師

初王閱兵河池一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
次最強弓次強弓跪騰以俟次神箭弓約賊相搏至百步
內則神箭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亦如之凡陣以拒
馬為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以破為之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一

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切
議曰軍其穢於此乎王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
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
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廣野之間而
不得其法取敗固宜虜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王為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
靜加拜太尉王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畧
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及我之短制彼之長虜之四長
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
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迭迭

戰之法制其因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近以強
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於無窮至於陣法有
圖無書焉

王蒙虜將叛整備益嚴虜果敗盟逆亮渡淮巨酋合喜號西
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黃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
適拜宣撫之命卽肩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野原旣
而遊騎退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
而進面授諸將方畧所至皆提赴秦州擒偽守蕭濟及其
屬來王卽呼前置食宣上德意諭無憂死皆感泣列城未
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偽蘭州守安
人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一

王遣都統制姚仲與王之子挺率東西兩路軍合攻德順金
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權沙會萃涼之師來
援挺率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畏我兵號曰天兵別將復
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且虜
將盡發西兵內外合以拒我卽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視
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識
顏面以快先覩一聞相公來登堦咨嗟不忍發一矢城中
虜已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列柵要害且治夾河

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奴隸莫不區別有地及戰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銳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與我合我得先洽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九回旋曲折相搏於高下間者以百戰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久忽傳呼其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翌日我再出兵虜堅壁不戰又天大風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實以窮是夕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

王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扼之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為不可犯之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二

計且指視諸將以虜他日所營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營所指之地有酋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豁豁萬戶復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傅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王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旦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謹謀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臥鼓士無敢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及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趨其營虜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虜幾

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擬請以輕兵挑戰而以奇兵搗其虛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謂虜虜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城甫築畢而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諸將益歎王之多美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眾尺寸不能進我斬敵築為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嶺窳其後二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艱食失東山堡時猶酋有終夕悵悵者虜既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二

置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威虜時虜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時有退師之詔而議者遙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去川口遠聲援絕共言之執政執政方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表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復詔出兵與張浚淮上之師相倚角賜王親札曰前口德順回歸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王初得是旨幕府請復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係甚重兵不可

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食所聚
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虜角今新附之衆幾十
餘萬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四民樂輸此誠恢復之
基也議者憂虜擣蜀口之虛璘百戰從軍豈不知虜情且
虜持重必顧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虜以
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况今逆亮死虜內訌未久
合喜盡西兵屯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王上
卽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
耶幕府語塞

周葵簡惠公字立義宜與人宣和六年第進士甲科加大
學士致仕

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
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爲侍御言自治其國乃可成功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時
政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
何處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今
臣一及大臣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
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

最後公連章極論趙子洎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係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五

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趙再
拔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
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
以杜衍爲法槍始不樂

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人
意表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
忠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曾也上色爲動

元頗哀主和議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乞令
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留身
固請上曰卿何請之力對曰臣欲爲陛下正綱紀今不可

得而正也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暨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勉書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乎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不以爲罪第不許其去

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德壽不爲浙東閩中之行乎它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事驚動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太上於大內盡發內帑付有司勿令近習干政汰濫類內侍罷毬鞠節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六

飲宴內治修然後可攘夷狄上善之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皆甚其言退謂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獎其直

李綱忠定公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二年登進士乙科相州教贈太師

京師大水公異之上疏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臣有已見重切利害因奏便宜六事且上章待罪

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公與給事吳敏厚夜過其家曰事急矣建牧之議其晉守乎東宮恭儉以守宗社是也而建牧非也巨盜猖獗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曷不爲上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七

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儻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非發忘身徇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且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徽廟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徽廟感悟歎息敏因言李公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公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閒暇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安危存亡在呼吸間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分

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成捍賊如臣之計天下可保仍刺臂血書之其日微廟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禱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次日淵聖卽位

幹寓不陷濟州上皇如南京白時中請上出狩襄定時從官以言邊事者皆非時賜對公爲兵侍待班延和殿下語知閣門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卽具奏詔引公立於執政之末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八

公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將何之若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欲尊其主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爲贊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達朝廷尋乃以書付蕭三寶奴邪律忠王泂與稅來詔以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李鄴高世則齎誓書俱行公力爭以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莫若擇使與之孰議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宰相皆謂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

足較上默然公求去上曰卿等出治兵固守恐金人款我也於是朝廷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公留三鎮詔書不遣時已議和种師道等勤王之師並集西將兵師日至上意方壯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上曰易謙之上六稱利用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極之謙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兵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狄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十九

勤王兵既至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反爲所敗而還公率行營左右軍又與虜戰於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兵爲虜所殲上大驚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水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上命公同蔡懋慶良弼往觀東壁而御延和殿俟之公回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樊家岡雖淺可以勁兵強弩據也上曰誰可將者時中曰非李綱莫能戰公曰陛下命臣治兵願以死報上卽除公右丞命公留守內侍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已行上曰朕欲親往陝西治兵決不可留此公以死請會燕越二

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乃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上願謂公曰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中夜上諭宰執又欲詰曰夫行是日質明公入朝見禁衛擐甲矣公厲聲曰汝等願守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公入見曰六軍之情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悟始命輟行以公爲親征行營使

虜之退也師道請臨河要擊之公亦謂金人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十

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並不從公乃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則擊之李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公尋奏曰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今宜飭武備修邊防於是爲上條具備邊禦敵者凡八事一謂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如唐建爲藩鎮又宜分濱棣德博橫海軍爲一道如諸鎮之制二謂兩河保甲今宜遣使團結訓練三謂復祖宗三十六監牧馬之制權時之宜則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所以限隔胡騎比年隄防弛壞又

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低下處可蓋增廣高御處卽關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遣使督治之五謂兩河州縣城池多圯塞宜徧修治近京四輔郡邑皆當築城措置樓櫓之屬六謂兩河州縣經殘破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卹之七謂河東諸州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宜復祖宗加撻糧草鈔法一以見繕走商賈而實塞下八願復祖宗陝西解鹽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司議其間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

自公建議盡遣城下兵追幹鬻不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

政懼密啟於上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公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循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初朝廷聞种師中敗耿南仲謂用兵無益宜割三鎮賂之公奏祖宗之地不可弃割之徒資敵勢生靈陷於夷狄豈爲民父母之道哉上從公議爲再援計南仲等以公堅執用兵乃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欲用公召對辱思殿公自陳書生兵非所長今爲大帥恐不勝任上不許卽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公奏曰借使臣爲陛下行瀆擇日受敕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敕公退卽移疾

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曰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童十餘上不允

上錄裴度傳賜公公入劄子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寢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陛下嗣位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雖古帝王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猶混淆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十二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十二

於朝翁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觀察在於攘却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擗禦外患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錄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答之公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赴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狗拾遺棄物夾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公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中行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瓦籬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

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旨所起之兵悉罷滅之公

上疏力爭大畧曰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占據秋高馬肥虜決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解太原之圍防託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臣爲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沿邊河北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戛入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江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竟不報公遣解潛等分屯皆去太原五驛公兵未進而潛等兵皆遇賊而敗公力丐罷有言公十罪遂責授節副安置夔州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十三

高宗卽位以右僕射召公尅闕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繫附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公二人由此與公忤公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

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搖哲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

公上十議一議國是謂今日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切恐國論猶主和議以非和則速二聖之禍臣切謂漢太公爲項羽所得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寡以戰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界之敵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罷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四

和議專務自守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數年間軍政益修然後大舉以討之彼知中國自強不敢肆兇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於今日法勾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辭厚賂則不可二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建康次之二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汴河汴淮汴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政本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朝廷

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

乎唐李德裕相武宗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叛號爲中興艱難多故之秋出政尤不可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閣官恩倖女寵皆得干與朝政宰相保身固寵不敢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鑒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益修德以感天人心初潛善等白遣傳覈爲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五

命周望爲通問使未行公爲上言今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公草二帝表付覈以行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置書于粘罕

公上三議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肥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合爲十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

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又請以軍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卽張行中所創也

公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公聞爲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公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公草詔頒行爾京焉

公入覲上疏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六

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又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嚴實懲遷一也議者欲因粮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世忠岳飛爲京東西宜撫未有其實而

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脩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脩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脩倣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庶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

又言今日事莫利於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不給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南北流移之民明出榜文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

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糶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
上詔前宰執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畧令悉條上於是公言備禦之宜則當料理荆襄淮甸以爲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徐議營田使之瞻養攻戰之利當貴諸路大帥分路收復措置之方則願駐建康緩懷之略則願先自強又曰近年羣臣之誤陛下

下其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累年以來寇盜相望而初不得要領翠華蒙犯而尚未有定居上下苟且相安不爲長久之計大運有開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帥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欽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矣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目力五曰務盡人情六曰資畏天戒其略謂士風尤薄陛下得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義許國雖失機會不爲無過而言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八

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爲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詔耳目之官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實是誣人之罪願降明詔以戒士風使變而從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趙鼎秦檜協議移蹕臨安公在江西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今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消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亂臣附之虎距鷗張雖欲如前日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既又

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公課民修城民不以爲便臺諫交章論之命奉祠公自是不復出矣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二九

張浚魏國忠獻公字德遠徙居綿竹政和八年進士第贈
太師

公爲平江府秀州控扼副使時苗劉赦書至平江卽走介入
抗問賊狀至江寧願浩寓書約共起兵鄭毅亦遣所親謝
嚮微服至平江見公令嚴備而緩進慮苗傳等兵上抵平
江則失枝梧乃令張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公上表大
畧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
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克吞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
圖浚與蜀人馮幡有舊遣之見二克爲陳逆願先是二克
以書詆公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孰能當之公復書畧曰自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十一

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闈上
春秋鼎盛遜位似非所宜天祐我宋保祐聖躬出質則虜
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
誰能廢之二克得書言公見詆以逆賊內不能堪朱勝非
恐生他變乃奏貶公彬州安置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
后遣小黃門密至睿宮白上曰張浚不得已貶彬州上方
啜羹不覺羨覆於手願浩自江寧至公乘小舟逐之郵中
得堂帖乃貶命公恐將士觀望卽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
赴行在是夜共宿城外願浩呼其屬李承造草檄文公爲
潤澤之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入海公又遣陳思恭等治

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勤王之師五萬
發平江至秀州夜有刺客至帳前公顧左右已睡問爾欲
何爲對曰某初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况侍郎忠節安忍
相害但見爲備不嚴恐後有來者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
言之是微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公翼日取郡獄
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二克聞勤王師來甚
恐輻知可動乃自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
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主上受淵聖詔爲兵
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總兵
征伐於外此最得策遂拉二克同議都堂初公戒幡乞以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十一
鐵券賜二克用釋其疑幡遂奏太后許之議遂定矣鄂詔
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爲復辟丁未駕還行宮
衆情大悅尋除苗劉爲淮西制置使副時公兵次臨平苗
翊以重兵禦之戰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是夕遂
開湧金門出遁公等引勤王兵入都城人登觀以手加額
公旣見上惶恐謝上欲倚爲相辭以晚進不敢當
公至漢中乃上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
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爲西行之
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逼荆襄之財右出秦
隴之馬天下大計可定矣

公聞虜大人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入衛至襄漢知虜退乃
還先是宰執登舟奏上上曰張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
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
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則奏罷興宗而用渥蓋
其用心公也

公雖得罪猶上疏論虜偽暫和其心必未已彼勢促則言和
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
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反顧奔散之
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惰懷望
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竊見主兵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二

官除吳玠王彥關帥古外如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
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等可爲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
公念上繼嗣未立奏曰荷陛下恩德厚事有干宗社大計臣
知而不言誰敢言者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竊見西漢
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
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後復陳社稷大計莫
先儲嗣雖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係天下
人心不可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藝祖後
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出見鼎都堂相與仰
嘆聖德自是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

以正本澄原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
勢奠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諱
切致意焉

公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入見上勞勉之賜賚甚
厚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
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
道同故其趨嚮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
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
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在原其用心而
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三

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
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
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
朋黨之論自不攻而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于君心之
微而利害及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
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起矣然而泰之上六
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君子在外而否所由生焉否之上九
陽已盡復變爲陰則小人在外而泰所由生焉當今時適
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
將可以爲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

焉

時以雪寒命賑濟公曰陛下推是心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曰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終歸於無成而已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不濟臣願萬機之暇澄心靜氣保養天和庶幾利害紛至而不疑中興之業可成矣

公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四

威大振上御書襄度傳遣使賜公以示意公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屬大事時劉豫頗於鶴境聚眾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賜公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本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不服也

劉豫聞上將親征告急金主求援至是分道入寇先是劉麟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為羣人疑之以為虜偽合兵而至公奏虜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張

俊駐軍泗州亦請益兵眾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

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勤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趙鼎折彥質皆移書抵公欲飛兵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公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世忠統兵過淮遇虜騎與訛里也李童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公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五

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公公遣人喻眾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遣王德領兵至前至市遇劉麟游兵敗之而賊眾數十萬以次於濠壽之間張俊拒之楊沂中為俊統制公即遣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且使謂俊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或有差跌浚不敢私又遣張宗顏等自泗州來為其後繼猊以眾數萬欲犯建康沂中悉眾以出縱大軍乘之大破賊眾橫屍滿野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人恐上以手書賜公曰賊雖犯

順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內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公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公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內重外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之人迭補之法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即曹資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又以太陽氛氣四合奏復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公獨以身任之人情賴公以安每見必深言讐耻之大及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圖治事無巨細必以咨之賜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六

諸將詔往往命公草之四方災異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雅公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於心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檜見之大怒命臺諫論公章

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建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公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

孝宗即位召公赴行在賜手書公遂就道至即引見上改容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七

賜坐降問公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統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言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且謂新政以人才爲急因疏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于上於是除公江淮宣撫使復往江上詔議講和公累疏爭之曰自昔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全身保家其終必至於降蓋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陰圖富貴

者矣不可不察已而召公赴行在公途復上疏爭之且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而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失四海復慕陛下之心他日誰爲陛下出力用命哉又曰竊謂徽宗欽宗不幸不返此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痛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哀吾民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八

膏血以奉讐人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共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款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褫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實欲行宿志貪富貴豈復以國事爲心哉

趙鼎豐國忠簡公字元鎮解州人崇寧五年登科建炎二年爲樞密計議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除侍御范宗尹言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卽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矣言陛下初卽位卽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而去歲復置振刷諸司使支催理民間舊欠人心駭愕物論紛紜願罷之復舊平糶之法

公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視京洛在三國所必爭真帝王之宅也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軍於襄陽前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

宋名臣錄

卷之八

三九

大業計無出此

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司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公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韃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益公曰楚當虜衝所以敵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公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階往乃詔岳飛掩擊

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虜未必再渡公曰勿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又曰三省常爲虜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修政事樞密院常爲虜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公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四川之地半天下盡以付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上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遂兼都督川陝荆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過人

虜於滌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四十

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卽應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任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卽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夾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蔽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

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

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練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賊騎侵軼何以禦之鼎曰臣等敢不竭駑鈍以副陛下責實之意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提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鼎曰退卽本可渡江良策也虜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王三鼓卽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豈可煩至尊與逆雜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四一

決勝負哉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以遠計於是以前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允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稱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喻樗改官除正字王居正未幾遷兵侍於是伊川三魂之目以公爲尊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張暉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鼎嘗入見自外移竹栽入內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即呼彥節責之曰項歲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翼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相兼樞密院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并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入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自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三大臣不與聞者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四二

地震詔罪已求言上曰故事當避殿減膳今只一殿而常膳甚薄更減亦何害鼎曰此文具耳應天當修人事今費用大而科歛煩此最傷和氣者也

上謂宰執曰馮益願與外事漸不可長令與宮觀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讒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揚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

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闇惑人君手滑必力爭以簿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矣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惟鹽每因關用即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去年冬公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剋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并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為巨猾所制矣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四三

公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迹又湯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公至屢辭且疏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手茹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

之

公再相踰月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
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
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
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侍御史蕭振本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欲講和劉大中
與鼎合議以為不可檜怒令振劾去大中欲以搃鼎大中
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時
檜力勸上議和鼎持不可諫是卒罷鼎入難從容奏曰臣
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嚮來稍意臣今

宋名臣錄

卷之八

四四

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臆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
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賢
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
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
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
復重建其意故議論取舍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則宰相
政事非陛下政事也

宋名臣言行卷第九

當湖劉廷元訂

宗澤忠簡公字汝霖婺州人元祐六年癸進士贈觀文殿
學士

公自朝廷狗虜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舉請上於輔衣
履營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促再遣張
汝以繫封詔行徵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公怒命將士
射之激與同行金人俱遁公約諸帥會兵五旬無一人至
者公奮願擊虜引諸將議之陳淳曰虜方熾未可輕舉公
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償淳効死乃命淳當先以贖過遂
宋名臣錄 卷之九

進兵未十里與虜遇出虜不意敗之于長垣公既敗虜遂
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移軍南華賊果至得
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
為用

公自南華遣兵過大清河襲虜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
留近甸惟澤力戰澤得虜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
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勸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抵
大名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
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康王言今日國之存
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耳所謂道者有五一日近剛正而

遠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詔諛三日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公聞濟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之言遂自分裂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公至南都見李綱與語國事公慷慨流涕時開封尹闕綱為薦公上詩之公至京時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

宋名臣錄 卷之九

有詔迎太廟神王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虜使于別館公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語浸漸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神王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苴芥略不顧惜又令遷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計謀何其薄也臣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京城深所倚仗但拘留虜使未達朕心公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

公累表請上還京公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餘乘用五十有五入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三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公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旋京畿瀕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所係天下治亂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公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狂虜每疏上付中書省汪黃皆笑以為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虜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欲自往救之張樞請行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樞至滑與虜迎敵眾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樞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公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樞再戰歿之後二日宣至滑與虜大戰虜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眾公即命宣知滑州虜以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部布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

人在鄭滑間又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按堵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公遣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偽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策感泣誓死以報公時引策與語策具言虜中虛實公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公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請上還京且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爲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公第十三表也上答詔諭以旦夕北歸之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四

意公復上表謝

公初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將校郭進作亂親制官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來歸將士頗疑之世隆入拜公面詰之世隆辭服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削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恣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屯城下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公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數萬

面刺八字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字軍彥方繕甲兵約日起太原公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疏言之疏入潛善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

公憂憤沮作于背疾甚諸將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滅醜虜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公復曰吾度不起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冥晦異常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五

公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吊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之

揚沂中和國武恭王宇 嶧縣人高宗賜名存中除太傅爲醴泉觀使孝宗朝都督江淮軍馬

李成叛王時爲右軍都統制官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不相下岳飛亦密爲之定計俊乃急趨南昌與賊夾江而營飛請自爲先鋒擊之王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退之賊將馬進銳卒數萬來犯王語俊曰被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攻其前王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前後夾擊大破之俘獲數萬俊以其太衆且疑復叛是夕令思恭盡殺之遂復江州王追成於江均蘄之間與統制宋名臣錄

卷之九

六

官趙密合擊又大破之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存中職殿岩始增爲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選鋒遊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制之如泉之左翼額之右翼循之摧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藉爲天下寇存中又製諸軍戎仗以尅敵擊雖勁而土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發而此三發矢矣

逆亮入寇遠近大震上召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虜空國遠來已

犯淮旬此正賢智馳騫不足之秋臣願率先將士北首夙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以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時猗將東路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從淮西繫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張俊拒之卽詔併以淮西屬俊沂中爲俊統制官俊卽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又遣張宗顏等自泗州來爲其後繼猗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趁宣化以犯建康沂中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至藕塘與猗遇遣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猗軍中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宗顏等亦俱進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猗以首抵謀王李諤曰宋名臣錄

卷之九

七

適見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與孔彥舟聞猗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孝宗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其祖宗閔爲承興軍總管戰歿祖母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關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爲名將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爲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韓世忠斬國忠武王字良臣延安人年未冠以敢勇應募始補守闕進義副尉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王與蘇格等伍騎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河岸約鼓譟助勢王躍馬薄賊迴旋如飛虜分爲二隊據高阜王出其不意突其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悉如約鼓譟虜大亂追斬甚衆

勝捷軍潰於河北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爲亂宣撫使李彌大遣王襲擊之臨陣斬福餘衆猶滿萬王單騎入其軍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八

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王徽時王淵待之絕等苗傅殺淵爲亂王奮發討賊充力乃卽海道赴行在所張俊等知王至更相慶曰韓公來此事必辦王至常熟得俊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張俊曰我便去救官家俊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已遣人甘言誘賊矣王兵寡俊乃分張浚兵二千借王二鹵矯制召王王乃陽爲好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鹵許之時俊亦遣王於吳江有步將安義陰結二鹵欲伐俊奪其兵斷吳橋以應賊俊乃遣王屯秀以伐其謀王至秀乃稱病不行而造攻具二鹵始駭呂頤

浩亦來王郊迎呂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

脇取鐵券自謂不先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時王妻梁氏及子亮質傅軍王不顧會隆祐太后宣見梁氏執其手泣曰太尉來救可令速清岩陛傅先遣其弟翊伏赤心軍于臨平伺擊勤王之師王曰乳臭兒乃敢爾耶翊招王兵出戰王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箭者必斬之翊等敗走苗劉引兵出遁王入城擒賊黨王世修吳湛皆戮之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九

王爲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等寇浦城縣王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王使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成之賊乘勝至中軍王率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正彥有舉人程受者崇安人時虜在傳軍乃爲傳畫策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旣入夜乘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妾及其愛將張政西走劍鋒村爲土豪詹標所邀苗留數日妥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卽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于朝

王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王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爨班師良臣去王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勤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

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虜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告虜喜甚勵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董捷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王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伍迭進皆鬼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搃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李董捷也兀木走還泗上乃責良臣賣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王提舉官董旻與虜戰于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亦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

都督張浚出勞師至鎮江召王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王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上移屯楚州上以手札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

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遠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凡所一一奏來時山陽殘破之餘王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後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粧而耻之軍壘既成王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時世忠劉光世張浚劉錡皆不相能中丞王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張浚之於劉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李郭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上為光世世忠失懽諭曰烈士當以

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昔寇賈深憾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王在淮東與虜戰以寇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寇敵弓勝賊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力而減數斤重今方盡善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有趙榮王威者以宿亳二州來歸及王倫抵東京兀木首問榮威必欲得之尋詔遣還王以書與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一

望耶

王既不主和議又切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辭意剴切檜深怨言者因奏世忠罪上留董不出王乃力巧閑除太傅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王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慄悍絕人不用鞭撻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癡韓五年十八

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令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猊之鑿連錯之甲斧斤之有掠陣弓之有尅敵皆王遺法管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王公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卅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徧禪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于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

岳飛信國武穆王字鵬舉相州安陽人靖康初隸宗澤軍轉武翼郎孝宗立廟鄂州

王上書數千言請上還京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親率六軍進遷北渡天威所臨將士一心則中原指期可復矣大忤用事者奪官歸田里張所招撫河北一見王與語大悅待以國士補官裨將中軍因問時事王曰本朝都汴惟倚河北以爲固苟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虜不敢犯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童貫取燕雲而不知爭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今爲招撫計直有進取河北地以爲京師援爾

從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王約彥出戰不進王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舞而示諸軍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于戶阿里孛大敗之明日戰侯兆川又破之益北擊虜戰于太行山擒拓拔耶烏居數日與虜遇王單騎持鉄鎗刺殺虜帥所謂黑風而王其貌者走其衆三萬

繼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况社稷陵廟在河南尤非他地比充不聽金人與孛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王扣寢閣諫之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

充竟不出虜由馬家渡渡江充遣王敬慶戰方酣王燮先遁獨王力戰其後士卒乏食諸將皆欲叛去王洒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誓竹帛歿且不吝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

兀术入臨安王頴所部邀擊之六戰皆捷俘諸路剽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砲車器械乘其亂交擊大敗之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軍來也爭來降附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四

虜犯常州王遠擊四戰皆捷戰于清水亭虜大敗橫尸十五里兀术復趨建康王設伏于牛頭山上待之夜令人混虜中擾其營虜自相攻兀术次於龍灣王自牛頭山馳至南門與戰大破之兀术奔淮西王入城撫定獻俘行在上詢所俘人得二聖音問感動久之王奏曰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上命張俊討李成俊請以王軍同討王至鄱陽與俊合三月次洪州俊召王討之曰某與李成數戰不利爲我討之王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出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願爲先鋒俊大喜王潛出賊軍之右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王以紅羅爲幟刺岳字其上白

之平明選二百騎建旗禱賊易其少薄之伏發大敗走賊將馬進走成所成怒引兵來王遇之樓于莊大破之殺馬進成走降偽齊

曹成亂執阿子謹據道州賀州命王捕之王入賀州境夜焚賊寨成奔桂嶺竄連州嶺表悉平召至行在所諭令係金帶上殿照御札于旗曰精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

虜侵淮圍廬州上賜札曰淮報緊急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王遣牛皐渡江自提兵趨廬州與皐會偽齊五千騎逼城皐以所從騎遙謂曰牛皐在此爾輩何爲見犯虜衆愕視及張岳宇旗精忠旗示之虜衆自潰王令皐追擊虜相踐及殺灰者相半廬州平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五

上命飛收復襄陽飛率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朱勝非許飛乞事建節且命沈昭遠往總軍餉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關庶幾必濟王進軍劉豫求救於虜虜僞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鄂隨諸州王分遣王貴張憲連擊賊兵又復鄧州軍聲大振上謂宰執曰岳飛旣收復襄鄂粘罕聞之必怒况今是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倘虜人南來朕當親統諸軍分頭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若依前遠避爲泛海計何以立國也初飛遣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下牛皐請行乃暴三日糧

往衆笑之糧未盡而城破王進復鄂州董先頗有功臯皆
久在京西故王以爲將李成聞鄂州失守乃奔襄陽遁去
與虜僞合兵屯鄧之西北王遣王貴張憲至城下賊兵來
戰董先出奇邀擊大破之賊將高伸入城據守將士蟻附
而上遂克之王移屯德安府軍聲大振捷奏至上曰朕素
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飛爲荆湖襄陽制置使王兵八萬至鼎州討湖賊楊太太爲
其下所殺楊欽顧其衆數十萬以拒命先是都督張浚親
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爲防秋計會飛來以
小圖白浚曰此易擒爾浚曰恐妨防秋之備王請浚少留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六

限八日擒之乃遣飛往初任士安王俊郝政領兵二萬餘
慢王燮不稟其令以此無功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爲
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
賊併力拒之王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小舟入水寨賊
將陳瑁內變劫偽太子鍾子儀船獲金交床與龍鳳簾等
詣王降餘黨相繼皆降王入水寨殺賊殆盡惟夏誠寨恃
險固守王擇善罵者二千餘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
流下填滿乃長驅入營遂擒誠浚言除楊太就戮外招到
黃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
飛謂出軍以發糧爲患京西湖北平卽募民營田給以牛種

假之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爲屯田法使戍伍兵戰
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上嘗書曹操諸
葛亮羊祜三事賜之

逆豫有南窺意韓世忠自淮陽已還楚州張俊既城盱眙遂
進屯泗州王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張俊承詔入覲力請
上進臨建康上發臨安先詣上天竺寺燒香道旁有執黃
旗報捷乃飛遣王貴郝政董先攻下虢州寄治盧氏縣賊
衆獲糧十五萬石上至臨平鎮於舟中與宰執論飛之捷
上曰飛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萬一小跌不知如
何更宜熟慮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七

王陞宣撫使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慶等兵五
萬餘謀王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王上疏論恢復
畧曰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淹速使教莫測臣之舉措萬
一得便可入則擬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
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劉豫必奔汴京而奔河北
京畿陝右可以悉復至在東京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
俊可下臣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劉豫父子斷必成擒
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號畧分屯要害進或無糧
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歛兵退保上流賊必襲南臣後
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

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
然後復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欲兵併力使淮上或分兵
攻犯四川臣卽長驅搗其巢穴惟願陛下戒赦有司廣為
儲備俾臣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密必
能濟此大事疏奏御札荅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
機朕不中制方率厲將士檜主和忌其成功沮之議遂寢
虜人敗盟公遣將李寶孫彥與虜人戰于曹州屢敗之大戰
于宛亭縣敗之寶又及虜人戰于宛亭敗之又遣牛皇戰
于京西敗之進戰于黃河上又敗之又遣統制張憲戰于
穎昌府敗之復穎昌府憲又戰陳州界敗之復陳州又遣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八

和議成公上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
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
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小曆載飛先數言和議非計秦檜大惡之虜之人寇上命飛
以兵援淮西飛力疾卽日就道上賜詔獎之張俊貽飛書
以前途乏糧為言飛不為止時賜札有曰卿聞命卽往廬
州糧餉之艱卿不復顧後疑飛漏其言歸朝乃倡言飛逗
遛不進以糧乏為辭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守備飛
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歸復反其言謂飛
欲棄山陽與檜謀令方俟高劾飛對將佐謂山陽不可守
宋名臣錄 卷之九 十九
沮喪士氣始有殺飛意矣
王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奉母河北陷沒王遣人
求訪比十八往返乃獲迎歸母痼疾藥餌必親嘗遇出師
必戒家人謹侍養母喪既葬廬於墓側御札數四強之而
後起
自有敵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為念臨危誓眾
或至流涕將士莫不感奮聞車駕所在未嘗背之而坐自
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
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妹以遺之却而不受
上欲為營兵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為

故起復制詞有厲嫖姚辭第之志之語每與士卒最下者絕甘分少其馭軍以重蒐選謹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爲要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缺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止兵休舍輒課士卒藝程注坡跳濠皆被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而馬躓怒欲斬之諸將力祈乃免猶鞭之數百約束必明簡而使人易從行師秋毫不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衆十萬其戰兀朮也於穎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之對壘則以背鬼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十

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背鬼之名起於西蕃王善用之皆以一當百鄆城之役兀朮合諸酋之兵以進王命雲領背鬼遊奕馬軍直貫其陣初兀朮有勁軍號鐵浮屠揚子馬所至莫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王命步人以巨斧入其陣勿仰視第所馬足一馬躓則餘皆相躓藉而斃官軍奮擊之僵死如山兀朮大慟曰自初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揚子馬由是遂廢其出奇制勝多類此自結髮從戎十餘年間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北其伐叛也常以廣上德意爲先而釋其餘好禮下士恂恂如諸生未嘗言功伐襄漢之後詔劉光世以五千人爲牽制之師六郡既復光世師始至

王奉乞先賞光世諸將或有功多而賞薄者必爲之開陳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子雲屢立奇功匿不以聞或自朝廷舉行猶辭不已初以上書失官從張所補官所以謗譎行至長沙盜劉忠欲劫以叛所不從遇害王訪求其子鞠之奏補以官且爲所申雪亦難之由人皆義之詔鄂州建岳飛祠以忠烈廟爲額從州人請也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十一

張九成崇國文忠公字子韶開封人紹興三年狀元及第
官至敷文待制贈太師

公射策集英殿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
心毋遽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
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虜之計當先用
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
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又曰前世中興之主以剛德爲
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奸皆其本也又曰陛下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兩官在止邊冬不得溫夏不得清
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二

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
聖心雷厲天淚兩流撫劍長吁思欲清鬱帳以還二聖之
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攪小虫驅馳駿馬
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自有彼闖人
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
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
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聞聖情在苒不
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候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
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
書之旨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聞闕寺之言乃狐狸夜號

而鳴鴉晝舞也上感其言擢宜第一日九成文雖不甚工
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
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非剛
大之氣不爲得失回屈不能爲也

有詔經筵官分講讀經史公講春秋一日論日食日日食之
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于
地則災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于人則爲兵爲火札瘥備
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
間當爲卿戒之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二

公爲禮待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公荅曰未
有枉已而能直人也檜變色嘗從容於上曰虜情多詐議
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秦檜問
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
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
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入言臣爲鼎黨無
足怪也旣而再章求去上命以吹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
奏除祕撰奉祠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上在經筵嘗問高開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傳載一事或
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荅之云聖言有造化所

以寓無窮之意。開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始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開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豈曰：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眾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為陛下用上。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

晏敦復字景初，元獻公會孫。大觀三年第宣和，未除吏部外郎，檢正吏侍，歷禮工部權吏書。

公素剛嚴，為世所憚，及居天官，秉心公執法，固請謁不行，親故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并及同字者，即却之，不納。惟務抑僥競清流，即甄序人物區別賢否一時銓德號為平允。中興以來，凡選格法多公所裁定，士無滯滯之歎。上嘗歎曰：晏敦復疑重剛，方當公介，然衡總有序，適發清明事，無姦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

金人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降御札，今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自古夷狄為中國患，世皆有之。

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肯與中國和好者也。然所謂屈已者，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為也。倘於大事非徒無益，因而別致禍患，可不深思熟慮乎。一事既屈，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必有大事來屈我矣。臣又切料專主和議者，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夫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虜之詔令有必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虜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時宰相方以和議為已，功力贊屈已之說，謂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群起，宰

相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之公私切憤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天子爲姦臣所誤臣子豈可坐視自同衆人而不爲盡言乎乃上疏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難屈已與虜議和特以衆論未同爾幸而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小大一心無復異議庶幾天聽爲回此宗社之福也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以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核情定罪大不容誅乃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之今廷臣又以此而躡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唯阿相附變亂是非豈不荼國家之紀綱蔽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六

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爲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孔子曰小人成群斯可愠矣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

時用兵不常公慮朝廷輕舉因言天下事所宜謹重而不可忽者莫大於兵蓋兵凶器戰危事一舉而勝猶懼後悔舉而不勝後將若何且以越王勾踐事吳未嘗一日忘之也然必謀之二十二年國之父兄請報者再而後勾踐許焉勾踐欲謀者四而後范蠡請爲在我者惟人事修而天時

至矣又必在彼者天人之際皆有滅亡之兆乃始蹶而趨之以務及時彼其所以卒能滅吳而雪會稽之耻者誠以必勝之策出於萬全也今國家恢復之計誠不可後舉兵北嚮必欲有成則不可不謹重而後發耳

公爲吏書即罷知衢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檜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人諷之曰公若曲從兩地且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美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七

劉子羽字彥修忠顯公長子以門蔭入仕贈太師

自虜入梁洋蜀大震劍南諸州皆爲徙治計撒離喝雷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公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休關不及撒離喝遣十五輩賫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人還曰爲我言於爾酋來戰卽來我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撒離喝書以大義責之虜糧匱死傷者十五六遂遁去公以兵掩擊及墮奚谷死不可勝計其餘衆不能自拔降者凡十數柵虜之喪失莫甚於此

張忠獻富平之敗虜乘勝而前宜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八

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鉄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脈不相通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爲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備奈何爲此言乎張公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卽自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寨虜知我有備引去

公謂虜用騎兵利在衝突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弩待之虜不

濟者且以約二將彥頗易公之說虜犯金州彥出不意逆

戰不能却遂退石泉公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徵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卽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且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蘗食之遣玠書與決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由間道與公會于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九

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壘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今暮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地据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卽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

撒離喝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貳人擁其後前者虎後者

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計如此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屬安集勞來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畧然張公益困於讒公亦繼被罪

公守泉州進論時宜八事江北戰守二策曰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控敵取勝多在江北今日淮甸雖置守師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關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與敵共之虜聲所挫人情騷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三十一

動此由江北藩衛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備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一二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則大勲可圖也

論襄陽形勢曰聞善弈棋者不爭邊角之利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為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經理未遑亦幸敵人弃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立堦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

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為戰守計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為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爭之難矣

論禁衛曰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大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員僚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舉皆總於三衛訓練精閑故能坐置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三十一

驍騎分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校梧目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軍兵以為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一王豈不知指撓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未大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衛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扼欲望陛下遠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為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為社稷長久之計

論守江曰竊見六朝守國皆輕成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以守而戰內強根本外固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銳兵先

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遷延之絕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亡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寇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狂移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時虜若送死敵之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害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三十一

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戌之謀攷三子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安安我出上策矣

胡銓忠簡公字邦衡吉州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淳熙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

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久謫海外誰為能及今縱有小小過失謂宜闕畧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今卿所言正朕意也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三十一

公上高宗和議封事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項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懷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日可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臣切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善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術然後歸

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必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公奏臣承乏左右史竊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一曰史不當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史不當進太宗欲觀史褚遂良以爲不可文宗欲觀史魏謩以爲不可國朝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歐陽修爲起居注首論其失云自古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更不進本仁宗從之何謂立非其地唐制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恨爲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三四

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歐陽修謂起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進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修罷修注者乃復立于後後乃立于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謂前殿不立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于天子之側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夫人主之言宰制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何謂奏不直前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史事爲

名而朝廷事亦得議焉皇祐中唐介論文彥博帝怒時蔡襄修起居注直前論救又曷嘗必俟班次耶

公因旱蝗星變求言請勿傲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因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籍默爲賢容悅爲忠道途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爲實直此德宗猜忌之語願陛下以德宗爲戒

詔議講和公議曰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東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本於秦檜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醜虜荐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讎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三五

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可信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爲之况萬萬無此理乎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爲之備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公爲兵部侍郎時以水災詔求言公言與虜講和可痛哭者十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澆之人一置之死地二也海澆之藩籬失則兩淮大江不可保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民膏血以予虜民愁盜起五也秦檜力排不主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从瀕海或从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過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路允迪等往交割歸地虜叛盟劫執允迪等遂詔

親征虜復請和反覆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七也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至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沆嘗謂王旦云切勿與虜講和夫祖宗盛時猶以和議為不可况今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則醜虜何足慮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矣公因轉對為中國與虜和可吊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

宋名臣錄

卷之九

二六

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救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請數千億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十

當湖劉廷元訂

傅察忠肅公字公晦獻簡公猶子濟源人年十七以類試河北運司乾道中累贈少師

公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脇制中外且陽示令容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視公又託其姻強公相見公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器識未易量也後公為清獻婿京銜之

為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幹離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幹離不領兵至金人日見太子當拜公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見何拜為幹離不怒曰汝國失信吾與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公曰兩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于盟而動意何為乎虜左右捉使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粹使伏地公植立衣冠顛頤終不屈幹離不怒曰爾不拜我耶摩令去公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脇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遇害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一

遂遇害

公忠孝得於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廢初遊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爲異後至每如此人方歎其修謹

劉韜忠顯公字仲偃崇安人登元祐九年第贈資政大學士

初尉豐城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饑民救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衆盜亦戢

中使自京來出御札督戰且諭將佐曰朝廷與金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爲鄰得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釁誰任其責公曰與夷狄共事非計也童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爲非計何也公曰自古與夷狄共事鮮無後患事不成則信義恩威俱廢四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祿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

况金人氣譏非回紇比乎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虜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遣公往虜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今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虜謂粘罕爲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爲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爲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

以有死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
自經

公爲人莊重寬厚寡言笑與人交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事
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落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
雖盛暑寒不憚也不喜宴遊稍暇逸心不自安爲政愛人
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已病齷齪豪強不顧其難必極力
而後已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奸則立斷不疑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四

程振字伯玉饒之樂平人入太學崇寧三年幸學以高第
補和州教贈端明學士

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殿受爵必以上嗣既經禮
所載且元豐藝興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
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
重

淵聖受禪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幾如
金人且拏兵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
故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
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五

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瞻咨或用大臣偏僻而
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及汗焉其勢
不得不爾也及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擣角擊之以
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少懲
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不能用

薦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
上而却之臬思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虜索
金糴無幾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
知質及公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聞張謂四人
者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

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呈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縢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公恐尚書坐之遞前曰皆官長也虜不勝忿四人者皆死之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

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規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其語告諸朝洎公左遷董貫蔡攸卒輿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出涕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六

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畧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之功非二聖人之意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歎美健美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說方輿龍德太一之役懼不能得因肆讒說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楊馮而誅之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近侍梁

斫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歎服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七

李若水忠愍公字清卿洛州曲周人擢上舍第爲元城尉
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公見粘罕于大原粘罕遣王洵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虜
騎南收公副馮澥使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虜至
左右駭顧謀取間道以去公謂澥曰成卒霄潰公不可效
之某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虜寇且至宜
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修城郭飾守備以待其來和議
必不可諾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以遣使京
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西之境而聞耿南仲請
呂出使割地界矣粘罕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八

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
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虜軍粘罕自冒
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公公出見二酋曰令何相公來
計事不則縱兵入城矣遂入見欽宗時獨何稟孫傳梅執
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左右公具傳虜人語乃遣稟行明
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稟還言二帥請與道君相見
欽宗曰朕當自行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上幸
虜營留三日而還

二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面議
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公扈從旣而虜遣蕭太師者易

御服公忿怒抱持上呼天聲苦數聲大呼罵虜泣曰吾君
華夏真主狗董敢無禮耶虜擊之面目爲傷氣絕仆地良
久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公絕不食虜怒囚之蕭
太師者數來勸勉公歎曰天無二日某寧有二主哉其僕
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公叱曰忠
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顧家矣雖然吾親老矣若歸勿
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言吾死國也公母張氏
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

一云粘罕再召公公出公知虜難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大毅
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三世方得河東陵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九

寢在焉曾不敢輕與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
年城陷之後再與王上議和承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
背又於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入土地耶人婦
女玉帛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耳粘罕大怒令曳
出於青城東華門外敵殺之臨死罵敵不絕于口胡相謂
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歐陽珣字全美吉之永和人崇寧五年進士

靖康初朝廷議割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與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辭公廷爭謂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特宰懷誤迷國反白遣公蒞割河朔地會深州等郡義不肯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汝等勉為忠義以報國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

初公詰闕欲論事時蓋靖康元年之冬虜勢方張甚公道出豫童會故人為帥甚公姑勿行行且及禍公歎曰吾平生患不得死所國感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吾得死所矣庸可避既被命赴虜軍即恥告身文書昇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

宇文虛中肅愍公字

紹興十五年公初使虜為所留後為虜用公知東北之士憤不為左袒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同謀欲因虜王置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公與其子師瑗皆坐誅闔門無譙類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一

留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使全國留擊虜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孽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虜中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瑗暨偽翰林學士高士譚謀為復讐之舉欲因九月虜王祭天而劫之虜之諸王宗親約為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於虜手跡其禍端由於蠟彈之繳則秦檜之為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公之事不顯最後張魏公招韓王來歸始能言其詳

朱弁字少章徽之婺源人入太學使金虜補官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大金通問副使寓虜庭十六年歸上高其節俾易文資秦檜忌之泥之僅轉奉議

建炎戊申遣使問兩宮安否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自獻詔補官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大公而歸漢受命即與王倫行遇粘罕于白水濼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壬子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好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世道所為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二

今日乃觀幸先歸哉願公亟受書歸報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及倫行又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

逆豫盜據京邑虜追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比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怒絕其脛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虜亦感動

復慰安之致禮如故

虜又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交兵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受本朝官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洪忠宣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避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愴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號聘遊集

丁巳歲虜諸酋相繼死滅公得河陽人密疏其事及虜中虛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二

實使之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後王倫復歸獻公奉送徵考大行之文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採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姝鄰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旌畫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麟而莫逮淚洒冰天上讀之感涕顧張忠獻喻以密旨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

公歸上引見勞苦嘉歎再三公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虜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后又其次則憐赤子

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變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監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有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留神焉上納之賜予益厚

朱文公曰建詔之間強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辨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媮懼畏縮無肯行者獨故魏公良臣與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蓋張檀畧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庭魏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死而公必以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殉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四

張叔夜忠文公字稚仲者之曾孫信州永豐人以蔭調選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公喜論兵蘭州本先零故地最寒惟恃河爲阻每水合則嚴飭守備卒介冑累月不得息公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乃博考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謂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孺聚之區凡欲舉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嚮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莫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爲西安州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五

政和間吏惰弗戾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豫書銜於後使先置名而除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黃公極論其弊始立法禁劇賊朱江剽掠至海州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公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卽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鬪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靖康初虜騎過河公謂若許講解則胡羯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不報公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公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乎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鬪而前十一月晦至京師公人見其

陳唐明皇避祿山之亂蓋嘗出幸今賊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欽宗然之令裨兵守城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公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聞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者虜議和欽宗再出郊公於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不能回卽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繼仲努力會虜詔立異姓公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

李忠定曰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夜血濺御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六

衣獨有一襦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顏真卿朱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人再犯關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以自全獨公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

張克戩忠確公字德祥耆之曾孫以蔭補贈延康殿學士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寇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粘罕遣其將銀朱孛堇來攻縱兵四掠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公畢力扞禦晝夕不少懈太原陷汾益危公召令軍民曰太原旣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朝廷辱祖父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公募士間道走京師上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受攻願陛下哀矜孤城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報

自太原陷汾拒守蓋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指呼督取降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七

書公臨陣大罵不絕口砲中一酋立死翌日虜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旣入公朝服南嚮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於難者八人

鄭驥威愍公字潛翁信州玉山人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建炎元年除直秘閣知同州金虜陷城公之事聞贈官與張忠文公並立廟本州廟額曰旌忠愍節

南軒曰公守同州城陷公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其書辭胸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後也若一毫私意問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觀公之爲豈不凜然

誠齋曰近世培養人材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八

之大臣指諸老爲姦邪挫擢消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公者此固前日姦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大臣之所消泯不盡者邪噫慶曆元祐之姦邪亦何少哉至於消泯而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

向子韶忠毅公字和卿開封人忠簡四世孫元符三年進士知淮寧府

生有異稟莊重如成人比志學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爲相門子也其強學自勵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強勉而自惰乎伊川門人如劉安節輩訝其衰替之語因問之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爲忘年交

漕京東戶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家有餘財當具數聞

宋名臣錄

卷之十

十九

部使者通融計會者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適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聞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偉之

蔡州關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人矣乃起服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園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公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子弟率赴東京留守司乞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尤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虜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立不動執手

罵之遇害

史名巨錄

卷之十

二十

孫昭遠忠愍公字顯叔鄭州管城人登元祐九年進士詔
贈徽制

虜圍太原我師多潰詔命公往公言軍士逃歸其氣已索理
難復遣不若就令西戍猶冀有功又言長安河中不可不
備今所在州縣調保甲乘城其實自衛不若擇要害地使
控扼公至督其進且曰天子初命四道總管也兵得調發
官得廢置財得移用急則援王室今京師圍急且莫望救
至逗遛可乎言詞慷慨聞者感動又徧檄諸帥使出師已
而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來會而涇原帥席秦
鳳帥趙鼎鄜延帥張深皆不至公二十八疏劾之合諸路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二十一

兵得十餘萬范致虛命馬祐昌統之斬杜常夏淑于華陰
公與致虛同出關俄祐昌遇虜於石壕戰敗績致虛還京
此公獨與王似王倚留陝虜併兵攻陝陷之時兩蜀輸金
帛助河東公用藉以募兵得精銳數千軍甫振而京師陷
乃遣使詣太元帥府建炎初上詔公入覲公御下嚴整所
過肅然內鄉賊尚虎擁數萬餘公遇而破之

為都總管悉以所提西兵數千付張俊止以蜀兵數百上道
七月至洛收集散亡招撫豪傑調兵陝西北合義兵萬
餘人柵伊陽使民人保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公為京西北
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既非所隸悉引去公數以洛無城池

而強虜對境侵牧之狀聞于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并禦
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
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為念十二
月虜兵來攻公悉衆扞之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公卽命
將官王仔等奉啟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虜兵蓋熾公
戰益不利而虜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兵滿野
公猶招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曰若等
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為叛兵怒起擊公
遂死焉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二十二

郭永勇節公字慎思大名府元城人以祖任贈中大夫資
政學士

杜充守大名甚盛公畫策遺之一日見公公問其目曰
未暇讀也公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寒自
用而有虛殼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公等足與治乎充大
慙

太原帥多用重臣宴享豪華奇恥諸縣以給之太谷民富其
歛尤亟公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膚血也以資
觴豆之費仁者忍為是耶脫不獲命令有投効而歸耳府
不敢迫府遣卒數輩執警盜刺諸縣短長游盡不歸莫敢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二十三

迂公械致之府府為并他邑追還

燕山之役公漕本路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直
復毆之非壞目折肢不已安撫王安中莫敢問公曰安中
不治且難制公請見而顯責之乃見藥師曰上推赤心置
將軍腹中遇之者無不至而未有寸功報上今乃縱部曲
殘民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公謂安中曰他
日亂邊者必此胡也

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恥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
城不攻而入公在大名聞之先弛凍魚之禁人爭出魚冰
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虜再犯京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公公號絕仆地家人
昇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食忠義益
天性也

澤死益謙代杜充守京裴憶為潛皆齷齪小人會范瑒裔邦
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以十
倍師攻之公率士晝夜乘城伺闖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
委城遁者公曰北門所以敵避梁宋虜得志則席卷而南
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援至奈何
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先為備虜
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叫城下曰二龍已降降者富貴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二四

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公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
節之時及行城拊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
努力賊不足畏衆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碎
殘礎兩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
陷公安坐城樓上或被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公曰吾世
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郊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
益謙意率迎降虜公不從虜遣騎召公正衣冠南向再拜
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公熟視父之曰不降者
我尚奚問虜見公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夷語數
十言欲以富貴啗公而降之公頃目唾罵曰無知犬豕根

不醢汝報國何說降乎虜惡其言磨之使去公復厲聲曰
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悉滅爾曹大有人在繫者無不以
手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二五

楊邦乂忠襄公字希稷吉水人政和乙未上舍解褐調發源尉贈徽猷閣待制

二聖北狩羣盜竄起公攝宰深陽訓民爲兵五里一墩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抱鼓一鳴遠近畢集未幾府兵叛閉關殺官吏四境狼顧慮變公閱民兵繕軍實申號令刻日趨府討叛賊畏公威聲啞白部刺史從招諭發運方公會諸絕之兵於城下公率民兵首集士整而奮觀者偉之已而羣兇授首傾邑請留於太守尋命爲真

初兵之叛也深陽舊縣鎮射士數十百以羽檄往戍他所乘隙離次而歸劫巡檢爲魁甲而趨深陽將屠之邑人大恐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六

憲無以禦時有私販摘山者趙明坐縣獄公引出至庭欲誅之因謂嘗閱爾簡記所與甚衆且悉里中豪健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赦爾罪當上功昇爾官明即請所與偕任公飲之酒縱使自去衆皆危之公曰第僕吾殄賊勿恐也越翌日明果得衆若干報公當詣賊給而執之於是諭富民出財以須給賞賊就擒公悉斬於市留其有二

人上府以正刑部刺史議奏功公悉推遜僚佐曰殺人而利賞非吾志邑人德公有像祠之

李成勳江北杜克擁兵六萬保建康克遣戰艦進擊會金虜大至我師敗績復戰不利潰而入克下令官吏兵民用命

城守公信其言明日克悉師出下水門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邦光驚懼不知所爲即日率父老出城迎

降虜酋強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爲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旣至虜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公獨僵臥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素有與眩疾虜酋令掖出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公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說曰公故貧有兄垂老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於寄寧不念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爲公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明日四太子置酒令偽知府事張太師者及邦光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七

召公議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生與犬豕均飽者流血被向憤不蘇者久之左右掖以出虜酋命拘之他室明日邦光復請出諭使降乃釋出至庭邦光降階語曰事固無可奈何願少回意毋爲徒死公瞑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犬豕苟生復幾何時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曰團練劉者取幅帛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趙氏即書死字下歸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怒筆側立者即取筆書字曰死虜酋怒復拘之先是公刺血書誓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虜酋初

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皆問公意如何答曰直不能降虜耳四太子甚怒公乃大罵曰我食趙氏祿終不負國汝夷狄豈是真天子乃使我從汝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劔汝頸吾為死怖耶遂裂巾襤衣以祈速死見所書禱知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

趙立忠烈公徐州人贈秦國軍節度使

王復守徐州公在帳下命公專往來守禦外樓不至孤城益危復死之公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洒血以戰奮門而出為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尸慟哭掩藏公知賊乘勝會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軍聲復振團鄉民為兵軟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公之叔辰後期至公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遁去追殺甚多遂推公為長公拊循其民召使復業又奏置王復廟賊托落郎君圍楚州急往來艱棘公斬紉道路行至淮陰遇

劉豫遣公故人葛進等齎書誘公令供賦稅公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舉人劉德持旗榜招公公拽出就戮德大呼曰我非公故人乎公曰知忠義為國豈恤故人耶纏以油布焚死市中忠義之聲傾天下

賊兵皆會孫村浦公以孤軍抗敵非鏖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賊大破公私謂僚屬曰賊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後將先取京東已失諸郡室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水賊張榮乘亂鳴張公親往擒之併其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報虜復聚揚州公遂歸賊再傳城下公慨言曰賊終不捨去惟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

公每劫寨必殺獲不貨或命偽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公在座公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十

賊併兵列大寨城下公擁一騎出呼南寨有二騎襲其背公手奮二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騎追公公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公以三墜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列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公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無數賊大進攻且薄東門翌日堙壕將進公率衆拒之忽報賊近城矣公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此賊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賊飛砲碎其首而絕

呂祉字安老建之建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釋褐主信陽簿慶元間賜廟額

奏曰自古撥亂於創業之君如漢高唐太是也漢高任蕭何王莞蒼給軍食張良侍帷幄運籌策韓信則握兵在外唐太時房謀杜斷王魏議論英衛善兵亦各效其力願陛下廣高祖之大度法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唐諸臣同心協力以濟艱難

中丞張守論張浚不宜西去呂頤浩難以專任移禮侍御王庭秀亦論頤浩差除不公罷職與魏奏公曰陛下信任大臣以圖治委曲覆護固爲善矣然今日緣論大臣移一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十一

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果有失當誰復敢言願加聖憲務兩全之以協公議
公除淮南宣參未至上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身四體不備今日荆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東謀帥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爲帥至是特有此授公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條具十事一曰形勢二曰軍政三曰守將四曰屯田五曰通貨六曰省費七曰謹賞八曰民兵九曰斥堠十曰間諜

虜若自洛孟渡河入陳蔡則壽春乃要害處也若自京東入淮陽則宿泗濠皆要害處也若自武關入襄鄆順流而下則武昌九江皆要害處也除武昌九江當備水軍戰艦合於沿江措置外要當於諸道要害處堅守蓋虜多用詐謀奇計如去歲邁范瓊世忠行只由一路去已先為彼所料矣彼乃於我軍相近處置虛寨設疑兵却遣輕騎由間道日行數百里使我罔測聖風披靡而後大兵襲之要須監此而預為之備若擊其輕騎以挫其鋒則彼自却矣

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流也上下之勢猶之首尾其中氣脈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間斷今欲復關陝必固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十一

四川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則共獎王室有磐石之固矣公治建康先以彈壓之威繼以拊循之惠軍民畏愛與僚屬文士講求古今防守事迹著東南利害總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裡論建康根本論凡四篇具圖獻于朝所以覽盡內外敷陳條具規模形勢之言也是年冬淮上有警江右戒嚴獨世忠親銳卒在高郵虞陷漣水乃破山陽又破盱眙遂犯成州公上言宜遣兵援世忠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公再言置江北於度外非朝廷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人心因極陳守禦利害雖當急遣諸將

且乞親御六軍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駕幸平江虜已遁去悉如公策人始服焉

凡北人不得志於南方而南方所以能立國者惟水軍戰艦是賴多用江南白丁以我所長攻彼所短也蓋水戰必用舟陸戰必用騎舟有舟師南人所長騎有騎士北人所長水戰無舟猶陸戰無騎舟師用北人猶騎士用南人俱非所長也云云今中原失守駐蹕吳會諸將重兵不屯江北而屯江南者特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不思於江流要害處出奇制勝但欲俟其上岸而後擊之殊不知賊已得險則有必死之志此杜克之兵不戰而潰也今沿江上下要害處亦自有數如使各自為治明遠斥候則胡馬不復南向矣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十一

大江之險所當固守守江之策有三節焉江之北出諸江河口宜築城堡或作水寨列銳兵施強弩量艦戰艦以拒之使賊船不得出江江之中諸洲渚宜多伏戰艦以待之使賊船雖出江不得近岸江之南列兵戍守多備舟楫以俟濟師得利則進否則堅守而已夫京東全盛之地財賦所出劉豫所恃虜所必援也今世忠俊沂中三軍列戍淮東與之相拒如物之有首也大梁京宋之京師劉豫竊據以為根本光世屯淮西岳飛屯京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十一

當湖劉廷元訂

周敦頤濂溪先生元公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用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簿仕虞部郎中改提刑分司南京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謚淳祐辛丑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為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感囚得不死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仙風道氣則以為襟懷洒落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

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

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幣篋錢不滿數百

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左右翼也關中者形勢之國軍馬所聚劉益僭稱留府撤離曷字謹兵所駐也吳玠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尾也物有首首動左右翼隨之然後尾應焉善用兵者無以異此臣為今日計當令諸將各張出兵嚴勢以牽制使備我者非一其進討也當令世忠當先渡淮與舟併力以取京東三軍之進又有次第世忠當先渡淮與舟師沂清河水陸並進沂中次之兩軍相繼直趨淮陽彭城於三二十里內擇利地下連珠硬寨不必攻城俟其援至更互出兵擊之我數勝彼數挫則兩城不攻自下然後引兵襲之張俊一軍却自宿州進與世忠濟中連衡于沂密

宋名臣錄

卷之十

辛卯

濟鄆等郡則山東自平矣山東既平大梁必震恐光世岳飛軍可進矣光世自陳穎進飛自襄鄧進與世忠俊沂中會于京師則京畿定矣京畿既動關中必搖動吳玠之兵可出矣山東既定京畿既定黃河一帶分兵戍列簡其精銳數路並進以援吳玠則五路可復如是兩河之外忠臣義士奮臂而呼西北諸國聞風而應小小女真烏合之衆患起心腹變生肘腋必有倒戈而攻開門而降者吾之師不待渡河而天下定矣

碩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
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已任
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
爲葬爾今猶欲以病汚庵絃耶

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悉以周
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齋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
意襟懷飄洒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
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
築書堂其上名曰濂溪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
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
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
之道足矣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今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茂
叔憲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觀天地生物氣象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註
言各止其所也

公所著太極圖通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大指不過語
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
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

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
傳之以覺斯人者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三

程顯明道先生純公字伯淳河南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
鄆縣簿仕至宗正寺承年五十四嘉定二年賜謚淳祐初
封河南伯

鄆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
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先生問其人曰
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曰借居幾何時曰二十年取錢視
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
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眾皆憚之
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四

人謂某自盜官錢新王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
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
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
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
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自吾不能往當取其首
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
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
法也

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

當問所欲

嘉祐八年再王江寧上元簿爲令畫法均田稅攝邑盛夏塘
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
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
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
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詣於府給
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
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云一命
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五

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
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
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
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
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
秀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邑幾
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
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
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
者

先時民憚差役後及則相訴為讐先生蓋知民庶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氏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

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六

生名召對訪問每對退必曰頌求對來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則後進說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才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為得御史體

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上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少作

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

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屬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荆公初議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七

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戾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為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
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寒傲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
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
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命知扶溝縣扶溝地卑歲有水
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
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
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
免於死亡飽煖逸居有禮義之訓乃爲盡職吾於扶溝興
學校聚邑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八

道之廢興係焉是數事者不及成豈非命哉

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
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
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
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
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

又云某書子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張九成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
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
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
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
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游酢曰先生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又遇事
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
也

朱光庭曰先生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
行陰陽之變化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
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
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九

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
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奧義百家異說研窮披
抉判然胸中天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
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動其心非所得之深
能至是乎

程願伊川先生正公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宣義郎致仕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謚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頹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

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不使後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

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隨事規諫其三令宮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皇太后先面諭將除說書既而命下除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俗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涉詩書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一講解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迓英迫隘暑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一

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懼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王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辭說且言人談道德出煩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外及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頹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單食瓢飲季氏魯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勿王不得恭敬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

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嬖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不戒請自今舊名嬖名皆勿避

禮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表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問後死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

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請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復通直及判西監之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鑿計既而供職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歿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往穎昌見韓持國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秋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當有黃金藥採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四

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敬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呂汲公以百縑遺公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曰勿為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昂固多忠公不能周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政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處大事必指顧集矣或曰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言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鉄舊矣議更以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盜鑄權歸公上非國家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鬻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五

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見其梗槩矣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

鄒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餅子侏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

何侂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
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張載橫渠先生明公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
登進士第仕同知太常禮院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
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
之猶未以爲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
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
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座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
易次日先生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
宋名臣錄

三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神宗卽位呂晦叔薦公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上卽召
見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

他日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權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
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所
語多不合寢不悅

歸居於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
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
法制粲然備具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

公去朝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
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威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
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知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未有
論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
色蒼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
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八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
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
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
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
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
然如大寐得醒耳朱子云橫渠此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
時時省察使之積久慣熟而自得之非要如此說殺也

又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兼愛伊
川答曰橫渠之言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天爲萬年之
原等語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豈墨氏比哉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九

張戢字天祺橫渠之弟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簿仕至鳳翔司竹監年四十七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代陳升之傾條例司公言絳左右徇從王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諂佞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十

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

嘗與介甫爭辨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公不能答伊川曰却不同道口這個便是不會讀書

邵雍康節先生字堯夫河南人熙寧中進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穎州團練推官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謚年六十七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歸曰道在是矣盖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庐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仁義忠信樂道人善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厚風俗成人材厥功多矣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橫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補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至醉也嘗有詩云對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

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
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
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
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
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
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
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
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
者不能及也

又嘗有詩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一

熙寧三年初有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
宦四方者皆欲投劾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
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三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
而去何益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
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
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
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服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
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嘗令一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生論天下事富

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富曰志
却拄杖矣富常患氣瘧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
做了鬱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
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富一日有
憂色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
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富曰然先生曰公
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夔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
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
人遠矣一日薄暮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
富公晦叔欲偕征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十一

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
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
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
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
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
胡走亂走也

洛之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
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
卽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卽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
大風大雨會有四不赴公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

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拜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先生所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其沒鄉人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

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四

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上蔡云堯夫之數那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公疾革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

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

處况能使人行也

朱子誦先生詩云施爲欲作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妥發如子房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

當者便須百碎

張嶠述其行畧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五

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年七十八

始從胡安定於大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覲又從王安石學

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

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

意古學與伊川俱事胡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

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孫覺李常皆與公

遊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

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正獻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

轉卽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六

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

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

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

讀易一爻遍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

與子孫詳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徒

守官會稽人或訊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

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

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

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為郡令公帑多蓄鰓魚諸乾物及筭乾筆乾以待賓客以減

鷄鴨等生命也

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

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

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

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

媿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或問公為小人所冒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

一何者為言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七

曰我是何等入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

此自處念心亦自消也

謝良佐上蔡先生字顯道。上蔡人。釋褐登第授秦州教。以飛語坐係詔獄。罷官。

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面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八

謝子與伊別。別一年。往見之。伊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却不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个。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哭。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

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游子曰。可謂切問也。胡曰。何以答之。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九

有此理。賢發得太早。且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个。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則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接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術。乃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令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色。關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學之所貴有諸已為難聞詹君董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觀
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覩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
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
了也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徒
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
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為頭方去將如之何尹
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游酢廣平先生字定夫建陽人元豐六年進士調越州蕭
山尉後知濠州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
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

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為
世儒之習誠中形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
樂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如父母去則見思
愈久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
清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公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攷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
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矣

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為
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
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
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荅云佛書所
說世儒亦未深攷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攷者迹也然
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
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
如此之甚而之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為然也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
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

楊時龜山先生文靖公字中立閩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
龍圖直學士年八十三

初授汀戶不赴杜門種學淳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嫻
理精深曉習律令度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

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
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逸事之

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
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

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
者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

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為竄
亡自全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重賈為三路總帥虜人

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
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

城所仍用關人提舉覆軍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又上疏畧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

與虜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賊無藩籬之固戎馬
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

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

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
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
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
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尋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
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叛盟之大者臣
謂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
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
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
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四

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神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事慮
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
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言遺逃之
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王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邦彥
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數告中外
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宇民之意宜收還
榜示以慰人心上皆從之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
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廟然蔡今日之病實安石啟之始即
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擬于

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自奉不為過也夫堯
舜茅茨土階其稱禹也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
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顧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
說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
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
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
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後實安石倡之也其
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
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五峯問此章直似迂闊何
故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肝心底創子手段何可不書

宋名臣錄

卷之十

三五

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蔽邪淫遁之
辭皆破矣

又言昔神宗不豫哲宗幼冲宜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
宜召不得人內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人
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臣食書本末詳
具不可誣也元祐中蔡確去其黨始造姦謀冀微後日之
福紹聖初惇卞用事欲報復私怨遂實其說上誣聖母而
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焉此
非私於確其實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今乞陛下索
紹聖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觀庶以究竟事實昭洗王珪

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
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上乃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諡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
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
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接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
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
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
之從容嘿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

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之治
經者工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
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
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直是一個自然之理
龜山之出入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

一半此語最當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
條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章畫
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
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

者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
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覿人亦不
信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三六

尹焯和靖先生字彥明一字德克其先洛陽人紹興間禮侍兼侍講轉徽猷待制年七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卷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願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三六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言初見伊川時教某着敬字某請益伊川曰王一則是敬當時雖頷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寬問如何是王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王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看得毫髮事非王一而何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

自治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暗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勤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不悞他一生伊川頷之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門人餘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三九

馬伸東平先生字時中或作時仲東平人弱冠登第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鏡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釋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贊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佛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四十

公調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公公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尙何辭公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尙何辭公至場中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資米至者畧無留滯時倉使孫侯按部至境早行見負擔者道傍假寐以待曉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其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公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公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恥願狀公曰中丞恥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四一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首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卽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太后爲垂簾計其書畧曰相公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趙以歸耳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卽合變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係國統有歸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闕下進就北面之列請歸死有司知此則明王必能照察今乃謀不出此尙當非據羣心狐疑不知所謂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人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黃不法事作彈文方且蒙而何允追及於建康見之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孫之時方召孫觀謝克家

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親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童中言邵成章上書事邵中以為趨向不正遂貶濮州監稅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

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牘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四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可緘嘿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吝少焉屬蒙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既為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公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自虜揚言已功蓋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玘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饑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玘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玘即持其藁以叫閹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玘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玘官公之忠績遂白

宋名臣言行畧卷第十二

當湖劉廷元訂

胡安國武夷先生文定公字康侯崇安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寶文直學士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人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也若分重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秦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者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及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上

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入王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二

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縕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人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踈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公自壯年卽有志春秋嘗曰六藉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學者不得習亂倫滅理用吏變夏殆由此乎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三

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以語孟權衡以五經証據以歷代之史窮研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第一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

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錢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令出奉卮酒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隘豈吾徒爲燕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而止

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閑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四

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度必頓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

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以爲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五

一介必度於義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達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

胡宏五峯先生字仁仲文定公季子傳文定之學晚歲嘗被召旨寢疾不克造朝

先生優游南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之言及復論性甚

朱名臣錄

卷之十一

六

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子貢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隳馳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迥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

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不流於異端乎

道尤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朱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七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又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豈爲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劉子肇病翁先生字彥冲忠顯公次子以忠顯勳補官累階右承議郎年四十七

少負奇材未冠遊大學聲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既得祠祿俯仰其間盡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書或詠歌自適間數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後反兄弟之間怡怡如也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八

先生始得微疾即入謁宗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入為計久遠皆官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月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及如波委沙反以自淨如谷騰霧反以自臆初不知其謬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

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跋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一義為問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提裂泮渙沛然流出於曾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盤之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食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蛇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直積力久為鈍才是自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九

誣也

李侗延平先生文靖公字愿中劔浦人年七十一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論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筆紙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容受學州郡士人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與其潛思力行任重誦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誦之餘危

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

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手是也由

是操存益固油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泐然泛應曲酌矣

必中節

公與後學春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避矣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

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

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脱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義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

切在深潛鎮密然後氣味長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

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謂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疑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

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

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孰爛如何看得道理出

朱熹晦菴先生徽國文公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紹興十八年登第年七十一贈太師詔列從祀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絛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公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芻齋雅敬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非

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楮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十二

六月孝宗卽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變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乎夫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五六三里社倉始成歲一飲散俾願貧者出息什二小歛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誦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文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止緣二稅之入盡取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作各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十三

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必親賢遠佞而後心可得而正今一二近習上則鼓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亾耻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言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矣

趣入對遂上封事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敢以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而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或有差矣是以
建師保列諫爭凡服食器用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
煩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
無纖芥之隙陛下所以持守其心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
果如此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
流閭巷竊言久不勝其藉藉此輩但當拱掃除之後不當
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
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切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
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
將帥巧爲各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共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十四

及容鄙夫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若用剛
正之人恐其妨害而不得肆是以先排擯此輩而取夫疲
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決其不至於有妨者舉
而加之於位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天下已逆
知其非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宮省禁密
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乃得爲窟穴盤據其間及其作
姦犯法陛下未能割私意而付諸外庭議論正以有司之
法是以綱紀撓敗於上風俗頹弊於下習爲軟美依阿以
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
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三 十五

曹經費闕乏日甚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最之法中外風競爲苛急此民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先括楚士卒以殖私財藉此自結於私人而祈姓名達於貴將貴將以付諸軍中使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奏牘具備則以爲公薦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軍政故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陛下一心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雖德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徒文具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上之立也趙忠定未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十六

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人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諭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其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因免積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奏其姦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各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客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隆興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

以榮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卽降御批與宮觀丞相執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遂去國

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王之禍因以明丞相究諸生力諫遂策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藁更號遜翁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樞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十七

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睹聞之前戒懼愈嚴隱微之際省察愈精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

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間斷無一毫空闕莫不折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明足以察微剛足以任重弘足以致廣毅足以極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

其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

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孝撫下極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思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居喪也既葬日居墓側且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感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十八

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不能盡行其道于一時然大明其道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散在方冊經旨不明道統始晦竭其精力以研窮之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三 十九

之者如親見聖賢面命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關於入德之門造道之闕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書緝以春秋紀事法綱舉而不繁自張而不紊國家理亂君臣得失如指諸掌其他編次諸書甚多即天文地理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

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肯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先生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般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朱名臣錄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義隨文解義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時用心

法若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已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

朱名臣錄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某覺今年方無疑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有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

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去做工夫真箇是不同

呂祖謙東萊先生成公字伯恭開封人登隆興元年進士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諡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體無有能續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懷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

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

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復須識一君之統

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

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

有一兩君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

我三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

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

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

之所以成敗入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

為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二四

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

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

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

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源疑聚停滯方始

收拾得上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疑聚收斂是大題目此

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

也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有省遂如此好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二五

張扶南軒先生宣公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官至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

知嚴州陸辭時宰相方籍恢復之說爲身謀而其所以爲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興已合數遣人致意勸公不

答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行責陵寢之故以爲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二六

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論者猶以爲憂雖其不知大義無足深責意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

且奮躍爭先矣尚何異論爲憂哉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聞此論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諸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

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下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姻任恤之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二七

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爲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爲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爲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爲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

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
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功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
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
闊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
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
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陸九齡復齋先生字子壽金谿人入太學爲學錄乾道四
年登進士年四十九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聞風侃侃和而不同
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非一端然
家庭追琢封植之功爲多休假則與弟子適場圃習射曰
是故男子事也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未藝

湖之南嘗有茶寇蔽搖旁郡聚落皆人保並舍民走郡請先
生王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長比閭之士
卽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
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王者彼乘是取

必於嚮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閱習屯禦皆可爲
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
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轄雖善辨
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非唯動
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
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心有戚戚焉
至於杆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圍於異端小道者旣不足與議晚
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旣其文而不旣其實

摹規而畫其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

晦菴饒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議論先生作詩云孩提

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

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棗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

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

人千古昆靈心涓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

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

先辨只今晦菴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

知培耆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一 三十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

前見為非甚欲看實看書議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

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支安公字子靜復齋之弟登覽道八年

進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諡

公有異禀端重不伐寔心典藉見於躬行切不戲弄靜重如

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

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紙偶

無捲指讀不苟簡勤於攻索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

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

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三十

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腹背

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

之脇由鄧之郢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

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以限焉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

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敵兵之腹脇者正在此雖四山

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

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

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

訖築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已分內事已分

內事卽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三二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微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克己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哉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王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髻髮蒼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公上書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爲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爲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一曰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三三

二聖比符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讐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友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

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
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
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
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
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
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
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
下其誰肯信乎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
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

專以天理迫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
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
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
斷漢唐豈不冤哉願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
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
剽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晦翁以道學爲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借
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軼
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辟面盎背則某於諸

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
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
之心胸世俗所謂窟塊大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
有一日之長

宋名臣錄 卷之十三

蔡元定西山先生字季通建陽人師嘉晦菴黨禁禍作奉
旨編管道州卒于貶所贈迪功郎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晦翁與諸所從
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元定不
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
矣

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
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
日讀叅同契所疑叩蔡蔡應荅洒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
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三六

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
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
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
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

劉文簡公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
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
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於一方
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

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難
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
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
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
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
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宋名臣錄

卷之十二

三七

壹輯 18—588

〔明〕鄭曉撰

皇明異姓諸侯
傳二卷表一卷

明嘉靖刻本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東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為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于商周世宥之恩寬於漢魏矣 高皇帝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詔雪誅鋤萬數相國慘於繫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累深人主即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祿凌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况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以負國淹繫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真定越嵩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氓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璧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虜南縛交首西靖寇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廝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特轅欵塞合騎從征頗稱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已巳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嚴而檢覈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慎名與器封者

無聞焉正德間汨廢典章黷濫極矣 今皇帝洗

滌乾坤光復 祖憲 登極之詔首錄擒反者宸

濠功已而秉鬯宗禋顧瞻丞佑悼念元勳典滅繼

絕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

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 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

殞命廷闕 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 獻陵即位

景始以 昭后恩封 裕陵又封景第昇自是進

紀褒申更相援引 今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

土建成以馬軼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

魏定封公雖綠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惠安軍功居半可世如故他皆宜革徒以 先朝

恩命錄之且終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罷封稍稍

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今攷 累朝封者

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

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

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

得嗣者乃七人畧考其狀世次為異姓諸侯傳令

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錄諸名臣記

嘉靖甲子三月二日鄭曉識

皇明異姓諸侯表

鄭遇春	王志	郭子興	陳德	耿炳文	顧時	華雲龍	周德興	陸仲亨	唐勝宗	湯和	常茂	鄧愈	馮勝	李文忠	常遇春	李善長	徐達	姓名
開國祭陽侯	開國六安侯	開國鞏昌侯	開國臨江侯	開國長興侯	開國濟寧侯	開國淮安侯	開國江夏侯	開國吉安侯	開國延安侯	開國中山侯	開國衛國公	開國宋國公	開國曹國公	開國鄂國公	開國信國公	開國信國公	開國信國公	功封邑爵
玖百石	玖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參千石	參千石	參千石	肆千石	伍千石	伍千石	伍千石	祿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進封
										靈壁侯	定遠侯		臨淮侯	懷遠侯				續封

異姓諸侯表

薛顯	劉基	汪廣洋	陸聚	梅思祖	曹良臣	黃彬	韓政	胡美	傅友德	朱亮祖	康鐸	楊璟	華高	俞通源	廖永忠	趙庸	吳禎	吳良	費聚
開國永誠侯	開國誠意伯	開國忠勤伯	開國河南侯	開國汝南侯	開國宣寧侯	開國宜春侯	開國東平侯	開國豫章侯	開國潁川侯	開國永嘉侯	開國營陽侯	開國廣德侯	開國南安侯	開國德慶侯	開國南雄侯	開國靖海侯	開國江陰侯	開國平涼侯	
千伍百石	貳伍百石	叁陸百石	玖百石	玖百石	玖百石	玖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陸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千伍百石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續封																		

異姓諸侯表

沐英	征西平侯	貳千石	除	世
仇成	征西安慶侯	貳千石	除	
藍玉	征西永昌侯	貳千石	除	
謝成	征西永平侯	貳千石	除	
張龍	征西鳳翔侯	貳千石	除	
吳復	征西安陸侯	貳千石	除	
金朝興	征西宣德侯	貳千石	除	
曹興	征西懷遠侯	貳千石	除	
葉昇	征西靖寧侯	貳千石	除	
曹震	征西景川侯	貳千石	除	
吳姓諸侯表				
張溫	征西會寧侯	貳千石	除	
周武	征西威武侯	貳千石	除	
王弼	征西定遠侯	貳千石	除	
陳桓	平雲南普定侯	貳千石	除	
胡海	平雲南東川侯	貳千石	除	
郭英	平雲南武定侯	貳千石	除	
張翼	平雲南鶴慶侯	貳千石	除	
李新	平雲南崇山侯	千五百石	除	
汪興祖	開國東勝侯	千五百石	除	
張赫	海運航海侯	貳千石	除	

朱壽	海運船艦侯	貳千石	除	
孫恪	征胡金寧侯	貳千石	除	
濮瓖	父英西涼侯	貳千石	除	
桑敬	父世徽先伯	千五百石	除	
俞通淵	征南越舊侯	貳千石	除	
張銓	征蠻永寧侯	千五百石	除	
胡顯	征蠻梁國公		除	
何真	歸降東莞伯	千五百石	除	
陳理	降王歸德侯		除	
陳普才	父諱承恩侯		除	
吳姓諸侯表				
陳友富	友諱歸仁伯		除	
陳友直	友諱懷恩伯		除	
明昇	降王歸義侯		除	
買的里剌	元主崇禮侯		除	
納哈出	降胡海西侯		除	
察罕	納哈出子潘海侯		除	
常昇	父遇開國公		除	
盛庸	戰勝歷城侯	千石	除	
李堅	戰勝灤城侯	千石	除	
右洪武年封				

右建文年封

丘福	靖難淇國公	貳千伍百石	除
朱能	靖難成國公	參千伍百石	世
張武	靖難成陽侯	千伍百石	無子除
陳珪	靖難太寧侯	千貳百石	世
鄭亨	靖難武安侯	千伍百石	世
孟善	靖難保定侯	千貳百石	除
火真	靖難同安侯	千伍百石	除
顧成	靖難鎮遠侯	千伍百石	世
王忠	靖難靖安侯	千石	除
異姓諸侯表	入		
徐忠	靖難永康侯	千壹百石	世
張信	靖難隆平侯	千石	世
李遠	靖難安平侯	千石	除
郭亮	靖難成安侯	千貳百石	世
房寬	靖難思恩侯	捌百石	舊糧
王寧	推戴永春伯	千石	除
徐祥	靖難興安伯	千石	世
徐理	靖難武康伯	千石	無子除
李濬	靖難襄城伯	千石	流侯世伯
張輔	靖難信安伯	參千石	世
	新成侯	英國公	

唐雲	靖難新昌伯	千石	舊糧
譚忠	父淵新寧伯	千石	世
孫岩	靖難應城伯	千石	世
房勝	靖難富昌伯	千石	舊糧使
陳旭	靖難雲陽伯	千石	無子除
劉才	靖難廣恩伯	玖百石	舊糧使
茹瑄	推戴忠誠伯	千石	流
王佐	推戴順昌伯	千石	
陳瑄	推戴平江伯	千石	流侯世伯
衣容	靖難廣平侯	千伍百石	世指揮
異姓諸侯表	入		
李讓	靖難富陽侯	千石	世指揮
李彬	靖難豐城侯	千石	世
陳懋	靖難寧陽伯	千石	侯世
王通	父真武義伯	千貳百石	成炭世伯
王友	靖難清遠伯	千伍百石	除
陳賢	靖難榮昌伯	千石	除
張興	靖難安鄉伯	千石	世
陳志	靖難遂安伯	千石	世
徐景昌	父增定國公	參千石	世
王聰	靖難武城侯	千伍百石	無子除

趙彝	靖難	忻城伯	千石	世	
宋晟	征西	西寧侯	千壹百石	世	
沐晟	侯	黔國公	叁千石	世	
柳升	征	趾安遠伯	千伍百石	侯	世
郭義	戰勝	安陽侯	千壹百石	世	世
何福	征胡	寧遠侯	千石	除	
薛祥	征胡	陽武侯	千壹百石	世	
劉榮	捕倭	廣寧伯	千貳百石	侯	世
朱榮	征胡	武進伯	千貳百石	世	
高士文	戰歿	建平伯	千叁百石	世	
異姓諸侯表					
金玉	征胡	惠安伯	捌百石	世	世
薛斌	征胡	永順伯	玖百石	世	世
薛貴	征胡	安順伯	玖百石	世	
吳允誠	征胡	恭順伯	千貳百石	侯	世
金忠	降胡	忠勇王	千石	世	
梁鈞	靖難	保定伯	千石	世	右永樂年封
蔣廷珪		保昌伯		世	
吳成	征胡	清平伯	千壹百石	世	
吳管者	征胡	廣義伯	千石	世	

李賢	征胡	忠勤伯	千壹百石	世	
費瓛	征胡	崇信伯	千壹百石	世	
李玉	征胡	新建伯	捌百石	除	
滕定	征胡	奉化伯	捌百石	世	
李英	征胡	會寧伯	捌百石	世	
金順	征胡	順義伯	捌百石	世	
蔣貴	征胡	定西伯	千伍百石	侯	世
趙安	征胡	會川伯	千石	世	
任禮	征胡	寧遠伯	千貳百石	世	世
沈清	營建	修武伯	千壹百石	世	
譚廣	征胡	永寧伯	千石	世	
陳懷	征胡	平鄉伯	千壹百石	世	
馬亮	征胡	招遠伯	千壹百石	世	
王驥	征胡	靖遠伯	千叁百石	世	
蔣信	征胡	忠勇伯	千石	世	
楊洪	禦胡	昌平伯	千石	世	右正統年封
石亨	禦胡	武清伯	叁千石	世	
忠國公				除	
右宣德年封					
右洪熙年封					

董興	焦禮	施聚	曹義	陳友	楊能	楊信	曹欽	衛穎	孫鏗	張軌	張輒	楊善	徐有貞	毛勝	方瑛	朱謙	郭登	石彪
御胡海寧伯	御胡東寧伯	御胡懷柔伯	御胡豐潤伯	征蠻武平伯	御胡武強伯	御胡彰武伯	奪門昭武伯	奪門宣城伯	奪門懷寧伯	奪門太平侯	奪門文安伯	奪門興濟伯	奪門武功伯	征蠻南寧伯	征蠻南和伯	御胡撫寧伯	御胡定襄伯	御胡定遠伯
	千貳百石	千壹百石	千貳百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貳百石	千壹百石	千叁百石侯	貳千石	千貳百石	千貳百石	千壹百石	千石	千石	千貳百石	千壹百石	千石
除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除	世	世	世指揮	世指揮	世指揮	除	世	世	世侯	世	除
				流侯世伯	世指揮								右景泰年封					

魏英	陸承	馬山	谷大寬	武德	張容	張富	神英	仇鉞	羅秉忠	李震	王越	趙勝	趙輔	毛忠	劉聚	李文
第太監林	第太監開	成兄太監承	用兄太監大	義兄太監承	第太監承	第太監承	御胡涇陽伯	捕及咸寧伯	征蠻靖安伯	討賊興寧伯	征胡威寧伯	營建昌寧伯	征蠻武靖伯	征番伏羗伯	御胡寧普伯	御胡高陽伯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捌百石	千壹百石侯	千壹百石	千石	千陸百石	千石	千貳百石	千石	千石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罪除	世指揮	除	除	世	世	世	除	除
								右成化年封								右天順年封

谷大亮	大清監大用第	永清伯	千石	除
江彬	義兒	平虜伯	千石	罪除
許太	義兒	永定伯		除
王守仁	捕反	新建伯	千石	
陶仲文	恭誠伯		千貳百石	

右正德年封

皇明異姓諸侯表終

家名	彭城伯	昇	忠	安	承宗	壽	或	源	清	濬	喜	巒	延齡	輪	儒	萬言	銳	駙馬	永康	公主
昭后	孝誠	孝恭	吳后	太	睿后	孝肅	孝貞	純后	孝惠	太后	孝康	敬后	慈孝	獻后	孝靜	殺后	皇烈	皇	永	公
名	彭城伯	惠安伯	會昌伯	安平伯	安昌伯	慶雲伯	長寧伯	瑞安伯	崇善伯	安仁伯	昌化伯	壽寧伯	建昌伯	玉田伯	慶陽伯	太和伯	安平伯	京山侯	康	主
封邑爵	千伍百石	千壹百石	千貳百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伍百石	千陸百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石	千伍百石		
祿	世	世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進封	世	世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除		
續封																				表終

皇明異姓諸侯傳上卷目錄

- | | | | |
|-----|-------|-----|-----|
| 郭英 | 馮勝 | 藍玉 | 汪廣洋 |
| 桑敬 | 廖永忠 | 俞通源 | 俞通淵 |
| 吳良 | 吳復 | 康茂才 | 耿炳文 |
| 唐勝宗 | 陸仲亨 | 周德興 | 華雲龍 |
| 顧時 | 陳德 | 郭子興 | 王志 |
| 鄭遇春 | 費聚 | 吳禎 | 趙庸 |
| 華高 | 朱亮祖 | 胡美 | 韓政 |
| 黃彬 | 曹良臣 | 梅思祖 | 陸聚 |
| 葉昇 | 張溫 | 王弼 | 曹震 |
| 曹興 | 周武 | 金朝興 | 薛顯 |
| 胡海 | 張翼 | 仇成 | 楊璟 |
| 汪興祖 | 張龍 | 陳桓 | 張赫 |
| 朱壽 | 張銓 | 孫恪 | 濮瓊 |
| 李新 | 謝成 | 胡顯 | 何真 |
| 陳理 | 賈的里八刺 | | 納哈出 |
| 盛庸 | 李堅 | | |

皇明異姓諸侯傳上卷目錄終

皇明異姓諸侯傳上卷

海鹽縣志

吳元年平吳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
 春鄂國公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諸王侍左右丞相善長達率文武百官立
 丹陛下 上諭諸將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
 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
 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
 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
 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寔天地
 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
 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
 忘今天下既定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
 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自定至公無私如御
 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鬪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
 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其功
 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時奮
 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
 所善儒士窺朕意向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
 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勞未足掩過此四人

皇明異姓諸侯傳上卷

止封為侯平章文忠總兵應昌遂前元太子遠逝
沙漠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
史大夫鄧愈自刎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
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
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
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
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
嘉褒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
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無後
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六人侯二
人

異姓諸侯傳 不卷

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
人十年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二
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侯四人十七年
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
人魏曹宋衛信國五公長興江陰西平三侯專簿
書而聽指示者韓國公一人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營陽六安平涼三侯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
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江夏鞏昌南雄安
慶崇山南安永平鳳翔靖海東勝晉定航海舳艫
德慶臨江濟寧延安吉安淮安侯十九人建功者

穎涼國公二人靖寧會寧定遠武定景川懷遠雄
武安陸宣德永城東川鶴慶永嘉侯十三人因父
功而封者開國公一人漸春金寧西涼侯三人持
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東平宣
寧榮陽河南汝南宜春豫章侯七人二十三年五
月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條示天下 上口
詔畿四千言是年賜功臣家屯戍百戶印及鈇冊
功臣人與奴軍百二十人功臣卒罷屯戍入衛建
文四年九月 文皇封賞功臣公二人侯伯各十
三人加祿一人贈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
人

異姓諸侯傳 不卷

人伯六人徐贈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贈定國
公異姓諸侯如中山開平岐陽寧河東甌黔寧東
平定興定遠八王李太師劉文成傅穎公陳平江
鄭武安薛陽武宋西寧劉廣寧郭定襄楊昌平王
靖遠王威寧王新建立功傳世在名臣記中

郭英

郭英濠人癸巳年十八從 上起義兵宿帳中從
取滁和渡江克采石太平破陳兆先定金陵下鎮
江廣德寧國江陰征無錫傷脇破常熟傷足攻安
慶傷臂攻高郵弩傷膝充帶刀舍人援安豐敗吳

兵上征漢大戰鄱陽湖英裹瘡力疾乘海船鏖戰敗漢人禁江口征武昌戰保安門又傷手足漢陳僉同者驍將善禦馳入中軍上方坐胡床呼口郭四為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斃上解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攻岳州敗潑張援兵擒屠鎮撫克管軍頭目還克廬江襄陽陞千戶克淮安安豐陞驍騎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北定中原還兵渡河北取彰德廣平至直沽遂破通州克永平轉戰晉冀關隴陞指揮副使攻破王保保管至察罕惱兒歷陞河南都指揮異姓諸侯傳六上卷

赴鎮上寧妃英女弟也遣餞之第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罌廐馬二十疋移鎮北平召進督府僉事從征雲南功多洪武十九年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克靖海將軍鎮遼東討納哈出進征虜右副將軍仍鎮遼東討虜至捕魚兒海手斬蠻子太尉獲金寶珎玩圖書馬四萬復征迤北斬獲功多賜賚遣歸鄉召還京統禁兵東征朶顏西討川陝叛寇御史裴承祖劾英養家奴百五十人輒殺人上不問建文時從炳文景隆用兵靖難後罷歸第永樂元年卒贈管國公謚武襄子男

十二人鎮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女二遼鄂二王妃長孫女仁宗貴妃玳以貴妃第故得嗣侯宣德中玳署宗人府事奪河間民田廬又奪天津屯田十九十畝罪其奴有玳十年永嘉公主乞子珍嗣侯英宗念珍本英嫡孫與錦衣衛指揮僉事已而玳子聰與珍爭嗣侯並勒停亦與聰錦衣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恩嗣侯諸大臣言英適長曾孫昌宜嗣昌者珍長子也聰又與昌爭上許昌嗣五年昌卒子良優給成化四年聰又言良非昌子停良嗣與指揮僉事錦衣已而良屢乞嗣并奪異姓諸侯傳六上卷

指揮開任弘治二年良又乞嗣下刑部獄三年復良指揮僉事已而郭宗人共乞擇英諸孫一人嗣侯下廷議皆言良本英適玄孫上許良嗣正德二年卒子勛嗣為團營總兵加保傳嘉靖八年作威福自恣揚一清惡之會御史趙鏜論劾奪團營總兵保傳寄祿中府以張孚敬薦九年復保傳總兵提督郊廟工十六年勛乞進英太廟侑享禮官言官及戶部侍郎唐胄皆言英不當侑享言尤明悉助請益力英竟得侑享十八年扈駕巡承天進封翊國公勛躉直好指斥人貴溪惡之

二十年都給事中高時劾勛下詔獄移刑部獄諸大臣會鞠論當死畱中勛死於獄已而貴溪死西市時論死繫臺獄久之勛子守乾嗣侯

馮勝

馮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後更名勝凡國用自有傳勝兄弟相與講讀兵書夜分不寢智畧日克射百步外輒中甲午同謁太祖於妙山從克滁和乙未渡江取太平擒也先上釋也先勝兄弟察也先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為害丙申敗蠻子海牙舟師克臺城還軍擊鎮江丹徒寧國擢萬戶丁酉

莫姓諸侯傳 木上卷

六

克甘露松山望亭戊戌取泰興宜興授元帥守禦會國用卒子幼庚子勝嗣官掌親軍友諒陷太平寇龍灣擊友諒石灰山破其中堅追至采石大戰復太平辛丑攻高郵從上征友諒擣安慶長驅至江州陞都護癸卯士誠圍安豐號二十萬劉福通請援敵殺福通圍益急勝從上奮擊敗敵陞同知樞密院調擊廬州甲辰平漢克廬州走左君弼乙巳取江西同達遇春取淮東丙午下安豐薄浙西克舊館執呂珍徇湖州城李伯昇降進圍蘄州丁未召還治軍府事叅知政事張景陰事覺勝鞠誅

昶以平吳功陞右都督是冬領偏師北伐下山東洪武元年無太子右詹事引兵遡河取汴洛趨潼關破守將張德欽穆薛飛等奪關遂取華州還汴謁上授右副將軍畱守調征山西克懷慶兵至太行山破子關進取澤州賀宗哲遁克潞太原克平陽授征西將軍克河中陝西鳳翔李思齊西奔臨洮取隴州鞏昌進征臨洮思齊降從大將軍圍慶

陽擊敗張良臣復與大將軍謀移軍扼原州絕良臣聲援遂克慶陽承制統兵鎮守下河州不俟命輒還京上詰責勝宥之三年為右副將軍帥師自潼關出西安王保保等俱北竄自秦州南出一百

莫姓諸侯傳 木上卷

七

八渡至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遣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克興元又西平土蕃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宋國公叅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世券四年鎮陝西五年為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傅友德陳德等北征敗虜別力篤山分兵取甘州破元將失刺罕兵拔肅州至亦集乃六年練兵臨清北平大同八年自大同征散不刺還鎮陝西九年練兵西征十年鎮河南召至京十一年還鎮十二年董建周王宮殿大將軍征乃

兒不花勝為征虜將軍節制河南勅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封地就語都指揮馬兒宜慎防刺客未逾月又勅勝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秦晉二王還京宜選精銳嚴宿衛二王至宋國公迎都指揮守城即都指揮迎宋國公官兵三之一迎餘悉城守慎毋忽十八年召授征虜大將軍北征練兵絳橋兩月而還是時納哈出擁眾金山數寇邊二十年為征虜大將軍總兵三十萬踰金山降其部將觀童納哈出分兵為三營輜重富盛虜主數招不聽勝進兵逼其營乃刺吾勸之降猶豫

異傳卷六上卷

未決勝遣馬指揮往諭納哈出遣使陽納欵覲我兵勝遣藍玉往受降納哈出見玉大喜與飲酒歡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告茂直前搏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傷其臂不得出都督耿忠遂擁之見勝時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江北聞納哈出傷大驚潰勝遣觀童往諭降其眾凡二十萬人輜畜巨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

不肯降勝復遣諭再三折弓矢擲地來降勝禮遇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并劾茂驚潰虜眾狀遂班師令都督濮英將騎兵殿英遇虜伏被執死勝驅降眾二十萬入山海關茂亦許勝軍中事召還奉朝請二十一年領東昌諸胡兵征雲南胡兵中道叛是冬鎮永寧撫安胡兵二十三年詔還鄉明年來朝命堽軍山西屯種大同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師二十七年諭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適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自人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違令聞

異傳卷六上卷

朕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二十八年卒勝為偏將時勇悍善戰及為大將軍稍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功上顧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元勳

藍玉

藍玉定遠人長身頰向言動異常始以開平王妻弟從征摧鋒突圍累功至都督洪武十二年以征

西番功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從賴川侯征雲南戰捷又出塞征納哈出從馮勝有功二十一年代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十五萬出大寧進至慶州聞虜王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海間道無程而進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虜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輩提十餘萬眾深入虜地無所得遽班師勞人費財何以復命王曰然令諸軍穴地而爨母令虜見煙火乘夜至海南瞰知虜王營在海東北八十里王令弼為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會大風揚沙

吳姓諸侯傳本七卷

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觀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皇上所最愛又聞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臣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以社伐功進封涼國公二十三年晉燕論征胡功太子右晉王王功高驕橫上不喜會有訐玉出塞陰事者上詰玉王應對不謹上大怒念玉功恐未發二十六年遣玉西征加玉太傅玉不喜曰我功不得為大師乎及奏事上輒不允玉曰疑我矣錦衣指揮將璵遂告玉謀反簿錄其家凡有片紙隻字者並逮獄獄上集羣臣廷識玉強辯轉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

吳姓諸侯傳本卷

十一

子

書晦虜不知我兵至虜主方欲北走忽見我兵合戰殺其大將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擇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不及還獲虜主少兒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公主等五十九人搜林莽降獲官酋男婦八萬人玉璽金印圖書牌及馬駝牛羊十五萬遣人奏捷遂班師又破哈刺章營獲人畜六萬歸至北平以名馬獻 文皇不受玉慚謝歸見太子太子妃閼平王女也因說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為誰太子曰鳩鳩之愛

王吐實無徒株連人王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殺徽及詩人王行孫賈是歲九月詔曰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已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皆赦不問徽素刺薄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為虞部郎中王朝用草疏申救善長并欲中縉危法懿文太子亦恨徽徽與太子錄囚太子欲開釋徽輒文附重法太子為白上先入徽言謂太子曰徽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為本上笑曰汝欲遂自為皇帝耶太子懼因感疾卒謂建文君曰詹徽殺我建文君為太孫錄藍獄命先斷徽手足戮於市

汪廣洋

中國統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

善篆隸大書尤工詩歌少

上渡江召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畱幕下為元帥府

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

已亥立執法議理司大書四字牌上以廣洋李勝

端為執法官朝政有失執牌直諫又名為都諫官

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

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事常將軍下贛州廣洋出

參軍事遂守贛州尋陞江西行省參政洪武元年

開省山東廣洋以廉明持正改山東安輯有勞是

冬召入中書為參政明年出參政陝西三年李承

相病召入為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召入為

右丞惡廣洋軋已嗾侍御史劉炳劾廣洋不孝上

切責斥還鄉憲意未已又嗾炳劾廣洋謫海南李

丞相奏憲誣大臣放肆為奸上誅憲召廣洋還是

年冬與劉基同日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

三千六百石誥詞比之子房孔明四年善長致仕

廣洋為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左丞六年進

左丞相惟庸為右丞相尋廣洋坐畏懦迂猾斥為

廣東參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為左丞

相上益厚廣洋未幾上以惟庸暴橫廣洋荒於酒

色怠棄政機浮沉守位勅戒令洗心補過會占城

貢使至不以時引見上下勅切責執政廣洋惶懼

十二年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死毒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怒廣洋朋黨又謫海南舟

至太平上再遣勅責廣洋事朕十餘年不聞一善

言不薦一賢士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

憲奸惡惟務沉湎不事事廣洋得書益慚大懼自

縊死十三年惟庸坐罪死遂詔天下罷中書省先

是上上相劉基首問楊憲意故與基厚善基對曰

宰相持心如水憲有相才非相器次問廣洋對曰

福淺又次問惟庸曰此小憤用之將償轅而破犁

矣上曰吾固知無逾先生者基起頓首謝曰臣疾

惡太深又不能煩劇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博求

而慎用之幸甚

桑敬

桑敬父世傑無為州人世傑有開國功戰敗贈永

義侯侑享太廟自有傳敬以父故陞督府僉事立

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羣雄出沸

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破堅執銳數著勤勞既而歿于戰陣已贈侯爵功在國家朕不能忘遂陞爾中軍都督府僉事俾蒙先業屢從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兇豈不彭美前人朕嘉爾忠特封為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子孫世嗣二十四年練兵邊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繕浚城隍經畧屯田明年閱民籍軍屯軍平陽已而屢出山陝北平練兵

廖永忠

異姓諸侯傳 不十卷

廖永忠巢人父旺子五人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忠旺扈上渡江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指揮僉事永寧早卒永堅仕陳友諒為參政來歸亦卒永安沒於吳贈楚國公謚武愍永忠少豪邁有大志智勇過人甲午屯巢湖乙未來歸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安永忠為副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蠻子海牙陳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鎮江宣城計江陰海寇皆有功永安陷敵授永忠樞密院總永安兵攻普勝柵江營追殺賊眾復樅陽友諒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據

險張德勝總兵進擊永忠大呼殺入諸兵從之友諒敗復太平陞同知樞密院事上率舟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破克安慶追至小孤山次湖口未至江州五里友諒知之窮蹙繫妻子棄城走武昌遂入江州從征南昌南昌降祝宗康泰據南昌叛復從徐將軍討復其城援安豐敗士誠兵是時友諒圍南昌上討友諒永忠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大敗敵兵友諒移舟近湖口永忠邀其歸路友諒中流矢死擒其太子善兒次子理奔武昌復稱帝上還論功賜永忠田上復征理至武昌永忠等分兵柵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絕其出入上還建康畱永忠等守營柵勿與戰上復往武昌視師督攻城降理陞湖廣行省左丞攻廬州左君弼敗走復援安豐取江西未下州郡從徐將軍常將軍取淮東克海安高郵淮安從援姑蘇陞中書平章政事湯將軍既下溫台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島永忠為副率師自海道會湯將軍討降國珍得兵械舟楫萬計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畧

異姓諸侯傳 不十卷

五

史

定閩中執陳友定充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率舟
師由海道取兩廣永忠自福州遣人諭何真真以
廣循惠降師至廣州龍潭元將盧左丞降破偽叅
政邵宗愚山寨獲宗愚等斬廣州市捕誅諸叛土
豪諸郡相繼降檄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
城皆納印請吏遂進取廣西至梧州降元達魯花
赤拜往廣西平章者林時元普顏帖木兒張翔以
便宜行事入廣西募兵欲迎戰亮祖勒兵追普顏
戰死翔赴水死濟貴等州郡皆降師次貴州遣亮
祖會楊璟收未下州郡兩廣悉平明年還京上命
異姓諸侯傳 不奉 卷
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入見命太子送還第二年
撫定泉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世
券是年湯將軍充征西將軍永忠為副率京衛荆
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明昇四年和克歸州駐
師大溪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鐵鎖
飛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昇小
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糧糗帶水筒禦飢渴蜀
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篲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
不覺度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分兩道夜五鼓攻
水陸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器而前黎明蜀人

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
舟踰山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操而下蜀
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
之斬其將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
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明日湯將軍
兵始至永忠乃與湯將軍分道並進湯將軍率步
騎永忠率舟師會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峽昇
遣使詣永忠軍請降永忠俟湯將軍至受降下令
將士不得侵掠撫諭向大亨戴壽等家令持書往
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京師蜀平
異姓諸侯傳 不奉 卷
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子權娶湯
將軍女為散騎舍人九年從馮勝練兵西安十一
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十三年嗣侯十四年
從傳將軍征雲南十五年領兵守畢節移守瀘州
十六年召還十七年卒從子昇淮安衛指揮僉事
陞同知蘄州衛事
俞通源
俞通源字百川巢人父廷玉兄通海通淵結寨巢
湖自守上駐兵和陽歸欵時上方欲渡江得廷玉
水軍甚喜率師至巢湖拔廷玉出寨從渡江破蠻

子海牙又破陳兆先定臺城鎮江復池州陞廷玉
僉樞院事總水軍攻安慶戰趙普勝沒追封河間
郡公通源屢從征與父兄立功通海卒通源即軍
中領其衆攻蘄州擒士誠嗣通海官從大將軍征
中原下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督副將馮宗異等
會兵太原取陝西克慶陽慶陽未下也張良臣再
叛扇黨與爲聲援通源率師自臨洮疾趨至涇州
略其西路顧時略其北傳友德畧其東南大將軍
兵合圍良臣竟援絕糧盡窘戰死西征王保保獲
畜產萬計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登洪武三年封

異姓諸侯傳 不上表

十一

南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廖永忠伐蜀又
從魏國公出塞征甘肅有功八年徙江南豪十四
萬田鳳陽命通源撫輯開水利墾田政鎮雲南征
廣南諸蠻俘斬萬數二十二年詔還鄉未行卒卒
後逾年坐黨事以死不究

俞通淵

俞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
燕趙功陞督府叅事征哈刺哈至捕魚兒海獲酋
長人畜班師轉回二十萬石江西又征都勻龍場
諸蠻峒克辰沅寶慶俘獲多上又念通淵父兄功

封越嶺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率師討建昌叛賊繁
城越嶺二十六年坐累罷侯以家人還鄉建文元
年召通淵爲豹韜衛指揮使戰歿白溝河子翊先
卒次靖是年嗣官明年卒次端又明年優給錦衣
未幾卒遂無後通源子祖病痿不能嗣孫宗曾孫
信信宣德十年乞嗣信子瓏瓏子仲仲弘治五年
乞嗣皆不許

吳良

吳良定遠人本名國興賜名良氣岸雄偉性質剛
直與弟禎俱以勇略稱元末良兄弟從取滁和采

異姓諸侯傳 不上表

十一

石姑熟定建康克鎮江下常州歷陞鎮撫守丹陽
陞指揮使士誠據姑蘓跨有淮東浙西地大物衆
兵食富強江陰當其要衝枕大江姑蘓通州濟渡
喉襟之地士誠又多變詐數以金帛啗將士上移
良守江陰論曰彼以其詐我以其誠汝慎守封疆
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
惟保境安民而已復命禎增兵協守敗敵侵兵陞
樞密判官寇逼常州良遣兵間道殲其援兵于無
錫自是敵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召入見上勞
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賜車馬珠玉

不足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等贈良詩文良在鎮仁勇不妄刑殺儉素自持食不二味聲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戈警備獎勵名節鼎新學宮崇尚士習絃誦相聞官無器訟屯田平徭禁惰詰奸宄十年封境帖然上屢將兵下江西湖廣而東藩竟無擾者皆良捍蔽之功也既克始蘇移良蘓州衛武備益修軍民輯睦洪武三年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廣西右江叛良為征南將軍討平其地移兵入銅鼓五開路騰浪諸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奉法令八年上移江南民十

異姓諸侯傳 卷六上

十一

四萬田鳳陽壯不畿令良與李太師周德興等督田事齊王封青州良營王府十五年卒于青州贈江國公謚襄烈子高署前軍都督僉事十七年嗣屢出山陝北平河南練兵從征二十八年有罪調廣西從征趙宗壽靖難兵起高守遼東與楊文數以遼東兵攻永平 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建文君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竟敗文靖難後召高鎮守大同高上言禦虜方略永樂十二年

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即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年子昇乞嗣不許

吳復

吳復字伯起合肥人甲午率眾歸濠領前驅從克泗滁采石太平歷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元定定平章守常州吳兵奄至死戰躍馬持矛追奔數里援宜興戰高橋仍守常州從征陳理圍廬州先登下漢沔授鎮武衛指揮同知守沔陽克汝州黃口陞安陸指揮使調征陝西土蕃克河州

異姓諸侯傳 卷六上

十二

從穎川侯平蜀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從西平侯再征土蕃洪武十二年封安陸侯世指揮使從穎川侯征雲南克普定充總兵官勦殺蠻寇比取廣西轉餉盤江卒追封黔國公謚威毅與子孫世侯券食祿二千五百石復衝冒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至臨陣奮發無堅不潰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殮慟哭已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十八年子傑以指揮嗣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八年有罪與吳高皆徙楊文征龍州建功自贖建文中率師援真定戰白溝河

失律謫南寧衛指揮使永樂元年子璟乞嗣正統間再三乞皆不許弘治六年璟孫鐸援詔乞嗣亦不許

康茂才

康茂才蘄人元末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至都元帥上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寧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頓首軍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為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願歸死效尺寸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敗馬馱沙克樅陽改營田使

翼水軍元帥

三

上曰比兵亂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旱澇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友諒既破姑孰將窺建康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僞降約為內應者友諒來吾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閹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為書言上不足與有為兵弱地處四面勅敵僕委身國阱欲奮拔鱗翼倘大將軍分道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

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遣閹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上曰虜且墮穀中矣即命善長日夜易橋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散旗四散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從破斬黃戰鄱陽湖圍武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逼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府使又從征下齊魯關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中卒追封斬國公謚武襄子鐸洪武三年以茂才功封斬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曰鐸嫡子也嫡終無後及庶長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斬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鐸及其庶兄鑑鐸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獠平松壘諸州有功巡並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傳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軍追封如父謚忠愍子淵澄皆幼淵優給充散騎舍人已而革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二年宣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許

翼水軍元帥

三

志

耿炳文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取滁和積功為管軍總管克
采石取金陵丙申與士誠戰賈勇先登死炳文代
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其兵會
立元師府長興以炳文為總兵都元帥辛丑敗士
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破
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
右率府副使二年鎮守陝西三年授秦王府左相
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
券十四年破虜虜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鐘

異姓諸侯傳 卷上

十四

鈔造第鳳陽苴先坐贈君用為侯二十五年兩當
妖人作亂總兵討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
蜀盜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靖難兵起炳
文為征虜大將軍率眾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
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冀州先鋒
至雄縣 文皇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眾來
援伏兵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
真定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
東炳文眾尚數萬復戰眾潰皆降副將駙馬李堅
都督竇忠顧成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

靖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
是敗建文君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
至亡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
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丹鞋上曰炳文
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洪熙初盡以長興侯田
舍賜畱守郭鑑云子璿駙馬都尉璵後軍都督僉
事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皆獲罪死

唐勝宗

唐勝宗濠人壬辰勝宗年十八挺身來歸從攻常
宣婆池高郵安慶九江南昌敗友諒禁江口平潭

異姓諸侯傳 卷上

十五

豐辰荆諸郡皆有功成潁川從拔延安初勝宗自
中突帥職歷龍驤驃騎安豐三衛指揮十餘年多
著勲績洪武三年封延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
券出守雁門擒胡酋還征處衢温山寇巡視陝西
屯田練兵移鎮遼東勅勝宗絕高麗曰舊歲今春
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藝
瀆此夷自古侮中國構兵禍可與絕交曩漢四伐
絕滅其國族魏再伐屠其都晉再伐焚其宮室俘
其男女五萬隋再伐城困將亡受降而免唐四伐
斬首五萬獲牛馬八萬餘夷王臧等戮於市遼五

伐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一伐元五
伐夷王竄耽羅捕殺之耽羅以故竟為元牧馬之
野爾出征遼左使至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
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奸奏上諭勝宗曰高
麗人春使至賄賂官其重內有一單云上等人
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其無禮受賂者少有知豈
不赧哉今爾知誘而能奏旧惡不得獨名千古矣
遼壤東界鴨綠北鄰曠寨非多算不能守慎之勝
宗在鎮威警惠懷兵民輯睦防奸禦侮邊境肅寧
二十六年卒

異姓諸侯傳 卷上

三六

陸仲亨

陸仲亨濠人少負武略壬辰從征滁和姑熟平建
康攻京口下常宜江陰發越三衢常熟高郵皆有
功從上親征取南昌下合肥授安豐戍友諒宣力
先登加帥職又從大將軍取贛州以驍騎衛指揮
使改贛州衛鎮戍節制南安雄韶諸府調兵克梅
州會昌湘鄉悉剽諸山寨自將取英德清遠晉江
下廣州遂為美東衛指揮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移鎮襄陽洪武三年封吉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
世券明年出守雁門十三年胡惟庸事註誤惟庸

誅法官請併罪仲亨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
七喪父母兄弟避亂持一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
來從朕長育成就累功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
腹吾不忍罪其勿問十四年鎮成都烏蠻再叛仲
亨佐傅將軍討之有功二十三年坐法論死子賢
尚五皇女汝寧公主授駙馬都尉或曰仲亨與唐
勝宗先坐擅調發無功論罪禁繫久之得赦後坐
黨死上曰朕初先知仲亨反每見其居貴位無雍
和之色時默默有憂容異態今竟為家奴所發時
同坐者侯十四人顧時胡均美勝宗仲亨陳德費
異姓諸侯傳 卷上

三十七

聚華中王志原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黃彬金
朝興

周德興

周德興濠人甲午來歸從定滁和渡江克采石太
平攻溧水破水寨遂收建康京口毘陵宣城江陰
池陽有功歷陞左翼大元帥從取金華安慶高郵
援安豐征合肥歷陞衛指揮從討贛州安福永新
有功尋提兵拔安吉西安再陞行省湖廣參政左
丞從征廣東西洪武二年封江夏侯食祿千五百
石與世券為征西左副將軍入瞿塘討明昇蜀平

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上曰南安侯俞通源闢田弗勤役擬三月考算日工一夫關止四分不及半畝遣卿督責尋理軍務福建築海上諸城防倭召還五溪蠻作亂德興請行時德興老上未許德興請益力上壯而遣之賜手書至五溪蠻悉散走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作亂德興充征南將軍討平之師還賜田庄爲子孫世祿德興請決荊州岳山壩通水利得溉田歲增官租四千三百石俄往河南召集故元將校未幾思州五開諸蠻亂充征虜將軍討之俘斬四萬二十五年秋坐法

華雲龍

華雲龍定遠人善擊劍結群少居韭山甲午來歸從攻滁和爲千夫長克采石下姑熟縛將臺城擣堅廣德鎮江陞總管戰舊館擒湯元帥漢人犯龍江鼓勇先登復南昌戰彭蠡功進豹韜指揮使取江陵還取淮東守高郵移掌淮安衛事從收浙西平吳又從大將軍開中原爲都督府僉事鎮北平兼行省叅政燕王左相築城建王邸洪武三年封淮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再出雲州俘獲多

進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諸寨擊敗驢兒國公北奔去雲龍在鎮七年慎固防守威名大著坐黨誣誤命何文輝代雲龍未至卒以侯禮葬于忠

顧時

顧時濠人甲午來歸從攻得滁和渡江克姑熟下深陽平宣州廣陵功以百夫長陞元帥取安慶南昌廬泰州海安陞同知天策衛事守禦臨濠從伐蕪湖先登征中原轉戰關隴皆有功洪武三年封濟寧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爲左副將軍圍成

都平蜀又從李將軍北征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盡遇虜軍疲乏不能戰時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虜敗走遂掠其輜重糧馬還軍復大振總諸衛軍鎮北平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牧畜逾年召還尋復出鎮北平十二年卒贈滕國公謚襄靖子敬金吾前衛鎮撫十五年嗣侯爲左副將軍討平龍泉山寇屢從征有功次英華芳先是坐黨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

陳德

陳德濠人世農家有勇力善騎射壬辰來歸從克

滁和克萬夫長取姑熟定建康下京口為都先鋒
得寧國衛葵陞大元帥從攻吳漢陞指揮使天策
衛平吳為僉事督府從平中原山東河洛燕晉戰
功多洪武三年封臨江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
從傅將軍克成都又從馮將軍征沙漠遇虜別力
篤山力戰擒元岐王克甘肅亦集乃路為總兵節
制諸軍仍出塞敗虜三岔山還屯陝西再出及刺
河三戰三捷練兵北平禦胡越四年召還十一年
卒贈杞國公謚定襄十三年胡黨誑誤時德已卒
得有明年子鏞以散騎舍人嗣十六年為征南將
吳姓請侯傳不上卷

郭子興

郭子興一名興濠人壬辰定遠郭子興所謂滁陽
王者據濠城稱元帥與隸麾下時上在元帥甥館
專征伐興備宿衛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太平
定金陵先登授管軍總管克鎮江置五翼元帥府
陞統軍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蟻蠱下宣
州江陰宜興婺州破南昌進克鄱陽彭蠡之戰海

艘駢進賈勇先登征武昌灑血馳戰斬獲多陞鷹
揚衛指揮使拔廬州援安豐陷陣大敗姑蘓兵平
襄陽衛豐還蹂高郵踣淮安剋吳興往往暴創力
戰平姑蘓陞僉事督府叅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
關潼關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
積貯搃塞慎固屢敗其兵不敢東向移戍鞏昌為
秦王府武傅無陝西行府僉事洪武三年封鞏昌
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賜地佃墾戶伐蜀克成
都練兵臨清巡北邊召還十六年卒贈陝國公謚
宣武子四景儀振宗官僧弟英自有傳女弟入宮
吳姓請侯傳不上卷

進位寧妃興有弟德成事上為驍騎舍人性明
爽見幾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授其府都督
懇辭不受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
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辭為德成免冠泣
拜曰臣性狂愚賴慢耽酒嗜卧不識事情緩急儻
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願卒賜
上大喜曰善人舉能若此吾刑可措矣立書敕賜
黃封百畝金綠稱是寵待益厚德成嘗侍宴後苑
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盡上笑曰醉風漢毛

髮如此非過酒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鬚
剃始快意上嘿然既醒大懼誤觸忌諱
髮披僧衣狂呼唱佛不已上笑謂寧妃曰前謂
汝兄賊言乃實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其兄弟
征鎮四方逾年不得歸輒笑其以虛名受辛苦曾
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
蕩不檢以壽終

王志

王志濠人有謀畧壬辰起鄉兵取濠又明年來歸
謁上滁陽從克和州采石姑孰溧陽金陵鎮江
吳姓諸侯傳不上卷

圍常州屢騰柵先登身犯矢石陞右副元帥從平
常州寧國江陰征高郵擣九江下黃梅降南昌賊
友諒彭蠡從征武昌與賊還克廬州援安豐
陞親軍指揮使守六安改六安指揮使北伐中原
從馮將軍渡河取懷慶澤潞畱守平陽移漢中將
屯陝西深入察罕腦兒絕塞却胡還軍平陽累陞
都督同知洪武三年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與世
券賜田佃墳戶從大將軍統中軍征朔漠又從傅
將軍平雲南繕城隍立屯堡凱還十九年卒贈許
國公謚襄簡子四人威域瓌琛威二十二年嗣侯

明年坐林來保事謫安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域嗣
改清平衛世官後坐志黨事上以志死不問

鄭遇春

鄭遇春濠人與兄遇霖來附甲午從取滁鐵佛岡
三汊河大柳樹諸寨為先鋒克和陽渡江拔采石
太平授總管攻蕪湖遇霖戰死遇春領其兵從征
取溧水破方山營定金陵解圍牛塘取宣州陞左
翼元帥從克揚州婺州再擊敗友諒兵下黃梅南
昌大戰禁江口殲友諒平武昌下淮安取安豐潁
六安陞六安衛指揮僉事畱守征中原下汴洛陞
吳姓諸侯傳不上卷

費聚

費聚濠人壬辰謁上壯其狀貌畱幕下從畧定
遠取驢牌得壯士三千人又降谿鼻山寨得八百
人取靈壁儀真溧水定金陵下廣德長興為副元
帥副炳文守長興從上戰鄱陽克武昌還攻廬
州援安豐為指揮同知克高郵淮安還攻舊館平

吳陞指揮使討方國珍下温口慶元由海道進取福州擒陳友定從征中原取山西守禦關陝政西安衛指揮使召為督府僉事未幾出鎮平涼練兵洪武三年封平涼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傳將軍征雲南克普定置貴州都指揮司聚署司事討平雲南叛夷為總兵征廣南俘斬萬計還鎮雲南召還鄉賜老二十六年卒子超征方國珍戰死次璿人材起家十八年試江西左叅政孫宏初充叅侍舍人衛鎮撫從征雲南功陞指揮使二十年坐奏對不實戍金齒又明年召還待養聚坐胡

異姓諸侯傳 上卷

三十五

黨 上曰聚曩征姑蘇朕嘗嘗責遂有反謀後竟得釋

吳禎

吳禎初名國寶賜名禎定遠人江陰侯良弟少卓犖有膽畧從 上起兵里中克滁和時郭子興與上並駐和陽濠舊帥孫德崖率眾就食于子興已而有違言令其殺去德崖殿留城中 上獲德崖衆行二舍許忽報子興德崖軍圍城中大譁 上急呼禎遂整兵且戰得不亂從克采石破水寨及方山營定金陵擣鎮江池州由帳前都先鋒為總

管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帥助良守江陰偽吳與江陰接壤每寇至擊走授親軍指揮使平吳陞督府僉事撫蘄州為征南副將軍從湯將軍征國珍降進取福州擒陳友定還次昌國勦海寇兼左率府副使吳王左相兼都督僉事大將軍征陝西禎與馮將軍駐慶陽為援洪武三年封靖海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大軍戍定遠禎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海道險遠禎善調度兵食充足召還未幾海上警聞復領沿海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船獻俘自是時時往來海道總理軍務數年海上無

異姓諸侯傳 上卷

三十五

寇詔出兵定遠疾卒贈海國公謚襄毅子忠嗣侯堅西安衛鎮撫

趙庸

趙庸廬州人與兄仲中率舟師來附從渡江拔采石太平定金陵克安慶陞仲中僉院守安慶友諒破安慶 上怒欲誅仲中常遇春曰仲中渡江勲舊幸曲赦 上不許竟殺仲中庸以兄故特授僉院從破安慶九江南昌陞叅知政事鄱陽之戰庸及通海永忠等以六舟深入陷敵力戰大敗漢兵死友諒賜庸金帛從平武昌克廬州安豐海安高

鄱淮安從伐吳拔蘄州陞中書左丞從大將軍取山東兼太子副詹事克東昌汴洛渡河取河州縣克元都西收晉秦諸郡走張良弼降李思齊還搗永平過惠州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追奔至北河俘元宗王三人元兵攻大同李將軍謀於庸出雁門至馬邑擒脫列伯進兵東勝未幾慶陽平出野狐嶺進兵察罕腦兒擒平章祝真又從李將軍克應昌獲買的里八剌至苦脫孫紅羅山朔庭遂空洪武三年封南雄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伐蜀定漳州海陽程鄉東莞撫籍廣州番戶萬人為

異姓諸侯傳 卷六

三

水軍討鍾平王獲賊黨萬人班師出山西理軍務

巡北邊召還二十六年卒

華高

華高舍山人甲午入巢湖乙未來歸克采石溧陽太平授總管破水寨方山營擒陳兆先從定金陵鎮江陞泰淮翼元帥下冊陽金壇常州陞僉行樞密院事擊敗趙普勝漢人犯龍江高與張德勝敗之石灰山從征友諒克安慶搗九江援長興敗李伯昇下南昌鏖戰鄱陽殲友諒克武昌陞湖廣行省左丞從取海安高郵還攻下舊館進圍蘄州平

吳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鎮禦湖廣洪武三年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與世券券成會高使廣東視海南城池券畱內府明年卒於崖州 上命中書省補支高祿三百石即無子納券墓中贈巢國公謚武莊從子岳授指揮僉事

朱亮祖

朱亮祖六合人元義兵元帥乙未 上克寧國擒亮祖喜其勇悍賜金帛仍舊官復叛歸元數與我戰敗我兵七千餘人徐將軍等圍亮祖寧國常將軍被創還 上自往督戰徐將軍奮攻縛亮祖見

異姓諸侯傳 卷六

三

上詰之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其言鞭而釋之從軍立功歷陞元帥至院判從征友諒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平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攻桐廬餘杭至杭州降潘原明陞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副李將軍守杭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國珍拒戰敗奔黃岩亮祖入城遂狗下仙居諸縣進兵温州國珍子明善拒戰敗挈妻子遁去分兵徇瑞安還至黃岩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為廖征南副將軍取兩廣師還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

千五百石與世券諸將伐蜀久無功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濟師比至蜀傳將軍已克階文永忠克重慶亮祖亦從克崇慶保寧蜀平還師與何文輝同鎮北平還巡淮陽移鎮廣東亮祖在鎮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聞上上念功臣不下吏罷職令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上為志墻以疾禮葬子暹從征有功為府軍衛指揮使先亮祖卒

胡美

胡美沔人初名廷瑞仕友諒為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降上至南昌廷瑞

異姓諸侯傳本卷

三十一

上

迎謁改名美仍故官從克海安太郵淮泗壽頰下湖州進圍蘓州執士誠為征南將軍由江西取福建進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克建寧興化建陽福州延平統兵守福建上幸汴召還扈從洪武三年封豫章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改封臨川侯董建潭王府長沙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

韓政

韓政睢人元季為義兵長上定江左來歸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為偽吳守上命善長書招濟不報上曰濠吾鄉濟為偽吳守是吾

有國無家可乎命政率指揮顧時等以雲梯砲石

四面攻濟濟出降留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

四門攻不下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餘丈壞城遂

破安豐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昌君

弼走汴竹貞來援又破貞克安豐至穎獲糧艘歸

淮東西悉平從平浙右北伐中原分兵扼黃河斷

山東援兵取益都濟寧濟南東平攻山東行省平

章政事大將軍取元都檄政會東昌鎮撫臨清元

都定又令政分兵守廣平蟻尖寨者在林慮西北

二十里元左右丞相府等據寨剽劫旁近給軍食徐

將軍收諸山寨蟻尖寨恃險絕未下政進攻庸降

調征陝西還兵守禦河北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

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移鎮山東未幾復征河北招

撫流移出居庸檇應昌取和林深入土刺進至阿

魯渾河大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清

十一年卒贈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黃彬

黃彬未詳何許人從徐壽輝守袁州友諒殺壽輝歸友諒上拔江州彬來降授江西行省叅政從取新淦復南昌大戰鄱陽湖克武昌上書諭江

西守將鄧將軍曰熊天瑞龍鳳八年降今負初言
理宜聲討令彬從鄧將軍討贛州贛州平留鎮移
袁州置袁州衛洪武三年封宜春侯食祿九百石
與世券討捕上猶山寇駐臨清練兵後坐胡黨
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

曹良臣

曹良臣安豐人壬寅率所部來歸為江淮行省參
政從征廬州大戰鄱陽湖征陳理進取海安太郵
淮濠泗攻湖州平姑蘓陞行省江淮左丞從取中
原克山東濟寧汴梁河南潼關旋師渡河克衛輝

異姓諸侯傳 下卷

廣平會師臨清取德州長蘆直沽至河西務自通
州進克元都邏古址諸隘口陞山西行省平章政
事下保定河間澤潞守通州從征陝西復守通州
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從征大敗其衆出哨沙漠洪
武三年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征蜀克歸
州至瞿塘關會重慶降明昇蜀平四年從李將軍
征迤北領東道兵出和林深入至阿魯渾河及其
裨將周鎮常榮張耀戰及贈安國公謚忠壯子太
嗣侯

梅思祖

梅思祖夏邑人元末父為王保保所醜歸張士誠
為中書省右丞守淮安大將軍下高郵思祖封府
庫籍甲兵來歸士誠殺其兄弟數人 上憐之授
大都督府副使制曰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
述識擬伏波從取浙西克舊館圍蘓州縛士誠陞
浙江行省右丞從征中原克山東取汴河下潼關
旋師徇河址守彰德檄赴北平征山西入秦沔取
興元洪武三年封汝南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從
伐蜀征甘肅練士馬北平巡視山東陝西遼東城
池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叛為征南副將

異姓諸侯傳 下卷

甲

軍討平之會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司署思祖都
指揮使又置雲南布政司與平章潘原明同守雲
南思祖善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卒子義武德衛
指揮陞遼東都指揮使從子殷駙馬都尉自有傳
思祖卒後坐胡黨戮其家

陸聚

陸聚不知何許人元樞密同知守徐州來歸為江
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元擴廓帖木兒遣兵侵徐
駐陵子村聚令指揮傅友德率兵二千禦戰敗去
益兵復來戰擒其將從取中原克山東歸德汴梁

還鎮改山東行省參政從克德州長蘆定元都畧
大同保定中山真定攻鳳山成山鐵山三寨復取
故關山寨守井陘征陝西仍鎮徐州討平沂邳叛
人洪武二年封河南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移鎮
山東承制理軍務福建召還坐胡黨 上念其為
奸臣所誘宥之尋卒

葉昇

葉昇合肥人歸 上和陽從渡江拔采石定金陵
京口授管軍總管復太平陞右翼元帥從征友諒
破安慶擣九江下南昌大戰鄱陽克武昌陞指揮

異姓諸將傳本上卷

中

用

僉事拔廬江襄陽淮東克湖州進平吳陞府軍衛
指揮使從取明州還征中原陞督府僉事充參將
征蜀入重慶陞都指揮使鎮守西安復陞督府僉
事西番叛昇與都督王弼等往征降乞失迦夷其
部落復討平延安伯顏帖木兒擒洮州番酋洪武
十二年封靖寧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鎮守遼
東諭昇絕高麗修海蓋復三城召征雲南平班師
二十五年坐胡黨論死

張溫

張溫不知何許人從取太平定臺城京口歷陞千

戶塵戰鄱陽湖收武昌陞統軍元帥略湖南征淮
東克舊館下湖州平吳從征中原克陝西下蘭州
畱守原將王保保襲蘭州圍溫鞏昌守將指揮千
光來援至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
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將
軍將大兵行至矣城中聞光言守益固相持數月
引去陞督府僉事為參將伐蜀克階文成都崇慶
討平西番羗戎降朶甘酋萬戶乞失迦洪武十三
年封會寧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理河南軍務
營周邸從征雲南出塞皆有功後坐黨論死

異姓諸將傳本上卷

中

王弼

王弼定遠人膽略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三
臺山樹柵相保丙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克池州
石埭婺源授元帥下蘭谿金華諸暨紹興援池州
復太平攻武昌大戰鄱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還
收廬江援安豐破襄陽安陸還取淮東克舊館湖
州陞指揮使圍蘄州軍盤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
戰盤門欲奔常將軍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
戰良久未決常將軍拊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猛將
能為我取此乎弼即馳鐵騎揮雙刀奮擊却敵常

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澤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奔入城吳平從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遂克元都保定中山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陝西兵至察罕惱兒及紅羅斷頭山進僉督府事討西番獲馬牛羊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功與世侯券加祿五百石爲副將軍征大寧東出遼東征納哈出二十二年詔功臣還鄉二十七年卒

曹震

異姓諸侯傳 卷上

四

曹震濠人立功開國時洪武十二年以征西功封景川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十三年與營陽永城二侯屯田北平從傳將軍征雲南取臨安諸路十八年請討施南朶甘 上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慎宜鎮靜遣置四川傳道召還鄉未及行又命覈征士四川代藍玉還京上便宜五事報可二十四年往四川鑿石通河爲灘百九十三爲橋五十四永寧至大理建昌至西番皆爲驛舖詢議任勞雨雪不避坐藍黨論死

曹興

曹興一名興才未詳何許人從取姑熟定建康克南徐收武昌陞指揮僉事平吳陞指揮使從征中原定元都陞河南行省叅政討西番洮羗征朶甘凱還洪武十二年封懷遠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理軍務山西已而北征有功洪武中卒

周武

周武不知何許人從取江南滅漢攻淮東平吳積戰功歷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歷陞都督僉事西番叛爲叅將與藍玉張龍張溫王弼等從沐將軍討平之取朶甘獲人畜十餘萬洪武十二年封雄

異姓諸侯傳 卷上

四

武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世指揮使理軍務河南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京復出巡河南洪武中卒

金朝興

金朝興巢人初結里中少年立誓會俞氏父子廖氏兄弟以舟師來歸即率衆從 上渡江克采石定建業下京口廣德宣城常州授都先鋒取江陰湖州復宜興陞左翼元帥 上自將取婺州朝興爲奇兵征紹興拔諸暨復太平克九江下黃梅臨江吉安大戰康郎山截擊禁江口漢平陞龍驤衛指揮同知取襄陽調振武衛收淮東濠泗龍宿從

攻舊館下湖州平吳陞振武衛指揮使又從征中原狗河北擣長蘆直沽河西務通州定元都遂下保定中山征山西略大同衛征宣府取東勝陞督府僉事世指揮使兼秦王傳尋命專為王傳解都督伐夏破成都征迤北領東道兵取和林至土刺河征西番俘殺數萬獲馬二萬牛羊駝二十萬得納隣七站洪武十二年封宣德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建昌至會川卒贈沂國公謚武毅十七年以雲南功授世券食祿二千五百石子鎮嗣二十三年坐黨隆平壩衛指揮累功陞都指揮卒子潤嗣戰沒潤弟澄澄子桂桂子琮琮子聲聲子昇世官聲功陞都指揮僉事

薛顯

薛顯蕭人元泗州守將也來降立功陞指揮守南昌禦陳友諒陞江西行省叅政從征淮東又從常將軍轉戰德清偽五太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平地躍起高丈餘又善沒水劫營沉船暹珍皆驍將能戰士誠失此三人大窘顯縛珍狗湖州守將李伯昇降陞左永行省大將軍北征上曰薛顯勇冠三軍足當一

異姓諸侯傳 上卷

四六

異姓諸侯傳 上卷

四七

向偏師征山東河南北有功克北平俘獲數萬征山西進攻陝西敗王保保我兵攻慶陽保保為張良臣登援數出撓我顯駐靈州遏保保破慶陽誅良臣又追破賀宗哲六盤山洪武三年封永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專殺千戶吳富奪其俘獲及殺馬軍謫海南分顯祿為三二贍千戶馬軍家一與顯毋妻子已而念顯力戰有功召還與世券督兵屯田北平練兵巡北邊征降納哈出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國公謚桓襄無子第綱幼妻張納券顯後坐黨事以死不論弘治六年珍自稱顯曾孫乞嗣不許

胡海

胡海字海洋定遠人來歸授百戶從敗賈魯兵克泗滌為萬戶從渡江定采石太平拔蠻子海牙水寨鎮江敗謝璽選兄先鋒攻宜興麋戰紹興擒賊陞都先鋒攻廬江數傷矢刃戰益力上壯其勇授花鎗上千戶從克荆澧衡潭擢寶慶指揮僉事陞使鎮益陽從楊璟征湖南廣西抵廣西為左副總兵勦左江上思蠻從克雲南俘斬多調征蜀克涅湯關殺其守將洪武十九年以平雲南功封

東川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卒子斌立功陞都督同知征雲南戰歿無子次子觀尚南康公主為駙馬都尉未嗣卒宣德十年公主乞子忠嗣授孝陵指揮僉事陞都指揮同知正統元年公主乞忠嗣斌都指揮同知

張翼

張翼臨淮人父聚來歸立功授前翼元帥從平江南淮東累遷指揮同知致仕翼隨父軍中勇而善戰嗣父職從北伐及征陝西擒戮諸叛賊陞都司僉事再陞督府僉事從征雲南克普定曲靖取鶴慶洪武十九年封鶴慶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坐藍黨論死

仇成

仇成合山人乙未從渡江克采石太平定金陵下鎮江為領軍先鋒收毘陵寧國也發擢統軍大元帥從取安慶破江州援安豐大戰鄱陽湖陞指揮僉事平吳陞指揮使守安慶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充征南副將軍征容美諸洞還至常德從征雲南克普定普安曲靖與世侯券加祿五百石二十一年卒贈

國謚莊襄又明年子太嗣太子宗宗子銘銘子璋不得嗣

楊璟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來歸授管軍萬戶深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發諸暨功陞樞密判官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璟為參政移鎮江陵討斬叛寇進攻湖廣蠻駐師三江口招討功陞平章政事充征南將軍取廣西降土官黃英衍岑伯顏還京為偏將軍征

吳姓諸侯傳 木上卷

單九

山西平唐鄧南陽雷鎮木幾招諭明昇昇不從璟還復書與昇曰昔據蜀者最盛莫如昭烈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惜豈豈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窟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主上有罪封侯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幡然覺悟自求多福豈不賢智哉今為足下謀者他日或以你獻或

以城降各自為身計取富貴當此時老母猶子將安歸乎即足下年幼未諳時勢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湖廣慈利上酉軍厚諸蠻為亂環討之賊遁溪洞還兵洪武三年封營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從伐蜀次夔州進攻雅塘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蜀既平 上以璟無功不賞沅辰蠻亂為副將軍討平之師還佐大將軍鎮北平召還又赴北平練兵兼領遼東訓練士卒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子通十七年嗣

其姓諸侯傳不詳

五十

疾十九年與靖寧侯葉昇捕象廣西左江十萬山二十年領鞞韜官軍往戍雲南多道亡降晉定衛指揮使次達散騎舍人

汪興祖

汪興祖隸人初為張德勝養子德勝戰歿于宣和興祖嗣職從張姓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擣木寨抵江州克其城進拔漸州從取南昌士誠圍劉福通安豐興祖從 上援敗其眾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等六舟深入搏戰又邀擊禁江口敗死友諒擢湖廣行省叅政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

州平吳陞同知督府從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孔子五十六世孫衍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主簿孟思諒謁軍門興祖禮之堯東州縣皆降兼領右率府事克汴梁還濟寧取元都徇永平下山西收大同時宣已長嗣父職興祖乃復姓克武朔為晉王武傳兼山西行督府僉事洪武四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 上弗問亦弗與語券令自效圖實封從傳將軍克階文蜀平章丁世直據險距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詔都督興祖沒王事授原封侯爵世券食祿千五百石

其姓諸侯傳不詳

五十

興祖子幼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居後疾卒

李新

李新濠人癸巳來歸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姑熟鎮江江陰發諸暨彭蠡大戰平武昌取江陵累功陞正千戶下湖州圍平江平吳陞指揮僉事守茶陵為督府僉事營孝陵有功洪武十五年封崇山侯食祿千五百石二十八年坐事死

謝成

謝成濠人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太平金陵功授總管南徐功陞管軍千戶屢戰彭蠡平武昌淮東

轉攻湖州克姑蘇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平元都
收趙燕魏諸郡遂取山西破陝西平涼莊浪陞指
揮使為晉王府相征朵耳甘降萬戶乞失迦討平
洮番十八族洪武十二年封永平侯食祿二千石
世指揮使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二十七年坐累
卒田宅並賜汪粟

張龍

張龍濠人從渡江立功陞都督先鋒改花鎗千戶
吳元年陞威武衛指揮僉事領偏師立功陞都督
征西番斬獲招附功多洪武十二年封鳳翔侯食

異姓諸侯傳 不主卷

五十一

中

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子麟尚福清公主為駙馬
都尉龍卒麟歸葬父還京卒孫傑侍母公主京師
永樂中卒因失侯傑子綱宣德十年授詔恩乞嗣
侯吏部言龍侯不嗣者四十年不許

陳桓

陳桓濠人略定遠克滁和渡江取采石太平克副
先鋒收寧國戰彭蠡定荆湖淮揚下湖州平吳討
方國珍陞指揮副使平中原陞督府僉事征雲南
桓與胡海郭英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克曲靖
城烏撒得七星關通畢節進克大理洪武十九年

封普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與靖寧侯征
東川龍海倭獲還二十年又與靖寧侯總制雲南
諸軍立營屯田後坐黨論死

張赫

張赫濠人歸附授千戶從克定遠泗滁和州拔采
石太平陞總管收集慶鎮江常州進常春翼元帥
守常州大戰鄱陽湖禁江口征武昌降陳理下湖
州平吳討方國珍克慶元溫台降國珍陞福州衛
都指揮副使捕倭功陞同知署都司事坐捕倭無
功奪俸統哨出海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

異姓諸侯傳 不主卷

五十一

五

擒倭酋調興化衛還俸召陞督府僉事時遼東艱
食命赫督海運庚申辛酉歲一行捕東椒山寇仍
督遼運癸亥甲子乙丑丁卯歲一行二十年封航
海侯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復三督海運二十三年
卒贈恩國公謚莊簡子榮累功至指揮使未嗣侯
孫鑑指揮使陞福建都指揮使巡海捕倭擒賊楊
總從成國公征廣西甯鎮交趾曾孫寧

朱壽

朱壽未詳何許人從征為萬戶渡江取江左郡邑
陞總管收常葵克武昌平蘇湖轉戰南北積功歷

陞督府僉事與張赫轉餉有功二十年封舳艫侯
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後坐黨論死

張銓

張銓定遠人從取太平定建康南徐毗陵婺州討
偽漢擣江州戰鄱陽湖收鄂渚攻淮東平吳累戰
功歷陞指揮僉事從取中原下濟南克汴洛燕晉
三秦四川累陞都督僉事董建齊鄆青州征退五
溪蠻討平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從征雲南有
功洪武二十三年封永定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
券子嗣指揮使

異姓諸侯傳 卷八

李四

孫恪

孫恪父興祖恪以父功嗣指揮使嘗在 上左右
謹敏小心未嘗有過歷戰功陞都督僉事洪武二
十一年為右叅將從藍玉征胡至捕魚兒海先登
陷陣野戰有功二十二年封金寧侯食祿二千石

濮瓊

濮瓊父英廬人少勇敢開國累功為西安指揮陞
都督僉事洪武二十年馮將軍征納哈出既受降
餘眾驚潰竄匿盡驅其降眾入山海關諸降人大
恨餘眾設伏於途邀襲大軍英為殿虜伏發眾寡

不敵英復馬踏被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
死二十年贈金山侯謚忠襄明年贈樂浪公時瓊

生數月 上念英忠即襁褓封瓊西涼侯食祿二
千五百石瓊年幼趨朝踴躍傷命鑄玉字牌懸瓊冠

俾人遜避嘗從大將軍征討有功又出練兵臨清
二十六年坐黨戍五開生子真女適寧河王子鏞

永樂元年鏞為瓊子陳情赦真賜鏞為子

胡顯

胡顯臨淮人父泉立功開國時歷官定遼都指揮
同知昭敬皇妃泉妹也妃生楚王封武昌改顯武

異姓諸侯傳 卷二

元五

昌護衛洪武十四年從王之國顯隨父陞辭 上

曰泉老矣致仕顯嗣官從王征銅鼓諸蠻功陞督
府僉事侍王二十一年從晉定侯靖寧侯征東川

龍海諸蠻得城邑馬畜珍寶獻 上明年封梁國
公食祿若干石與世券出入朝禁者十年建文三

年坐交通楚王革爵父子並徙臨襄山安置泉竟
死山中永樂元年楚王言母兄弟胡泉子顯無

罪廢屏臨襄泉死矣乞赦顯召顯授皇陵衛指揮
僉事改鳳陽陞同知楚王又言顯母在武昌乞還

顯養母顯還武昌卒至曾孫深調都勻衛僉事

何真

何真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歷河源縣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眾保障遂併有循惠二州元授江西分省左丞洪武元年廖將軍率舟師取廣東至福州遣人書諭真師至潮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印章籍郡縣戶口兵糧奉表降廖將軍送使表詣京師賜詔褒真竇李奚讓驛召來庭直遂乘傳入朝授江西行省叅政轉山東陞山東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又命收集廣東兵民十八年遷浙江右布政使明年來朝陞湖廣左又

異姓諸侯傳 六上卷

五下

陳理

陳理父友諒死兄善兒被擒理稱漢皇帝 上至武昌出降封歸德侯又封友諒父普才為承恩侯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贈南康王理居京師鬱不樂出怨言 上曰此童孺小過不足問恐為小人蠱惑不得全朕恩宜處之遠方洪武

五年徙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令善視理時蜀明玉珍子昇降封歸義侯與理同徙高麗普才徙滁

買的里八剌

買的里八剌元順帝孫也洪武三年征虜左副將軍文忠克應昌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遁去獲買的里八剌送至京 上免獻俘封為崇禮侯奉元祀五年 上貽元主書又與元臣劉重德朱彥德書令遣使迎買的里八剌七年遣北歸

納哈出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為萬戶 上初獲納哈出待之如子居常不樂 上令降萬戶黃疇察其去就納哈出求歸 上欲從之徐將軍從旁力阻 上曰人臣各念其主况有父母妻子之思竟資遣去納哈出既歸出沒遼東塞下殺掠吏民洪武十九年馮將軍率兵三十萬擣金山降納哈出及其部落二十餘萬明年至京師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賜其官屬衣冠有差仍授指揮千百戶食祿不任事分其眾隸雲南兩廣福建諸郡司從征有功二十一年隨傳將軍征雲南至武昌卒納

異姓諸侯傳 六上卷

五下

大

哈出嗜飲燒酒盛夏水浴因得疾 上每戒其過
飲不聽竟以是死賜葬南京是年改封其子察罕
濬陽侯坐黨死

盛庸

盛庸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始自起建文時充叅
將隨耿炳文軍失利又隨李景隆戰燕齊間互有
勝負已而與鐵鉉守濟南靖難兵圍甚急庸夜出
劫戰晝憑城禦防盡毀靖難兵諸攻具捷聞陞鉉
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
兵官代景隆北進與靖難兵大戰東昌夾河殺張

異姓諸侯傳 卷六

王九

太

王譚淵靖難兵長驅至淮上庸進戰靈璧齊眉山
皆敗遁還駐高資港又敗 成祖即位庸歸命勅
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
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
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罪
狀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
庸口出怨言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庸暴卒

李堅

李堅武涉人父英開國有功為驍騎右衛指揮僉
事力戰死烏撒贈指揮使堅尚 太祖第七女大

名公主為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陸賢
賑北平建文君即位進公主大長公主堅素負才
勇充左副將軍佐耿炳文北進遇靖難兵炳文謹
備西北靖難兵突擊出不意破東南炳文敗丘福
又攻子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灤城侯食祿若
千石與券已而兵滹沱河薛祿引槩中堅墮馬祿
揮刀斫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祿擒堅見 成
祖謂爾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平道李子莊以
公主故特宥當嗣侯公主懼禍繳誥券莊流寓南
京詩酒終其身公主至宣德初卒或曰堅子莊嗣
侯謚威壯弟成為中都留守改山東都指揮成子
陞世南京衛指揮使

異姓諸侯傳 卷六

王九

皇明異姓諸侯傳上卷終

子履準校正

皇明異姓諸侯傳下卷目錄

譚淵	顧成	陳懋	徐忠
張信	郭亮	王通	李彬
陳珪	徐祥	李濬	孫岩
趙燹	張興	陳志	徐增壽
柳升	朱桀	高士文	梁銘
吳允誠	吳成	費璫	蔣貴
方瑛	毛勝	楊信	朱謙
孫鐘	衛穎	陳友	曹義
施聚	焦禮	劉聚	毛忠
趙輔	仇鉞	丘福	李遠
王忠	王聰	何福	郭義
王友	陳賢	房勝	陳旭
劉才	房寬	張武	徐理
孟善	唐雲	茹瑞	王佐
王寧	袁容	李讓	火真
金忠	金玉	薛斌	薛貴
李賢	吳管者	勝定	金順
李英	蔣信	羅秉忠	和勇
李玉	蔣廷珪	趙安	任禮

皇明異姓諸侯傳目錄下卷

以下國除

沈清	譚廣	陳懷	馬亮
楊能	石亨	楊善	張輓
董典	李文	趙勝	李震
神英			

恩澤侯目錄

張昶	張昇	孫忠	吳安
錢承宗	周壽	王源	張繼
邵喜	蔣輪	夏儒	陳萬言
方銳	崔元	陶仲文	

皇明異姓諸侯傳下卷目錄

皇明異姓諸侯傳目錄下卷

二

皇明異姓諸侯傳下卷

海鹽鄭



譚淵

譚淵清流人父勝開國功為燕山副千戶淵嗣官從靖難奪九門永平大寧真定藁城滄州功陞都指揮同知建文三年三月夾河戰歿子忠嗣官從靖難有功建文四年贈淵崇安侯謚壯節立祠香山陽京尹春秋少牢祭忠以淵故得封新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宣德二年征交趾失律下獄赦出八年卒子璟乞嗣伯吏部言忠失律論死子不得異姓諸侯傳木下卷

顧成

顧成字景昭其先湘潭人成往來江淮間遂若江都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略喜習武事自文其身誇異人或謂成黥徒者非也丙申來歸克帳前親兵常擎蓋侍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

州蠻克普定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

已而征雲南成扼普定斷後進督府僉事克征南

將軍鎮貴州征五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

三千建文初令錦衣指揮談全論成班師二年進

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真定

戰敗被執成祖解成縛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

仁宗居守有功建文四年以左都督封鎮遠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又出鎮貴州申嚴號令威

信並行討撫諸蠻搗臺羅寨斬叛酋普亮滅其家

群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諡武毅蠻中皆

異姓諸侯傳木下卷

祠祀成八子長統為普定指揮使先卒孫興祖永

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為總兵宣德中坐交趾

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督同知景

帝初守備紫荊關詔與伯魯英宗復辟詔復侯出

鎮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宣德中鎮廣

西坐食才好色失地喪師逮下獄既而釋之子翰

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卒無子淳從弟溥者

成諸元孫也成化九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墨

嘗總兵團營為平蠻將軍鎮湖廣擢貴苗僑王通

滇蜀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上長官司設都勻府

增祿二百石溥清慎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為率
布帛供歛事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
隆好文諳武為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
運總兵鎮守淮安廉幹不苛擾卒贈太傅謚榮靖
子寰嘉靖七年嗣侯出為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
官劾罷伏差伯毛漢代寰旨下數日又劾罷漢用
都督劉璽璽致仕居南京萬未代璽寰端靖廉明
溫榮孝友時論歸之言官竟被考察去寰復為漕
運總兵鎮守淮安尋總督京營戎政

陳懋

異姓諸侯傳 下卷

陳懋壽州人父亨居和州開國功陞大寧都指揮
使征虜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初為大寧行軍都督
從靖難戰壩上先登建文二年十月戰錫山為平
安所殺贈涇國公謚襄敏懋結髮從父兵為前行
廣昌濟南單橋西水寨東平力戰有功累官都督
尋以父功封寧陽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鎮寧夏
永樂七年捕虜赤保連即軍中進侯立號加祿三
百石三從上北征女入官冊麗妃特與歸寧二十
一年總陝西三鎮兵征胡直擣賀蘭山盡收也先
土千部落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後殿仁

宗加太保與世侯券宜宗初從討漢庶人宣德二
年復鎮寧夏明年徙靈州城六年還朝十年移鎮
河西正統元年劾罷削祿五年奉朝請十三年充
總兵討鄧茂七有功班師領宗人府景泰中加大
子太師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濬國公
謚武靖懋偉貌修髯洪聲禮敬文士長子晟勳衛
坐罪謫戍晟弟闕嗣侯成化二年卒無子弟瑛嗣
侯晟爭瑛不宜嗣革瑛祿十五年晟子輔生二
年矣晟言臣罪廢臣男宜優治瑛本借臣爵宜還
臣男內批侯輔壯二十二年輔嗣侯與瑛為勳衛

異姓諸侯傳 下卷

弘治元年輔坐殺人會赦革爵編氓八年瑛子恩
之子繼祖懋曾孫也繼祖年七歲與米月十石正
德元年嗣侯

徐忠

徐忠字仲達合肥人父用開國功陞副千戶忠嗣
官征虜功陞濟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靖難時扁
附立功燕趙齊楚間白溝之戰敵揮刃斬忠兩指
未殊忠自斷指擲地裂衣帛裹創發憤進戰大捷
歷陞都指揮僉事建文四年封永康侯食祿千一
百石與世券仁宗監國留忠南京掌兵政卒贈蔡

國公謚忠烈忠三庶子安敬職爭襲永樂十六年
上令長庶子安嗣侯卒子昌先卒昌子鏞嗣侯卒
子溥乞優給旨下戶部戶部以非職掌移吏部吏
部為溥請月給米十石卒庶長子源嗣與優給長
嗣侯

張信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
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
文君即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名調北平都
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昂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
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詭對曰兒統兵邊關焉能
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
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
在燕汝無妄為禍家族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
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
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文皇召入拜文皇床下時
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
即有恙當急諭臣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
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
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文皇

見信稱臣又意甚誠側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
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
直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
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建文
四年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世伯文皇時時
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
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
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
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偉淳
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
無子弟祿與裕爭嗣下法司理正德三年祿嗣侯
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郭亮

郭亮合肥人父聚開國功陞流百戶亮嗣官征胡
功歷陞永平指揮從靖難與都督耿璣戰又與都
督楊文戰皆有功當是時靖難兵南下亮獨守永
平與北平為聲援建文四年封成安流侯世伯食
祿千二百石出守開平築烽燧永樂二十一年卒
贈興國公謚忠壯庶長子晟嗣侯宣德五年扈蹕
先入德勝門歸私第劾下錦衣獄天順二年卒無

子弟昂乞嗣 上曰如誥券與伯爵卒子鏞嗣伯
卒子寧嗣伯卒寧子璋早卒璋從弟璣嗣伯

王通

王通陝咸寧人父直開國功為燕山護衛百戶從
靖難攻九門戰水平真定功陞都指揮使建文四
年泚河戰沒 文皇即位贈金鄉侯謚忠壯進贈
寧國公通亦從靖難有功又以父故封武義伯食
祿千二百石與世券永樂七年作天壽山十三年
進封成山侯二十二年與世券又以父故加祿歲
一千石 仁宗時以真從祀 文皇宣德元年充

異姓諸侯傳下卷

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未幾通言交趾反勅通勦
賊都督方政坐罪隸麾下立功二年斬偽司徒利
賊大懼通怯不敢追又為奄山壽所窘賊復聚寧
橋戰通敗績柳升兵又未至通輒與利賊書和許
界清化等州地按察使楊時習以為不可力爭通
勵聲叱時習比升兵至隘雷關又大敗升死通遂
與利賊盟班師陸行出廣西山壽陳智由水道出
欽州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
利賊閉雷不遣者尚數萬人三年廷臣劾通論當
廷繫獄奪券籍其家會赦宥死為民正統元年通

子琮乞得祖塋葬通母十四年北虜南侵廷薦通
為都督僉事與楊善守京城禦虜功陞都督同知
尋守山陵景泰三年卒琮為景陵指揮僉事天順
元年 詔恩琮得嗣成山伯卒子鏞嗣伯弘治十
一年乞券 孝宗念真靖難功又侑食 太廟出
原券賜鏞卒子洪嗣吏部言通罪廢琮嗣伯以詔
恩鏞時未許世嗣執不許洪嗣伯 上以洪祖真
券故在許洪嗣伯

李彬

李彬定遠人或曰和州人父信權指揮僉事彬善
騎射嗣父官為真從傳將軍征彘顏經略宣府興
和雲州築萬全懷來城從靖難率騎兵攻薊州轉
戰雄漢真定襲大寧慶鄭村白溝濟南滄州掠彰
德皆有功歷陞督府僉事建文四年護 仁孝皇
后至京明年封豐城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鎮西
陲六年以交趾功加祿五百石永樂二十年卒贈
茂國公謚剛毅明年子賢嗣侯鎮守大同守備南
京景泰二年卒贈豐國公謚忠憲四年子勇嗣侯
卒無子弟昇之子熙嗣

陳珪

異姓諸侯傳下卷

陳珪泰州人開國功陞百戶調燕山護衛擒虜乃兒不花陞副千戶靖難奪九門雄鄭功陞指揮又壩上力戰陞都指揮大戰楊村陞僉事督府建文四年封太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靖國公謚忠襄子璽先以靖難功為武成左衛指揮使璽子鍾已嗣指揮使珪次子愉遂得嗣侯二十年北征失律下錦衣獄死鍾與愉子鏞爭嗣仁宗以鍾庶長孫二十二年嗣侯卒子灝宣德五年嗣卒無子八年弟瀛乞嗣 宣宗曰陳愉失律念璽有功璽孫瀛與嗣侯給半祿十年吏部言璽年十五與全祿已已陣沒是年弟涇嗣侯成化元年失律坐斬赦還侯停祿卒子桓八年嗣侯十二年桓坐與僧娼飲酒淫酗奪俸一年予璠弘治七年嗣侯卒子儒正德七年嗣侯卒

徐祥

徐祥大冶人漢萬戶歸附從軍功陞燕山護衛千戶靖難兵起攻奪九門轉戰漁陽真定永平彰德白溝河滄州保定小河齊眉山渡淮江入金川門有功建文四年九月封伯十三人祥第一為興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祥在靖難諸將中年稍長及

封益勤慎不敢驕怠永樂二年卒子永未嗣伯卒永子亨嗣伯正統元年征胡功進流侯加祿百石卒謚武襄子賢嗣伯病跛與半祿免朝請卒子盛優給十六年嗣伯卒無子從子良正德三年嗣伯卒子勳嗣伯卒子慶賜優給嘉靖二十年嗣伯

李濬

李濬和州人父旺開國功為燕山護衛千戶濬嗣官從靖難執謝貴張昂奪九門克居庸轉戰永平真定功陞指揮僉事鄭村壩大捷陞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功陞同知建文四年封襄城伯食祿一

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出鎮江西召還三年卒子隆年十五嗣伯八年從 上北征有功十四年雷守南京 仁宗時出鎮山海未幾復守南京先後凡十八年正統五年入總禁兵十一年巡邊明年卒隆有才畧頗好文恭慎不敢驕守法度明年子珍嗣伯又明年沒於土木無子弟璉病不能嗣璉弟瑾景泰元年嗣伯成化三年總兵與程信征川貴蠻大戰渡船舖攀崖焚其巢賊退保大壩貴人倚之川人角之賊敗奔入洞室而圍之逾月皆死四年進流侯弘治二年卒贈芮國公謚莊武子訥

嗣伯卒無子璉子獻嗣伯正德四年卒子全禮嗣伯嘉靖十八年卒明年子應臣嗣伯

孫巖

孫巖鳳陽人開國功為流百戶改護衛十三年從藩王之燕山久之致仕子亨嗣官陞正千戶建文元年巖以致仕官從靖難守通州突門力戰遣奔至張家灣掠餉舟三百復還守城又敗遼東兵陞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應城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十六年卒贈翼城侯謚威武亨先以靖難立功薊州永平鄭村壩大同白溝河滄州彰德靈壁

異姓諸侯傳 卷六

十一

云

趙彝

趙彝虹人洪武初虎賁百戶調燕山右衛從頽國公征沙漠城宣府萬全懷來歷陞永平衛指揮僉事靖難兵至永平彝以城降從徐忠等轉戰有功陞北平都指揮使 文皇即位封忻城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十三年鎮徐州 仁宗召還卒子榮嗣伯卒子溥嗣伯卒姪權嗣伯卒子武正德

十三年嗣伯

張興

張興壽州人開國功歷陞燕山護衛指揮僉事靖難時奪九門戰漁陽永平大寧廣昌白溝河濟南夾河西水寨功歷陞都指揮同知從子勇年壯有膂力從興行間先登與嘗單騎追敵被十餘創病勇領其兵嗣護衛指揮使戰淮泗渡江入金川門陞都指揮同知 文皇即位封興安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卒贈侯七年勇嗣伯明年從征胡失律謫交趾總旗立功十年赦還復伯道病卒十五年子安嗣伯正統十三年出鎮廣東十四年戰賊黃蕭養敗沒子鑄優給卒無子安弟寧嗣伯卒子珣嗣伯卒子勳未嗣卒孫坤嗣伯

異姓諸侯傳 卷六

十一

云

陳志

陳志巴人開國功累陞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從靖難戰真定白溝河濟南再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封遂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卒志二子長良坐法謫戍死次春立功為指揮使先志卒春子瑛嗣僉事指揮矣至是良子瑄與瑛爭嗣伯吏部上請 文皇曰瑄父洪武中獲罪無勞於國然志適

孫也春有功授指揮瑛已嗣父官今與瑛伯柰適
孫何瑛又不肯讓下廷臣議議上瑛適孫宜嗣
文皇曰瑛與瑛也今陛見朕二人者見 文皇曰
二人者皆可嗣朕與汝聞得伯者嗣瑛得聞
文皇笑曰乃汝瑛也竟得伯者瑛卒子墳幼與半
祿優給正統十一年嗣十四年隨 上北征陣沒
無子墳叔詔與瑛又爭嗣 景帝曰先朝言二人
者皆得嗣今國家急人總兵石亨楊洪尚書于謙
擇嗣一人必有功也與世嗣謙等上言瑛老詔壯
景帝令詔嗣伯天順八年詔坐干撻軍政奪坐營
異姓諸侯傳 六下卷 十三

徐增壽

徐增壽武寧王第三子少隨父入見 太祖太祖
喜其秀朗機警賜名增壽長勇敢立戰功陞右軍
都督嘗從 文皇出塞征乃兒不花有功班師入
見 仁孝皇后還朝數與 文皇往來靖難兵起
建文君疑增壽繫禁中 文皇兵入金川門建文

君梓增壽至左順門殺之廡下即發火燒宮 文
皇即位念增壽首贈武陽侯謚忠愍永樂二年加
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
卒子顯忠嗣公卒子永寧優給嗣公卒子世美未
嗣卒孫光祚嗣公嘉靖五年加太師八年卒子延
德嗣公

柳升

柳升懷遠人父崇或名德立功洪武時為燕山護
衛百戶升嗣官事 成祖靖難攻懷來密雲白溝
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皆有功歷官都司督府永
樂四年征交趾功六年封安遠伯食祿千石與世
券八年北征至玄宜河功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仍
世伯出鎮寧夏還總京營兵又從 上北征至蒼
崖峽鬼力河慶州有功得世侯十八年討唐賽兒
失律下吏尋宥二十年又從征胡寬德四年王通
言交人反升為征虜副將軍充總兵保定侯梁銘

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左叅將率兵會沐晟討利二
年兵至隘雷關利上書詭請立陳氏後升受書不
發封馳奏上賊已列柵拒我兵道升連破賊直抵
鎮夷關賊斂迹無禦我者升喜謂賊窟弛備銘及

參贊尚書李慶又病慶力言賊詐昇不聽至倒馬
坡入賊伏昇中鏢死是月銘病卒明月慶又卒聚
收散卒進至昌江遇賊衆寡不敵聚死戰賊驅象
大至我兵遂亂聚被執賊欲降聚不屈死之聚懷
遠人靖難征胡累功至督府僉事昇質直簡靖臨
敵勇敢死贈融國公謚襄愍子溥宣德十年嗣
侯鎮守廣西天順初年加太傅出守甘涼虜殺掠
人畜不能禦御史劉濬劾溥失律 上怒御史言
濬下獄落職外除比溥還 上悟欲罪溥勒溥罷
太傅溥輒乞進駢馬 上怒却其獻未幾內臣牛

異姓諸侯傳 卷下

十五

王傳旨令溥總兵神機營卒子承慶瘳不能嗣孫
景天順五年嗣侯成化末鎮守兩廣弘治四年坐
法奪職下獄七年與冠服閑住景先後屢乞恩十
二年得復侯與祿三之一卒子文嗣侯卒子珣嗣
侯鎮守兩廣以撫莫登庸功加太傅

朱榮

朱榮沂人洪武初起驃騎舍人從征雲南功授百
戶出塞征胡功陞大寧副千戶 文皇至大寧榮
率衆降陞指揮僉事從還北平戰鄭村壩白溝河
葉城功三遷至都指揮使伏兵淝河大戰又戰小

河靈壁渡淮下揚州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征交
趾功陞右都督永樂八年從 上出塞征胡敗本
雅失里阿魯台轉左都督再從 上出塞至和林
爲先鋒破虜又從 上出塞敗虜殺胡原二十年
封武進伯食祿一千三百石與世券洪熙元年卒
贈侯謚忠靖是年子冕嗣伯正統四年出鎮大同
十四年禦虜戰沒贈侯謚忠愍是年子英嗣伯卒
子雲嗣伯卒無子第霖嗣伯卒子潔嗣伯卒子
嗣卒無子叔江嗣伯卒無子從弟海嗣伯

高士文

異姓諸侯傳 卷下

十六

高士文陝西咸寧人洪武中雲南塞北功陞燕山
護衛百戶從靖難戰大寧廣昌白溝夾河東平汶
上每出入陷陣先登累陞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征
交趾五年交趾平餘寇奔入七源諸川山谷中出
沒寇掠張將軍遣士文捕賊晝夜急攻賊突出走
士文又進追賊中飛砲死部兵復追賊賊又竄入
七源州以士文力戰故賊竟潰亂張將軍繼遣都
指揮程錫平賊贈上文建平伯令子福嗣伯食祿
千三百石與世券卒子遠嗣伯宣德五年與成安
侯扈蹕不敬下獄得釋卒子震病不能嗣遠弟進

嗣伯卒無子第達之子露嗣伯卒子繼宗嗣伯

梁銘

梁銘汝陽人洪武中嗣父燕山護衛百戶事成祖靖難時南兵攻北平又攻通州銘守戰甚力積功至督府僉事侍太子監國坐事下獄永樂十九年赦令捕倭廣東仁宗即位進督府同知充參將出鎮寧夏上念銘舊有守城功封保定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宣德初御史石璞劾銘守寧夏罪狀上特原銘遣銘副柳升征交趾卒軍中銘坦夷寬簡勇敢當敵能撫循士卒銘不死崔聚亦未至敗沒子瑤宣德十年嗣伯正統十四年坐失律謫從石亨立功尋與半祿復其爵斬虜首復與全祿景泰元年克平蠻將軍代王驥征貴州又征福建皆有功三年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世伯天順元年與世侯卒贈蠡國公謚襄靖子傳嗣伯坐不敬逮獄習禮國子監卒子宗幼與祿歲百石優給卒次子任嗣伯卒子永福嗣伯嘉靖中為京營總兵

吳允誠

吳允誠本胡人賜姓名永樂三年父子率眾來降

為督府僉事出塞為鄉導征胡至卜哈思擒哈刺乞台進同知八年扈駕敗阿魯台進都督九年又

出塞逐虜至闊脫赤斬首虜中律封恭順伯食祿

一千二百石先是允誠父子從成祖出塞留家

涼州虎保脅允誠部衆劫允誠妻及其少子管者

叛去妻急召部將都指揮保住卜顏不花等出兵

盡擒殺諸叛者上遣行人勅勞允誠妻賜縑米

羊鈔陞管者指揮僉事允誠卒贈郊國公謚忠壯

子伯容十六年嗣伯賜名克忠二十二年扈駕出

塞有功洪熙元年以戚里恩又有功進侯與世券

加祿二百石宣德中副總兵巡邊正統九年統兵

出喜峯寨征兀良哈有功加太子太保十四年沒

于土木贈郊國公謚壯勇弟克勤都督亦戰沒贈

遵化伯謚僖敏克忠子瑾嗣伯曹欽友劫瑾瑾不

從死贈涼國公謚忠壯與世侯子鑑優給與半祿

天順六年嗣侯卒子世興嗣侯

吳成

吳成本名買驢遼陽人父通伯元遼陽右丞洪

武中隨觀童來降買驢充總旗出塞征胡功陞水

平衛百戶從討難攻真定大寧鄭村壩功陞指揮

僉事廣昌白溝館陶功再陞指揮使夾河藁城西水寨功陞都指揮僉事戰肥河小河齊眉山靈壁先登渡淮克揚州入金川門再陞都指揮使永樂八年從上出塞征胡功陞都督僉事已而三出塞斬獲多洪熙元年陞左都督是年大松嶺破虜封清平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宣德初從擒漢庶人三年出喜峯塞敗虜寬河斬獲進封侯祿如故八年卒贈渠國公謚壯勇子忠先卒又明年孫英嗣伯卒子璽嗣伯卒無子弟琮嗣伯卒子傑優給嗣伯卒子家彥優給嗣伯

異姓諸侯傳 本下卷

十九

費瓛

費瓛定遠人祖遇洪武中為燕府左相已革府相改護衛指揮使父肅嗣官肅卒瓛嗣官事成祖靖難功累官都指揮同知鎮守山海關永樂五年召僉事後府六年充副總兵備倭海上七年征湖廣叛寇八年充總兵鎮寧夏甘肅討平叛虜亦令真巴十年又出甘肅防禦仁宗即位充平羗將軍鎮甘肅尋陞右軍都督宣德元年入朝上念瓛舊臣累著功名封崇信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復出鎮瓛和易善撫循士卒守邊二十年塞境

寧靜征漢庶人嘗為先鋒將佐薛祿有功子劍宣德三年嗣伯景泰中鎮守福建卒天順八年子淮溥爭嗣憲宗曰淮母朱氏以劍故封夫人淮即適子溥不得與淮爭成化元年與淮祿一百石優給嗣伯習學國子監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言淮不務學奪半祿冠平巾以毋乞恩故原淮卒子柱嗣伯

蔣貴

蔣貴江都人靖難初起小卒累戰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揮兼事充叅將擊番賊任昌深入奪橋斬關進同知鎮守松番番夷再叛討平之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盡平諸番陞總兵平蠻將軍鎮守正統元年召還陞右都督總兵討戎王阿台擒乃顏刺忽李羅等三年封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七年征木麗川功進侯加祿三百石與世券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衣糧器仗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陣冒險衝敵皆披靡子弟士卒追隨向敵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略然天性朴實忘已下人以故所向有功登上將爵通侯為一時名

異姓諸侯傳 本下卷

二十

將卒贈涇國公謚武勇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義子琬嗣侯成化初充平羗將軍總兵甘肅勅巡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八年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極言江防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十年召還充團營總兵上言六事二十年充平胡將軍出雲中塞禦虜并統制宣府山西諸軍規虜入偏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徙鷓鴣堡於滴水崖琬曰獨石八堡聲勢相首尾滴水崖遠益難救援不可徙卒贈涼國公謚敏毅庶子驥嗣侯嘉靖二年守備南京道卒子傳優給嗣侯

異姓諸侯傳 六下卷

方瑛

方瑛全椒人大父銘開國功為百戶父政靖難功為都指揮正統三年都督總奇兵征木麓川戰沒贈威遠伯謚忠毅四年瑛以父功為金吾指揮使憤發報父讐乞領父支兵從定西伯效死先登破賊寨進都指揮使七年從靖遠伯征賊功陞督府僉事充參將守雲南已而從侯侍郎征貴州功進右都督充總兵移守貴州景泰元年香爐山功轉左召總五軍營論先後平賊功多封南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征銅鼓雷鎮湖廣貴州天順元

年進流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卒謚忠襄子毅嗣伯卒子壽祥嗣伯卒以嘗論大禮得贈太子太保子東嗣伯卒

毛勝

毛勝初名福壽京師人伯父邵海元舊官歸附為燕山中護衛閑牧官從靖難歷陞都指揮同知建文四年卒無子福壽父安太邵海母弟也嗣羽林指揮使永樂七年卒福壽兄濟嗣官卒無子福壽嗣官以兄濟九龍口殺胡鎮功進都指揮使正統六年征木麓川功陞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復征木麓川功進同知十四年禦虜宣府功陞左府都督

異姓諸侯傳 六下卷

是年冬守宣武門又哨虜紫荊關景泰元年充左副總兵率河間東昌建兵征湖廣峒苗韋同烈戶部主事陳汝言言福壽本虜人奸黠不可信勅王驥候福壽至善御之無使驚疑已乃有功三年封南寧伯食祿千石五年進屯金川斬賊功與世券改名勝移金齒彈壓諸蠻天順二年卒贈侯謚忠壯子榮嗣伯八年坐法調廣西立功卒子文嗣伯卒子良嗣伯卒子重器嗣伯卒

楊信

楊信伯父洪信幼武悍正統初從洪征興州虜轉戰西涼亭白塔兒斬首功累陞指揮僉事十四年薦陞都指揮僉事守柴溝堡從洪戰虜紫荊倒馬五郎河有功景泰二年出宣府歷陞督府僉事充叅將再守懷來會洪病移信協守宣府五年充副總兵天順元年召還京陞同知移鎮延綏延綏總兵佩將軍印自信始明年虜孛來毛里孩入塞擊退又明年虜入寧夏塞信合武平伯陳友兵於安邊營夾擊虜遁去四年封彰武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

果符諸夷傳 下卷

三

塞上召信至京問方略信言兵難遠度乞精騎疾走至榆林置上 上從信言命為平虜將軍總諸鎮兵至延綏勵兵秣馬待虜烽火嚴虜奸不得入覘我輒突入塞信縱兵邀擊小龍州鐵青原虜錯愕盡棄掠我人畜遁渡河去明年還鎮大同六年虜又入延綏塞信西援信曰虜覘我大同兵渡河必乘虛東掠設伏胡柴溝虜果至伏發擊斬獲功多八年又敗虜伯顏哈答自是虜不敢輒入塞與世伯券十三年卒贈族謚武毅子瑾嗣伯卒子質優給嗣伯卒子儒嗣伯

朱謙

中國

朱謙夏邑人父真靖難功授世畱守指揮嗣官累征迤北功陞萬全都指揮使充右叅將分守宣府功陞都督充鎮朔將軍總兵宣府裕陵北狩過宣府率其子永出謁頓首哭獻犒軍勞虜金帛屢出兵截虜有功景泰元年虜入石峯口又入龍門關不能禦輒敗都督江福援謙又敗詔詰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律封撫寧伯卒永嗣伯與世券天順初永陳文宣府謁 上事贈族因稍進用永永慎重不洩法令嚴整四年虜入宣府永出禦虜退班師六年總兵三千營八年兼總神機營時定襄伯郭登出鎮甘肅永薦留登與同事復團營充總兵兼領三千營成化二年充靖虜將軍征荆襄有功進流疾乞謚謙武襄未幾虜亂加思蘭入大同塞充平胡將軍禦虜虜退去與世伯尋充平虜將軍出榆林禦虜有功即軍中進封侯立號總制陝西三邊與世券七年虜入屯柳樹泖永出奇邀戰有功十二年召還加太子太保十四年建州夷結朵顏入遼東塞明年永出塞破其營加太子太傅進封保國公十六年出延綏禦虜十七

果符諸夷傳 下卷

市

年大同禦虜亦思馬因戰海東山功賜券世公十
九年虜大入塞充鎮朔將軍總制宣大二路二十
三年孝宗即位召還加太師掌後府總團營如
故九年卒進封宣平王謚武襄子暉言與祖謙謚
同改武毅是歲暉請嗣公下廷議上特令暉嗣
公一世暉嘗充京營總兵與英國公懋新寧伯祐
同事卒子麒請嗣公下廷議嗣侯

孫鏜

孫鏜康勝州人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
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

異姓諸侯傳 下卷

五

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
功景泰元年薦都指揮李奇楊洪劾其徇私下御
史獄武清侯石亨刑部右侍郎江淵薦鏜勇敢得
釋已而為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時忿爭乞罷
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精兵出塞襲虜勅止鏜以
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
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
日夜初指揮馬亮走谷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
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關
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

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

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

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

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為

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

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勅鏜昂

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軌追賊至東市大戰

軌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擄鎗殺軌

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

異姓諸侯傳 下卷

五

弁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

成化改元盡革奪門鏜亦在革中上曰鏜有勞

於國老且無恙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涑國公

謚武敏子輔乞嗣上曰鏜伯以奪門功封然滅

曹賊功大輔可嗣侯卒子應爵嗣侯卒子瑛嗣侯

卒無子弟瑛嗣

衛穎

衛穎華亭人世官濟南指揮使正統九年陞署都

指揮僉事京營練兵十四年禦虜功陞同知是年

冬出守黃花鎮戰西直門紫荊關功陞都督同知

景泰三年總兵守宣府大順元年陞左都督以奪門功封宣成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移鎮甘肅五年破虜鎮番八年捕番賊斬獲功多召還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類亦在革中兵部言類有軍功得不革增祿百石四年被劾奪祿七年乞宥與祿朝請弘治十一年卒贈侯謚壯勇子璋嗣伯卒子鏞嗣伯嘉靖中為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伯

陳友

陳友全椒人永樂初起騎卒從征胡功歷陞千戶

正統初通使順寧王脫歡附降再陞都指揮僉事

異姓諸侯傳 本下卷

二十七

十九年充遊擊將軍捕虜寧夏功陞都督僉事十四年龍門口捕虜功進同知充左叅將南征香爐

山功陞右都督鎮守湖廣天順元年捕苗賊五開銅鼓功召還封武平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二年出

鎮番斬虜功多充總兵捕虜延綏塞功封流侯加祿百石四年卒贈馮國公謚武僖子能嗣伯卒子

綱嗣伯卒子勳嗣伯卒無子第熹嗣伯卒子大策

嗣伯

曹義

曹義儀真人嗣父官燕山指揮永樂中出塞至平

壁山有功宣德中征梅花洞功累陞督府僉事充遼東總兵破虜開原進左都督天順元年封豐潤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侯謚莊武子麟先卒麟庶子振嗣伯坐法革衣冠習禮國子監逾年復爵又坐法奪祿一年卒庶子愷嗣伯卒嘉靖中子棟乞嗣吏科駁棟義非開國靖難功不得嗣上與棟嗣伯卒庶子松乞嗣吏部言義以邊將立功封伯傳三世子奪請 上裁松得嗣伯

施聚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陞金吾右

異姓諸侯傳 本下卷

二十七

衛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沒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

九年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最陞督府僉事叅將遼東進總兵都督 英宗北狩聚慟哭即日引兵

西裨將爭進牛酒聚曰 主上安在忍受此數日抵京師天順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

百石明年以守邊久與世券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有法增繕障塞典備儒教虜

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子榮嗣伯卒子鑑嗣伯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伯不得任軍政卒子璣嗣伯

卒無子第璣嗣伯卒

焦禮

焦禮山後人父焦八思台洪武中降除薊州衛指揮僉事禮以舍人從軍有功 太祖喜禮與禮官禮辭宣德初嗣父官累立功遼東陞都督左軍克總兵守遼東景泰元年破虜小團山斬獲數千天順初封東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禮守遼東二十餘年年八十二卒贈侯謚襄毅適孫壽嗣伯卒無子壽第俊嗣伯卒子淇嗣伯卒子一鳳優給卒無子淇第詢嗣伯卒無子再從姪棟嗣伯棟者詢從兄澄之子禮元孫也

異姓諸侯傳本卷

十九

劉聚

劉聚清豐人聚叔永誠太監出鎮甘肅聚驍勇有智畧隨永誠塞上立功歷陞都督同知天順五年捕曹賊功陞右都督成化六年充總兵出延綏塞遇虜身被七創濺血力戰大破虜也烈忽斬首百級獲二千封寧晉伯食祿千石八年為征虜將軍總陝西諸兵捕虜榆林塞斬首四百五十獲馬畜千與世伯券是年捕虜鎮靖堡未幾虜大入塞聚設伏破虜斬首百五十奪獲人畜數萬十年卒贈侯謚威武子祿嗣伯卒無子第福嗣伯福為京營

總兵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三年 上召輔臣平臺議諸將去雷福與成山伯王鏞皆勒罷卒子岳嗣伯卒無子從子文嗣伯卒子良璽優給

毛忠

毛忠涼州人曾大父刺反洪武初歸附從軍戰沒大父拜都征哈密又戰沒父寶永樂中從出塞功授百戶老忠嗣官立功甘涼歷陞都督成化三年征番忠先登手斬番賊轉戰俘獲功多封伏羗伯食祿千石總兵鎮甘肅固原土胡蒲四反猖獗勅忠討之力戰先登後援不能繼中流矢沒子海孫

異姓諸侯傳本卷

二十

鎧皆沒於陣贈忠侯謚武勇與世伯券忠子佺先卒孫銳嗣伯有祖風弘治十三年鎮兩廣再加太子太傅正德三年逆瑾索銳金錢不能應落太子太傅奪祿十五勒罷瑾誅銳自陳得還祿復官傳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謚威武襄子江嗣伯

趙輔

趙輔鳳陽人曾大父端開國功累官都指揮世指揮使父本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嗣官正統十四年大臣薦陞都指揮練兵禦虜有功充叅將出居庸守懷來禦虜天順八年陞都督同知成化元

年總兵征兩廣蠻俘斬二萬二年封武靖伯食祿
千二百石三年征建州夷斬俘千人四年進族與
流族券十六年輔辭流族乞世伯與伯世券減祿
二百石二十二年卒贈容國公諡恭肅子承慶嗣
伯卒子弘澤嗣伯卒子世爵嗣伯

仇鉞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
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實鏞及陷賊中京師訛
言公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助者又與賊聯姻為外
應李文正公曰鉞必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
不用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白 上用助為
叅將公為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助疏上言臣
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
食賊肉謝朝廷公亦稱病卧陰約遊兵壯士候保
助楊英諸兵至河上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
沒河潛入見公言諸兵至河上列營公喉人謂賊
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退東岸兵勿使
渡河錦果出雷賊周昂守城公又稱病亟昂來問
公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搥殺昂斬
首公起披甲杖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

至遂奪城門擒實鏞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
千石與世券仍總兵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
進族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
族

丘福

丘福鳳陽人以小卒事 成祖藩邸積年勞授護
衛千戶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議奪九門
轉戰直定夾河滄州靈壁先登有功累陞中軍都
督建文四年封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
當是時修功詔福第一福善高煦數勸 上立高
煦為太子 上不許福質直無文有勇力善戰輒
輕敵深入永樂七年為征虜大將軍總兵武城侯
王聰同安侯火真左右副總兵靖安侯王忠安平
侯李遠左右叅將並出塞擊虜 上曰本雅失理
逆天道羈信使命爾徂征自開平以北即不見虜
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望遇虜設奇奮擊否則審
察事機便宜進止又密授方畧臨遣福出塞率千
餘人先至臚胸河南遇虜遊兵與戰敗虜遂乘勝
渡河又獲虜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顧飲虜尚書酒
問本雅失理今安在虜尚書言本雅失理聞兵來

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諸軍未集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俟諸軍畢集遣精騎四偵徐議進擊否且墮虜計福不從又令虜尚書爲鄉導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遠力言虜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炮以張軍聲勞困虜使虜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柰何不慮此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人真使虜詐求和解虜謀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三十五

小

率精騎劫虜真猶豫未決福勵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奄至圍我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聰戰死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虜中成祖聞敗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耻又遣使諭順寧王馬哈木立福敗績或本雅失理得福軍旗幟衣甲詐劫攻爾慎防此虜以故福後不得嗣

李遠

李遠懷遠人父實開國功累陞蔚州衛指揮僉事

遠嗣官靖難初率所部及萬全衛兵從攻大同破滄州狗東平汶上沛沙河渡淮斷南兵餉道累功陞都指揮建文四年封安平侯食祿千石流戍世伯永樂七年出塞戰沒追封莒國公謚忠壯遠沉毅有膽力善騎射在諸將中言論侃侃自許忠義子安嗣戍洪熙元年爲交趾參將失律宣德二年下錦衣獄奪券十年赦謫赤城備禦尋陞督府僉事征鎮番阿古脫兒只伯功進同知充總兵征松番及木巖川又失律正統七年下御史獄謫獨石立功贖罪卒于清十四年請嗣吏部言安再失律立功病死清不得嗣天順元年詔與都指揮同知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三十四

小

王忠

王忠孝感人建文時以指揮守蔚州強勇自負靖難初與李遠歸款北平戰白溝濟南滄州葦城率精騎爲奇兵多斬獲累功陞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靖安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七年戰沒塞北無子弟禮斌姪全累請嗣吏部言券文子孫世襲無弟姪襲文不允宣德十年忠妻援武城侯姪孫王玘例授斌京衛指揮僉事奉忠祀

王聰

王聰斬水人起燕山總旗陞百戶從靖難取漁陽
遵化徇涿州轉戰南皮平滑口獲馬千五百還守
保定復南宮冀南徇淮泗首獲舟渡江累陞督府
僉事封武城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七年
戰沒虜中追封漳國公謚武毅 上以李遠及聰
管諫福故得褒卹無子姪孫玘請嗣吏部言聰券
許子孫襲文姪孫不得嗣侯宣德十年特與玘京
衛指揮僉事已而玘又累乞嗣侯不許

何福

何福未詳何許人國初以武功爲指揮使洪武十
四年從三將軍征雲南有功來獻捷再遷督府僉
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
年充平羗將軍代西平侯討阿資三十一擒永
寧酋十八加如誅木麓川亂魁刀千孟降其衆又
討平畢節都勻諸羅進征五開自是南蠻馴順建
文初班師進同知靖難兵起歷戰淮南北輒敗走
建文四年八月爲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
節制甘肅河南山西諸兵永樂三年 上以福屯
田積穀多又嘗請定屯田賞罰爲經久計賜勅勞
福六年福請令大臣協守甘肅 上曰汝久總番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三五

七

漢兵恐勢重致讒爲此言耳汝老將朕惟誠倚任
勿復顧慮七年本雅失理殺我使臣給事中郭驥
糾阿魯台數入塞殺掠吏民已而二酋爲瓦剌所
敗走臚胸河欲收合散潰寇河西勅福防禦福言
鞬鞞脫脫不花王把秃王都督伯克帖木兒都指
揮哈刺 敦國公賽因帖木兒司徒撒兒桃賽罕
知院都秃阿魯把撒兒等來歸率衆駐亦集乃
上勅楊榮諭福曰脫脫不花等來歸止亦集乃恐
遲回生變爾與榮深議其哈刺火敦伯克帖木兒
初與把都帖木兒同來已而叛去故徘徊近塞欲
進未果朕開誠示遠不計前過即遣把都帖木兒
往亦集乃諭朕意或與俱來或令居亦集乃斟酌
權宜在榮與爾是年九月諭福早事皇考多歷歲
年典兵督府小心謹愨朕初卽祚遂聯戚好寄在
干城撫附酋虜命楊榮即軍中封福寧遠侯祿千
石又密諭福近日鞬鞞來歸者且勿給土田令來
北京危從漸徙之南散處畜牧脫脫不花之事可
鑑也軍中事宜先發後聞無失機曾八年從征沙
漠數違節度群臣交劾 上念福舊人有才略曲
赦福已而有怨言都察院又劾上福懼自經死追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三五

七

奪侯

郭義

郭義太安州人丙午歸附立功山東河南及征王保保破雪山等寨克四川出塞征胡陞燕山護衛副千戶靖難時取懷來進指揮僉事調濟陽衛又立戰功真定永平陞北平都指揮僉事永樂五年陞中軍都督十八年封安陽侯食祿一千一百石世指揮使

王友

王友荊州人父榮燕山護衛百戶友嗣官事成

異姓諸侯傳本下卷

三七

祖靖難時屢戰有功累陞都指揮僉事永樂二年丘福等言友前鋒摧敵功比劉才封清遠伯食祿千五百石六年征交趾功進爵侯與世券七年出塞築殺胡城飲馬河上與劉才並率眾轉餉車至擒胡山餉車不至士卒餓死上大怒奪其兵付張輔八年從出塞坐縱虜失律罪死繫錦衣獄十三年以病釋出獄卒明年子順乞嗣不許令從安遠侯征胡自效二十二年陞羽林前衛正千戶立功陞指揮僉事卒宣德三年子通病廢子鑑優給候通有子還通子官十年鑑又乞嗣侯不許正統

元年又乞嗣上曰友罪坐斬不得嗣侯與指揮僉事景泰三年又乞嗣不許天順元年詔與都指揮使

陳賢

陳賢壽州人立功開國時為指揮僉事從靖難九門雄漠真定東平功累陞督府僉事永樂二年文皇以靖難時武臣賞未酌功者下丘福等議福等言賢及都指揮同知張興陳志王友皆以前鋒摧敵功與廣恩伯劉才等封賢榮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十三年卒子智先以靖難功為指揮使府

異姓諸侯傳本下卷

三七

軍後衛至是嗣伯出鎮交趾敗績奪爵隸王通為先鋒官立功贖罪正統元年調永寧四年會赦為指揮使宣府左衛景泰元年卒子鑑先卒鑑子勇為指揮使天順元年詔恩得都指揮同知二年卒子雄為指揮使功陞都指揮同知乞嗣伯不許

房勝

房勝未詳始所自建文時為通州衛指揮靖難兵起勝首率眾降附通州近北平文皇得通州兵遂東出薊州襲大寧戰鄭村壩無復掖脇之憂甚喜勝累功陞都指揮使建文四年封富昌伯食

祿千石世指揮使

陳旭

陳旭全椒人父彬開國功為指揮僉事旭以父征傷從靖難戰真定山東渡淮歷功累陞都督僉事建文四年封雲陽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七年征交趾八年卒軍中無子景泰六年旭義孫銘納券

劉才

劉才字子才霍丘人故元元帥國初率眾歸附授百戶歷營州中護衛指揮僉事從靖難有功建文四年封廣恩伯食祿九百石永樂中修山海關又從征沙漠至懷來卒才悃悃無華恭介自守仁宗在東宮喜木世指揮使

房寬

房寬未詳何許人洪武四年以濟南左衛指揮帥兵五千人從魏國公北平練兵繕城為北平行都司都指揮靖難兵至大寧守將朱鑑力戰寬忽引軍降鑑力不支死之建文二年寬戰白溝河敗再戰有功已而轉戰濟沛江淮皆有功歷陞督府僉事四年封思恩侯食祿八百石世指揮使

張武

張武瀏陽人豁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為燕山護衛百戶戰直定破吹炳文兵於滹沱河設伏戰勝夾河要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丘福朱能封公武侯第一卒成祖出內廐馬購武贈潞國公謚忠毅無子婿臧子聚義兒張旺匿詔券天順二年奪入官

徐理

徐理西平人甲午從軍累戰功歷陞水清衛指揮僉事從靖難敗都督劉貞兵於寬河再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又戰平都督兵於白溝河斬先鋒哨騎追奪至雄轉戰濟南滄德間至夾河戰敗盛將軍兵西援水西寨陞督府僉事小河敗何都督兵克泗揚入金川門皆有功建文四年封武康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永樂六年卒子禎嗣伯正統九年卒子勇嗣伯卒無子成化九年勇義兄嫂趙言勇從姪文英家西平吏部言勇歿且二十年文英不得嗣伯

孟善

孟善海豐人立功洪武初為定遠百戶十九年從征雲南又後征金山捕納哈出歷陞燕山護衛正千戶出塞敗虜哈刺鹵獲多又以驍勇著名時召宿衛藩邸靖難初攻九門執薛參議破松亭關進僉事指揮戰真定破齊尚書兵陞北平都指揮僉事白溝濟南常山戰勝進同知夾河藁城敗盛庸兵進使保定收官軍萬三千人陞督府僉事進同知建文四年封保定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滕國公謚忠勇子瑛嗣侯洪熙元年瑛弟賢連坐奪爵毀券謫雲南安置宣德十年赦與京衛指揮使卒子俊嗣官天順元年詔與嗣伯爵卒四年子昂乞嗣伯吏部以詔無世襲文執不許內批昂嗣伯卒子達成化八年乞伯優給不允十一年又乞嗣下吏部議仍與指揮使京衛弘治元年又乞嗣伯不許

唐雲

唐雲未詳何許人事 成祖藩邸最久慎恪果毅侍衛左右出入未嘗離雲於諸將中年最高且勇智為人所信服軍中一日有異意雲察知之諭以天命眾遂定 上由是益信任之每出師必命雲

輔世子守城敵至出兵禦之未嘗失利累陞都指揮使建文四年封新昌伯食祿一千石世指揮使

茹瑺

茹瑺衡山人洪武初年十六貢入太學擢承勅郎陞左通政歷通政使副都御史試兵部尚書二十六年加太子少保為真 上嘗稱瑺蔡瑄楊靖泰迭復其家事建文君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瑺瑄罪未入吏部出領河南布政司事未幾召還復尚書兵部曩武官襲替隸兵部五府不得預至是令瑺會掌中前後

府事駙馬都尉謝達耿璿尹清署左府事孝陵指揮使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並請旨選授靖難兵至江上遣瑺及景隆都督王佐見 成祖請割地講和瑺等見 成祖伏地頓首惶恐流汗浹背稱萬死不敢仰視 成祖勞瑺等又頓首不能發一言 成祖曰公等有言即言無其恐久之又頓首言建文君願割地講和 成祖笑曰公等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為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以地為况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地但縛奸臣來吾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瑺等唯唯頓首

退 成祖入京召問瑞瑞頓首首勸進建文四年

詔言景隆常佐及陳瑄忠孝 太祖扶持社稷默

相事機其功甚重封瑞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

身仍兵部尚書特見信用密預諮議慎厚不洩永

樂七年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谷王以為言

時方重藩王禮都察院遂劾瑞違 祖訓谷王又

嘗開金川門有功 成祖重違王意不得已下瑞

錦衣獄頌繫竟卒獄中子鑑秦府儀賓銓鑪及家

口二十七人皆沒官謫戍廣西河池 仁宗釋還

宣宗與所沒田廬瑞狀貌魁奇雍容疑重謙和有

容不妄言笑事必依於寬厚事 太祖十餘年小

心無過 太祖嘗稱瑞賢人君子

王佐 王佐不知始所自起歷官都督同知靖難兵至金

川門建文君遣曹國公茹尚書及佐見 文皇龍

潭議割地講和不聽三人者遂望風納款且獻密

謀比至城金川門遂開建文四年封順昌伯食祿

千石與世券

王寧 王寧

王寧壽州人尚懷慶公主為駙馬都尉公主 太

祖第六女母成穆孫貴妃建文中寧通語言 成

祖洩中禁事籍其家繫寧錦衣獄建文四年詔封

功臣稱寧孝子 太祖忠于國家正直無私不阿

權勢遂遭誣陷幾致殞身達孝推恩允宜褒答封

永春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元年又官其子

貞亮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寧嘗侍 上言及 太

祖時事 上愴然寧即勸 上誦經飯僧為 皇

考福利 上不悅五年寧坐事下詔獄已而釋之

卒貞亮先卒宣德七年貞亮子彝乞嗣衛僉事不

允再乞亦不允十年彝又援詔言公主適孫請嗣

侯 英宗授彝衛僉事帶俸奉公主祀

表容 表容壽州人父洪開國功官至都督容初選燕府

儀賓配永安郡主靖難時城守從征皆有功 成

祖即位進郡主為表容駙馬都尉食祿千石永樂

元年再論功封廣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

凡大駕出入皆命容居守公主卒 昭皇停容侯

祿與駙馬祿一千石 宣宗即位與侯祿容端謹

謙和通敏有才智卒贈沂國公謚忠穆子禎宣德

四年嗣侯孝友廉慎卒無子庶弟瑄正統元年乞

嗣 上曰容封以公主恩禎嗣以公主子瑄庶子
可長陵衛指揮僉事帶俸奉公主容祀天順元年
詔與瑄疾卒弟琇成化十五年嗣官長陵衛卒姪
輅二十二年冬乞嗣族內批允輅言官駁議 上
曰詔書許子孫嗣輅容孫也輅後停嗣仍世衛僉
事卒子夢弘治三年乞嗣族不許

李讓

李讓舒城人父申畱守左衛指揮同知讓燕邸儀
賓靖難兵起率府兵執謝貴等取大寧戰白溝河
有功署掌北平布政司事佐 昭皇居守防禦有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四十六

功建文君聞之大怒欲誘致讓且有申讓不肯顧
其家力戰破平安兵九門建文君遂殺申沒其產
并殺諸男子族居人沒其幼子婦女異姓姻屬盡
謫戍邊讓聞之慟哭誓死戰益力永樂元年進駙
馬都尉封富陽侯食祿千石掌北京刑部事卒贈
景國公謚恭敏子茂芳八年嗣族二十二年坐事
上曰茂芳早失父不知禮停祿革冠服讀書國子
監十年能改過復爵祿否且削奪為編氓是年奪
券卒子輿正統二年授長陵衛指揮僉事天順元
年詔與伯爵卒子欽成化十五年乞嗣伯吏部言

輿伯出 詔恩詔無世伯文欽嗣官長陵衛

火真

火真鞞人各火里火真居開平紫乾嶺洪武初
歸附為燕山護衛千戶靖難時取大寧克真定戰
白溝河馳馬突陣手斬數十人長興侯兵敗走真
領騎兵每出輒有斬獲呼噪歸營敵皆憚其悍勇
歷官督府僉事建文四年封同安侯食祿千五百
石與世券永樂八年戰沒虜中

金忠

金忠本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孫虜中呼為王
子永樂二十一年冬 上出塞駐王莊堡也先土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四十六

干率妻子種落千人來歸 上喜立封忠勇王賜
姓名金忠 詔諭天下與鐵券金印玉帶綺衣金
幣鞍馬牢廩居第器用歲祿千石并官其部酋時
時侍從 仁宗即位加太子太保支二俸諭蹇義
曰朕嗣位文武大臣進官忠得無冀恩澤亦以慰
其心爾義對曰胡人降附者眾皆視朝廷待忠何
如聖慮及此柔遠之道也宣德三年扈巡邊出喜
峯口至會州請深入捕虜自效或言忠非我族類
去必不反 上曰朕推心待人何疑於忠同此覆

載任渠去雷竟與兵數千遣去數日忠俘斬首虜
及畜產歸 上大喜曰忠朕之金日殫也拊其背
飲之酒明年進太保忠勇悍好謀恭慎不伐感
三聖恩遇矢心竭力至死不懈

金玉

金玉未詳始所自起永樂七年以督府僉事從出
塞至長秀川護輜重十八年封惠安流伯食祿八
百石世指揮使

薛斌

薛斌昌平人父薛台元洪武二十一年歸附賜薛

異姓諸侯傳下卷

四七

姓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斌嗣官從靖難累功
歷陞都督僉事址征功陞同知永樂十八年封永
順流伯食祿九百石世指揮使十九年卒子壽童
年五歲一十二年叔安順伯引見 仁宗西角門
諭蹇義立命壽童嗣伯賜名縵正統十四年歿于
土木贈侯謚武毅子輔乞嗣吏部言斌券世指揮
使綬嗣伯本特恩執不與景泰元年內批輔嗣伯
成化十二年卒子勲乞嗣吏部執如初內批勲嗣
伯後如券與官正德六年卒子璽乞嗣伯吏部又
執如初與璽指揮使

薛貴

薛貴昌平人舊名脫火赤兄歡為燕山護衛指揮
貴以舍人有膽力從靖難脫 文皇於險累功陞
都指揮使再從征胡功陞督府僉事封安順伯食
祿九百石洪熙元年與世伯宣德元年進侯加祿
三百石與世券卒贈濱國公謚忠勇

李賢

李賢鞞鞞人名丑驢故元兵部尚書洪武中歸附
賜姓名李賢譯虜書燕府侍 仁宗東宮最恭慎
擢紀善靖難有功陞都指揮僉事 仁宗即位進

異姓諸侯傳下卷

四八

右都督年八十請老封忠勤伯食祿千一百石賢
嘗薦種人七十通蒙古書勝國舊臣 成祖命教
譯書以為鴻臚寺丞又有把敦杭者海山人降附
賜姓名吳守義從址征累功至督府僉事卒贈西
和伯謚僖順

吳管者

吳管者本胡種從父允誠降父封恭順伯管者屢
從征有功出塞斬虜降附部落歷功陞都督洪熙
元年封廣義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宣德元年管者
妻早奴來朝貢馬曹賊反廣義伯琮與兄恭順侯

瑾椎長安門上變告琮不知誰子或曰管者子或曰孫也

滕定

滕定山後人父瓚住元樞密知院洪武二十二年來降授會州衛指揮僉事二十六年賜姓滕靖難功歷陞燕山右衛指揮使建文三年卒兄安嗣官明年陞大寧都指揮同知永樂四年卒定嗣官改金吾左衛八年出塞征胡有功陞都指揮使洪熙元年陞督府僉事出塞征胡累有功宣德四年封奉化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五年與武進伯朱冕

異姓諸侯傳六卷

四三

太

金順

金順瓦刺人名阿魯哥失里永樂七年來降授大寧都指揮僉事八年從北征至威胡鎮追敗本雅失理靜虜鎮又敗阿魯台進同知洪熙元年陞僉事督府宣德三年又從巡北邊有擒虜功明年上以順遠歸效勞勤事 皇祖封順義伯食祿八百石卒子忠纔五歲襁給候長與指揮僉事

李英

李英父南哥西番人洪武初率衆降授西寧州同知累功陞西寧衛指揮僉事英嗣官事 成祖征胡出塞有功宣德四年以擒寇清邊通使封會寧伯食祿八百石鎮守西寧七年史昭陳通構讒下詔獄 上特詔論英父子赦其罪削爵封伯纔二年英律武有威名既沒妻夏氏懇英功 英宗憐之官其子昶錦衣指揮同知天順元年詔錄功臣後進都指揮使累官至督府子孫世錦衣使

蔣信

蔣信故降胡也名把台從舅氏忠勇王來降歷戰塞北有功陞都督與全俸正統中封忠勇伯食祿千石土木敗降也先也先令信居其第賽罕王部下景泰初信舊部曲達官伯顏答里從皮兒馬黑麻來請和告于謙曰把台欲南歸久矣不得問每南望揮涕感國恩慙死無地謙因奏言信從虜肆惡 皇上曲全其家信或未知况因謀用間取勝之術宜令伯顏答里密諭信家人無恚令其設策破虜入寇之計或擒殺也先來歸即授王爵事露以疑虜心即成亦足彌亂 上從謙言信從 上

異姓諸侯傳六卷

五二

太

皇至大同大同諸將吏不肯出喜寧喉虜殺表彬
得信告 上皇獲免信竟從 上皇歸時已停信
祿至是補給卒贈侯謚僖順

羅秉忠

羅秉忠父因即來沙河衛指揮永樂中討平肅州
叛回哈喇馬牙陞都督同知二年秉忠征阿台朶
兒功陞千戶累功陞指揮使十年調平山衛十四
年征辰沅擒苗酋韋同烈功陞都督同知天順初
陞都督成化三年充遊擊征貴州有功四年封順
義流伯食祿千石十六年卒謚榮壯子珍不得嗣
異姓諸侯傳 六下卷 五十一

和勇

和勇祖阿魯台降 文皇封和寧王父阿卜只奄
授左都督勇以父故為錦衣指揮使正統十四年
紫荊關斬首虜功歷陞都督僉事天順元年進同
知五年充遊擊將軍征廣蠻成化元年又征廣蠻
功歷陞左都督加祿歲百石已而潯州獲叛酋斬
首功多封靖安流伯食祿千一百石十年卒謚武
敏子忠自歷戰功為錦衣指揮僉事乞嗣伯不許
得為指揮使錦衣

李玉

李玉交河人靖難初自大寧歸附立功陞
德四年封新建伯歲祿八百石賜券世指揮使
官四十年典領宿衛小心敬畏質約自居

蔣廷珪

蔣廷珪未詳始所自起衛聖夫人楊氏夫也洪熙
元年封保昌伯卒謚莊靖

趙安

趙安狄道人從兄琦土指揮同知坐罪死安謫戍
甘州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戶使西域從北征
異姓諸侯傳 六下卷 五十一

任禮

任禮臨滄人起燕山護卒從靖難歷戰懷來白溝
河東昌黎城順德入金川門有功陞都指揮同知
永樂庚寅甲午壬寅癸卯四從出塞征本雅失理
將征松壘番散刺有功陞督府僉事五年克參將
從史昭討曲先十年援甘涼鎮番有功正統元年
進同知克副總兵守甘肅出塞降虜補斬有功封
會川流伯食祿千石九年卒子英為指揮使立功
陞督府同知卒子鉉嗣官乞嗣伯不許

阿魯台有功陞督府僉事洪熙元年進同知宣德元年從征漢庶人有功陞都督正統元年總兵備甘肅三年轉戰石城兒泉斬捕首虜中律封寧遠流伯食祿千二百石十二年鎮守甘肅降沙州都督喃哥等十年與世伯景泰中守備南京成化元年卒贈疾謚僖武子壽嗣伯鎮守陝西征滿四失律論死宥戍邊卒子弘乞嗣吏部言壽總兵失律脫死幸謫戍弘不得嗣伯與指揮使京衛弘治中屢乞嗣伯不許

沈清

異姓諸侯傳 不下卷

五十五

小

沈清滁人世官燕山百戶靖難時累功陞指揮同知出塞征胡陞督府僉事洪熙元年克叅將守居庸關宣德初劾下御史獄從征漢庶人扈駕出大寧再進都督正統元年與太監阮安工部尚書吳中修建京師九門城樓六年以營建宮殿功封修武伯食祿千一百石逾年卒謚襄榮八年子榮嗣伯沒於土木削爵景泰三年詔恩子煜得嗣伯減祿三百天順初贈榮侯謚僖愍成化十二年煜淫於酒色奪爵十八年卒子祺嗣伯卒無子第坊嗣伯卒子瑞幼月與贍米弘治十四年吏部言修武

伯初封非軍功下廷議瑞得世指揮使瑞乞比景寧伯趙勝孫鑑得銓錦衣衛

譚廣

譚廣丹徒人開國功為燕山百戶從靖難起兵首縛中朝人陳榮等三十人名奸細榮等皆沉湮不可考矣戰敗齊尚書兵又戰白溝真定夾河功陞指揮使又戰敗都督韓觀兵陞大寧都指揮再從出塞征胡至九龍口先鋒破賊陞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元年以泉州知府蔡錫為山東副使叅理廣軍機文書六年捕虜獲胡馬中律封永寧流伯食祿千石九年卒廣在鎮二十年勤儉忠勇威行胡虜恩結人心明年子亨得為指揮使屢乞嗣伯吏部言非世券不許

陳懷

陳懷合肥人父甄開國功為真定副千戶懷嗣官陞通州千戶正靖難從戰雄鄭滄德小河泗州渡江功陞都指揮僉事遼東永樂六年白堂海口功陞使從出塞功陞都督同知未幾總兵勦松番斬捕功多陞都督正統九年總兵出古北口至虎頭山捕斬首功封平鄉流伯食祿千一百石十四

年歿土木贈侯謚忠毅子黼乞嗣吏部言懷非世
券內批懷父子三人陣沒與黼嗣伯景泰五年卒
子政乞嗣吏部執如初移兵部兵部為請內批懷
累朝有功與政嗣伯政用兵兩廣久之自言兩廣
功多乞世伯吏部執如初內批政自陳邊功與子
信嗣伯弘治六年卒子俊乞嗣伯吏部執如初會
兵部議上與俊指揮使屢乞嗣伯不許

馬亮

馬亮淇人燕山騎卒從靖難奪九門戰密雲大寧
白溝河西水寨渡江功歷陞都指揮僉事永樂中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五十五
四從征胡出塞宣德初從征漢庶人又從出塞至
會州歷陞左都督正統九年流沙河斬虜獲輜畜
功封招遠流伯食祿千一百石十一年卒謚榮毅
子麟為指揮使屢乞嗣伯吏部言非世券不許

楊能

楊能六合人世開平指揮使己巳之變拔為將驍
雄善戰有功陞督府同知景泰初總兵鎮宣府與
李秉共事天順元年陞都督仍充總兵鎮宣府援
大同有功封武強流伯食祿千石四年卒無子父
林乞以能弟倫嗣伯吏部言武強本流伯倫得世

指揮使

石亨 彪 曹欽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
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貰酒相遇之酒肆大
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
官伯父巖無子亨嗣為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
然識字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
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
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
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為大同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五十六
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叅謀十
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
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
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
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
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
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
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眾乘
之蹂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
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謀者給虜亨

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翼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大捷虜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虜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虜見遣人呼石亨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澗溟濬仁並陞于戶鎮撫澗戰沒彪爲叅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異姓諸侯傳天下卷 五十七

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午四更亨與軌吉祥等督群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即位待衛都督范廣禦戰死闕下亨遂言于少保有友謀不欲立皇上請殺于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 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廢 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于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 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筭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 上泣訴強 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得釋賢雷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賢竟不悅亨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亨左右

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 上漸疑亨一日 上登
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
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咲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
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
人莫敢告亨者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
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闔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
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
巡撫 上不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
上嘆息思好箇于謙亨益不自安又知衆不容已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五十九

薦處士吳與弼 上又諭賢左右于預柰何賢請
上獨斷 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
門不可又曰郕王不諱天命人心咸屬陛下何必
奪門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
賴天靈佑助事幸成脫郕王左右先知亨輩不足
惜不審置陛下何地 上愕然又曰臣彼時極知
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臣愚謂郕王
果不起幸文武群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弊攘
誰功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由是益
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
行與卿結姻 上意寵欲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
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
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亨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
至京 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
侮其總兵總兵因彪管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
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
彪為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雷
撼大同為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六

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
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
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即
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
司請瘞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
斬首 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
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後亦被收
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使演得成彬州少子潛
鎖定侯者幼未收演在彬累功陞指揮潛至正德
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

陽令歷陞大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為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為尚書亨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既敗弘亦罷為大理通判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為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賢大恨亨亨權日重軋賢賢日見上親信亨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言亨功與我同亨死我安得不反吉祥欽並伏誅吉祥不知其始所以進負奪門功與國政欽以故封昭武伯暨兄弟異姓諸侯傳不下卷

子姪皆冒武官吉祥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稍附內閣有貞賢籠絡行已意至薦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內閣或相左不能盡如吉祥意遂積不平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罪狀 上善瑄等言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 上寬不問即請罪瑄等 上未許亨謂吉祥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吉祥初亦惡亨不相下每許其短至是遂相結合訴 上內閣專權與言官應和 上不得已下有貞等獄又逐岳正積威市恩漸有異志吉祥嘗率番將往雲南福建殺賊

冒功因收為牙爪奪門時竄姓名陞大官為將校亨敗盡輩諸冒功者吉祥又曲庇諸番將 上積聞吉祥凶橫稍裁抑疎吉祥益憤逆謀益決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鏗從兄都督鏗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入內為亂推其黨黜為謀主吉祥誘禁兵為內援故所結番將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各以番兵從是日夜漏二鼓恭順伯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 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四鼓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殺錦衣指揮遼臬擊賢傷首并執吏部王尚書東朝邸鏗帥數騎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斬傷廣靈侯劉安欽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適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鏗先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安門鏗以眾接戰自辰至午敗鏗斬之欽中流矢劍甚還駐東大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鏗斬先潰者狗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鏗為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

縋城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 上御午門朝百官
下吉祥伯顏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
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明日下詔
暴欽罪

楊善

楊善大興人學增廣生靖難時守城功為引禮舍
人歷官鴻臚卿陞禮部侍郎掌鴻臚事 英宗
北征還改副都御史虜至守城功陞右都御史仍
掌鴻臚時通政司叅議王復陞禮部侍郎中書舍
人趙榮陞鴻臚卿往使虜不答已而禮部侍郎李

異姓諸侯傳 六下卷

六十五

八

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欽再使實及覆難析虜
悔禍許送 上皇還京景泰元年七月善及侍郎
趙榮使竟奉迎 上皇歸陞左都御史天順元年
奪門功封興濟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卒贈侯
謚忠敏子宗二年嗣伯成化元年奪門功官爵
宗寄祿錦衣為指揮同知宗累乞嗣伯不允徐有
貞亦以奪門功封武功伯入內閣

張輓

張輓忠武王第三子以功臣子累戰功為中軍右
都督奪門功封文安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石

亨誅盡奪門封輓以勲戚故得不奪天順六年
卒贈侯謚忠僖子斌嗣伯坐詛呪論死宥閑住斌
子羽乞恩得指揮使寄祿錦衣衛奪券輓以勲
戚入宿衛永樂末稍有軍功陞錦衣指揮僉事洪
熙元年進同知宣德元年從征漢庶人正統元年
征虜有功陞指揮使又陞都指揮僉事十一年驟
陞督府僉事克副總兵征貴州景泰元年陞右都
督與石亨曹吉祥厚善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太
平侯食祿二千石卒贈裕國公謚勇襄子瑾二年
嗣侯成化元年革奪門功與瑾指揮使寄祿錦衣
衛奪券瑾卒子淳弘治五年乞嗣侯不允

異姓諸侯傳 六下卷

七十五

八

董興

董興未詳何許人其封海寧伯亦未詳功所自起
天順元年封二年為遼東總兵與曹吉祥家為姻
戚交結在遼東不能禦虜顧益科剌卒伍又比昵
都指揮夏霖上下為奸利巡撫程信屢裁抑興伍
年曹賊反誅興坐流廣西成化元年停伯不得嗣

李文

李文不知何許人未詳其所自起為陝西都指揮
督練西寧土兵封高陽伯天順四年秋虜寧來大

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侵文按兵不動虜遂直抵鴈門代朔忻掠人畜無算烽火達於京師郊向大驚棄家走入京城莫能止急遣顏彪馮宗出兵駐紫荊倒馬二關虜退復至移二軍鴈門文竟不能截虜後文本流伯

趙勝

趙勝遷安人宣德中世官景泰元年累功陞都指揮僉事天順五年討曹賊功陞督府同知已而充叅將出固原捕虜有功成化四年陞都督充總兵官鎮遼東七年斬彘顏有功召還十二年修京城加太子太保三千營總兵十九年封昌寧流伯食祿千石又明年加太保卒贈侯謚壯敏子先卒弘治元年孫鑑乞嗣伯吏部言昌寧初封流伯鑑嗣世指揮使銓錦衣

李震

李震南陽人父謙督府僉事震嗣指揮使正統中征兀良哈木鱧川香爐山螃蠏寨功歷陞督府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官征武岡黎平賊五年進攻兩廣貴州蠻陞同知成化元年還兵湖廣征荆襄賊功歷陞左都督十一年清水江斬捕功多封興

寧流伯食祿千石十四年革廢閑住震鎮湖廣時與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從汪直刺事欲甘心震適有道人以黃白術得罪即附會震嘗匿道人私習識諱且有反謀遣人籍逮之途遇直震呼寃言一介武夫蒙恩僱爵父子富貴已極更欲何為此仇家經所爲直不聽下震錦衣獄鞫問無驗得不死二十年復伯爵乞誥券不許子昂不得嗣

神英

神英京師人高祖保立功洪武時爲大同指揮僉事父傑雲南功進指揮使陞陝西都指揮天順初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英嗣指揮使延安衛驍勇敢戰先登累有斬虜功成化弘治間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豸劾英年老不任金革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言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即稱英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箝衆口下廷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收言官文章劾英奪爵繳誥券爲右都督時有張富保定新城人少力耕自給第永太監正德時與劉瑾導

上非幾得倖用事大臣請誅八黨者有永名永初與瑾好相結左右富得為錦衣指揮使已而瑾勢盛益橫永不能堪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錡反寧夏永督軍與楊一清西討兵未至仇鉞等已擒諸反者班師還京入見 上發瑾罪狀誅瑾遂論功封富泰安伯永弟容安定伯並食祿千石與世券時容已為錦衣都指揮僉事矣嘉靖初詔盡革正德間傳陞乞陞冒陞者官爵永出奉康陵富容並革爵奪券與容都督宮錦衣指揮使已而霍韜又論容賄一清坐罪減級安化之役未嘗一接戰佞幸封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六十七

者六人武德未詳始所以進為義兒冒國姓封永壽伯太監谷大用兄大寬高平伯馬永成兄山平涼伯魏彬弟英鎮安伯並食祿千石與世券大用第大亮又以平流賊功冒封永清伯五人者皆已官錦衣指揮封一詔盡勒罷奪券英獨以彬在得為都督同知又有江彬蔚州衛指揮使驍勇狡險狠忍不可測正德七年從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山東善戰頗有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 上彬機警善迎人意 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

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雜引入大內操練號外四家又罔

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為提督十一年益樹奸黨乘 上喜時妄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畧得召入豹房侍 上琮周亦冒國姓為義兒十二年誘 上至宣府大起宮殿號家裏迷畱朝廷明年始回鑾封彬平虜伯琮周皆都督彬子勳錦衣都指揮是年導 上又出宣府至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矯令邊官各獻虎豹犬馬逼金錢又萬萬計縛辱官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六十八

吏縱放死囚強奪民婦女無忌憚十四年又導 上幸山東至太山下江淮百官伏闕諫矯旨杖殺員外郎陸震等餘編氓士伍削籍謫降朝士忠梗者驅逐一空是年彬子杰勳然錦衣都指揮會寧庶人及彬欲盡斂江南財導 上親征百官不敢諫率諸兇徒官校四出南抵蘓杭西至武昌劫脅吏民金錢萬萬計至邳州縛知州高巖詔獄幾死至南京專事蒙蔽題奏一百三十六封皆虜報獄詞大事一切廢閣不上十五年宸濠縛至南京百官跪行宮請 上回鑾矯旨叱辱大臣梁儲王憲

百官班退彬知權重勢逼恐禍至謀不軌盡斂南京諸城門鎖鑰中府經歷楊美璜執不與彬誣美璜賊縛下刑部獄八月十五日誘上遊牛首山三宿不返禁衛兵夜無故大呼噪起彬懼不敢逞尋奉駕還至通州逆謀益急盡召諸文武大臣至通州惶懼不敢發比上入京竟不豫卧豹房崩大學士楊廷和計擒彬并琮周伏誅籍其家時又有許太者起指揮驍勇通文義為遊擊將軍征流賊河南山東淮沛間有功陞都督冒國姓為義兒從上巡邊矯斬虜功封安邊伯太頗知法度不異姓諸侯傳下卷

張昶

張昶永城人父麟洪武二十年以女為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俸京師二十八年從世子還北平三十二年老昶從文皇靖難戰永平大寧有功至鄭村壩遇齊尚書兵大戰先登陞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建文四年與內臣琰東援薊州還又從梁銘戰沈都司兵白河上陷陣斬首有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旗手二十二年妃正位中宮陞昶左都督洪熙元年封彭城伯食祿千

五百石與世券贈麟彭城侯謚恭靖宣宗奉

母后謁二陵昶兄弟從太后特召見行宮諭令

謹飭保家祚宣宗厚母家禮昶兄弟正統三年

卒子輔病廢孫瑾嗣伯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伯

正德三年卒子欽嗣伯嘉靖八年釐恩澤侯惟彭

城惠安以軍功半得世嗣如故十六年卒明年子

勳嗣伯昶家本謹厚又孝誠昭皇后有功德

仁宗在東宮非孝誠禍且不測宣德正統間天

下治平皆昭皇后力也以故其恩澤兩封至今

傳世

異姓諸侯傳下卷

字

張昇

張昇昶弟靖難時以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勇中

衛正千戶永樂三年陞指揮僉事十二年從上

出塞至忽刺忽失温遇虜有戰功稍進官二十二

年冬陞都督同知明年陞左都督正統五年秋封

惠安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六年卒子軾為典

寶先卒孫琮嗣伯成化三年卒無子弟瑛嗣伯無

子庶兄瓚嗣伯弘治六年卒子偉嗣伯正德中為

總兵征流賊失律下獄論死會赦得釋嘉靖初復

為京營總兵十四年卒贈侯太傅謚靖襄子鏞嗣

伯二十二年坐郭助姻黨下詔獄未減得出

孫忠

孫忠字子敬鄒平人初名愚貢入太學歷介休永
城主簿率人供役天壽山陞鴻臚序班宣德初以
女配 宣宗賜名忠陞督府僉事又明年封會昌
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忠長厚好施年八十五卒贈
侯謚康靖五子長繼宗次紹宗顯宗續宗皆都指
揮純宗錦衣僉事孫十人皆錦衣千戶顯宗稍驕
橫忠不喜景泰三年繼宗嗣伯 英宗復辟進繼
宗侯加祿二百石與世券逾年贈忠安國公改謚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七十一

年璉子鎮嗣侯避先帝諱改名銘正德十五年卒
明年子杲嗣侯嘉靖初坐營八年以安昌伯故盡
革外戚恩澤封十六年杲卒子應乾不得嗣

吳安

吳安丹徒人父彥名有女入宮洪熙初召彥名子
忠為錦衣百戶宣德三年卒安以忠為嗣官正統
十四年十二月陞忠府軍前衛指揮使是月 景
帝尊生母為 皇太后詔天下 太后即彥名女
也太監興安傳旨改安錦衣衛景泰四年陞左都
督前府安弟信陞南京前軍都督七年太監王誠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七十一

錢承宗

錢承宗海州人五世祖整從靖難克懷來大寧鄭
村壩功陞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老子通嗣官白溝
河滄州肥河功陞指揮使老子貴嗣官從 文皇
北征宣德十年陞都指揮僉事正統七年 睿皇
后恩陞中軍都督同知卒子欽嗣錦衣帶俸指揮
使正統十四年欽與弟鍾北征沒於土木欽無子
鍾子雄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化二年累陞後

府都督同知成化十五年卒承宗幼陞都指揮使
錦衣帶俸優給弘治二年比王源乞恩封安昌伯
食祿千石與世券嘉靖四年卒謚榮僖明年子維
圻嗣伯是年卒第維垣乞嗣伯吏部請與維垣錦
衣帶俸指揮使如欽官 今皇帝制曰可已而維
垣又乞嗣伯制曰外戚無功坐享重職非古帝王
報功之典朕甚不取廷臣屢建議愛國重名器也
下會九卿言官議議上 今皇帝曰戚里濫膺重
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維垣停伯不得嗣著為令

周壽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十一

周壽昌平人父能 孝肅太后父也 太后初入
宮侍 英宗為貴嬪冊為貴妃生 太子天順元
年授錦衣正千戶卒子壽嗣官八年陞左府都督
僉事 憲宗即位尊貴妃為 皇太后陞壽督府
同知成化三年封慶雲伯食祿千石與世券贈能
慶雲侯十七年進壽侯加祿二百石是年加贈能
寧國公謚榮靖弘治元年加壽太保祿一百石正
德二年卒贈宣國公謚恭和又明年子瑛嗣侯壽
弟或初以恩授錦衣正千戶成化三年陞指揮使
十七年傳陞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長寧伯食祿

千石與世券弘治元年加祿百石正德三年卒明
年子瑋嗣伯十四年卒子大經嗣

王源

王源上元人父鎮 孝貞皇后父也天順六年為
中府都督同知成化二十年源以嗣都督封瑞安
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弘治元年增祿五年進侯又
增祿與世券加贈鎮阜國公謚康穆十年源第清
以都督同知封崇善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十六年
加源太保又明年加大傅又增祿正德二年源第
濬以左都督封安仁伯食祿如清是年濬卒子桓
嗣伯十三年又增源祿嘉靖三年卒贈太師謚榮
靖子橋嗣伯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十一

張巒

張巒興濟人 孝康皇后父也成化中 皇后為
東宮妃授巒鴻臚卿弘治三年陞督府同知是年
冬封壽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五年立 東宮巒
得進侯加祿二百石是秋卒贈太保昌國公謚莊
肅巒本儒家從兄岐舉進士為按察副使以戚恩
召入臺為僉都御史言官交劾岐岐亦有吏才巒
子鶴齡是年嗣侯十六年秋大監李榮傳旨加大

保增歲祿正德中進太傅嘉靖二年三月加太師
又加祿三百石是秋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鶴齡
弟延齡弘治八年以都督同知封建昌伯食祿千
石與世券十六年進侯加太保祿六百石嘉靖初
加太傅祿一百石嘉靖八年盡革外戚封不得世
嗣二張亦在革中未幾小張坐法并大張逮獄幾
滅族矣自古外戚貴盛莫如西漢慘禍亦莫如西
漢如衛青以奴產子數年父子四封侯又二十四
年子孫遂無噍類然竊漢龜鼎者竟外戚也我朝
孝慈馬后有賢德兵亂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

異姓諸侯傳入下卷

七十五

徐王歲時祀 仁孝徐后中山王長女本功臣家
無封爵其餘官止都督至稱舅氏有封爵外戚封
不俟繼世寔始於恭陵恭陵時二張甚橫時時入
禁中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窺御帷文鼎持
大爪箠之幾死恭陵亦不罪文鼎當是時二張奪
民田廬請官寺舍又豪奴姻親凌官府篡獄囚莫
敢詰金玉積如山不厭市津龍斷往往皆二張人
楊州府同知葉元嘗辱張儼人元至京群儼入吏
部撲元尚書馬文昇護元得免言官時論劾朝廷
亦不問近世外戚莫橫於二張至正德時稍稍輯

歛乃嘉靖以來益戢戢自謹大張雖以定策功封
公然亦不敢視邵蔣務謙退自保尚書胡世寧上
言宜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 陛
下始顧二張內倚 昭聖外多瑕鬻嗜利之人奔
走其門生長短朝廷頗疑二張奸徒劉東山遂奏
二張有逆謀朝廷遂決意考問薄昭故事旨會法
司多官議衆亦恐傷 太后意又其事無踪跡且
皆先朝事奏從末減 上不喜延齡坐斬鶴齡與
南京錦衣指揮閑住延齡又有詞刑書聶賢等稍
為開釋 上怒停書俸一年司官下詔獄錦衣都
御史獄嘉靖二十五年死於西市

異姓諸侯傳本下卷

七十六

邵喜

邵喜昌化人寓杭州父林 孝惠太后父也太后
初入宮為貴妃生 獻皇帝及岐雍二王喜歷陞
錦衣指揮使嘉靖初尊貴妃為 皇太后封喜昌
化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卒謚榮和子蕙嗣伯
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 今皇帝下吏部議又令

郭勛張璠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勛議世寧言 皇上必欲邵氏嗣封蓋推 皇考獻皇帝之所自出于 孝惠皇太后又推 皇太后之所自出于其 父母邵林楊氏而欲榮富其子孫也不幸林子孫 皆絕今爭襲者乃其旁枝非林子孫其不當嗣明 矣臣恐賜彼一代之爵而或亂彼百代之宗誤我 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可不慎乎臣觀江南蘇 松諸郡浙江諸省未見有疾伯世嗣者喜封伯未 逾年遂卒傳其子蕙僅再世而遂絕輔陞指揮第 弼即天玘三子長次二人皆以疾廢其不幸門祚 異姓諸侯傳 下卷 十一

伯八年革外戚封停嗣
蔣翰
蔣翰其先徐州人尺籍隸京師父數以 獻皇后

家授兵馬指揮從之安陸老無子以翰為後嘉靖 元年翰以錦衣指揮僉事封玉田伯食祿千石與 世券群從山錦衣指揮同知壽僉事太正千戶四 年翰卒贈太保謚榮僖明年子榮初為奉祀顯陵 嗣伯榮第華為奉祀今為都督守顯陵

夏儒

夏儒上元人 毅皇后父也始以錦衣指揮使陞 都督同知正德二年封慶陽伯食祿千石與世券 十年卒子臣十六年嗣伯嘉靖二年加太子太保 卒八年停嗣

異姓諸侯傳 下卷

陳萬言

陳萬言元城人 孝潔皇后父也初為諸生頗解 科舉文字嘉靖元年立 中宮以萬言為鴻臚卿 陞都督同知二年封太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官 其子紹祖尚寶司丞八年盡革外戚封十四年萬 言卒太和伯不得嗣萬言孫書乞恩得錦衣都指 揮同知帶俸

崔元

崔元代州人尚 憲宗女永康公主為駙馬都尉 嘉靖初以奉迎車駕封京山侯食祿千五百石與

世券已而坐張皇親事下詔獄得釋元好交文士
流聲譽上喜元寵信得與內閣大臣及郭勛朱希
忠並召見燕語元得乘間發劾奸惡勛坐死元第
允嘉靖二年進士官至按察副使元卒其子不肖
盡破其家死

方銳

方銳江寧人 孝烈皇后父也嘉靖九年十一月
皇后選入掖廷元九嬪明年二月陞銳錦衣署鎮
撫八月 上諭兵部朕慎選淑女為嬪御用廣嗣
續九嬪之父授署職似於人情有未盡銳可與錦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七九

衣正千戶十三年正月 皇后正位中宮 上諭

兵部陞銳衛都指揮使十八年二月隨幸承天至
衛輝陞銳後府左都督十九年正月封安平伯食
祿一千石二十一年二月勅吏兵二部朕恭奉

皇妣慈孝獻皇后几筵痛憶遺音周足三期贊成
朕孝后妃列御宜加恩遇銳進封侯二十五年二
月卒五月子承裕嗣伯三十二年十一月加太子
太保

陶仲文

陶仲文湖廣黃岡人初以吏員為遼東海州庫大

使嘉靖十七年九年滿陞正九品守選會 上求

方士有薦仲文者得召入見一歲屢遷至神霄保

國宣教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

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

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

餘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

尚書神霄 云 知道錄事若故我朝開國靖難勳

戚內閣五楊吏宰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

獨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云尋又改神霄紫府闈

範保國弘烈 云 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

異姓諸侯傳六下卷

部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

學士俸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四月召吏部尚書

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

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

千二百石八月內降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賜累累効職若鞫獄非

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

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

皇明異姓諸侯傳下卷終

子履準校正

壹輯 18—668

〔明〕楊坤等輯

〔清〕繆敬持補輯

東林同難錄一卷列
傳一卷附傳一卷

清雍正六年耕學草堂繆氏刻本

東林同難錄原序

今上登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恩命煌煌已復俞部司呈請不盡待諸孤陳乞槩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以爲吾儕望恩原不在廢叙但祈有以光先世爲先人了人子事耳至是而聖明所以卹忠與地下之因忠以盡孝者固有弗竟矣遂各述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蓋以志其感恩亦自訂後期也梓成徵弁語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天子聖明不難創行前所未經有之典以當之自有此命令人曉然爲臣盡

原序一

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旣以慰死兼以勸生或謂有待慰之魂則死者之忠亦僞有待勸之意則生者之忠不純以報持論得無令死者不服生者不受乎嗟嗟論不期高期於中情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旣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邱壠無光而後爲盡已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齏粉髮膚寂寞祖父之具此又與於不忠之甚者也夫忠義固出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况生死乎所以噓之使連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

東林同難錄

下之謂君然不經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縉紳喪節亘古所無豈人性固然亦竊君權者之刑賞實能喪之日月幾何至今上而人復知善之不可泯惡之不可爲也亦豈人能遽復其性則今上之刑賞實養之耳刑以報惡賞以報善報之一言持論不高舍此無以養天下而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萬一如言及逆黨人孰不恨之詈之欲食其肉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至於下泪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且托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

原序二

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褒忠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凜焉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也耶余按是錄讎諸孤而與謀皇上旣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是時相期誰謂不切所貴者毋以久而亦平也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卽所以報君恩爲諸臣請誥命者係封司徐君主稿於例爲破格於事爲變體初亦虞上慎重而竟不難得蓋徐實善體上意也余因序斯錄而并

紀徐之憐痛未平如此崇正二年四月賜進士第奉
政大夫尚寶司御范陽鹿善繼題

原序汪

參校姓氏

楊坤 乾一 應山

周用錫 晉 蔚 吳縣

周京 含章 蘇州

王熙載 賓木 吳縣

繆思美 子苓 江陰

李廻瀾 禹烈 江陰

周旦齡 漢 吳縣

周用茲 晉 長州

魏為堂 冠三 嘉善

劉珖 麟臣 吳縣

繆映台 雲客 江陰

李勤 大夏 江陰

周宗灑 長源 吳縣

周用行 晉 吳縣

高大酉 無錫 三

繆思誠 聖本 江陰

繆誠 江陰 武

李廷瑜 觀光 江陰

參校姓氏

楊連

湖廣德安府應山縣民籍字文孺號大洪
治詩行二隆慶五年辛未七月初十日生

萬曆癸卯鄉試四十六名丁未會試二百五十名廷
試三甲一百五十七名戊申授南直隸常熟縣知縣
甲寅考選已未授戶科給事中庚申陞兵科左本年
陞本科都天啟辛酉養病壬戌起禮科都給事中本
年陞太常寺少卿癸亥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甲子
陞左副都以二十四罪疏忤璫本年借會推削奪乙
丑逆黨朋謀構陷四月同左魏周袁顧五公逮繫六
月下詔獄誣賊二萬五日兩比七月廿四日同左魏

同難錄

兩公謀故賊行撫按嚴追敲吸株連如數完解崇正
元年戊辰贈右都御史廢子賜祭葬給贍銀本年加
贈太子太保已巳恩封四代謚忠烈

曾祖鐸 恩贈太子太保右都御史

胞兄清 貢生任同知以璫禍休致仍計處傾家償贖及辰詔書復原職

曾祖母 氏 恩贈一品夫人

娶張氏 恩贈一品夫人

祖萬春 贈左都御史恩贈太子太保右都御史

繼娶詹氏 累封孀人淑人進職時等居撫標營將一品夫人

祖母陽氏 贈淑人恩贈一品夫人

子之易 慶生監比兩年戊辰赴關充承應

父彥朝 累贈知縣左給事給事左副都御史恩贈太子太保右都御史

之賦 慶生監比兩年戊辰同兄伏闕充承應

母劉氏 累封孀人淑人恩贈一品夫人

之言 慶生監比兩年

繼母王氏 進職時等居城樓以憂死

之環 同孫楊范等居廬山瑤取取運

同難錄

之才 慶生監比兩年
侄之鼎 慶生監比兩年

左光斗

直隸安慶府桐城縣籍涇縣人字遺直號浮江治易行五萬曆三年乙亥九月初九

日生庚子鄉試十一名丁未會試十一名廷試三甲九十一名十月授中書甲寅考選已未授浙江道御史印馬屯田天啓辛酉北直提學癸亥陞大理寺左丞本年陞左少卿甲子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忤瑞借會推削奪乙丑逆黨朋謀構陷四月同楊魏周袁顧五公逮繫六月下詔獄誣賊二萬五日兩比七月廿四日同楊魏兩公謀故賊行撫按嚴追敲吸株連如數完解崇正戊辰贈右副都御史廕子賜祭葬

同難錄

已已加贈太子少保恩封三代諡忠毅

曾祖麒

壽官

兄光齋

太醫院

光朝 禮部 光前

祖軫

鄉飲大賓恩贈太子少保右副都御史

祖母章氏

恩贈夫人

光楚 禮部 光燦 光紳

父出頴

累封中書舍人御史大理寺丞左少保右副都御史以瑞難累贈太子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母周氏

封孺人宜人恭人卒於悲痛特恩贈夫人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第光裕

光先 甲子舉人瑞稱不

同難錄

子國柱 原生監比兩年戊國棟

國林 俱寄會 國材 諡傳為奴

國寶 國史 國士

國器 國華 國寵 俱生

國韜 國略 俱守 國典 俱生

國禎 俱生俱 國定 國

相累助 國魁 結債 援助

四

魏大中

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軍籍原名廷鯁字孔時號廓園治詩行一萬曆三年乙亥十

一月十四日生己酉鄉試二十二名丙辰會試二百九名廷試三甲十三名大理寺觀政授行人司行人天啓辛酉考選授工科給事中巡視城工又巡視節慎庫癸亥陞戶科右給事中本年陞禮科左給事中巡青甲子陞吏科都給事中本年降三級調外乙丑四月被逮六月下鎮撫司誣坐贓銀三千三百餘兩五日再比七月二十四日卒九月長子學泐扶柩回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丙寅二月提家屬追贓本年報

同難錄

五

完縣令特報長子死於監比以解璫怒崇正戊辰追贈太常寺卿賜祭葬特祠廡長子并奉旨附祠葬已

曾祖繼宗

兄廷相 甲辰進士考選四川道御史

祖祥 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

弟廷薦 庠生

父邦直 累贈文林郎吏科都給事中加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

娶錢氏 累封孺人加封淑人

母薛氏 累贈孺人加贈淑人

子學泐 庠生詔進士

學洙

孫允柵 恩生周忠介公婿 允枚 舉人

周朝瑞

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字思永號衡臺治書行四萬曆八年

庚辰十月初四日生庚子科舉人丁未科進士庚戌授中書舍人壬子順天同考丙辰留部暫擬兵部員外郎候考戊午授吏科給事中庚申命下本年八月建言被謫十月復原職天啓辛酉轉禮科右本科左癸亥陞太僕寺少卿乙丑以逆黨徐大化楊維垣等朋謀構陷四月同楊左魏表顧五公削奪逮繫本月下詔獄誣坐贓銀一萬兩許顯純等苦拷五日兩比八月二十八日謀斃崇正戊辰贈大理卿賜祭葬廡

同難錄

六

已已給贈官三代誥命諡忠毅

曾祖聰

兄朝鸞 庠生 朝陽 署丞

祖郁 贈大理卿

弟朝彥 光祿

父鉞 累贈太僕寺卿大理卿

娶王氏 封恭人加封淑人

前母李氏 累贈太恭人加贈太淑人

子命魯 舉人 命泰 平妖 命寧 恩生

生母倪氏 封太恭人累贈太淑人

命寵 命亨 生員 命隆

命豐

孫延齡 永齡 生員 康齡

昌齡 裕齡

袁化中

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字民協號熙宇治書行一隆慶六年壬申六月十九日生萬

曆庚子鄉試三十四名丁未會試二百三十三名廷試三甲二十九名禮部觀政六月授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知縣已酉丁外艱壬子補陝西涇陽縣知縣本年本省同考乙卯本省同考丙辰留部暫擬戶部主事戊午考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天啟辛酉宣大巡按送母歸里丁內艱癸亥補浙江道監察御史纂修實錄侍經筵甲子巡青掌河南道印管大計率十三道御史共擊魏璫十一月降一級調外任

同難錄

七

乙丑春崔呈秀魏廣微李魯生等佐逆害正矯旨逮繫誣坐賊銀六千三百三十兩許顯純三日一比五日一奏八月二十一日命斃崇正戊辰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已巳給贈官三代誥命諡忠愍

曾祖 琮 <small>貢士任 教諭</small>	娶 王氏 <small>累封 夫人</small>
祖 繼 <small>經魁知縣祀名 官贈太僕寺卿</small>	子 勳 <small>恩生 廉生</small>
父 汝霖 <small>恩貢任司訓累贈文林郎河 南道監察御史太僕寺卿</small>	孫 祝
前母 劉氏 <small>累贈太孀 人太淑人</small>	
生母 張氏 <small>累封太孀 人太淑人</small>	

顧大章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民籍字伯欽號塵客治禮記行一萬曆九年辛巳十一月二十

六日生丁酉鄉試一百三十二名丁未會試一百五名廷試三甲十六名授福建泉州府推官辛亥改補常州府教授癸丑陞國子監博士戊午陞刑部福建司主事天啟辛酉廣西主考本年陞本司員外壬戌調武庫司甲子補祠祭司員外本年陞陝西副使乙丑爲逆黨徐大化楊維垣等羅織四月同楊左魏周袁五公逮繫六月下詔獄誣賊四萬五日兩比五公歿後矯旨下法司煅煉爰書以欺天下後世仍限十

同難錄

八

日下鎮撫逆黨拷掠不減顧純義不受辱縊死賊行撫按嚴追敲骨吸髓如數解進崇正戊辰贈太僕少卿賜祭葬廕已巳恩封三代諡裕愍

曾祖 江 <small>累贈太常寺卿</small>	兄 大任 <small>儒士 廕生</small>
祖 早 <small>累贈太常寺卿</small>	弟 大韶 <small>原例</small>
父 雲程 <small>丁丑進士南京太常 寺卿恩贈太僕少卿</small>	中 大夏 <small>大漢 大成</small>
母 周氏 <small>累贈淑人</small>	娶 蔣氏 <small>恩封 夫人</small>
生母 張氏 <small>累贈淑人</small>	子 麟生 <small>廕生 崇正戊辰 伏闕訟冤承廕</small>
	孫 宗峻 <small>廕生</small>

萬燦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籍南昌縣人字闇夫號元白治禮記行七萬曆四年丙子三月

二十七日生子鄉試五名丙辰會試七十六名廷試二甲六十五名吏部觀政戊午丁內艱庚申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天啓辛酉調工部營繕司欽差督理南京銅務壬戌陞虞衡司員外管寶源局甲子三月陞本部屯田司郎中六月十五疏叅魏忠賢十八矯旨廷杖一百先是忠賢噬牙爪百餘人各執短木棍叢毆體無完膚骨節糜爛從容賦詩卒丙寅坐賊三百崇正戊辰贈光祿寺卿賜祭葬廕仍給還原銀以

同難錄

旌忠直崇祀本府鄉賢已巳封三代謚忠貞

曾祖文炳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欽賜祭葬

兄焜產生

祖恭嘉靖甲辰進士歷任兵部左侍郎特贈尚書欽賜祭葬祀鄉賢名宦

娶張氏封淑人

父安仁產生贈工部員外郎加贈光祿寺卿

子楷承曾祖廕 輝產生 鏢廕

母羅氏贈淑人

孫鐸

生父義原例贈刑部主事加贈光祿寺卿

生母劉氏封淑人

趙南星

直隸真定府高邑縣人字夢白號儕鶴治書行一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四月初三日

生隆慶庚午舉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河南汝寧府推官陞戶部主事調吏部歷陞考功郎癸巳內察不畏強禦忤權削籍助教薛敷教疏諍亦謫林居三十年閉戶著書課子不問外事天啓辛酉起太常少卿歷左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壬戌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內察力絕情面作四函議以處大猾十月改吏部尚書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公龍總憲楊公 副院左公光 僉院鄒公維夏公 遇程公國

同難錄

等入銓曹至魏公大輩皆其厚善一時諸直臣俱魏

廣微諸奸所忌甲子十月覆高公叅崔呈秀貪汚疏擬追賊遣戍為奸黨魏廣微陳九疇等誣陷與高公同罷乙丑以張訥梁夢環疏削籍提問坐賊一萬五千兩罄產外賴親友義助始完丙寅戍山西代州子清衡戍陝西莊浪衛甥王鍾麗戍陝西永昌衛父子甥各居一域而子與甥以撫按郭尚友馬逢臯宿恨咎責枷號慘毒備常丁卯卒戊所崇正戊辰復原官原廕已巳以閣部具疏特請贈太子太保賜祭葬廕謚忠毅

曾祖存禮 縣丞

祖澤民 陝西武功知縣累贈都察院左都御史部尚書

父汝弼 山東鉅陶知縣累贈都察院左都御史部尚書

母侯氏 累贈夫人

娶馮氏 累封夫人

子清衡 慶生清恒慶生

孫悅書 恩生

同難錄

十一

繆昌期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常州府江陰縣籍字當時號西谿治易行一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七月十五日生少負異才名滿海內為諸生即與顧公成憲高公龍攀講學萬曆庚子鄉試三十一名癸

丑會試三十一名廷試三甲五十四名刑部觀政改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直言招忌奸黨劉文炳

勅歸養病泰昌起官天啓辛酉三月補原職教內書堂本年差湖廣主考所錄多名士程論議切實寺大

觸時諱壬戌充實錄纂修官管理誥勅經筵展書本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差建德王府冊封却王餽遺甲

子陞左諭德與趙高揚左魏諸公矢志除璫揚公二十四罪疏上璫以代草銜恨切骨本年冠帶閑住乙

丑削籍丙寅與周公建宗同逮詣獄對簿侃侃不屈誣賊三千以代草故獨加一桎備受酷刑十指墮落四

月二十九日計斃獄中距下獄僅十有八日崇正戊辰追贈詹事府正詹賜祭葬廕子虛白詣闕謝恩以

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公大相疏特給贈官三代誥命謚文貞

同難錄

十三

曾祖玉

祖桓 慶生贈詹事府正詹

弟昌胤 前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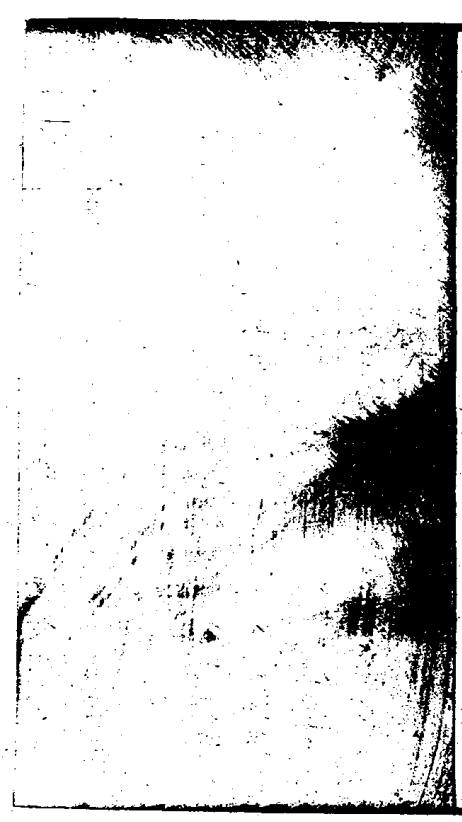
娶李氏 累封孀人安人加封

父炷 累贈開封府正磨贈磨事府正磨
 母夏氏 累贈孺人安人加贈淑人

子虛白 自修純白厚生
 太白 感育於賜進士四川江安知縣
 姪尊素 厚生
 孫峻 疇 畿 俱厚生

同難錄

十三



周宗建 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字季侯號來玉治
 書行五萬曆十年壬午六月十五日生丙

同難錄

十四

午科舉人癸丑科進士選庶常已入穀為強有力者
 所得授武康令丙辰大計舉卓異改調仁和戊午秋
 同考冬入覲再舉卓異暫擬工曹己未秋假歸泰昌
 庚申八月行取入京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臺中四
 載以抗疏論客氏及逆璫傳旨廷杖者三皆以閣臣
 救得免天啟癸亥冬奉命按楚歸匝月丁外艱乙丑
 逆璫銜恨無隙可尋直以俸薪作贓懸坐公費一千
 二百五十兩罄產完納丙寅以曹欽程疏遂於三月
 初四日被逮四月十三日入都下南鎮撫司十五日
 下北鎮撫司嚴鞠遂拶十指夾一足杖八十笞四十
 慘酷備至懸坐賊銀五千二百五十兩二十日復矯
 旨盡數窮追再坐銀七千兩隨勒限比始而五日一
 比既而三日一比六月十七日許顯純令鎖頭顏紫
 等二人取命以亥刻報亡崇正戊辰贈大中大夫太
 僕寺卿恩封三代子祭葬廕一子謚忠毅

曾祖用 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太子少保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祖式南 舉人累贈太中大夫太僕寺卿
 父輯符 庠生累封福建道御史恩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娶申氏 封孺人加封淑人
 子廷祚 廷祉 廷禧
 廷祺 俱厚生 廷祺 廷祺

母顧氏封孺人 贈淑人

孫曙庠生 舉人 曦舉人 時俱庠生

鈿太學 貢生 州訓導

同難錄

五 原刻缺補入

周順昌

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 吳縣籍 字景文 號 蓼洲 治易行四萬曆十二年甲申八月十

七日生 壬子鄉試一百四名 癸丑會試五十名 廷試三甲二十名 本年授福建福州府推官 乙卯本省同考 已未行取 暫擬禮部主事 候考 選泰昌庚申八月改授吏部天啓辛酉填補稽勳司三月調驗封司七月調考功司 壬戌調文選司五月陞本司員外 隨給假回籍 乙丑倪文煥疏劾削奪 丙寅李實疏劾被逮 坐贓銀三千兩 追比嚴酷 於六月十七日斃 獄崇正戊辰 贈太常寺卿 恩封三代 賜特祠 祭葬 廕諡忠介

同難錄

六

曾祖齋

兄道通 道行 道祚

祖冠平湖教諭 陞任龍游 知縣 贈太常寺卿

娶吳氏累封宜人 加封淑人

父可賢累贈文選司員外 郎 加贈太常寺卿

子茂蘭恩 茂藻 茂葵

母張氏累贈宜人 加贈淑人

茂萼俱庠生

孫靖庠生 廷耀庠生 峻

旦齡咸亨 潛 山訓導

周起元

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字仲先號綿貞治
易行一隆慶六年壬申四月二十八日生

萬曆庚子鄉試一名辛丑會試八十二名廷試三甲

三十四名本年授浮梁知縣捐俸清復侵占范文正

雙溪書院癸卯本省同考乙巳調繁南昌戊申行取

擬授禮部主事庚戌考選湖廣道御史壬子授職疏

駁御史徐兆魁誣攻道學十一月督理漕儲癸丑劾

給事卞詩教趙興邦等五人乞召還例推御史魏公

中革三臣罰俸甲寅巡視皇城四門巡視南城以總

憲孫公燁勸熊廷弼被逐濮公中革五人清介被阻

考選先後劾銓宰趙煥本年差陝西巡按請告丁巳

出為廣西參議天啟辛酉入賀陞四川副使未任值

遼城告急陞通州兵備參政壬戌陞太僕少卿十月

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五疏劾織監李實甲子劾

參政朱童蒙削職丙寅二月以李實誣劾同高公攀

輩被逮閏六月十六進北鎮撫司魏忠賢顧秉謙矯

旨照李實原參誣賊十萬許顯純崔應元嚴刑勒限

三日廿九月初十日時卒前一日遺書訓子崇正

戊辰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廕已巳給贈官三代誥

命諡忠惠

同難錄

七

曾祖必祥

祖一陽德州學正祀鄉賢名宦景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父學射兵部右侍郎

母洪氏贈淑人

弟起龍考選通判所
實隴縣中琦舉人起潛

起紹

娶郭氏

子彥陞舉人彥基舉人彥奎

同難錄

六



高攀龍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字存之號景逸治
書行二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

生萬曆壬午舉人已丑進士本年丁憂壬辰授行人
有崇正闢邪疏第一要務疏癸巳建言忤權相謫廣
東揭陽典史銅籍二十九年杜門潛修復揚遄山東
林書院同志講學天啟辛酉起光祿丞壬戌陞少卿
歷太常大理少卿陞太僕卿有力爭五案及講學用
人諸疏揭癸亥陞刑部右侍郎甲子陞都察院左都
御史申嚴憲約首叅崔呈秀為其黨魏廣微陳九疇
構陷與趙楊左魏諸公同罷乙丑以游鳳翔疏削籍

同難錄

九

以張訥疏拆毀東林書院罄產賠償值丙寅以李實疏
與周公元起輩同建緹騎未至前一夕屏人拜表焚香
告天告君告祖宗整服沉淵卒時三月十七日後緹
騎逼賄洗家併勒解于世儒因緹騎飽欲領文回復
暫宥尋被逆黨矯旨提問強擬坐徒增敗得釋崇正
戊辰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遣行人造墳安葬賜祭
廢已己給贈官三代誥命諡忠憲

曾祖 誦 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兄 附風 廩生

祖材 舉人知縣祀名宦鄉賢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弟 附驥 廩生 如麒 武舉 如麟 武舉

父 較 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士 鸞 附例 士 鶴 太學生教封禮部主事崇正鄉賢

母朱氏 累贈太夫人

娶王氏 封夫人

本生父德徵 太學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子世儒 恩廩 世學 州例 世寧 廩生

本生嫡母陸氏 累贈太夫人

姪世泰 崇正丙子經魁丁丑傳臚廣東生試湖廣理學舉祀名宦鄉賢東林書院道南祠

生母邵氏 累贈太夫人

孫永厚 永清 俱廩生 同生

陽生 我生 春生

同難錄

十

黃尊素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字真長號白安治

易行一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

生乙卯舉人丙辰進士丁巳授寧國府推官天啓壬

戌行取考選御史癸亥補山東道甲子連參魏忠賢

四疏因薦高公攀鄒公維後高鄒兩公叅覆崔呈秀

追賊遣成大忤奸黨十二月陝西巡茶乙丑二月曹

欽程受馮銓李魯生指使上疏削奪丙寅二月被織

監李實上疏與周公起高公攀同逮緹騎至姑蘇激

變聞命即親詣按臺賫疏投到五月二十日進北鎮

撫司六月初二日許顯純同崔應元勘問一夾棍一

同難錄

王

百扛一椽百念攔打六十棍坐賊二千八百兩三日

一比比即四十棍身無完膚血肉淋漓藉門生徐石

麒多方設處同年洪公如虞公廷捐貲助賊閏六月

初一日未時崔魏矯旨取命即遺書賦詩云正氣長

流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

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鸚聲雜值金秋錢

塘有浪胥門淚惟取忠魂泣鐫鏤沐浴北向叩頭旋

死崇正戊辰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已巳恩封三代

諡忠端

祖大綬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胞弟等素宗府 杭州 經歷 符素 府庫

祖母章氏贈淑人

父曰中庠生累封山東道御史加封太僕寺卿

母盧氏累封孺人加封淑人

孫素庠生

娶翁氏贈淑人加

繼娶姚氏封孺人加

子宗義庠生赴闕訟冤承廕宗炎 宗古

宗轅 宗堯

同難錄

王

李應昇

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字仲達號次見治禮記行二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二

十六日生乙卯鄉試十五名丙辰會試五名廷試三甲一百二十六名吏部觀政丁巳授江西南康府推官戊午本省同考天啟辛酉廣東同考司理五年士民稱頌修朱文公白鹿書院興賢育才壬戌行取考選癸亥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兼管九門鹽法鹽課餘金分毫不取悉以賑濟差滿管理章奏首參逆黨魏忠賢崔呈秀魏廣微乙丑三月五虎曹欽程誣論削奪丙寅二月以李實疏被逮欣然就道士

同難錄

三三

民遮擁號呼毆逐旗尉曲諭令散子夜潛行五月赴北鎮撫司許顯純等誣坐贓銀四千兩勒限追比慘毒異常六月初四日命斃崇正戊辰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己巳給贈官三代誥命諡忠毅

曾祖 詡

增例太學生

兄 奕茂

光祿寺署丞

應良

增廣生

祖 果

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

弟 應良

應星

應會

俱庠生

父 鵬

庠生例授光祿寺監事

娶 錢氏

累封淑人

母 孫氏

累封淑人

子 遜之

恩生

夏之令

河南汝寧府光山縣民籍字宜伯號邵五治春秋行一萬曆十一年癸未九月十七

日生癸卯鄉試二十三名丁未會試二十名廷試三甲一百九十名授湖廣長沙府攸縣知縣戊申丁憂甲寅補歙縣天啟辛酉考選授四川道御史癸亥忤璫請告乙丑逆黨卓邁倪文煥構誣獻媚矯旨逮下詔獄卒賊行撫按嚴追敲吸進解崇正戊辰贈太僕寺卿廕子賜祭葬給贖銀五百己巳恩封三代曾祖 孟

同難錄

三四

父 炳 累封四川道御史
之烈 之猷 之功
母 李氏 累封孺人
之勲
娶 胡氏 累封孺人
子 承 庠生
辰伏關訟免承廕 佑

吳裕中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字幼益號磊石一號敬庵治易行四萬曆十三年乙酉三月

二十二日生乙卯鄉試七十名己未會試九十五名

廷試三甲一百五名工部觀政授廣東廣州府順德

縣知縣天啟辛酉本省同考壬戌留觀首舉卓異兼

攝新會縣乙丑復舉卓異題留行取充會試彌封官

三月考選公擬首垣魏廣微奪私年姪授江西道監

察御史七月差皇城巡視十二月二十五日抗疏論

丁紹軾閣票已有旨了姑不究馮銓紹軾密嗾崔呈

秀激怒魏忠賢二十八日矯旨削奪廷杖一百丙寅

同難錄

正月初二日卒崇正戊辰贈太僕寺卿廕一子賜祭

葬恩封三代

曾祖曷

祖景賢贈本中大夫太僕寺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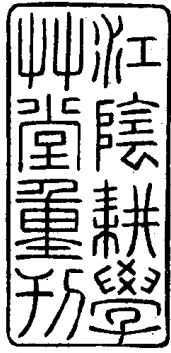
父紀累贈江寧道監察御史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母徐氏累封太孺人太淑人

兄美中 黃中 超中俱庠生

娶尹氏累封孺人淑人

子竅庠生承廕 琰俱庠生 琮



原刻中但列姓名而履歷不詳者不具載



東林同難列傳目錄

楊忠烈公傳

左忠毅公傳

魏忠愍公傳

臨清周忠毅公傳

袁忠愍公傳

顧裕愍公傳

萬忠貞公傳

趙忠毅公傳

繆文貞公傳

吳江周忠毅公傳

周忠介公傳

周忠惠公傳

高忠憲公傳

黃忠端公傳

李忠毅公傳

王心一傳

夏之令吳裕中丁乾學劉鐸蘇繼歐列傳

目錄

附傳

汪文言吳懷賢張汶列傳

魏子敬傳

周端孝傳

朱完天傳

周忠介公五友紀畧劉羽儀

沙舜臣殷獻臣 鄒谷王節

五人傳顏佩韋 楊念如 沈 楊

周文元

東林同難列傳

東林後

吳趨 周鸞翔 嘉善魏正錫

周用慶 吳江周藻

胞弟義持

校訂

楊漣傳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

列傳

楊忠烈公一

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阿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革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

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

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

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晚徧謁朝士泣懇宮

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

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

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

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

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

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

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

列傳

楊忠烈公二

貴妃封號尤乖典帝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托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托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

入復推之出是豈可托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閹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閹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宮內監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

列傳 楊忠烈公三

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紜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歛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

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遣是日漣遇內監於麟趾門內監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即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夫

列傳 楊忠烈公四

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勝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官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燝嘉謨定官府危疑言官

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能廷弼漣疏論中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即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外廷惑流言謂選侍備受逼迫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日親諭諸臣選

列傳 楊忠烈公五

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歛歛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願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於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職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瞻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職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

亡人雉經莫訴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霑衣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啓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

列傳 楊忠烈公六

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眾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僉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灑掃違者法無赦聖躬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賣入內地初猶

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
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燦周
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傑論去急於翦已之忌
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
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
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
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
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
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

列傳 楊忠烈公七

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威以弘
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
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
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
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
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
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
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

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
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
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
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
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
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
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於南
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
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
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

列傳 楊忠烈公八

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
筓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廡中書明日廡
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
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傳應星等濫襲
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
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
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坐爭煤密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
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
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

檻阱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喬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泣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典同文

列傳 楊忠烈公九

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今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

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托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

列傳 楊忠烈公十

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尚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注何爲受制么磨小醜今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連先是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詎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

聞數百人裹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連大不敬無人臣禮借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連文言下詔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連納賄廷弼賄文言仰天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連別字也顯純乃自為獄詞坐連賊二萬遂逮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

列傳 楊忠烈公十一

醮祈祐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賦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正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廕一子諡忠烈

左光斗傳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為災澇不為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

列傳 左忠毅公一

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閩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授閩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拊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托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

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托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柄廷臣屢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其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恟懼光斗與楊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俾

列傳 左忠毅公二

宸極獲正宮府晏然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選侍既移噦鸞宮帝所以奉養者備具而其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閹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環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御史賈繼春信之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即上言先帝晏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五日閣臣具揭再推奉旨移宮至初六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

寧謐夫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即於國體有損乞立誅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鑒如神天啟初廷議起用熊廷弼

列傳 左忠毅公三

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時與楊連魏大中繆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爲務天下號曰楊左繆魏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鍼次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鍼大鍼疑

光斗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為之兩人亦憾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樾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為奸光斗疏辨且詆樾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為昆弟樾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賊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詎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憾不已復搆文言獄

列傳 左忠毅公四

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為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坐賊二萬忠賢矯旨令許顯純五日一比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贖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為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賊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為罪樾議開

棺戮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右都御史錄一子己已再贈太子少保謚忠毅

列傳 左忠毅公五

魏大中傳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為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錫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畫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為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臯謨給事中朱

列傳

魏忠節公一

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論峻切大為邪黨所反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倉頭給費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

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觝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卹典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

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岐嶷其同官傅樾假汪文言發難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傅樾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為奸利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

列傳

魏忠節公二

復賴廷臣論救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

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
費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
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
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
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
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
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
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
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
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

列傳 魏忠節公三

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欽哉且曲從諸所奏
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
嗾所親陳九錫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
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
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
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繆昌
期諸正人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
大章為受揚錫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
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過蘇州周
順昌盤桓舟中者幾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高橋

而別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
變慰之曰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
百金為贈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
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皖不敢以此易
也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評血肉狼籍其年七月
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
死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捩
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錄一子謚忠節

列傳 魏忠節公四

周朝瑞傳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銀花以佐軍興詞多斥中貴中貴皆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並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繼春往復者數四天啓元年拜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

列傳

臨清周忠毅公一

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爲奄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中毛士龍以糾駁奄人爲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並抗章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工毋鬪爭誤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帝納之時帝踐祚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帝躬覽萬幾帝降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詔停經筵日講朝

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不報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當朝已漸傳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閣既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偕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等極論大學士沈淮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淮疏辨朝瑞等盡發其賄交李進中盧受劉朝客氏而未復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

列傳

臨清周忠毅公二

無何王化貞棄廣寧逃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寢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醜詆大化所司爲兩解之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爲魏忠賢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詞中與楊漣等五人並逮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宮及受廷弼賄萬金五日再訊榜掠備至竟斃於獄崇正初贈大理卿廕一子諡忠毅

袁化中傳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
黃涇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祚
上無母后官府危疑化中上疏曰方今二帝見背兩
宮早離母儀之選未行講幄之臣未列陛下實孑然
孤立耳誰爲伺飲食而候興居誰爲屏冶容而節勞
逸輔臣方從哲占籍京師近習中涓皆其梓里賢愚
邪正聞見必真倘杜朋比而寄忠誠正老成之責任
也乃從哲自柄政以來無一言不落人後無一事不
來指摘者先皇帝晏駕衆議移宮從哲草一揭示衆

列傳 袁忠愍公一

欲廷臣共言及廷臣有言而從哲之揭反納袖中事
在不疑猶懷觀望豈大臣之義李可灼輕進紅丸治
以庸醫殺人罪彼亦何辭乃始議賞金繼議養疾明
明國憲輕爲倒置總之從哲生平以模稜廢軍國之
務以委靡釀衰替之風自今國步多艱勿復仍前泄
泄天下事尚可爲也報聞天啓元年二月疏陳時事
可憂者八曰官禁漸弛曰言路漸輕曰法紀漸替曰
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曰
人心漸離語皆愷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河
南道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

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
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
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侃詞入告矣陛下念潛
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
之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
在縉紳而即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
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
錦衣陳居恭者忠賢爪牙也爲漣所論及亦攻忠賢
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
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叙功之

列傳 袁忠愍公二

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賊私狼籍
回道考覈化中據實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
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
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令許顯純
坐以楊錫熊廷弼賄六千酷刑拷掠斃於獄崇正初
贈太僕卿廕一子謚忠愍

顧大章傳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與弟大韶學生並負異才大章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志萬曆三十五年舉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時朝士各持門戶相指摘大章慨然曰黨議已成須有以解之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忍坐視耶補國子監博士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棋酒謔浪與朝士相周旋天啓元年典試廣西還朝值葉向高與劉一燝微嫌大章及繆昌期卒善解之遷刑部主事歷負外郎明習法律手批口決多老吏所

列傳 顧裕愍公一

不及時遼瀋相繼陷臺省搜捕奸細棄市無虛日繫二百餘人饑寒瘦死存者五十餘大章請於尚書王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猶甘之况一官乎即日論讞罪三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紀歎息善之於是原叅臺省皆不悅杜茂者故隸登萊巡撫陶朗先麾下以冒餉逃匿僧舍爲邏卒所獲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劾茂與佟卜年約李永芳謀叛獄已具矣紀以問大章大章曰招謂卜年令河間茂匿解舍三月借卜年二僕往來永芳所具有本末顧不知二僕姓名何也夫謀反大事同行數千里豈有不詢姓名者茂之誣

服無疑紀曰善然則何以處卜年大章曰卜年雖非叛然與佟養真同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未幾紀去官侍郎楊東明署事謂卜年實首惡每歲令人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聞之東明曰聞之人言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東明大驚方進奏急止之已而又欲坐卜年死大章爭之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碁親論斬餘不坐東明作色曰謀反夷三族寧論碁親大章曰公所言者漢法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檢律以進東明默然慚愧而止後卜年竟以夜半內

列傳 顧裕愍公二

傳促死獄中至今寃之當廣寧之失也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至是並逮下獄大章時已調禮部王紀重其才留之屬以大獄大章謂誅心則廷弼雖未減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同科時以爲允楊漣等皆主之大章意蓋惜廷弼之才議貫之以責後效然卒定廷弼辟者大章也會王紀疏攻魏忠賢瑞黨謂疏出大章手思有以陷之御史楊維垣遂劾大章受廷弼賂爲營脫大章疏辨曰當時會鞫者二十八人各出已見始議定辟臣何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於釋罪之人不應行於定

辟之人反覆論辨甚悉遂引疾歸羣小憾之次骨嗾忠賢與大獄謀殺楊連左光斗魏大中等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爲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大章時已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矯旨逮繫與連等六人並下鎮撫獄五人先後拷死移大章刑部議罪大章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辨辨則抗旨不辨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既死矣借大

列傳 顧裕愍公三

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送北司大章嘆曰汪文言猶能爲貫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矣乃呼酒與弟訣別趣和藥飲之不死雉經而卒初六人下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辨也獄卒以賀大章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卒之前數日手指重傷援筆作自叙筆記訣別書凡數千言酒酣慨然曰自唐虞至今纔四千年吾年五十已得八十分之一

不可謂不壽雖凶終不猶愈於死牖下乎又爲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日祠聯也烈皇帝即位戮逆璫更定先朝爰書白其冤贈太僕少卿廕一子諡裕愍

列傳 顧裕愍公四

萬燦傳

萬燦字闇夫南昌人少好學砥礪名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于和天啓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調燦工部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燦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燦遂具疏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燦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燦憤抗章極論略言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山人主不可離

列傳 萬忠貞公一

權夫人主有政權有利權皆不可委臣下况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廩養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縉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為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營屢請廢銅斬不肯予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宇璇題耀目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為已墳墓則

如此為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斥為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念思借燦立威乃命羣奄至燦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忠賢憾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賊賄三百燦廉吏破產乃竣崇正初贈光祿寺卿廕一子諡忠貞

列傳 萬忠貞公二

趙南星傳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上天下四大害言楊魏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論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

列傳 趙忠毅公一

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為詆誣眾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二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賊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禁止降調其意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避之而眾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光史

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並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詔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籠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之餘及籠甥文選員外郎呂廢昌他附麗政府及太學士趙志臯弟皆不免朝野方稱快而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遂有專權植黨之旨貶南星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為民後論救者悉被譴籠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

列傳 趙忠毅公二

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天啟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介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函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巳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為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抵言故事訪之屬吏南星謂如素養言但置監司郡守足矣安事御史素養卒左遷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

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啟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朝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即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已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有給事爲貨郎求鹽運司即注貨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夤緣將行取南星亦注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常於帝前

列傳 趙忠毅公三

稱其任事一日遣弟子傅應星介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並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嘿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仲王之案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

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方忻忻望治小人遂側目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櫬以維璉改吏部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棄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漣劾忠賢疏上官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成之呈秀窘夜走忠賢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

列傳 趙忠毅公四

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辨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並下部參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之要地小人競進忠正胥斥天下大柄盡歸之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論必目爲元

克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
遇及王允成得旨並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
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為南星擯
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
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為御史
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
死者亦削奪縉紳禍益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
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臯
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
龐繫之獄坐南星賊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

列傳 趙忠毅公五

始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嫡母馮氏
生母李氏並哀慟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
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
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戍所贈太子太保諡忠毅

繆昌期傳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少讀書每揚扞古人忠義事
慨然慕之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手者乎舉萬曆
癸丑進士擢入翰林乙卯五月挺擊事起東宮震驚
御史劉廷元阿後宮以風癩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
寀挾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
提牢者有無貪首功視為奇貨等議昌期憤甚語人
曰一御史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
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言出而忌者眈眈矣遂
嗾奸黨劉文炳劾歸以天啓元年辛酉三月補職六

列傳 繆文貞公一

月奉命典試湖廣序論俱寓規諫論中有趙高仇士
良語大觸時忌明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
又二年陞左諭德是時逆璫勢焰熏天與楊漣左光
斗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國漣則顯任糾劾
昌期則恃與相國葉向高師生將密詣政府動以外
廷共憤乘機出逐計定遂削草而二十四大罪疏上
昌期隨謁向高正告以除君側之惡大臣責也向高
唯唯不決且曰楊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
人在上左右昌期勃然曰誰為此言以欺老師者可
斬也向高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殺我西谿昌期

號也自是口語籍籍流聞大內會漣疏有謂昌期代
草者瑞銜之益切無何正人次第削奪昌期持具送
長班跪阻昌期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會推掌南院逆
瑞遣小瑞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留他送容昌期隨
請告瑞旨開住先是瑞營墳於玉泉山碑石崢嶸倩
所知說昌期曰魏公生墓告成規模雄峙非榮也必
得如椽一言可垂千秋矣昌期瞋目而言曰吾生平
恥為諛墓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啗耶壽寧事可鑒
也昌期叱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瑞聞
大怒丙寅三月矯旨削籍提問逮者至曰早知有此

列傳 繆文貞公二

日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楊漣也奮
身就道逮至京下北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
咤曰你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為與楊漣同謀自取罪
戾昌期曰楊漣職司風紀某係詞臣是非非均為
分所應爾漣疏實出漣手必謂某同謀某即同謀何
罪顯純作厲色篋楚交下幾不能支又內傳繆昌期
可於手上另加一杻死狀秘斂時十指墮落捧掬置
兩袖中年六十有五崇正初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子祭葬廕一子謚文貞

周宗建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武
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為御史天啓元年首為
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諡追論萬曆朝小
人歷數錢夢臯康不揚亦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
李三才王圖時遼事方棘上疏責備輔臣無何瀋陽
破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
弼已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
一燝不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
材本固移疾去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宮復入

列傳 吳江周忠毅公一

宗建首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
地僅類民家聖明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一
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費孽日萌後
患難杜王聖宋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為殷鑒忤旨詰
責清議由此重之二年京師久旱四月雨雹宗建謂
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灌一請
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
織朝士陰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
攻魏進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奧突之中
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

一丁而陛下假之嘖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况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費必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客氏為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次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剔奸弊節省為多尋請核一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輩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

列傳 吳江周忠毅公二

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臣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甚南京御史徐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挾其結納進忠事鞏亦憤上疏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為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亦詩教力主催戰趙興邦賄賣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鎬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

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為逆黨哉當是時進忠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進忠略言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今日衣冠之禍蔓延將成狐鼠之奸依憑難破臣安敢瞻顧七尺隱忍不言哉內臣魏進忠者其威談可以咳唾而成風雲其財力可以呼吸而通神鬼其線索可使慶者升天怒者墜淵臣義激於中曾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惟鞏素相暱可驅使於是乘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創為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

列傳 吳江周忠毅公三

廷臣數十人姓名為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為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弘化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為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憾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阱陷之鞏又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即心暱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

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案輩之媚進忠即此可為証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慶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為入告將內有進忠為之指揮旁有容氏為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為典兵示威而又有輩輩蟻

列傳

吳江周忠毅公四

附蠅集内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乞自見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客謂宗建盍少休乎宗建奮曰幸不死杖下此上恩也上實生我其敢不以死報是時劉朝典內操遂謀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輩自謂未嘗通內今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為洗交結之名輩噤不敢發宗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其年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年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

慎言嘗論已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建為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旨削籍下撫按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濡緩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前後坐贓銀萬三千餘兩榜掠無虛日宗建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詈上魏公一下不識否出片紙付獄吏斃之崇正初贈太僕寺卿廕一子謚忠毅

列傳

吳江周忠毅公五

周順昌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家爪牙不少貸案橫斂虐民激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曰此身許國非許上官必君父有難方可身殉敢輕一死於鴻毛耶純如以此銜順昌然卒賴順昌仗義抗家衆始解散上聞撤案歸順昌以清直得最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矚如乞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

列傳 周忠介公一

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過吳門順昌出餞款語累日許女字其孫買舟遠送旂尉呵止之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賂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憾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

遂誣順昌請屬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緹騎至邑

令陳文瑞其門人也懷牒詣順昌泣下順昌曰吾辦逮久矣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樹庵僧屬吾書者吾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順昌好為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至是眾咸哀憤聚以萬計熱香呼冤聲徹十餘里擁撫按車請疏留旂尉素驕橫擲銀鐺厲聲曰東廠拿人鼠輩何敢爾於是頽佩韋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即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牆走順昌曰是益重吾罪也知府寇慎委曲調護士民乃安或有勸順昌自裁者順昌歎曰予小臣也豈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固知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請殛元兇以肅清朝廷此願畢矣乃間行赴詔獄拷掠慘毒抗誓不屈許顯純搥其齒盡落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啜血濺其面罵益厲因觸石碎首其夜為獄卒顏紫所害崇正元年贈太常寺卿賜祭葬予特祠廕一子

列傳 周忠介公二

諡忠介

周起元傳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聞四十年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講學之議起元駁之大犯時忌四十五年出為桂平道叅議值柳慶大荒監司郡邑官皆罷去藩臬缺員屬起元攝事言於上官曰荒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於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以米給其精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之八皆以米支給候扣工銀抵庫有饑民求食者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於是兵民護官米不

列傳 周忠惠公一

異已物猺獠賊夾岸眈視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糜廠全活甚衆然後密除劇盜之不受撫者地方以寧顧單騎冒風霧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為祈祝或曰民之所祝天必祐之果愈四十八年遷四川副使未任值議留邊道奉旨留用加參政銜遷新設通州道時募兵出關又廣寧潰兵散歸節制撫鎮監司率被兵噪有客兵田景坤等擁眾相殺起元督兵緝拿首兇畿地始安天啓三年陞太僕寺少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疏裁織造濫額歷叅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諭冒四萬兩實又誣陷蘇州同知楊姜起元三疏

申救比璫啟方張矯旨削姜官而起元危矣四年江南大水寸稼不登起元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乃先檄所屬設處官銀江楚買米平糶濟饑又疏漕糧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之後疏劾蘇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構怒降旨削籍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知實銜起元遣人取其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遂矯旨逮之許顯純酷加拷掠竟如實疏懸贖十萬贖貲不足親故多破家其年九月斃之獄

列傳 周忠惠公二

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崇正元年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諡忠惠

高攀龍傳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二十年冬奉詔南京謁孝陵時大學士王錫爵再起當國癸巳京察孫繼為吏部尚書趙南星為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而臺省長官恥不得與於是言者論誦南星孫繼罷郎中于孔兼主事顧允成薛敷教等力諍皆謫而吏部侍郎趙用賢亦被論將併去之都御史李世

列傳 高忠憲公一

達疏救復為戶部郎中楊應宿所攻遂與用賢俱去吏部為之一空明年攀龍使歸即上疏論其事語侵輔臣又言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內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為風裁附吏部為得計其為說愈佞而其為害愈深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疏入應宿再劾南星等賊私而言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為姻此疏其阿吏部之實也時言官多佐內閣攻銓司御史吳弘濟獨抗章謂攀龍為君子正論應宿為小人邪說有旨會勘弘濟遂奪職攀龍摘廣東揭陽典史二十二年七月攀龍

取道浙閩以達揭陽遂渡錢塘登嚴光釣臺所至亦講學不輟尋入武彛謁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學為己任抵揭陽潮之人士皆從之遊經其指授皆知向學及歸學益有得自築室漆湖之上曰水居時讀書習靜其中又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祀宋儒楊時借諸同志以道學相切劘海內士大夫之賢者聞其名皆尊東林從者日眾後邪臣遂指之為門戶四十年憲成卒攀龍乃專講席家居三十年名益重天啓改元起為光祿寺丞二年進本寺少卿時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歸罪舊輔臣方從哲下廷

列傳 高忠憲公二

臣會議攀龍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為奸心不知有君無逃首惡之罪議甚峻轉太常寺少卿復上疏畧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擊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為鄭者誅鋤其不為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為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為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尚書黃克纘論李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皇考則

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知聖諭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尚令居輦轂下耶疏入傳旨高攀龍誣朕不孝當重譴閣臣葉向高力救免是時持異議者甚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攀龍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逭誅爲君父種禍也

列傳 高忠憲公三

夫以青宮裁禁之中忽有刑軻肅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使

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五月陞太常寺少卿時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方鄭之黨憎而且懼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訐東林目爲朋黨於是元標等皆去位攀龍隨乞休不允進刑部右侍郎時魏忠賢用事羣小爭附而趙南星爲吏部尚書不附忠賢都御史缺廷推屬攀龍攀龍謂師生不當分掌部院徒爲攻門戶者藉口力辭不得既就職首劾罷忠賢私人崔呈秀先是

列傳 高忠憲公四

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亦東林人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適會推山西巡撫以謝應祥名上御史陳九疇誣劾部院徇私有旨切責遂與南星俱罷歸數月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五年四月詔獄起欲以汪文言贓坐攀龍賴吳錦衣者持之得免八月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乃移祀楊時於道南祠成南星逮楊漣魏大中等殺之而削攀龍職方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攀龍操舟送之高橋羣小知之益怒六年春織監李實劾周順昌等攀龍與焉緹騎將至有偵其事以告者是日攀龍謁

道南祠作告龜山先生文焚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酌後園池上聞官旂已至吳門逮順昌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晚復與家人飲夜半信益急乃整衣至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爲就道計姑暫退遂作字一紙鏤篋中復入與夫人語而出二孫侍取所封紙置几上示之曰明日以此付官旂毋先發因扁戶潛赴水死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發所封紙則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垂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年六十五先是就逮諸臣皆具

列傳 高忠憲公五

極刑斃詔獄不辱者攀龍一人而已崇正元年詔褒卹死事諸臣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諡忠憲

黃尊素傳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寧國推官精敏彊執天啓二年擢授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疏請召還余懋衡曹于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啟濬頑鈍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用京卿不若數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忤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三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

列傳 黃忠端公一

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剝切皮毛莫犯中扁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帷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耻敗之局不於此時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

素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為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疊疊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鞭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讐繼將以至尊

列傳 黃忠端公二

為注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萬燦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黨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燦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克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

列傳 黃忠端公三

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所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燦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燦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斲矯旨削籍明年忠賢取織監李實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即囚服詣吏自投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贖二千八百五日一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月朔也年四十三崇正初贈太僕卿廕一子諡忠端

李應昇傳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置大猾數十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為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卒官南京戶部尚書以清慎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棟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強梗常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天啟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闇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蘇軾有言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

列傳 李忠毅公一

况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者獵禁名黜者避險難上下既際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敵未息西部之黨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摧科逗留習慣大將畏敵而不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弗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行為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鍊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大事尚可為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畧曰今

列傳 李忠毅公二

天下敵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震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為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陳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饒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禪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倖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游尉半歸權要宜遣臣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巡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饒宜力為創懲窮民敲撲號哭滿庭奸吏浸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効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內盜及小人三患議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除五反宜去帝為戒飭所司京師一日地三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

內操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即死先後死者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攘其疏毀之怏怏而止會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即抗疏繼之中言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日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

列傳 李忠毅公三

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爲之謀主知應昇譏已大恨萬燦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頒曆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廣微恚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

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首輔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憾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年三十四崇正初贈太僕寺卿廕一子諡忠毅

列傳 李忠毅公四

王之寀傳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縣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喫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癩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

列傳 王之寀一

泰謀危太子意猶未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以風癩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燒氣憤發癩於四月內訴寀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給令執挺作寀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宮門按律當斬加等立決藁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故署中侍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風癩具獄之寀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飯獄中未至差私詰其實初言告狀抵死撞進復

列傳 王之寀二

言掠死罷已無用之寀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差低頭已而云不敢說之寀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乃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又言還有柏木棍琉璃棍槎子棍棍多人衆之寀備詰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癩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寀犯於文華殿、鞠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戶部主事張庭給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二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白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

公乃修鐵瓦殿之麗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麗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咸知州回文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先是百戶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至

列傳 王之案三

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寤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一日帝親御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令礫張差麗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既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至此數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

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風癩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命法司決差明日礫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鞫保成於文華門時已無左証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從之而麗保成於內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案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

列傳 王之案四

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案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劾之案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爲之訟寃召復故官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歐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

也張差持挺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風癩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覆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竟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綠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擊挺之謀

列傳王之案五

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挺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癩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癩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

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不問而先主風癩者恨次骨未幾之案遷尚寶少卿踰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之案侵己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挺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詞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訐之且言其逼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挺擊事以之案為罪首府尹劉志選復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賊八千之案竟瘐死崇正初復官賜卹

列傳王之案六

之案為罪首府尹劉志選復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賊八千之案竟瘐死崇正初復官賜卹

夏之令吳裕中丁乾學劉鐸蘇繼歐列傳

夏之令字伯先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攸歛二縣徵授御史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今籍閣臣救免及巡皇城內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為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今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今計陷文龍幾誤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賊拷死崇正初贈太僕少卿

吳裕中字磊石江夏人萬曆己未進士知順德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詆紹

軾忠賢傳旨誥裕中為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杖一百竟死闕下崇正初贈太僕少卿

丁乾學字天行山陰人萬曆己未進士寄籍京師官檢討為人端方不苟言笑所往來皆東林賢士大夫

在翰林中人以師範推之見逆璫勢焰而大臣若魏廣微者阿附特甚不禁太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已家人不知以為怒得狂疾也他日會於朝堂以正言諷廣微廣微怒謂其私人曰丁檢討舉動若此想不欲保首領耶天啓四年典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鐫三秩復除其名廣微乃密冷錦衣僉事高

守謙率中官數十人毆殺之崇正初贈翰林院侍讀學士

劉鐸字洞初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與萬燦同鄉同年燦遺書勸之東林會講時鐸知揚州得書即請假過東林還語其子及門人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汝曹弟以文辭為進身之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而至將相亦管晏之流耳烏能曳履而登孔孟之堂哉逆璫既殺六君子緹騎四出鐸憤甚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句偵得之聞於璫逮下詔獄廷臣救免復官鐸候補京師

番役誣以詛咒魏璫斬於西市揚民間之為之罷市巷哭者七日崇正初贈太僕少卿

蘇繼歐許州人萬曆癸丑進士歷知元氏真定柏鄉入為吏部稽勲主事累遷考功郎中有氣節往來東林將調文選中旨謂為楊漣私黨削籍歸時緹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正初贈太常寺卿

東林同難附傳

東林後裔繆敬持謹輯

吳趨

周鸞翔善魏正錫 從兄 誥

校訂

周用慶吳周日藻 胞弟義持

汪文言吳懷賢張汶列傳

汪文言字士光歙縣人初為縣胥後援例入太學題授中書舍人遊公卿間以節概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交曾客內監王安安固賢者光廟時凡善政舉行文言力贊之無不聽也僉邪構釁欲借以羅織諸賢首以文言下鎮撫於時正人力為調護得免及再

附傳 汪文言吳懷賢張汶一

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一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最後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顯純誣楊左諸賢之賊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蠖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即日斃之諸賢逮至無可質者賊懸坐而已衣冠之禍由此遍天下云

吳懷賢徽州人嘉興籍由國子監生授中書舍人同官傳應星者忠賢甥也懷賢遇之無加禮應星憾之

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擊節痛快書其上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時工部主事吳昌期忤璫撤回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忠賢偵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文言為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正初贈工部主事張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也性嗜酒慙直磊落有奇氣喜面刺人過由廕叙為後軍都督府經歷嘗被酒詆忠賢忠賢聞之大怒矯旨逮詔獄拷掠死崇正初獲贈郎

列傳 汪文言吳懷賢張汶一

魏學伊傳

魏學伊字子敬大中長子邑諸生性至孝十歲母病疽時學伊以赴館過橋為鄉人負布花者擠墮橋下右股斷橋鄰負而歸父急叩之則曰當一意醫母勿醫我既接骨仰卧者數十日睡中微有呻吟聲覺則愉愉如無病者以安父母心也日讀陶詩自娛長益沈研理學漁獵千古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晷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眦唾罵斷斷不休嘗曰今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是男兒事學伊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推以

附傳 魏子敬一

為笑樂其淵識沈幾輒濟大中所不及大中被逮學伊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為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還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學伊度無生理欲搗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魂邈誰托於是匍匐飲血扶櫬歸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舌為枯家人以漿進則覆而泣曰詔獄中誰進一盃水者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詔獄中更誰進一盞藥者竟號哭勺水不入口而死

年三十崇正改元有司以狀聞詔旌為孝子附大中祠葬

附傳 魏子敬二

周茂蘭傳

周茂蘭字子佩號芸齋順昌長子順昌典銓曹時茂蘭年十六承庭訓志名節有以書幣至家者悉却去順昌被逮時變起不意吳氓傾城號哭擁順昌順昌不得行稍間間行赴逮茂蘭不得從於是日夜徒行至京口始及順昌麾之曰吾此行必死復有此變禍益不測汝往俱死則誰爲我完未竟之事者汝其速返茂蘭哭絕於地良久乃甦而順昌舟已遠去矣歸而訛傳家將籍沒母吳淑人及諸妹日謀死所賴茂蘭調護以免順昌掠死詔獄喪還里門茂蘭泣血三

附傳

周端孝一

年慘動行路思宗登極逆璫伏誅旋下優卹死忠之詔順昌贈太常卿與祭葬全給廕諡建祠賜額茂蘭以父仇尚未報也伏闕鳴冤刺指血上疏其略曰臣父始仕福州推官稅監高家擅作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家臣父每事相左幾爲所中入銓署十有五月弊絕風清未嘗受人一緡一楮因銓政與一科臣弗愜拂衣歸半刺不入公府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不憚嘔心區畫迨逆璫煽禍臣父攘眉搯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劔殺賊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臣父痛其介特

孤蹤橫羅網遂與締婚緹騎具告逆璫痛恨臣父不減連與大中巨虎倪文煥矚璫微旨首先操戈而臣父削奪矣撫臣毛一鷺多炎涼市態臣父微文譏刺向之媚閩璫旋媚逆璫者挑鬪其間一鷺遂從杭州敦請李實至蘇促膝獻計更有同鄉破甑無恥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罟斯張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萬人悲憤緹騎大逞咆哮愈于衆怒臣父潛赴詔獄訊鞠之日奮詞抗慨肌肉爲糜指脛俱裂立刻追命種種楚毒獄吏傳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奏皆云臣父氣更揚語更烈死亦更慘尤可恨者

附傳

周端孝二

臣父身故追贖藉親朋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當年挑釁攢謀之人借桐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幸逃指摘臣三年立庭寢苦嘗膽誓不與諸奸戴履天地間文煥在鼎湖之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真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鷺頌璫建祠罪狀具在豈容以溘先首卹免其追奪同日又疏請給三代誥命其略曰伏讀大明會典凡百官死於忠諫已經贈卹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沒俱給與應得誥命臣父業贈三品例追三代皇上既卹慘死諸臣之父母并及其妻豈獨靳於諸臣之祖并乞全賜三代誥命馳

封九原使臣得奉明綸歸先隴世世輝映矣時在姚希孟官舍希孟見茂蘭疏血縷淋漓避席盥手而閱之愀然曰有未諸事所宜言茂蘭曰易貼黃何如希孟曰墨書易耳汝今十指枯矣奈何茂蘭俛而泣曰苟能鳴吾父寃糜骨無所恨於是復以刀刺舌取血再書以進得俞旨倪文煥即究擬正罪並準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賢之贈卹者咸得比例全給云文煥猶冀營救緩死茂蘭曰我歸必漏網矣日訟言於法司之堂遂決不待時而逆黨呂純如即疏所稱假名調停之監司左右高寀復媚逆黨者也名在欽

附傳 周端孝三

案列誑辨以思逃罪茂蘭復揭之謂其頌璫原疏一則曰厥臣之選才良再則曰厥臣之率屬嚴於無可獻颺之中曲寫其赫聲濯靈馨攝於數千里之外既犯稱功頌德之條并廢君前臣名之禮此而以爲非頌美毋乃雪消見覘之餘別有吐霧吞雲之術用是刊布原疏力破其惑亂之言揭上純如乃服罪茂蘭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爲順昌相擇賜塋殫力具禮敕建祠工亦成所居湫隘昆季子姓聚居如故以固窮守約爲常既省試屢落或勸以廕入仕茂蘭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繼有纂修國史關部大僚薦及

茂蘭終以母老辭弗應鼎革時茂蘭避兵他徙三代誥命失其二越歲有武人挈而至曰慕君義甚高特歸而完之人皆以爲孝感年既艾居母喪毀不少懈晚歲常喜靜坐讀先儒語錄尤邃於易間及道書禪乘洵登大耋精力矍鑠每朔望走謁順昌祠風雨寒暑弗輟撫臣湯斌雅敬茂蘭式廬就見固請應賓筵講鄉約爲國人矜式茂蘭亦上書力辭其始終一節如此年八十二而終歿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續惟語曰今日方閒同人私謚曰端孝先生

附傳 周端孝四

朱祖文傳

朱祖文字叔經號完天世為樵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祖文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順昌初未識祖文會文太史震孟為孝廉時與祖文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為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祖文始知乃為之感泣搏頰願為吏部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為

附傳 朱完天一

祖文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為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諱如珂字念陽肝腸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諱宗孟字巖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諱善繼字乾岳吳橋之范諱景文字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祖文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辨而解至橐餽薄鳩之事侍御已先為之所矣已而懸贖數千祖文私幸旦夕

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据撫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祖文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之感豈其誣耶祖文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傲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為念嗟乎祖文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為一念孝思所激夫以祖文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附傳 朱完天二

列傳刻於同難錄後都屬死事諸賢若魏孝子若五人等因璫禍而死孝死義者例亦得附其餘同黨而不同難者俱不與焉周芸齋朱完天兩先生雖未捐軀然周先生之刺血鳴冤朱先生之周旋艱險早置此身於度外千古之子道友道賴以不墜故并梓之以愧後世之為人子為人友者穆敬持謹識

周忠介公五友紀畧

劉羽儀字漸于私諡孝安吳縣人性孝友重節義能文章與周忠介公爲生死交當忠介公被逮先生挺身倡義不畏當事毛一鷺等爲之喪氣以明經老崇正元年舉鄉飲大賓三徵不就隱橫山其子姓與周氏世爲婚姻雍正丁未冬予過蓼洲草堂先生之五世孫名珖者在座捧先生遺像示予予肅然瞻仰見其廣額疎眉長身鶴聳宛然有道氣象其像贊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先生一生體此八字繁桃李蘭孫桂子生不負生死奚愧死天高地厚與之終始噫

附傳 五友紀畧一

讀此贊可以見先生矣

沙舜臣字子升號西航道人蘇州郡庠生少擅文名長矜氣節排難解紛扶植宗黨周忠介公罹禍奮身殉之幾濱於死學士大夫咸推重焉

殷獻臣字汝劼號闇齋長邑諸生與周忠介公定交遂締朱陳忠介被逮士民攘臂呼冤幾成大獄先生周旋艱險奮不顧身忠介死詔獄先生痛不欲生爲忠介追憶生平行事作年譜數千言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仲子佑寧忠介公壻也鼎革時匿影荻溪絕食死而周氏苦志守節潛庵湯公好風勵廉得其

實上章力請詔旌其廬嗟乎先生既死其子若婦一忠一節並耀千古夫孰非先生之遺也哉

鄒谷字虛王號日林吳邑諸生其至心至行大類周忠介與忠介最稱莫逆忠介既逮家酷貧諸子俱幼岌岌乎殆哉先生慨然曰吾旣不能爲公死不當扶植其後耶向以其學教授四方一時公卿爭致之先生悉謝去獨設帳於蓼洲草堂朝釐暮鹽且泣且誨期不負公於地下以故箠笞孤雛俱克成立覆巢之後幸存完卵者先生左右之力居多子每過吳門欲訪求先生遺事而竟不可得其鄉人曰先生且無後

附傳 五友紀畧二

矣嗚呼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王節字貞明號惕齋吳縣人生數歲而孤節母管宜人矢志冰操且撫且誨先生曲承母志讀書砥行終身孺慕自少從周公介公遊忠介被逮先生合同志數君子抗顏呼籲於當事時巡撫毛一鷺爲魏璫假子先生直前詰責無少諱且曰諸生誦法孔孟所重者名節廉恥今日之事目不忍觀何顏復列官墻明公爲東南重臣不能回天意而慰民心諸生竊爲羞之言訖大哭一鷺勃然曰若等君臣之義全無耶先生曰明公父子之情何篤也一鷺銜之由是首罹黨

禍幾陷不測櫻難時管宜人慰之曰周公國士待汝自當國士報之汝能效范滂我獨不能為滂母乎死且不恨青衫何足介意先生跪泣受教無何逆案定忠介得還郵典而先生等五人並得復列費序益折節讀書崇正己卯領鄉薦善自韜晦入國朝惟閉門著述或勸之仕不應既而部勒敦迫不得已秉鐸桃源士風丕變旋以病告歸一生敦友睦族凡孤寡無告者貧乏不能自存者傾囊無悔日惟詩文翰墨自娛不事生產以故子孫亦貧多硯田為活先生沒五十餘年其孫熙載登賢書父老咸曰善人宜有後

附傳 五友紀畧三

蓋先生沒世之後令人不忘如此

昔先文貞諭曾大父曰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未有不拌一死者如忠臣信友雖不必盡出於死然必能拌一死而後可以無死天啟乙丙之際諸君子可謂死忠履歷本行錄之五友實未嘗死然不死者幸也拌一死者其志也可稱死友今年春周忠介公曾孫鸞翔偕劉孝安公五世孫珖過子草堂相與道其先人遺事凜凜如生間語子曰同難錄之刻五友姓名亦得附簡末乎一以發潛一以風世當亦諸君子之所與也於是手授五先生大略

而敬持為之銓次并付諸劄劄氏雍正戊申二月既望後學繆敬持謹識

附傳

五友紀畧四

五人傳

五人伊何皆吳門閭巷人死節殉周吏部者也吏部清剛得人時有顏佩韋者家千金聽父兄賈已獨從諸少年遊遇不平事及豪惡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率眾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習吏部也吏部被逮為丙寅三月望士民震駭喧聚競割背贈行而緹騎因遲之以屢索自是眾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詔佩韋傳香盟眾涕於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已每晨擊柝號召一時執香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械具金吾氣張

附傳 五人一

甚佩韋即率先向兩臺使訟吏部冤願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驚衣及牙儉沈揚雖素好義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時亦借眾求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傑復從旁攘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而舌遂手銀鐺擲階作聲大呼囚安在眾大譟曰此東廠矯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擊沈揚而吏部輿夫周文元聞難泣誓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緹騎復傷其額於是眾如山奔海立競呼毆皂衣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屐蹴其腦亦

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逮黃御史尊素者亦過吳門驛騷郵傳橫搜民間物河干聞城內之毆緹騎也亦毆緹騎鳥散燔其舟駕帖爐馬中丞毛一驚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傳票寬旨諭安而中丞獻媚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人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妄波及已而一驚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五人繫獄未幾吏部訃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啟獄鍵輒喜曰取吾輩赴市矣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知府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旁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即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附傳 五人二



跋

同難錄桐城左氏刻距今百年余家有先民部所藏一本幾幾零落訪之他家鮮有存者未知桐城之刻猶完好否然當日余家藏本已近模糊今可知矣噫此非子孫之責而誰責歟諸君子品格可齊山岳心事可對日月言動可範百世為之後者苟能濟美勿論如或不然庶幾人挾一編以為感發興起之藉昔文文山跋彭和甫族譜舉唐柳玘之言曰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清夜思之能無竦懼夫人之身祖宗之身也祖宗賢而子孫不肖是分祖宗之

跋一

身為兩截耳置此編於左右時時目攝之默默點檢不敢有毫髮之辱其先其賢者又馴至於光顯當亦諸君子在天之靈所深願而繼以慰者也况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觀此書者頑可廉懦可立於以風示天下豈不有餘也耶則此書之刻其可已耶使他人觀之猶有動又况其一氣相感者耶桐城之刻亦此志也不然諸君子之烈烈以死有青史在何為其家刻之也庚子歲之冬長兒敬持在吳門以余意語周忠介公曾孫晉吉慶名用則同有槩於中謀重付梓顧力弗逮告諸同輩用命余子訂補錄中之闕並集諸君

原缺

附記捐資姓氏

是刻也敬持奉家君命廣為搜羅自甲辰歲迄今凡四載方獲成帙廼家貧力薄不能獨任鳩工費同難後人又散處四方不能一一相呼應賴一二同志之可轉相告者暨寒門之不忘舊德者踴躍捐資而開雕始竣仗助之功其何敢沒爰書姓氏如左戊申八月朔繆敬持謹記

周鷺翔 本高肆錢

劉 玠 編臣貳錢

魏正鎬 公垂壹錢

捐資姓氏一

繆師夔 九貳錢

繆廷棟 楚魁壹錢陸分

繆增福 貳章

繆榮饒 永豐壹錢陸分

繆天錫 介眉壹錢

繆鏞 震遠肆錢

繆淳 參清壹錢

繆思誠 聖本

德樹 心蘭玉成 心翼共陸錢

繆思一 子儀

元吉 見心 征吉 泰初共壹兩捌錢

繆思美 子苓

念持 文在 謨 文嘉 湛持 文茲共貳兩伍錢

另紙費壹兩陸錢

繆思騏 子帶

聿脩 承高 長發 繼高共陸錢

繆思典 子常

松逸 岑 俊 岑 共壹兩陸錢

繆思任	子重	順若士	聞行士	志心士	共叁錢貳分
繆義持	貳兩				
秉義	靜能	秉禮	安能	秉智	貞能
秉信	成能	九上	雲鵬	九龍	雲紋
繆	誦	覺軒	念祖	德宣	紹祖
繆	誠	緝武	象祖	務昭	繹祖
懋祖	宏烈	共伍錢			延祖
繆映台	雲容	汝楫	濟川	共壹錢陸分	
繆大正	萬春	士達	德孚	共伍錢	
繆憲文	繼周	貳錢伍分			
捐資姓氏					
李天銀	禹侯	壹錢伍分	李天鑣	壽侯	壹錢伍分
李廻瀾	禹烈	鳴玉	熙鳳	共叁錢	
李勤	大夏	肆錢	李本澄	若水	貳錢貳分
李廷瑜	觀光	貳錢肆分	李時懋	舜俞	貳錢肆分
李時新	鼎錫	壹錢陸分	李春芳	世雄	壹錢陸分

附記

諸君子曷為死乎死於忠也而人且曰死於黨意斯言過矣小人有黨君子無黨也小人之所慕者富貴所驚者勢利不得志則攀援要路以期速化得志則聲勢相倚以固其寵同己者加諸膝異己者隳諸淵此黨之所自來也若君子則豈有黨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此心同此理同也黨云乎哉忠孝者人心所同然也臣事君子事父無所於解天之性也不謀而合也君子得乎人心所同然耳黨云乎哉然則君子既無黨矣黨人之目何自來乎曰小人加之也小人欲去君子而無由且故去而不能盡去指以為黨則一綱盡矣故曰小人加之也有明天啟朝廷閣煽於上羣奸附於下相推相戴贊成不軌此乾坤何等時哉諸君子忠悃積中發為義憤大聲疾呼同朝響應此心同此理同也黨云乎哉或有謂諸君子之過激而卒歸無濟者噫斯言又過矣昔先文貞與左忠毅公書曰當小人之伏莽也恨不疾去之為快不疾去之則以君子為姑息耳及小人媚竈得志又

7121.7
19:1(18)



ZW 21101000022433

以為吾黨激成之然則為君子者難哉讀先文貞之
言諸君子之用心苦矣且夫為國盡言臣之分也濟
不濟天也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狄梁公極諫
后乃感悟迎歸廬陵王假令梁公亦遂料其不濟而
縮首不言則唐之天下幾何而不歸武氏也諸君子
特不幸而無所濟耳返之此心此理奚愧焉諸君子
同此心同此理故同其忠同其忠故同其難而又何
黨之有而又何過激之有嗟乎素廟之時天地晦冥
狂飈駭電人人匿影幾不知有君父而諸君子抵觸
大奸至顛跌撼頓初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事

附記二

雖不濟而亂臣賊子已陰銷其膽而褫其魄天理之
所以不亾人心之所以不死其誰之力也而或者猶
不免議其淩是諸君子立朝之大節不惟無可法而
且足以為戒其不使忠義一脉永絕於天下也幾希
矣既梓成是書深為之懼謹綴數語於簡末實諸海
內君子東林後裔敬持謹識

澄江陳文炳書

一

